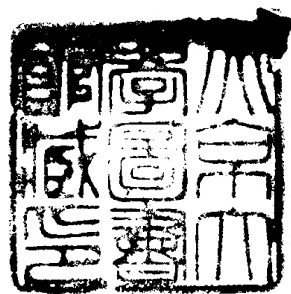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七三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崔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一卷(二)　〔明〕崔桐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九年曹金刻三十四年周希哲續刻本……一

東麓遺稿十卷　〔明〕汪佃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一三六

青湖先生文集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汪應軫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廣州刻本……三二九

紫峰陳先生文集十三卷首一卷　〔明〕陳琛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三年刻五十四年增刻光緒十七年補修本……四七七

西玄詩集一卷　〔明〕馬汝驥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六五四

崔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一卷（二）

〔明〕崔桐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九年曹金刻三十四年周希哲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卷》提要

維揚崔桐撰

序二十四篇

送少宰王兩洲北上序

兩洲王公以南圻大理卿晉北曹少宰瀕行列卿群僚醵餞祖左帳莫能留也有戀戀之懷焉僉以贈言諉桐桐於兩洲嘗周旋閩省有舊好也故不憚以不腆之辭瀆諸下從事曰公其遂行也哉君子之有志於天下者嘗勸公以後私無昵近以柔遠公之留也益在交生功在兩土公之行也益在朝廷功在天下

况銓衡爲治道要樞興替攸係是故庶績之凝存乎百工安民之績存乎知人得其人則公路日清而天工熙失其人則清序日穢而邪極察公之斯擢也其天下之慶矣乎公善人也桐敢以盡言告今之爲世道計者必曰邊警之當懼也水利之當講也公儲之當實也鹽政之當脩也五聽之當慎也群㒜之當防也祀事之當司也冗費之當節也斯固未爲失計也而有先務焉傳曰堯以不得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巳憂急先務也公曰典銓司者有藻識天下人才非也賢其也不肯天下百務其也職之爲克舉

其也職之爲不任始孰籌於胷中矣乎是所以甄能
計長徇望責實俾野無沉器朝無覆餗者公之能事
也以平生之定筭而大有施於今日則以天下才辦
天下事翊平　宸衡茂賛邦謨者不在玆乎抑公嘗
膺冏命則生息蕃登秩宗則神人悅宣藩政則民本
實都撫治則陜洛寧總太官則供奉時督江防則海
寇殄晉廷尉則民不寃是百工之司已試之績咸公
所身親焉者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其公之謂夫
其公之謂夫僉曰予誠知言也吾輩可以別公矣

送張尚里考最北上序

尚里張君以才御史奉憲既三載制當考績天曹奏
成于　天子瀕行諸院僚以贈言屬予予謂名實心
跡之判乂矣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跡以名顯心以實
遺今之所謂考績者其諸異乎古也是故考績之爲
別有二焉責卒而若虛功崇而非有簡策莫達其悃
愊權衡未盡其錙銖者忠也飛端譸其宗描飭巧立
邪於正倚私於公者詐也贈言之爲別亦有二焉有
見而屬言因感而紓情清風慰懷白玉昭德者誼也
美溢於謦諷生於援影響於耳聞飛騰於口說者誕
也乃尚里君之素余既得之矣日君之司教南平東
衡東藩也余時供奉詞林實閱其鄉錄矣士得尚而
文大雅蔚蔚乎以爲有藻鑑焉既余代匱北雍邇稽
舊勤迺知君之分教六館也傳經嚴範洋洋乎有留
聲焉頃余南遷留都日接光儀稔知君之監兩關視
諸倉督江防折獄弭盜砥節堅操藉藉乎有芳稱焉
乃今考績之行也謂非以實而不以名在心而不在
跡乎余之爲斯言也無亦見跡而緣心非徇名而廢
實矣乎
明天子綜核名實黜陟幽明爵祿不吝於大忠斧鉞
不免於大詐赫赫有臨殆日照而雷厲也懋嘉之典

舍若人其誰崇之雖然斯固已試之效也今天下民
痛於力屈帑縮於財殫兵歎於充虛虜驕於習勝天
示變而欲脩人有言而未喻要必有所以召之者尚
里君能展尺跣而達九重乎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宣賛風美羽翊清化誠臣之心也吾於尚里
有餘望焉

送感齋沈大夫考績序

余南遷留都得同年感齋沈君甚懽無何感齋考鴻
臚少卿三載績當北上余爲戀戀焉留都列卿羣僚
咸難其行屬光祿王大夫涵峯告余以贈言請涵峯

感齋門生也其詞曰先生以名進士筮仕刑曹棘棘
秉憲愉乎不阿既佐黃樞再守隨霍動有治跡爲諸
州民所歸德既長史淫藩執道義爲輔翊　天子以
爲賢用薦者陟今職加四品服於今凡三年矣以先
生之才之操峻登顯庸騰翥要津亦未爲滯也而若
是其鉏鋙豈所以勸德右功也哉先生不以利回不
以屈阻抱直履貞愉愉侃侃殆裕如也斯不爲有道
矣乎兹行其何以章之余曰邪正存乎人通晦遭乎
遇憂樂驗乎器惟感齋之抱直履貞此所以鉏鋙難
入也使感齋而風靡波馳安知其不峻登顯庸耶抑

安知感齋之滯於登庸適所以爲峻顯耶景公有馬
千駟李氏富於展禽而夷齊歌首陽之薇仲尼困陳
蔡之粟夫夷齊仲尼之德豈出於景公李氏之下哉
通非智得晦非愚失命也然而夷齊仲尼之名亦未
嘗不居於諸侯大夫之上者理也人惟以富貴爲巳
物也來則爲吾得去則爲吾失得之安得而不樂失
之安得而不憂夫苟以爲外物也則得之吾未嘗得
焉失之吾未嘗失焉何有於樂何有於憂此感齋之
所以裕如也今　天子信賞必罰進賢退奸炳炳乎
天臨在兹也感齋名在時望績重當衡不嘉之典賴

安知其不中錫於將來乎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又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吾嘗載歌以爲祖筵獻

送少司徒王克齋改任北曹序

王公克齋之任少司徒也夙夜懇愼俛有維新
天子簡其賢尋改貳北曹列卿諸僚既後爲詞章以
贈攝部事直齋俗公洎曹司卒屬難克齋之別也復
以別言屬於桐桐於克齋爲兩同年爰慕古久惓戀
咸規之義奏華祖筵而告之曰我　國家師古建官
六曹分職迺首序吏戶者何大都自昔帝王所以熙
化裕民之道亦曰用人理財而已矣以理財之責而

畀之惟人其艱矣哉夫所謂理財者非利夫財也將
以公財也今天下之財征於秋梲於夏山之採海之
責鑪冶有額商廛有課蠶桑所出機杼所成畢有成
制取之非不周也乃今百庀稱縮三陲告虛者何無
乃有蠹之者乎吾嘗聞之矣功伐喜則財蠹無益作
則財蠹肉食冗則財蠹奢訓衆則財蠹役劇則財
蠹又嘗聞之矣太古之世財在山淵盛古之世財在
閭閻中古之世財在公帑叔季之世財在巨猾是故
革蠹之中巨猾爲劇百庀之中邊陲爲急志在天下
國家者能無爲熟念矣乎是故政和惟公事濟惟任

克齋玆行以可以得爲者裁諸已不可以得爲者諗諸　天子以翼翼於南者撫惘於北以悚悚於始者無僭於終則所以佐成餅恤阜財之休也不將繼南熏而載歌矣乎僉曰公自簽仕吉安蒞憲臬憪㦟之坻來有後思旣入陟光祿卿俄命登大常動有治迹中丞江右深仁豐澤婦孺爲知名焉國計之司若素履之往也請援之史以翊成其願

雲山祝壽圖序

予過楊君夢羽見其堂懸一圖羣山糺紛凝青列秀氣含胚渾雲煙縹渺其上下蜿蜒斐亹千態萬狀而

羣山若沉若浮若有若無若舟游瀛渤鰲運八極飄飄焉溢胷豁目吾以爲得一奇觀焉因顧夢羽若有鬱鬱焉者問之曰儀老母明年壽七十矣儀以薄遊而北也歌陟岵則于役興懷望白雲則梁公愧心斯圖之懸也雲山千里咫尺在目以爲若僾誕親顏耳予感而歎曰孝哉夢羽之爲心乎觸物見理約遠爲近存無於有昭心以迹固孝子之至情乎且吾爲子頌之根溟滓巾紫青宅五城家十樓勝洲爲畝王樹爲材與天地相終始者山之靈乎嘘而生吸而歛曳而練綵垂而珮環削逝星若林馭王用散而不離斷而常合與山相終始者雲之靈乎則是以祝母氏可以紓子懷乎曰可矣恨不能躬奉是圖爲膝下祝也願爲儀賡之予曰夫山含澤布氣德協五神有母道焉夫雲山澤通氣觸自膚寸有子道焉故其類也恒相依山靜物也其存也不易方雲動物也其出入每無常布濩流衍霖雨天下果栖栖於一卷之石乎吾子其懋焉俾常而著卿雲之望變而蘇天下之暍固雲之慶也而非山之德乎夢羽曰子有以進我矣願登斯言於圖顛歸以壽母且慰母心

送鄭豐湖少參廣西序

鄭豐湖以湖臬僉憲陟廣西少參東洲崔子語諸客曰豐湖玆行其克官矣乎廣藩之坻其麻矣乎客未達曰其人也望其政也達其上也宜客質以故曰吾見大夫之器閎以受大夫之資雅以飭大夫之學典以淵大夫之才軼以貞安得而無望大夫筮仕東平也啓敎淳漓青衿有造兩秉文衡也川蜀留都扳無遺真旣召拜御史槪風河東陝洮用紆𤺺有聲爲諸道最僉憲楚臬糾劇讞疑其政肅如也安得而非達夫八桂之壤實比大大產得其俗備矣利無庸諮病無庸察緣情以修度因風以明教安得而不宜夫望

則施也信信斯從達則山也時時斯流宜則被也安安斯又民之脉也大夫其克官也哉客以詔大夫大夫不居也以請益於東洲子東洲子曰詩有之鹿鳴篇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古人之望也而其視民也在不恌蒸民篇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古人之達也而其立本也在翼翼崧高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古人之宜也而其感召也在惠直斯固大夫之已試而效焉者奚患其不令終臯寮泉坡周公輩以余爲知言請叙之以翊大夫於成

送大司空朴庵章公使鄧北還序

夫天下士不難於有軼世之名而難於有軼世之實夫君子豈不屑於有聞也哉獨惡夫炳炳者或病於其實焉耳有人焉渠蘉其修沉潛其負古心樸貌耻爲周容乘夫人若不足核之跡則有餘是殆時俗子以爲易易者而君子顧有取焉謂其可以責成效而振世漓也朴庵司空將重　命有事於顯陵時方旱魃降毒民鮮嘉生在官稽則急　君命在裕政則先民隱厥責亦艱矣公至告諸潘臬百司曰吾茲行所以欽鄰　聖孝也重保釐以式敷休德　獻天子之初心也拂民以違謂　聖孝何吾儕將無務寬德以左右元元矣乎於是乎節供億已逋責紓靡費捲露殣藥疫癘有可以加於民必實力焉若慈母之於赤子然民亦謂公爲父母也諸所疾苦咸赴訴焉無不若其情者烝黎倚之殆欣欣就役無或攜也既又告諸潘臬百司曰吾茲行將以報　獻先帝也沓沓從事以遐棄爾司非　天子之心也秪若休命吾儕可以紓是責乎於是乎升望降觀鳩材會工裒虛約有懲懦作佚和邇風遠遑遑焉若能子之幹蠱民亦知公之勤夫公也咸輸力焉比期歲而工克濟靡有怨詛也入春公將遄歸報　天子鎮巡諸公屬諸司而

相告曰用弗以德不可謂名德弗有功不可謂實貌濟而言匱此瀛氏所以不貴夫陽處父也公之名越在海内舊矣茲有事吾土也無怙賢無專譽無選事無愓威言不售動必經厥辟克佐厥師克宅是不可能也是之謂濟有用而振世漓者也懇可以泯焉而無頌於是乎侈爲詞章以歌之謂桐以愚直受知於公俾摭厥實以叙之將以遺公之令名非徒曰惜別爲也

送宗伯介溪嚴公使鄧北上序

介翁宗伯將重　命蒞鄧備物　陵寢禮昭祝成歸

報　天子惟潘惟泉惟閫諸君子遵鴻渚之義喜公之來而惜其去也相率送別江之滸公曰古人惜別重在德言諸君子何以贈勖我潘泉閫咸退焉讓曰吾屬何能爲言哉公之來也拜瞻之下嘗獲覩朝紳餞贈諸篇矣讀元臣宮詹述九卿之拜祝相與矍焉告曰厥訓棘棘百職備萃使有責矣唯難乃爾哉繼讀亦庵宗伯二難之贊仫愕焉告曰厥音洋洋先公後私使有體矣唯難乃爾哉讀儀山司成王道之期矯亭宮論大用之卜憮焉告曰厥義繹繹體化召順使有繫矣唯難乃爾哉至讀群彥之歌章寄情結念

宣寵勗成允德音也欣焉告曰厥緒欸欸情義悉至使在興望矣唯難乃爾哉既見公之御事也觸暑馳驅無告勞焉蠲冊珍翼儀非臨焉啓臧昉親誠合義焉齋肅眞告愼有終焉供億遜謝憫時艱焉弗從諂諛道民瘼焉垂橐以歸安約素焉則又相與詫焉誦曰使職之克盡有是哉殆夫人所難矣而公其易之也哉夫大臣也者事君以道已爾道也者衆百美於其身已爾是故勤以集之敬以宣之誠以基之恪以守之儉以節之謙以受之廉以靖之凡以爲君亦爲民也猶公其有之矣斯役也式昭　鴻典式和神人式宣度數式稱報思使道之備也斯役也外之克範百司內之克恪制擧下之克裕群生上之克慰　天子使之道其成矣吾儕何能爲言哉公曰吾何修以任此惟諸君子其終愛焉於是中丞南岡朱公省吾林公代巡雪泉唐公咸賦詩唱之藩泉閫修爲詞章和之桐從諸君後當執楮畢役授簡敘之咸願公之懋厥終而翊　天子以達孝也

送桐山李司諫使鄖北上序

鄖之役營　獻皇帝陵寢也桐山李司諫實監之逾年而功克成所以佐　天子之孝也茲役也擧重費

劇歲且弗穀夫擧重在克愼費劇在事集因之以時歎在惠綏克愼難矣而事授百工易數也事集難矣而牒受諸侯易容也惠綏難矣而效責疲黎易戾也司諫乃躬以淸肅說以勸激紓以撫摩視以節約籌作庀材程效授期靡有失墮於是乎佑和遐邇協猷工司功無愆素君有多勞焉濱行撫鎮巡諸君子難其去曰吾失所麗澤潘泉閫諸君子難其去曰吾何所規式百執事氏庶難其去曰吾無所庇倚桐迺進而觴君曰桐山其行矣乎夫桐山今此之麗澤一藩之長也之規式一藩之紊也之庇倚一藩之工庶也

夫諫官上之奉法以翊　天子次之守法以靜宰輔
次之公法以寢百寮天下之望也桐山今此之役去
國寥淵不識朝廷政事當匡翼凡幾將順凡幾天下
人才當汲引凡幾擯斥凡幾吾民利病當興凡幾當
革凡幾皆桐山所憂所責者也桐山其行矣乎歸以
一藩之憂且責者告君相亟以天下之憂且責者補
遺闕是將萬世夫　聖天子之孝也桐山以余言爲
然浩然攬轡而去

送劉養忠少叅東藩序

麻城劉君養忠宦游兩都太宰白若公司馬蓉溪公

咸器重之茲以司馬郎陟山東少叅偕其友姚舜卿
輩過予質所以叅藩之道余曰夫政已訓在先王矣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壬人今之司藩者非古之群牧與而舜之所咨在
安民在知人固不得爲當世君臣私也今之求安民
者在守令求知人者在監察夫守令之秩下其司監
下則制而弗專隘則限而弗流監察之地亢其任暫
亢則嚴而不親暫則施而復收秩尊而責重統廣而
任久者其藩司矣乎重可以專流無所限易親之嚴
不攻之施其藩司之得以庇斯民者乎古之稱地廣
者莫如青冀方今藩輔折何疆比勢倚不特爲股肱
而已也而東人之子已告勞矣養忠思所以掄長貳
而撫綏之矣乎雖然摘發之明欺於姦言貌之察中
於諂會斂之能淪於甚暴白之廉易於玷爬搔之愛
終於怠日暮之功泥於遠此治效之莫古若者未謂
無所召也是故以公爲明則淑慝別以誠爲察則情
僞分以勤爲能則民瘼升以義爲廉則幽顯一以仁
爲愛則久大昭以不息爲功則動無怙古之所謂民
牧所謂知人安民道不在茲乎養忠唯唯而去吾固
知　天子無東顧之憂也

送張嘉夫倅寧海序

吾鄉張嘉夫氏謁選天曹得寧海倅問政於東洲子
東洲子曰東牟爲海東奧壤文登之架成山召石有
秦皇漢武之遺跡焉功德之頌朱鴈之歌斯行可以
懷古而感慨也田横五百人栖止之地有名山焉劉
會稽之故墟蘇子瞻之宦跡尚餘遺風焉斯行可以
諮故老而得其眞也崑崙迎秀遂流滢瀠煙城海市
之奇詭茲今昔之偉觀可以飫賞而朝夕也嘉夫曰
仰高臨深達人之雅尚也玩物喪志下士之易汨也
謨下士也殆將有志於民責焉夫子其何以進我東

洲子曰士病夫無志於民耳苟有志焉斯可藥石物可效法樂而憂憂而樂古人之志也秦之荒漢之蕩古今之戒也子懷乎古曷思所以懲於今豈第其政而弗勤民於遠勞者息而行者止非民之父母乎久矣蠢蠢者之淪於恌渝也子能振田之義踵劉之愛廣蘇之政華文章不可以淑民心而易其俗乎登山之高則仰止而與仁臨海之深則畏溺而不玩仁且慎非司民者之旨要乎嘉夫再拜而別曰命之矣吾知所以治東乎矣

送李朝儀令蓬萊序

東南佳麗以江淮為最揚之眞實江淮大都會吾嘗泛江游金陵每偕眞之彥李朝儀輩登雞鳴探雨花俯秦淮望洋大江談焦金之備南冷之勝而詠歌終日焉眞之東為吾土江至是而益廣狼峯刀嶺鶴田料角至是而益奇蓋朝儀所未歷而予嘗狀厥槩於朝儀目中矣朝儀曰嗟乎南冷而東東洲而北環吾揚者非海邪東乎海市之嶄森崎嶇安得披襟散髮其際一盡夫大觀矣乎今年秋朝儀謁銓天曹會余於金臺無何得蓬萊令以行予曰疇昔之言子忘之耶東乎之勝予今擬之矣雖然君子不異其心而有異跡不異其理而有異尚疇昔之談志也志無已則繼之以歗歌今此之過行也行有責則重之以政事文登之界猶夫古也唯其孕於秦漢之游也至今民以為碣階一島一石之微猶夫古也唯其榮於田之義蘇之雅也至今民以為名勝是地之悴重存乎其人吾子知所擇焉則蓬萊之可傳者不在銀城閬苑而在吾子矣

贈沈景和司教福安序

吾丙子同年沈景和雲間之良也兩弗第于春官庚辰中乙榜例當得學職士之薄是職者羣以弗欲請

景和曰凡命皆官也凡官可以報　天子也吾何敢擇遂拜豐城教諭居歲餘士率服教得師氏之學焦于鄉闈者凡九人既景和以憂去服闋謁天官改教福安福安七邑且巖壑臨湫斥或謂非所以居有道者景和欣然行無難色同年之仕于朝者數十輩以景和為賢爲余以言贈余曰幹不與角謀筍不與金錫謀廬不與函謀鑄不與劍謀器也若夫可秦可粵可燕可荊可夷可夏君子之器也是故有道者志不以絀下不以伸揚道不以遠抑不以近貞節不以難遣不以夷徼時謂之大器景和之所得大矣奚擇於

其地抑閩之沃土之民逸而近貨逸則淫近貨則後
淫侈之俗教易散堉土之民朴以憂朴則真憂則思
真思之民教斯敦景和貌古而心確學篤而行孚君
與福安之士有期焉者兹行吾固知其宜若職也它
日歌譽髦而登峻塗者豈曰九人而已哉先生自此
升矣諸同年喜請書以佐其行

叙三世贈言録

余同年秋卿郎暢子實始尹無錫錫人頌之圖卷盈
笥子實出以示余余讀之歎曰言秀而意有圯坯之
遺愛矣乎曰吾父某翁昔簿孟津祥符且攝洛陽新

安政矣諸邑咸有頌也予請而讀之嘆曰言舒而重
有卓魯之深思矣乎曰吾大父某翁昔領鄉薦尹陽
穀陽穀亦有頌也余請而讀之嘆曰言椎而理有伯
禽之流化矣乎夫言生於心贈生於愛愛生於感感
生於仁於是乎見上德焉見人心焉是故圯坯之於
吳卓魯之於豫伯禽之於魯德在人心者也其頌之
也固宜然間世得數人焉嗣是落落矣子之祖子且
孫代有茂澤地有嘉聞人有懿頌非世德之可紀者
乎子實曰非華之德也父之遺也抑祖之遺也吾懼
斯言之久而散闕弗傳華之後莫以訓也将料以成
帙襲以世珍何如余憮然曰弗作弗啓弗承弗流善
哉吾子之繼述也夫頌及其身者無忘其身可矣而
且及其先無忘其先可矣而圖貽諸後子實之子君
孫披是帙而念厥祖世厥德而人有頌焉則祖德之
流将天下後世也豈曰暢氏一家之慶而已哉

送黄益光奉役還建陽序

初黄君益光得貳建陽命鄉朝紳曰益光行愿以貞
學勤而醇里之良也斯行殆紲矣乎予曰仕在行道
職惟其人顧自信何如耳君貳建陽六年於兹矣建
陽之來仕者問之曰賢問之其民亦曰賢士或誚於

薄民或比於私尚未徵也今君以職事北上厥友持
所謂東陽十頌集示予予讀之跡其政坦如也考其
俗恬如也占其民輯如也憮然歎曰益光果賢矣哉
士有鄉曲之譽而斁於官守者修之弗毅也矩度於
顯庸而怠弛於邅迴者識之弗弘也弗毅之修其實
詭鄉人将棄之而奚望於民弗弘之識其心携典刑
将繩之而奚有於頌益光束脩於少壯宦游於暮齡
若倦矣而行日篤以卓犖之姿加之以問學雖峻登
可也而僅階末命境亦逆矣而業無變在官之脩符
諸鄉月旦之評徵諸氏碑評其自信者也不賢而能

之乎或曰孔珪見重於齋廷卒貽之羞廣人獻頌於朱璟璟以近訣辭焉益光之得於鄉且民者可繼已乎予曰珪也少璟也尊少易邀尊招訣吾信益光之終以其齒延民之情以其職耳益光喜請奉斯言以行

送熊元性平刑浙省序

吾民任被極矣毒民者爲之也毒民之政横横政之心侈侈心之門貨是故上好貨而財力屈横民興而淫衰蹈巧文深而赭衣塞怨謷交而祲沴作毒民者之禍也今年春唯　皇帝憲武序有位右賢紬雪以

昭明德循懼天下之獄或弗能平以重天德愛簡刑曹之良特銜綸苟務存矜恤疑者予民以稱爲民父母之意即中熊元性與浙役焉元性過予別予語而告之曰夫刑出禮而由入者也禮出諸天先王奉天不敢赦亦不敢易臣子命受於君君理受於天守天之法以守君法奉君之德不敢奉君之意奉乎天是以天事君也今　天子責予以平恤意則仁矣予且何如哉夫刑民之命也喜刑爲苦而失刑淪之隨體情爲德而徇情撓於勢片言爲斷而自斷失之專摘伏爲明而自明流於偏惟平則任義而無隨乎政之民恩以悦惟剛則見德而難撓剛政之民一以讋惟慎則有執而不專慎政之民從以懾惟公則得情而不偏公政之民服以勸予是之行王大恤而吾求以全何哉寬以紓其毒猛以濟其流紓毒存乎仁濟流存乎義先王之訓也天之道也

送張德卿平刑雲貴序

凡歲入和愆序災沴荐臻　聖天子有憂之廼召司寇曰無乃刑之不平有以召之乎廼出廷之良平刑四國大理副張君德卿得雲貴之役焉余恐德卿難是行也告之曰天下之與民爲休戚者惟朝廷朝廷

之與民爲壽夭者惟刑罰刑罰之易爲喜怒者唯遠方之吏遠方之民以霄漢望　朝廷以神明望　天子以雷霆視官司即有所枉以無所訴也每阻焉以自誣拂和戾順災沴由生在昔神禹弼服立師薄海之外建長惟五時若有苗已弗即工舜咨十二牧曰柔遠能邇誥遠方治亂之機恒倚伏焉可忽也哉是故論體者先內而後外識勢者務末以敦本天下一身也聖人以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不愛焉而奚擇於遠哉夫刑以出禮入亦以明禮伸是故先王不敢赦亦不敢易聰明忠愛本已求情也明罰勅法以義

行仁也眚災肆赦以德昭威也獨以從權以近示遠也本諸已是謂有體有體之政物以照仁惟義是謂能執能執之政事不擾威以德是謂無雷無雷之政民以紓行惟近是謂無疵無疵之政勢無奸吾子屢讞大獄棘棘不阿廷中稱平四美之政具矣　天子不能躬勤諸遠而以生殺之柄授之子斯行也在廷之臣咸曰是德卿之能事也豈貴之民必將曰是嘗有聲法廷具有四美者也所謂望焉而不可見諠焉而無所之者當有以慰之矣而況治亂災祥之攸繫也哉抑聞之致高者必簡徤步歷遠者必任良乘

天子屬子以遐壤殆徤步良乘夫子也其行矣哉

送安茱灣任留都光祿卿序

銀臺茱灣安君擢南圻光祿卿朝大夫曰茱灣才諝卓越宿有令聞行將借重南邦可賀也諸同年曰茱灣司諫三垣代言銀臺光陟兹秩爲同榜寵可賀也鄉士夫曰留都佳麗地也且吾土鳳臺燕巷清淮是石皆壯遊故跡茱灣錦衣晝行山水生色可賀也桐曰然是可賀也顧亦大人之常耳予嘗修　先皇帝實録有以得茱灣矣日在諫垣廷評諤諤糾弾建白無慮百疏延綏之役若履虎尾卒之義不爲阻亢論馬昂豪碩落膽此皆求自於人人若予爲撫掌而歎曰天下之是非久而後定心迹之忠邪晰而終顯有如是夫是故唯達可以觀能惟遣可以觀守惟常可以觀德唯變可以觀量茱灣之才之勣遲遲有年隨牒累秩人情謂何茱灣悠悠自裕曾不以爲滯惟厥忠良宜置股肱留都之命　天顔日遠莫罄啓沃茱灣欣欣有得不以爲疎是故能見於達易守見於遣難德見於常易量見於變難有守則心無競無競之心可任重有量則器以宏宏大之器可道遠吾以爲可賀者良在兹乎鄉先生北屏徐司徒輩曰大夫之

言賀以公也同年之言賀以義也鄉曲之言賀以情也吾子之言賀以心也屬桐叙之以送茱灣

壽范良沙封君序

吾揚號沃土沃且衍者寶應爲最應之水亭氣蘊奇環墟抱渚可以栖遲者范光爲最予嘗道兹以北會舟眺遠禁烟湯景若浮若沉隱隱有亭其濵者宛在莫即意有異人焉以當斯勝間之其地爲范光良沙翁有也至京師語諸翁子春卿郎時美時美曰子得吾君子之跡邪抑心邪君君子之言曰士嘗嫌獻其行勿爲世賜吾病士之詭志以有狥也惟贊天下之

貴者恒自尊餘天下之有者恒自裕吾不能多營以招憂也於是乎賤貪服義田食并飲淑子若孫以墳典耘耔興至則杖屨適行主賓魚鳥世故紛華非所好也　天子以韶溥勞推恩如韶秩雖則冠巍服華若初服然蓋濟於物而志夫古者與予聞而賢之以爲日所謂有與人焉者果若翁也今年翁壽登八袠有六吾鄉之仕於朝者選部姚海山輩以翁有子也且賢翁謁予言以爲壽余曰良沙翁吾得其素舊矣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是故樂夫樂者樂不繼無樂而營者憂之門也足夫足者足以損

無足而營者災之府也上古之民恒多壽亦惟含眞晦跡飽煖喘動而已蓋禮律不過其性撼戚不感其情神以完天以全者也翁靜如其跡志如其願壯如其老寵不能貴隱不能賤逆不能忤順不能牽太古之遺良也安得而不壽鄉士夫曰翁何心哉予能本原之因春卿郎之願也請叙之俾歸以獻翁

壽金吾劉敬夫序

有生之倫漱流枕石龍蛇其跡者是謂草莽之民其爲習也恒見素都達闤闠之流銖營寸貿者是謂市井之民其爲習也恒紛靡蓋性隨其地也吾猶及聞國初之民矩度其修齒乃服食恒爲周容今也不然務奓汰闘靡繆貌若悃而飭行若姱而詭蓋守牟於其時也吾揚古稱華封東而州者惟泰爲近朴敬夫劉翁生而醇雅敦義鮮營有如其俗既秩金吾官京師其爲操也如其泰既老而歸泰猶懼嗣子恩之遠厥操也每書以濡跡權貴爲戒鄉啓篤倫恤遠振乏急隣乂而不倦其天性然與今年壽七十鄉士夫仕於朝者重其操終始不渝也屬余言以賀余曰吾嘗得之物理矣橘踰淮而枳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非以其地且時使之邪若夫松邪栢邪不增榮於山巒不

萎秀於城廓春冬不能寒燠朴樕不能盛衰故恒壽是故德人者不肆以榮華不卑以隱約志不以形累守不以習遷毀譽不足爲欣戚用舍不足爲順逆其天全其理貞故恒壽若翁者殆松栢夫行者也吾知其壽也已

叙海門縣志

海門志故附諸州亦大較也石湖共侯以爲闕典焉告諸庶寮曰夫志猶夫史也國而弗史其何以國邑無志焉非邑也吾責也夫邑佐姜君觀幕張君俊曰莫有翼焉孰與其成責在吾屬司教朱君衣歐陽君

衆率二三子而蹲侯堂曰志可以風教化闕焉曷風責在學校僉以類墨之職屬諸桐桐曰鄕先生尹壽昌有遺稿矣而非竟責在鄙人於是乎襲故有摭與見統紊昭晦剔蕪綴遺列以十綱附以羣目既而嘆曰夫志亦難矣非摘采侈馥之難也亦非索贋紛倂之難也而秉理御氣事該體範之難也方輿羣書也畧夷堅志也怍吾嘗學之矣非師也辭夸義矯者誣反經竄筆者疵吾嘗學之矣不得而無擇也是故吾志疆域焉善土汩矣秖埊洋耳其何文之次山水焉邦之勝也而病焉莫得而多矣次風俗焉其先民之

遺休乎廻今之莫有恒也安得而疵之次食貨焉豐矣乎其有舊也而非矣可以觀也次建置焉凡爲變三矣能無感乎次禮樂焉洋洋乎盛哉古之懿典也次官守焉昭厥良而愼厥與其嚴乎亦來者之考也次人物焉民之紀也而權衡之月旦有評矣次古績焉備厥族耳次詞翰焉國之華也吾非欲泯焉志成而歸諸侯侯也非有以歸僉僉也非有以歸桐桐曰類墨之勤微也倡焉翼焉功也志成而僉責絎桐藉有與焉耳侯之獻獻爾者殆憪如也

送南元貞守保寧叙

南君元貞以禮曹郞出守巴西僚友徐君子徵輩以予貳茲曹於元貞有一日之雅也僉以贈言諉予曰古之揚益比稱饒沃所謂財賦甲天下者二土實有焉予揚産也自頃歲紀綱常降焊數千里民力屈矣重以司牧者多有穢德喜訑道直疲黎嗷嗷宿隱莫達幾何其民命之弗阽危耶抑今之益視揚何如天時人事視揚何如是未可知也元貞是行也將何求哉吾以爲有三善焉曰餝己以植本曰容善以盡才曰諮賢以達情蓋己不餝則本隳其何以訓善不容則才閡其何以勸賢不諮則情壅其何以政元貞欲

持是三物者以周旋奚事於他求哉亦取諸近焉而已矣吾聞古昔刺史於巴者有薛逢焉惠政洽民閭巷歌之名以子孫示世感焉前修之良也子取而師模之則蹈軌襲芳之餘豈無鳴治而嚮風者乎聞益昌之令有何易于焉懽妨春作引舟任勞爲崔刺史所優容亦往事之並美者也吾子部屬之下豈無若人乎成其美而莫之撓焉則訑者沮而直者售王澤有不流乎梓童景鸞著書立言不就徵辟上書數陳災異亹亹不阿殆士之隱而有志於天下者與今茲文明熙洽之世抱沖而閑蕃者殆彬如也予能禮遇

而諸閭之則積巽痼愚爲巧脊彖里之所不欲章者
不指諸掌乎明守父母乎其上賢嚮分敗乎其中民
情宣暢乎其下保寧之政吾見其軼今而娩古也況
嗣是而澤及天下道豈有二也哉元貞以爲何如

送火文津授職歸隱序

吾揚文津火君以太學生謁選天曹然其志尚高潔
一命之榮非所好也懇疏乞授職歸隱　天子嘉之
拜光祿署丞以歸亦優典也鄉士夫衆戒張容庵輩
雅善文津群謁於東洲崔子曰士而求名三代以下
共之施而責報中材以下之士所不能免是故入貲

拜郎助邊豪儱古皆名流尚簡爲之文津晦其光而
莫之揚虛其位而無所祿非人情之恒也無乃爲季
世之士所難者乎崔子曰吾嘗聞之矣有名之名有
不名之名有實之實有似實之實飾智炫美匿巧延
聲標之則赫赫括之則憒憒是之謂名之名抱朴斂
素黜有示無褧之若不足抑之則曰揚是之謂不名
之名損己益物通變適時實則利矣究竟厥歸乃不
利而利之是之謂實之實舍以尺寸規以尋丈名則
利矣究竟厥歸乃利而利之是之謂似實之實文津
寧赴忌以利人不取効以豐己寧虛秩而苟安不徇

俗以干澤然而朝堂賡之士論過之鄉邦榮之尚風
娉節煇煇燁燁不求名而名愈章不耀實而實自見
子大夫所謂士之所難者非邪抑聞文津生平績學
自愛務義重仁厥翁某叔儻不群亢以善富斯舉也
固謂不負宿養亦庭訓有自云

賀呂母太恭人七十壽序

丙午初冬五日實呂太恭人七旬設帨之辰厥子大
夫懷健将稱觴致祝於膝下徵言於余爲恭人壽用
章恭人閫懿之素也余質之曰古有廖氏者夫婦同
壽堂標世彩閭閈爭榮恭人之壽可賀者無乃有是

乎對曰否先大夫守撫郡而盡瘁于官母氏年甫三
十煢煢嫠居者四十年世稱偕老之慶吾母終天之
戚也予曰三王之世太和煦熯民無愁苦夭折之患
故恒壽恭人之壽其無愁苦已乎對曰否吾父仕宦
清白宦無宛積母氏自失所天也健也尚齠齔零丁
孤苦葬死撫孤布衣蔬食者餘二十年而健始成立
是愁苦莫甚於吾母也予曰金母抱元順虛軼塵茹
紫液謡白雲以逃其天年恭人抑有得於是乎對曰
否母氏秉貞守樸敦孝篤慈先大夫之平恕明刑惠
澤守郡健之績學登庸官箴是飭皆母氏所相所誨

之力也吾母氏之修惟實德是務噓吸杳幻非所好
也予曰恭人之所以壽者吾既知之矣夫壽一原諸
天二修諸人原諸天者氣也修諸人者理也恭人之
宜夫壽者有三焉相夫誨子嗣啓顯徽豐恩懋澤所
在著迹皆恭人之仁也夫仁福之基也是謂一宜壽
守約儉苟苦心勞力氷蘖是操以終其身夫約泰之
漸也是謂二宜壽充辭滌濯皿淡非薄不汰厥饗而
無溷其素夫素道之初也是謂三宜壽德以本之天
以翊之天人交乎理與氣會不盡之休裕其身以貽
之後是感應之常也嗣是耄耋之壽而淑子孫之熾

以昌可涯也哉君子謂恭人之始亨而中入于困天
所以成其德也既亨而益隆其亨天所以報其成也
是日也芝蘭盈庭蔭孳畢集冠帔峩峩爛彩翩翩恭
人頫之驟然而笑其樂何如哉僉請授言於史以飾
張於燕喜之堂

崔東洲集卷之十三

崔東洲集卷之十四

序十五篇

嘉靖惟揚志序

惟揚故有志矣時湮跡攺非完書也須大夫趙且區
胥修之矣而年不及究亦未為定論焉郡守樊橋朱
君謂志事為惟揚闕典亟具白於侍御象岡胡使君
盖圖以儒術飭吏事也使君曰嗟乎揚實古名郡志
而弗究可但已乎亟以成績屬郡守延儒萃能
公聽周庀夙夜事事無何志成馳帙致桐且徵言以

序志桐展閱再再撫卷而歎曰夫志豈其徒為也哉
窮俯仰以備三才綜古今以陳故實公是非以定予
奪志之義也志而徒為謂之曰諂非志可也夫志豈
其易為也哉必直史以宰其異同必達才以悉其記
睹必契載以極其探討志而易為謂之曰陋將焉用
之夫志史之流也自昔先王之經世議制也天下有
圖職方氏掌焉邦國有志小史掌焉四方有志外史
掌焉凡以總於朝廷關乎政教非徒資觀美為也代
沿叔季志義微矣而一二守令或用情焉通方者閭
以為病此其述作者難乎其已任也桐讀嘉靖惟揚

志廼知今斯之衆殆兒於爲徒爲易矣予是志也會
精畫變理器明焉存往綴新隆替具焉題正紕謬聲
規楨焉一邦之信史也是志也蜀岡盛大卿郡之良
也實宗主之掄選之庶司文學之群彥實羽翼之邇
諸二十一史踵諸寶祐遺志參諸先儒緒論摭諸鄉
遂私録閎致而慎取之孔子謂杞宋不足徵文獻不
足故也今廼知斯舉之信爲足徵也是志也大而太
史得之可以備懿典小而學士得之可以資博考明
有司得之可以興感慨修職守爲人臣爲人子爲人
婦者得之可以思盡忠思盡孝思盡節懦者可立頑

者可廉今廼知斯舉之大有裨於政教也志三十六
卷凡例一卷胡使君諱植豫章人朱郡守諱懷幹歸
安人盛大卿諱儀江都人舉執事諸氏具登卷端不
複録

賀獨醒王翁夫婦雙壽序

人生固有涯也登年八十者朝則杖焉家則珍食焉
先王之制所以重老若是者非謂其永年者實所難
耶是必老而賢者也中公子應曰無亦謂我老老而
舍我不賢而老人將舍之乃若致客千里樂其享而
嘉其難者豈謂徒老而有是耶古之人豈無大婦偕
壽者乎稽之往載泯焉不傳無乃偕賢者或鮮耶豈
鈌之後有梁鴻龐公焉斯固偕賢者也而未知其皆
壽否也獨劉宋時有朱百年者壽八十有七其室孔
能讓蔡會稽之醜時人以比孟光是賢而偕壽矣又
未知其子孫之賢否何如也江陰獨醒王翁壽八十
有一其室徐今年壽八十正月二日實其誕辰仲子
撫宦游留都大江之南群官於留都者咸樂翁之賢
而偕壽也且重其有能子也徵言於余以嘉其難余
曰壽則偕矣賢奚徵焉群士大夫曰翁信人也嘗有
以自紀矣予讀其紀首曰余無善可述而多歷年歲

愧人之疑予於有德也又曰命兒輩録予之平生以
求正於有道學忍老子而非親也余曰嗟乎此翁之
所以壽也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
後人謂之叡聖翁年八十而猶望人以規安知九十
而往不若武公之求交戒耶且考其紀之槩矣先人
之廬之燬不敢忘親親也喪祭冠昏之必以禮好古
也葬其親而不遺虞於諸兄敬長也不敢以己之長
加諸宗子尊統也捨道將歸遺余義以廉也化強暴
擯淫巫厚以貞也樂雲林以教其後見道之安也之

數德者仁所生也而翁有之此翁之所以壽也詩稱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安知徐之賢淑非翁有以刑之
耶且子孫之自徐出者芳蘭玉樹森如焉是翁有古
人之所難而蕪古人之[illegible]
勤於壽且樂也

西津序

吾揚日省趙公　國初尚　寶慶大長公主　賜第
於　帝居之側第之西有水水上有橋焉公曾孫金
吾德甫徜徉其上意與津會因自號曰西津云德甫
狎文墨喜吟詠名卿碩學咸樂爲賦西津殆成帙矣

東洲崔子南遷留都德甫奉帙以序謁東洲子曰天
下之大物水爲最天下之水江海爲最子揚産也吾
揚襟南冷貫瀛海輿圖大觀也子無取焉而拘拘於
津無乃眠夫細而昧其遠矣乎德甫曰鳳也聞天潢
之水泆帝臺泌卅穴抱五城其源泡泡漬漬其歕熊
熊其清瀴瀴是浮雲漢是零沆瀣是産龍虵金碧是
作霖潤天下視江海其洲澇也是故尊帝派者稱天
潢焉夫是津也源通御溝流繞禁籞吾尺得而鄰之
若與吾所自出者有天契焉我　國家故戚大造之
後種種也藥微澤湮雲仍凋落宮墻燼礫者十之九
矣而吾世獨存鳳每過津而思源焉思而感感而懼
懼而省省而脩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庶幾
夙夜以永終譽鳳實有取焉是將昭遂非曰昵細也
東洲子曰昔孔子觀東流之水語子貢以九德而尚
蘊其源吾子能思厥源非有得於聖賢未發之蘊乎
思源所以思事親也思事親所以思事君也九德之
所謂善化必東者子嘗有之吾今乃知日省公之所
以長世也

賀熊母榮封太夫人序

大司馬北原熊公莅尚書任既三載矣制當北上考

成績　天子詔兵曹爲留都機務要樞　詔毋躬覲
尋重以貤封錫蔭之典誠殊寵也列卿群僚咸爲之
喜而相告曰北原公秩崇德懋功勳報隆不煩馳赴
之勤而優荷多祐其樂矣乎桐曰計公之一身榮矣
感矣非其樂也又相告曰公有偕老之妻岐嶷之孫
焉妻儷夫階孫蒙祖庇人生之快事也斯不亦可樂
矣乎桐曰恩矣感矣非其樂也又相告曰公以巳之
貴推之以大夫其父夫人其母及其祖且妣焉人情
之至願也斯不亦可樂矣乎桐曰樂矣哉古之孝子
食於君而得一肉必含焉以遺親貸於主而得一果

必悵焉以遺親況得君之豐爵美器以歸之其所生
其所自出焉天下之至樂孰逾於此雖然公之樂尤
有天下之至難者焉古之人有三釜逮親而爲樂三
千鍾不逮而爲悲者矣公之堂有壽母焉登年八十
有七矣以耄耋之齒而及見其子之貴又遭其身之
榮纍珠爛繡光彩溢目其爲喜當何如是豈人世之
易得者耶雖然太夫人之所喜又有大於是者焉吾
聞公之先大父有順貞翁者雄才宿學敦德直行弘
治初嘗被徵不起肥遯以終其身豫章之人傑也公
之先君安貞翁兩職郡縣動有治迹而未究厥施也

則二翁之爲人豈不甚學然涵泳詩讀樹庸以光裕
其先若後矣乎而君子之澤固遠遠以留之其後也
北原公克纘家學筮仕諫垣則謇謇不阿莅藩臬則
澤民宣化登內臺則廷白大政紀綱百司陟宗伯則
三禮允修邦國用和典兵柄則遊敵頌書南何倚重
凡公之大有所爲者皆二翁之所欲爲也迺今崇褒
異顯丕及三葉者皆二翁之所未獲也太夫人有能
子焉以榮吾之所生榮吾之所尊榮吾之所後是其
爲喜奚止於其身焉而已哉爲人子者能大有喜於
母氏則其爲樂之大又當何如耶況異日之所以喜

母氏者可涯也哉石塘太宰東橋司寇皆亦爲躍然
喜曰是可歌也爲之歌采菽有取於天子葵之福祿
膍之之義也爲之歌閟宮有取於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之義也桐曰請授之史以歸其子且孫俾歌舞於
榮壽之堂

送少司寇文沃焦考績序

夫氣習可以移人也哉墟沙息耗之異產瘠沃勞佚
之異趨夫人之人也器裁而土不因風和而俗不侵
教定而議不煩者非夫人之人也予於少司寇沃焦
文公之三載考績也有深感焉沃焦公世居京師京

師實聲利駢闐地是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
子之教而樂戰二者於胸中在聖門之徒猶不免焉
況夫人乎公於予爲同年嘗同仕京師矣嘗與之周
旋楚省矣吾見其筮仕刑曹發而不峻斷而不惰也
參貳藩臬大不難於繁劇細不累於條末也既予南
遷留都聞之塗之人曰文公自尹京兆總糧儲敏而
平剛而澤南北之中外爲肅如也恬如也迺今登佐
司寇不傲不緩侃侃易易愉讞之中渠猶夫筮仕也
且公之秩崇而績懋矣觀其貌姝姝焉不羨乎情聽
其言退退焉不溢其行也其服飭事御取其安而無

所靡煥而無所爭也其與人交篤而怡愛而評以心
而不以面也雖大若公也者得非恭勇與之真徵而
襄然於氣旨之外者乎孔子論事君以不欺為本所
謂不欺也者非以其一誠為本矣乎故曰民可治友
可信上可獲者誠身之謂也公之素定固乎諸友徵
諸民矣今斯之行以數奏為實言以明試為實功下
無竄端匿跡之譽上無得耳失目之非庶幾乎虞廷
周室之考獻矣乎安得天下之士立心制行皆若公
天下之臣事君不欺皆若公則風俗何患不正太平
之業何患不立致此原熊司馬石塘閻太宰東橋顧

司寇洎列卿牟儀開予言而咸喜曰衆人之知人也
徵諸色君子之知人也徵諸心若吾子者是之謂以
心知沃焦者矣請誦諸祖左以壯公之行

節義哀挽詩序

余讀戈氏節義哀挽詩廼知天下事亨者困之反也
而困者未必不為亨成者毀之反也而毀者未必不
為成顯者晦之反也而晦者未必不為顯是故困者
毀者晦者時也困而亨毀而成晦而顯者理也君子
不能違乎時而能主乎理可困而不可困可毀而不
可毀可晦而不可晦守其常以通其變節義之謂夫

夫節者易之所謂貞貞固足以幹事義者易之所謂
利利物足以和義君子行此二德者而元亨成矣通
庠司訓戈君銳出其仲父維母氏洪節義哀挽卷謁
東洲子曰銳也生六齡而孤母氏年三十有三而孀
居一孤二女形影相弔否既劇已然而母氏之生而
養死而葬銳之入而侍出而師壯而婚二妹之笄而
字皆叔父之德也銳非母氏之慈仲父之恩必不能
保其終始母氏非仲父之德亦不能安其死生銳圖
所以報仲父也亦嘗執其喪教其子子蚤世矣而復
字其孫且念母氏之卒也楚之仕者居者稱節焉聲

諸詩而哀挽之旣仲父之卒也楚之仕者居者稱義
焉聲諸詩而哀挽之銳惴惴焉懼其聲之不繼也將
徵言於天下以為死者貽不朽何如東洲子曰洪之
節忘其身而無辱其特戈之義愛其兄而餘及其後
非所謂亨其困成其毀者乎而一息之仁戀戀焉未
立於前復謀其再數十年之節義鳴諸全楚莫之天
下是司訓君所以報仲父成母懿也非所謂顯厥晦
者乎東洲子日督學湖湘何求所以節義二三子而
未能也茲有取於戈氏焉豈其愛戈將以風頹俗云

贈東明汪邑侯考勣序

海門古稱沃土唯是負海而襟江也漂蕩稼穡流
奪畝五代迄今邑治凡三徙矣聱聱小民歛腹以給
公輸殫彙以飫忞吏重以颶濤恣觸逋且死者殆居
半計為之令者無異其緘縮而莫支也東明汪君以
瓊崖名宿適蒞兹邑愛侯者曰侯以筮仕逢此下艱
器雖利如盤錯何侯曰否否六沴在天萬命在君分
災共患令之責也於是乎推誠布恩潔己損費輕罰
均稅捍暴展責駸駸乎蹄者與逋者婦也夫何餘壤
日朘鹺販横金椎剽閒作人情洶洶侯乃周爰遉畧
且捍且綏猶懼斯民之竟於阽危也懇疏以攺邑乞

地請愛侯者曰世俗以避事為智克脩為能損上益
下非所以偶時好也盍已諸侯曰否否斯久安之計
也彼其標末之細旦夕之訟濡需者之窳也人孰仁
我毅然必為之而志尚未果也然而瑍聲藉藉部使
者咸賢之發薦剡者三焉幣褒者七焉會侯以三載
秩滿例當簿勘獻　天子邑之君子聞之喜且疑疑
其多有異状枳棘之鳳將不久棲也野人聞之疑且
恐恐父母之足遣赤子無所歸也邑庠師弟子亦抱
君子之疑而無以慰野人之恐也願質言於東洲崔
子東洲子曰吾嘗論天下之勢矣治樂土易治嵩土

難嘗論天下之才矣得偏才易得純才難嘗論天下
之行矣求有始易求克終難東明汪君之攺身仕紛猥
而處之裕如斯不謂易其難者乎所以易其難者廉
且仁為之也廉生明明生察察者恒失則苛仁生愛
愛生寬寬者恒失則弛察而有度寬而克威斯不謂
才之純者乎且其操逾貞而無所渝政將成而不敢
怠斯不謂行之有終者乎兹行也銓司將甄録之
廷宁當明揚之于以穆天縡濟大寓而吾窮鄉海邦
亦將與霑餘瀝焉豈曰九里之潤而已哉輿情於是
釋然以予言欣相告且日望天侯之叅被峻登也

贈山溪歐君遷太學博士序

庚子歲余承匱北雍時宮諭東郭鄒子方以講學明
道為己任同志者咸趨焉既東郭司成南雍館僚各
賦詩以贈渭厓霍子為序其圖額謂東郭為陽明王
氏之學也至詆陽明為盜儒又聞渭厓不滿於宋儒
陸象山之學至詆象山為賊矜余嘗因論學而祛六
館諸生之惑曰夫學也者本以學夫道也以學道而
自異者非也聞其聲而慨以為病道者亦非也盍求
諸言與行而已矣陽明之行吾未暇考也使其言非
邪吾嘗闢之果是邪固當繹之夫何亦於深詆象山

之天資超絶有見於上達而無見於下學究其歸殆
入於佛氏明心見性之說非耶而何者其晩年自悔
平生蹈履亦不失爲一時名儒又何病於醜詆壬寅
秋余以禮曹侍郎行服卧海虞適庠學正歐陽子數
過余吊且慰焉鄉之人群告余曰歐陽子有道之士
也余察其辭氣雖未嘗非古詞俗而義不詭聖即其
動容雖未嘗不言不笑而禮不譽度既廉其學政介
而易藝而訓潔而惠不激不澆振踣興頹而動以身
先多士爲之醉德焉余乃諦諸鄉人曰歐學正果有
道士也其爲道以行學也非以言學也無何歐子被

命陟南國子博士庠蔡弋許二司訓以余嘗撫事南
雍介其庠彥張生元孫生寅輩以贈言謁余曰師道
之不講也久矣要之在名與實而已矣所謂名與實
吾所謂言與行而已矣師渠以行率人而務其實邪
則六館之士所問學者益諸心所體驗者律諸身夫
有士以實學而天下事不克濟者也師或以言欺世
而飭夫名邪則六館之士入承學而退則道口聖謨
而心實非未有士以名學而天下事不督敗者也吾
友大司成黄泰泉之學富而貞少司成李南渠之與
敏而確邇今以歐子之宿養羽翼之吾見師道於是
乎光明士尚於是乎丕變矣乎僉請敘斯言爲歐子
師模助且以告六館之師大師者

送藩相麗江方君序

麗江方君之教諭海門也七年而政成給曹廉其賢
昔登　唐藩教授或告余曰麗江明經術能文章多
士之入黌轎者彬彬乎擅文學焉斯陟也其姚休於
粱苑之鄉校矣乎余曰否陽乘志存諫正詞章殆其
細也然樂賓大國而竟無成績非所望於方君也又
曰麗江恢廣飭行恂恂雅雅動以榘度多士得所依
放部使者每禮褒焉行將爲楚元之穆生矣乎曰否

穆生取重於元而示禮於戊即其知微申白莫能尚
已而未聞有所建揚非所望於方君也又曰麗江守
默嗇神順和保性于今兒齒壯髮可以長年無乃爲
淮南之八老矣乎曰否方君身以哲全齒以德引要
其宿養非有得於靜者之貞乎邃童杳幻非所以擬
倫於君也君南之倡其僚敬齋楊君山泉伍君率章
弟子而來謁曰願承所以教藩者余曰子不聞藩職
之有成訓乎我　太祖高皇帝祖訓錄成編　賜諸
王令書正殿凛凛乎有敬守之戒焉　成祖文皇帝
大頒是編用申前憲業業乎有常守之戒焉猶懼夫

久而玩玩而弛也置長史以總之教授以導之凡以篤親親樹藩屏衍祚長世之經德要道也驪江兹行欲以予之善善之亦求所以克守夫舊章耳吾聞申叔時教士亹之爲傳也有所謂明儆戒以道之事明久長以道之信矣予思其職而從事於斯則　二祖敬守常守之典爲益篤有所謂明昭利以道之文矣以予之學而從事於斯則文足以經邦而其守章有所謂明等級以道之禮矣以予之行而從事於斯則禮足以敦化而其守定有所謂明慈愛以道之仁矣以予之靜養而從事於斯則豊仁厚澤足以壽國脉

而其守遂彼其雕蟲之末技杯酒之去就吐納之不經烏足以盡予哉邑侯東明汪君素善君請叙斯言張諸祖筵以重其行

伍母慈節哀挽序

嘉靖乙巳春予方免服栖海廬邑庠司訓伍君尊奉其母張慈節哀挽卷謁言於予長跪致情涕懸如下鳴咽若不能辭予曰情哉是可哀也既讀其冢嗣蘭生狀孤危辛苦曲悉平生予曰慈節哉是可章也既讀前岡胡太史墓志銘標徽卹隱感慨抑揚予曰章哉是可傳也既讀東塘司馬諸君子之挽章鉦公草王爛然盈帙予曰傳哉是可求也夫慈而后能愛而后能篤其夫植其孤孝其翁逮其姑節而后能守守而后能苦其心勞其躬勤其業嚴其訓慈非節不固節非慈不行慈生於仁節生於義仁義立而婦道其成矣乎是故自母氏之成婦道也鄉之稱善事老恤孤者必曰伍母稱善事夫善亨困者必曰伍母是故母之生也一身之哀耳其死也親戚哀之邦之人哀之天下將哀之百世而下將哀之母之生也數十年之景耳其死也親戚挽之邦之人挽之天下將挽之百世而下將挽之哀之者共鳴其懿挽之者欲

回其生是母之否者母之慶母之苦者母之甘母之死者母之生展矣其章也傳也求也

慶顧母壽百歲序

通川顧母壽筭登百乙巳歲九月十日寔母氏設帨之辰子姓雲仍愉舞鼓躍請奉卮膝下爲母氏壽比黨婣姻欣相告召頓登堂稱祝爲母氏壽東洲崔子於顧氏有世好焉聞之喜曰母氏之可慶豈曰壽焉而已哉吾求之古人矣昔莊姜賢也詩人爲之賦碩人而所配所生無聞焉是可歌者獨莊姜也左董陶孟之母賢也所生亦賢也而其壽無聞焉是太史所

譔述者獨其賢也劉宋時朱百年夫婦同壽而且賢史氏稱之是賢而偕者也壽僅逾於八袠是史氏之所奇者夫婦之賢也非壽也顧母之壽登百歲也郡庠之諸文學曰壽母吾鄉人瑞也且閫懿姆範可儀可樂賢也厥配翁以尚義聞　憲宗朝詔建坊以風俗賢也厥子磐擢桂鄉闈以文章鳴亦賢也厥孫瑫業太學不隳家聲亦賢也皆母氏之相之訓也羣告於當塗願以百歲表坊請鄉之耆宿大老重母之願亦如之羣告於當塗請合金建坊爲閭閈寵瑫洎族類尊祖愛母之情亦如之願合坊並表爲祖妣重

請諸中丞克齋王公公曰瑞哉建坊其擬聞乎請諸憲學使午山馮公嶢政使雲山齊公江防使貞齋韓公咸曰瑞哉亟檄有司以幣餼勸嗟夫母氏之可慶果獨壽云乎哉古人之所有母氏之所有也母氏之所有古人之所無也詩人之歌古人庠序黨里未必咸歌也史氏之稱述古人重臣臬使未必並述也而母氏寔兼得之是母氏之壽乃今日之百歲而百歲之可傳又後日之莫涯也瑫輩謂余言爲可徵請書之以侑壽筵以貽來許

送楊仲芳任南銓曹主政序

嘗讀史至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每嘆李克氏爲知言也讀董子侗冊對至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而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士之辭爲所取蹈於貿亂不肖而莫之省者非無恥之心爲之孽邪故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士而至此不亦可哀也哉予門人張子鳴鶴者以鄉貢士尹蓉城丙午入覲會晤於京師予問之曰邑有人焉矣乎對曰吾邑有楊生繼盛者於鶴爲鄉同年自鶴之蒞蓉城也無與於鶴之政亦不至於鶴之室每戒其家人勿以同年故撓尹之公於常游京師問業於少湖學士所績學潔已軼俗

雅尚吾愛之重之亦不可得而親也予聞之喜雖未識若人而嗣日之發舒固得之蓓蕾也今年丁未仲芳舉進士高第宴集於南宮見其貌溫如也退如也聽其言若不能出也確乎其根理而本性也廼益信張子之言爲非諛也它日以語少湖公公曰吾賢若人舊矣子亦賢之則吾免乎羽之失矣六月拜南圻吏曹驗封主事以行余告之曰士固有脩於閭巷而叫傲於道徧慎於細故而濫觴於大節者矣是其所爲所取未充夫羞惡之心者也所以脩之慎之者非其情也吾察子之貌辨矣言不賈矣信諸友矣徵諸

師矣符勝已之所卜而夫膠西之所謂得其要矣自
是而防其紛華堅爾渠矆一爾存主固以忠信知子
之大有終也

送何周楚任定海序

吾鄉何君周楚以國子生謁選銓曹會厥子璿舉丁
未進士高第或語周楚曰子舉進士則天寵荐承至
樂也矣復仕爲君曰否天下事惟滿則驕惟驕則侈
惟侈則逸逸以僨事聖賢之棄也以一得而遂其初
是滿吾子也其何以訓是歲六月授四明定海簿以
行或語君曰今之仕者以見趨狐媚爲賢以孤戟執

鞭爲禮謝開靜而安未秩非所以自尊大也君曰否
夫人之所以爲尊大者非貴其有巍巍之位而貴其
有卓卓之行非貴其有赫赫之顯而貴其有明明之
德也苟行卓而德明秩雖末焉夫何病於貴否則高
矣顯矣殞身辱國如後世之蒼狐何吾惟砥我心竭
我誠潔我操舉我分苟一事之報在一澤之及物亦
卑吾之志也傾安知孰之爲尊大而孰之爲卑小耶
亦安知卑小者之不爲尊大尊大者之不爲卑小
耶吾鄉與厥子同舉進士者凡五人李君國華王君
師董李君子實龍次君言以告東洲崔子崔子曰賢

哉周楚之教子也偉哉周楚之事君也乎世之弊家
之所訓勅之所爭高顯而已矣周楚不以進士淸其
子不以末秩怠其職是信乎不以貴爲貴而以道爲
貴者也周楚其知道矣乎自是而子舉厥職焉是謂
大以成其大君舉厥職焉是謂小以成其小上自公
卿大夫下至師工徒吏咸秉若心焉吾見師師亹亹
之風作而太平可立致也周楚其知道矣乎僉請張
斯言於祖以廣君之志

送楊敬齋教諭金鄉序

敬齋楊君以廣省名士貢於　帝庭授吾庠司訓時

余爲國子祭酒見其言訥而貌恭志恬而意古知其
有君子資也既余行服林卧者三稔考其居常端修
而養重黜巳而樂賢崇道義以淑生徒興學田以賙
匱乏益信其有君子行也是故受知於當塗季心於
士類楚楚青衿彬彬乎有日新之風矣今年秋銓曹
廉其賢陟東兖金鄉教諭瀕行同寅碧源劉君山泉
伍君戀戀焉不能別以爲失良友也門墻多士惓惓
焉不忍別以爲失良師也群造於余以與言謁余曰
金鄉聖人之鄉也金鄉之士聖鄉之後也敬齋産於
南海仕於淮海去東魯何啻邈也而其律身其率士

皆孔氏之教也廼今入聖人之鄉群聖鄉之士生乎
所嚮慕而不可得者一旦躬遊而目覩焉其感悅而
懋勸也當何如今天下之士豈曰中國為然雖窮區
奧壤師傳而童習者皆孔氏之教也况東魯之士飲
泗水而登尼山者化機之易於鼓舞也又何如吾聞
仕金鄉者有劉侯源焉嘗葺學田矣蓋先敬齋而得
其心者也不識今此之田有嗣其美者乎產金鄉者
信義如范巨卿直亮如郗弘始皆先敬齋而服聖謨
者也不識士習於今尚無愧於前修者乎敬夫斯行
也以分教而登柄教之重是勢可專而志可攄也以

教海濱者而教聖鄉是不難於其難必易於其易也
吾知追古勵今之化當大有可觀者敬齋其行矣哉

贈魏東麓陟山西憲副序

揚郡為東南要壤凡所屬為州有三為縣有七焉比
以大沴降毒旱溢荐臻吸吸赤子痛顑悲號者無虛
歲高郵寶應興化挽淛廬澤歲凶則取給魚鮭菱芡
以輸公充庾旱久取償殍道至相半儀真江都為畢
舟逵衝役繁徭劇民獨任疲歲凶則蓬垢餓瘠之民
多斃於箠掠率挽之慘泰州如皋之土隆汚相等不
黍異性旱溢異宜歲每無完秋民力恒稱通州泰

興海門襟江負海濤激土鹵稅存責重民實病焉海
門頃以邑改民勤哀鴻尚未集當塗者有憂之掄良
司諫東麓魏公守是郡焉公至曰嗟乎吾民之病雖
則彼蒼示罰無乃為民牧者撫綏之弗共矣乎於是
乎溥征緩責發帑散居輕刑均賦噓㖩噢咻者君憐
孤子今年丁未天和悔禍穀登民嘻痛以瘳顛以興
縮以贏殫以實閭閻知有生樂者公之賜也　天子
以為賢尋陟登西臬副使屬下父老群赴於察院諸
使君以借寇請而莫能留也時屬吏州守胡君民表
劉君杰曹君金邑令王君延雷君亨劉君燭謝君讜

適以公事會於揚知公之不可留也屬吾邑劉令以
贈言謁余蓋難其別而欲章其迹也余曰諸君其難
於是別乎古之善圖治者必內治修而後外攘舉善
知變者必疆圉靜而後中土安政之體要也今天下
之勢以西北為藩籬東南為室家　天子詔我公既
奏勣吾揚東南之要壤無虞矣故陟公於西晉西晉
之安中土之安也中土之安吾揚之安也諸君其奚
難於是別乎僉請張斯言於祖以勖公之行

崔東洲集卷之十五

維揚崔桐撰

序十一篇

賀劉華峯荷豪奬序

夫政時有常變非處常者之難也而濟變者之爲難也民有贏屈非理贏者之難也而振屈者之爲難也事有始終非謀始者之難也而成其終者之爲難也海門地縮邑殘百務攸萃其爲時也當其變江嚙賦繁版築告勞其民力也當其屈前令圖始草昧未集嗣厥事者任其終予以爲吾邑之冷有三難亟諗諸

太宰石塘翁翁曰吾當爲子邑掄良令焉廼得華峯劉侯實精簡也侯涖邑無何政通人和厥績就緒撫臣月梧喩翁廉其賢馳幣馳奬華辭侈褒以爲屬司勸其辭曰資醇謹而公論歸才敏達而邑事舉非溢美也寅友沈兩河劉碧潭輩欣欣以告余余曰哲哉月梧翁之知人也試考侯之令吾邑也敷政優優恩威並著斯不謂之醇矣乎夙夜憂勤動中榘矱斯不謂之謹矣乎剖决不留凡聚若宿斯不謂之敏矣乎洞鑑民隱明識治體斯不謂之達矣乎筮仕未期民譽藉藉綴離裨隙興仆袪疲是故變也如常屈也如贏終也如始斯不謂公論歸邑事舉矣乎雖然侯政之善豈曰吾邑爲然侯甫至監察路使君尋檄侯視篆通州先是州吏失職歛掄其民人情洶洶侯爲均徭讞獄剔蠹剗衰通民德之及受代歸邑群爲張彩騰懽揄休頌美者傾城楚是其餘潤旁敷蜚聲遠致又月梧翁之所未及知也雖然茲直爲侯政之兆耳行將陟要華攄忠赬公歸天下之心茂舉天下之勳殆究竟之必可期者一州一邑之善足以槩侯也哉僉請叙斯言爲侯賀且冀侯之大有成

壽省菴葉大夫序

省菴葉大夫登年六十淮海降祥定仲夏十有八日也若予姓若鄰比若婣若友喜而稱觴賀之東洲崔子辱在婣友五百里外遣仲子述馳賀焉或曰六十非耄耋比壽之何居崔子曰夫所謂壽者非壽其壽也壽其所以壽也詎不云乎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所以萬年乎人者期萬年乎正人也大夫於予爲丙子丁丑兩同年時大夫少予十年愛其新新雅雅器之宏而言之默也既予職史館大夫職秋曹聯班並轡者恒朝夕愛其聽以徽而衡以情也大夫守興化予以憲學叅政閩藩愛其政善牧而法不隨也大夫陟

洲泉子調武林再以折獄遣當路請兵備辰沅愛其志彌堅而義不屈也大夫有宿隙於上官遂肩歸里子亦以脊劣冐爲被論明農復脩舊好愛其冲襟逸韻翛如濟如不知衆守間有曲直事吾取以爲師也夫宏默者其真蘊蘊其真者神自全明刑善政者其天存存其天者道日長不隨不伍者中無慾不慾其中者世味淺軼世拔流者其情暢暢其情者心常裕皆壽之徵也奚爲而不可壽問者悅再拜而言曰吾今乃知壽矣亦可以言詩矣吾所謂壽壽乎人者也夫子之謂壽壽乎理者也是知人非南山也而崇大

其理者可以山人非川流也而不息其理者可以川人非松栢之承也而日新乎理者可以松可以栢天保詩人以山川松栢爲祝者其知道矣乎由是充之先天地而不爲少後天地而不爲老者其有道之士乎崔子曰然遂次第斯言以質諸葉大夫

賀少川曹大夫膺臺奬序

少川曹大夫嘗發解中州有司録其文以傳余得而讀之明經極理知其有深造之學焉既而登春官對大廷試政於春曹余得而親之雅姿淵負入縄履榘知其有用世之道焉無何授守通州以通爲吾產也

問守之道子曰夫守守乎人者也非守於人者也猶夫令令乎人者也非令於人者也所謂守乎人者時有青守以禦防域有俗守以道振俗有滑守以禮讓習有奢守以節制田有征守以埶規風有斷守以法律是故人入吾守而其政舒反是則不然吾以勢而民則侮吾以酷而民則携吾以苛而民則警吾以賄而民則誇吾以法而民則奸是故強者折孱者緘怯者適無厭者革是謂守於人而其政弛之二者大夫知所擇乎大夫唯唯而別予亦以踈拙歸里僅朞月鄉之人群謁於予曰吾州日以新厚問後是而巷議

嚚嚚林訓誡誡矣何令茲之誠如黙如耶日以樂土聞後是而財縮於寇粟虛於囷矣何令茲之裕如嬉如耶日以不宄不訟問後是而恭夫興說夫爭矣何令茲之綏如聲如耶守吾州者日以尊且逸聞後是而政日弊弊日墮矣何令茲之守君子愛之小人歸之憲臺謝使君聞而殊褒之特譽之獨丞而獲上之奄致耶予曰夫名生乎其政者也政行乎其道者也道原乎其學者也少川大夫吾固知其爲有學有道之士也安有得夫道而失所守者乎安有得所守而不丞有譽者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夫邦家

者天下之守也有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葵於天子
者天下之督也大夫不負所學不遺其道而緝熙厥
終焉吾見所守所督將大有望焉豈曰州郡之小試
臺使之拳獲而已哉州恭其庠恭其輩聞斯言而喜
請授諸史以華大夫

送劉碧潭陞國子博士序

計年視成聯師萃友以考德問業者大學之教也端
本澄源秩清除重設晷旦夕者司成所任廳館之共
也呼族類摹輟講張喙以指職人物臧否師長者學
子之瓣甘也嗟乎模範乎成均者其殿矣乎碧潭劉

子領滇南鄉薦教諭海庠閱五稔學勸教成　天子
內召爲國子博士劉子以東洲崔子嘗承乏是役也
問所以師天下之道崔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而教有
二乎哉吾憂子之教蘇而不慾也一而不眩也易而
不夾也且劭劭焉學半於斅弗倦於成也是其師一
邑者非所以師天下予劉子請益崔子曰夫主靜則
無妄無妄則異物弗溷守一則不慊不慊則勸沮用
章循易則有容有容則好惡惟公多慾則志遑志遑
則紛華易入可眩則偏主偏主則情詭莫覈務疾則
賊物賊物則綱紀陵夷之六者君子小人之分也所
以去小人而爲君子者亦明乎義利之辨而已矣君
子喻於義也是故其爲學也爲性爲心其爲業也爲
國爲民其爲瑞也爲日爲月爲麟爲鳳天下師之則
天下賴之皆義之爲也小人喻於利也是故其爲學
也爲人爲名其爲業也爲身爲家其爲異也爲彗爲
孛爲狐爲蜮天下師之則天下病之皆利之爲也不
佞如予者其何能師哉吾子嘗卒業成均矣盍求之
前後乎予者其爲教孰爲率夫義者乎取而師之所
以師天下也亦求乎予之遺聲其爲教孰爲涉於利者
乎取而戒之戒之固吾師也亦所以師天下也是故

古昔聖賢辨義利於稱衡稱汝之微已言未言之際
有爲無爲之分其旨亦精矣予尚精於是學吾見靜
者安一者貞易者公所以成已成物之道庶幾矣乎
劉子曰文榮敢不奉以周旋

崔氏族譜序

吾宗自趙宋南度迄今世居海門吾祖朴菴宗伯翁
貽桐宗支一圖始八五公至桐凡十世耳吾父誠齋
宗伯翁嘗手錄數簡用備湮失而未成帙族叔祖竹
鶴翁始倣歐蘇譜畫圖叙世以示後是桐奉而讀之
有志於賡續而未暇也叔祖季子見禮復承考志錄

至十二世以授桐桐適以明農啖廼綜遺考設闕晦
發迹聚劍樹風而帙以成爾廼萃吾子姓而告之曰
夫譜也者普也懼宗姓之支且攜情義之弗咸而思
以普之也吾今譜吾族之子父乎某祖乎某始祖乎
某則知始祖之愛吾祖吾祖之愛吾父猶吾父之愛
吾子也孝思之心能不追諸遠乎且知夫人有其父
本之由一父也人有其祖本之由一祖也知一父一
祖之由出則血脉本相通也疾痛自相關也慈愛之
心不綠是而及諸後乎斯譜也豈曰唯是迦本原昭
倫叙而勸沮實存焉吾錄夫某曰孝則悖逆者沮所

以親父子也錄夫某曰忠則尸素者沮所以義君臣
也錄夫某曰弟則癈懿親者沮所以怡兄弟也錄夫
某曰節則失身者沮所以貞夫婦也錄夫某曰好義
則鄙吝者沮所以惇仁恤也錄夫某曰顯則孱懦者
沮所以作士氣也譜之爲教不亦普矣乎乃若戾是
者不錄何爲親諱也懼辱吾宗也子姓咸稽首而感
泣曰吾輩蠢蠢横目自父之外僅知有祖耳今乃知
祖之祖孫之孫矣善之必當爲惡之必當去矣敢不
敬承譜訓

賀太宜人曹母六袠壽序

己巳孟夏念有九日實曹太母劉宜人設帨之辰適
[illegible]泉張子過予曰岑也不佞猥佐名邦恒惴惴焉
以墮我文僖公家聲是懼幸徼庇於吾長少川曹公
用免官謗是公於岑有伯仲之義焉公之母吾母也
今年齒介六袠敢謁言於君子以爲祝何如是日余
既有祝言矣而張子固以善言必再請張子吾郡良
吏也故不厭其請而爲之言曰大夫可謂備百美以
事其親矣古之善事其親者有力養有祿養有善養
有違養養以力而不及於祿是謂不崇養以祿而不
主乎善是謂不祇養以善而不違於人人是謂不廣

大夫少失嚴恃而獨怙慈幃温凊朝夕不可謂不力
以大夫之祿奉母氏耳耄可致　寵褒有待不可謂
不崇訓息戒務以道義相成不可謂不祇庭幃之慶
黎庶既樂之僚采復共之不可謂不廣君子謂大夫
之得此始母氏之賢夙成之也嘗聞母氏之閫範矣
篤倫潔祀所以教孝也孝斯忠損慾安約所以教儉
也儉斯廉氷蘗發居所以教節也節斯貞睦族宜家
所以教義也義斯公恤孤周匱所以教慈也慈斯仁
是故大夫之備美以養而内外無間者殆天所以報
劉也令夫匹夫匹婦孝絶行篤者稽諸記牒多獲奇

徵況賢如毋氏繁祉將申錫焉報劉之日安得而不長或曰毋氏信壽矣享矣而嗚岐翁之不年也兩髦之感能無悔耶余曰不然有壽之壽有不壽之壽譬諸天地其功用一也而語道者必歸諸天蓋地之道皆天也孰謂毋氏之德非翁之德毋氏之享非翁之享乎詩曰至於文王其德靡悔靡悔不在年而在德翁之謂夫邇泉子曰雖雖若夫子之言豈其壽毋亦所以壽翁

賀貞齋韓大夫歷膺薦獎序

夫容者容其好風好雨視導帥以爲綱悖者承黎之

故常也愛憎任其情隆汙殊所尚事悅有難易取舍有公昵當塗者之明蔽也高之則近亢異之則若矯甲可而一非貌翁而中遊察柔者之恌愉也嗟夫今之仕者孑然一軀叢萃厥責求其上悅下孚克免官謗者易得也哉貞齋韓侯以才御史守吾揚也紀巧敦樸去苛崇簡其剸劇也勸其紓𤻊也惠其秉憲也仁其敷教也經其防微也周是故揚之屬土爲州惟三爲縣惟七合郡元元遵帆率度歌德舞功者無如也邇乃積舉蜚聲遐徹上徹都臺聞之則月梧喻公[illegible]韓公涵峯王公以爲賢憲臺聞之則監司暨吏議政謝史江防陳史督儲楊史以爲賢紳紳焉爲勸貺獎者日覩其荐加也同寅張少府謀諸僚倅曰貺高則同載者分危濟川則同舟者分險守之慶倅之慶也若侯者分則朋儕義實師保吾輩其衷厥美而賀諸邇屬江都張尹蓮通州曹守金以賀言謁於東洲桐桐曰吾有前聞矣民弗洽則治弗張服侯化者合郡焉是得民也上弗知則下弗從嘉侯績者畫一焉是獲上也近弗信則遠弗揚協恭者咸稱慶焉是信友也侯所以得此匪諂匪諛無將無迎要之本諸一誠耳孟氏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侯實有

之侯之歷被崇異積矣久矣而賀自今始蓋有待焉不能僕僕舉也異日葵心 天子頌德海甸塡箎班署而史不勝書者非其究竟矣乎桐也株守林壑𢊍慺餘休日望之日望之

懷隱莊序

丁未秋余明農東海朋故凋落無可與語兩河沈子適倅吾土愛其氣沖意閒循循雅雅以爲可友也兩河子亦不憚數過吾廬得聞其滬湖之勝焉無何出其所㳙懷隱詩章數卷謁叙言於余余愕且問曰子方筮仕而云懷隱何耶曰欽非敢懷隱也懷先君之

隱也先君故號東隱今已矣而杖屨之所遞淵存焉
欽嘗誦其所以懷之見夫莊者若見先君也余讀其詠
夫莊者皆韻人墨客鳴幽吐華璀如繼如纍如爛如
若吾親見其載酒往來灑翰淋漓破叫咄呼擊白而
鼓掌擊節也讀其記夫莊者曰此吾師菁山子之言
也狀景敍物森焉該潑焉躍若吾躬麻其倚檻對其
壙埌千奇萬秀左顧右眄而曠懷於形骸之外也讀
之終篇有曰莊固以資隱也而仕道亦具焉余乃喟
然喜豁然悟曰東隱翁之所謂隱兩河子之所謂懷
吾既已知之矣吾既已知之矣夫所謂隱者有跡隱

有心隱所謂懷者有跡懷有心懷巢深栖密耕春稼
秋謝埃軌揚蘭櫂而睥睨王侯賓主風月者隱者之
事也是謂跡隱物即我也我亦物也物我皆天也物
與我遊我與天遊動則乾靜則坤何藏何顯何有何
無何損何益何盈何虛隱者之道也是謂心隱廬其
廬則思居處樂其樂則思笑語事其事則思嗜好步
其步則思遊息物有觸焉物有思焉孝子之情也是
謂跡懷乃若人往而道存跡陳而感新憑其虛靜可
思入其徑義可思履其石介可思臨其泉潔可思飛
者爲泳者魚天者草喬者木皆天也皆吾與也仁可

思是謂心懷東隱翁之隱果跡耶心耶兩河子之懷
抑跡耶心耶嘗聞之原心者考其行見始者要其終
兩河子之仕吾土也不阿於貴其徵也靜不儇於度
其徵也義不慍於害其徵也介不怵於貨其徵也潔
老悟幼嬉有怨咨其徵也仁皆隱之蓄也翁之心
也茲不謂隱資於仕者乎嗟夫菁山子之言見其始
而冀其終者也余也斯言考其終而終其始者也令
廼知翁之隱也非隱也亦仕也子之仕也非仕也亦
隱也此隱之所以爲高而懷之所以爲孝也

賀旋峯韓侯膺臺獎序

旋峯韓侯之莅興化也克勤攸司治迹茂著交獎於
當塗者聲籍籍也都臺胡公頊復華詞駁幣以爲侯
褒將以風諸屬焉邑僚魏倅周倅曾蘇輩以爲與有
光榮也介貢士趙子信之詣賀言於東洲桐桐曰侯
之素吾得之稔矣日予將學三趨會侯翁與散堂庠
得以道義相契托焉黃亦人物藪也侯時弱冠就侍
翁訓燁燁文學翔翥士林固嘗識其褚辭以爲英物
也既侯以元兆闔抱得雋春官敷對　大廷於予有
一日之雅廼知其有用世之志焉維揚屬邑惟七興
化實爲匯區逋積財匱民鮮聊生爲之長者綏之則

政抓蝀之則怨谷重以宿猾非靖官謗隨之寀是者也亦艱矣侯至嘆曰嗟乎民之靡定司牧者爲之也於是乎新釁宇以振俊髦表淳卤以立訟極律軍寵以防陵䟦殛元慜以弭悲炎翊頹持仆百廢具舉且潤及旁邑頌德者皆一焉廼知侯之展布果行與志乎者也吾嘗槩論天下之才訓諸庭而遂於國非孝子也學始修而政終斁非忠臣也易克舉而難則閭非通才也邇能洽而遠非懷非成德也民或譽而上不獲非茂實也侯之所樹立奉以貽則紓以素業徵以劇窘遂以遐被格以上下君子所謂聚百順以

事君親者侯實有之不賢而能之乎欲令聞之不章也得乎是可歌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塈有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斯已試之成迹也吾嘗賦此以歌侯之有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斯非大業之可待者乎吾尚歌此以佐侯之令終

贈少川曹大夫入覲序

少川曹大夫將以明年庚戌入　覲上計於　天子今年已酉冬戒行伊邇庠彦黄生摳江生一山周生軾朱生淵華謁贈言於予予曰古者以九載試績弗績於六載三載者有待焉蓋聖人懋成天下之功而不急於取報也古者以九德觀人非六德者闕其三非三德者闕其六均之詔爵論禄焉蓋聖人重惜天下之才不欲失之苟廢也廼若凡品不足群年格不能律齊民而遂行視民而既發者謂非異詣卓行能之乎曹大夫之守吾通也僅二載耳嘗夷考其立本也氷蘗堅其秉心也水鑑公其養民也煩苛蠲其作人也彝倫篤其剔蠹也抉暴屏其敬獄也矜抑達是故吉哉有常績用底成閭閻安之老稚歌之當塗者孚且旌之行將群后四朝敭迹薦成所以爲龍光而表俊乂者不在玆乎雖然斯固唐虞明試以功之茂

典也今　天子體乾燭離日廑民隱正清問垂聽之秋也大夫所以敷奏以言者其能踵黙黙者以爲已事耶通民以馬政受瘢今玆若少甦矣而直輸尚存勞者弗息是無群牧之實而蒙孳息之征者也通郡素號樂土積以污吏恣劖朘削孔棘因之歲凶役重民鮮嘉生是襲富庶之聲而召科派之害者也通城負海襟江沙寇出沒之區也守禦雖設而卒驕將弛干城罔聞一有弄潢之虞而江防武夫志在侵掠是驅虎以搏虎也昔鄭俠數宇之獻一圖之陳猶欲以至誠悟人主大夫攄中赤而以斯言敷奏焉則

言與功而並嘉有大造於吾民者也所謂重服以庸者不可覩於昭代乎貴生輩再拜而喜曰夫子之教大夫之心也大夫泰是以行可以藉手北面矣

崇川錢氏族譜序

予明農隙方圖續譜吾宗修家政焉適乎厓子出所輯錢氏譜示予予讀之得其世系凡九葉焉曰嶫非不欲遡百禩而上之也顧擬吾所能知耳懼非信史姑闕如也得其所追崇斷自福滿而嗣其祀曰是嘗中世訟役而莫之祀矣天親也安敢以人間之得其近世三公有遺像焉曰玆嶫所及見者也而存之俾

雲仍仰而侍之猶夫膝下之承歡也得其墓享有田有時有物有屬有餘惠焉曰均之吾先也均之吾先之子孫也恩義安得而薄諸得其壽且贅厥生銘且表厥死者有群公之誕章焉曰斯先德之信於友垂諸後者也誰能泯之得其官有政可有獻懋有 寵焉曰斯先人之訓也 天子之命也其能忘乎予為撫卷而歎曰孝哉乎厓子之斯舉也百善其克備矣孝子之心慤慤斯貞胄不遐援不欲祖人之祖也孝子之心厚厚斯遠祀不遺始必求本祖之祖也孝子之心思思斯著像存近世事亡如事存也孝子之心仁仁斯普祭時義周敬所尊愛所親也孝子之心來來斯傳文載世美念爾祖修厥德也孝子之心至至斯徵樹蹟紀榮考其親移諸 君也錢氏之後未孝思而昭嗣服其昌大矣乎乎厓子拜而請曰嶫爲以承當譜叅諸譜端以命吾宗且貽吾宗之後是譜者

賀泝泉張君臚臺獎序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政亦多術矣而聖訓惟是之先得非急乎惠而嚴俾障耶泝泉子之倅吾通也協寅聯事於少川嘗守摠其奇譎濟以警敏堅以砥礪動必師諸守而靡有闕遺守亦重其為良佐

而莫或撓焉泝泉子彌自恣力不難繁劇謂民非食不生也明廼三務藝廼征輸慎乃侵牟而儲備克謂民非兵罔衛也預廼閑脩嚴廼偵伺稽廼俘獲而暴民弭茂實欵章蔚有時聞江防吉臺使廉其賢曰是能固吾疆也盍嘉諸監儲龔臺使廉其賢曰是能勤恤政也盍嘉諸於是乎華詞貤幣以交褒焉殆將蹤其異績而明揚之也予明農海隅方媿藏厥愛而莫之助也適少川守以賀言謁予曰泝泉子之賢吾得其源淵矣昔殄祖以辛苦立門戶而承家者莫之振焉致恭戒於李懋功催需李鄭之裔偃然自高司命

者不肯貴焉是先有開而后無裕不爲世羨之羞也
夫泝泉子之先文僖公以文章魁天下正直樹名節
行誼淑後生忠君愛國之訓固厥子若孫耳目之所
熟濡世業之所素講者也泝泉子之善若職也豈其
惟忠是務無乃克念祖武而有光厥開也歟此其所
爲信於民而獲乎上者也其賀也固宜

壽劉母太孺人八十序

巳酉正月十日寔劉太母八旬誕辰厥子華峯邑侯
偕其伯兄且姪舞斑洗腆爲膝下慶海邑人士惟傾
城埜頓躋公堂爲飞齡祝予詢其所以壽太母者或

曰侯崇德如山深恩如海吾人仰高而思仁臨淵而
感澤毋歟焉不知所以爲報也迺今願太母茹西山
之紫芝則壽與山俱杖東海之若木則壽與海俱可
乎或曰太母安成産也江右之勝豈曰匡廬彭蠡而
已抑若安成之螺川騰彩鳳嶺表祥毓秀鍾靈軒鶩
遐舉者紀載紛若也吾太母馭娉婷之鶴則與吳女
媲休翕烟霞之會則與黃姑匹美以是而爲祝可乎
予曰壽稱山水古人有之矣其爲祝也褻而以壽稱
奇詭後世有之矣其爲祝也幻而荒孟亦歸諸神求
諸身矣乎吾稽在昔圖志云吉民龐惇故多壽考夫
龐惇也者誠之謂也天道惟誠故覆物壽地道惟誠
故載物壽人道惟誠故大業壽吾聞母氏之賢矣事
姑媍惟孝承夫子惟恭宜娣姒惟睦成諸子惟義崇
儉戒靡貞中惠表有誠之道焉姆儀閫範雖不出閾
而實有不容掩者是故侯之涖吾邑也家以治公子
以御衆不寬端以誠實不飾智以樹聲鉅細必躬鑿
鑿靡闕皆誠之爲也母氏之教也是故家庭之慶城
埜共之洗腆至情流通跡邈謂非至誠之由動者乎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有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吾以爲母氏之賢篤生厥子厥子之賢父母吾民允

矣其可樂也矣其爲壽也固有不山而高不水而淵
不事奇詭而得其常者八袠之慶始有假矣而今終
可待也夫邑僚兩河沈子庠僚雲岡王子山泉伍子
石山陳子幕史少坡黃子方圖所以壽母氏者而有
感於斯言請告諸祝史俾獻壽筵以佐侯之燕喜

贈華峯劉侯入　覲序

巳酉冬邑侯華峯劉君將入　覲上計於
大庭遵令制也邑之人士群謁于予曰邀遮以旌別
廢置以勸懲者聖人勞聰明以成天功之茂典也詭
道以微免緣力以凌躐者末世懸虛聲以希實賞之

通弊也是故世之牧斯民者毋於歲三稔期洪汨其行巧牟逆朘以鷹鸇炎門昔人所謂逆擬而入乖隸而歸者匪今斯今也吾邑鰥濤毒氏鴻飛未集土既殘矣財日縮矣我侯戒行伊邇行色蕭然不識何以藉手用紓厥咎乎予曰否否若予之言疇昔之洩涸也獨不聞今斯昭明之政乎我

皇上體乾秉離勑法昭度賞不失賢罰不遺貴是故上而台輔下而百執事惴惴焉恪恭朝夕以光輔休明罔敢蘊利以奸公蔽賢以病國蓋曠世而一見也頃者朝會百辟受紀奏成

明元首臨之良股肱弼之賢銓司稽之公法吏繩之薦者揚汚者激功者録曠者紬能者慶憰者譲明者登闈者隳所以核名實以樹風聲者不在茲乎侯之治迹宿在民譽美斯行也當垄將喜見而嘉之曰是其人得非澡濯厥修有薦可揚者與邑築就緒有功可録者與抑強扶弱有能可慶者與剗奸剔蠹有明可發者與是昔之所棄者今之所崇也予之所變於侯之所喜也豈其一令之光榮殆百辟之勸也夫兩河沈子聞之而喜再拜而謁予曰欽也聞諸贊爾之詩矣既見君子為龍為光侯之謂也聞諸烝民之詩矣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子之言乎請授諸史以慰之行

賀兩河沈君被薦獎叙

大道之行也賞不擇施罰不偏廢是故朝無素餐野無沈器人殫厥力而民受庇焉大道之隱也紬陟視流品好惡任性情是故賞不及功罰不及罪人沮其進而民受病焉我

國家式序在位公路肅清以甲科為高品鄉薦次之庠貢次之史胥又次之蓋以是為進階非以是為殿最也奉法者或寡之察焉凡有所甄奬聞之者曰是

必甲科流也否則必巧宦者也有所激刺聞之者曰是必非甲科流也否則必簡靜不阿者也是故天下之居末秩者以時尚所在莫我知也莫不弛若志怠若司甚至奸宦蔵以自汚嗟夫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民病之所以日滋也兩河沈子以名才雅識授倅海邦知倅者曰一命之卑非所以處有道也沈子曰均之事君也奚崇奚卑既蒞治愛倅者曰邑徙民痡難乎其舉厥職也沈子曰吾擇其易孰任其難於是予羽翼厥長任艱分劇邑築告成檄者交至攝公篆董遠稽營海堤絹鄰災暴究獄遺江寇諸所委授靡

有僭替所力於奉公而不浮其報者也監察使行庵陳君旌其賢廼褒以華詞貺以幣牽誠举衆也時華峯劉侯並登薦剡侯不以自多而獨爲倅喜謁予言以展賀焉予曰偉哉两河子之自愛乎哲哉陳使君之掄才乎两河子不以秩卑而自沮是無所恃而職其所當職者也陳使君不徇俗以蔽賢是無謗而舉其所當舉者也安得爲臣子者皆如沈倅之不自棄則天下無不受福之民爲監司者皆如陳使君之公且溥則天下無不奏功之吏太平之業不可以立致乎予也斯言豈其賀沈子將爲世道賀

贈少坡黃君入覲序

廟廊之麗必任棟梁以桂樬而圖秩之小猥以枸樗非備材也大駕之良必馭六飛以騏驥而下乘之末猥以駑駘非備物也藩臬郡縣必寄以賢者能者而幕僚纖秩苟非其人亦豈民利也哉今之居幕僚者藩臬爲倅而州之目縣之史皆其倫也我
皇明訏謨閎慮設上下以相維例事必關焉爲之幕者其秩也若輕其爲責也不亦重乎唯當塗者以其輕而易之也是故居若職者亦偲偲焉以自棄長貳雖才而贊翊者莫之協恭焉欲民之無蠹也鮮矣少坡黃子之幕吾邑也予嘗觀其績秩如克衆殆嘗學問而胸中有權度者也嘗察其守澹然不汙殆抱朴素而執持有氷蘗者也是故邑之長貳華峯劉侯两河沈倅交相賀曰吾今得良史矣乎海邑之民土覺而貧治徒而役方嗷嗷也咸欣欣然曰牧有良佐吾民之慶矣乎是故長貳同其綱幕史理其目海邑之治稱無蠹焉已酉冬例當輔侯以行薦計於
天子两河子謂賢如黃子不可以無贈也謁言於予予曰黃萧産也八閩之才以萧爲最譬如奇山異谷多佳植焉可梁可棟者皆桂樬也譬如天駟之閑無凡品焉可驂可服者皆六飛也廼今黃子遜其大而居夫小焉譬如試尺寸於廟廊充一毛於法駕而小用皆良材也末馭皆良騎也曾謂一邑之贊翊不能爲民利而奏成功也哉两河子曰黃幕得此可以壯其行色矣請張諸祖以華之

壽錢瑞夫六袠叙

歲辛亥孟秋二日建瓊田錢瑞夫六袠誕辰賓筵既張獻觴祝壽者子姓秩如賀客繹如東洲崔翁亦與焉舜臣表生文卿彭生因潘甥衾謁諸東洲翁曰叟田子之平生夫子知之乎意恬而心渝言慤而行篤

不塞不閼何思何慮樂彼瓊田日偕童冠徜徉杯酒
而物我若遺是蓋去健羨而脫坌瀰者也夫子能斷
言而莫之壽乎東洲翁曰瑞夫之壽吾知之矣夫壽
智不得以多取而享其多者忘乎智者也巧不得以
豐獲而樂其豐者忘乎巧者也忘乎智巧者日與物
接而無與物競是故外若交而中則逸所謂作德日
休自植乎天者也務乎智巧者與物爲構日與心鬬
是外受役而中則斲所謂作偽日拙自伐乎天者也
瑞夫之善植乎天者多矣安得而不壽瑞夫感斯言
而喜奏觴再拜而請益翁曰瑞夫諦之而號瓊咸壽

徵也乃爲之歌曰維東瀛之甫田兮蘊五秀而育瓊
倩淡成之仙裔兮餐白虹而和九莖安希夷而逍遙
兮誕遲遲以茂生袁生兕而請曰節石金流瑞呈南
曜正祝祺稱壽之秋也愷本初之後也頗借河朔之
杯以爲壽何如翁曰可扺生廼舞且歌曰猗斗杓之
西指兮爛南極以表祥浤斑龍之飛馭兮翔玄鶴於
清商歙列仙而酌流霞兮挽頹曦而景長彭生亦兕
而請曰桓彭鏗之後也武夷之會臺館鱗萃茲辰坐
寳冠裳姁栩閭閈無娍於愓兮之樂也桓將壽以璧
仙之長年何如翁曰可扺生亦舞且歌曰愓雲錦以
象廣庭兮欻真侶之翩躚邈九曲之佳期兮爰嗣美
於瓊田卜鑑翳之降祥兮順玄牝而引年彪日賓主
酬酢誦詡恢恢瑞夫欣欣然笑而玉山款殆不知西
陸之景果暘谷而果崦嵫也

崔東洲集卷之十五

崔東洲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一十九篇　　維揚崔桐撰

贈中憲大夫鄖陽知府錢公墓誌銘

公卒之明年子適自浙歸省其子鐸奉狀遝予再拜泣曰已丑歲鐸遝肇慶守以吾父老也難其別今果不復見也情事局伸知吾父莫如君其銘諸子與公相鄰比且連姻素受公教愛也銘不能辭公諱盛字以高號貞齋世居維揚通州餘東場曾祖伯禮祖忠父遂咸有隱德遂蚤卒公時幼弱祖母朱氏母許氏

嫠居家索仍之重孫公莫以爲憂也偕其室竭力事二母唯謹比壯商游淮揚間有所經畫輒倍息遂饒於財公亦不以自雄也謙謙儉飭敦素寡慾動止笑語未嘗躁妄淮揚人皆重之家居日惟焚香拜天次及先祠教子孫甚嚴唯課以讀書勤家崇儉守禮有小過輙切責誚而後解閭人有善行亟如出己有過惡即面斥里中少年多有畏沮而不敢肆動者公善謀有義氣先世戍越嶲往者無生還子孫病之公走京師援例陳言得入戍神武衛弘治間淮南諸鹽場逋課萬數公爲奏蠲其半貧民賴以全活正德壬申嘉靖壬午江溢敗民居死者漂野公惻然聚而瘞之里有喪葬嫁娶貧不能舉者必佐以財橋梁道路有圮陊者亦輙飭理公未嘗學問性與道合嘗戒其子曰吾少孤失學汝輩勉爲之他日得一命當報効
朝廷毋以家爲也又曰人以言行爲先行不立言不實何以爲人又曰人須要含忍要師德唾面自乾眞可師也嘗歲夜方命酒門外有惡聲出視之乃惡少碎其門矣子姪爭欲禦之公曰妄人也置弗較無何其人暴死人始服公含忍爲有見公初輸粟授冠帶以鐸貴嘉靖甲申封刑部主事配戴氏贈安人癸巳

元嗣生　詔推恩公贈中憲大夫鄖陽知府戴贈恭人恭人有淑行先公二十二年卒公不再娶亦不置妾侍從唯童子一二人曰勿以晚年敗吾德也公生正統壬戌十二月十日卒嘉靖壬辰十一月六日得年九十有一子三長欽邑庠學生中歲卒次鎰太學生未仕卒次即鐸辛巳進士累官肇慶府知府孫男七蕃蕙芝芳芹藻薰蕃義官芝藻薰太學生蕙芹芳俱蚤卒孫女一適海門許鳴臯孫男三九疇九思九德女三長許聘通州千戶王廷揚餘尚幼戴初葬海門西十里以嚙于江也將以又明年十二月十日𦵏

公于州東四十里馬家匯南河之原遞甎合葬焉祔
以鋌鎰瞖錠配張氏公之言行可式者多不悉誌茲
誌其大者銘曰崑崗良璞不受追琢淵浦巨珍其光
自燭逃名而榮辟爵而祿燁燁　天章皇皇后躅匪
公之求惟公之淑

贈監察御史檜亭錢公墓誌銘

公諱錄字宗政一字宗善號檜亭東洲崔桐家食時
奇其多才績學樂與之遊既廉其行事母至孝母嘗
病篤公露禱請代至割股以療及沒哀毀幾絕雖歲
遠時祀哀泣如初每語及必歔欷涕泗終其身不自

壽曰吾父母慶未嘗用情也事諸兄惟謹至欲析産
諫不可乃慕薛孟嘗之義取其荒頓田廬引其老弱
奴婢尤友愛其弟鉞鉞裕于貲有欲撓之者力爲植
壘撫其子峻視如所出峻成立嘗曰吾他日可藉手
見吾弟于地下矣桐益多公之爲人嘉靖丙戌以國
子生授浙江松陽丞縣在括蒼山中俗獷戾號難治
公屢署篆抑豪右裁吏奸百務畢舉縣尹魏君良弼
少許可獨器重公縣故有銀冶盜竊發因剽掠爲民
患公視其所歎曰此禍穴也命錮築之火其旁廬以
杜覬覦丁亥夏役合閩寇勢熾猖獗官兵素無肄而

豪家影庇不可爬搜公授檄督鄉兵捕之歷險道[illegible]
餘里無難色生得其渠魁諭撤其黨境內以寧公[illegible]
以科第自期待屢試有司不偶一階致身非其志也
甫兩期遂乞休歸就城隅別業沼清流植蓮竹日惟
投壺賦詩焚香煮茗或觴客其中以取適至於俗態
時好一無所遷居常謂其子嶸曰士不難於能文章
取高科而以忠義氣節爲本教諸子曰不傚不愚其
家之業而能達於學義吾願也嶸既仕惟以潔身報
國爲訓曰此爾父宿志爾爲我終之公脩髯偉度約
己務施樂善惜才但疾惡過甚故與時齟齬獨庠友

沈希哲者雅愛公以爲知己沈既卒爲追念太息不
能置公之先世家于通曰福滿曰仲德曰大有者並
以篤行稱至祖思貞有隱德貲産日饒父叔惠多慧
而慤惇厚而才鄉評每賢智之母陳氏妙玉性貞淑
前母韓氏陳氏庶母朱氏公其行六也室徐氏先公
二十三年卒子男六長即嶸壬辰進士初授江西撫
州府推官次岍次峋出徐氏峋爲公庶弟鈐後早卒
次峼次嵒次巍習儒業出側室陳氏女五長適楊儒
次國子生顧瑤次陳璿次許適顧鑑次王夔孫男二
曰兆賢聘包氏一尚幼孫女三長雲綵許適王一元

次雲瑞許適張柱次信釆公嘉靖甲午年六月二十
六日卒距其生成化辛卯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四
嶸上丙申年十一月初九日葬公於狼山鄉倉南之
原遷母氏合窆焉以桐雅善公徵桐銘銘曰德浮於
位而其施也侈享不究躬而有留於子篤學懋行斯
人之紀惟無憾於俯仰以從其是爾幽爾蕙蔚蔚芳
只黃壚天褒瞑目以俟

江將軍墓誌銘

江君諱恩字世祿號味泉予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九
日卒先三日病甚屬諸子曰吾墓銘必東洲太史吾

不朽矣君蓋以其太宜人於予曾祖母同出於許有
世好也諸子卜癸卯某月日葬君於狼山先塚之右
奉治命狀君行涉南泠抵留都以銘謁讀其狀曰君
之先江右彭澤人元末始祖壽授千戶職於僞吳張
士誠既知其無能爲也歸我
太祖充龍江奕前鋒吳元年從開平王經畧中原有
克俺答朶兒只諸功進昭信校尉洪武二十二年高
祖渟始改通州守禦所以征進北及破廣西關寨功
進千戶曾祖進
太宗簡進侍衛祖永有智勇嘗殲海寇八百人有奇

嗣是江防絶警父漢字會同視所篆十五年以仁惠
稱予曰世載茂德賢有從也銘哉有曰君少補郡庠
弟子員學舉業於顧進士雄日勤其誨學詩於張弘
傑氏亦能領其指授既承父職督卒伍講武京師暇
即日臨二王書數紙垂老好學彌篤得奇書輒手録
口誦無倦色循循雅雅如書生也予曰武弁中之儒
者也銘哉有曰君有志民瘼時上官有議徵軍戶羨
丁錢名曰無田屯種者君病其禍貧卒也書十五上
不得請會南臺御史何君宏常學正於通嘉君志而
語諸屯條始奏除之改委防秋建白十事其一請濬

西亭石港金沙三場河以利農商民以爲便淮揚歲
不登當道以賙振檄府貳府貳移檄君君捷枆姦冒
責實剔冗郡宊賴是以紓督運京儲力脩前闕羨餘
一無所浥防禦海門倭寇指揮有受制惡卒者君命
縛之窮其宿慾竟以爲戮予曰學而有用儒者所難
也銘哉有曰河南海寇奪舟泛江泊狼山君多爲方
畧獲賊艦二男婦三十八名口中有朱姓者茶商也
侈賞金裝同事者謀殺之以冒賞且利其有强君君
不可商竟獲免且憂官兵不制有殺無辜以爲功者
請禁約於江防使江防使稱仁焉既召君特加禮遣

督運抵京會鄉之周京推元瑯死於逆瑾鄉士夫畏瑾無敢臨視者君獨尸其所而告諸京兆尹得給棺歛携櫬以歸姚海山太常初任工曹將督鈔分司瑾伺之迫君解所乘馬以速其行姚禍乃免馬至斃不問也北下舟行見一少秀偉踽踽徒行君與之問焉乃下第舉子閩解元林方山也君邀其橐虛延入舟同寢食抵揚復計程贐之以別林既顯遂爲通家交士林稱義焉予曰仁且義立人之道也銘哉有曰君日僦館京師館人有少婦夜奔君君厲聲叱去性不喜俳優痛拒佛老馴贄乾沒之事絕不置齒頰負氣

尚志不能下人好面折人過人亦不敢犯汚寮悍卒有不相能者輒訴於君君爲曉析無不心媿而退予曰剛而介者也銘哉有曰君室顧氏封宜人有婦行先君一年卒君生天順己酉年七十六子三長峯續世職次岑次一山皆州學生女三長婦凌中丞子兵馬所次婦李通府子進士夢周俱宜人出次婦千戶麻寵側室出孫男八長某次某次尚幼女孫二俱幼予曰是賢而有後者也銘哉銘曰毫素不能以任割干鏌不能以代結惟君子之器器用世所哲有文景煥有武子子文摛英兆武揚茂烈温温淵塞錚錚鏦

鐵戟德後此用奠永訣

勑封安人邵母楊氏墓誌銘

水部員外郎邵經邦偕其弟進士經濟來翰撰江景宇狀謁予請母氏銘翰撰信人也部郎予庚辰所舉士暨進士端人也銘何能辭按狀安人楊姓諱淑鸞家世籍杭壽官貞之孫崇安司訓綱之女封君邵公大峯之妻安人性敏慧少通孝經女誡諸書克執婦訓學事觀禮無愆父客死京師母孫以憂疾安人焚香籲天刲股以進比婦大峯君君遊郡庠安人懼其以治生病學請自門以內竝任之非欲煩君也廼毘

勉家政勤織紝慎祭祀禮賓客巨細畢舉無敢告勞事其舅守恒翁姑周有婦道寒暑先後惟時酏藙甘瀡惟所欲聲色中禮無怠無忤守恒翁每稱爲賢婦大峯君篤學而介安人奉之如賓客間以事不歸安人事女工至夜分以待或當遊出則廢寢達旦子經邦經濟幼穎悟遣就學庠禮其師不爲吝嘗誨二子曰汝學猶吾女工初無定法要在我心中畫出務期於成耳守恒翁卒家匱於數燬勿克襄事安人脫簪珥營葬植木成從厚姑卒亦如之大峯君學成而數奇家且日索安人侚侚治生不少怫無戚顏日慰二

子曰吾某事已辦某事亦有次第勤汝學勿以懈也經邦舉辛巳進士授工曹郎兩以奉使便歸省須戒以清愼奉公勿以竊祿苟養爲悅安人約於自奉食無兼味一帛數十年事外舅姑徐如其母迄今墓祀不廢待家婦如姑撫媵子如己出祖姑何之女婺居而㷀甥楊榮暨華工藝而貧各賙以奩資兄公鑰無子嗣以子鑰卒厚葬之其篤義每如此甲申以經邦貴封安人丙戌病癱聞經濟舉進士喜而瘳既遘寒疾卒五月二十有三日也生於成化戊子得年五十有九子男八某某女三女孫一卜某日葬某地銘曰

爲女孝母爲婦宜夫宜言勤業孝及舅姑惟家之利瑞徵鳳雛王言女嘉 恩茂行孚有享弗竟有垂弗泯明明閭懿千祀褒匾

孫氏陳孺人墓誌銘

蜀臬副使孫大夫從一先是僉憲浙臬攜其配陳孺人歸省安陸居十日孺人疾作幾殆語大夫曰舅姑老矣吾且病弗復出子出處當有擇也告其舅姑曰妾幸婦名家獲被 恩封死足矣但未能終事舅姑顧以不起之疾貽尊者憂可恨也戒其妾李曰撫慈弱息吾奩橐留爲婚也遂悒悒而卒嘉靖己丑三月二十七日也時予有事于鄉往弔之大夫以予舊館友也述孺人語泣訴予予哀之嘆其爲賢淑云既大夫奉司徒翁九峯先生命卜是歲十二月二十八日葬孺人於雞籠山祖墓所廼狀孺人實徵予銘狀曰孺人本京師産彭城衛指揮永之女錦衣千戶章彥廣外孫也大夫侍司徒官京師先配劉卒因室焉京師俗好修育女多驕怠孺人幾失恃居錦衣公宅聞見益慧然雅好約素俗不能移也既歸孫司徒公家法嚴整太夫人內政有度孺人奉以周旋事愈謹練事司徒公太夫人唯謹勖大夫唯以勤學處分家事勤

儉且有倫祭祀燕會疏米發藏必親製器具瑣物必親滌待人有禮宗族長幼下逮童僕無弗德孺人者厚處先室劉族事劉夫人如己母而獨弗私於陳始大夫無子爲置妾得令子庭甚憐之蓋孺人幼養有素長習有範且天性聰敏故生有道死不亂至如此三生子弗育存二女長得滯疾次許聘都指揮使蔡洪孫承恩次尚幼弘治庚戌七月四日生得年四十大夫以孺人配己二十三年得其相多矣哀其弗壽且無子也追悼不已予爲銘曰弗謂爾不年爾德允令弗謂爾莫嗣一孼爾延雞籠蜿蜒爾依其先籍籍

聞聲烱烱幽泉

陶母宋孺人墓誌銘

余分守荆南方趨役　顯陵公稽殷積曠謝文墨彭
澤舊知陶仲文氏携其子欽夔走安陸以其配銘請
余雅愛仲文且哀欽夔之䜌䜌也勉爲敘其狀曰孺
人諱栢字淑節彭澤右族宋時佐第三女毋柯氏孺
人性慧淑時佐愛之難其歸旣以仲文爲賢曰是可
夫吾女矣遂妻之時舅氏翁本翁老且病亟欲得賢
婦一見孺人喜謂其姑柯曰是可室吾子矣無何翁
卒孺人相仲文克厚襄事奉柯凡若干年敬事色養

畢力鐘甔或不給至脫簪珥爲具柯卒孺人躬親含
斂時祀孝思惟謹仲文業醫家益太素方脈視疾不
擇施亦不責以報是故薦紳爭致之每游吳楚荆揚
鄒魯燕趙間孺人代家政巨細整整仲文無内顧也
處娣姒有恩待姻族有禮下之童僕婢媵必加善視
鄰里有貧急者憫然賑之不恡殫儲平居薄自奉獨
慕雞鳴問順之義豐於羞賓見仲文多行善義輒自
喜惴惴焉每以借德相勗仲文甚宜之子男五長欽
民次欽時次即欽夔次欽中欽臯女一歸邑庠生應
望孫男四濟嘒濟夏濟正濟初女三尚幼孺人善教

子每遣就外學薪米舟車起居寒燠百慮周𢌿所作
唯以忠孝大義不徙事嫗順欽民欽夔治尚書並領
壬午鄉薦欽中欽臯治禮遊邑庠卓有英稱欽時業
醫早折生於成化壬辰仲秋望日以嘉靖丁亥仲冬
十有八日卒得年五十有六屬纊之夕里閈婣嫗哭
踊呼號而臨者相望蓋慈惠所得至如此仲文實靖
節後初居番之五世祖禺梅　國初舉孝廉官彭澤
遂占籍焉子圭登永樂戊戌進士爲監察御史菊本
其玄孫也世德有自矣仲文將以嘉靖戊子仲冬某
日葬孺人於五柳里金魚山之原余以仲文賢也宜

有賢匹諸嗣腎也必自賢母且五柳之忠尚孝廉之
清澤柱史之風烈當有遺慶孺人之素可徵也銘曰
母奚弗年厥壽惟賢母奚弗享厥祚有延懿芳千祀
茂胤綿綿實母之佘金魚之下可以長眠

漳州府知事柳公墓誌銘

柳公諱聰字天性號靜齋其先江西宜春人以戍於
通占籍焉高祖曰定二曽祖曰德興祖曰源父曰廣
狷靜惇恪不墮家聲母王氏性貞淑閑婣儀公生而
魁梧穎悟甫八歲就業郡學識者奇之成化二十年
援例入太學事大父母父母以孝稱大父母洎父卒

公以母在故欲終養不仕也公者曰先人之命也公
不獲已就銓得漳州府知事公復以母老欲乞休鄉
大夫曰不可君命也廼之官耆年佐理條晰漳守羅
公以爲能屬公視浦城篆先是縣吏専事姑息縣多
豪俠有洪珍者倔彊健訟挾邑長以毒其鄉公至得
狀勑法按治珍遂讋伏自是訟息廢舉民用小康弘
治十八年有劇賊巢於南詔驛御史饒公檄公捕禦
愛公者以爲憂公不難於赴義整旅設伏率兵八百
人直擣其巢伏兵夾擊賊潰生得渠首七十人餘黨
悉平御史上其功得　詔賞錫公曰賊尚未可玩也

復請築石城修河隍嚴斥堠以爲備境内晏然正德
元年盜起南靖縣劫公儲殺長吏人心洶洶御史何
公以公宿望移檄屬公公率兵千人臨之賊聞公至
移壘四十里浹旬悉遁去明年公念母不置且聞弟
喪乞老於當道不可乃假入覲以歸漳人知其不復
也遮道號泣如失慈母既歸遂築居爲終養計撫弟
姪友愛備至終母之身不忍割爨嫁娶衣食力爲之
所擇其中賢者教之遣入郡學有弗率者庭責以義
改即不復念也下至義弟之子孤不能立者亦圖給
焉嘉靖七年母疾公視湯藥晝夜不懈母卒哀毁骨

立喪祭如禮公明於義利之辨取與不苟嘗辭州守
官田之助即其大節而細可槩矣若夫裕業厚畜皆
公之餘未足以盡公也以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三
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室張氏先公卒子男二長曰文
藩府典膳次曰楷冠帶義民出側室王氏女一適劉
繼遠孫男一曰榆郡學生孫女二在幼次許適祝應
詔文將以公卒之明年閏十二月三日葬公於城西
杜家岡以公與桐文封君編修善奉郡學生祝恩狀
來徵銘且慽奉公之年未及永也桐曰斯鄉先生之
賢者且世契宜銘也銘曰多公者謂前烈克弘其造

愛公者以享齡未及於耋安知夫事君以忠事親以
孝卒志素脩從吾所好天也寔長其聲奚啻夫喬松
之報

白母陳氏墓誌銘

母氏爲通州耆隱陳大祥之女曾祖仲亨秋官公家
教嚴整母時室處克遵姆訓秋官公以爲賢甚愛之
始白宗芳室朱氏病且革語宗芳曰繼大了室者其
陳氏女乎吾廉其淑行可以母諸孤也朱卒宗芳因
室焉既歸白孝其姑逮事生送死兼盡情禮尤善撫
諸孤不異已出勤勸朝夕則以成立諸孫事之亦不

則已母鄉間莫不賢母氏而且智夫朱也母性和惠且儉相治家節用不喜華飾處其家人自伯叔娣姒下至僮僕無非得其歡心嘗以手足之義勗宗芳宗芳遂孝友其兄終其身於貧窶者每賙卹之鄉人有持農器來易粟者母曰若人易粟以此貧可知矣與之粟而歸其器宗芳暮老析家財以授諸子母曰幼子承業安得與諸兄齒且方就師力學多財適損其志耳於是諸子益知母德之有終也嘉靖甲午十二月七日以疾卒生於成化丁亥十一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長承祖次承宗次承先俱朱出次

承業母氏出女二長適戊山次適丁蘭孫男十有三鵠鵬鷺鷗鵬鴻受桑崑鵠鵬州庠生餘尚幼女孫七長適張樞餘在室曾孫一三省卜丙申年某月某日葬母於狼山鄉祖塋之次徵銘于史氏桐桐以爲婦人之性多嫉忌而善行尤難於繼室若母氏者豈易得哉銘曰翼夫子以謚而生者完卹人之遺孤而死者安淑德有此家人所難徵諸貞石庶斯響之弗刊

保西郊墓誌銘

保西郊卒厥孫太學生槃奉其師沈先生遺狀來徵銘予於西郊爲故交得其素稔矣爲之序曰君諱愷字振之西郊其別號也保之先本燕之宛平人勝國時有名罕者以丞相鎮守江陰路會張士誠取吳拒戰死之子元善以元帥總鎮閩之建寧嘗三出奇兵戡定青田寇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區夏元善歸義奉　命徙揚始家於通焉高祖彥陽曾祖孟咸祖廷玉父經字克綱強毅果斷有先世風母袁氏有婦德君蚤失怙子於繼母黃氏既長克盡孝敬父及黃卒喪祭執禮每自咎曰吾生不及養吾母天地間罪人也語輒泣涕淫淫下君壯時嘗治家人産動必禀於諸兄一錢尺帛不

以私妻子性敏穎喜讀書諸史傳忠臣義士故實漢唐諸名家詩間能成誦至於醫卜陰陽天文地理之術亦旁通焉是以文人墨士多樂交之正德戊辰饑奉　詔輸粟進散官君曰吾志在賑卹耳市以自榮非願也竟不冠帶以終其身君生而厚重不喜飲酒不好弄重然諾難喜怒其設施應變事無易劇皆就條理是以諸州守凡有委託靡弗稱意卒於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天順甲申十月一日得年七十有五室許氏有淑行先君十四年卒君不復娶子男二長略早卒次巘授散官孫男六長棟次郎

燊次梓樟槐一尚幼樟槐俱習舉子業女二長適鄒
敎州學生次在室曾孫男一女二皆幼保世有令德
其澤不斬君之兄號西河者令曲江有治迹從子欽
領丁酉鄉薦岏洎從孫木果咸業太學嗟丨是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葬君於永興鄉之原嗟夫西郊之先
公以死事國不可謂非忠以義效順不可謂非智以
西郊之才諝豈不能取青紫以自見然大隱而不章
亦小用而不固是之謂肯於承家不失爲忠且智者
非耶銘曰鎮邪也試以剷雜庭除也嚬以驎驥唯本
節之植也施奕擇乎其細在達人之爲時也詘信大

何繫

大理寺左評事　贈太常寺丞石峯林君墓
誌銘

正德己卯林公以諫南巡被杖卒後十八年公子逢
春奉磁江鄭秋官憲狀來乞銘予曰嗟乎吾於公爲
同年同進諫被杖公徃矣而吾苟存銘其當爲之當
爲之憶昔南巡　詔下先日廷臣諫者已　詔廷跪
矣公欲諫或爲公危之公曰吾知諫無益默默其能
安乎疏入　詔獄三日廷杖倍於先諫者公竟以不
勝卒嗚呼痛哉公體素羸時觸公署旁所悍悍與一

奴俱奴且孱疾不能職役使若宜隱忍也而嗇然爲
之既杖舁歸以公署不宜殯殯於同鄉鄭秋官源濱
所秋官時亦被杖爲力疾治喪事京師人無弗哀公
者歎息曰忠臣忠臣嗚呼時諫者百餘人而在公爲
尤難其不敢諫者出門羞澀掩面京城小兒或揄揶
之視公爲何如哉公諱公黼字質夫別號石峯少從
同里方伯鄭公學旣學於大學士上蔡李公雅愛靜
修嘗閉處一室端默誦習飲食不關其家人者三年
故其學精通經傳子史旁及訓詁韻切篆籀諸書至
於軒素醫家術靡不探析公性至孝友居父母喪哀

毀疏粥三年卧履未嘗出几筵事其二兄甚謹蕭墻
之內怡如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明年授大理寺左
評事僅數月庭中稱平又平年卒公平居吶吶言若
不出口而其臨大事遇大變確然不可拔如此詎非
學問之功孝友之推耶卒二年
今上即位遣官諭祭贈太常寺丞錄其子逢春爲國
子生有司祠之鄉賢又割廢寺田若干畝以烝嘗公
公之先世居福唐道山坊旣有諱全者始徙居長樂
之僊山至公凡七世矣曾祖思祖禰皆不仕父節領
鄉薦教諭於潛嘉定二學終岐府伴讀贈太常寺丞

母陳氏有淑行贈安人配徐氏封安人皆以公死忠故得推恩男一人即逢春女一人歸邑庠生高廷試公成化丙申九月十五日生卒之年正德己卯四月十八日得年四十四嘉靖癸未十一月晦日逢春葬公於所居西十三都之大馬山君子謂學行節義若公銘石不可虛也銘曰學也爲道能拂其施出也爲君死亦以之　天皇何尤臣職固宜黃壚安哉萬祀芳爾

勑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隅軒李公墓誌銘

隅軒李公既卒之後四年厥子大夫香服闋至京師奉其鄉彭太史狀徵予銘大夫予庚辰所舉士也予故稔聞隅軒公之賢嘗於古人中求之空谷邈矣渴於相見今其已焉矣爲追悼而敘其實曰公諱樞字問方別號隅軒先世出唐隴西公憲憲之子諱游者刺袁州遂占籍爲袁人居宜陽坊其支裔又自宜陽徙分宜居蒻溪曾祖諱楫楫生鐸鐸生煥號公庵娶謝氏女生公公兒時就外傅授以童訓故事公口是籍譜譜資口説耳盍易之傳以爲商授小學大學輒能通大義更授以論孟中庸駸駸有明經之志会母氏憂哀毁尫瘠遂廢學稍長或勸之學且仕公曰吾以哀毋疾幸無死若復力學疾必作適以傷父心且古之所謂達人君子者亦未嘗瑣瑣以爵祿取聲爲也公庵驗其才足以任家政悉委之公亦幹蠱有方不以煩尊人事三繼母袁黃袁甚孝謹處二弟機傑甚友愛公庵以是爲樂每語於人曰吾有子矣自是產日裕以善富右於分宜公庵沒公執喪盡禮一準諸朱氏會祀寢爨公力爲修廣扁其堂曰敦敘以萃族姓且慕涑水藍田氏之義創家規立鄉約以爲訓焉公善教子大夫初學舉子業督責程範甚嚴大夫

領鄉薦舉辛巳進士拜工部都水主事遷廣東按察司僉事改山東遷山西按察司副使每之官公必戒曰清白勤慎以忠君澤民吾志也汝爲吾成之幸貽我好消息大夫敭歷中外二十年所至有聲公之教也公好施喜賓客性狷隘論事鑿鑿無假借壬午歲今皇帝御極誥封公如子官公益撝損儉讓不以自多也晚歲築數楹於敦敘堂西南題曰隅軒暇則端坐其中焚香讀書或對客談今古有亭亭物表之意鄉評以有道歸焉大夫屢欲奉公至官所公曰汝第善迺職吾無爾汝爲也以丁酉二月六日卒距其生

成化己丑得年六十有九卒之日親戚近遠無弗弔
且哭者配張氏嘗婦道封安人生四男長即大夫今
補雲南按察司副使次秀爲仲父後郡庠生次馥次
馨邑庠生次翀女一月嬌適其孫男五慶餘慶毓慶
衍慶鍾戊戌十月大夫卜葬公於邑西挺秀鄉石坡
東峴潭頭之新原嗟乎今之人多以出處顯晦高下
人物予獨以爲顯而不蹟不若晦而有稗者之賢也
以閒軒公之英邁使就進取豈沒沒居人後者哉然
而尚志自珍得非有托而然者耶夷考其篤倫孝友
善宗化俗成其子以展厥施是蓋不顯之顯無爲而

爲古人所謂善藏其用者非與是故當於古人中求
之也銘曰於戲閒公章絲含邪貫華其躬用維嗇耶
有嗣其通爲谿爲谷自白自雄闢幽鐫真永永厥終

誥封凌安人曹氏墓誌銘

安人曹姓出宋勳臣瑋之後魯山知縣璠之女戶部
郎中凌龜田楷之配都御史芹溪公之冢婦也壬申
歲以夫貴　誥封安人安人母江氏江氏之母於余
曾祖母同出許氏曹許爲通右族於余門爲世姻故
余稔知安人之賢安人生而端莊夙閑姆儀　誥封
都御史石巖凌公洎太淑人楊氏擇以配龜曰公安
人事姑嫜甚謹孝其母老而不衰楊淑人宜其溫淑
每曰是善事我淑人每疾病安人憂見顏色飲食湯
藥咸出其手江母嘗患癰晨夕侍養數月不倦江卒
爲三年服歲時設位祀之痛江之無子願以子道爲
報也龜田公少習舉子業安人與共燈火勞供膳具
著必躬必視龜田公領丁卯鄉薦登戊辰進士授南
京戶部主事遷郎中著有治迹無內顧憂者安人所
相也龜田公居石巖公憂以疫卒安人驚痛瀕死者
幾撫其長子昊次昂次昱極辛苦昊邑庠學生昂國
子生嘗戒之曰吾所以忍死不與汝父俱者爲汝諸

孤也兒輩其勉之勿墮家聲以昱獨幼恐失恃無所
成立誨之尤嚴安人性勤儉溫厚聰慧過人治家經
理周至不敢侈逸處冢介婦甚和睦無所乖忤至揆
度事體暗合於理識者賢之辛丑偶疾不可藥疾既
漸引見諸宗黨姻戚與之敘平生爲永訣以昊輩未
利科目尚念之勤勤且戒以治其後事毋過厚越二
日自求櫛沐正衣衿而屬纊是年六月十日也生於
成化辛丑五月二十有四日得年六十有一男三即
昊昂昱女一玉卿適國子生顧嘉孫男四飛峯飛鑾
飛嶺飛崑孫女七長慕宜適庠生崔有登次慕順適

庠生朱淵餘在室又華謂安人半生孤節未獲遐壽
且已之功名泪沒不能一奮揚以慰厥心光先烈涕
洟滂沱莫能為情也余謂若安人之賢節令其始終
且諸子之善繼述亦人世之不易得者復何憾哉銘
曰幽姿天植端修惟則士女承夫翊以華國迺孝迺
勤閫模職職淑履貞操實亨其壽秩矣徽音麻其群
息千祀斯銘用褒炳德

東暘陳君墓誌銘

嘉靖甲午東暘陳君孟陽以如皐敎諭典文衡于楚
余時督楚學政偕孟陽同事場屋者凡二旬君校閱

精當經藝醇雅余迺知孟陽之才識既余内陟過里
道出東皐皐庠絃誦洋洋秀彥彬彬有安定蘇湖風
焉迺知孟陽之政敎無何余以内艱讀禮林居與君
相比境稔聞君學行卓犖北江開憲學狀其績而薦
之
朝部使者張君惟恕檄君主泗州甃山書院迺
知孟陽之有重望君子柯墹鄭啓謨同領庚子鄉薦
辛丑春君以父憂闋携之同校藝于春官余謂孟陽
當為世大用此舉必得雋既多士也詎意孟陽偶遘
疾而不作於京邸訃至余為之涕洟而而非無從也
啓謨狀君平生偕其子來徵銘余雅知君義不得辭

按狀君諱清源字孟陽別號東暘世居福唐三山之
東逵君天性孝友弱冠丁内艱哀毀如禮壯歲值家
中微君恐遺親憂也誦讀之餘力於治生三弟二妹
咸為嫁娶父心大慰就職東皐亦為祿養也君雖天
分過人進學有聲益謙謙自飭與鄉人交彰善諱惡
無有所拂忤鄉評賢之余讀狀至此揖二子而告之
曰子何以東暘君為哀也哉人生所莫重者德行德
行所莫先者忠孝君也有此足以不朽矣其他顯晦
壽夭皆細故也子何以君為哀也哉君治禮經辛卯
鄉舉士曾祖某祖某世有隱德父瑩遠生知命為鄉

善士母施氏配馬氏承德郎馬石岩封君之女子二
長即柯次杞側室邵氏出女二長歸啓謨次許尚書
郎鄭白湖之孫孫男二鳳鳴鳳舉君生於弘治乙卯
九月二十有一日卒於嘉靖辛丑三月二日得年四
十有七銘曰君位弗揚生有德光君年弗長死有德
芳克孝克忠終古弗忘引之繩之厥後克昌耿耿貞
珉用賁厥藏

陳處士墓誌銘

維揚江都陳處士名泉字明遠別號琴村少喜讀書
有大志過目經史能通大義既以齡[illegible]奪其業[illegible]憤

慣曰吾先世閩中福清右族吾祖永泰丈克和以元
末徙揚皆泪沒無以自見吾今無似又不能有所成
立忠君顯親心實恥之頼孝友禮義夫人所得爲者
吾可以墜棄名敎耶居常奉其父洎母朱氏甚謹父
卒喪祭悉如禮事其伯兄相灘訓導并仲昂季杲至
老徵不衰愛其弟晃甚有恩初兄弟求異産處士偕
伯兄力曉以道義必不可始從之處士計伯兄之將
出仕也邇卜居郡學之旁奉其母色養幾三十年母
卒葬祭皆出諸己不以煩昆季處子姓宗族周恤備
至貧不能葬者給以棺長不婚娶者助以財鄉人義

之每歎賞曰賢士賢士嘉靖初有司奉　恩詔榮以
冠帶養以米肉絮帛庚子二月十有三日以疾卒生
於成化辛卯十月十有八日得年七十處士治家勤
約不事靡華至待賓客相與燕樂欵曲必罄其歡鄉
人有逋負多置之不問是以卒之日親朋咸哀之配
張氏有婦道先處士卒繼室蔡氏處士有子男一人
曰棋篤學厲行卒業成均女二人長女慕潔適楊少
尹華之子澤洎棋俱張氏出次女慕蘭適關橋側室
何氏出孫四人長素學郡庠生早卒次素蘊素優素
位孫女一許聘徐橋棋卜壬寅正月三日葬處士于

馬鞍塽棋之室洎余室同出御史李周公濟之裔謂
余稔知處士之賢也來徵銘銘曰繁處士之進止庸
何恥也惟修臧之萃美宅其是也彼浮賞之金紫有
識鄙也孰與達人之　恩侈無譽毀也留多裕於後
祀謂有子也惟貞珉之載吉猶夫史也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凌公墓誌銘

副都御史凌公卒之明年禮曹遵京職三品例狀公
治迹以葬祭請
天子以公爲賢報曰可命有司治葬事翰林院撰文
賜祭一壇公子昕乃以墓銘徵於桐桐奉讀　諭文

其畧曰供事累朝涖官三紀賢勞茂績資望方深又
曰圖用舊臣詎意淪逝訃音來報良切悼傷桐惕然
嗟異曰　聖恩何優渥哉圖報稱以竟厥施公之志
也而今已矣其如　聖眷何哉公諱相字忠甫號芹
溪生而體貌豐偉穎敏强記弱冠領弘治乙卯鄉薦
登己未進士辛酉授山東沂水知縣沂水民健訟徭
役歲不均公至釐豁積蓄定額限徵無何沂民畏威
懷德逋負報足當道上其狀尋擢南京廣西道監察
御史公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
人士論直之辛未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惠潮諸

鄧會巨寇大峰嶂李四子等據十四巢爲患公躬親
督懲火其巢穴巨寇悉平捷奏　天子賜以金幣陞
俸一級丁丑以內艱服闋補山東僉事戊寅遷遼東
行太僕少卿嘉靖癸未遷苑馬寺卿公居遼六年清
理餘丁歷馬歲增萬計兼署分巡次大獄不爲豪右
所奪當道廉其才能檄以督修邊城召城有山曰十
方寺高數十丈廣可十里爲夷虜駐馬所得伺城中
虛實公措塵散夷圍之境內且諭以吾故地與之立
券示無相背監司奏公績　賜銀牌綵幣陞俸一級
丁亥遷四川右布政使時有芒部之役公督餉有方

大軍倚之左右有以買木羨金五千私公者公即白
移文具白撫巡蜀人咸清其操己丑遷雲南左布政
使夷情有積歲難處者公從容籌畫動無遺策爲當
道所器重庚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
督理軍務湖省故有鎮守內監及總兵官諸冗員公
悉奏革之民賴以蘇是歲甘露降嘉禾生黃岡民有
一乳三子者表上　詔賜鏹幣以與其政協修
顯陵工成亦得例賜鏹幣居二年公以病懇疏乞骸
骨得　溫旨慰諭不允辭公素短視前任滇南日偶
失禮於部使者風其同類追論公公亦疏辨且乞休

壬辰得致仕公之先湖湘人元末有萬一翁者徙於
通遂爲通人萬一生萬七萬七生子實子實生仲禮
仲禮生守約守約生公祖瑄瑄生雲字　號石巗
公父也瑄雲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祖
母某氏母楊氏贈太淑人雲生四子長即公次模早
卒次楷正德戊辰進士歷官郎中次栻公配王氏有
婦德戊辰八月十有四日先公卒始封孺人加贈淑
人繼室翁氏封淑人男五長暘庠生早卒次即昕兵
馬指揮次琅國子生皆王淑人出次櫂次曙庠生泊
女三皆側室出長適江一魚二幼孫男一飛閣孫女

四長適顧寬公爲人性至孝石巗公之卒也距今二
十餘年每歲時薦奠或有所感必哀泣不已謝政林
居日惟涉園登山飲酒賦詩而已或議及國事亦時
動敢爲之氣其忠愛之誠固有未嘗一日忘者以庚
子五月二十有五日卒生於成化乙未二月二十有
三日得年六十有六平生奏議已梓行壬寅正月三
日昕齎奉　恩旨塟公於天港南王淑人所銘曰狼
峯之陽江海之渙維時發祥爰鍾吉士嶠嶠圭璋煌
煌金紫在邦忠臣在家孝子維老成人　帝用春止
有寵及先亦榮其死實紀幽藏於昭千祀

龔處士墓誌銘

龔處士名章字汝達其先海陵人元末兵亂東徙通州占籍爲通人處士體貌魁梧慷慨有大志以少孤廢學不得仕然立心制行每每暗合渠矱有儒生墨士所不能及焉者性孝友義施舍父卒巳餘三十年每值忌辰或婚祭必閉門追慕悲涕不已事其母氏陳孝敬兼至其卒也喪祭竭誠曰必如是可以盡吾心也處昆季子姓懽然無所忤撫其寡娣朱軫室新米之供終其身四十年不爲倦嘗得石港王姓者遺金數笏乂之俟其人即歸之於是鄉評乃知處士有

隱君子之行處士之治生雖不能免俗然其胸次軒豁有悠然不覊之趣中歲繚園幽所築樓其中園以竹樹几榻左右置古圖史數卷暇則靜觀獨處以自娛迺自號竹樓處士云晚歲喜賔客置鄉社會時酔花下徜徉高歌人莫窺其際也於是鄉評謂處士得隱君子之樂嘉靖庚子七月二十有七日忽以疾卒瀕革諸子問以後事處士曰吾平生無不善心亦無不善事死亦何憾唯諸兒孝汝母勤汝業無忝吾生足矣於是弔者且哀且嘆知處士得隱君子之達生於成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七高祖信卿曾祖敬永樂間工部主事杭州通判祖璲父源處士配錢氏側室姚氏徐氏生五子長評國學生次議次謙庠學生次讓次說先處士三月卒三女長適傾聞次適國子生凌旭次許聘溫理四孫長易次詩次禮一在幼六孫女長許聘胡宗次許徐斂學次許包孝次許陳某二尚幼評輩奉其戚錢貢士相狀徵銘於東洲崔子崔子曰人生有一善可稱君子所不棄處士素取重於月旦是可銘也銘曰德脩行安爾樂廣爾達何榮軒冕何辱布褐何長年之必期唯斯名之不拔

愛山陳翁墓誌銘

愛山陳翁以嘉靖辛丑歲三月十七日卒厝于鸞卜壬寅歲某月某日葬翁於逢吉山原啓翁配李氏之塋祔焉鸞因予同年陳太史子樂人時萬持進士陳君鳳狀以墓銘謁予讀其狀而歎曰古者士與士言行商與商言致謂氏各有職也古今人顯者通其仕晦者商其隱謂人各有志也孰謂其有商而仕晦而顯者乎按狀翁諱昱字聰宇文敏曾祖德忠祖瑜父賢世居上元泉水里以天順庚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生翁翁以陳之中倅也乃課力產以爲養商於江右會

昌滋䒭遂貲翁雖業末而多行仁義性至孝友篤
於倫理每商歸戀戀難別一日旅邸感寤憂亟
歸父果疾已革矣父卒執喪盡禮每以定省缺曠追
憤不已事其母余氏亦甚謹仲弟景通客死會昌翁
傷感成疾撫其幼弟景明就師婚娶悉爲經理嘗謀
諸族屬倣婺源潘氏國拜之禮繪宗祀圖歲首暮舉
行之祭畢而燕昭穆秩秩有古風焉母黨乏嗣歲時
爲質其墓其姊孀居贍之至老不倦性喜賑施會昌
有丁戶牛姓者惟急難翁捐五百金援之不責償又
宋鉅二生翁素善之一生無子爲置妾一生卒於南

歸無所歸爲之殯故人吳亮錦吳縣得劇疾翁拉醫
馳視竟起其危縣尹以多金爲報讓弗取惟取白樓
吳太宰贈言而已値歲大歉翁出穀五百斛貸貧民
後不克償遂焚券有易穀者遺其直涕泗解衣爲償
辭其質而貽以穀曾祖有適負縈及其孥者咸爲代
之輸又爲掩道骼彌饑踣閭里重以爲德廼若修梁
道以便徒涉死士救剎以興祭禱諸可以澤人者罔
不致力時王京兆呂別駕重咸義之檄上元尹賓禮
焉翁有制事才達世故善應變嘗與汪閒齋少宰陳
石峯司馬論代明疾苦俗尚美惡二公爲歎賞冊所

嘗見一二憲臣部司以勉爲政者務勸以務從寬大
不聽後果以剋敗始服其先見晚歲恬情泉壑力穡
課孫自號愛山主人年八十令
今天子推建　儲恩授以冠服一時名公學士並爲
歌詠讌賀卒之年八十有二也配卽李有淑行先翁
十年卒東橋顧司寇爲銘其墓繼室尹亦先卒生一
子卽鑾有父風一女歸趙癸二孫稷科二女孫長歸
王材次幼五曾孫思銳思學思敬思義思理三曾孫
女皆幼嗟夫愛山翁商者也而士其行㜏者也而有
顯者功是豈可以富翁拘士例之耶銘曰礫有璧耶

處涸涸而美中豐之劍耶莫之試而氣雄托於貨而
義以隆逃乎名而實也功吉山巘巘以宅女終

朱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諱淑清爲通州守禦所武畧將軍王君彪之仲
女彪之室於余曾祖朋同出於許許海門著姓也將
軍魁岸多智勇卓卓爲一草表凡嫁女必掄佳特謂
朱君允恭家嗣盤之仲子方秀而雅也遂妻之朱故
鳳陽右族避元亂占籍於通至允恭治槃日益滋殖
方字必義正德間輸財助邊拜職千戶溫姿雅度有
儒者風孺人婉且慧有閑德其歸朱也姑保氏㛐恙

事之甚謹供甘毳奉匜櫛必躬必親不敢弛逸奉夫
子敬惠無惰昵矜肅之曰欲順父母必宜兄弟子能
是妾亦可以婦矣是以必義之友其諸伯仲相翁三
十年不求異而姑亦浼浼焉忘其勞也孺人善教子
嚴内訓長子淮仲淵季治皆相必義延師授以舉子
業淮淵共充郡庠弟子員壹試或不錄必戒以彌篤
學不欲其一蹶懈志也孫延相延翀雖稚齒亦勸以
揖讓長女適余子宦生有繼次適國子生顧希夔次
適孫桃源子慈每歸寧必戒之曰毋忘姆訓以貽姑
嫜憂爲父母羞宗婦曹尹南山女介婦凌正郎龜田

女孫並服厥規以雍睦聞孺人生弘治戊申五月二
日卒嘉靖庚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三必義
卜壬寅某月某日葬孺人於某所奉其子之師慈湖
張黄門狀徵銘於東洲崔子崔子以戚故不能讓也
銘曰顯顯宗姻韓姑之光敬仲協吉于飛鳳凰毋也
嗣之厥源孔長有秩徽音朱其克昌幽蘭萎矣餘此
後芳載休貞珉以鑑爾藏

墓誌銘六篇

維揚崔桐撰

誥封奉政大夫董公墓誌銘

嘉靖甲辰年五月七日董大夫卒厥子漢中守漢儒
將以乙巳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藁城乾隅先考太學
公墓左奉其友永平守孫君應辰狀不難數千里謁
銘於東洲崔子東洲子讀其狀惻然悲慨然歎曰日
董漢中筮仕吾通政平人和飭躬絜守吾以爲必本
諸父母然也迺今知其果有自乎孫永平邑人也其

爲言信可徵予按狀敘公之孝友曰公諱廷佐字良
臣號俗國考城人少角時能哀父喪及葬會大雪徒
跣浸服火且幾之僵乃蘇母范嫠居族有利其孜節
者計強之范竟不爲奪公孝養周至以慰母心且友
愛其二弟范志由是益堅敘公之用世曰公少游鄉
校即受知於督學諸公數奇屢蹶於場屋嘉靖癸未
以選貢授南宮訓導其爲教一以敦本崇雅爲務雄
孝廉詘浮薄士習知所向往督學御史有以威福加
諸生者公上書爲極論作養士氣之道有曰今日氣
化委靡則世目何恃其伏節死義哉倘長有加私怒

[illegible]公以大義諭之後其生與容第居八年料
簡頼時論以爲功銓曹康其賢陞雲和教諭公亦
倦於仕也尋乞老以子官　誥封奉政大夫南京戶
部廣東司郎中敘公之家教曰漢儒登乙未進士初
知通州考勣過家行李蕭然公慰之曰貧乏不能自
存此是好消息古人之法言也及其勉之及累官南
京戶部郎中每申前訓俾置座隅以自勵及守漢中
瀕行竊別復以廉潔忠義誨之而而敘公之器識曰
公生而豐體美鬚巧思多藝其高標逸韻恥與世俗
低昂簡言愼動疆禦不能屈奸佞不能諂至於接物

溫如也嘗鬻一騾於涿市誤多其直金五兩追而還
之其立心不欺如此敘公之世曰公配甯氏　誥封
太宜人藁城主簿讓女有婦德生三子長即漢儒次
漢卿庠生蚤卒次漢傑庠學生三女長適崔卿次適
庠生范希曾次適庠生李時亨孫男五曰栁曰詔曰
詰俱庠生曰論曰請女孫三曾孫男二曰實芳曰實
堅曾孫女六尚幼董之先南宋時有諱俊者爲元帥
封壽國公自景州徙居藁城俊生文炳爲元中書左
丞謚忠獻文忠爲樞密院事追封趙國公謚正獻文
忠生士珍爲太傅謚清獻士良爲開州尹士恭爲御

史中丞後數世有曰大老者元末遷考城大老生敷
文以明經任寧鄉知縣改涞源所在有聲敷文生英
英生繼先國子生善楷書精法律未仕而卒配即范
氏公所自出也迴其本始蓋出自董仲舒云東洲子
曰予始謂董漢中之賢本諸留國迺今知留國之賢
支裔之盛未謂非仲舒夫子開其先也銘曰翁德匪
孤煌煌道脉淵源仲舒翁澤匪屯端模肅範諸生在
門公祿匪不修鴻褒豐慶有蔚其子翁乎翁乎生也
懿其修死也得其止

鶴胥史君墓誌銘

史君諱軒字晃之家世海門人曾祖某祖某父春並
有隱行爲鄉評重母沈氏君生而穎敏少補邑庠弟
子員克勵誦習既長不偶飄然有遐舉之志迺授
王府典膳逍遙丘林業耕教子於世故澹如也因自
號鶴胥云君素善予予每宦游過里君邀予偕二三
耆彥投壺舉白傾罄文歡壬寅秋予以先大夫憂歸
就土苫君尚數過予致慰勤勤無何君偶疾不可作
矣厥子紀臣輩卜以乙巳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處
之原以墓銘諉予予曰鶴胥君隱而德者也吾其能
辭銘哉君性敦朴言笑不苟和順有容有犯不校濟

貧殯死見義樂爲宗族繇役獨任其難鄉人有負其貸者亦棄券無所責識者以爲有古君子風焉初配崔氏繼成氏孫氏生子四長紀勳 王府典膳嗣伯兄後次即紀臣國子生次紀堯早卒次紀禹邑庠生女二長適庠生陳九思次適潘樞孫男四長銳國子生次鐸次鎔庠生次銓孫女五長適庠生姜烈次適成璁次許聘徐允迪次許聘予孫瑞除一尚幼曾孫三俱幼君生于成化庚寅五月二十二日卒於嘉靖癸卯五月十三日得年七十五嗟夫君少與予同業長而同遊老而連姻是知君者予也爲之銘曰王也在山不珪不璋玄精守旁珠也在淵不砂不鋼其川愈光矧達人之抱冲獨鼓風而霄翔生得其真死垂其芳餘休遺後昆而煌煌斯可以奠君之永藏

贈文林郎自軒汪公墓誌銘

東明汪君有執以正德己卯鄉魁授惟揚海門知縣甫三載考績銓曹以治狀聞 天子嘉之詔封文林郎得推恩其父洋如子官母趙妻韓何俱贈封孺人故事外職非治迹卓異者不得推恩斯典蓋殊數也東明君以余爲海門人雅愛君待其友刑部主事黃君顯狀謁余曰有執無似生平以立身顯親自期徇

先考存日亦每以光裕後先屬思兄勞今茲猥承天寵吾先考無遺悔矣自先考之沒以己亥正月十一日葬于城西十五里崖母山之原墓石尚虛願徵言於下執事按狀汪公洋字克深別號自軒其先寧國府旌德縣人世有長者德以仗義樂施爲海南所推重焉再傳至衍公父也早卒母梁嫠居以經術教二子伯曰海仲即公二子憤其父之不年母之苦節也追逞焉交相飭勵以勤學奮身爲二親報會伯氏蚤世公亦蹇連不即顯弘治甲寅以陵水庠學生充廷貢正德甲戌授淮安宿遷丞時中貴負勢符節絡繹夫役洶洶道寘相踵渠長多以不任被繫公慨然曲請寬以限制所賴原免者甚衆居五月聞其母梁訃即呼號就道凡所歷俸給棄去莫之顧也服闋北上道出淮宿遷父老競出迎送戀戀不忍釋再任閩之晉江時有執以計偕上春官便道省公公歎曰吾可以去矣丈夫仕宦以得志行道澤及生民爲快事今吾祿祿末秩古人謂予不負丞而丞負予將安用之忠君報國當付之後人耳遂乞老偕有執以歸公性孝友事其伯兄有禮初不得於嫂胡胡數毀公於伯氏伯氏覺而逐胡公爲固請以歸伯氏無子公

命有執爲其孫嘗有執重公之義至於今孝思不廢
如于禮公居官兩地家蕴不長尺寸林隱十八年惟
歌唐人詩以永日暇則偕一二耆舊棊酌笑談恬如
裕如求田問舍之事非所聞也嘉靖丁酉歲十一月
十八日以疾卒生於天順甲申得年七十四趙孺人
某年先公卒孺人賢淑克相公繼室陳子男二長有
容瓊州府學生謹厚有父風次即有執孫男三長旦
樂會庠生次旭次堤孫女六長適瓊山王慈之子某
次適陳教諭善行之子某次適文昌林某之子某次
適東莞范知縣之子某次受聘文昌林監生之子某

一刻銘曰誰謂公名之弗揚卓有遺美誰謂公位之
弗崇庭有令子舟也克承伯也克祀兩地峨松聾聲
盈耳歸政林棲高風山歸赫赫　龍章侯封百里後
祿繩繩令終兹始公兮公兮可以不死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端公　封
　恭人唐氏合葬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虹川端公廷赦巡撫山東治狀
懋著　天子以爲賢進左副都御史入佐院事同朝
方以內臺得人爲喜未涖任而公母太恭人卒禮曹
以恤典請　詔賜諭祭一壇殊恩也公介伻馳狀謁
於東洲桐曰先公卒日赦甫二歲先母孩居五十有
二年矣念赦六歲時尚乳食聞吾母哭父聲今猶在
耳父卒兒在襁褓母卒兒在宦途不孝之罪莫大焉
惟執事於赦爲鄉同年宿好可以世講赦將以某年
月日合藴二逝者於白亭山原願執事銘諸墓石用
垂不朽俾不孝藉是以逭罪戾沾事之德也按潛溪
宋學士端氏族譜曾司直南州居士傳端之先爲端
木子貢之裔衛人也元末諱秉達者生以良是爲五
世祖以良躬以善號措翁者仕元爲刑部侍郎　國
初拜湖廣中書外省參知政事晚歲僑居溧水以良

時寓河南酸棗門來依焉既去木從端姓占籍當塗
以善生孝思　高廟召見命居江西即南州居士也
以良生尊以子宏貴封監察御史宏累官浙江左布
政使配張氏封孺人生三子長文贊次文輝次文用
字國華號九峯虹川公父也九峯公生而穎悟不群
布政公命師事李狀元昊高解元綸爲文務古雅不
作俗學語童時初就試輒冠時輩廩膺邑庠既屢試
必發首舉質素羸弱重以苦志力業臞臞多病嘗侍
布政公於浙藩得滯疾頗侵丙午歲復疾而蘇布政
公乞休歸弘治乙卯歲以疾卒九峯公傷過哀是歲

故疾作遂不起配太恭人唐氏邑人醫學正科賓之季女賓老僑鮮可許必欲得佳壻故以女歸九峯公太恭人善事舅姑亦爲舅姑所愛重每宦游山東浙江必携九峯公暨恭人以從初九峯公浙藩之恙也太恭人懼其不可活將以帛自盡張孺人聞之亟救止丙午之恙也張孺人亦病瘵布政公林居清約家無紀綱僕祗一力供薪水太恭人躬親藥膳艱辛百萃夜復更衣祝天不就寢者四十餘日夕乙卯歲太恭人夢履高樓一黃冠皂衣翁持匙盞語之曰救汝三人太恭人食藥一匙覺快透毛骨後以食虹川公

獨九峯公避去不食及寤馨香若有聞九峯公尋以哭布政公而疾作乃不可藥之徵也時太恭人知其無能爲剪股肉三和粥以滌公公若有覺焉謝曰汝心盡矣吾不能食也公既卒太恭人痛所儀之不年念遺孤之未立悍悍支持撫生哭死至老不衰公生於天順戊寅年三十有八以虹川公貴初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再贈中憲大夫遼東行太僕寺卿三贈右僉都御史太恭人生於天順丁丑年九十初封孺人再封太恭人三封太恭人子四曰廷漸義官廷佐蔭田訓導廷相義官廷赦其少息也女一曰慕貞適同

邑王檢校子岐山早寡遵乃訓守節至老無爽德孫十一曰鎬散官鈇鉞皆庠學生銓業儒錀錮鐩錯鐈斗保孫女六並適聘右族曾孫三壽齡壽堅中元銘曰嗚呼大夫蘭桂其姿胡折而弗滋組繡其章胡贊而弗揚哭父而死道固得其止令妻而壽後事貽其偶　龍恩輝映世克蒙其盛澤在四國有子流其德嗚呼大夫窮其通哉替其隆哉孰謂匪自其躬哉

迪功郎曹公墓誌銘

曹氏實姬姓自曹叔肇有茅土遂以國氏奕奕載德享國獨久逮趙宋武惠彬以仁武定江南其勳尤著

厥後建炎南渡始家姑孰既避兵居通之餘西場遂爲通人高祖軫生伯齡秩才廓度締造恢宏以巨族右於通生子靖領鄉薦判大同府性純厚有長者風靖生伯子璉是爲樵雲君豐姿偉器家聲益振以助邊授七品秩次子璠令晉山縣令賀從子瑛鄉貢士蓋其先祚淵淵故代有仁賢如此樵雲君生常熟湯氏生博字守約是爲南山君美資性力經業自以青雲可力致也竟不偶就例貢入太學授萬年丞能廉勤其政以爲民休日翊其令於循良萬年實蒙澤焉行州氏服闋改丞上虞上虞多奸政南山僻紛理劇

懋有治迹故受知於兩省監察使李君循義周君汝員並有嘉褒焉餘曹廉其賢陟寧海令南山性木疎豁馳逐聲利非所好也遂投牒去初南山孝事樵雲君戀戀不忍舍故踰期十年不謁選必生養死葬畢情事而後行從父魯山賀令之喪皆襄事有禮撫其孱皆有恩既歸隱守成先業教子讀書增飾樵雲君故園詠茆亭流環以商葩嘉樹暇則命觴召侶取適忘倦每至大醉慨然嘯歌殆不知天壤間有塵俗事也南山素重義宜俗老孺咸得其懽心雖殊邦遠客稱倜儻者莫不知有曹南山云生成化甲辰九月

八日卒嘉靖丁未二月十三日得年六十四配袁氏晉藩檢校蔡之女先南山七年卒卜是年某月某日合窆焉子男五大有大亨太學生大同大輿大來俱州學生大同嗣賀令女二長適州學生朱淮次許適州學生姚含早世孫男四曰偁曰祚餘幼女五俱在室大同以吾姑爲賀令配於吾門有連也狀南山行偕其兄大有帥以來銘謁余曰南山吾得其大槩矣定宜銘銘曰赫赫宗周臯皇建侯式廓曹守用申厥[illegible]有貽延厥孫謀冀末之隆義開城流我 明遐澤庠息有燭有又有順有直尺咫綿綿南山

服德孝而承家忠爾報國惟江之右惟澗之隈氏有父母亦本所培未老明農紆焉逍遙樂彼茂林可詠可析靜者作朋養恬及紀蔓入龍蛇哲人則止智者達生仁者不死誰其嗣之曰有令子

將仕郎潘子芳墓誌銘

吾壻潘桂字子芳別號蟾峰通州東城村人以國子生謁選天曹得東陽簿比歸厥父大輔翁暨母姜相繼卒子芳抱病躃踊閱數月亦銜哀而卒嘉靖丁未十月三日也初子芳既拜職其友咸駭且問曰子何不謀諸婦翁乞一美官迺小就亦吾輩若耶子芳曰

吾翁平生養重自愛不肯干人以私人亦不能干以私且吾自壻翁門服翁之訓未嘗以細故貶翁事况官職有定分怙力競進非吾志也太宰漁石唐公聞之喜且謂予曰公壻雖少屈東陽金華善地民俗醇厚勉爲之適以章公美也子芳亦欣欣受牒以行而今已矣非命也哉吾女痛子芳德宜遐祉而乃不年也事親孝處昆季友而不得盡情事於父母也終身勤儉僅得一命而弗及竟也悲號閟戚而莫之已予慰之曰女毋過哀人之生前欲豐行死後欲豐名恭賦貴矣而何加於匹夫盜跖壽矣而何裕於夭折女

夫得年四十有八不爲夭也游太學授邑秩不爲賤
也且以篤行雅操聞爲吾所重卒之日弔者無親疎
靡不歎惜亦不爲無述也即使位極人臣齒登耄耋
而負國忘公植邪覆正爲名教羞賢不肖何如哉厥
兄格弟朴嗣子遷卜戊申十二月朔葬子芳于祖墓
吾甚哀之銘曰嗟嗟子芳間氣清姿穎夙軼翩孝義
克敦操持潔白胡裕德而嗇年拜官而埋璧無乃彼
蒼者殆有意焉俾汝生爲人所重死爲人所惜耶

錢母陳氏墓誌銘

母氏故大學生陳德章之女今大學生錢瑞夫之配

瑞夫廼翁倍之雅善德章聞母氏有閫懿請以室瑞
夫母氏之母高氏性聰慧睦親宜俗有丈夫行故母
氏之賢酷似所生既歸錢克執孝敬姑許氏甚宜之
處伯叔娌諸姑冢介婦咸有禮視舅姊亦有恩推其
餘愛逮逮祖戚若戴陸許翟諸族修舊好無闕焉瑞
夫性恒易無牟射心母氏欲遂其好也力任家政百
備整整不以煩夫子教其子九疇以禮讓遣游邑庠
卒業成均饗祀賓筵羞實必躬親務豐潔舅之側室
王氏嫠居或勸之改適王安母氏相依勤業志竟不
渝鄉有江令子以罪當徙乃鬻女以行母氏哀之亟

贖而育諸閫及笄乃嫁之其賢淑大率類此子一人
即九疇娶潘氏孫一人祖祐母氏體素豐末歲以痰
疾生于弘治己酉三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庚戌十
二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二卜今辛亥十一月十八
日葬于新邑瞿鑑港西原九疇以子于母氏有世姻
乃謁銘嗟予予勿憶德章翁于予爲忘年友學則同
師出入必相偶蓋連姻而契交游而諳者也己亥海
瀆之變二子道喜並溺乃今遺息復已矣安忍其泯
焉無聞邪銘曰碩人有歌戚邇厥源母氏攸鍾世緒
可接士女宜家惟孝惟敬豈夫以安淑于以正求仁

敦義視汝惟新餘休芳祉衷此痺人訓仁者壽亨胡
中止物者可化懿者不死鬱鬱西原瀰瀰河陽藏珎
千祀太史紀芳

奉訓大夫海厓姜公墓誌銘

余友姜大夫卒越明年將襄事從弟韜率厥孫夢麟
甫謁銘於余夫大夫治命也嗟夫大夫於余自少至
老以道義相規爲益友肝膽相照爲知己久乃余安
忍銘大夫哉余又安能嘗焉從大夫沒沒無聞也哉
大夫通州餘東人諱幃字一中別號海厓大父宗本
倜儻不覊兄海庠廩生未仕卒父惇亦務本母許氏

歿適大夫方齠齔鮮兒戲紈袴隻字學於大母李氏
少長從父眆宜時和憐其有美質遣入邑庠大夫苦
志力學夜讀燃膏或不給燃薪以代弘治甲子領應
天鄕薦試春官屢不第正德辛巳拜郴州知州其爲
政不餚聲華務以忠信仁厚取實效郴雖山郡士民
咸相爭相愛無弗頌大夫者嘉靖丁亥晉九江同知
剋衰其獎善良重一寬抑操持勢白舉措公平不減於
治郴獨以氣性執直遇拂理事每面亦辭遜不能爲
鴆中飴口態卒以是忤郡守棄官東歸林居唯教子
孫結社友構亭繚園以吟酌自怡親故有招飮輒往

飮必呼嚴舉白盡酹而罷公儀外足跡不履城府與
人交必傾倒中臆虛心服義無忌嫉心亦不作炎凉
態蓋篤實君子也故子每談盛德士必歸之晚歲以
痿痿不良於行者數年竟以是卒庚戌正月十三日
也生於成化丁酉十一月十一日得年七十有四娶
崔氏性溫惠克勤儉子二長廉庠生次烈庠學生俱
先卒女三長適曹大賓次適鄭然次適國學生陳倫
孫五長即夢麟庠生次夢鵬夢龍夢見夢陽孫女一
適庠學生崔槐夢麟葬卜辛亥十二月十九日葬大
夫於新塗運河北原嗟乎大夫長吾三歲每憶年十

四五時同受業於吾舅盛廷瑩氏書餘言志輒以作
好官樹功業自期待大夫果仕民牧施有惠績且始
終一德不負平生也乃今以病疾終二子並短世天
之不哲人何如哉是未可詳也銘曰偉哉大夫不僞
其中無愧於獨不虛其官有軼於俗例子之受於天
者或虧而天之所以相吾子者未識穀意者樹聲
懸望藏藏馥馥可以此贖

節婦火宜揚妻葉氏合葬墓誌銘

余日宦游閩浙閩閣吾揚江都有火節婦者葉氏女
年甫二十有三夫鉞卒枕藉草苫泣血三年服闋或

風以改節語葉怒日罵嘵以貞烈大義即引刀刺面
示不可奪余爲私識之以詢史職未特書也既余抑
佐禮曹職在旌節義以植綱常時葉年未如例尚有
待焉巳酉七月二十有九日葉以疾卒厥兄憲副省
菴葉大夫狀妹平生授其孫原謁銘於東洲余始而
悲既而喜曰是余宿志也銘其能辭按狀火之曾祖
曰恂者爲揚州衛千戶侯祖晟襲父官父城號樂嫁
有隱德於葉之曾祖兩淮轉運同知思銘暨思銘之
子賢賢之子贈刑部主事樂菴翁菖爲世好樂像翁
爲其子鉞謁婚於樂菴翁節婦翁女也年十八歸於

以事其姑郤曲盡婦道每以勤業力本勗夫子待夫之二弟大學生鈞鎰暨諸姑並有禮視僕婢咸有恩生一子卽原甫七月而父卒無何樂稼翁亦卒節婦佐其姑治喪如禮事姑益謹教子益嚴俾就傅親仁不惓供億原年卞冠與二叔異爨戒以務勤儉擇交游端動履率之稼穡三年營宅一區又二年娶婦蕭氏又二年爲應例入太學君子謂以婦既貞其節且克成子利家是爲三難父老學校咸以爲賢聞之郡縣聞之觀風使觀風使以制於年也檄郡縣姑以節婦書其門貞節旌其堂加饒卒以勵其終士大夫曰

是可敬已群爲詩章以鳴之數歲中原舉三子曰彥升彥卿彥功節婦延吾日所以不卽死從吾夫者以一息未立也今三有孫矣死更何憾但老姑在養未忍長別耳節婦宿有痰疾先夕忽其夫與之語若德其有功於以然既寤悲慟幾絕疾大作不可藥矣生正德丙寅仲冬十有八日得年四十有四節婦未字時適孝經關禮度哀哭父喪孝母扶疾以賢女名既字而多有懿德殆天性云鉞字宜揚號承菴約身循義不墮家聲節婦之相實多原卜辛亥歲仲春十有三日奉母柩啓父窆而合葬焉銘曰二十年前孝篤業自教子肯堂於夫有光二十年後蘭桂芬芳貽謀允臧死亦何妨烈烈孤貞生也冰霜死復同歲世短聲長

崔東洲集卷之十八

維揚崔桐撰

墓表五篇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泉王君墓表

世有介丈夫秉義勵操與時齟齬者可謂窮乎斯固世俗之所窮也君子以爲達焉有若風靡波馳終身富貴者可謂達乎斯固世俗之所達也君子以爲窮焉余考一泉王君之出處而重有感也夫君清宛人諱德明號一泉余日在史館君遣其子舉人闓問業於余門闓之館僚曰是其父能文章舉甲子鄉試戊

辰進士主司崔後渠奇其文可以魁天下者也余索其所爲文得經義若干首古文若干首果有奇氣可誦也又聞之朝士大夫曰是其父有興政章章在人耳目者也余求其實筮仕封丘知縣劉瑾黨廖鵬恭壽河南三司以下咸受指使君獨不屈上官以爲異已苦以難平之訟君易易理之庚午鄉舉鵬之子鎧冒籍祥符貸文士代筆御史輩擬以魁選君發其奸亦取列第六撫何給事中陳時劾鎧除名君聲益章既調嘉善寬糧長之積逋均豪猾之隱稅興學校建射圃以振作衆咲且設兵鬭式卒成桃源之捷時有

御史按浙憤嘉善之不善事也多方挫折君不爲屈明年御史敗竟免中傷晉戶部主事運大同軍儲不私羨餘監臨清鈔關稅倍昔晉兵部郎中乞養病家居蓋耿介有爲而薄於勢利者也丁亥余出補藩臬於君不相聞者餘十年庚子余承乏國子祭酒闓來謁聞君已不作四年矣問君末節於闕廻知出守懷慶會歲饑君減征損費貸粟散居多所全活是歲禾麥瓜諸瑞疊見　天子以爲賢褒以金幣晉太常少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大同之變提兵境上爲聲援劾奏進事文臣納賂將官者以振風紀且以

計得石州巨寇常誠心悉平其黨獨以治吏太嚴防奸太密貪夫固側目伺之會行法宗人竟坐免臺臣嘗數薦之未及起而卒寔嘉靖丁酉九月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遡君之世本元學士磐之裔傳至明善明善生忠忠生浩浩生恩君父也贈都御史母楊氏贈恭人配郎氏封恭人子男三長即闓次閔郡學生次文印女二長壻指揮謝宸次幼女孫一闓葦上庚子十月十有二日塟君於宛城之南嘵乎一泉自筮仕至其終稜稜風節動違時好雖數遭摧抑而屹然特立無所沮奪是世人雖欲窮之君亦何往而

不逹也哉余昔考諸寮友士夫之評既聞諸厥子之
言頃讀後渠崔宗伯之銘廼信君果介丈夫也

太學生俞君合葬墓表

俞君維揚江都人也名玫字崇治年五十一歲嘉靖
甲申四月三日卒葬某地後十五年爲嘉靖戊戌其
配毛氏卒九月十七日也壬寅年某月某日出葬塋
啓君竁祔焉其友若成迂湖渠大夫蜀岡盛大夫嘗
爲之狀而徵諸銘矣君子材復以合葬表謁東洲崔
子崔子曰吾素㥯君之從叔都諫崇禮且葉盛二大
夫鄉之信人也詠慕之詢吾知免夫按二大夫之狀

曰君生而秀穎光成父從仕翁奇其必能子也館穀
名士以授之業然而數奇屢北第廼奉例卒業大司
成君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毁逾禮處其兄若弟敬且
愛怡怡如也兄弟以子姓蕃息請異居君涕泣從之
田廬服用僕媵取其下者卜居務近故廬有所事必
諮諸兄如昔是以其仲兄叔每以君行淑其子肅乎
有刑于之風焉君處里閈婣黨歲有恩周貧振窮不
以自德有稱貸者輒應之或不能償輒棄券勿復責
會歲凶多道殣君求而掩之又多置棺以殯所識之
莫能舉者嘗夢一將丈夫語之曰汝當有兩大厄以

汝有陰德不汝厄也正德甲戌偕數之子渡江夜泊
大儀津忽群盜入其舟君驚入水大呼曰若屬寧盡
取吾財毋加害吾幼姪波濤中若有掖之者頃復近
舟盜異之遂遁去明年胸發疽滯病不可瘳復夢有
語之者曰二个人能辦此果得竺姓者愈之蓋竺乃
二个也君乃思昔夢爲有徵竟不爲厄者神實相焉
自是無復仕進志乃選勝於城之西北西山枕水亭
池其中環以卉木扁其所曰怡情因以自號云時携
一二同志游讌嘯詠徜徉移日人莫窺其際也君始
配蕭氏有懿行先卒繼配毛氏江都天祥翁女壽昌

尹天秀之猶子也既婦俞每以其姑王不及養爲恨
事其舅氏從仕翁扶將事怡情君得婦道君游邑庠
則篝燈燴茗資其誦讀君游國學則綜其家政俾無
內顧君病疝則斷滌勤劬誓以靡他是以君重之相
敬如賓友者三十年終其身不置婢妾君卒毛痛之
幾滅性教子勤學力業俾終父志教女必以古列傳
孝經爲閫則宜其伯叔娣姒莫有間言閔卹貧苦亦
未嘗責報嘗雪夜有僵仆於門者毛亟命內之室飲
之燠之乃甦及晨以米帛爲遺有傭嫗者寡且貧厚
貽之俾終其節哀其孤孀猶夫已也生子一即材太

學生孫四觀光觀順觀民二尚幼女孫二長適太學生顧天民次在室命之先大寧漢人曾大父文友文友生永貴揚州衛中所百戶永貴生英字克卿即君父從仕翁也配王氏生五子敏教數牧君居季敏指揮使教七品散官君叔父某按察副使都諫君父也嗟夫不有彌欽曷章其婦不有孟光曷章其夫怡情君之夫婦維德之行時所鮮儷表之貞珉斯其無朽矣

廣西按察司副使中憲大夫錢君墓表

嗚呼此吾友南浦錢君之墓也君諱鐸字振之號南

浦少時與余同師丞托好論心每以顯名樹勳相期待既余授史職君亦次第薦已卯鄉書辛巳進士即館余所問語余曰曠昔之約發軔有階矣唯克考終又吾願也君累官至憲臬駸駸有軒舉展揚之勢乃以被論中匣君以爲非其罪也竟未白以殞太學生冢嗣藻次嗣藻于癸卯十二月某日葬君於清幹鄉先塋奉其母柩合窆焉謂迺翁於余爲齠齔交也謁余以表其墓余曰嘗槩論南浦子矣其爲人殆有志者與竟所遭非人也按君釋褐初命

武宗皇帝大行即本　命纂修廬慶諸郡實錄有精核功嘉靖癸未授刑曹主事繫因冬月多飢斃者請爲寢設饘粥于今秋之甲申秋以論大政得寛　言得危僅免丙戌春　命論省江南重獄讞籍稱不寃丁亥陟員外郎時勲戚坐占役伍卒奸法者屬君聽之權貴或以爲請君不可曰法弛自近是國無刑也必以其惡從數章爲戮戊子陟郎中西燕太守廉其才出知端州端故多龐政君度布心力悉爲剗剔端士鮮科目以豐登內遷爲各君爲自當途上善地並新二庠嗣是登售果相踵士論功郡守焉以父憂行服去及闋改湖藩郎陽郎山郡也土磽風夾長吏苦

無成績君務以仁禮爲治民漸化德無何陟廣西按察副使飭兵府江府江勠浦諸郡三洞窩宵萬山嶁嵯巒虜猺醜怙阻積毒民病焉君至輸以悃愊諭以利害嚴以偵邏威以刑兵於是乎悟者歸命悍者竄伏且生得大憝數十人戮之以徇土人謂三十餘年無此績也監察使怏以君爲不共乃刺君短遂致祿余時以南陟過里君訴余曰吾平生以克終是期迺今以求全中蹶恨無所從證可知我者吾子也別逾月君訃至矣君敦孝友峻廉隅寡笑語治家儉取舍明交游慎斯其章章用者獨以性倜儻任己自信不

能與時推移此其尤所及也室李氏於余室皆御史
周之自出封恭人婉慧慈孝閫德無缺君安焉終其
齒不置妾恭人亦敬侍君有冀孟夙君卒恭人哭之
哀寢食起處無不念在君者未及歲心疾而卒君生
成化丁酉十一月十七日卒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
二日年六十五恭人生成化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
卒嘉靖壬寅某月某日年六十七生二子卽藻薰三
孫九德九功九敘三孫女長歸通州千戶王廷揚蚤
卒次聘徐允升次尚幼君之先高祖貴一貴一生忠
忠生遂遂生盛號貞齋有隱德能以善富生三子長

錠海門庠學生中歲卒次鎰太學生未仕卒次卽君
貞齋以君貴贈中憲大夫郎陽知府君母戴贈恭人
君子曰南浦子上焉未嘗負其君次焉有以榮所生
中焉有以立其身施若未究而志固有定亦未爲不
遇也史臣表之訣墓也哉

贈刑部主事葉公封太安人高氏墓表

湖廣按察副使葉君覲於東洲桐爲丙子丁丑兩同
年君痛其二親之不可作也介使馳狀來京師以墓
表謁曰惟我先贈君刑部主事樂庵翁者諱萬字楚
榮生成化三年五月十八日卒正德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葬丁蜀岡禪智寺之西原則丙申四月庚
申日也暨我先封妣太安人高生成化某年七月八
日卒嘉靖某年十月七日葬合先君塋則丙午十二
月十三日也墓石久虛以待夫子願爲二逝者表用
垂不朽桐曰表也者表其德也表夫婦者表合德也
桐家食時嘗拜翁於竹西堂下安人年六十時嘗壽
以文是桐知二逝者之素舊矣表安能辭按狀葉之
先婺州人樓姓以其父衛千戶諱賢者出嗣母舅葉
思銘後遂姓葉居江都娶於孫生五丈夫子贈翁其
第五子也封安人裔出尚書宮保宗選公乃封工部

主事欽之女也其世系詳於黃雪洲司馬盛蜀岡冏
卿二誌銘亡庸複述已惟翁氣和質重雅量直中誠
可動物正足表俗安人則淑質端莊言動不苟以禮
自閑克循順軌是則茂禀懿行可合表者一也惟翁
竭力事親所欲必遂臨喪守禮哀思成疾安人則敬
事舅姑安寢始退衣食親供進侍不怠是其純孝敦
本可合表者二也惟翁友于伯仲推産讓財一錢尺
帛無私妻子安人則勸翁退讓善處娣姒力勤守儉
囊無私畜是其宜家睦親可合表者三也惟翁庭訓嚴
飭務期成立麥舟示義前以濟物安人則延師敎子

程課責義親黨吊慶必期從厚是則淑後好施可合
表者四也爲之嗣者有四子三女五孫皆肖德不羣
且並拜顯褒壽考以終亦難也已令夫匹夫匹婦一
行可述君子取焉況夫婦皆賢其容泯哉二逝者之
隱德細行可誦者無能悉表表其章章明者使天下
後世知葉氏之門有並美焉過斯墓者亦宜式矣

封蔡節婦姜氏墓表

蔡母諱妙慧者江都處士卿之女爊之配史館生圻
之母也以嘉靖壬寅八月二十四日卒圻以某年某
月某日改葬其先人於某山原奉母柩合而封焉廼

虛墓石謁予于南省願表母平生予曰名實貫符言
斯有徵母之可表者曷徵哉圻漪泗漣漣下出秋曹
卿蔡君汝楠狀以徵其言曰母氏室處時皦穎逈軼
羣兒閨閫範力女紅凜然以禮自防娣妹中有息且
嬉者每規以正厥母高亦倚以爲安焉於是宗黨閭
里莫不稱曰姜有賢女母既歸蔡以不及事姑姜爲
恨事其舅氏雚軒公繼姑陳甚謹雚軒公以貢士家
食理生無羨陳生諸叔孱弱未立母獨任苦辛操井
臼具饔飧勤勤怡怡必得其歡而後已於是閭里郡
邑莫不稱曰蔡有孝婦弘治辛亥爊以力田過勞年

二十八而卒母時少大一歲哀過淚血病篤亦垂死
强以藥延生或欲奪其節母抱圻哭曰吾所不死者
以有此孤耳吾嫁姑安歸終其身七十八年冰蘗其
操如一日於是郡邑鄉封無不稱曰蔡有節婦爊死
圻始八歲舅氏時任大同都司斷事母携之從無何
舅氏卒家甚貧母以教子爲首務圻少頗放逸母痛
繩之圻遂改行業儒駸駸有軒舉志既長嫺文詞工
六書爲名公畢士所器重正德間逆濠變作圻獻禦
賊五策於維揚將守瑶嘉靖初御史秦君鉞檄圻緝
武皇南巡實錄尋受知於時宰桂公薦入史館桂罷

相圻爲抗疏請皆母之訓也於是京師中外莫不稱
曰蔡有慈母子讀之既廼歎曰嗟乎夫人有一行君
子無棄焉況全懿乎嘗論之古著原於孝母氏仁愛
實出天性聞爊死之日舅氏問曰爊死何囑對曰夫
但以先姑久不祀囑婦以是請舅氏感焉姜遂入祀
嗟夫茲非母氏之孝篤其生而及之遠者哉惟孝故
節惟節故慈爲女之賢養固有體矣今日蒙　恩旌
節祠日昌大後昆孝之獲報可涯也哉是宜表之以
風來祀

迪功郎見一盛公墓表

嗚乎此吾外祖盛公第三遷之墓也公生於宣德己酉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弘治辛亥九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三初葬於禮安鄉故縣運河之南吾祖朴庵宗伯翁爲表其墓矣江齧土壓嘉靖元年復遷北原江愈逼厥孫時復遷公暨父叔諸塚於餘中張雷巷東嘉靖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也迺公之沒甲子僅一週耳碑字剝落殆半時俊謁予表之予奉讀先祖之文感外祖之存沒再拜流涕按故表請新跡而言曰公之先祖仲哲父瀛字本清世有隱德爲海門

右族母謝氏成氏公諱英字世傑少游邑庠性豪邁頗偉過人弱冠補廩膳生久不得志於場屋歲貢試天庭得上選公曰吾平生抗志青雲不能汨汨居人下迺今庠序舉業矣苟得授一散秩逍遙林丘睥睨卿相不賢於奔走塵溷中耶遂謁銓曹拜職迪功郎以歸隱特構一軒爲栖息所扁曰見一因以自號盍取昔人林下何曾見一人義也居常焚香掃地興至輙端坐彈琴庭畜一鶴琴罷或呼鶴引舞嘯詠竟日客至則雅談高論聲徹於外聽者唯唯不能出一語至求田問舍之事不屑爲也是以達官閭里共賢之

稱曰盛公盛公鄉有不決事多求正於公配潘氏性温惠事公唯謹正德十一年卒得年八十有六子三儀太學生寧縣簿室李氏姜氏壽八十一僎太學生勤學志科目未遂卒室崔氏潘氏僎庠生蚤卒室龔氏三女長適吾父宗伯公嵬贈淑人次適戴浩次適孫蕃孫男四長業太學生隆平訓導固安教諭次爵蚤卒次壽次卿時曾孫九一元應龍庠生應璧應魁應期應陽應鍾俱業儒二尚幼嗚乎公之高尚桐已表諸邑志逸士傳中茲復表其墓公庶幾不朽矣乎

傳四篇

蜀岡先生傳

蜀岡先生者揚之江都人也盛姓名儀字德章江都有蜀山故號蜀岡云先生襁抱中即能記誦少長苦志績學不懈定署領戊午鄉薦第六人卒業太學兩居元選登乙丑進士第先生於古今書無所不讀故於天下難易變亦無所不能為觀政吏曹時能抗逆璫不為敓皆窮宰剛介之聲已籍籍在人及主事禮曹數以外夷進貢事抑權倖王永又挑奏不當加賞誘降夷人怒逆璫欲曹以為賢改監察御史劾天下不職吏若干人具奏民間利病若干條風稜棘棘無所忌避外補山東僉事遷副使歷職幾十年有巨寇劉寵等攻城邑殺長吏勢甚劇先生募智將驍卒躬親矢石開多為方畧斬首千餘級境內以寧後二年商河盜起復建議官軍入城支糧緩不及事請遣官齎銀隨所至買糧以給賦遂撲滅迺若閘職吏誅權猾究疑獄理侵漁郵夫役凡可以興革者不難以身任之東藩之政一時為新服闋改雲南典屯政摘發

晳衛役冒糧銀吏百餘人咸帖然輸服無稱冤者遷湖廣廉使久滯之獄剖決如流守令雖遠在數千里悉廉其才否以公舉刺時湖省多盜建議置僉事一人專督江防兼理兵備一人駐長沙諸郡嗣是水陸無虞民歸德焉遷本省左布政使會　朝廷遣大臣取大木索價徵夫一省騷動先生請以買木羨餘次第催役民困稍蘇又　顯陵之役計費不貲迺贊翊內使崔文務在節省又歲凶民饑人情洶洶迺擲貲已責散儲捨餘所全活者甚衆先是先生以入　覲可否屬吏忤當衡久之始遷太僕卿時甘肅用兵詔鮮馬二千匹給軍先生議每郡四更鮮大事獲不擾又議置別庫以備露積無何以不偶於俗被論得閒住既以　顯陵功詔致仕先生性至孝友學術醇正嘗議定曾子廟制應　詔陳言請崇尚周宋釐正文體為士論所韙居官勵志清白林居惟舊廬數椽足以容膝薄田數畝足以充虛愉愉焉著書授徒訓子力農若不以為窘也對客談論經史品題今昔人物亹亹不倦語及求田問舍事笑而不答每出城市雖閭閻鄙夫亦曰盛公來矣是吾鄉好人好人鴻儒學士稱志行端潔者必曰蜀岡先生後生小子稱經

藝精到者必曰蜀岡先生嗟夫先生之學行才望有此所得亦多矣程之豐祿峻爵於世道無所軒輊者賢不肖何如哉

贈光祿寺少卿范公死節傳

范光祿諱琛字廷獻號東山宣城人高祖惠任德冀二州同知祖斯福父晟母施氏光祿狀貌魁梧雙目炯炯性剛直負氣不能爲澳涊事少游郡學有文聲宿學老儒多所推重督學御史浮梁戴公少可許得光祿試卷大器之成化丁酉中應天鄉薦屢試春官不偶弘治癸丑謁選天官得江西清江令以母憂去

服闋改令瑞金居數月閩廣賊作夜半殺門卒攻城突入時瑞民洶洶竄伏左右有挽光祿急去者光祿怒髮上指挺然撫膺曰吾去生誰與守吾生平欲丈夫其行而學兒女子以自免於節義謂何遂從民兵數十人迎敵殺賊二十人有奇相持至翌日賊少却薄暮光祿力屈爲賊所得挾至米卒倉所問庫藏所有光祿不爲屈詈不絕口賊憤遂遇害時乙丑歲正月二日也守臣上其狀天子哀之贈光祿寺少卿賜葬祭命有司廟祀立石廕其子麟爲國子生光祿家居喜賑䘏貧乏爲閭里所德治清江平賦興學廢白疑獄瑞金俗尚行財公禁之無敢奸者死之作若干

史臣桐曰予讀武宗實錄乙丑之寇臨江瑞州新淦永新諸郡被毒多矣而守令非無其人以身徇民者周副使憲范知縣琛二人耳琛小臣也而能樹節炳炳可尚也已使之當塗分閫緩急其可倚也夫菁莪之化琛奚負焉而景風之思志士將無有所興乎

誥封一品夫人許母李氏傳

一品夫人者柱國少傅文淵閣大學士松臯許公之配冢宰襄毅公之子婦也夫人姓李氏世爲河南洛

陽人父祥母鄒氏祥與襄毅公並以才名擅一時最相友善襄毅公憲副山東祥以貢士任濟南推官修好如故不以司屬相臨也襄毅公爲松臯公議婚於祥祥雅愛松臯公知其必爲大器遂以夫人妻之時合巹濟南無何偕夫人歸於許一品太夫人高家訓嚴肅夫人孝養舅姑自任勤苦一衣一食必躬必親太夫人甚宜之松臯公舉丙辰進士授大名推官遷監察御史戚族爭榮之夫人未嘗有矜色松臯公以論事謫知臨淄會襄毅公卒行服三年夫人哀毀盡禮殯葬賓祭咸經綜理比葬則抱兒潸泣高夫人惻

逮既始覺也既松皐公陟浙臬僉憲副使提學山西
參政四川布政浙藩夫人隨任僉太夫人戀戀不釋
得一異味輒寄供太夫人曰吾不忍以甘旨自奉也
松皐公陟光禄卿至刑戸二曹尚書夫人亦由孺人
累四封至一品夫人矣尚念太夫人年高遝籍省侍
以百金買地於城西立舍鑄佛爲太夫人祈壽考松
皐公尋亦乞歸養太夫人卒夫人哀痛幾滅性蓋其
至孝出於天性故不爲老少窮達所移如此夫人性
溫淑謙捴處娣姒有禮曽從　皇后親蠶内苑以伯
氏莊敏公一品夫人坐列巳下踧踖屢傾不自安命

婦中貴廉其故莫不稱嘆處家甚儉約然好施舍憂
居中值歲凶每以布粟褊問親里貧乏者又置棺百
具以給貧不能塟者辛丑年松皐公以冢宰乞休尋
復　召典銓衡次年冬夫人得痿疾乙巳漸劇以八
月二日卒于京師時公已登台輔矣距其生成化十
年四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二禮曹以訃聞
天子哀之遣行人徐洛治塟事賜祭二壇蓋殊典也
夫人丞歲生子女凢數乳皆夭折一子僎以父蔭累
官督府經歷陟辰州知府以夫人疾請内職侍養改
禮部員外郎辦中書事　欽給正四品服女三側室

王氏出長適陜西都指揮張蓋臣次適山西監生張
是士次適洛陽王憲副子生員王陽生孫男二長茂
禄丞折次茂禎夫人卒之日桐往弔焉松皐公涕滛
滛下語桐曰夫人平生舅姑嚴則養而能稱吾性約
則儉而不侈乏婢僕則職勞不倦買置貲蓄則安而無
怨計匹吾五十五年矣中間遭兒女夭折之苦奔馳
悲愁之艱亦備嘗矣今吾沐　朝廷厚恩高爵重禄
所欲可致而夫人棄予以逝何能爲情耶桐曰夫人
賢矣貴矣壽矣其有終矣尚何憾乎公之所不已者
夫婦之私也夫人之所無憾者義命之公也松皐公

曰唯唯若子之言吾亦庶幾無憾矣乎遂自爲狀屬
桐傳之以昭閫懿章　君寵垂不朽云

朝列大夫張君傳

張君諱萱字德輝號順拙松江上海人也自其先桂
五居上海之高陽里得名張家浜張姓始著桂五生
王蟾王蟾生隱德隱德生志恒恒生述述生熈熈君
王父也　氏和號梅溪君王母潘儷梅溪有令德君
生而簡重不喜兒弄蒭齡就業於伯兄萊守以英敏
見竒比長屢不得志於有司君益勵力積學不爲疲
也竟領弘治戊午鄉薦登壬戌進士第筮授鄱陽知

縣鄙治附饒吏姦民豪號稱難治且歲輸無藝徭繁力屈民以爲病君至一切紓以惠政而抑强鎺汚獨加嚴焉邑有滯獄君爲疑者讞之濫者勿聽刑以平稱機兵之役冗食者衆君令分番歸農以省工費之半俗尚陰陽家說覲死乂不殯悉示以法里無留喪焉甫三年以案治一小吏不假借吏遂巧詆君於上官坐當調職至京師時逆瑾方啖朝士多濡足其門君獨不往時論高之踰年得嵊縣君曰官可以志不可改也嵊之豪右多匿丁田以輕賦君悉括其實無所詭隱學宮庳側大爲繕葺以敦歲祀故有五倉

散置君聚爲一以便民且省斗級費民有露觜者置漏澤園泊義塚戒所在揜埋之諸所營辦咸取庀贖金金無入私槖者君抱公履方不能偶俗以稱時求以是失使臣意至刺君於　朝然輿論方歸望於君銓部亦廉其素得不絀正德庚午改政和政和小邑也比域浙省每爲慶元龍泉諸縣流民所苦君嚴令愼防民賴不擾巨室多隱蔽田租致小民有無稅之徵君曰稅以田錯制也有徵無歸毒在巨室爲蠲免之簿書遂正巡按賀御史賢之移文兩浙以式先是庠士久詘科第君躬親課試登薦遂不乏壬申擢守

茶陵州州境比江右民雜習悍盜賊多恃黨亡賴不可捕詰君類編其族咸以連坐民懼盜息山鄉豪猾有侵負官物者君寘元惡於法民知更行永新民越境占田歲負稅餘三百石君狀其弊白當道責永新吏督徵轉輸以紓民累至若禁市越均賑卹可以利民者靡弗竭力焉巡撫安成劉公荊山王公文章薦君未及報以母憂去丁丑改潞州州有瀋府輿役之擾且民以土紬爲累君悉禁之先是歲徵無定制右族緣以爲奸君善爲會計使邊輸存留輕重相等焉時逆彬勢赫赫君不難以身翼庇民倚以安巡撫張

公嘉其迹特旌異之無何擢湖廣僉事去之日民遮道攀泣相率畫像建祠以俎豆君君蒞湖臬恩威兼著長寶二府報獲盜百有四十人君察誣引者衆悉原之尤嚴獄囚瘐死之禁不得令仇家有所中傷時有捕蛇之役君遣囚徒行得無擾良民麻城馬改多奸荊廠額外濫稅皆釐正其弊當道稱其名冠湖臬威加荊岳治迹考最嘉靖壬午擢本省參議主糧儲先是侵剋積弊邊衛尤甚君立法禁處奸無所售卒以直亮不阿忤意巡撫引疾致政既歸怡情泉壑謝跡城府構一亭扁曰順拙日課二子諸孫其中賁谿

如也君性素友愛嘗分施栂溪翁既卒撫二庶弟甚
恩歲時租入餘於祠堂以給宗族貧乏者鄉人嘗負
五百餘金悉焚券不責償其歷官居鄉動皆可法如
此居五年以疾卒時嘉靖丁亥三月十有六日也距
其生爲天順己卯六月二十有八日得年六十有九
配陸氏有婦道先君十有八年卒繼室孔氏　先聖
五十八代孫子男二長鳴謙領正德丙子鄉薦次鳴
敔女二長適山拱宸次適朱朝寵孫男六長仕郡庠
生次儒次倴次化次傚孫女三長適郡庠生沈盤次
許聘姚箭次幼庚寅年松江府庠生高君行義群請

於督學御史馮君表祀鄉賢祠墓從其先在曹烏涇
之原

論曰士君子立心行己寧見罪於小人毋見罪於君
子見罪於小人其一時鉏鋙擠絀若有不可堪者而
時熙議定卒樹風聲見罪於君子則生前之竊享不
足以贖身後之公誅亦何益哉張大夫盡瘁王事餘
二十年中間倔於群小迕意上官秩不過朝列以終
其身斯不謂昕生於義功浮於祿者耶然而去鄱則
劉進士録爲志名官去嵊則王冢宰華爲記嘉政去
政和則滕侍御袥爲記興學去茶陵則張太史治爲
傳循良去潞則崔司成銑爲記生祠嗟夫鴻厖碩望
若大夫者視婗姚小夫孰顯而孰晦耶吾録大夫行
而重有感焉

說一篇

克齋說

大司徒王翁以克名其齋理儒學士重名繹義爲之
論者甚悉以己對禮者其肯精以己對人者其旨磁
以克爲能者其旨倢測微探眇亹亹纚纚若莫涯涘
客有求其是於司徒翁者翁笑而不答客廼謁諸東
洲崔子崔子曰夫道淵已浩已莫可垠堮已是故以

精求者以精應以礠求者以礠應以倢求者以倢應
譬如日月懸天旁窺四顧何照非明千竅百川何地
非影是故以萬求焉象若齺豢以一求焉會有歸極
條分縷析皆可明道也左宜右有皆可行道也子盍
考諸司徒翁之素乎絜己靜修動中繩墨秉公履直
一節不渝斯不亦克己復禮之義乎排難解紛抑浮
惜費邦儲壹意肅紀阜民斯不亦視人爲己萬物一
體之義乎秩履宗卑事歷夷險軼譖儁猷荷負不屈
斯不亦克身克職之義乎夫道一而已矣即翁之行
以本其心即翁之心以原其道即翁之道以證其名

可以思過半矣客若有得焉退而語諸翁翁曰噫嘻
予何有得於是哉予其問諸太初

諡議一篇

襄毅潘公諡議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潘公鑑之卒也
天子從禮臣之議命內閣之擬贈太子太保賜諡曰
襄毅蓋諡法所謂因事有功果而能斷者也公以清
姿雅操閎才碩量峻擢賢科敭歷中外治狀之章章
者如筮仕廷評則辨孀婦之誣予讞未決之群獄僉
事福建則弭惠安南安之劇寇平福州邵武之叛卒

兵備貴州則發楊章之秘謀而任信陽則舉捕蝗之
荒政廉訪四川則四指揮揭黃之冤白右轄江西則
出納詐偽之弊革左轄四川則軍餉之艱紓巡撫四
川則均糴之法行麗江之夷靖擒鬬南馬興而蜀北
以安戮深溝番賊而運道無阻殲其兇　陵殿之役
也則採運八省議蠲派辦小民之擾至若量材節費
一疏愛國憂民之義溢於詞表　太廟之役也理厲
吏之誣獄抑土官之濫典及其奏功蒙賞則以優弛
疲民為請斯不謂因事有功矣乎夫見利而競進見
害而逡巡人情之恒也公直節義氣不難艱險如誣
子之獄拘黃之姚雖犯怒刑曹事涉招致而堅不可
移逆濠之變汀關之阨羣僚選懦而挺身獨往剿南
多釁出奇策而卒收其功節費疏民兩疏批逆鱗而
無所恤斯不謂果而能斷矣乎抑考古者以一字為
諡一字之褒難也諡以二字自周漢始而二字並美
尤難昔賈充諡武之幸臣也死而太常議諡曰荒帝
雖易以為武而荒之稱卒不可揜唐蕭瑀亦賢臣也
然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故諡曰貞褊而美
惡並形若太保公者可謂名稱厥情而其美無憾矣
乎抑考公性純孝昔寓埏平聞母施訃俯伏北歸妻

子在省莫之顧也逕貴州過里見其翁南峯公之哀
白也遲回不忍釋待養踰年而後行傳曰事君不忠
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又曰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公既立其本矣夫何有於道
生諡以襄毅也實宜

崔東洲集卷之十九

祭文十篇

祭大司成魯先生文　　維揚崔桐撰

於乎先生鴻聲碩負自家食時已藉藉士林矣既而踐天下遊內翰陟師氏名重中外亦有年矣在告巖居望繫人心莫不翹首其一起者又餘十年矣於乎天之奪先生胡爾其太速也哉惟先生之師模兩京也選極海內教紀不植文陋雕蟲學畔章句吕正獻公之究心經理足端教化之源楊龜山之學本正傳

大為諸生慰勞是以東序化弘上庠學振祁祁髦士升堂入室聯翩甲第者濟濟惟人功在斯文殆不細矣使先生翻然再起則黃閣秉均蒼生造福又豈淺淺也哉然而臺司迭薦而高卧彌堅竟爾東壁受蝕下壚長游可慨也夫不知者以為先生不遇於天下知者以為非先生之不遇天下之不幸也是大不然夫沃其根者蕃其末深其源者長其流先生道尊業廣還元返朴掃八風之舞識兩疏之機使頑者廉懦者立一出一處所以沃吾道之根深吾道之源者弘矣功在吾道功在斯民也是先生未為不遇而天下亦大有幸也歟某等追瞻山斗悵袁光儀俎豆寄哀來臨再拜尚饗

祭東軒張先生文　陽峯廼翁

於乎先生器存家聲才映時賢鸞舉要衢履潔秉堅羽儀　宸署翊化臬藩懋樹嘉政勳策旛遊烟霞心會愛屏世嘯閒閒白林順和涵玄天錫茂祉以引世傳繼橫藻翰瀛苑名懸日陳增典啟沃　帝前錫予孔庶紫綬金蓮先生逝矣哀徹嚴延　帝曰有子昭典載宣廼藏廼祀後祉白天某首在史館令子同官愛我教我契托十年今也南遊訪舊弔遺寄情觴豆

江漢茫然尚饗

祈晴文

雨木澤物然天戾氣則為妖水本利人然地脅陽則為災神之所知也夫民惟邦本穀惟民命有司也者植民命以為本者也而神明也者祐之民以翼有司者也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蓋憂患者在乎人而紓患者望乎神吾民之厄人神共有責焉矣於乎何幸楚之民稚歲告旱嗣歲告潦旱潦糾纏降罰實多即今自春徂夏夏徂秋十日九雨雨淫陰伏江湘湖澤淼瀰巨浸市閭為河宮

饑吡就浙瀜圮墉沉㝫襄岸平谷來不洉而昭陽弗
蒙禾稼沒而有秋何獲是將剝我根本而重可哀焉
者也意者　大庭弛修靡反廼闕而重我神怒與然
明明天子洗垂素慮露禱走幣用勤邛恤者至矣意
者表誠啓聖仁愛我　君與而民其阽危胡可以輕
試與將無桐等奉公不職貪墨毒尅竾苴在門鬻詛
在圜絲征銖課神心不平垂割有衆與然一有於此
罪在吾等而顛及之元元何哉有司有罪而貽之民
非神之靈也若其無罪而罪吾民非神之仁也惟城
隍之神鑒臨方省豥有　明勑若曰𡈼闓幽明之責

謂何惟風雲雷雨諸神𨸏煦震蕩帝命率育若曰𡈼
聞咸亨之德謂何惟山川社稷各有疆域各載厚德
德不在物時祀之典謂何神何不飛鷸節騁龍輿上
告天神下徹地祇挽否爲泰轉沴爲祥雲旗拂霽風
馭時揚羲和遲䎶河伯受職上神呈瑞先農協力則
民受嘉生邪木疵在庶乎　皇心戒寧百工惟休而
神之時薦歲祀亦得世享乎報酬矣謹告

祭白侍御文

於乎哀哉先生之才修能懷負紉纆不躬足以翊乎
世狀先生之德綏養弗遷任道以朴足以追乎前修
先生之器渟蓄不苛淵涵不窮足以臨乎時儔抱節
南趨經營帝丘盡瘁以事知難愈問以王臣之匪懈
固造物之所優而自簡方嚴丹衷甫露流與化而載
休意者至人之不恒美忌多取仰英華之飛收意者
帝愛厥才云徵記乎玉樓意者悲氛壞之迫阸軼九
垓凌六氣渺恬愉而上浮於乎先生人生過隙日月
幹嬗誰其能留先生之獨留者芳聲茂績洋洋纚纚
與正氣而並遒夫何憾哉然而攀輀執紼觴醴旅羞
愴愴而弗忍舍搖搖而若何求殆我同事者之所私
不能不臨秋颸而投淚聊寘懷而寄憂也尚饗

禱雨文

工有常憲帝有顯澤赫赫乎命用正厥德嗟嗟楚方
歲不順成匪水則旱民鮮嘉生天之不弔實民之尤
民亦何知召之有由惟予群工靡修多闕適見於天
開右非屑火炎南陸東井列光靡稼不萎靡草不黃
涇陽鬱蒸札瘥有作旋舍徬徨見神廻察神靈合天
民命依神敢禜敢告暴衆具陳庶寮旣禱申之庶長
降物展悃神若莫享惟神孔章淑慝是司工有弗率
神鑒勿遺弛我民罰澍以膏液興雨祁祁紓憂舉阸
小民不啓庶正載安神亦表靈含煦之寬尚饗

謝雨文

天心仁愛施無棄物神享惟誠非馨黍稷民之多艱歲事淼淼過吾工非遑策勵罔克敷陳詞川靳龍德皇靈不遠降鑒頃刻灑以甘霖洗我沴域蒸黎讙呼懸解焚熄俯循何修遽受歆格神實秉鈞恩威莫測惟神終惠閔茲孔棘注澤沛仁有流無塞時雨時暘司命任職有生熙熙有穡嶷嶷民工並休邦本是翼

尚饗

祭陸儼山宮詹文

桐與先生産雅限於一水道寔契於同源相聞於丱

角之年受知於場屋之雅洵沫於風塵之鄉邂逅於雲龍之會悲凉於離別之秋馳情於魚鴈之托期我以遠大翊我以高明屬我以愛丁示我以胷臆真道義之師友也桐茲抱痛海廬念及交游誼分難夢寐食息未嘗不在儼山方期天啓佳辰而從先生之躅覲德金相聯班玉筍相引相翼攄愚誠以上報　天子下究宿學而先生巳矣且柰何哉意者天下之至寳為造物者忌不欲久在人間耶抑造物者有意於先生故嗇其終以留未罄之休於後人耶嗚呼海潤天長瞻望何及徒有腸切齎吞遙對南雲耳祗遣一觴身隨心越哀哉尚饗

祭曹邢彦戶曹司務文

嗟乎先生於吾輩同登南圻丙子賢書計於今餘三十年矣日月代嬗亨屯異遇生死殊途回首嚮昔共醉鹿鳴迎翩白下之英屈指落落如晨星秋葉存者幾何幸而先生筮仕地曹羽翼邦儲吾輩三四人亦各以薄秩合簪京署論交話舊少罄平生而先生詎云舍我而逝為情當何如哉念先生學醇行篤言訥貌温惴惴小心不替榘矱累資積勞已五六稔大夫清陟例在旦夕先生奄爾遘榮靡終後禄天之報善

人固若是耶意者天於善人生食其報不若死昭其名享厚其躬不若慶垂其後先生蓋棺之秋名卿碩士僚友鄉曲莫不哀哀嘆息羣誦宿賢而令子以奇雋之器尋魁鄉薦是先生之令聞益章芳緒有托彼蒼者之報善人未謂不豐且遠也斯可以瞑目矣桐等酹茲旅櫬感倍恒情追叙久要曾勞心曲哀哉尚饗

祭蒲亭文敏公墓文

門生桐等謹奠于文敏李公之墓曰嗟乎先生之成就吾儕也或擢秀南所或速茹蓽北楓陛下之几杖

幸無救而並蓄先生之教育吾儕也開我迷途牖我沃程實恩同乎骨肉豈謂止於師生先生之倚愛吾儕也雖嚴範而色引裝情歎於燕語坐春陽於藤軒剪丙夜之蓮炬念師門之睽離紛宦轍而不齊留歲月之幾何成永訣而長逝嗟乎先生玉粹金昭祥麟威鳳逸韻清標 聖朝梁棟往牒爬羅於蓬觀詞鋒景煥乎仙瀛未瞀於絲章繪句才無夫錢穀甲兵鈞秉台衡爰調嵩鷗時屬望乎弘攄 帝有須于亮采夫何彼蒼奪我哲人雖小子之私戚關世道之亨屯桐篝過茸萊而生悲嫋玄塚之莫耶悵橡隧之秋風

嘆楷林之朝露德深感倍詞切心馳椒漿薦獻神其有知

祭周白川太宰文

嗟乎先生之不可作也真耶非耶英靈正氣今安歸邪念先生之風範修髯皓髮雙睛炯然神采豁峻動履便旋群以爲天下之慶必求其年春臘未幾胡云已矣誰能舍旃先生學醇而古涉道涯靜而有養介而不華掖垣抗論卓憲繩邪歛歷中外一節無瑕蕭然齋蒙尺寸莫加是之謂有爲有守知有國而忘其家先生才長而發行篤而純振振君子蹇蹇王臣

克敬克戒攄悃一人夙興夜寐獨任昔莪雅別淑慝盡瘁以瘉是之謂奉公委質知有君而忘其身先生之未秉銓衡也公論攸歸望之如渴既拜新命也輿情翕然朝野共悅彼蒼者天胡禍之而遽殃子之而尋奪凡厥有知孰不爲之欷歔哽咽況在同鄉舊愛情何能遏嗟乎有酒旅遙有殽旅列聊寄哀思神其弗吐尚饗

東州集卷之

東洲續集目錄

卷之一上

五言古詩

贈石山陳廣文　別張少南歸蜀
次葉竹西邀予泊凌劍山登高
次葉竹西秋興二首　構居揚城述懷
山遊　出郊訪故人
別程松溪　訪若洞羽士
讀書　憶故廬
庭景　秋夜坐庭樹

病中負燕遊約
荅湛泉翁寄青并圖刻
行園　喜雨
荅鄰父　遊僊十首
客至　次省菴夏日閒居韻
七夕詠牛女　問驛使
七月望夜泛櫻川

七言古詩

息齋竹　嫦娥抱玉兔圖
羅漢把蓮花圖　壽孫桃源
張侯贈古劍歌　醉舞歌
山水圖　風樹嘆
錢玉山東歸狼山　羲之觀鵞圖
泗淮圖　黃墩封君壽意圖
紅梅圖為明崔臺憲題
仲昭竹為葉生題　汾鷹圖
陶寔湖萬菊圖

五言律詩

過江子書屋　再答江子
答王端溪宗伯見懷次韻二首
用前韻答葉省庵沈艾陵二年兄二首
方石橋用端溪韻贈予次韻二首
次石橋見贈韻二首
次沈艾陵詠庭花三首
海棠　竹庭鶴
風折竹　夜坐
寺飲值風雨　同王內翰觀雨竹
苦雨　暮秋對菊有懐
雪夜見月　同隣翁過謝山人

五言排律

平寇二十韻
送曹貞庵七丈令賀縣
月夜庭坐
歲暮感懐簡葉沈二同年二十韻

七言律詩
歸隱問龔荷二中丞薦
壬子新正試筆　遊陸山人園林
中秋夜酌　後園種竹
通城十友釀飲予奉謝一首時避寇寓通
遊曹子貞園亭用前韻
通友邀登狼山四首
寇退東歸凌劍山贈芍藥二本戲謝一首
九月移牡丹　九日修庭菊志喜
壽邢丹

遊蔣東瀾侍郎南園二首時避寇寓揚
賀自湖郡守蒙功賞　七夕有感
次沈文陵惜雨韻
中秋十三夜雨張容庵宅燕集
十四夜庭酌見月
十五夜周迪齋部使邀飲天寧寺無月二首
會半洲張司馬
周迪齋主政紫金雙壽卷
九日葉石庵邀登功德寺閣
是日移席大明寺
登歐陽文忠公平山堂有感堂在大明寺
九日鄉友約遊瓊花觀以有別約不果赴
北來寺有感寺近驛道爲餞送所
柳塘周丹邀飲天寧寺二首
羣公釀飲予於法海寺
郝寅樓南閣訪王翰吉
天寧寺秋夜燕集　瓊花觀無雙亭
再登功德寺閣　再遊西山諸寺
再題歐公平山堂　謁董子祠
謁文山先生祠　三先生祠
蔣公生祠　再登平山堂

火文津宅燕集觀菊　迷樓予扁曰鑑樓
賀張兵憲平寇晉秩　遊山寺尋隋宮故處
乙卯元日次沈國丞韻
燈夕讌會二首
同諸老遊何經莊園亭
送周主政還留都
次吳郡守遊歐公平山堂登觀音閣韻四首

七言絶句

題邢子小畫　題蘿巖崇義集二首

蜀山登眺四首

書蔣司馬南園屋壁二首

謝張桂巖送菊四首

胡南塘黃菊圖　又紅菊圖

題吻涔士輿扇　題紀翠嶂扇

卷之七下

序

賀陳石山邑博被臺奬序

壽濟川張徵君序

送行世游大夫入　覲序

賀張母壽登百歲序

賀耿西周廣文序

賀游行楚兩荷榮奬序

壽九皐孫大夫序

賀徐節婦崔氏壽七袠序

賀自湖吳大夫德政序

賀自湖郡守政教兼修序

送抑㕛劉大夫守思南序

賀周黃墩先生偕魏安人齊壽序

壽自湖吳郡守序

贈汪柏亭僉憲陝臬序

賀明崖張大夫奏功荷　寵序

送陳石山典教臨川序

賀自湖吳大夫奏功膺賞序

叙二程道脉帙

賀澹泉鄭中丞晉貳天曹序
賀晉齋馮侯壽七袠序
敘岷山一派圖
賀張默庵壽六袠序
賀游君拜銜金吾序

記

唐馬圖記　重建尊經閣記
紀世義　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竹西草堂記　郡博李秋潭去思記
修惟揚水關記　兩淮轉運司題名記
海門縣築城記　泰興縣築城記

墓銘表

太學生錢明夫墓誌銘
歐村陳君墓誌銘
國學生錢瓊田墓表
明進士文林郎東川李君墓誌銘
明故庠學生崔東山墓表
明勑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東湖張公墓誌銘
明興府典膳春田湍君墓誌銘

雜著

讀仲弟林歸養牒　書孫氏瑞蜂記後
題介叅將望雲樓　評東皋嚴子詩
御街行詞贈明崖　題李君南田像

東洲續集卷之上

維揚崔桐撰

竹西葉觀

艾陵沈珠

同校正

五言古詩

贈石山陳虞文

海壖鮮塵軌儒宮鬱雲征中有君子廬跡與賢聖并
春草碧虛牖平川澹前楹横經倡時彥談道聞希聲
靜修行獨古營寡情自清瑩然白璧姿而遺物我形
中美藹餘馥薦者揚令名英華已遐邇達人守其貞
披襟桃杏風况有雛鳳鳴所求在明德庶以貽後生

別張少甫歸蜀

南軒有芳奇雅韻欣無度分符東海隅道阻行多露
懷哉鸞鳳姿而與鷁鵶竹素絲雖易濡白璧良如故
晨昏風木情夢寐雲山路飄然千仞翔安惜卑枝寓
錦水汎清流眉峯振高步著述草亭楊吟酌花溪杜
翻思昔見君猶恨得君暮分手忽睽違神交是何處
悠悠萬里心漠漠春江樹

九日集竹西遨子泊渡劍山登高

海谷芳意多未倦尋幽躅况偕同心朋言采山中菊
九月風氣佳碧草尚繁縟出城十里遥便覺謝囂俗
縹色藹叢林晴光滿川陸冥登龍象宮顛仰得奇矚
楚旭盪瀛東吳山對江北城市鬱煙霞村墟散樵牧
縹緲眺雷塘荒涼慨空谷迷樓失層臺瓊池湮九曲
薦芹六一堂清風良可掬爰誦三妙詞斯人邪更復
魚鳥亦高深浮生胡踟躕賴有五泉寒吾纓聊可濯

次葉竹西秋興二首

朔風飄涼飔大高亭樹清冽泉澹浮景佳樹吟秋聲
歲川感雙鬢黄金不可成雲山勞悵望河漢故縱横
藉子舒吾抱華章珠玉生

霜露萎庭綠曠然炎濘空歌君清商調感我離思中
翹首觀風使傷心閔雨農煩襟抱晨夕岐路况西東
願子共明德何嗟阮藉窮

構居揚城述懷

瀛海歛鯨翻鼓鼙㵎閒井幽潜淮海南小築跂駝嶺
齋虛賢聖隣地峻煙霞冥砌蘭凝幌香雁草映簾靜
琴恭石上聲簑笠月中影税駕恍如歸棲心退而省
閒有剝啄煩聊得介埃屏耿耿時軫懷曠然仍自整

山遊

抱疎掩柴扉花苗依亡塵偶緣靜侶招言就芳郊路
蹊邅迢遞岡林入青葱樹頗欣雜石苔木厭行多露
佛宇敞登臨鳥道披雲霧千尋駭俯矚四望紆環顧
鉢龍逐梵飛嶺鷲斷珠鶩煙水混函冷晴嵐横北固
農耕勝壠隈漁唱漾蒲處心玄寂境諧景會幽襟悟
促席愬盃遲斜陽未歸去

出郊訪故人

今朝好風日出郊問故人寘寘屋數椽乃在秋雲潯
簷流萬壑水戸對青峰岑相親足魚鳥竹樹况多陰
故人雅懷抱留客鳴素琴話玄白日靜意會濁酒斟

野吹入虛室新凉開我襟握手別君去報之江海吟

別程松溪

武林昔見君皺羽天路隔長安再見君萬里雲闌闕
廣陵三見君欣欣好顏色借問何所之遥指東山碧
山中絶凡囂宛是神仙宅寘霄敞玉堂金淵散瓊液
春言懷遠遊况有招隱客林壑夌不驚市城頭易白
賤子聆好音曠然懷抱釋久矣厠迷途兹焉悟多益
挂帆忽云去竹立空歎息

訪若洞羽士

愛兹玄洲静攀躋且樹林雲亭鬱穹昊玄液滴陰岑
洞中有靜者膝上横玉琴戒鼓鈞天曲繼以芳樹吟
始聽滌煩想再聽澄素心跡奇留不厭景遇樂難任
但見丹丘敞何嗟白日沉只恐出門去雲深無復尋

讀書

侵晨起披衣短髮猶未束忽憶古人言架上拂塵簏
簏啓喜得書浣手捧之讀悠然有冥會樂矣忘昏旭
意倦且抛卷假寐閒亭北自省還自嗤垂白胡緘緘
人生有老少義理無窮足不以此洗心何由軼凡俗

憶故廬

我欲遺俗累結茅蘭渚原雖云飛鳧縣何異白鷺村

雙橋夾流水五島帶柴門林坐蔭空翠泛濤尋海源
睽離再寒暑歸與猶存菊松勞想像岩月誰攀援
佳期悵何定耿耿縈心魂

庭景

青陽已受謝仕宦滯飄蓬屏居對庭景宛似芳洲東
柴門鎖虛寂珙樹蔭龍葱竹幽暮煙碧砌冷城月通
積素動無垢象遺神自融坐遲命杯酒披襟延遠風
掃榻抱雙膝何異山中翁

秋夜坐庭樹

庭樹鳴凉颸颯颯衆秋早迎杯顥氣多月下清陰少

殘菲抱霜微跡枝寂啼鳥那堪蟪蛄吟聽之令人老

病中負燕遊約

老子嬾出門良覿闕芳會愁來改鬢絲病後驚腰帶歳月忽云頽江山空似繪緬懷報李言契闊揮金愛秋颸嚦野凉遲遲西郊蓋

答湛泉翁寄書并圖刻

我家東海隅君家南海曲懷賢歳蹉跎春草幾經緑何如大耋翁好音遥見屬圖披見乾坤書中叙寒燠我本支離人倀然與芳躅十年雲樹心萬里風神掬杖履欲追隨白雲渺空谷

行園

構宇鶴田西雲林洲水曲出門携良儔步屧紆幽躅淑氣媚春姿偃仰堪暇旭浮沉羨池鮮瀟灑友風竹蕙草藉開尊澗泉供濯足雜英吐芳菲鶯語時斷續予本濩落流厭茲紛麗俗黃鵠豈馴禽白駒變空谷藝苑謬登瀛太官虚給粟俯循玩歳年供奉慚啓沃偶爾謝華簪於焉製初服鎩羽喜蓬棲凡顒思淺暴願言黎庶安白首甘雌伏

喜雨

瘃暘麗南土望雨冬徂春舉趾四之日吁嗟待哺人㵳澳挂空壁畚揚瀾塵官租悵何給困苦安足論哀哀方向隅藉我良守仁一禱玄昊格豊霖優萬畛鳩鳴綠楊外婦饁碧水濱伐鼓喑四郊踏歌呼比鄰豈云欣有秋况登麰麥新父母真孔邇樂只黎庶醇

答鄰父

閑月不出戶閉門春草青剥啄偶鄰父曳杖過我庭贈我白雲調更貽濁酒缾酌酒話披豁執手數丁寧君非鑿坏者守己何太經人生豈金石寄跡如浪萍可清亦可濁半醉還半醒停盃載稽首願言鄰父聽僻性本骯髒寡偶仍零丁勞生苦役役吾馭愛冥冥

未解動爲巧乃知拙者惺釣游愧無餌凡鱗安足醒

遊僊十首

一

冥棲有羽靈鬱鬱清虚闕龍軿廻碧霞舉手捫日月寒芳芝圃英瑶池吸綠髮釆釆羊鬚珠漱齒三光滾春秋任嬉謝寒燠自今昔挑都夜未央下方經幾劫

二

翹跂玄庭駕汎寥赤霄上閶闔絢朱光百靈駐龍鞅池籞麟鳳遊琅玕萬年長帝臺呼吸通叱咤風濤蕩點點數坌區俛仰窄易坱清濁隔仙凡誰能齊萬象

三

仙嘗絶浮翳城闕青雲梵龍蔥玨樹林威鳳棲其下
馭之淩十洲紫極神飈灑空洞玉壺遊濯足銀潢瀉
乃知物外人翛然洗心者寄語區中倫無勞馳意馬

四

幔綺冲佑巔鳴玹方諸側駕青侖長春神洲開壽域
薦錦蛟人宮奏肪龍伯國列真誦紫霞金簡題丹刻
皇皇喧鵾罷桂漿渥五色何用魯陽戈羲和長不晏

五

軒轅有遐尚雅好弄雲煙六龍濇萬里問道崆峒仙

廣成登幻侶而有至論傳勞形啓昧鑰存精昭秘玄
靈筌帝秉悟吹萬遲其年鼎湖馭龍去誰云隨化遷

六

逍遙王子喬遐遁偕浮丘吹笙跨玄鶴翼以丹臯蚪
飛飛駐嵩少玉宇黃金樓紫微絜言笑萼綠佐遨遊

七

窈窕九垓下蠕動等蜉蝣三山渺何處雲長不可求
吁嗟閬闔峯汩沒坌埃裏何如鶴上仙嶔落謝氛滓
談真絳雪零排廱青雲起風翔貫月槎波馭琴高鯉
朝咀三景精慕摘匏瓜紫願言從之遊無令歲華駛

八

神仙豈不樂嗟哉丁令威去去遼東鶴千載始一歸
陵谷幾高下伊昔閭里非乃知人間世倏如石火飛
達人知義命引年甘息機取適有佳竟閉門春草肥

九

曠浪稽叔夜解識玉函書靈圖豈易發知隔幾塵塗
長休禾尺侶石室迷雲居含鍛頻顧惜揮策漫踟躇
求玄阻去住爲白成齟齬需柳不復警終焉淪槁樞

十

我夢遊魯林忽登賢聖關俎豆禮周孔冠裳揖閔顏

天球偶河圖森列光斕斑羣靈顧我笑授以秩世丹
含精有智水遐舉惟仁山稽首銘我紳縹緲歸人寰

客至

山翁閉門坐有客時登堂隱淪談德壽學士談文章
翁也本疎拙好道未通方但聞往哉言主静德有常
懋德必延齡玉蘊山輝光心聲豈糟粕中有精蘊藏
婷節闢紛靡羣動日我戕抱犿乃問藥川竭流豈長
摘采以離情究竟迷荒唐善慶非二物瑞亦殊贊龐
充實信中美口耳紫外揚所以賢聖徒名壽非後光

次省庵夏日開居韻

山居野陰合山徑繞籬長晝靜養玄默被襟對朝陽
林虛澹忘暑花砌暗浮香好鳥響嘉樹珍鱗泳碧塘
蘭茝褁叢竹空翠亦瀟湘列幛擁吟榻疊石象雲岡
地偏有逸韻情曠無它腸俯仰鮮疵各南薰延夕凉
悠然淨景遺無勞河朔狂

七夕詠牛女

商飈已被蘭凉雲澹凝梧間除語砌蛩碧草團珠露
翹首瞰銀潢迢遞天孫路微茫烏鵲橋冥漠鸞輿度
經年兩地心今夕雙星遇悲緒暫成惟芳衷未傾訴
佳逢豈緩期靈偶難遲暮欲別更徘徊褰帷幾留顧

蕭條霧帳虛悽惻緘情素織錦不成章臨流且重騖
盈盈一水間望望相關處

問駟使

爾離東海濱出門今幾日島夷螽蝟生官家欲何術
城堞開四夯傷心老與疾撗擢幾許人煨燼是誰室
壯士甑奬無齊疲竟奚恤駟使湧漣如語罷更申悉
海若縱鯨鯢天飄沉稲秋外寇或可逃內寇饑荒客
温戶寖悲凉疲氓啼梏桎老夫不忍聽撫念情如失
謝使勿復陳書空徒咄咄

七月望夜翫樓月

城角斷麗譙月出市塵滅登樓一以眺已满嬋娟闕
簾櫳既虛敞俛仰何超越遙山碧煙沉近郊素練白
燦爛搖星河參差辨樹石玉毫驚鵲翻金氣啼蛩切
病辭杯酌譁靜覺襟懷適離鄰閑關苑似山林絜
悠然生道心良用我規物乃知夜氣清真於日晝別

七言古詩

息齋竹

昔予吹遂過洞庭千頃琳琅入深竹拂袖歸來卧故廬便覺胸中塞塵俗偶訪江淹披此圖瀟灑風前一枝緑自是江仙調不凡移得湘潭置書屋徘徊妙契心神裏耳邊彷彿秋聲起怨瑟啼娥寂不聞分明半壁清冷水頓使炎歊失游天蜃霧狼雰滓如洗聞雷只恐化作龍飛騰直上丹霄中

嫦娥抱玉兎圖

九閽冥漠帝宇通玻瓈千頃圍瑤宫仙馭遥乘桂子

風天香兩腋飛其中藥搗瓊華兎亦雄冰姿雪骨朱雙瞳仙娥抱翫勤愛惜玉毫光射三萬尺凛凛寒生銀漸隔羊鬚露結金莖瀼於乎但願仙娥休棄擲照曜人間長夜白

羅漢把蓮花圖

東海中區北海濱天毒獅子能談眞自從此尤夸父死應龍舞劍帝所嗔逐令此獅開覺路手把蓮花淨世塵蓮花吐焰射幽僻太華峯頭七百尺西方四照那比數燭龍銜日分光澤破膽明川神鬼驚龍蛇窮奇咸碎易於乎吾道堂堂路不迷安能入社攢雙眉

壽孫桃源

孫登自是神仙客曾入層霄舞雙鶴笑别桃源洞裏花歸來高卧深山碧白首相逢東海頭招携斗酒醉江樓還期汗漫同乘鶴飛向蓬萊頂上遊

張侯贈古劍歌

張侯遺我九臙之古劒云是飛來西極國芙蓉三尺出寶韜烈烈風生如有翼素質幽含白帝英横紋顥露蒼龍色憶昔飛廉煽歐冶齊液昆精翠濤瀉鋩藻輝煌走紫虹煩輝錯落飛星馬鮫鐔龜鍔魍魅驚豨虎朱羆不能把諦觀此劒妙化工合與歐寶爭其雄

年來塵黯滿寰宇妖蛟跳舞蓬瀛東我欲揮之佐天討幺魔照見天吳宮長倚鋐闕覓五岳奏膚京觀怡重瞳神物從今頻拂拭莫教塵蝕豐城側

醉舞歌

山翁醉傍月明裏蕭颯天風生兩耳開階雲徹靜如洗闌干露冷銀河徙縹緲樓臺夜還倚長空一片琉璃水婆娑鶴舞當筵起玉繩倒影横欞綺卻笑盧遨逢若士飄颻欲覓希夷子玄洲共拾長春蘂蜉蝣嘆世醉夢滓賓主東皇千萬紀

山水圖

蓬丘萬里神洲磐絶壁巉巖巨龞鑿鑿光熀爚不可
近仰面恍惚虛崖落岾頹老檜懸槎牙開通盤溪幾
度花玉洞玲瓏吐雷雨琳潭滉瀁藏龍蛇雪屋冰簷
翳綠林仙家白晝長陰陰猿聲啼斷山鬼泣丹煙深
鎖杖屨吟石磴搖梯在何處威紆不借漁樵路顥氣
濛濛秖見雲山月谿風自來去

風樹嘆

長風歲晩朔氣迺吹我紫檜亦堂前初疑樹老欲變
化龍爭虎鬪雷霆纏更疑怒鯨吹海立奔濤滚滚翻
樹顛出門忽訝鶴巢墮葉飛枝拆檜將仆呼兒撑拄

風轉烈無力支吾曰云暮老大倚杖空嘆息記得少
年手親植開階秖見苔蘚封捲簾頓失凌霄色吁嗟
神物自有靈獨汝零落鄰滄溟萬年枝上宿鸞鳳何
不乘風凌玉庭

餞玉山東歸狼山

錢星郎美且揚冰姿玉貌何昂藏肩被修髯三尺強
飛飛鶴馭遊雷塘瓊花零落留不住東歸瀛海騎白
狼狼峰巃嵷宾與天通足躡清虛捫星虹謁帝笑把
雙芙蓉悠然半月山腰閣天風兩鬢蕭蕭落

羲之觀鵝圖

石軍走筆龍蛇飛黃庭書罷籠鵝歸對之恍弃坐林
樾幽姿鶴鶴明朝晰此禽不與凡禽列月鷺雲鸞爭
皎潔刷羽蟠峰穴裹泉羞比蔡州城下雪

泗涯圖

月色簫聲泗水橋文光燦爛星辰搖清流一脉帶銀
浦玻瓈蕩漾春迢迢仙人愛折金星蘂笑指崆峒千
萬里鼓棹高歌醉玉桃風鶴一聲天似洗

黃墩封君壽意圖

紫金巀嶭雲根起光纏度索千萬里山翁茹桃棲碧
霞花開花落無窮紀曆荚迴旋玄署中滌代毛骨顏

如童斑龍爲馭躡芝圃金鵝拾蘂充瑤籠名題仙籙
長不老幾驚蓬海飛塵砂獨對狐南縮褚盟鼓拓一
聲天地小

紅梅圖爲明崖臺憲題

此梅誰貌太奇偉根出瓊瓦沃丹水鐵幹能辭桃李
羣珍葩半入煙霞裹萬顆驪珠綴滿身錯錯落落如
有神燭龍啣日借顏色若木照地生陽春孤山老仙
心有托凜凜清風霄漢薄他日含章殿上看一枝湏
寄揚州鶴

仲昭竹爲葉生題

吳中老傴夏太常淯川千頃胸中藏昔年騎鶴過淮
海竹西亭下曾徜徉亭限萬竹悠幽鬝秀色玲瓏一
林玉根古蛟龍曲屈蟠煙鎖翡翠參差綠仙翁妙思
奪化工貌得龍孫梓綀中月影蕭森啾氷石霜枝磊
落飄天風只恐聞雷留不住飛騰滚滚碧霄去

海鷹圖

怒濤薄空雲霧除崖石硉矹中徐行猘獨獬奔狐跌
跌飢鴉攫腐鳥啞啞此禽獨抱金精氣星眸玉爪鐵
爲翅風颷霜秋萬里心欻雄碧海羣妖避憶昔帝庭
命爽鳩羽儀楚楚鵷鷺遊何似愁胡秖孤立青天日

夜東溟流

陶雲湖萬菊圖

彭澤雲仍淸似玉筆端獨妙陶家菊此翁遂意眞入
神不貌東籬貌北谷簇簇芳英蔭石淙重重素錦圍
瓊竹纈眼霜姿深徑迷含煙濬景南山曲故人携贈
蓊綀開滿堂秋色淸風來萬種斑斕迷指顧一川迅
駛驚盤廻險絶不容樵子路杳冥定有神仙宮我欲
凌飈一飛去采之踏遍靑谿苔

五言律詩

過江子書屋

曲巷尋幽境虛齋爲我開琅華披卷帙庭翠對蓬萊
崔顥登樓興江淹夢筆才銜盃評今古涼月上雙槐

再答江子

徑側緣雲入堂幽傍水開壘山防礙月愛竹爲鋤萊
翰灑羲之墨詞驚白也才趨庭有雛鳳還好植三槐

答王端溪宗伯見懷次韻二首

心學王宗伯官閒只著書偶傳天上使忽到野人廬
翰墨流緗帙輝光照石渠爲君一舒展勝讀十年餘

地僻炎歊隔林虛海氣涼入雲栽竹密引水灌花忙
已謝燕臺築何嗟楚醴忘江天有山斗獨媿未升堂

用前韻答葉省庵沈艾陵二年兄二首

南北翩鯨海風塵急羽書杜陵新卜築彭澤憶吾廬
種竹期開徑通泉旋鑿渠年來眞潦倒囬穩不求餘
兩翁敦古行有世笑炎涼已抱龍蛇志能隨燕雀忙
賞花詩有約擢桂誼難忘擬共携盃茗時登對月堂

方石橋用端溪韻贈予次韻二首

武林今代牧滿腹古人書日月辭天仗煙霞愛故廬
鑿山開翠廊種竹蔭淸渠詞賦登臨能高眠白晝餘

雲塢吟秋月風林借夕凉阮生爲白惯揚子著書忙
野意終成僻機心已坐忘知君有遐韻幽卧戒垂堂
次石橋見贈韻二首
芳草幽人夢青山故國心風塵淹歲晩雲霧入林深
養拙還顔巷忘機已漢陰調元耆舊在誰復望爲霖
歲暮龍蛇蟄山深虎豹驕已飛青海箭更困赤輪焱
糧絶悲淹蔡書傳望破聊風塵紛驛使慚媿擁雙翹
次沈艾陵詠庭花三首
黄葵花
草樹休文宅秋葵隔檻開黄裳嬌著雨縹葉澹無埃

衛足防風妬傾心任蝶猜吟餘一徙倚此意更悠哉
波斯鷄冠
獨立聳鷄頂巍冠簇錦紅宋朝疑解語韓賦讓爭雄
種出烏蠻異形粧絳幘同曲闌休早唱
聖主正平戎
鳳仙花
佳卉移何處芳叢咫尺高葉揺神女珮花簇鳳凰毛
翠尾休誇竹紅姿未數桃莫教隨弄玉吹笛去仙曹
海棠
禁籞曾題品名傳第一花珠懸紅滴露錦簇彩流霞
種出丹山窟根隨碧海槎仙姿清更艶何用暗香誇
竹庭鶴
自是瀛仙馭眞宜伴此君凌風拂翠浪警露濕湘雲
戛玉音同調侵堦影共分王喬應跨汝吹笛入清氛
風折竹
別館新移竹初看翠灑然根踈宜著雨葉細半含煙
風伯何相妬龍孫忽許眠恐非庭樹物欲扶地行仙
夜坐
風樹倚明月悠然生道心繁陰碧樹静暮景緑池沉
衣滿煙霞色琴調山水音坐進仍俯仰聊得洗煩襟

寺飲値風雨
龍象呼雷雨層陰楚何邊珠林沉海氣瑶殿響山泉
波漲青蓮宇涼生白社筵莫教賓馭散清夜絳河懸
同王内翰觀雨竹
閒庭看雨竹曖曖翠陰多疑染湘妃淚還凌渭浦波
影欹龍杖冷聲滑鳳笙和此意眞清絶王猷興若何
苦雨
幽居偏厭雨一月不開晴晝黒蛟龍鬭飄揚鸛鶴輕
衣添猶怯冷琴潤尚餘清客况何由遣床頭有酒觥
暮秋對菊有懷

野翁籬下菊秋暮減芳菲對酒醉深酌懷人獨撿衣
哀蛩啼露草嬾蝶怯霜飛急景誰能駐空嗟樂事違

雪夜見月

雪夕真奇絕雲開月滿城山河渾一色樓閣浸雙清
銀海含珠動冰輪帳玉行乾坤長不夜吟嘯快平生

同隣翁過謝山人

幽人捿隱處湛景暮秋偏聲動含風竹凉生浸月泉
偶偕隣父約聊共碧山緣把酒話今古雲林意頗玄

五言排律

平寇二十韻

東土虓虔逞狂斥鹵陬驚沙吳楚合妖焰海天浮
山岳生秋色關河湯濁流民生棲草露活計泛波漚
虎竹推開府鷹揚奉　廟猷翠旍麾電馬赤羽拂星
郵壯志雷霆激神威鬼魅愁犯霜金鎖甲迎日玥粧
鋒破膽驚風鶴焚巢烈火牛奔鯨俄掃跡穴虎更窴
探蹴踏腥膏血縱橫卧髑髏七擒真妙筭五噫不須
憂鼙鼓村無警笛禽稼有收籌邊奇頗牧偃武誦伊
周積隱拯塗炭膚功獻冕旒寰區喧舞躍婦孺總歌
謳彩錫恩光渥泥封禮數優勳庸周邵亞儀像漢臺
留鴻鴈欣新集鷦鷯豈外求　皇圖占永固千載奠
神州

送曹貞庵七丈令賀縣

百粤昭潭路分符列宿郎江山天繪出灘樂海流長
桂嶺喉襟壯梧灘水石蒼洞虛鍾乳濕風煖鬱金香
大子淮揚彥聲馳翰墨場搏霄飲雲翮飛鳥到炎鄉
荔子亭供祝椰榔借凉乘簾開日月摘藻絢輝光
興學文翁化勸農杜母良天階登萬里循吏重嚴廊

月夜庭坐

良宵聊憑坐愛玆明月庭濟影閒階靜層陰嘉樹青
光凝玉露檻凉浸暮雲屏琴罷風娛飲杯遲佳子零
飛飛驚宿鳥點點數流螢景慨心逾逸棲幽意自寘
淡交人不厭簡出亦常扃只恐逢漁父無端笑獨醒

歲暮感懷簡蔡沈二同年二十韻

簡拙甘林隱頹危老更羅壯圖君已矣歲事況凄其
百感縈心緒煩襟攻鬢絲居鄰東郭伴文恐北山移
株守騎人誚雀岐靜者悲頹流嗟曼羨直道歌磷緇
白首懷疇昔青雲得故知才名兼夢得藻思沈佺期
擢桂層宵殿看花七曜逵銘心真管鮑樹績望皐夔

鴻鵠程終遠駑駘力易疲帝臺辭日月瀛海偃笳茨
蓬卧仍貧病簡歌任渴飢豈知龍劍合還慰鴈行私
雅韻曹劉調秋懷庾宋詞揮金杯爛熳灑翰墨淋漓
不厭愚公術何妨醉尉欺竹林延二美藥裹祛三尸
節往機恒息山深嬾正宜多君美無度未倦日追隨

七言律詩

歸隱閒襲何二中丞薦

三十餘年混世塵老來　天賜作閒人門庭不出常
懸履樵菊相親懶著巾野性胥成林壑態疎才元愧
廟廊珍空勞珈相求賢切衰朽那堪近　紫宸

壬子新正試筆

七十四番春色過此生清債未銷磨眼明轉覺嫌書
少頭白何曾避酒多呼僕灌花情繾綣抱孫喚果手
摩挲開庭風月人稀到門掩青山自嘯歌

遊陸山人園林

北渚還尋舊酒徒便御春箱共村酤丘園脫歲憐知
已梧竹餘陰待老夫已聽綺琴山海調更移蘭艇水
雲湖看君雅有凌虛氣野鶴翩翩不受呼

中秋夜酌

中秋圓月度銀河海嶽清輝較倍多玉樹生寒驚鳥
鵲金盤流彩抱菴閭關山遠調誰家笛絃管芳尊子
夜歌明歲陰晴渾未定佳期端擬問嫦娥

後園種竹

舍北園林恰卉齡貿錙只少萬竿青偶從村落移佳
種忽訝瀟湘近草亭春意纔沾酥雨足清陰時覺[illegible]

煙零更須移樹叢深處留看新芽入紫冥

通城十友醵飲予奉謝一首時避寇寓通

故園耆舊淸秋燕我亦過逢共此期客北香山添二老味沾飴露勝三危侑觴歌舞翻紅袖接席衣冠總白眉醉後不知歸路晩鷺巾鶴氅笑離披

遊曹子貞園亭用前韻

少年杯酒遨遊處歸老重來豈後期徑繞石欄鳩杖熟巖懸玉樹鶴巢危半城河漢涼侵骨隔檻篔簹翠映眉地主況逢曹子建好懷還向故人披

通友邀登狼山四首

初至山腰官閣一首

千古名邦應斗躔澄江瀨氣五峯連望迷煙際疑無路行到山腰忽半天搖石砌迴丹樹隔珠林樹鏁碧崖懸更須絕頂虛無處一笑凭欄思灑然

登山樓二首

珠龕綺閣青冥上老眼憑虛興不孤龍湧潮聲歸洞濕鴈涵秋色入雲無幽燕天迥瞻星斗吳楚江分對畫圖海内壯觀經太半好懷還向此中舒

江山吾土雄形勝野老登臨意欲仙天近鷲峯摩日月風生鵬背俯雲煙乾坤都會蓬萊外南北奇觀杖履前鎮日徘徊吟不盡翠微還擬借高眠

莫歸攜行觀山後諸景一首

倒下亭臺兩岐旋逶迤溪徑遶龜田山驚遂島平分石江隔銀河半礙天幽洞龍蛇雲霧鏁田碑蝌蚪古今傳徘徊欲入詩囊去風落鐘聲報莫禪

寇退東歸凌劍山贈芍藥二本戲謝一首

寇來兩月笑鶼栖寇去仍移芍藥歸垂老探花心尚在乘春藉草願能遷已占佳種勤培植擬待開時細品題瑤砌朱欄深院裏儒堪盃酒對芳菲

九月移牡丹

園亭秋事已闌珊賴有山翁贈牡丹殘葉未辭寒月去新芽先借隔年看蕭條暫作黃花伴愛護須圍碧玉欄擬待春風吹爛熳還呼舊主醵交歡

九日修庭須志喜

偶緣避寇遷城郭兩月飄栖始到家彭澤尚存籬畔菊草堂不是郭西花步庭月下聊成趣掃竹風前爲整斜憐爾遲開如有約芳菲留與主人誇

壽那尹

曾棒除書下玉墀功成身隱白雲涯河陽春色花千樹彭澤淸陰柳五枝南極輝光連列宿東山雲月照

仙卮野翁亦是蓬瀛客爲祝長生不老詞

遊蔣東淵侍郎南園二首 時避寇寓昜

曲池雙圃小蓬壺月榭風樓儼畫圖栽竹徑邊開蔣
詡看花車叓度堯夫林處鶴夢鷲棲荷村近漁歌起
渚蒲歲晚自憐逢故舊可能携榼數招呼

司馬樓臺綠野莊登臨多景酒盃前東瀛海氣平浮
楚北固山形迥抱燕楊柳午陰含几榻芙蓉淺水繞
雲煙知君愛客交歡密醉後還容伴月眠

賀自湖郡守蒙功賞

漢代吳公獨擅名熊車君叓謝氷明心緣報　主愁

千種髮爲憂民白幾莖銘績問蘇勞太史折衝尊俎
屬書生欲知賢守饒恩澤試聽謳歌處處聲

七夕有感

銀漢迢迢玉露飛雙星今夕共闌幃每嗟人世佳期
少何意天孫樂事違雞唱曉籌催海日鳳迴仙馭冷
雲衣揚州有客生秋思愁聽吹簫人未歸

次沈艾陵惜雨韻

何事山翁白髮生晴空長見赤輪行吟邊雲漢三農
望愁入郊墟萬里情午夜豐霖當歲杪幾時枯壤著
春耕懸知天意終仁愛好待來秋報有成

中秋十三夜雨張容菴宅燕集

雲月朦朧未半秋將車攜客已清遊百年幾度看圓
魄今夜何嫌闕半鈎斜壁暗含烏鵲樹側輪低度白
蘋洲吳歈楚舞交歡密未道張衡有四愁

十四夜庭酌見月

未圓三五中秋月已見長空宿靄收皓魄竹看明夜
滿清光何惜一分留金輪晻映黃昏燕玉宇虛無白
晝遊呼酒已拚排旅況可堪啼鴈過西樓

十五夜周廸齋部使邀飲天寧寺無月二首

中秋雙樹樓前燕喜微炎觸雨意多況結含香星使

社不妨携伴月朋過仙蘤露濕飄丹閣蟾魄隨雲度
絳河却憶基垣今夜客霜笳聲咽意如何

濂溪芳裔餅秋興愛客筵開思遠家蟾月影沉含寶
月桂花香暗逐天花清才定擬登樓賦遠思還凌犯
斗槎寄語纖阿須解事嬋娟休遣片雲遮

會半洲張司馬

三十年前同躍馬容顏今更謁龍門看花舊好人長
別伐木高風老尚存春省直清虛翰墨霜臺節制半
乾坤

九重南顧思方剛六月東征慰

至尊

周迪齋主政紫金雙壽卷

木公祥降春風暮金母玄冬設帨年綠髮酡顏遐歲
月靈椿瑤草兩神仙鳳臺遊子含香客鵷笋馳情獻
壽筵他日長卿歸駟馬　褒章光動紫金妍

九日葉省庵邀登功德寺閣

隋水迴浮疎柳外蜀山連抱梵宮斜披雲偶入諸天
界携榼來尋九日花海嶽倚欄回白首樓臺呼酒隔
青霞茱萸灣畔秋光好乘興還須步軟沙

是日移席大明寺

丹閣嵯峨碧落懸登臨野望入遙天風廻陵谷前朝
迹雲樹人家萬井煙極北
朝廷牛斗上江南山水酒盃前月華滿地歸來晚童
冠賡歌十里還

登歐陽文忠公平山堂有感堂在大明寺

曾入峽邪步後芳翁亭瞻拜借輝光偶登勝地三千
界還見平山六一堂梁代緇衣空廟宇宋儒金櫃尚
文章糢糊醉眼徘徊暮望斷遙空白鴈行

九日鄉友約遊瓊花觀以有別約不果赴

日傍漁溪坐碧沙尋幽著處問仙家暫辭綠野堂前
月來訪玄都觀裏花亞九偶違朋舊約無雙空自古
今誇登臨且醉山中菊明日還來步紫霞

北來寺有感寺近驛道為餞送所

覺路遮迎步紫苔禪關遙傍碧流開經馱白馬西天
外僧蹋青蓮北極來臺榭轉成遊賞地笙歌長送別
離盃何如移入深山裏龍象虛無絕點埃

柳塘周尹邀飲天寧寺二首

冥冥金地懸雲構曲曲城東覺路通池淨琉璃開勝
會幢飄葆羽引羣公珠龕斜度龍宮月玉笋清含鷲
嶺風傾坐自慚非重客招携何以答臨邛

河洛風流憶往年鵷城高燕尚依然偶披雲霧三千
界更會耆英八九仙珠月生輝搖紺閣天花散彩浥
青蓮海翁雙屐尋幽慣未道登臨不及前

羣公醵飲予於法海寺

窈窕城西草樹灣羣英結駟到禪關玉虹橋下溪連
海金鷲雲中殿抱山深竹逕開苔石淨曲欄人醉月
亭閒徘徊不盡登臨興風落鐘聲送客還

郝寅祿園訪王翰吉

曲徑逶迤綠樹幽蕭蕭雲竹住王猷涼生深院全無
暑陰落雙梧欲報秋滿架圖書仍玉署隔欄花石亦

瀛洲多君雅有滄溟興月色黃昏共上樓

天寧寺秋夜燕集

東林深鎖法雲開蓮社遥聞縹緲閒明月浸堦秋似水絳煙籠閣夜如山金猊香盡人猶賞玉樹凉生醉欲攀冠蓋紛紛歸路晚淵城殘柝令開關

瓊花觀無雙亭

花品無雙重古揚淸姿九蘂綴琳琅翻堦紅藥羞春色奔月嫦娥捹素粧仙魄已隨鸞鶴去餘芳猶付蝶蜂忙玉堂有客頻相訪踏遍雲霞羽士廊

再登功德寺閣

葉落霜枯報素秋角巾藜杖一登樓南泠渺渦浮京口北嶺盤紆抱石頭兩岸煙花吳楚合幾朝陵谷古今愁傷心欲試雙龍劍一掃逢星沴氣收

再遊西山諸寺

碧山有約賦歸田隨處登臨問野禪一曲梵王樓上月數盃林叟杖頭錢葉披薜荔和雲舞巢借松杉伴鶴眠吟罷倚欄舒倦眼萬家煙樹翠濤連

再題歐公平山堂

光搖奎壁照維揚曾擁旌旄駐此堂楚水吳山分氣象天葩佛日總文章千秋遺迹齊摐古三妙留題翰墨香堂有蘇軾秦少游劉敞三公詩飛去仙翁招不返望迷煙樹滄斜陽

謁董子祠

芳祠肅肅俯平蕪遺像陰陰鎖碧梧身遠廟廊辭漢主光寒星斗照江都天人空自陳三策誼利從來混一途昭代歲時遵俎豆文旌千古仰名儒

謁文山先生祠

丞相祠堂曲水邊薦蘋瞻拜思悽然兩朝夷夏山河改萬古綱常日月懸壯氣儼如扶宋日傷心莫問渡江年腥膻已盡忠魂在留得丹青到處傳

三先生祠胡安定瑗李樂菴衡王竹西居正並以理學名

同秉文旌重昔賢陰陰祠廟翠微懸山河氣壯三靈合洙泗流長一脉傳蘇館杏桃湖院種竹庭風月樂庵連我來愧乏蘋蘩薦聊酌山中第五泉

蔣公生祠

曾捧麟符到鶴城棠花陰滿踏行身綠期岡千金許官爲愛時一羽輕開徑竹邊人已遠吹簫橋上月還明祠堂凜凜儀容在歲薦蘋蘩赤子情

再登平山堂

歐翁昔日行春處畫棟堂虛入望平檻外林霏低草

樹江南山色對簷楹百年風月留芳躅千古文章啓
後生興馬欲尋來往路野棠花落蟪蛄鳴
火文津宅燕集觀菊
光祿仙翁錦席開東瀛有客杖藜來愛看冬月還花
菊共醉重陽未盡盃清艷滿庭圍曲檻幽香萬縷散
層臺知君定有延齡術釆釀長春不老醅
迷樓子扁曰鑑樓
樓名何事改標題爲洗隋朝舊日迷簾捲兩儀分氣
象臺虛萬里見端倪翠華塵斷孤鴻外白社僧閒曲
水西自是登臨好情景不辭朋舊數招携

賀張兵憲平寇晉秩
赤幘猘猘駐東瀛虎旅桓桓擁重兵天上霜威膽節
使黔中風釆動先聲橫戈奚破羣夷穴　錫寵新誇
萬里城豈謂禁中無頗牧羨君綏帶一書生
遊山寺尋隋宮故處
昔人曾此醉笙歌有客重來意若何九曲池邊春事
杳三生石上怨寃多墓田隧古埋新骨宮柳堤荒蔓
野蘿歸去肩輿明月裏欲將今古問嫦娥
乙卯元日次沈國丞韻
社友新裁元旦詩竟貽一葉作舒時占年雨入燕城

足應律風從黍谷吹芳草韶華光有約杯山杖屐定
忘疲共君常作東皇主造物元來是小兒
燈夕讌會二首
鶴城燈火鬧元夕春色偏多滿月庭綃幛絪緼流碧
彩珠宮錯落烟丹青鳳膏煙燰氍毹幪蟬翼光分翡
翠屏況是海波風定日嘯歌聊醉玉卮醽
微茫銀漢虹橋路縹緲瑤城鳳女簫珠翠鏤絲圍玉
經金丹點水融冰綃競花鳥雀雲屏見蟲影煙霞桂
棟飄昨夜東風露消息一簾春意在梅梢
同諸老遊何紹莊園亭

碧樹朱樓紛綵開曲欄紆徑巧盤迴百年芳草初來
客一度春風共舉盃榻穩借眠開歲月林幽疑入小
蓬萊揚州何遜梅花在試聽高歌步錦苔
送周主政還留都
折柳隋堤春暮餘停盃把袂意何如臺垣上國還迴
鳳江近南冷好寄魚書省香爐迎使節燕城冠蓋擁
翹車司徒試問經年績了却公輸秘著書
次吳郡守遊歐公平山堂登觀音閣韻四首
滿郡煙花宿沴收朱幡登眺快雙眸朝暾已霽青郊
雨遠興聊觀碧水鷗節駐古堂山斗近尊移高閣海

天浮徘徊問俗遲歸路月色前村澹半鉤
晴郊眺望碧煙收駘蕩春光盡入眸陰滿野棠停五
馬雲開遠浦對羣鷗梵王閣迥東瀛近歐老堂開北
固浮御羨笑談尊俎裏非懷還掛舊吳鉤
啼鳩催春春欲收郊行聊復敲吟聆尋幽不倦山公
馬遠思還盟涉老鷗獨水渡回時雨足陌官迷草暮
煙浮憑虛頻仰堪詞賦簾捲斜暉未下鉤
專城勳業已全收山水經行醒倦眸淑氣滿懷飛野
馬閒情一片寄汀鷗尊前碧嶂寒仍繞樹裏煙村澹
欲浮歸路夜闌斜月下珊瑚露冷濕嬰鉤

七言絕句

題邢子小齋

飛爲歸來住碧山龍琴獨伴白雲閒靜中此意無人
解泉落松崖月照灣

題羅嚴崇義集二首

芳編義帙試吟哦處士高名感慨多何事種桃人寂
寂祗開春意滿蘿

雙溪杖履度幽人淚灑荒原白骨新木道周文遺澤
遠等閒麗手亦陽春

蜀山登眺四首

紺宇登臨最上頭憑欄傷古思悠悠
大明天地清如水好改迷樓作鑑樓

丹梯一上思飄然杖履凌虛無忽近天半醉玉山猶未
倒斗牛斜挂曲欄前

高旻晴彩漾層臺望入清虛海嶽洄兩岸烟花吳楚
合漫招空翠過江來

翠野涼生灝氣飄王孫芳草馬蹄遙模糊醉眼忘歸
路知過吹簫第幾橋

書蔣司馬南園屋壁二首

六月六日苦炎熱春脚遙過夏卿家坐卉木桃不歸

去爛醉滿頭橫插花是日主人以花簪客

當年傲逸六司馬花月樓東吟碧峯怪底隱君多逸韻繞溪煙竹映芙蓉

謝張桂巖送菊四首

九日登高菊未開美人秋杪送花來頻令客舍生顏色旆旆清香入酒盃

霜花嫋嫋倚闌干金簇芳蕤粉作團分付莫愁殘蝶去也粧光景與人看

西施一種絕羣芳𢃄（嬌）龝仙姿淺淡粧昨夜影搖屏燭下恍疑月裏舞霓裳

秋襟坐對水晶簾更有幽花送桂巖若得白衣還送酒想應爛醉老陶潛

胡南塘黃菊圖

霜飛木落歲華空勝有幽葩妙化工正色不隨紅紫伴一枝清絕領秋風

又紅菊圖

陶家自愛滿籬黃何事南塘貌艷粧秖為秋容太寥落故分春色爛文章

題甥滸士與扇

滸甥聰明絕代姿文章麗藻九重知吾甥宅相應成

得也占蟾宫第一枝

題紀巒庄扇

春水桃花半畝庄綠槐陰護草玄堂何當夜氣干牛斗人道君家翰墨光

東洲續集卷之七下

維揚崔桐撰
竹西葉觀
义陵沈珠
同校正

序

賀陳石山邑博被臺奬序

石山陳子以閩中宿學充貢
大庭拜官涖教海岸少湖學士雅愛之致書於予曰
陳廣文有養之士也或語予曰廣文多才博學其游

藝旁精於衛生予以為致遠之器非一藝可泥石山
子所謂有養者歟乃有大於是者乎暇日與語質所
以衛乎生者石山子曰善衛生者莫先衛性夫至人
也者同人之性而異人之情非異人之情也異人之
養也人惟養目以色也而目恒眩養耳以聲也而耳
恒聵養口以味也而口恒監養心以快也而心恒亂
是以其養人者害人也至人之所饗者薄也而德則
厚所嗜者淺也而蓄則深所守者儉也而獲則豊鋭
翕固而生者存斂蓄勤而息者萌此至人之衛乎性
實所以衛乎生者也予心奇之而未有所試也石山

子仕吾邦也五年矣徐考其進修則好古尚行前渠
后纉而莫或愉縱也驗其取舍則抱素寡營薄利歆
義而無所曼羨也本其立教則端模範樹風紀所以
驤之挫之礱之礪之者氏之彝物之則也是故文宗
黃侍史廉其賢睢院尚侍史廉其賢聞之也政江防
督儲諸侍史咸曰賢頃乃嘉褒貤幣繩繩存臻焉同
寅耿西周子以為與有光也率其徒謁贈言於予予
曰石山子嘗聞其言矣觀其行矣所以淑其身而蚤
有譽者要之皆衛性之助也夫性失其養則物為主
而情煩挐煩挐之情動必傷性得其養則心為主而

情專一專一之情動必經一也者誠也誠必感感必
孚故曰君子居其室千里之外應之其斯之謂與今
廼知石山子允為大有養而未易以淺淺觀也耿西
子以予為知言命崔生與識之郁生質書之用賀石
山子且賀諸君子之知人

壽濟川張徵君序

少南張子以清才雅負宦游海邦適乃陟岵興思投
簪未遂計明年寅陽二十又四日實廼翁濟川君廣
漢降祥之辰乃命工繪圖謁言於東洲崔子崔子曰
圖義何居少南子曰人子之深願乎親也莫若壽古

之善視壽者莫若天保詩人四祝取爻詩人之義願
親壽之升且恒也取諸日月願親壽之非壽折也取
諸山願親壽之無弗承也取諸松栢夫子其何以進
我崔子曰象以跡取義以象得意以義精心以意動
言以心徵濟川翁之心跡若何少南子曰吾君子坌
涸不留情貌一致內蘊則以昭曠閒靜榮養恬與物
無構中主則以靜專閑義集氣充晝且無梏問學進
修則以日新聞吾君子之心跡如斯而已矣崔子曰
噫嘻吾知所以壽翁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工可
圖也而翁之心有無象而象不形而形者予知所以

圖之乎夫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耳養心以理則
為昭曠為靜專為日新汨心以利則為坌涸為物構
為日梏是故義利之辨聖賢先之此南軒先生聖學
之第一功也濟川翁南軒之後也若子之言乃知翁
之學南軒之心法也學焉昭曠是吾心有非日之日
非月之月者存學焉靜專而日新是吾心有非山之
山非松栢之松栢者存安得而不壽良工之所貌者
象也而子之語吾者心也得其心可以研其幾人之
道地之道也地之道天之道也安得而不壽少南子
喜請題諸圖額以獻壽於偕老之堂

送行楔游大夫入　覲序

壬子仲冬通守行楔游公將報政入　覲
天子通庠何廣文宗介諸生造東洲而告桐曰今之
為民牧者名在功先文擢實表聞其聲赫赫爾考其
成棘棘爾多見其民受悲也游守之治吾通也執恭
居謙嚴正服奇務敦化本闡幽蘊頑是故巷無浮衺
野無蕪萊士無嬉媮吏無慘礉通乃不耕窘譽不假
力援而上獲下從歌頌日作允矣乎民之父母也茲
將遠行有懷吾人愧無清風之誦願徵言於夫子桐
曰守之德庥昔其庇我通民懈懞我海邦也亦弘矣

要其政殆深有得於易者乎茲行其元吉矣乎夫臣
坤道也坤之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守之政主乎靜
靜則斂庶猷而不見其煩苛出以方方則動有常而
物賴其生育彼其赫於前者安知不晦於後棘於效
者安知不弛於成哉吾聞之不盟而信者信之深不
威而畏者威之大是故慈參汰而假聲色者末也伐
根本而修文物者偽也薄仁義而貴感孚者迂也累
尺寸而謀旦夕者淺也若守者不自文而文益章不
自功而功莫掩其靜且方之明驗矣乎茲役也實虞
庭三載述職之懿典焉守以斯政而明試焉則北試

也功以斯政而數奏焉則其言也誠詩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車服以旌
有德將不在茲乎斯不亦元吉矣乎王生峯黃生榜
朱生淵徐生科進請奉斯言授諸史以壯公之行

賀張母壽登百歲序

惟癸丑仲秋既望六日實張母百齡誕期惟母黨何
氏子姓周埜翁輩將及春韶暢則幕筵偉斝旅豐豆
奏玠彤羅拜中幃為母氏壽周埜翁謁東洲崔子於
何宦游科第有世譜焉介璐銑二生謁言以闡休且
為遐享賀東洲子曰是人瑞也昔人謂百年壽之大

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鄉有殊産閭閈謂何二生曰
海邦媚川咸吟嵩嶽曰惟泰襟江環瀛蘊眞涵靈醇
精具秀未淵幽壤遹乃申佑闡懿永康淑媛斯固若
人之慶允鄭里之並休也盍賀諸何族謂何二生曰
吾何昆季且孫咸躍然為喜曰惟何累葉茂德永保
先祚敦本植原以延苗裔士以文揚女以貞吉天實
行我餘庇以光我所自出盍賀諸張族謂何二生曰
張之顯者隱者叟者稚者咸融融喜曰母氏秉惠履
順實翊乃君于先德純孝令聞稱仁恪承姑嫜無貽
孫子造物者鑒茲淵德綏以眉壽以昌大吾門保艾
我後生盍賀諸東洲子曰閭閈之喜一鄉之瑞也何
張之族之喜一家之瑞也吾以為若母氏之德之享
其天下之瑞乎夫　明皇建有極弘啓壽域錫茲烝
黎百八十年閎裕滙厖之澤厚積紆鬱江瀛四極惟
海鬥萃奇恠海蚨抱朴逈源有自矣迺母氏之永齡
是不假馬出於洛鳳鳴於岐而瑞鍾吾揚其運祚無
疆之禎乎况遐陬奥宄安知無其人者豐見宗生以
並昭見禎乎桐也贅言豈其為母氏賀為一家一鄉
賀敢為昭代賀

賀耿西周廣文序

耿西周子以茂齡遊諸得雋臺選踰常格而貢于
大廷乃耿西子不欲以一得自暴棄也翱翔國學讀
藝脩書友天下士其勤業也如邑庠既以為圻輔多
紛華未可以靜學也乃歸蜀而山棲閉閣肆習者凡
十年或勸之仕耿西子曰仕優而學者莫若儒職苟
得此吾志不孤矣乃謁銓曹拜官海庠海庠實倫彝
鮮塵囂士朴而務備耿西子喜其猶夫蜀也乃訓授
之餘朝勵暮燈誦習亹亹如諸生且取益於石山陳
子日以古行相切磋石山子以為得良友從游諸彥
樂其尚啓迪以為得良師闡之也玫張侍丈亦獎其

兆而學以爲得良屬石山子率其徒樂道於東洲崔
子東洲子曰今之仕階惟科貢穊二途者有軒輕焉
故階於貢者恒自卑仕之攸司者有政教責二司者
分緩急焉故任夫教者恒自弛若周子之志篤夫學
其不以受輕而卑可緩而弛者乎雖然學也者非學
爲富貴也所以學爲君子也學而爲君子則天下皆
愛之爲天下之所愛則天下皆重之安得而不貴使
周子而詭聖猷徇時好口詩書而心矛戟是終歸於
小人也小人也者天下之所惡也取惡於天下是天
下之共棄者也安得而不賤是故君子一言之貶嚴

於斧鉞一言之褒榮於華袞周子受愛於輿情其被
華袞也多矣顧可以所階所處尋常列視耶石山子
以斯言爲然命二三子書之以賀耿西子且勖其令
厥終

賀游行楚兩荷榮獎序

行楚大夫之守吾道也報政旣成益衍展布是以獲
上乎民賢聲籍籍留都冏卿嘉其政褒曰廉而預屯
政侍史嘉其政褒曰勤而平東洲崔子聞而喜曰大
夫其識治體矣乎諸使君其哲於知人乎夫政識體
則重所要政重要則勸所先重要勸先在立厥本一

本立而百務舉治之道也今之政要莫急於邊防邊
防當務莫先於兵食我　國家馬政之設司以監苑
廣以茶市寧以庶郡督以憲臣所以足兵也屯政之
設郡衛兼統等第三則召佃補逋𫝊給具所以足
食也兵食務足凡以益三邊也予嘗卿太僕矣有司
者以馬爲末政至閹馬而不能舉其數嘗游湖湘察
屯政矣有司者以戍田非專職歲失業而漫莫之省
甚者訃馬巧征棄田倍入以虛文而求實效幾何其
不墮若職耶嗟夫事有難易惟圖難於易者難可爲
事有常變惟通變於常者變斯拜游大夫以廉平立

其本以勤愼急其要俗所末者爲所先時所委者爲
所重是謂知微而不襲其故幾見而能預其防者乎
安得天下民牧咸克振策奉公如大夫操持易簡如
大夫則坰野之歌燉煌之勣將不再見於今乎
聖天子西北之憂可少紓也予不敏用述斯言爲良
守賀且以賀使君之知人

壽九皐孫大夫序

吾聞東萊爲守內奧絃巙山漭海比壤東牟其藏珍
蘊秀瀕洞莫測意必有長生久視之倫並𤦭其間吾
願從而游焉稽諸往祓秦皇漢武求之而不可得叔

世若徐問貞者能服及於六一翁迦其究竟是亦非
其道而窮大功殆與朝菌夕蜉等耳苟若有知道者
焉鳳兒而能翔麟出而能隱繒弋所不及繯紲所不
縶自是以率其性全其天斯不亦可貴耶問嘗以語
北沙迦客客曰都昌有仕而隱者如九皐孫翁焉謂
之有道而長年者非其人乎予考其素曰翁以中丞
枝格欻陟魏科世翊南宮軒冕相望乃溫溫挹損未
嘗有驕色鄉黨以謙恭聞子子遺孤克自振策竟能
纘乃祖服展乃父志祿及慈闈孔懷翁弟宗族以孝
友聞兩宰劇邑治迹炳然入贊三禮出剖獨寃民譽

藉藉於遐邇至今以忠愛聞肅功甫奏遽爾投簪聊
脫富貴不啻飄風驟雨朝野以明哲聞迺今年既餘
七十矣視明聽聰顏童體佚時招社侶攜漿茗隨意
所向輒成佳賞或嘯傲耆英之會或逍遙獨樂之園
或登眺泉石之莊行歌則金石鳴長嘯則雲壑震沌
沌焉不知天時之倏嬗塵人世之有寵辱也予聞而
喜曰噫嘻青齊之濱乃知有若翁乎夫樹木者道自
生見大者心自泰道生則聚百順以事君親心泰則
役群有以忘物我翁之教家憂國以忠孝自砥礪是
而樹木也勢可怙而不有名可崇而不居是謂見大

也是故有道也者其形常佚其情無營其真不雕琢
於紛華其神不渙散於憂患斯翁之所以長其年也
斯固撫山海之靈而麟鳳其行者也昔人有千里神
交者吾雖未登九皐之堂而此心已在羅山之東濰
水之西矣客請歸斯言以壽翁

賀徐節婦崔氏七袠序

歲癸丑仲夏二十有五日實徐母崔氏七袠誕辰崔
之姻黨閭里謂母氏賢節而壽宜賀也羣謁言於東
洲子東洲子曰母氏吾妹也吾有一姊二妹潘姊潘
妹咸先夫而殞不可作矣獨徐妹多蓮奇變後夫而

孀居吾每見妹輒感慨生悲莫能已已乃今吾與妹
俱老矣安忍以疇昔之悲爲今日之喜耶雖然不有
歲寒無以知松柏不遇斧斤無以別金石吾妹之硫
於徐者天也而獨延其年者非天乎安知天之所以
拂吾妹非所以成吾妹乎婦人之事夫猶臣子之事
君父處常而賢者難也而難於變能守處暫而守者
難也而難於守不渝處久而不渝者難也而難於久
且功吾妹少齡而喪其夫一變也乃冰蘗其操而矢
靡他人以節婦稱抱弱孤而零丁二變也乃自鞠儿
教而幾其裘克紹人以慈母稱子中殞而遺諸孫三繈

也乃力苦撫摩而蘭桂並秀人以賢姑稱凡母氏之功於徐者實有賴於長其年也使母氏而不年則人徒得其常而失其變知其始而昧其終雖有金懿誰則章之迺今知旌者仲之門也塞者通之漸也天之降割於淑媛者所以章淑媛也王生應科潘生僉葦請敘斯言而張於節壽之堂

賀自湖吳大夫德政序

桐株守海廬藉憪懞於自湖郡公者餘二稔矣聞諸海氓之謠曰我公其吾邑之沈龍圖矣乎頃歲以避地而西道出海陵海陵之氓曰我公其吾州之范文正矣乎既入蕪城鄉士大夫羣告於桐曰我郡公其疇昔之韓魏呂申矣乎桐顧聞其迹士大夫曰我公甫下車會　壽藩之歸宮春也公爲節鉅費而民不擾所以佐民屈也比歲暵潦駢仍民日遘瘠公爲恭禜禱急賑貸所以和大沴也逆照干我天紀河洛青齊流焉烽起公乃廣支緣道闞伺卒奇驍厄軍實賊竟不敢入境所以捍外患也癸丑甲寅海倭犯我州縣火我室廬虔劉我元黎公乃輸帑儲促救援覈賞罰申禁約而東土倚以覆庇焉所以紓內難也二學圮弛公鼎新之明以導迪掖以絃誦以砥礪我後生

所以明教化也重士而貴德則精其品裁匯其甄獎式廬而倒屣者無虛士所以樹風聲也里有節義則爲表乃幽光揚乃闡懿所以示嚮往也知五毒之下無情獄也則務簡乎而戒掠立壁圍之辭無漕曼焉所以省刑罰也擊奇袤綏孤嫠邑狐墉隼爲之斂跡所以安善良也絕骯髒剔瑕垢俾梟藻之流無肝耻焉所以繩吏胥也是故閭閻歌之當塗旌之天子嘉之吾儕可以無頌乎桐曰吾有前聞矣夫危不生於危而生於安安不忘危則危可安憂不生於憂而生於樂樂而知憂則憂可樂昔段干木之在魏子產之在鄭災不禳而火自弭兵不戰而秦晉却是必有所以禳所以戰者爲之地也我公欲殄乎外患而先務乎內寧欲回乎大沴而先修乎人事政有五均之休民無四殆之訌卒不怨於羊羹士無羞於鶴祿是故天變不能災人變不能虐者謂非我公有所以待之者乎自光而洪鬯　皇休以媲美前修者不在茲乎是可頌也於是乎文者文之詩者詩之桐曰史氏爲特書之

賀自湖吳郡守政教兼修序

惟揚土沃民侈厥風易靡自湖吳大夫以爲移風易

俗敎化其首務也爰茨郡縣學而觀興替焉旣見大
坟者隤者圮而木撕垝而弗墢者愀然嘆曰是關天
維屬人紀責在民牧可但已乎乃江都學故有尊經
閣燬久墟夷大夫尤惓意焉爰檄有司俾命日受記
庀材鳩傭以期無愆素於是乎庶民和會義商輸槖
閱朞月而工告成時惟宮墻聿新士氣揚勵二三子
瞻廟貌而趨拜焉顒顒乎嚴師重道之心興謁聖祠
升堂階而繹明倫之義焉油油乎孝親弟長之心興
登經閣集齋居而肄習焉諄諄乎敬典樂羣之心興
仰　敬一亭而奉讀

聖箴焉竦竦乎靜存動察之心興顧瞻二坊而思惟
命福之義焉勃勃乎自重自愛之心興蓋無地而弗
新是隨彌而皆敎也惟師長氏偕二三子欣焉樂告
於史氏桐桐曰大夫之治所以鼎新乎宮墻者得非
鼎新諸士子之心矣乎豈惟士哉作士所以表民也
豈惟學校哉興學所以風遠也昔孔孟春秋戰國產
也對問陳則曰俎豆論爲國則曰禮讓陳王道則曰
孝弟曰明人倫曰庠序學校夫孔孟豈能弛法嚴禁
折衝指斗以爲治哉譬如濬泉者必求其源焉則流
衍長植木者必豐其本焉則枝格暢大夫圖治功而
先敎化者非所以求政源而豐政本矣乎夫士行淑
則民觀善善相觀則道德一一道德則風俗同同風
俗則民志定定民志則趨向正正趨向則自順生是
故大夫非不使民也而役無告勞名定其分也非不
徵科也而財無稱屈忠不後君也非不用辟也而陛
無譽嗟仁畏其志也非無遺逸也而潛者益光禮足
勸賢也非無簿書也而典者弗竄誠涓其黷也歲雖
愆和也而民無怨咨德飽其虛也兵雖戒嚴也而我
師膺揚義激其氣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不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大夫之謂乎推之而臺而部而

廟堂所以穆天緈而訏展錯者皆是物也非大夫之
能事乎師生聞之喜再拜而請曰竊聞善立功者非
立言君子莫之章也願終敎焉桐也鄙莫能爲役姑
次第斯言授諸牘史

送抑隅劉大夫守恩南序

東洲史氏桐避地而揚一時邂逅得轉運劉大夫抑
隅氏焉接其儀度則淸標雅韻犖如可捫也聆其辭
氣則傾古今吐瑰瑋洋洋亹亹坐更僕而莫之倦也
間嘗以詣漕司諸大夫諸大夫讙然頌曰吾賓抑隅
公之履歷粹美累勣章章馳聲者甘曰令儀緒論而

已哉公以進士高第筮仕陵川也寬而弗弛張而弗棘治迹以循良聞以才御史巡東平按滇南也恩以濟威斷以剸劇邊疆以精練聞已而晉守北海也柬齊之政不減陵川終始一節時論以明牧聞乃今遜膺漕司也冰玉其操弗磷弗緇抑而若揚絀而若信商鑑以廉介聞桐方愛之慕之以爲相見之晩也無何晉守貴藩思南抑隅以思南爲僻壤借其庶寮問柔遠之政於桐桐曰劉大夫其薄思南也哉物固有然者矣不遇崛塊陒隔無以別龍駒不加硬石㻞金無以知利器此伯堅之所爲拭目而夙明之所爲浩

嘆也

聖天子以抑隅爲龍駒爲利器是故以諸難試之授以郡縣觀其仁也登以憲臺觀其力也寄之邊隅觀其略也屈以貨財觀其守也陟之遐裔觀其節也吾聞之天下有嗇土無嗇民有異俗無異理昔漢夜郎王戡定禍亂撫綏牂牁時人德之遂以思王名其邑抑隅之是役也不鄙夷其民如子厚之治柳不魚肉其民如叔直之治蜀頑安知思南之民不有思劉之愛蜚聲於宇內乎亦安知造物者勞抑隅之心志非大任之將降矣乎抑隅曰唯唯儀雖不敏敢不奉以周旋

賀周黃墩先生偕魏安人齊壽序

歲甲寅仲冬八日實周母魏安人設帨辰壽稱六袠有七焉閱乙卯歲季春二十四日爲黃墩周翁懸弧辰壽稱六袠有一二老蓋雙壽焉厥嗣迪齋君以進士起家郎奉使維揚也雲舍軫懷陟岵悵望謂障辯舞斑弗遂躬親膝下也造東洲而謁諸史氏桐惟時揚縉紳羣焉稱頌曰黃墩翁夫婦之偕老也有自哉夫蜀以山水名寰宇至犍爲而孤清秀絶獨稱佳境丹池鶴洲九峯三龜有仙窟焉安翁之冥翥元溪之

遺神有奇蓮焉黃墩二老鍾其祥而襲其芳所以長生久視者不在茲乎桐曰否否外其道而幻取者誕也非其倫而矯擬者詭也昔孔子於講學而論壽則歸諸仁於對君而論壽則歸諸智仁且智其術貞其道同也黃墩翁以清淡埤抱豈不能海泳雲翔致身高顯哉亦豈不能揩寵怙榮雄視閭里哉顧惟以渠嫕淑身以澹漠自晦恢舊物以光宗教詩書以成子子未貴也混俗而嚼然不滓子既貴也偶居而儵然遐舉且魏亦唱隨維德偕行積勸甘苦不屑参汰埃塩之混濁殆不足以浼其中焉今夫修身而崇孝者

仁也惟仁則嗜慾淺淺嗜慾者其天全淵采而匿聲者智也惟智則勢利薄薄勢利者其害遠且廸齋君以父母之教施諸有政也不自盈而務謙光士類以智稱不受涅而尚潔白黎庶以仁稱推是而開壽域以大悅民志者此其兆也安有人之所悅而天獨違之者乎亦安有天祚其子而不移於親者乎二老之後享可涯也哉廸齋君以斯言爲善願遂獻於並彩之堂

壽自湖吳郡守序

歲甲寅季秋二日賀吾郡守自湖吳公降祥辰江都

周邑侯將獻觥躋堂爲公壽先期造東洲桐以壽言謁桐曰父母壽拜嘉慶焉祝脩胄焉子道也侯之壽守也義何居侯曰備自恩生禮可義出理之恒也公於恩又有父母道焉父母之愛其子也外有庭誥内有慈令見善則喜見譽則憂所以玉厥成也守於父也亦然有寸善焉誘之獎之若已出焉苟有譽尤推之勵之惟懼其弗克新焉是守之于夫父也恩罔極矣安有爲子而不愛其親愛親而不欲其壽者乎桐曰吾聞命矣守之愛豈其一侯哉均之羣屬也愛羣屬豈其私厥長哉所以及萬民也吾見守之愛君民矣野無蕪萊徹斂簡焉俗瀰瀰蒙勸導廸焉歲或儆祲求禁弭焉境譙外侮務戢定焉壓隳蒞諝公讞駢焉里隱懿行亟闡揚焉政積垢歷務滌磨焉是守之父母乎民者何異於父母其子乎且於十屬之牧淑者旌之穢者沮之蓋將以已之爲心望羣牧也望羣牧以已心是所以子羣牧者猶夫侯也侯能以子道而事守則十屬之牧獨無是心乎羣牧之心萬民之心也十屬之民所以愛守者寧有間乎是故以一人之良而千萬人愛之一人之慶而千萬人祝之人心所在天固不得而違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有

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自湖公之謂與其享有遐齡而綏後祿也固宜

贈汪栢亭僉憲陝臬序

王署儲材有栢亭汪君焉馳譽於士林舊矣予以宦轍相左徙聞得奇產於渥洼而未識其果千里也輸精金於錕鋙而未試其果百鍊也頃予以避寇揚居君亦遷廣吾土廼得接其淸標驗其貞操信以爲軼世之才恐非驪車所能安豐城所能掩也無何君被命晉登臬司秉節西土愛君者曰陝雖金城天府而境比西夷是故我　國家置藩以統郡縣置閫以統

衞所置臬以祭藩閫非所以安夏馭夷之弘圖矣乎
栢亭君之是役也厥責其重且艱哉予曰若吾子是
謂愛栢亭非知栢亭者也獨步於康莊坦途而蹶於
過都歷國者凡種也揮鍔於摧枯折朽而鈍於盤根
錯節者鉛末也是故一曲之士無遠致通方之士無
擇施不聞栢亭君嘗讀書秘閣乎未有達全體而不
能適大用者也不聞其翊衞南宮乎未有明三禮而
不能治萬民者也不聞其內典符璽乎未有司國璽
而不能視臬篆者也不聞其克裕邦儲冰玉不滓乎
未有善財賦而不閑甲兵者也昔范文正歷諸州

所至皆有惠政韓魏公知成定守維揚勸學勸農人
慕之如父母是二公者亦循循一良吏耳及其知延
州也西賊爲之破膽經畧西路也夏人爲之寒心何
哉亦曰君子之治無遠近無小大無險夷隨寓而應
之耳栢亭君以文事之餘推之武備內寧之術施諸
邊疆吾見歐治爲之捐掌伯樂爲之解顧者其在茲
行乎愛君者喜誦張斯言於祖左以佐君攬轡之行

賀明崖張大夫奏功荷　寵序

歲癸丑倭夷干紀犯我海壤甲寅寇益熾自湖紫郡
守憂之問計於中丞淡泉鄭公公議以設官防禦
請先是　詔兵憲季泉李君備吾揚無何晉秩去楚
臬明崖憲副張君被　簡代厥任君甫至寇復作君
不難觸險突入寇穴撤其故卒之貪者懦者懲墮事
者以徇選銳練精明以賞罰且火且攻寇遂就殲大
江以北數百里民賴晏然當塗者以爲君之力也上
其狀　詔晉爵藩參仍秉鉞以滋揚揚之士大夫謂
君著偉績蒙茂典也屬史氏桐紀君美桐曰辦天下
事固難於得才而善用天下之才者爲尤難吾覩明
崖君徽猷奇謀足以應紛劇之變　朝廷之報功錫
寵處置得宜謂非上下有相成之機乎何則君昔蒞

全楚也嘗樹績於狤狑犵獠之鄉矣是謂積有素而
民望重望之重者協人心乃今防禦吾土也揚師振
武肅號申諭威赫赫矣而賞不遺功罰不失愆寬以
濟嚴恩威並著焉是謂仁義之師惟仁且義足以孚
人心甚矣久任之不講也舊矣是故官無定位民無
常主職其土者視民社如傳舍此其功甫就而旋弛
者用才者之咎也君之才既足以應變而　朝堂之
任公與其爵而不與其地則時望爲益重人心爲日
孚君得從容展布以磬所長焉吾見苦孽小醜殆不
足平也已所謂上下有相成之機者不在茲乎鄉士

夫言稱觥登堂酌使君而歌曰惟鯨鯢之墋坂兮澁淪湑以衙衙惟使君之仁武兮質我百權君退焉莫敢有也庶以歌曰猗　厲毅之神明兮撥此要荒耿蚯蚌之何伎兮荷斯寵光惟俯衙而閒姝兮庶幾永臧君子曰縉紳之頌言嘉有功也使君之不有承以謙也惟謙受益知使君之允有成也

送陳石山典教臨川序

石山陳先生以八閩時彥分教吾海庠也七稔矣君子愛之以爲得良友生徒樂之以爲得良師當塗雄之以爲得良牆甲寅冬君被　命教諭臨川寮友耿

西周君洎二三子難其別相顧惘然若有失也羣謁言於東洲桐桐曰石山君豈吾邑所能私哉玆行也斯道其南矣乎天下事其成與敗係乎學術學術之邪正根乎人心吾竊慨夫季世之學離道爲日遠也今夫口典謨而行商賈言是古而道從今者譎也礪破大義附贅懸疣立異以欺世者詭也卹其所短是其所偏而汰然滿盈者妄也朝信夕疑二三其德始嚮慕而終背馳者惑也吾有得於石山君之素矣夷考其修也乎生徒者非騰口說也敦禮義而抑浇漓動必以身先之是教人以誠也驟之揠之不出乎民彝日用之常未嘗外道以自高是教人以正也求其進修則居之以廣守之以愚樂取善而大有容是教人以謙也邇然仕以至晉秩金臣一節久而不渝是教人以貞也誠則行無譎正則道不詭謙則心不妄貞則志不惑師模於是乎盡之矣所以予人心而登有舉者不在玆乎抑是教也推之天下可也況大江之右爲文獻之藪乎吾聞臨川之文獻論者謂晏元獻王荊公實領袖之予以爲元獻之學善於知人故出其門者多君子是可尚已荊公之學倚於自用故入其門者多小人後世不能無議焉石山君以教吾

海庠者而施諸大邦爲我訪忠孝之堂臨汝之院而薦蘋登拜焉萃乃著錄青衿仰山仰而景行焉則王太傅顏魯公之志行可以風多士之氣節朱㮣翁之理學可以淑多士之心術人心正學術明太平之業可立致矣借曰役役於類墨青紫之末吾恐非石山君之望也耿西以予爲知言願授之史以佐君之成

賀自湖吳大夫奏功膺賞序

比年北寇甫平東夷干順大江南北民病焉郡守自湖吳公克壯厥猶匪懈夙夜爰佐憲臣振將卒東向而問其罪無何屢戰屢捷寇乃就殲當塗者上其狀

朝廷詔錫金以嘉之郡僚諸公以爲與有榮也羣告於史氏桐桐曰天下事固有制變於幾先藏用於黙運者矣是故給餉守關非有所冒矢石也而鄧侯爲元功運籌决勝非有所親攻畧也而留侯爲時傑海東之捷非有明牧以預其圖應其援而漫焉攖勍敵以責成效亦艱矣今玆　寵褒茂錫所以章勸沮以風有位者其治世之盛擧乎庶矣乎可賀而頌也羣僚聞斯言而喜乃諏日載酤奉　錫金稱觴而致賀焉螺山朱倅曰我公以豫章元魁擒中美以飾吏治赫斯怒以却鶩虜文武之才也非所謂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矣乎於焉頌六月癸埜唐倅曰我公簡兵儲糒百凡畢修未事而豫已事而戒非所謂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矣乎於焉頌抑篇松山唐倅曰我公以豈弟之德敷父母之政居常爲之撫綏緩急爲之捍衞千里郡縣晏然以寧非所謂豈弟君子邦家之基矣乎於焉頌南山觀吾史倅曰我公内修外攘績則偉矣乃履薄臨深戒嚴爲益勤思患爲益密先聲遐閙寇無梁犯非所謂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矣乎於焉頌泮水自洲公歟焉退遜曰小子何力哉常武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今日之事

聖天子之廟筭也小子何力哉君子謂公之功茂而心下知其業當永終也

敘二程道脉帙

伊川嗣子端中嘗知六安軍死金人難遂葬六安六安人祠守其神而俎豆之愛道者復祀二程以知軍君從享焉斯盛擧也裔孫貢選圖其祠塋冠以遺像奉成帙以謁桐桐拜瞻而竊嘆曰天地間綱常植於氣節氣節充於道義道義主於聖賢聖賢道脉曠千百年而一流通焉孰謂正公繼世仰有子焉以不

孤正脉斯不亦可偉也哉昔陸象山云顔子没而孔子之傳亡大顔子得聖人以爲依歸鏟跡陋巷言不違世行不讐俗時遇其易者也而其傳有曾子子思得其宗未謂亡傳也乃若時遇其難事當其變不有偉人者以英風浩氣樹立綱常則孔子之道幾何其不淪且熄耶愚故曰孔子没至孟氏而道傳孟氏没至程氏而道傳戰國之世何時耶孟氏子作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抗鄧於齊梁宣惠之間所謂嶠嶠巖巖其光輝氣象儼然可想見使塌冢羣黎晄然知充拜仁義之說者孟氏集義養氣之功爲之也至偕

求益微矣程氏兩夫子作純公經仕鄉令藹然以德
化撫頹俗爲御史裹行能抗論新法以忤時宰正公
說書崇政殿則以聖學正人主而斥呂子章至權黨
籍而無所屈使叔季之世知崇正抑邪之道者程氏
敦仁敬定性命之功爲之也知軍君家庭授受其綱
常節義之論耳濡目染舊矣此其倥偬應變之際不
難以一死徇王事非蚤有定見者能之乎當時及門
高第如游謝二子猶背師說而不得其傳鮑氏以下
無聞焉聖門正脉知軍君獨流長之無異其遑遑云
仍行芳瀾而滚滚至今也

賀濟泉鄭中丞晉貳天曹序

夫時有常變功濟於處常而不難於研變者天下之
全功也事有簡劇才優於理簡而不難於裁劇者天
下之通才也濟泉中丞鄭公之撫淮南也海夷干紀
危生墋黷時則變矣百凡豫圖衍機旁午事則劇矣
惟公志與義孚誠與才合攄其經綸素蘊而爲修攘
之偉績焉民力屈則公調停蠲事歉則施賑予軍需
殷則散帑儲地險虛則增壘堞堅銃弛則精利器其
行政也愼而謀設憲臣以威江防簡將帥以專軍紀
任守令以固保障廣採納以集見聞奬壯士以振什
伍其用人也周而肅是故一戰而有東草之捷再戰
而解崇川之圍三戰而大篠東之巢四戰而停館山
之虜且功出於己也不以自居而歸諸人過非其有
也不欲他諉而任諸已所謂開誠布公畏簡書而務
實用者公其有之東南郡縣數千里方攝然倚公爲
重也無何宿望允孚
天子嘉之先之以寵褒繼之以優秩召貳銓曹因將
大有任焉維揚吳守某雅受公知悵莫能留也羣采
縉紳造譔於史氏桐桐曰文獻武略著聲夷夏若公
者豈一隅郡縣所能獨私也哉夫古昔所謂治平天

下者亦曰行政用人而已矣公之茲行也推所以平
淮南者以持衡於天下何利爲今日之當興何弊爲
今日之當[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因事錯采有以成天下之
大務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燭淮南者以秉鑑於天下何才爲可
以附[illegible]何才爲可以扶危則朝無虛祿野無沉滯有
以盡天下之長矣是天下之政平吾士之胥被也天
下之士錄吾民之允賴也所以穆天縡以綏四國者
其大有望於公乎郡守諸寮以予言爲然請授諸史
以賀公且爲天下賀

賀晉齋馬侯壽七袠序

桐客維揚於耆英鄉會衎晉獮焉君焉變其言必由悃愊必中度胸次瑩然無事詭瑣知其去垢就明貞白之士也夷考其平生睦宗族則弭怨以隆恩恤孤寡則賤貨而崇義禮閭里則降色以承謙詔子姓則略分以明訓吾以爲有萃德之實焉問其出處則擢桂京闈兩令北邑江夏之政節苛而務省其報功也寬以仁益陽之政戢寇以殲殘其報功也肅而義黎庶頌之當塗旋之君不以自功也解組而東偕耆舊姻友徜徉嘯傲於泉石魚鳥間視世態紛華澹如也吾以爲君有終譽之休焉嘉靖乙卯壽登七袠孟夏

既望三日實懸弧辰揚大夫竹西袁憲斐江王侯嶽謁予言以爲壽予曰晉獮之所以壽者其邃於易乎君以晉自命者也易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君以貞白是操而駸駸於緝熙也蓋取諸晉晉而弗畜則德弗新非自昭也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君之萃有衆美而實德是崇蓋取諸大畜德則晉矣而進退不時道未光也非自昭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君之功成而退無所繫吝蓋取諸艮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昭明蓋有明德者必享明休天人相與此其機也所謂日升而月恒固君之所宜致者吾用頌是爲賓筵獻

敘岷山一派圖

郡恭岷山楊君之贊政吾揚也任繁事劇蔚蔚有嘉聞矣頃歲河漲于紀海夷稔燾君克佐明守捍禦與有力焉史氏桐避地客揚君出其山水萬里圖謁予曰丹青氏實趙宋松雪裔斯圖於江名且號若有期焉者江用是實珍之東灞司馬平坡進士並重以教言矣願終教於大子予披圖而感嘆曰天人之際數定於先者其幾預氣感於與者其跡合才會於時者其尋功岷山君之生其命名立號何心於山水哉而

名號適以岷江稱且君晉産也何取於蜀之山揚之水哉而宦蹤跡兩遨遊於秋浦南泠之澤因焉借使鯨波不揚則岷山之靈歷亦惟簿書參互之間耳惟岷山之優能奇蹟不擇夷險當其時際安清則攄悃効勤有同舟共濟之義一或凝沍浸溢則憂形夢寐有擊節誓衍之忠顧名思義緣象尽宜君之平生動定殆非偶然而未著之先丹青巳爲發設無乃果有所待乎余固謂數既定則鬼神不能秘其幾氣相孚則山川不能閉其迹功會時則常變不能違其才岷山君其有之

賀葉默菴壽六袠序

默菴葉君贈秋卿郎樂菴公之子臺憲竹西公之弟也嘉靖乙卯齒稱六袠季春望後六日實惟誕辰揚人士東瀾司馬曾孫馬仁董顧壽焉謂東洲桐於君有世講群請於桐曰吾儕之所以壽默菴者非壽其始耒艾之年也獨壽其有可徵之德耳君之自出綺紈膏粱之裔也生易靡矣而其耆也貞君之産紛華闤闠之鄉也處易參矣而其守也確日惟慎言慎動以靜爲本是故自命曰默斯不亦市而隱隱而士者乎桐曰山林而隱者隱之隱也惟非隱而隱者爲大

隱詩書而士者士之士也惟非士而士者爲佳士默菴君其知易者乎夫乾其靜也專坤其靜也翕專斯動也直翕斯動也闢廣大由是生焉君惟主乎靜也故常默言唯默則心常存行唯默則事不苟是故事父母則唯孝也處伯仲則惟友也臨財貨則惟義也交姻友則惟睦敬宗黨則惟恩也是故生之豐嗇而不能靡混之麗俗而不能參凡是物者士之懿也隱之實也皆動而直且闢者爲之也皆靜而專且翕者主之也誠之道也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壽之徵也默菴君嗣是以廣大其後享焉吾知今日甲子之一𨓏殆行萬里者發軔於門庭凌千仞者振步於磯麓也與揚人士以桐言爲然共擎鮮載酤登君堂以祝桐不文勉爲之序

賀游君拜衛金吾序

事固有賞出而有裨於時功報而不傷於惠形泯而無損於體者其今日義授之爵乎古之非濫授者有三議焉謂所裨者微所報者重所損者大也吾以爲今日之制殆不然爽虞千紀爲時則變夫變固貴通也佐急而功詔爵而虛祿其通以等也功若償而責無害重國體也卜式有言曰天下賢者宜勤邊有財

者宜輸委匈奴可滅也雖然佐邊以力者詔爵而論祿經國之大猷也佐邊以財者詔爵而論祿明憲之大類也此庶長之錫公孫弘以爲不可爲化況關內之封乎歲乙卯省菴游君輸粟佐邊授衛金吾蓋事君以力者食其報非君以財者華其名是功典也而所以功者同均之爲非君也報典也而所以報者同均之爲昭勸也於時爲有裨於惠爲不傷於體爲無損是省菴之義賢於卜氏之冏而　國家之報優於漢武也殊遠矣封大夫寅樓君曰省菴以臨江右族乃祖且父世商維揚蓋薄貨敦義賑貧恤莿祇德累

世者也太史氏何以進之予曰道一而已忠其君者必愛其民急於遠者必篤其近游氏之世德有自則世恩必長今兆之一衕非其兆與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予尚有望焉

記

唐馬圖記

貌此圖者不識誰何氏亦不識幾何禩耶其司牧者皆閹官是必天閑法駕物爾官之冠裳紱飾皆唐制是必唐代馬蓋秦漢以後張景順王毛仲所育於唐爲盛是故貌馬者必稱唐抑當時韋偃韓幹號工畫馬此圖得非遺跡耶予觀其類墨運化曲盡精妙羣而前者五羣而隨者五羣而開者七蔭林樾而羣者四負崖而羣者四騎而渡者一渡而鳴者一渡而飲者二騎而驅夫前者一休林下者一騎而行者三騎而後者一拂者一鳳臆龍鬐雄姿逸態隱見頫仰旋迴背向斑如潑如眞渥洼神種也卷阿之篇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蓋先王備物不爲虛器詩人立言良有深旨焉不識天育沙苑盛時法駕之外果爲繁庶之錫耶苑苗獮狩之須耶躍險蹴冰之防耶魏武云老馬伏櫪志在千里借曰願終惠養而已殆與泛駕等耳奚足神

重建尊經閣記

通州學宮故有尊經閣嘗作苟備規制兩壁非傑構也嘉靖癸丑春三月御史黄侯君行部蒞學諸生執

經問道者環列焉已乃達觀興廢見故閣而嘆曰嗟乎是關教化盍攻觀乎廼給資餘百金檄游守天庭氏仰匃材役記程物計庸以任厥成於是判倅施燿氏率恭嶠孫好仁氏咸協賓以效厥勤焉閱三月工訖其高三丈六尺廣十丈凡十楹翼如炳如經可尊已游守廼謀諸學正何士楨氏司訓田光宗氏劉洤氏朱濟氏曰是役也關焉不振者久矣而聿壯於今不可以無紀也亟以碑事謁使君使君俾問記於史氏桐桐曰迺自人文開而元精會諸聖聖日逆而心傳載諸經經之蒙厄若古逮今矣以暴世厄者吾經

燼以異端厄者吾經疵以兵燹厄者吾經壞孔壁汲冢科斗茸帷譌傳訛塞僅存餘緒耳可慨也夫廼今愛經者崇其地而尊之非盛世之偉觀矣乎雖然使君之愛經也果惟是尊以閣耶抑欲學經者尊以心耶知藻其閣而忘其經是謂愛櫝而還珠者也知讀其書而忘其義是謂扣盤而知日者也是故以心而尊經則暗室屋漏日月照焉閣雖隘經未嘗不尊也苟徒以閣而尊經則雖華棨嚴楹適生蔀障耳閣雖崇經未嘗不曒也吾鄉二三子肄習於斯其嚌於斯仰其象必思求其意謂閣之由新者何所以重經也

則是閣非虛器得其意必思繹其理謂經之由重者何將以明道也則聖經非虛言是故主敬其本也知性其要也爲己其實也毋襲傳以枝經毋章句以析經毋離道以叛經經明斯誠立德可久業可大聖賢之全體位育之極功其在茲乎使君名國用江西豐城人蓋政教兼舉者云

紀世義

世義者誰父爲金萬子爲陵徽郡休寧蓮商於東臺者也紀其義者何勤必義卒大人所難也而世厥美者爲尤難是故紀之名以義起樹風聲也嘉靖癸未

歲侵民殍積骸横埜萬曰同類也於我瘞廼募工舁置僻壤揜而葬封者計五百軀後三十年萬子陵臨瘞所而嘆曰塚無表揭則土日夷而原成隰蔵者之災也亟請於羅璧谷使君願立石命名以示民無犯使君義其請爲榜曰義塚所以成厥美也東臺有二港曰轉水曰竹林雨滛水溢涉者病焉陵曰險不可狎也兆橋焉民其魏哉廼捐金匃材程庸董植閱朞月而二橋成且井其隙地以蘇道暍行者實利焉耆寵陞數輩率有衆以謚使君願碑其世休用闡不休亦義舉也使君曰掩骼埋胔徒杠橋梁王政也而旅

寓者加志焉是商其業而士其行者也不有揄揚其
何以勸儌場使李冠唐琦俾謁記於史氏桐桐曰天
下事有所爲而爲者利而利之也無所爲而爲者不
利而利之也讓其責而情莫槩者利之閡也非其土
而恩有間者利未咸也作於允而後或替者利弗垂
不責報而仁自施不私我而任無該不擇地
流不異世而心有倦之數美也難矣哉是故
吳金氏之世休因人之憂而憂之因人之利而
以觀德矣谷使君匹夫有善而必録之萬民
有情而必順之可以觀政矣使君徐姚

進士今之良有司也

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嘉靖癸丑八月豫兗寇作毒流濠泗維揚郡守自湖
吳君思預防焉備兵振旅百厄具飭民乃恃以無恐
鹺院監察御史黃使君曰轉運司與郡縣均利害禦
郡縣所以保民安商也備商以佐民事其濟乎羣商
亦義是舉樂爲役也相與謀曰寇干天紀人神共怒
者也昔我璽鄙帷　勑封義勇武安王實赫厥靈
保我師運儲爲邊璽命脉神其能遺眷乎乃羣
神以祝禱是夕夢感郡蒸楊江商益異之願以

崇祀爲禱無何寇就殲揚境晏然商以爲神有力焉
不敢墮盟以前議請黃使君曰可檄衛所相厥土得
善地於城東副門所營闕月而工就緒甲寅八月東
洲史氏桐以避地而揚也適商儀爾商帆顯輩謁史
氏紀神績史氏曰關雲長矢心以翊漢而終焉齎志
以沒乃今昭靈異於後代者何哉吾聞之亘古今而
不可易者理也彌俯仰而莫能禦者氣也因盈縮而
爲奇偶者數也隨化機而成變遷者時也聖賢者能
弘其理而不能與其數充其氣而不能違其時雲長
當炎祚既灰頹流莫挽數逢其奇時會其否且柰何

哉稽其平生以經術明綱常以義勇昭烈以正統
扶社稷理則正已計取襄樊威震華夏解圍白馬勢
凌吳魏氣則剛已乃今孫曹安在哉百世之下仰雲
長之風者莫不畏敬而神明之侯王其謚號祠宇其
儀容世無虛代焉蓋雲長志雖鬱矣而斯理斯氣之
在天壤間有盤結蘊蓄而不可磨者天祚我
皇明數昌而運熙此其神紓久鬱而效靈焉流英發
響抑之即應雷馬雲旗恍焉若有所以佑　宗社而
庇邦儲者未可誣也祭法曰能禦大菑者祀之能捍
大患者祀之吾郡之俎豆乎神也非古之制與

竹西草堂記

吾友棐大夫初號竹西主人州號省菴主人嘗偕東洲崔子宦游三楚登岳樓汎洞庭訪君山二妃遺竹入瀟湘數萬頃撫琪玕而嘯歌者終日焉獨恨未得憇主人草堂對竹西風几其比樂耳乃今吾兩人俱老矣主人遯甫林栖東洲子亦明農東海頃以避寇客揚欲申前約就主人問竹所主人曰吾揚古有竹西亭今竹與亭俱無矣堂雖草構非其所也東洲子曰主人之愛竹予既已知之矣夫竹有目愛有心愛目愛者樂在物心愛者樂在理樂夫物者有得於外

雖有而若無樂夫理者自得於中雖無而亦有吾謂主人以竹自命而復以省命庵是所謂省焉者殆無日而不在竹也竹性直必自省曰吾能矢厥中矩厥度以無詭我天眞矣乎竹中虛必自省曰吾能無塞以茆無窒以墻谿然空洞矣乎竹中白必自省曰吾能自濯自新不緇不涅撤翳屏垢無詻我素業矣乎竹色正必自省曰吾能肅爾模端爾範無巧笑無諂容以凜焉莫犯矣乎竹有節必自省曰吾能金石之介冰蘗之貞始終爲不渝矣乎竹勢凌必自省曰吾能高尚其志傲凡脫俗鳳翔龍躍於千仞之上矣乎

果有之是不必延二仲於三徑而吾心之萬徑固曠如也不必共詩酒於七賢而吾心之羲皇日契晤也東洲子言未已主人啞然笑曰淵哉子之立言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乎子不紀吾跡而紀吾心淵哉子之立言也

郡博李秋潭去思記

秋潭李君教授揚郡者凡三稔文宗諸侍史暨當塗使君華裒茂奬者爲疊至甲寅秋銓曹廉其賢晉秩承天郡判弟子惘然若有失也胡生淑道丁生文明尹生瑜玭王生學古馮生世京輩謁史氏桐以紀先

生勳將礱石闡懿寓去思焉桐曰去而思人情也惟思在心碑義何居二三子曰思在心則時改而傳泯一人之思也思在石則世遠而聲流不朽之思也自聖學湮而師模弛久矣其身教之莫聞也先生口無墜言身無愆行胸次空洞不屑詭瑣去則失我矩矱安得而不思自道義之不講而士每無方聞矣先生居則授文以經傳爲主本以心得爲眞見以剽竊爲末學外是則天文地理鍾律甲兵靡不闡嘗啓迪去則塞我見聞安得而不思自義利之混淆而師生之恩義跡矣先生尊性窒慾其宅心澹如藻潔弟子之

貧者賙之患難者衛之育我撫我若父母於赤子然去則遠我依怙安得而不思自節義之莫章而民德日淪於薄矣先生崇楊應龍魏苑氏之孝表薛母劉母之貞擇閭里之賢有行者而禮重之去則挪我士氣闕我風化安得而不思桐曰吾聞秋潭君繫思於人心者舊矣敘令武義善政有錄焉是武義之民思之再令永興永興爲紀荒政碑治迹焉是永興之民又思之再令華容君以前令之故引咎自歸爲輿論所器重是華容之民亦思之鄞中爲

今天子龍飛郡民佩士習迴軼凡壤君以政三邑者政之教揚庠者教之吾見鄞人異日之思之歌之當有出於陽春唱和之外者矣安知百世而下仰思秋潭之風者不與蘇湖之教龔黃之政媲美而並傳矣乎君諱瑞芳字時禎別號秋潭江西豐城人嘉靖壬午鄉貢士

修惟揚水關記

揚城舊制市有河城有關南泠淮海之巨浸邗水澗曲之支流咸會通焉河可以舟關可以守凡以爲民也歲癸丑河南逆師干天紀甲寅倭夷亦寇我中土揚郡守自湖與大夫完城簡旅百尼豫飭儆江都周令曰關制故疎關歲積且圯非所以固吾圉也姑閉諸既而曰河久窒則日湮非所以利民用也盍啓諸謀諸叅戎張君恒喬君基新關以計久遠揚父老羣焉相告曰守憂吾民夙夜勤劬實懇懇矣胡復以瑣役煩長上供事趨工責在吾民員外郎郝封君理謀諸光祿火署丞坤曰父老之憂吾輩之憂也胡可以勞百姓會材募工責在吾輩於是封君首輸金五十光祿輸金七十太學何生正茂高生格各輸金五十義授卞千兵晳曰諸君高誼晳所願也晳植劾勸益金以畀有關是誠在晳於是裁其制俾隘可守券以石俾堅

不磨閘以板俾閉可啓重其門俾險可恃翼以墻俾隙有補晳倍益金三百有奇撤舊與新四關奕然郡守環而視之欣焉有喜色於是官者私者車者畜者負者肩者商者農者咸稱便晳輩謂是役實利民捍害不可以無紀也問碑事於史氏桐桐曰時有常變政有經權謀有遠近經以守常權以通變守而不變則其敝近變而能通則爲利博是故今日之事寇不可虞時之變也閉關以守政之經也舍圯而攻圖權可遠也是役也覲上下之相親政則可知已士民之競勸風則可采已工之經始夏六月望告成則孟冬

吉日翊皆以董作則衛知事俞涉任勞焉

兩淮運司題名記

凡官守必碑其名匪用是垂後聞也蓋書其姓氏係以産籍等以階秩紀以歲月俾嗣是而觀者可以稽職典考臧否也兩淮轉運司置自 國初凡百八十餘年矣司轉運者運使則肇魏觀氏迄今三十有八人同知則肇張翀氏迄今四十人副使則肇党忠氏迄今二十有 人判官則肇楊陵氏迄今六十人時遜迹堙而名石尚虛何耶惟甲寅孟冬願菴唐使君涖運事議礱石鐫名用補往闕偕其寮弄允韓倅

少崖馬倅葦謁記於史氏桐桐曰古之欲平天下者在理財欲理財者先用人用惟其人斯好惡公財用裕故曰慎德曰好仁皆公好惡之大經也今之所謂理財者内重司徒外藉鹺海而已夫鹽司以總財設官官守以督財爲職求其惕焉振策以弗隳若守亦艱矣是故義以和利德以未貨非名斯石者之要務矣乎今夫積儲利用充充邊實人將指石而稱曰某能吏否則受劣名恤竈生財公輸不匱人將指石而稱曰某循吏否則受苛名潔躬藻行無所緇濡人將指石而稱曰某廉吏否則受汚名衆販通商公私無損人將指石而稱曰某才吏否則受庸名剗奸剔蠹莫或侵撓人將指石而稱曰某明吏否則受闇名在昔仁賢漢文學有敦厚貪鄙之劃唐劉彤氏有惠生柔戎之表宋王隨氏有通商五利之陳范仲淹氏有弛禁寬農之議宋晦庵氏有私賤官貴之辯著在紀載可師也已司若職者遵 列聖不刊之成憲奉臺憲通變之事宜參以古人已試之明效則人存政舉庶無愧於官箴矣乎或弗即厥工有墜若成者良友尚規以義曰名在貞石

海門縣築城記

聞諸故老永樂間倭夷弗靖犯我東土訖今設兵嚴備以爲常嘉靖甲寅夷復犯海門海門故無城塹市聚野處之民奔命無所受其毒爲甚烈乙卯復圍通城攻且焚者每旬月城竟莫能克揚郡吳守聞之曰噫有城則守無城則斃城以禦亂可但已乎抑吾屬之慮是獨東土也哉寇逾料角而漂北海犯鹽場而南向則如皋弗城爲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北犯口岸則泰興弗城爲可虞風帆西下直抵沙市則瓜洲弗城爲可虞况海門僻在東隅爲水寇必由所弗城民將何恃亟請於司馬中丞鄭公公曰是吾責也

謀諸監察御史李公莫公請於
天子將新四城以爲久長計旣得允公乃恪奉德音
以詔羣工而海門尤川情焉遂故吏之貪且恭者跪
薦高郵趙判卿俾令邑事謂揚郡史倅朝賓守貞白
而才諝優也檄之俾督諸境役且躬履邑境集輿議
而損益之謂城曠則費溢約之可六里圍可九百六
十有七丈高二丈堞高五尺壕廣六丈有四門有樓
有水關有營房舖舍計費金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兩
有奇以前令詭稱蕩田徵金可裨闕也秖給帑金一
萬四千一百四十兩有奇餘金尚有待焉議定工衆

僅浹期月而寇復報警時江防使廉憲張公振武有
方民恃無恐令乃率民且防且作而築者鑿者猶勤
勤也會諸當道以遷代行大中丞陳公監察使君吳
公崔公至咸摅誠協公益申前令督成爲日切焉閱
歲餘而工克就緒圉愆初議邑士民大悅熙熙焉賴
有庇也犂閭記於東洲桐桐曰昔楚圍莒而入於鄆
以城惡而無備也然士蔿城蒲與屈而莫之慎識者
知其爲寇讐之保耳夫城佐勝之具也民決勝之本
也而人心之向背有幾焉苟傭其力以城之役捐其
生以守之非有恩澤焉以結其中吾恐胥讒之民未

可以若是其厚望也是故君子之善德其民者義以
耕其力仁以結其心會人和以守地險使不可勝者
在我而可勝者在敵則斯役也其吾邑千祀之金湯
乎鄭公諱曉陳公諱儒李公諱時逄莫公諱如士吳
公諱伯朋崔公諱棟張公諱景賢吳公諱桂芳洎史
倅皆名進士趙令陝西鄉進士

泰興縣築城記

泰興比境海陵縣古而未城惟是襟江而環海也沙
寇怙險毋竊發嘉靖甲寅倭寇至毒我大江南北乙
卯寇又至揚郡吳守有憂之嘆曰變生而無城民將

安守承請於撫巡諸公議屬境之故無城者改圖焉
撫臺大司馬鄭公監察御史李公莫公咸曰是誠在
我乃摅悃協謀以守議聞諸
聖天子旣得請廼賦命有司凡新四城而泰興居其
一焉僉謂姚令邦材雅秉潔尚知勤民隱也檄尸其
役史郡倅朝賓志懋而守貞有幹濟能牒總其役令
乃受計程功殫厥心力簡温戸以責其成廩細戸以
傭其力由是築者鑿者方融融向公而莫之後也會
撫按諸公以遷代去御史大夫陳公監察御史吳公
崔公繼至益飭戒益嚴惕然以玩愒前功是懼時江

防使龐憲張公亦爲懲艾勸勉莫敢怠遑閱期月而工告成城凡七里有奇其圍一千三百五十有三丈高二丈堞五尺壕廣八丈城樓鋪舍各整整計費帑金二萬七千八百有奇兩邑庠諸生奉厥師長洎鄉先生命瑩謁言於史氏桐桐曰昔趙襄子之難長子城完邯鄲倉庫實襄子不之恃而恃晉陽以尹鐸之所寬也民之所由餘也是役也諸大臣奉揚明明廟謨夙夜以保障斯民爲心而良有司復能褒誠秉忠振民乏而展其詘絶無繭絲之苛焉是斯民之受寬於其上也亦弘多矣是故可勞而勞民用無

怨因利而利財用不傷地險設而人和會來世保民之道其在茲乎鄭公諱曉陳公諱儒李公諱時遂莫公公諱如士吳公諱伯朋崔公諱棟張公諱景賢吳公諱桂芳洎史倅姚令皆名進士

墓銘表

太學生錢明夫墓誌銘

嘉靖壬子三月十三日錢生明夫疾作邂宿而卒遡其生弘治辛酉五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二弟太學生薰卜癸丑正月二十日葬明夫於清幹鄉祖垗所從兄初志也先期狀明夫行謁予銘予爲哀且嘆曰錢生其能子弟哉爲人後者履順多參怙力多憒參覆家憒覆身以忝所生若錢生者處順而力乃無督尤其難矣哉生諱藻明夫其字別號草塘先世居餘東里大父貞齋翁盛贈中憲大夫鄖陽知府父南浦

翁鐸舉進士累官廣西按察副使母李恭人於吾室淑人俱斎出監察御史周明夫生而穎敏弱冠補海門邑庠弟子員既應例業南雍以從浦翁宦京師攻業北雍時予職史館乃偕薰弟從吾游吾固鑑奇葩於蓓蕾也歷事南宮宗伯序庵李公屢試之亦爲引獎已侍浦翁宦廣西遘嵐沴久不穀感異夢食燕泥而愈乃嘆曰吾體幾羸頻不自封肯勞非命也夫會海通乃築室崇川綜理家政念貞齋翁以拮据裕産也務敦節損諸諸以身先無敢荒嬉且忍垢納侮恩保先懿有狂大火其門知其人而莫之問曰吾祖有

遺訓也獨雅好文墨讀相尙臨名家帖考字學音韻以自怡暇或引觴樂飲探幽覽勝恆適而已亦不至聯浪衕浦翁李淑人相繼卒讀禮三年檢身理生爲益慎友于其弟同居對食衎衎焉終其身無相猶嘗購藥弭歲疫新梓潼故祠志厭俗尙欲玟古禮皆善舉也配許氏初無子嗣以蕭子曰九敘後側室生二子曰九山一幼女一妻守禦千戶王廷揚嗟乎明夫年若耆而其緒長志若齎而其守確錢氏之能子弟哉銘曰明夫之生也約躬惙度弗遠遺武昭嗣爾祖儀矩彬彬游情藝圃曰繩爾父沒而藏也依其祖依

其父哉恃哉恬脉脉千古

歐村陳君墓誌銘

語云朝無擇才埜無沉器斯殆槩舉其盛耳乃若洽仁之世隱景鏟跡於氏伍者豈無其倫乎而泯焉莫章者多矣吾讀庠彥栗生鏜狀歐村陳君行而有感焉狀曰翁諱君字邦顯別號歐村祖德避元亂吞揚之豐樂鄉 國初占籍江都德生禮禮生源源配紀氏生四子聰銘智及君君性敏善識訓聞父翁訓閫歲試之弗遺忘父翁卒諸子事家人產君獨任勤苦父翁喜知陳氏爲有子也孝養二親克盡子職父翁嘗入城市君執鞭步從之不難往返百餘里曰吾安敢與尊者偕騎耶敬事諸兄友于終身至析產亦退遜無所競積勤無何產日裕嘗施腴田數畝爲義封以瘞札瘥骼齒者嘉靖侵歲存孫繼以師旅萬衆雖雎郡縣憂之君命子傾儲輸官以紓時急有司義其子而獎之人知爲君之訓也鄉戚之貧無依者或賙以粟居以廬賻贈無所悋惜故有僧道橋橋圮君以百金倡鄉人且躬督厥成壯麗可觀易名曰河口又徧修雷塘諸橋自是民無病涉者君喜恬澹惟以經術課諸孫曰苟寸進以亢吾宗吾目可瞑矣戒歸人

惟守成是務弗欲其多營以自撓閭里事有弗樹能者質諸君聞其處分數語輒慙服耆齡後杜門偃居有司以鄉飲徵辭弗就乃授冠帶以榮其壽生於成化戊戌四月八日嘉靖甲寅五月五日卒得年七十有七配黃氏有閫行君之諸善母氏實相之生二子長琪次璐省祭官女一適李鑑孫八銑紹虞皆太學生紹思郡庠生紹先紹伊紹齊鎔紹舉孫女四長適馬鼎次適蘇龍次許聘揚州衛指揮使劉應揚次許聘吳汝松曾孫五時濟時汲時潤五十孝孫曾孫女三曰一許聘孫承德曰樓曰仲嗟乎諸行如歌村君

可謂吾揚之隱君子矣銘曰貞璧琳瑯埋璞崑岡玓
瓅惟珠深淵掩光村君多懿而孝樹芳而忠輸國而
義及鄉身屯澤流跡遠與長雲芝玉樹嗣世允昌有
墩歐陽千載斯藏

國學生錢瓊田墓表

弘治間桐時家食窓友陳德章氏志其年而善子德
章以太學生卒無後予每會晤其婿瓊田錢子未嘗
不念德章之舊誼也嘉靖庚戌瓊田子喪陳室予既
為之銘矣癸丑八月四日瓊田子以疾卒嗣子九疇
卜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啓陳母窆而合葬焉先期請

予表其墓予哀之為叙其素曰瓊田子諱芝字瑞夫
別號瓊田少羸弱且弊庵公之獨子贈大夫貞齋大
父公愛之不欲任以肄習勞初命遊邑庠尋命應例
卒業太學性孝友事二公聲許毋惟謹事其仲父南
浦憲副公如嚴父處伯兄介翁終身無間言與人交
直率和平言出輒傾倒底裏雖險夫僉人亦諒其無
他腸臨財貨務厚與而廉取或有所逋負亦赦焉不
忍較銖兩雖貧人有所取亦笑而應之素好施舍能
憂人之憂嘗育江氏孤女笄而嫁之嘉靖己亥海濤
作諸場婦孺成溺鄉迺使用其言白吳陳山侍史各

給金以助不能娶者又輸米三百石以賑饑之運使
義之獎以幣帑概償其直辭不取又建廢縣市橋新
關雲長神守雖多費弗吝也晚歲銓期已逾不樂仕
曰吾安能役役為哉以閫內事屬內子陳陳善綜理
閫政益整整不以煩夫子閫外事屬九疇九疇亦善
幹蠱處常應劇不以憂嚴君廼築室於村東命曰別
業築院於南莊命曰瓊田書院訪故舊或問喪疾則
適別業或鄰遊或觀稼則適書院東居之姻友亦樂
交之每至輒相與燕嬉閱旬日而後返計聞吊者哀
者傾城塋生弘治壬子七月二日得年六十二娶一

即九疇太學生孫一士昭潘氏出嗟乎瓊田子幾小
忿而篤懿親賤貨財而崇道義薄世榮而安優閒是
皆時好猶尚所不欲為者而瓊田子獨樂為焉生也
人愛之死也人懷之以所輕而博所重得失何如哉

明進士文林郎東川李君墓誌銘

李君卒之後二年為嘉靖癸丑嗣子庭桂卜是年
月　日葬君于郡城西南萬松岡啓其母　氏
祔焉庭桂自為狀拾杖走泣謁銘于東洲桐謂桐於
東川君姻有連而學同時也君諱夢周字希道號東
川維揚海門人四世祖曰聞甫者有隱德以世科顯

官者聲准揚間有司爲表其坊曰五桂三翁大父傑
縣庠學生輝廢薦辭不仕父軾古行篤學有時名以
太學生授雷州郡判嫡母孫氏張氏母朱氏生三子
長夢守仲卿君季夢陳郡判翁愛君幼穎敏誨之勤
勤君亦力學不廢寒暑與經義輒援筆立就以奇童
聞年十四遊邑庠每臺試文宗侍史多奇其才以爲
當大有成也正德己卯舉于應天庚辰舉于南宮未
廷試丁張母艱嘉靖癸未　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
寧都知縣時郡判翁卒已餘十年矣君每追悼翁未
及見渐泗不已君性直而喜動寧都民器風纖素稱

梗治君於利病當興革者不難任怨勇於必爲首决
數疑獄吏胥憚服又有以死獄誣讐家者後母誣子
以不孝者君悉爲昭雪間諸隣郡凡抱冤之訟咸愿
赴直于君乙酉首寇亦靖境內騷然巡撫公憲諸公
檄君禦之君設奇力剿不旬月寇殄平温戶豪丁利
匿稅以自肥貧弱任賦不堪償逋君請于當塗剗强
補羸裒輸遂均撫按以爲能交相推奬民俗好佞鬼
市子女以代牲所謂五王廟者尤所崇奉君命火其
廟及毀諸淫祠撤其故材以新學宮構書院率諸生
講習其中親爲指授士論民情方翕然歸德有勢家

子弟宿多跅弛過君數諭之竟怙力弗悛君怒逮置
于理且奪其占田歸之民然祠蘊黨讒譏紛作君素
薄宦情遂浩然東歸卜居揚城杜門鮮交惟讀書教
子自娛以恭酌而已事朱母甚謹朱卒哀毀盡禮念
其兄無子生養死殯咸歸己丙午庭桂中式南圻君
喜曰吾李有七桂矣復何憾但吾兒立身務剛方正
直毋負　朝廷耳君故以痰嗽辛亥疾復作七月二
十七日卒家無羨貲諸子至鬻産以襄事則君之宦
守可知矣生弘治戊申二月一日年六十四配張氏
繼江氏江有淑行俱先君卒繼翁氏副室毛氏楊氏

子男五人長即庭桂江出庭槐翁出庭櫝庭柟庭梅
毛出槐櫝柟俱邑庠生女六人長壻周召次壻邑庠
生史紀禹次壻府庠生黃堯次壻閻秩次壻邑庠生
顧養謙次許壻蘇應乾孫男三人長之喬次俱幼女
孫二人銘曰昭嗣世庸無忝乃翁未謂不逢立峻樹
風克壯武功誰闕爾終蘭敷桂叢茀茀葱葱後祉曷
窮史氏述表用燭閟封幽原萬松

明故庠學生崔東山墓表

崔君諱光翰字元佐號東山充海門庠學生明年當
歲貢試　大廷乃以父憂積毀而卒嘉靖辛亥正月

一日也君室於予室同出李氏御史周之孫陰陽官槩之女也君家嗣庠生鳳鳴治新塋卜壬子九月二十七日葬君於新邑進鮮港北原卒其弟鳳雛鳳翔鳳儀鳳毛滂泣而謁予曰先大父逸齋翁大母潘教吾父洎諸叔以詩書並食廩邑庠翼有成立吾父無祿瀕貢期而不獲小有成以報所生一憾也吾父平生辛苦力學至老不倦而不獲階一命以爲榮二憾也吾父謹言篤行事父母孝處昆季友交閭里婣戚義乃不獲享有歲年三憾也非立言君子有以表其素俾吾父没齒泪泪鳴輩何以爲情耶予曰不然天

下事當爲而不爲者咎在人當得而不得者命在天君子亦求諸在我者而已矣東山君年六十而卒是未爲不壽君卒仲弟元相嗣其貢是與君貢等君之五男子洎若孫讀者耕者蔚如森如是德浮於報慶留其餘也未爲不裕後夫何憾哉鳳鳴輩滂泣再拜請以斯言入石表諸墓左

明勑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東湖張公墓誌銘

弘治正德間桐以試藝留都嘗取友吾鄉得名士曰張東湖者見其人文而雅以爲益友也乃相善如故知已余仕京師公季子旦舉乙未進士得承公勳定辛丑公仲子冒又舉進士余乃欣欣爲公私慰也乃是歲十二月十有二日公不作矣乙卯春余避冠寓揚城旦以地卿郎督秩滇南兵憲瀕行奉公友朱君應辰狀謁桐曰先君子宿受我公知旦等庶墓石久矣公其銘諸余於東湖有世好不能讓也公諱禮字天秩東湖其別號世爲寶應人先世祖曰八一八一生伯善伯善生震震生岩世德樸素爲維揚右族岩生東湖公東湖公少嘗力田然性穎亮讀書耕耨非所能也乃輟農而儒從鄉進士王先生遊同學生以公已弱冠而貌尚農也或易視之王先生獨與進公

公亦服勤先生訓駸駸有長益同學生始信先生爲知人長遊邑庠督學御史每歲試必列公高等高等生例得膳學廩公凡幾候闕而補期竟相左時有廩生坐廢疾公又不忍以已故而利其闕是故遲久而始廩公亦不以一廩自限也益厲志績學耶子史百氏靡不悼研疆識尤邃於易析粹摘詮多益後進每大比試場屋人必謂張東湖當雋選凡十舉竟不第公嘆曰命矣夫乃屬冒旦二子而示之曰聞諸往載儒生多以明經起家吾結髮明經垂四十年竟不得一第是何賴於經耶在我且然無徒苦若等爲也二

子感憤取父書而讀之各登進士上第公乃釋然始
知明經果能起家也公性純孝執父喪哀慟幾絶母
徐氏以産公卒痛切公心終其身生日不爲樂事繼
母丁氏如已母恤其弟甚恩以至睦族黨賙鄰比施
於鄉曲款款皆有情死喪有未收者即赴臨爲經營
殯殮具又能曲直里中事少俊有所譽尤既面質亦
善爲擠護是以無間内外並以長者稱公質雖敦樸
然襟度疎豁無所窒礙子尚貴不以自侈也時過從
婣友相與讌嬉笑語叙平生數酌微酣即六博投壺
繼以吟嘯懐抱盡傾倒間或角巾野服扁舟往來於

東湖莊所載酒高歌曠然有秋埃遺俗意里人亦器
重公樂偕之遊以爲脫略勢態近世宦族所不及也
公初奉 詔授冠帶以子貴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
跡雖投閒江湖廊廟之心未忘也嘗訓其三子曰吾
先世尚清白無所厚貽以遺子孫獨有勤儉二言可
以世守汝易務穡治生克守勤儉斯不失爲孝子汝
習汝且當官奉職克守勤儉斯不失忠臣君子謂東
湖公雖未嘗用世而以忠孝爲嗣人古人體用之學
其在玆乎公成化丙申十月二十有九日生逮卒年
春秋六十有六配陳氏有閫懿 封孺人子即易娶

唐氏習娶祁氏繼吳氏且娶許氏 封孺人女三長
壻宋本儒次壻太學生王祝次壻刁需孫五元孝元
敬元凱元潭元吉公卒之明年壬寅十二月十有九
日葬於縣十里八淺龍首村之原銘曰胡璧而璞厥
文彌郁胡蘭而光厥聞彌馥而孝而忠悠哉嗣服載
德稱仁被玆邦族卓矣嗣人父書能讀懋紹餘休赤
胥遐躅
帝曰庸之嘉褒孔渥哲人逍遥塵鞅罔束有祿後綏
天乎爾復龍首萃真長遊玄穆

明故興府典膳春田潘公墓誌銘

潘公春田以嘉靖丙午四月二十九日卒配姜氏以
是年八月五日繼公卒嫡子格葬卜戊申十二月朔
口厝二逝者於祖塋之左以其弟桂爲吾婿也來謁
銘吾於公有世姻不能讓也公之先高祖曰九程九
程生顯顯生三子長孚次旻次孳厚公父也孚厚以
母張愛其季也悉以其舊産遜季各努力理生事以
故産日殷厚生二子長即公次素公諱表字大輔春
田其別號也公性耿毅有大度務以勤儉相其父力
田生財與其經畫嗣是産更倍於昔乃輸粟助邊授
興藩典膳以歸隱生子三長即格次即桂次朴撫寸

一桐國子生泰安州判先公卒桂國子生東陽少尹
抱病哭二親亦繼之卒朴國子生皆公庭訓之力也
女一適庠生姜熊孫五道遜庠生遂禮部儒士遠建
孫女四長適江鎔次適國子生成家餘在室曾孫二
懷忠懷孝公生於成化甲午正月二十九日得年七
十三姜氏生於成化壬辰五月十九日得年七十五
銘曰
於乎春田肯構肯堂見公之克孝成子成孫見公之
善教輸粟助邊為國為君之報昔壚幽藏太史垂銘
所以章公之有道

傳

明中憲大夫南康府知府毅齋張公傳

張公名俞字濟寬號毅齋蜀眉州人性敏喜學問
父贈南京戶部主事名濟中蚤卒依太安人湯母嫺
君年十有六族有寡婦死其家誣訟公公自省非其
罪也讀書陛中無少輟故人萬君循敬為白其冤乃
原免舊產緣是日索矣公益刻志績學名著蜀中中
丞鍾公延誨諸子將選補農吏鍾欲私公族子公以
正對鍾為嘆賞者再再又州守王欲置罪於中丞數
以言餂公公不可王亦不敢干以私弘治辛酉領鄉

薦錄其文州守張爲二子賓延公二載竟無一語及
主事乙丑下第謁銓曹領教陝西耀庠耀士子乂不
利科目公率以身心勤以繩括自是人文振作如劉
尹瀚辛僉憲珍左吏部思忠弟思敬科甲繩繩焉登
皆名士也正德辛未舉進士授南京戶曹主事能以
善言規同列同列亦德公忠告弗爲怨也晉刑曹員
外郎謝絕請寄讞獄多平反鄉人有以子孫計爲公
謀者公曰吾微時逆境尚不肯壞心術乃今居官受
祿顧苟耶言者愧服乙卯晉江西南康守南康故
無城垣以土石耳秋潦喜崩潰公至乃請于當塗劃

石築城鑿池蘖栅以計久遠至今城及栅皆以張公
名郡庠之科第者六十年公督其師儒嚴乃舉習今
司寇梁公尚德素受公知果貴顯安義民以新邑未
心附盜欻起震懾鄰境公以計討平之彭蠡民有乘
風放舟衝客載以行刼者公立保甲法以相詰察盜
遂熄又節冗費以抗中使捐月俸以置義塚取池魚
以給供億凡可以佐百姓者靡弗用情獨於自奉衣
惡食淡闕數年如一日公素薄宦情屢乞休不得請
乙酉冬欲借入覲以長往民知之送且號泣者傾城
楚舟次安慶疾作借行者強之進次良鄉遂不起時

年六十有一遺書訓子孫絕筆語猶不亂落梟三司
洎林守寬爲治殯檢其橐無餘金遣使扶櫬歸南康
南康人哀之如喪考妣羣謁撫巡登祀名宦祠至有
衰服三年者林君杙倅南康動以師公良鄉易簀爲
撫柩哀慟且蘇香火貽戒子孫俾世祀之公性孝友
每念及太安人嘗同其昆弟泗湲涕下教授時得學
幣悉爲二弟治婚產又叅第後州司擬立進士坊公
懼以已歿而病鄉人也固止之後三十年而坊始成
平生重言笑鮮喜怒寒暑無倦不易冠履尤邃理學
以毛詩淑後進至今講說經旨者皆取正於張夫子

婿吳嘉祥陝西苑馬少卿夙侍公教既貴猶懇懇以
官箴是訓乙巳郡縣述公行請于督學易公以鄉賢
俎豆公元配黃氏贈安人生二子長弘用庚午貢士
卒贈戶部主事次適用早卒繼黃氏生一子功用庚
子貢士孫景賢舉戊戌進士累官兵備維揚以平寇
功晉銜叅政

論曰往予友方池余太史嘗語予眉有毅齋之賢也
頃予及見其孫明崖家學之懿讀其婿吳少卿狀公
之全迺知公其古之人與嗟乎公學足以成物功足
以利民窮不以阨沮達不以時移斯其尚已而孝友

恭儉白首如昨豈易得也哉位雖遜於台鼎年未躋
於耄耋而生前事業身後聲華視石火之榮孰得失
爲何如

雜著

讀仲弟林歸養牒

仲弟林口拜東關幕予嘗予書戒言撰其忝本職以無負君完名節以無辱親蓋吾人父村庵宗伯吾父誠齋宗伯所以事君觀者有成訓也幸吾弟篮仕東關既補晉關並以舉職者無何以生母熊老乞歸養予讀其牒而吾曰昔崔盧李鄭子弟偃然自高不解人間事爲唐宗所不貴人生苟不自樹以墮家聲則塗之人亦賤之況君父乎吾弟慕兩關而奉官箴念老母而明了職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弟其免夫

書孫氏瑞蜂記後

事有積舊而昭新因經而古大者固氣機之感召矣乎徃邪江孫克齋氏有蜂集其家主人異之爲紀其奇而發其秘蜀岡囧卿氏亦異之翼以言也研物理省庵臺憲氏亦異之旣以言也博物趣東洲史氏避地而揚上人復問異於史氏史氏曰果哉斯蜂胡爲乎來哉蜂者豐也衆也無乃門閭之昌大矣乎雖然天不言而機在物物有形而徵在人揚之孫氏祖子曾玄世載茂懿問科第則鵷鷺鵬搏問寵光則龍章鸞錦問嗣續則神駒雛鳳燁燁華胄文明我邦家者舊矣大矣而將有未可涯者乎主人因新以遡舊即細而觀大則知孫氏斯物之徵瑞當在人

題介弟格望雲樓

徃狄梁公行役登大行望白雲指親舍在其下亦孝子陟岵遺意也梁公之望親在河陽謝役而歸望斯慰已吾弟之望親已矣舍亦墩于冤矣跡寄揚而望猶東何哉吾聞昔人有攀故柳而長悲珍敗帙而不忍置者況桑梓故墟依怙遺迹能已於情耶是弟之日登斯樓也目觸而心感心縈而神馳思則望望則著著則存存則父尚日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弟其庶

幾乎

評東皐嚴子詩

辱來教擬古果近古雲謠首首佳蓋凡涉仙境語便脫煙火氣耳六言清絶無可疵指醉狂歌漁歌間有憤世叱咤音然醉命曰狂亦不厭其豪歌命曰漁亦不害其旄更少醞藉以就和平何如桐也鄙非可與言詩者即是以上子之清修雅抱殆非人間世所能縶約者欣跋欣跋

御街行詞贈臺憲明崖

島夷烽鼓層陰結沴氣飛冰雪使君壯氣斗牛凌南

擁霜戈錦節雀火巢焚狼星影熄海赤鯨鯢血　甲
兵滿腹人中傑淨掃休離穴
天章飄下紫泥香腰綴金花生纈江北江南謳歌動
地正聲華烈烈

題李君南田像

嗟乎此南田君之遺像也惟君少秉清修史氏之書
介其中義明出處史氏之書貞以通訓不違親誠以
奉公史氏之書孝且忠斯盖心之可象固有不與化
而俱終者矣而形之可象者尚見其宛爾柔嘉卓爾
溫恭顯有若生神釆融融庶幾百世之下子子孫孫

仰止[illegible][illegible]俎豆乎有道之儀容

書東洲續集後

宗伯東洲先生之集大梁曹子
梓之舊矣先生爲當時名公文
章事業窺姚姒而並伊周固海
内人士所欲即其言而識其賢
者愛而傳之獨一曹君已耶晳

也下里巳人生于先生及第之
年當在髫齔常慕公之時義而
興焉思一立公之門而觀其大
自謂難矣延今以職事來揚方
欲遨遊海門以觀於海而公以
避寇適至因採珠璧于趙魏而

得玆集焉然先生唫咏日富老而益神迈時所著又復成帙間因索而讀之續而刻之詮次於前者始條理也增廣於今者終條理也先生文學之大其備是乎天下後世其將珍傳于無窮也已

嘉靖乙夘歳仲春朔日

賜進士出身承直郎南京戸部主事漢嘉周希哲謹跋

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崔桐撰桐字來鳳海門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事迹附見明史舒芬傳以與芬俱疏諫南巡廷杖故也是集凡詩九卷詞一卷文十卷續集詩六卷文四卷江南通志所載卷帙與此相同千頃堂書目作東洲集三十卷續集十卷明史藝文志作東洲集四十卷疑黄虞稷誤二十爲三十明志據虞稷之目合而計之其爲四十卷也

東麓遺稿卷之一

古風類

首夏即事

凱風忽自南當軒披我襟坐看[illegible]柳藹藹垂繁陰
上有蟬與蜩嘒嘒相和吟時物非昨日幽懷苦難任
玄機浩不息來往如相尋朱明倏受謝青陽去駸駸
空齋閒無事長日何沈沈獨有南風薰可以慰吾心

雨後望西山作

夙有丘壑尚歲晚[illegible]東山群峰攢蒼翠雙流夾潺湲
飛塵渺相隔棲雲鎖層巒朝嵐發[illegible]恍惚非人寰

行坐勞諷詠招携背齋攀捐來遊京國置身紫宸班
公家有程期坐使猿鳥閒故山渺何許悵望雙溪灣
立馬眺西郭諸山如抱環又如萬衆行城頭露其鬟
乃知帝居壯天設夷夏關維時雨初霽空翠流黛顏
沈吟爲之久興發頗不慳何當期獨往杖竹屨白菅
庶幾諧所願登陟寧辭艱閒與衡霍從此不知還

聞邊警

朔風動邊城獵獵驚秋早黃雲黯不飛慘淡交河道
胡騎何憑陵驍騰捷猿狖朝飲瀚海波夕秣天山草
大城卒閉關小障急收堡驅牽盡畜牧劫執盤羸老
狼煙沒寘鴻羽檄爭飛搗我雖膂力侉奮欲先牙纛
顧非貔貅臣憂來浸如搗安得霍嫖姚爲我疾征討
一洗胡虜塵沙場淨如掃

觀畫古松

高堂素壁明如練古松誰畫娛清燕千雲倒竪爭雄
奇筆端倏忽窮千變坐來彷彿聞怒濤陰風習習時
吹面老榦輪囷摎亂髯張霜皮錯落龍鱗見根底凝[illegible]
千歲本浮絲百丈看紫[illegible]君不見北宋畫[illegible]俱成塵
畫師妙手還有人豈惟模寫窮逼眞超然意外傳風
神何須更蔭松門陰

觀田家割麥

長安歲歉食不足城中買粟如買玉旅客相逢顏少
惟短歌彈鋏聲悲促已聞麥熟解我憂坐看四月田
家秋憶昨經冬見三白果然此瑞徵來牟朝來跨馬
出郊野離離極目黃雲浮丈夫腰鐮婦姑饁隴頭結
束成山丘穰穰盈車復消籌寧論洿邪與甌窶頻令
米價賤如土誰能一斗捐我禍我本江南田舍客誤
含銜恩來與北風茲悵然憤故園惜別經時空太息
無事日飽大官儲憂來也復關里閭比年傳清廟
[illegible]無麥每謹春秋書但願年年如此歲長將大有謠

康衢

新秋苦雨

六街赤暑黃塵昏清秋一雨到骨恩那知滂溢不肯止排簷朝莫如傾盆商羊憑陵蟻出垤飛廉助虐雷車奔虛堂響徹夢成驚恍疑天漢銀河翻遂令平陸成巨浸四顧浩渺相吐吞奔流行潦沒馬腹縱有逸足難騰軒頽垣崩牆隨地可說更聞郊牧無高原田家秋場粢不得禾頭生耳泥中蟠繫繫轉死無處所嗷嗷哀鴻聲煩冤我欲衍得叩帝閽天路幽險門無閽災祥由來說天數誰能致詰窮其源又聞天人本一氣流通召致非奇援雪霜爲威雨露澤擬類中有至理存 皇恩曠蕩豈云僭此謫安取難具論腐儒縱閑本緯說聖經燮理非空言安得排雲叫閶闔誓將此義達至尊帝心昭格一影響精禋匪直嚴罍罇乾綱總攬在把握堂堂恩賞無傍門坐看清風淨天宇陰祲披豁帷幃掀舉收行秋肅威令夜月皎皎仍朝暾休徵時至王道得頻使化理還淳元小臣却謨秋陽賦縱教如椽巨筆一掃累幅俄成篇

登高丘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蓬瀛三島不可尋安羨諸僊復何在長鯨吹浪作雪山指點樓臺蜃凝彩丹砂歲晏不成金日月催人竟難待徐市去不返青禽信無憑至今八駿巡行處閑來游客時還登湘林一炬冉出泗回幹造化力可能唯有傑山在平地終身悵望何由乘

五月望午陂提學燚遊溪衢村范司空具觴亞待丁歸宗共一盃溫齋方都閫追陪同遊次午坡韻

江濤疊嶂圍丹壑欲步[illegible]開避暑避者剛逢河朔杯華詩獨上凌虛閣[illegible]更好尚文鵷翮飛來秖約橫空硬語妥且平古雅直欲追[illegible]將軍好文不跨馬司空有道常騎鶴我從史役紲塵鞿遊山興味仍悠邈三更風雨甚有情應爲苦熱滌炎濁天風洞口一披襟淒清却畏絺衫薄拚[illegible]降步若飛翻我衰羸尫偏弱憶來隔歲杖獨遊俄然夢境成今昨建安儒署舊傳名丹丘靈島多恢廓磴回壑轉不可窮烟橫林黑都遊暮暫於物外訴眞源俗慮如麻渾忘却寒泉石竇濺明珠猶凝宿雨林梢落何當擲辭爲題鍋坐令嘉會千年記

蔣氏世享堂爲同年蔣芝山題

芝山山前有祠屋茫茫松栢如雲矗借問道旁建者

訖巨榜高懸表名族君家世德何源流遺封受氏來
姬周南陽赤龍飛白水九江繼起族蹤道中興毗陵
從外氏因仍不覺凡幾祀高墳姓字故依然至今耆
舊談遺址慈孫孝思不敢忘一朝光復昭斯堂四時
常事薦蘋藻坐看俎豆生輝光雲仍百代羅堂下乃
知厚德流倫長公侯子孫必復始美君青冥勢方起
勗庸從此振家聲看取簪纓紹前史

淝寧橋壽朱黃門父母

壺山上與方壺通山下阿翁顏若童皓然鶴髮共阿
母清朝對坐瑤池宮郎君秀發異風骨長身玉立聲

鍾洪　王皇按前久侍立鸞章紫誥貽恩崇烏紗丹
帔相映射宮袍菜彩如花紅人間此樂誰得似卻疑
蓋室蓬萊中君不見淝寧橋石幾千尺波心臥影驚
蒼龍神工鑱鑿蛟黿走鞭驅誰致滄溟東石亦不可
防壽亦不可窮傑郎自是題柱手星槎南汎乘秋風
憑將此歌勸華表稱觴獻頌年年同

劉振廷尹慈利

零陽本是神僊丘赤松山復芙蓉洲豈唯形勝足登
眺士龐民俗淳無偷看君自得王喬術卓犖王楫非
凡儔朝來忽躡雙鳧爲雲鳧直下西南阪都亭拂袖
拂新晴瀲河漲碧催行舟張帆穩臥五千里洞庭木
落風初秋手揮絲桐坐堂上竚聽四筵絃歌周青冥
徤翮方九萬一枝暫寄非淹留殷勤把贈雙龍劒待
君磨淬還屠牛

雙嶼爲余黃門瓚題

華江江前雙嶼峙朝夕靄光凝紫翠遙自北山
來天馬群行飲江水到江祥萃勢轉雄騰驤屹向崛
而起主人生平最有情草閣茅堂端爲此相看擬作
歲寒盟坐對行吟殊未已那知離合不可常出門卻
恨鳴騶駃詔來青瑣歲月多南望支頤難仍企我今

題句爲傳神頻覺大孤小孤終日眼前雙碨礧

沽頭行次韻爲王廷和題

茹荼若薺不知苦剛腸天性無弱土沽頭往事何壯
哉餘烈猶令懦夫武大豪如山手可摧義不顧身惟
顧主初聞輾轉中夜床起坐徬徨涌逝五浮雲黯黯
晦白日震霆虩虩憑威怒臣身可僇頭可斷惟有寸
丹終不腐役役班行久醜顏皆須百軀還莫補幸逢
帝鑒出回光赦臣無罪直鞭曾穆穆天王真聖明稽
首百拜三蹈舞漫說衆口可鑠金不信沈舟由積羽
淳風寧爲小臣私浩蕩無涯萬物寓他時史筆重存

狄没齒私家銘冎釜腐草那知復有輝滄海恩波灑
可鼓性來歲月積漸多至今籍籍漕河浦勁氣稜稜
世所稀誰道今人不如古我今倘調爲君歌歌成聽
者紛若堵坐看聲價重官曹不數能詩何水部

一樂堂

誰家一樂名華堂大書金薤垂琳琅堂上翁媼俱康
強玄雲兩鬢無秋霜堂下繞砌芝蘭芳羅生騈秀森
成行就中一本先蜚英栢臺繡豸青驄郞更有二季
讀且晰四時和藹熙春陽天書忽降鸞回翔琅函玉
軸泥金光烏帽翟冠官錦香班衣迭戲千年觴庭闈

燕喜恒洋洋人間勝事非尋常從來後積流餘慶定
知此樂殊未央

畫馬

漢家天馬西極來追風躡電名龍媒渥洼大宛不復
見百金買骨淯人哀趙家王孫好事者興來落筆眞
瀟灑驟看神駿不受羈細認還疑汗流赭俗工畫馬
空畫形依稀圖抹成丹青皮毛逼眞愈𩿨𩿡駑駘蒲
幅凡骨腥寧知世間有妙手坐令牧監無才駟

二智圖

生平性僻躭山水歲晩移家白雲裏廬邊雙繞羅帶
溪四面辟峰畫屛倚逝者不舍止者閑道器分明無
彼此與來獨往恣徜徉陟巘臨深忘歲紀出門苦被
世網羈故國并州非逆旅終朝跨馬久衢塵搔首南
雲千萬里此圖妙手貌者誰一見坐我雙溪涘飛流
白練下層崖萬壑松風颯經耳兩翁抱膝兀忘言倘
然似領箇中理何當拂袂往從之一唉浮名眞脫屣

細柳圖

大夫雄武何赳赳甲兵百萬胸中有秖將紈袴等尋
常要立勛名垂不朽古來名將數何人獨愛條侯屯
細柳生綃一幅貌高堂凜稜坐覺風雷吼令嚴壁堅

詔不開按轡和鑾動明主風前嘆息眞將軍兒戲徐
劉那足取英聲赤赤雙目前風期宛宛千年後只今
狼煙夜息紅境上單于來稽首折衝那試樽俎間籌
邊斂作樗蒲手酒兵座上戰方酣對壘杯中誇墨守
綠沈綉澁臥苔階赤羽揷房懸戶牖轅門超距晝日
閑勞軍那復勤元后却恨時淸一事無壯志蹉跎竟
成負數函韜略在床頭萬里策勛待孫子

儒人騎鹿圖壽朱良佩

朱侯白馬如白鹿姓名久係方壺籙世間萬事一浮
雲秖愛棋枰與[illegible]沒[illegible]不管日月忙倒酒常飫神

傑祿昻藏八尺老鶴軀長髯鬑鬑方瞳月風神自是
雲表姿肯爲人寰空趦趄遠心昔厭東華塵却傍淸
溪聊卜築蕭然一室與匡床閉門閒寂如深谷心閒
傳得不老方身安坐享無災福願侯百歲常若斯餐
英不羨甘溪菊我本僊官侍玉皇暫謫靑冥下平陸
華堂餞我日遲遲良辰恰遇桑蓬六開筵爲我展此
圖酌酒詩侯歌此曲它年記取待重過一觴一闋還
相屬

折楊柳次韻贈啓文伯憲副別 別號九峰

美人興與九峰齊過我恍若山陰谿道旁楊柳何比
似青縷辮地千條低行臺一樽聊爲開客從黃鶴磯
頭來主賓淸淡不成醉獨有明月常徘徊折楊柳送
君行明朝驄馬朝王京靑冥騰踏日漸遠且復爲我
西山城猶憶王河堤畔樹婀娜紫煙還縮霧朝朝歸
院繞隄行欲去洗吟再三顧折楊柳送君行一枝把
贈千金輕願君珍此更什襲識我懷人戀舊情

紀異酬憮臺次韻

燭龍燔空大爐赭草木焦卷僵四野斯須雷車鞭六
馬雨師布令坐瀟灑禱禳縱閒蠢土甘柱酹椒漿亦
徒瀉我時穩臥北牕下四扉不閉洞空閒奈何飛廉

怒不舍走石揚沙如搏打千章顛蹶寧拱把傾欹摧
梓屋壓瓦八方迷茫錯華夏掩耳齗舌皆聾啞皇穹
威神不可假震驚乃及香山社咎徵爲沴本天也九
衢成川水沒踝老翁睹記亦云寡造化無煩乃大治
金行伏火月在且鳴條畝坭總非擬公久閒居靜觀
者題詩記異紹風雅後生好事競傳寫一時聲價傾
王笮

何拙菴雙壽

滇南山水天下奇點蒼倚白空嵯峨昆明徹底寒照
膽世人不識名天池狀與磅礴鬱乃發鍾賢毓彥共
明時中有大樸不受斲者年碩德如靈蓍揄城何翁
㽬七袠姚賢德耀仍齊眉一樽相屬祝偕老南極照
戶光入卮酡顏鶴髮醉相映駢階玉樹流華滋問翁
底事獨稱拙神僊伎倆無多岐天涯遊子長太息望
雲捐舍情依依丈夫生有四方志況乃振鐸名儒師
由來家國理不二了却官事非癡兒我知庭闈樂志
養雖有濶別無離思因風寫作侑觴曲三酌三祝常
熙熙

五溪圖

先生生是蓬洲客才名獨擅詞章伯當年對策獻彤

庭㩲翰如飛履文石委虵玉署三十年北扉視草聲輝赫一朝呼吸變風雷荷戈遠向閩荒謫閩山去家路幾千東望五溪恒嘖嘖終日思歸不待歸聊假丹青寫真跡披圖老眼一摩挲翛然步我五溪陌層門大嚼年復年天上歲曆已周歷太平天子孝且仁精禋郊廟神人格雷雨作解覃厖恩遷人量移戍者釋先生消遙反五溪行坐溪沙間岸幘漫嗟交游淵厖謝真見夜郎還李白却把三山仍繪圖回首介州三歎息

秋水亭　爲節推郭舜符題

大梁城東砥道平窪然百畝開一泓霜天潦盡寒泉澄新磨照膽寶鑑呈下見鮫客焚珠晴驪龍不眠夜猶驚主人誅茅跨空明中藏縹帙萬軸橫下帷鍵關何所營翛然弦誦無餘情一朝平步登蓬瀛手持三尺來宣城筆底滲漉陽春生坐令槁枿更區萌有時搔首搖心旌登高悵望沙鷗盟我謂此水功未成休教澄波淹塵纓願騰餘潤天河傾洞畦膕道皆懽聲斯臾歛却渾無名涵泓不縮還不盈此時歸來𦶜舊楹依然雲影涵碧甃

東麓遺稿卷之一終

東麓遺稿卷之二

詩類

晚鴉

崦嶺漸蒼蒼群鴉競宿忙寒聲催暝色歸翼帶殘陽霜月踈枝冷風煙古戍荒詩家無限景隨手入奚囊

月夜聽琴

一曲松風調空庭月正明景將音共澹神與夢俱清乍掩關山笛堪諧緱嶺笙中宵聽不極幽澗水泠泠

見掖垣新月

尋常新月色偏覺掖垣多此景無人會清光柰爾何

娟娟纔學玦稍稍試釣波更待金規滿還應載酒過

歸燕

秋燕歸何許朝來皆社飛辭巢情戀戀別主語依依豈爲風霜早似驚儔侶稀倚欄閒竚望羡爾獨知幾

哭大行太皇太后

合德知坤厚承天仰母儀徽稱三紀正孝養兩朝怡僊馭飛雲逈羲車迫崦馳青禽翔不度瑶海去難追露泫秋原淚風傳夜壑悲龍蛇飛晝翣梟鳥落銀池陵寢開禽日郊丘配地時哀誠那可極獨有聖情知

玉堂即事

天上丹丘界人間白玉堂群僊雲縹緲三島路微茫

鶯語聒春佳槐陰轉晝長甍連宮樹碧渠引液池香

題月煩天老圖書出秘藏分曹行鴈字別館占蜂房

山斗瞻逾近金蘭締不忘獨慚疏礦質追琢未成章

詠院中古槐

庭槐何落落離立各千章接葉春雲暗連陰午盖張

籟聲侵曉發金蘂待秋黃黛碧分宮柳虬根出苑墻

九天新雨露千載飽風霜漢市虛遺跡唐街漫作行

雀巢爭噪噪鶴蔭自昂藏勾引南薰至蕭蕭一院凉

寄書走筆

歲暮題書忽惘然匆匆旅食又經年客懷此際深如

海尺楮如何得盡傳

苑口別意圖爲弋陽李生題

秋來苑口漲初生美爾歸帆一片輕折柳離亭休弄

笛客邊禁得斷腸聲

題畫

旭日初臨萬象新熙熙四海一時春從來交泰難描

寫只有羲皇幾畫眞

擬松亭爲日者張宗嶽題

仙嶽謾誇秦世植栗山亦是歲寒姿月明試向亭前

看定有稍頭百尺絲

松下誅茅宬有情笙簧一派起簷楹若教寫入南薰

調簫瑟徂徠萬壑聲

雪景

千山萬壑白皚皚江上扁舟罷釣回何處青帘渾沒

徑王箕沽得一尊來

皇都覽勝圖

老來失脚踏長安縱目上平得大觀却恐山中難想

像又憑畫史作圖看

題松鼠畫

飢餐松實渴山泉不向人家擬夜眠若遇唐翁僊化

日定隨鷄犬入雲煙

實花圖

收拾春光滿擔頭可憐辛苦爲誰謀多情得似蜂和

蝶遠趁餘香不肯休

題畫

厭逐輪蹄十丈塵豈知雲表有閒人憑誰爲借千金

帚一掃長安九陌新

賣花圖

艶紫嬌紅刮眼明一肩擔數文輕紛紛都落群兒

手曾解幽人惜物情

題僊人羽扇圖

從來方外說神僊蓬海瀛洲總浪傳却羨山中遺世

老風襟平地也翛然

搏狐圖

從來狐隼性相猜此日看圖一快哉縱有高墉無避

處始知搏擊不凡才

醉僊圖

蓬海神僊信有無摩挲醉眼看新圖壺中日月應如

許錯認高陽舊酒徒

西湖圖

憶上吳山聽棹歌樓船幾約謾蹉跎展圖坐我湖堤

畔空想雲山十度過

二犬圖

僊犬安然了不驚洞門深鎖隔重城祇迎風起花枝

動老得狺狺吠幾聲

二猫圖

嘗咲坡翁賦鼠辭謾將赤手巧難施當時若遣貍奴

兒一噬成功不受欺

二犬圖

鬪却秋原獵犬雙雄心猛氣兩難降眼看三窟多嘗

道欲向花間咲老尨

得至直沽口報

聞說歸帆飛過鳥計程三日下天津殷勤爲謝江風

便寵假全勝賜傳仁

瀛洲學士圖

泰府招賢秘館開一時濟濟號儒才不知鍾幄論思

地曾誦周詩棣鄂來

魚蟹圖

禁苑西頭大液池薰風拂面芰荷時欣欣鱗介看成

若總是吾皇育物慈

三才圖

位並乾坤在性靈縱教十尺渺然形誰將長短論高

下久矣曹交勝晏嬰

蓬萊圖

日日鑾坡叟履趨抽毫只在殿東隅不知身屬蓬瀛

裏謾向人間羨畫圖

丹青雜題

此種秪應天上有幾時移向世間栽等閑香艷無私

處惹得遊蜂不住來　右碧桃

記得當年杜老歌八僊訛與故傞傞風神千載誰能
會只恐丹青總是訛　右醉八仙
叫得狸奴幾許時養來個個總雄姿坐令黠鼠潛無
跡閑向花前撲蝶兒　右貓

蘇李泣別圖

嚙雪吞氈十九年竟看羝乳事由天可憐幾點河梁
淚千古丹青尚泫然

墨梅

誰將淡墨爲傳神恍惚𡸣嶺與澗濱春意滿枝留索
笑等閑休贈隴頭人

水僊圖

至人入水自難濡葉渡杯浮總不誣却笑俗工渾未
解丹青貌作寧馨圖

題猫圖

狸奴將子幾何年漫與丹青託意玄記得熊羆它夜
夢分明肖汝戲堦前

題畫

秋來幾陣渡江飛波暖菰蒲啄處肥養得乳雛成六
翮春風又向塞垣歸　右鴈引雛
濯濯清漪漾素翎長鳴延頸傍蕪汀休教童子供賓
饌留傳黃庭一卷經　右鵞
雄鷄昂昂雌鷄伏羣雛啄啄爭相逐唱隨慈孝本天
成多少圓顱慚羽族　右雞引雛
枚朝懶性習成真日晏當關不報賓欲買汝來呼早
起秖愁僮僕又生嗔　右雞鳴

祖鍊師房賞牡丹

洞裏尋春春已遲數枝穠艷漸離披一尊重訂來年
約須及欄邊蓓蕾時

嘲文徵仲不至次石亭韻

玄都觀裏看花回悵望花前未盡杯却笑腐儒緣底

事共渠同約不同來

題與松畫障次韻

醉卧松根枕半欹翛然自是出塵姿瞢騰一覺斜陽
裏坐撫南薰獨詠詩

畫

一叢秋色傍疎籬更有湘江碧玉枝誰道畫師渾漫
興相看同是歲寒姿

題畫

秋風渺渺洞庭波紫塞黃雲道路多穩傍菰蒲叢裏
宿弋人矰繳欲如何

蜿蜒回塘汎白雲山陰道院別成群于今江上應無數不過當年王右軍

書事二絶

憶昔唐翁初上僊拏將鷄犬盡登天秖餘穢鼠終難化也向雲端漫乞憐

乞餘曾見墻間子逐臭親逢海上夫底事傾身營糜足豈知掩鼻走妻拏

七月望對月次曾南韻二首奉慰

十年秋月共京華雙照尊前樂未涯今夜寂寥空對影不知好事屬誰家

獨對秋光把酒盃可人此際憶金臺愁心定逐氷輪影每夜經天一度來

題扇次韻 爲汝湖先生

炎日燃空金欲流蕭然水竹小亭幽清風一枕羲皇上疑是滄江八月秋

鄧上舍鏞歸宜黃

秋風慷慨賦歸歟日暮慈闈正倚閭恠底到家多喜色袖中携得待除書

書懷

讀罷騷辭涕不禁誰教澤畔獨行吟今朝顛頷寒江上千載孤忠只此心

宮詞十三首次曾南韻

七尺湘筠疊葉香秋波欲動暑生凉不知底事旋拋去恨殺西風一夜霜

記得凭肩暗結期豈知愁解上人眉如何十載承恩寵秖似秋河一霎時

繡被曾將熨御床年多彷彿有餘香于今強半渾閒却却恨裁縫似個長

侍輦辭行分所宜趙家姊弟莫相疑妾今敢與昭陽妬秖恨當年妬飾時

每咲題紅託御溝瀛波豈向世間流真心不化鴛鴦侶化作蓮花也並頭

昭陽縹緲彩雲深鳳輦鳴鑾夜夜音長信宮門還更近君王不是向來心

瀟面啼痕怨獨頻夜來恩愛一時新自緣頗頷雖承寵敢謂青春負妾身

一朶名花植紫宮賞時常被絳紗籠更教移去還應其曾在青霄瑞露中

自分孤芳難寄林恩光深處妬還深長門亦有回鑾日難道終懷鐵石心

休唱班家團扇詞唱來撩起去年思棄捐本自因秋
節豈是君情異舊時

柳絮顛狂不肯歸等閑東去復西飛我身也自無歸
着莫被風吹上妾衣

一部新聲總怨思君王聽着每移時玉笙錦瑟都閑
却秖把蘆笳竹管吹

底事深宮早閉門通來宣召不承恩却嫌供奉翻多
累常抱衾裯候曉昏

清明感懷

悔將杯土託宅鄉眼底俄看跡已荒此日扁舟遊悵

望一撙何處酹餘觴

聞蟬次壁間韻

雲鎖松關幾許深停車遥指夕陽岑一春都是驅馳
日又聽新蟬滿樹吟

夜坐次前韻

爇茗焚香坐夜深豈知身在白雲岑壁間無數前人
詠半是懷鄉戀闕吟

至宣城戲書二絶

白頭新婦入門初學向堂前拜舅姑莫怪生疎無禮
數阿家嬌慣不曾拘

此身元是月中仙謫向凡區墮九天愁苦辛勤塵土
面猶看綽約故依然

書事

熊弁金眸巧作歡改頭換面許多般相逢宦路君休
訝秖抵當筵傀儡看

水洋舟中即事

一簇炊烟暝色昏短籬踈竹數家村逢年田舍閑無
事風雨離離對掩門

宛陵驛見梅

漠漠寒香濟濟姿宛溪溪上早春時臨風亦解栢佇

悄幾度徘徊不忍吹

看走馬燈有感

六驥奔馳豈自由不知直到幾時休浮生較汝還應
甚兩脚忙來白盡頭

過牛頭山戲書

牛頭山下幾經行誰換神仝播美聲鄭改爲豸山上、鐫于岩石
筆高劖人不見往來猶喚舊時名

過西湖二絶

有輿欵欵繞湖邊一覽風光了宿緣却恨芰荷收拾
後何當對景賞樓船

湖上朱樓樓外山望中渾不似人間一廛有地能容
我策蹇浮航日往還

食鱸魚

張公歸思託鱸魚未信潛鱗總不如除却易牙無正
味紛紛衆口謾非譽

書事

任比嵇生更不堪幾回把鏡捫心慚于今散髮烟波
裏好與傍人作過參

寄山中伴

兩溪縈帶萬峰雲別有桃源世不聞先報山翁知道
未烟霞從此欲平分

富春舟中遇順風二絶

一片江帆疾鳥飛老天送我早西歸征途漫道尋常
事快意人生似此稀

來風快活阻風愁若問天家不自由總把客途相較
量也知逆順定相酬

即事

傳聞黄閣召還朝夾路讙騰渤海潮應咲西歸江上
客東書尺劍冷瀟瀟

書常山分司壁次韻二絶

抱病深春尚怯寒歸來贏得此身閒連宵夢逐泥想
伴多在前溪與後山

猿鶴之盟久已寒敢於清世強求閒于今乞得衰殘
去免使移文動北山

次机兄志喜韻

海珠燕石辯非難真贋紛紛世所欺倘向山中聊指
點更須明眼玉人看

二絶次机兄韻

苦雨翻成苦雨吟衝泥破浪雨難禁暘烏剩有騫騰
勢又被山雲釀作陰

閑門貰盡短長吟秖爲連牀思不禁欲問歸期定何
日直看西嶺反晡陰

見梅有感二絶

報道梅開看未真經心又遇一年春泉扃無路憑誰
寄獨繞寒英淚滿巾

溪邊路熟記尋梅柱杖肩差日幾廻墻角今朝芳意
早滿枝幽恨共誰來

次儆山金沙見懷兼感兩兄謝世不及二絶

極知用世本非才尸寢柴扉午不開錯落珠璣酬尺
日始驚天上故人來

碧水丹山逼畫鮮重來風景似當年欲尋二老[illegible]
處聞得衰慵病在田

棹舟二絶

[illegible]斷風煙是此灣竹青沙白映潺湲有時懶踏沿溪
[illegible]自棹漁舟獨往還
[illegible]向磯頭把釣鉤先將短棹學操舟沂沿從得如奔
[illegible]好共漁郎作伴遊

呆山問答二絶

無限佳名獨號呆虛教蒼翠倚崔嵬歲時也解興雲
雨不見祈羊特地來

誰識吾呆是美稱神傑伎倆正難能塊然無用從渠
誚閱盡人間幾廢興

獨行二絶

南陌東阡信步行霜乾風煖軟沙平傍人怪問緣何
事飯後先生日有程
獨向山中採蕨薇林深路轉遇人稀回頭漸恐迷來
處起着樵童作伴歸

聽鶯絶句

揀棲茂樹暗藏身百轉衿唛每自珍欲向前山覓真
賞杖藜同聽是何人

夜聞笛[illegible]

玉笛飛聲月欲斜妙雲哀怨是誰家曲終滯抱東風
歎落盡庭梅一樹花

鳥啼

[illegible]啼雅調古來傳一奏傷心一泫然不爲齊張絃欲
絶[illegible]鳥久久在重泉

閒步

萬壑[illegible]入雲青靄靄兩谿瀉玉碧潺潺武陵未必能勝
此携手無人共賞音

題畫

淼淼江流矗矗山此中那有利名關丈夫本是知機
者抱膝沙頭坐不還

槃川爲歙商汪智題

朝汎齊燕夜傍吳生平逸興遍江湖若非别有怡神
地吾姓吾名敢自誣

書事

白頭新婦巧梳粧漫逐堂前姊姒行羞殺當初同嫁
伴向人拍手笑郎當

水口夜發聞棹歌

棹歌深夜下閩江共調殊音亦有腔却望故鄉纔一

嶺居然風氣限蠻邦

分司獨坐

鵶鳴蟬噪鵲啾啾盡日風簾不上鉤莫訝先生常坐嘯官曹元號小瀛洲

暮泊白沙

劒浦朝辭暮白沙奔流飛逝疾如鴉人生快意渾如此些子浮榮莫漫誇

宿武夷觀二絕

羽冠連床逐机翁車來惆悵與誰同如何四十年前事過眼悠悠一夢中

遼鶴歸來已後時夜堂無語坐成悲黃冠大半登僊去欲話當年總不知

次棹歌十首

我尋大藥訪山靈流玉堆雲別樣清纔入桃源源口路已聞猿鶴洞中聲

是處漁郎有釣船却疑此是武陵川遡流一棹隨溪轉回首塵區隔紫烟

休把巫山浣此峰粧臺豈爲楚襄容它年若遂誅茅計些竹看山日幾重

雲壑何緣有此船懷襄倚棹是竟年何當一借遊人用沿沂清溪亦可憐

瑤草瓊枝覆洞巖猶疑鷄鶴羽毵毵青田杳杳扶桑曉留得孤峰繞碧潭

大隱岸前雲更深舒爲甘澤卷歸林聖賢出處元如是萬古浮雲會此心

誰擕芒屩着此灣可能人到扣玄關暫來寓目淸塵缺世上浮名好事閒

溪流曲曲總成灘恠石奇峰不徹看赤日行空遊更好浪花飛濺自生寒

吳公在洞是天開徑絶飛禽自往回遊客與闌多返棹探奇能有幾人來

更欲窮源興杳然路迷何處問前川回看萬壑雲交鎖已在區中小有天

過石雄渡感舊

對澗依稀認石雄侍親曾此哭途窮昇床半渡臨深碧艇舵枯槎路不通（庚申秋先君葬昇床過此橋倒幾覆至今使人病悸重經感舊隕涕昔此）

深樹聞鷄一絕

荒山驛路逐溪斜亭午冥冥宿靄遮忽聽鷄聲茅竹裏始驚此處有人家

割麥栽禾巧弄聲閣鄉聽此使人驚我緣行役辭家久多少山田應未耕　聞禽言

雨行

落花飛絮踏成泥烟雨連纖日向西行客正愁行不得鷓鴣偏傍馬前啼

書懷

孟軻不肯尤臧氏季路何嘗罪伯寮賢聖都歸天與命秪能順受豈能逃

歸建臺二絶

衣衫車幰染成斑潤帶蒼嵐尚未乾行處不知途路近有輿曾度萬重山

天子迂蹤性氣乖驅馳自苦秪堪咍家人競訝形模變始信先生海上來

長平登舟晒起至武夷

驅馳浹月濯塵纓一枕灘聲夢亦清晒覺不知行幾里已看溪上羽人迎

買菊二絶

老來不惜買花錢詎是風流學少年前日重陽九厄酒漫勞百匝繞籬邊

冬半東籬始見花後時雖好豈堪誇一秋景色難庇

[illegible]庭前翫物華

宿金峰館

柴門下馬闃無人敗屋荒垣絶四隣旁有黃冠來偵問殊音鴂舌不堪親

書事

身為公家敢自由驅車閱月不遑休古來多少生財道却向深山地下求

吳默泉僉[illegible]附二絶句

香鏤銀花玉一團[illegible]病後孔頻移故人多謝雙金贈秪愧今銜異昔時

十年抱璧落儒班[illegible]日再還鬢已斑休把故情猶望我豈知塵界隔蓬山

佳貺豈拙詩可博而厚意有不可虛辱者且前例不敢廢第愧非其人爾一笑　昔吳白樓在翰林時友人贈以五品帶後吳謫南曹正斷作詩韻繫餉雲司棗坐愧非當日故人心

阻閽疊韻自遣呈吳默泉四絶

弭棹便尋佳處憩胡牀常傍樾陰移清談剩遇同心侶也是窮途得意時

衰病難叨供奉班數莖種髮總斑斑賜環恩命原[illegible]
望祇恐移文動北山
漕河如線舟如蟻一月纔看寸步移破浪會須馳萬
里可教快意忘斯時
魚貫隨行自有班望穿雙眥雨斑斑相看一水盈盈
路險過羊腸九折山（時孟夏廿有六日亢旱踰月是日小雨徹夜）
聞選官報感懷三疊韻
謫來久作風塵吏今日承恩始覺移喜是髫童隨宦
地夢中[illegible][illegible]舊遊時
舊京初綴大夫班州載重來淚皆斑[illegible]館不知更幾

主萬松仍繞翠屏山（舊居在覆舟山下）
端本堂（爲同年裴拱復姓題）
喜君氏姓一朝新端本堂中世有人訛事偶仍餘百
載隆恩光復重千鈞荒丘古木名猶在舊史遺封跡
未陳却羨寵榮逢异數句傳剛得徹楓宸
陳天瑞之任滁州
環滁山好數琅琊曾是文章太守誇一代風流仍有
屬百年蹤跡豈云賒將迎客少時高枕訟牒庭閒晏
報衙不信陽春真有脚試看雨露遍桑麻
余子華提學廣東次韻

歲暮烟雲特地寒驪駒一曲酒杯殘名陪玉署瞻方
近居接芳鄰別更難炎嶺霜稜鶩豸繡南溟風力壯
鵬搏懷君此後知何處夜夜文星傍斗看
送張翰編送母還鄉兼省封君墓
謁歸將母拜俞音瞻望還悲陟岵吟愛日止看調門
樂履霜誰識采蘋心鶺鴒影散長勞夢猿鶴盟寒暫
許尋東觀尚需供奉地可容歲月等閑深
送裴喬新登第後省覲南還
看君歸去趁秋清共羨登儒是此行彩鷁欲爭流漲
急錦袍剛襯舞衣明恩承例賜元非乞身屬公家敢

自營爲向東山先致囑深慈那得係離情
送陸元靜謁告省覲還鄉
雲深東澳望中懸短疏隨朝達九天彩鷁清江人在
畫錦袍白晝客登儒士衙文采驚初覲子靜風流喜
再傳眼底似君那可得陽明門下信多賢
恭望長陵有感
五色雲中金粟堆憑高瞻望鬱崔嵬龍翔鸞翥千峰
合鬼護神呵此地開原廟衣冠還夙昔諸陵昭穆總
山隈每思定鼎當年壯幾度斜陽首重回
送畢誠夫分教吳下

一名剛喜晚初成又抱遺經訓後生絃誦久推吳會
冨坐氊休嘆廣文清苑花歲發長洲蚚野鳥時驚響
餘聲選勝一樽何日共溪山正屬宦游程

送龔子静分教陳州

與君幾世講通家鄉井相望一舍餘科甲爭看前輩
盛風流還許後人誇青衿化雨壇前滿絳帳春風座
上斜珍重師儒應不薄許昌原是舊生涯

送鄭太守廷瑞六句

生平宦跡偏南州歸傍阿陵占一丘物浙尚遺龔遂
化潁川難借寇君留重陽早菊剛浮蟻六甲開花正

紀籌聞說壽徵還未艾醉來秋水烟雙眸

雪夜東塘侍御見招未赴時坐客咸斐然有
作予聞而和之

燈影憧憧不肯燃比鄰何事阻華筵寒深正比擒吳
夜興在還思訪戴船座上客狂剛少我飲中誰醉可
稱儒他時再見庭階白拚倒君家臘甕前

次夏公謹韻因懷伯貞

記得去年曾詠雪等閑見雪又經心不辭作客山川
阻秪恨離居歲月深幾處溪橋横玉板誰家庭樹散
瑶林却憐疋馬南歸者岐路茫茫正費尋

月筵壽意 涯翁題卷有八十一廻秋月負之句爲松江曹定菴壽

一年月色此宵偏偏向儒翁照壽筵海上停杯頻問
訊花間對影共翩躚長生訣向嫦娥得靈藥方從玉
兎傳更與秋光重訂約庭階還見百廻圓

立春夜飲次公謹韻

虛堂短燭喜同筵初是東風料峭天白雪一聲和夜
永綵雲千里弄春妍花應報我芳辰早月爲娛人隔
歲圓携酒開懷堪準擬衰遲還肯後群賢

楊氏先塋八景 爲同年楊雲鳳題

三山暮靄

三山日夕靄初浮疊翠凝光濕欲流萬里風吹常不
斷一天雨洗若爲收空濛淺著滄江影繚繞平連白
鷺洲會是趨陪巾屨地怪來滿眼只生愁

高步夕陽

樵牧前村起暮歌嶺頭無奈夕陽何高枝留宿偏難
盡深塢徘徊却寂多西望欲珥羲氏節仰揮誰借魯
陽戈雲邊獨有歸鴉好負得餘光滿翅過

松徑商聲

坐來何處忽秋聲蕭瑟松風遶徑鳴幾派笙簧幽壑
起滿江波浪半空驚三生魂夢都吹覺萬斛塵襟一

洗清更把絲桐傳逸韻曲終杳眇不勝情

竹林永晝

琅玕移翠自瀟湘十畝脩脩夏日長赤手幾枰分楚漢清風一枕到羲皇碧雲團盡陰初合王佩傳秋韻乍揚試問高枝生實未他年應見鳳來翔

三城夜月

平湖如練夜無濤坐看青天月漸高萬頃澄光窺曉鏡九淵深處見秋毫驚飛烏鵲應難泊穩睡驪龍定欲逃安得樓船當此際携朋載酒恣遊遨

靜居晨鐘

高峰未沒青天兒遠寺先鳴碧海鯨度水欲争幽澗駛到牕應共曉風輕夢醒頻覺超塵劫聽徹真疑出太清一百八聲剛欲盡佇看紅日上東溟

管村牧笛

山頭短笛下牛羊信口吹來也斷腸幾處樓清隨晚吹數聲掩抑送頹陽龍聞欲和吟深水鶯下還驚過曲塘多少畵工描不得總教收拾在詩囊

楊子漁歌

春來江上渺煙裳得意中流奈爾何一曲滄浪溟渺潤數聲欸乃碧山多新詞直傍高雲度遠調時從別浦過我亦雙溪垂釣者聽來空愧故川波

弋陽楊尹之任次韻

一掬春温更玉清下車暑白仰神明牛刀聊試三年近驥足真看百里輕分切金蘭同榜好望深霖雨故鄉情觀風若欲循良跡只採山謠巷曲聲

讀李白寄二稚子詩有感

杜老晴軒憐驥子謫儒春事憶禽兒鶯歌沸煖驚新節桃葉迷烟記別時詩句兩公俱獨步人情千古本同期朝來南望頻搔首一度長吟一度思

丁丑除夕和韻一首

他鄉兩度共茲筵三處相思各一天垂盡流光燈下疾無邊藻思醉中妍情多佳節今宵劇恨少清輝此際圓但使芳樽常不竭眼前那辨聖和賢

戊寅元日過公謹留飲疊前韻一首

一醉無期忽此筵相逢共喜艶陽天春濃正得盃中滿花早先看勝裏妍占歲巳徵雲物瑞張燈休待月規圓笙竽多少高門在試較今朝定孰賢

潭石黃廷重冠帶歸

烏紗栽帽忽峨然健步榮途早着鞭三尺致身元不薄十年需次未爲遲謝庭蘭玉詞林秀范欝風雷

所買看子才華亦何忝名家槃度故應銜

涂夢卜令新昌之任

石牛鎮倚海東隅分得王喬舊化鳧脚底陽春行處足眼前凋瘵待君蘇一枝聊借棲鸞地千載還看展驥途坐聽絃歌聲滿耳讀書眞不愧吾儒

劉伯雨箚卿之南都

石頭鍾阜渺雲岑龍虎千年事可尋吏隱不妨官況冷地清偷得花垣深圭璋十載郎曹裡蘋藻三春雨露心共美官成衆盡錄重來還迓作商霖

題壽萱傳桂

一枝丹桂倚萱開厚植深承雨露培春意若逐堂北茂天香疑自月中來星臨南極華筵近賦能東征彩鶴催娛戲不須緣故事宮袍新領豸緋回

和贈別聯句寄閑齋兄

五年聊作帝城遊匝月纔看邸合留望眼雲天隨鴈斷宦途南北逐萍浮壺傾欲挽三江水家遠頻登百尺樓六月潞河還不惡一篙新碧送行舟

醉後淹留更惜陰多情秖爲欲分襟青霄對雨蘇家約白晝眠雲杜甫心老去謬通金馬籍夢來常繞翠崖岑相看閑話移居勝空愧天邊歲月深

[illegible]孫孤鴻慘別離黃塵赤暑斷腸時身無愁病體[illegible]有家近豺狼志未夷春草西塘還入夢秋風虛館寂无知欲看此後相思恨試檢從前一卷詩

又次涯翁宅聯句寄閑兄

秋聽陽關三疊詩嘶群驛馬故行遲酒當惜別難成醉病得還書却當醫曉日趨陪清禁闕春風坐捲絳紗帷向來故事眞堪續欲報涯翁已後時

人日雪中再疊立春韻是日百寮候駕于郊

獨坐燈前對雪筵海寒眞稱早春天三冬見白先占瑞滿樹飛花作故妍玉仗儀隨龍輦簇銀盃遂散馬

蹄圓今朝莫比閑遊觀燮理還應賴衆賢

元宵再用前韻

北里南鄰此夜筵長安別自一壺天華燈白晝通宵爛傑子青雲滿陌妍十日匡床空自兀一春好月爲誰圓秖應藥餌添抽處驗得方書幾許賢

劉持慶太守復官之西安

賜環恩詔六年餘公道昭明士氣舒盤錯幾看曾利器康莊又喜試輕車山雄四塞多豪俠地控三邊急輓儲珍重政成應指日竚觀臺省待君虛

夏公謹奉使雲貴湖廣過家二首仍用文[illegible]

日韻

舊地相看是別筵使星昨夜度南天春風畫舸爭流驛野館繁花對客妍屈指驛程三萬里經心旅月幾迴圓却思坐食無裨補毎向驅馳愧獨賢

論文樽酒憶同筵後會何時假白天遠道便看書績寂壯遊贏得助詩妍夢湖曉鏡青銅色滇嶺雲簪白玉圓高興未窮瑤草錦一時誰不羨才賢

劉翰編沂除省親還鄉

玉署初逢賜告歸鸞章剛下累猶鮮高堂晚歲隆恩並萊綵宮袍五色妍巷滿珠璣歌侑酒泥緘綸綍手開緘離亭此日興多感秪向雲邊一悵然

和温氏懐移疾寺中避暑招友不至之作并次序菴韻各一首

招提咫尺隔炎氛竹几藤牀冷似雲高興幾回能獨往清風一榻許誰分病知靜後應全却詩覺禪餘定不群猶有懐人情未斷停盃倚局幾朝曛

又

深擁禪關客不通翛然真坐碧山叢寸金日月諸天在一枕羲皇萬刼空道暍恍疑梅雨潤杞憂剛慰麥秋豐聽詩有興還無地願共蒲團半榻風

送汪貽穀尉青縣

吾宗閥閱自名家儒尉棲遲鬢未華篤步風聲看舊德詞林王樹見新葩壺觴事簡春常滿袍鼓時清夜不撾咫尺神京三輔地竚聽芳譽載盈車

送倫彥式及第謁歸畢姻

文章弱冠推南省況復承家古亦稀早向魁罡占旺氣夜從斗分識騰輝佳期正協鳴鸞卜歸夢應先去鴈飛從此催裝休浪賦來朝恩詔下彤闈

重榮雙壽為府丞張汝霖父母題

高堂眉壽古難同況復重膺錫典崇鶴髮翟冠欺曉雪渥丹紆紫笑春風浮尊甘菊三秋晚映酒儒桃二月紅次第華筵汾水曲坐看佳氣鎮葱葱

送程尚禮令夾江

大邑分明臨二水向來佳夢早相關屠龍技薄千金售展驥才餘百里慳洲渚未歸今日鶴竈丹曾化舊時山羨君吏隱多形勝旅次休歌蜀道難

送劉思存節推之任寧國

青春持節按宣城竹馬兒童幾處迎座上陵陽千古色枕邊楊子五更聲登臨興好尋佳句訟牒庭閒看落英報政重來應不遠離觴偏繫故人情

贈永嘉二諸 同舘諫時規叔丈

山水鍾靈説永嘉似聞阜石㝡堪誇二難競爽看奇璞幾世流風識舊家輕棄每矜詩卷富壯遊翻愛客程賒孤舟歸興知多少好逐秋江鴈影斜

贈秋執中貳守永嘉

聖代恩深絶漢唐官高不作老馮唐封提海內江山壯御帶詞林姓字香展驥自應千里道序鵷還憶九霄行長材犖犖知君久珍重嘉聲遍下方

送俞國昌大參之山東

幾歲承恩直瑣闈清時不遣諫書稀䇿聽曉闕傳丹詔坐領春風入紫薇寄重旬宣流帝澤勝遊海嶽攬朝暉中臺咫尺翺翔地莫向尊前惜暫違

送吳仁甫奉詔冊封益府過家上冢

十年旅夢係松楸霜露悲凉識凛秋采澗正便王事隙䤋章剛拜主恩優斗間文彩中宵見海上儒槎八月浮珍重王堂揮翰手莫教紙價踊南州

鈐山堂 為嚴介溪題次韻

一壓剛稱碧山堂山色風光晚暮蒼竟日相看情不厭有時獨往興偏長趣塵幾許真無際雲水何人更此鄉我亦舊營環堵地每從圖畫認微茫

送黃蘭坡還山陰 同餘子宿岳丈

天闕皇都足大觀秋風歸思忽無端素衣不受京塵化長鋏時聞逆旅彈溪上舊停壬子棹坡前新種晉亭蘭剡中勝事知多少何日追隨一笑懽

送劉仲賓守平度

漢闕分符向海壖下車爭仰使君賢官高服政纔初命寄重專城正少年禾黍實垂甘雨裏棠梨陰合午庭前坐看行處陽春遍指日天曹奏績先

送李抑之起復守岳州

闔嶺曾看五馬過巴陵又聽使君珂江湖不落波濤壯廊廟情關感慨多千里霜蹄真獨步廿年絲鬢未全皤岳陽樓上堪舒眺李此先憂後樂何

重九日客有送盆菊者紫葩碧葉掩映可翫且愛其壓景漫賦一首

誰分秋色到儂家令節相看亦可誇彩艷欲然寧待日芳葩半吐爛成霞多情正好浮盃酒對景還應插帽紗忽憶故園籬落下不勝凄冷數枝斜

對菊成酔復用前韻一首

不見東籬處士家瓦盆移贈也堪誇若無此日盈尊酒北柰明朝滿地霞泥露向人矜艷色臨風為汝落

爲紗老來自覺顛狂甚醉捕從敎兩鬢斜

題春消濮陽卷爲濮守李繼明餘千人

使君兩脚躡陽春坐看氤氳到處新好爲濮民俾故
守平章於鄉國見斯人師儒元是爲邦手牧守誰非報
主身秖恐他時難久借終敎遺老臥車輪

送臧應和遷南工副郎

長安邸舍接芳鄰肝膽相看久更親八載宦程淹歷
驥三冬老䀨識松筠嚴庭問訊留都近詩派源流水
部眞舊是髫童追逐地江山刮目盡圖新

送袁伯昭尹郯邑

墨綬銅章照眼明長官英妙尙書生如聞鳬舃鄰僊
邑更喜龍山是舊名雲翮一枝聊斐寄霜蹄百里試
初程從來學道還吾輩竚聽絃歌似武城

送楊時修秀才南㳂

朔風一夜雪紛紛歸思離情㳂自殷長鋏歌哀那可
和孤鴻聲斷豈堪聞石橋書錦名猶赤玉署春華譽
正芬濟美從今端有待休將年少負青春

送周廷臣使都還任

畫舟十月泝河澌一唉相逢本不期纔向雲間分玉
節又將金鏡獻彤墀訟庭花落供高枕郡境年登足

賦詩努力循良看最課丁寧豈爲故人私

送內兄詹以鎭南還

北來乘興一舟輕忽漫相逢又送行凍合正便車馬
道月明常係別離情鄉園饒景詩應好京國多塵夢
亦驚歸去莫爲長往計烟霞殉許聳尋盟

送趙司訓德之龍游

獨抱羲經早著聲應於出處識虛盈壯懷已分淸時
老大器眞看晩歲成萬疊雲山還學舍中宵絃誦溢
春城肩輿廿載趨庭地把酒臨風一係情

除夕次韻二首

三歲今宵對此觴醉來攝管半成行故鄉時節還誰
共少日風流故不忘天上鵷鸞看逐隊詞林棣萼幾
連芳高門多少笙竽在隔座聯詩正未妨

莫怪淋漓更舉觴衰遲還喜綴鵷行阿咸守歲時偏
好康樂經年夢不忘燭炬共揮和滿盞椒花先已逐
春芳誰言客舍渾無事白戰淸歌兩未妨

己卯齋居次陳魯南韻

燎烟南里繞觚壇奏賦慚非扈從官雲臥虛堂塵冢
迥月臨淸漏玉壺寒爐薰坐久應頻換燭吟成故
故殘徹曙對牀渾不寐詞垣星聚共知難

送陳良會令惠安

曉分雙舃出金鑾南指閩山劍戟攢蹴踏方看雲路迥扳進聊借棘枝安春來携酒花多少聽起鳴琴日幾竿莫把繭絲書上考閭閻正仰一分寬

送方行可令南豐

嘉名作宰傍隣封回首鄉山隔數峰客少將迎閒甚水庭無訟牒坐高春邑緣曾氏名逾顯地近麻姑酒易供漫說優游堪吏隱好看霜刃試初鋒

挽裘正翁 孫孟陽父

獨向番湖把釣絲鄉閭耆舊屬斯人百年孝友看家政奕世簪纓見席珍高士今應增別傳穹碑誰為勒貞珉不堪餘樂西樓望南畝耔耘又一春

送舒國裳謫官之閩

湖上群峰落落奇夫君心跡亦如之兩函短疏寧論職一寸丹衷合語誰謫地故臨鄉哲舊全生曲荷聖明私廟堂清議依然在暫向尊前惜別離

雪中次韻

纔看數點逐風遙忽向牕前歷亂飄撒簇好尋東郭步蹇驢難覓灞陵橋歲先占瑞田家慶酒若論功此際饒應為玉堂增物象坐來庭樹總成瑤

壽陸母七旬 為渭守[?]憲

次第徵作故鄉遊彩服今停五馬輈剛喜壽星纏婺日早排嘉讌及中秋當年栢詠心猶在永夜機聲事已酬應識高堂稱慶罷一時傳誦滿吳州

丁李學令鄞

芳聲遺愛滿湘湖又踊僊鳧向海隅共喜輕車便熟道尚看老驥展亨衢繭絲自古寧書拙部屋于今正待哺努力政成應指日為君三祝酒重酤

冬至謁東陵三首 昌平道中

三年一夢未曾醒雙眼朝來覺倍明暖日早依春意動晴沙偏趂馬蹄輕迂廻烟樹行宮道表裏山河擁

帝城更欲徘徊從游覽不知行役有期程

謁諫議祠

當年已黜賢良策此日誰新諫議祠公論至今應始定忠臣自古每如斯名懸尚落姦諛膽璧滿全收太史詩下馬瓣香瞻拜後一庭芳草不勝悲

望橋山有述

策馬趨程日已曛六陵蒼翠逝氤氳悲風林杪驚奔浪殘雪峰頭指斷雲萬里乾坤佳氣合一溪冰玉野橋分平生剩有登臨興自喜今朝慰所聞

熊峯先生遷居西朝房奉問一首次韻
瀟依宮樹涼輕寒吟嘯何妨斗室寬觀靜性便聊避俗憂時心在背圖安停雲好句乘閑得步月多情秪獨觀臥聽玉壺清不寐聲聲應徹五更殘
除夕次韻一首
屠蘇香暖潤腸寬又向明朝復歲端遂覺年華寧放我柳枝春色不論官醉來尚愧初心負老至方驚世路難八駿南遊知遠近蟠朝環侍洽聲闌
庚辰領未齋新正欲集潭兄家詩紀其事次韻
二難四美一時并合向今宵盡此情醉倚北胗侵午夜坐看東海起長庚尊傾臘甕鄰堪問燭占春花剪又生却愧踈狂容末席休論姓氏總吾兄
遙壽庭闈爲李時元題
曉來瑞氣忽充庭具慶高堂鶴比齡桃傍十洲常似錦椿過千歲合稱靈長生一派傳丹訣燕喜經旬舉醁醽多少帝城萊彩念瞻雲雙背盡南溟
送宋德卿掌教盧江
鄉閭三禮冠群英蚤歲才華籍籍聲振鐸一方師道重登舟千里宦途輕幽亭偃隱留奇跡舊史龍舒

應識橫經多暇日興來吟眺可忘情
送胡汝城奉使歸慶
月空風楊柳那省郎捧詔出彤墀北山獨賦賢勞什南國兼便省覲私朱夏恰逢懸帨好錦袍偏襯舞彩宜高堂樂事知應少百斗稱觴定莫辭
壽王母萬太安人六旬
萱堂北鬪春暉共羡人間樂事稀周甲歲逢懸帨日五花誥領賜鵩衣中河桁詠聲猶在午夜熊丸志不遺游子劍城情正劇南雲翹首重依依
介軒 爲尹舜弼外父題
幽軒誰爲扁嘉名有美斯人獨稱情許傲一丘聊自足貽謀數卷肯求嬴王堂喜見乘龍貴瓊樹還看迸砌生從此詠歌傳上國却嫌姓字溷公卿
送黎侍御奉使歸慶 送母者父
北山賦就意何如歸慶高堂樂有餘望望白雲欣狄舍行行驄馬護桓興寸丹肯信江湖遠尺素寧將歲月踈感慨道途知不淺還朝應聽阜囊書
會餞席黎許楊鄭五君于樊都尉宅席間次陳覺南韻留別
聚散天邊一片雲何時握手共論文如蘭正喜同心

綠浙柳俄成落葉分別酒百觴留短景離絃幾調作
南豈明朝風景還堪賞相顧茫然共憶君

再疊前韻別許伯成

瀛洲僊侶藹如雲故事傳誇列宿文東閣梅花春與
共玉堂蓮火夜光分風霜夾路先秋肅譽望三吳到
處熏郡吹向來開歲月勛閑此日總輸君

會飲夏公謙新居 五月望日雨不見月

大家速伴具盤餐為爾遷居效俗溫待月有期翻對
雨當筵多病謾開樽良宵興在那辭負地主情濃可
忘論合作詩篇記新居約清光依舊滿前軒

送舒天祥通判蘇州

琴書此地幾扁舟共羨今朝是舊遊一代豪華雄列
郡萬艘歲賦足神州繭絲自考青窗拙驥步初騰路
正修留得寶刀君可佩臨岐把贈等吳鈎

題貞壽卷 朱仁舉人祖母

亭亭貞壽堂前栢獨立風霜自寡儔華榜司空徵月
旦琮編宗伯重春秋中河尚憶當年賦東海應添第
幾籌此日一觴稱兕喜庭階蘭玉慰雙眸

壽厚齋胡公七旬

南極秋來夜正中一時歌頌盡群公昌期寵際三朝
盛壽域橫開八表同降嶽再傳周雅什作舟眞見傅
川功古稀未足論儒訣丰骨還應伴赤松

送蕭子雝南畿提學

霜威六月肅行臺報道分司御史來藻鑑坐懸涵萬
象菁莪入詠樂群材夜深南斗文星現江上秋風畫
鷁催別意向君輸不盡一尊三祝重徘徊

別楊從龍用樊都尉家讌集諸公餞別韻

名姓依然漢子雲筆端忱底似玄文芳隣剛協千金
卜遠道愁看四牡分紫極一星流翼軫清秋三日奪
炎薰別來夢醒東隅月彷彿餘光忽見君

送程子昭尹崇陽

乘鳧南去意何如萬里雲衢發軔初絕少將迎迂私
道舊諳風土近鄉閭長才共羨操刀手最績還看報
政書莫倚丁寧頻致祝交情曾是廿年餘

送汪以仁令安仁

吾宗落落氣橫秋新綰銅章出禁樓高步雲衢看老
驥發硎霜刃失全牛鄰邦土俗諳應稔伯氏風聲詠
未休定識循良嗣最績肯將勛業負箕裘

送汪充 充令廣濟

承恩作宰楚江濱不負昂藏八尺身爲出尚方眞賜

重錦從工手巧裁新琴中間得高山意堂上時生瀟地春指日政成應入最共看薦剡徹楓宸

送鉛山舊尹張大鵬調閩臬經歷

向來廣幸最稱賢曾傍棠陰占一壓百里亨衢剛驥展三山憲幕忽鶯遷高歌正足閒官味遺愛猶教故老傳努力不妨清議在竚看六翮厲秋天

丁貫守撫州

新分符竹刻南州瀕汝溪山地最幽俯郭舊臺猶擬峴倚城虛閣正橫秋政成卓異應來鳳民樂耕桑不佩牛家在湖東鄰境上佇聽遺老麥岐謳

吳宗海分司淮南兼還省覲

省郎分署暫淮濱京口相望衹一津萊綵承歡王事隙宮袍明畫故園春百年積貯經邦略八尺昂藏報主身淮樹江雲瞻憶地重來何日候文茵

東麓遺稿卷之二終

東麓遺稿卷之三

詩類

嘗酒次韻

愁時竟日擁荊柴賴有新醅與髮排坐覺氤氳春滿戶起看酩酊月明階吹塤仲氏篪能和鼓瑟嘉賓樂可偕不是孟公真識趣更誰解道箇中佳

送菊次韻

亭亭歲晚殿群香自是冰姿愛飽霜佳節瀟過情向在名園移贈意何長尋詩欲共臨風語汎酒還應裛露嘗為問故籬開遍未試緘短札附隨陽

九月廿一日三江東會飲石潭兄宅再用嘗酒韻

爐頭火冷旋添柴高興如山不易排落落珠璣生咳唾娟娟霜菊滿庭階良辰已熟三冬候上客何當二老偕醉後漸看相爾汝一時賓主合稱佳

叔晦時敏夜飲復用前韻

儂家膽有熾如柴小坐虛堂共撥排吟苦敲推時作勢醉狂傲睨忘踰階清宵良會還應數先輩流風尚可偕多少笙竽成一餉那知文字飲偏佳

挽屠元勛尚書

東湖湖上足煙霞擁袖歸來髮未華醉白堂空誰佇
記和陶篇富自成家典刑青簡書應特霖雨蒼生望
已賒更喜鳳毛輝五朵天教世德與人誇

西施告謝餘態猶存恨不及見其盛時次韻
以紀之（西施菊名）

王顏老去計安施始信浮光過隙驪霜冷護持頻著
意月明依約尚餘姿殘粧背燭深宮醉弱態愁風響
屧進邪得丹青傳色相却教生面鎮相隨

客有惠雪梨鎧籤者詩以謝之

日高醉眼正牽開札驚看貺我多雪顆遂分張谷

種霜鎧剛襯趙生靴一匙入口沆瀣解兩脚行春逐
處和寄謝慇懃渾漫爾未知瑠報欲如何

送鄭司訓之錢塘教諭

甘窮朝盤宦況清絳帷高座擁群英古杭舊說多材
地故國西來一日程湖上彩雲荷芰滿江頭秋月海
潮平畫圖景物東南最史隱真應羨爾介

季冬齋居有述呈諸同館

南郊此日未應遲正待齋戒訖奏期禮共三齋尋舊
約聲同連榻有新詩分明月色簾櫳別彷彿春光禁
柳知擬向明來候清蹕坐已紫宸夜何其

午門送　駕

聖主親郊下玉京飄飄步輦六龍輕月明次第千官
影雲擁傳呼夾道聲深夜燎薰通上界中天權火達
重城禮成昭格應如答四海從今頌太平

劉道亢舉人南還（應占乃姪應占在場數致遲不入試）

獻歲開春首問途鄉心何事憶蓴鱸霜蹄未試元非
蹶美玉深藏且待沽家學有源看藝苑青年平步是
雲衢亦知轉眼重來地一闋離歌倒玉壺

除夕家讌次韻

禁漏宮壺滴漸多催娛休問夜如何薄寒春先花前

勝沉醉杯深海面波守歲情長憐燭稱憂時力短願
年和吟成不覺雞三唱門外時驚度玉珂

時敏詩成歸興勃勃次韻答之

故鄉誰道是并州此語無端可信不林壑也知違志
養樗踈何敢不忠謀歲深宦邸悲浮梗身落羈籠羨
野鷗我意較君還不淺幾迴南望謾遲留

春丁分獻用西涯公韻時與郭介夫同事

秩祀春丁陪上相精禋午夜共齋廬駿奔禮肅分官
地肸蠁神孚一念餘典重百王師表在道昭六籍日
星如至今日運無窮澤猶賴當年舊漆書

初聞會試喜報和厚齋尊公韻二首
路從南斗接星台帝里春風次第回一代魁名應世
用百年文運自天開籤餘數卷誇金貴庭蔭三槐見
手栽莫掩重𦽱辭賀客已看珠履徧苔階
初受編修封
聖主隆恩罔極天奎章寳墨藹雲煙教忠自信同身
報積慶應知是善緣唉岸烏紗臨藻鏡醉醺宮柳汎
龍船後來滋典還無數只記當初受賜年
陳顯仁巡浙歸省
故人南去㒟乘驄萬里澄清覽轡中潚向氷霜行處

肅一時狐兎望前空江帆歸借春風駛萊綵輝爭晝
繡紅從此北山休浪賦美君忠孝思無窮
硯莊 為葉良器題
使君雅愛硯山名傍麓誅茅太有情比德仰瞻風骨
峻同心遠結歲寒盟堅貞重許千金直追琢功餘幾
倍成試看一噓東郡始等閒膏液潤蒼生
葉本道守筠州
京華旅舍幾經春此意飛騰正及辰侯國地分麋子
舊大夫銀鏤帶圍新舟航一水親便養吳楚連封俗
易詢更說武當巖壑秀政成吟眺莫辭頻

四燕圖 為吳江吳司空題
宦路聲華五十年生平盛事總堪傳番聽苹鹿和笙
樂醉插宮花壓帽偏春日殿庭瞻絕席歲時鄉邑識
賓筵閒來感慨還追憶次第披圖一恍然
何勲伯按浙
總馬行行識避桓幾年風采動臺端九天鷹隼三秋
厲一道氷霜六月寒民俗細從謠詠得湖山閒比畫
圖看遙知報國逢更化次第封章瀝寸丹
壽桃圖 為同年高德卿乃堂題
慈闈佳氣藹華筵映酒儒桃花欲然根傍綵雲天五

尺種分瑤海歲三千清鄒多自詞林出燕喜還將畫
史傳佇看貤封應指日維新雨露正無邊
奉別東江先生同席聯句韻二首
追琢三年哲匠前自慚朽質故依然彥先與逐秋風
動吏部名齊北斗懸去國典刑誰不愛通家欣戚義
相連吳松江上烟波裏何處能尋范蠡船
幽棲若個烟霞地舊隱曾聞有君山海鳥相忘常易
狎雲鵬未倦早知還愛來當為江湖釋道在應於否
泰關一枕北牕真自得蒼生肯許謝公閒
壽孫西川七袠 同年孫冊主事之父

高堂獻壽值佳辰節届天中物象新長命縷縧懸臂好引年蒲屑勸觴頻林間寄傲非逃世畫裏藏詩各有神更喜醉餘雙老眼摩挲重覩太平春

歳寒四友　爲溪司訓題

寒林三友逼人清歳晚孤標爾可并不逐豔陽爭景色宜從霜雪表平生斷金自信同心利皓首寧忘結髪盟賓主一軒稱四美始於今日識交情

王惟賢守脩德　庶吉士以王親不得在京師

一麾江海重遲遲豈爲尋常整別離華國才名辭王署清朝環珮伹天涯文章元是循良術寵賜誰非乳

哺私中外總知更踐地佇看徵召復來期

夏漢丞英　兒業師也

曉辭丹陛赴英山淮越相望指顧間哦向二松公事劇政成終日訟庭閒芳鄰宦邸欣初接明訓童兒愧未閑欲賜番楊秋漸短一枝聊爲故人攀

高仲儀還壽州

五宜翁去尚餘輝令子承家故不違泛駕霜蹄須按節搏風雲翮整卑飛詩歌四牡賢勞獨鑣錫千緡寵數稀莫向岐邊重留滯巳聞竹馬候征騑

祝賢士冠帶還乜

曉來忽見儼冠紳手捧天書果尚新別樣致身還有術消腔濟物正餘春伎斯果世才稱絶方貯千金不畏貧珍重吾鄉應爾頼董林蘇井是何人

詹天雨司訓赴松江　詹澤

雲開振鐸拜新除勝地東吳總不如秋漢九峰鳴劍戟朝盤三泖足鱸魚材收樸桷多賢績課敦銓衡上第書去去羡君真得意莫緣離索謾躊躇

蕭宗樂　冊封靖江府

秋風江上忽揚舲譚地河橋柳尚青整擁旌旛辭紫禁遙瞻翬軫度文星錦明白晝家山樂綵戲高堂驛

傳停東觀正開須載筆首春端擬聽鑾鈴

嚴介溪遷南院侍讀

姓名蚤歳附賓興廿載居然別鶚鵬聲駕鸞坡真獨步傳呼馬首忽雙縢印文無事經時緑詩課催人積日增南北瀛洲更踐地試看前輩逝相仍

壽錢翁八袠　進士鐸之父

古稀巳是十年前眼見瓊芝繞砌邊慶自善緣元有漸天於好德故應偏願吹東海添新釀欲賦南山續舊篇燕喜更逢時節好小春風日稱華筵

孫真夫使安南

漢家桐柱遠岩嵬四牡騑騑越舊標南海晏波欣覩
聖中天化日正依光匪特使節辭經幄已見文星度
斗杓翰手也知能自愛肯將桃李博瓊瑤

唐守之使朝鮮

眞主龍飛玉燭春化流裨海遠人賓十行札下綸音
重專對才選翰苑珍風俗謾傳箕子舊威儀爭覩漢
官新迻知俯聽傳宣後翹首天朝拱北辰

慶豐碑亭別閑齋兄次韻一首

郊行剛喜小春天風日翻教一悃然別遽對牀渾夢
寐情長分手更詩篇衰年足力誰差健淸世勳名仲

寂賢往事經心常耿耿荒祠叢菊記離筵

得楊村書并詩再疊一首

望裡風烟各一天書來喜極轉凄然開緘重抵黃金
價倚調聲高白雪篇春近草堂常入夢老叨科甲愧
稱賢從今那處相思劇多在芳辰與盛筵

閑齋兄依坡經造酒載來復用嘗酒韻二首

枯腸搜盡已如柴得酒還將舊韻排若此市沽寧有
價歌聲家醞恐無階愁中釋此憑誰遣醉後呼兒荷
鍤偕不用南州頻遠載秖傳方法足爲佳
醉墨欹橫紙上柴玉山倒去竟誰排欲吹海水添醅
釀合築糟丘對戶階和氣滿懷驚老却紅光入面喜
春偕況逢聚首衣冠地第勸兄酬更益佳

奉和東江先生韻三首

秋入吳松海氣涼九峯南望倚空蒼雙魚次第收安
問匹馬徘徊過舊堂綠野雲山方渺渺淸朝環珮自
琅琅世情公論都休問秖合移家住醉鄉
聞道雲間堪寄傲拂衣歸去忽經年瀛洲僊島隣三
泖明月淸風載一船心共身閑聊自足毁隨名至可
求全分明箇裏虛盈數莫作宣尼幾絶編
薊北江南路渺茫開緘三復氣洋洋榮名世外浮雲

薄白日林間小歲長味飽江鱸秋正美花憐鮮菊晚
逾香看來事事堪忘老肯向并州認故鄉

雪夜石潭兄送新酒并自嘲詩次韻奉答兼
以解之

閉門僵臥若無柴袁闆誰人雪夜排嘗酒臨風看玉
樹送書尋路踏瓊階消情弱女那堪比愈疾雄篇自
可偕三爵醉餘三唱後一時興味十分佳

頒嘉靖元年曆遇雪志喜次韻

眞主乘龍初御天曉頒軒曆授時先萬方拭目同新
朔六出飛花報稔年點景漸舒玄化裏陽春都洽放

歌前太平億載從今始耕鑿堯民自井田

宣戴愛耳次韻

㬈額初加試早朝風霜滿面一時消厚逾楚纊頁班
挾纊重睢袍合締交溫詔頻回春燠令例恩那比漢
臣貂自憐官冷須尤急傾橐寧論市價高

賀長至歸志喜次韻

陽和一脉起幽泥坐見氤氳滿帝宸弱縷待舒宮柳
尹南枝先漏苑梅春蠟廊掛灑朋來富氣象沖融物
態新飽食詠歌頌自慶不妨頭白濫詞臣

雪中馬上口占

馬頭一望渺無涯白屋朱甍護等差拂面星星添老
鬢排枝點點當春葩詩狂更欲登樓玩酒盡還須向
市賒不是吟鞭偏耐冷恐教容易負年華

彭千喬司訓之大冶

三禮傳經蚤著聲一方分教晚成名絃歌夜月黌宮
靜苜蓿朝盤官況清路近故山便問訊地偏孔道少
將迎客氈雖冷君休嘆滿座春風擁俊英

郭介夫南雍司業

青衿濟濟擁橋門始信先生道益尊一代英才三樂
地百年山斗具瞻存釣游彷彿皆童感霄漢飛騰聖

主恩重喜高堂便問訊經旬猶得幾晨昏

喪馬

常將我馬擬飛黃病作猶存首獨驤半歲俸貧隨手
盡百金骨價竟誰償出門有約終朝負彈鋏無輿十
步妨何處追風市頭賈呼童還欲倒餘囊

壽孫耕樂八袠

封君適與偶犁鋤循俊生平世罕如手種杉松成老
樹眼看蘭玉繞前除開來愛客常留秣義到傾囷不
計餘却羨壽筵春酒碧熙熙重覩太平初

除夕家讌次韻

歲除剛遇新春節芳意先於柳色看歌詠太平逢聖
主晤言良夜幸朋官放懷觴酌誰當劇聚首衣冠世
所難不羨咸陽公博塞秪憑文字浪爲懽

送王濟美調南儀副郎

承恩獻歲抗雙旌首得春風作伴行公子江湖還魏
闕秣陵龍虎亦周京山如舊路登臨勝官重儀曹地
分清去去羨君真得意從來吏隱最難并

元旦侍班

五雲擁處識辰居曙色微茫拂綺疏咫尺威顏瞻倪
仰分行環珮儼紆徐香飄瑞靄浮春殿歌協儀韶接

太虛薄劣白頭慚侍從謏隨群彥曳長裾

楊用修祭告岷江

蓬萊儀子三巴客江祀尋源遠汎槎從事均賢寧獨詠過家便道詎辭賒抗旌曉拂峨眉月駐馬晴看劍閣花却羨詞淵流不盡佇聽新賦滿京華

元旦試筆

太平物象入新年生能韶華揔可憐節屆三朝交泰會運開百代中興天造叢五色浮祥物廓廟同心譸衆賢濫職詞臣無一事紙將歌詠續殘編

春雪

飛飛六出鬪春妍上苑芳菲不敢先巧作銀花排勝裏旋成玉樹倚風前天敎盈尺標奇瑞歲紀初元慶有年却咲灞橋情太劇閉門已覔與無邊

同曾南齋宿上人方丈

連牀玉署幾年曾蘭若蕭然興益增地迥時聞天外漏月斜猶共佛前燈閒尋別院彈棋伴靜愛虛堂入定僧忽報鑾輿當曉發擁衾篝火戒晨興

顧冊卿祭告之會稽

秪命曉辭青鎖闥從榣遙指越溪濱探奇此地江山足界古多才賦詠新宮錦畫殯來彩色里門時駐使

車茵看君盈得賢勞隙背後臨風嘆不均

林吾從侍御之南道

留都臺署後湖濱夾徑垂楊樹樹勻萬里蒼鷹看從翮九衢驄馬避輕塵朝廷有道聰全達言路逢時氣益振見說江淮流冗偏佇聽新疏達楓宸

整菴之南吏書

吏部文章光日月秣陵形勝足江山兩都豐部崇根本萬里雲霄一往還道泰親逢清世會夢逢時繞紫宸班望隆指日歸臺省看取勳名賢未班

壽吳遯菴八袠 大宗伯謚公

嘗隱留都遂宦時先生正在白雲司名高剡牘三秋肅惠滿棠陰幾處遺勇退獨憐湖海氣後凋方信雪霜姿知公別有長生訣肯向蓬瀛問羨期

何汝南經歷之廣信

階前帶繞一溪水屋後靈山碧萬層畫舸携尊乘月汎藍輿行縣趁秋登梅花興逸家聲遠蓮幕風高士論騰應識府公咨畫諾政成籍籍取賢能

顧齋八袠 董文玉乃翁

歸臥東山未白頭生平落落氣橫秋一麾領徼還吾道累疏氷霜爲國謀到處甘霖遺澤在滿庭槐陰碧

雲浮千今重觀昇平化海屋新添第幾籌

壽夏母太宜人

瑞靄華堂綵帨懸忽承恩詔下堯天一周花甲年重紀五色泥封墨尚鮮清桂影澄秋夕望碧槐蔭合午庭前人間樂事那勝此欲釀滄溟入綺筵

花逵夫遷東昌掌教

東陽送客獨登臺東郡雲山入眼來勝地千年雄海岱菁莪三樂富英才經橫羲易星比擁座拂春風馬帳開西望賡平能幾合舊時講席尚崔嵬

壽盱江吳氏具慶

偕年並德豈尋常始信儔壺歲月長天上恩波新浩蕩堂前愛日倍輝光門依葛令燒丹井酒釀麻姑不老方剛喜郎君歸正好錦袍舞映九霞觴

送景賢思孝卷

永年已見雲孫孝光復新承聖主恩鬱鬱喬林歸舊望緜緜瓜瓞認靈根百年世系從頭譜一代綱常藉此敦留得諸賢遺墨在合教標榜照名門

壽張仲承父母七袠

相看並是古稀年厚德天教福履全宦蹟芳聲猶未沫母儀彤管總堪傳錦袍逝襯斑衣好花誥重頒王

軸聯此樂從來稱第一合題巨扁揭堂前

嘗酒次韻

風味天然貿覓前三杯敢座欲成眠尊空不喚西鄰問妙法新從北地傳價重合擠裴與馬眼花渾錯素為玄甕頭常使如澠足未到蓬山也引年

宋舜卿分教壽寧

里門西望接賢宮萬仞閒關一徑通鄉近考亭餘禮俗地便書肆盛儒風溪山盡遶東西勝樸樕歌傳教育功更喜武夷來往道偏舟九曲興何窮

臘月廿二日雪

曉庭搔亂墮如從度臘今朝始見之覆地初勻餘小徑着梅頻點鬭芳姿齋心一念潛通處（是日祈雪上齋於文華殿）稔瑞三秋預報時却恨凍雲猶未合隙牖依舊漏寒曦

壬午除夕家燕有作

帝城相對七年除把酒哦詩總不虛故我幾更初識老昨非猶在忽知遙濟朝曉發陪鴛序安問朝來弋鴈書一刻千金那可負獨教兒輩惜居諸

次韻一首

結友東君豈籍盟牕前踈影見梅兄爐銷寶篆烟猶

梟漏促銀壺夜欲平閒㗛世機渾似劇老看歲月要今
無情石田盡稍餘先業秪課兒孫讀且耕

哭女

浮生骨肉偶然親聚合成虛別却眞一十三年渾昨
夢五千里路渺歸輀嬋媛忍憶燈前語蕙茝猶餘病
裏紉消息茫茫何處問舉頭幾欲籲蒼旻
悲來不敢說生平時向堂前誤喚名未了世緣仍父
子若論終古等殤彭春華肯待經秋隕甚感翻嫌大
夙成一闋哀歌聊自遣却慚學道未忘情

送費子美下第南歸次見素韻

故丘猿鶴尚關情歸舸乘風一葉輕舍價待時聊韞
匵大材難用晚知名山成莫忘收終賀師充翻因借
背城轉眼重來猶未暮春雷䖘䖘使人驚

三江宗伯致政歸次韻

休休亭下舊桑田遊釣重尋故宛然鴻入高溟飛正
杳家瀕滄海地尤偏典刑身屬中朝望出處時稱絕
代賢應識江湖憂未釋每瞻北斗視堯天

黎一卿巡江右次韻

知君久抱濟時才攬轡行行出內臺一道氷霜飛白
簡八州狐兎避驄埃湖邊孺子幽亭在江上滕王傑
閣開登眺莫辭頻賦詠文星元自傍中台古上及之元爲翰林

壽白巖太宰六袠

十載嶬廊聽發聲表儀八座重持衡群材樂育菁莪
盛九品無心水鏡平餘事篇章侔大雅等閑談㗛隱
長城耆年謾有山公興今日良圖注老成

椿萱具慶爲姑孔揚廉憲題

相看並是古稀年始信人間樂事偏把酒遙連南極
彩舞期剛遇小春天萱依愛日花多少椿結靈根歲
幾千遼海白雲瞻望地獨將遠意畫圖傳

黃伯元令武義嶲名武成

絃歌千載有芳名此日言游又武成霜刃割雞看小
試雲衢展驥待橫行憲臺氷蘖源流遠翰苑文章譽
望清犖犖似君眞不負等閑勛業繼家聲

唐太和令醴陵

五十成名也未遲長材更練已多時霜蹄驥展應千
里雲翮鵉棲暫一枝旬日鄉山書易達三湘淳朴政
偏宜知君臥護渾無事秪抱枯桐學理絲

周潤夫令寧德

領得春風散海涯一時春遍野人家碧分彭澤門前
柳紅勝河陽境上花壞界不煩頻問俗客稀常愛晏

排徊看君期月彈琴後籍籍芳聲滿數軍

劉美中判廣州

重海連天五嶺迴儒靈窟宅自天開雄飛尚負當年志驥展元非百里才攬勝獨過韓愈廟憶歸頻上越王臺南荒北塞相忘地翹首江梅驛使來

范儒冠帶

博帶峨冠八尺身居然風度刑齊民淵源端自名家冑閭巷多迴長者茵喧境遠心聊卜築古人高義足爲鄰恩波偏處仍難量庭戶從今次第新

次汪得之遷居韻二首

華屋新遷臨廣陌茅堂誰復接芳隣巷南巷北經旬色年去年來七度春問姓尚疑前日主款非頻誤舊過人良宵好訂溫居約共把談邊玉麈塵

希周居也同姓故云

閭道新居高閣深興來徒步只如林凌風捲幔琴書爽待月開樽琥珀光飄寄一枝聊自足燕巢隨處是故難常從今覓句憑欄好我恐吟成特地狂

壬以明令星子

西都遷宦憶髫童三十年來認故容足躡玉喬新賜爲地臨陶令舊時封門前彭蠡千江水座上匡廬五

老峰應識政成多逸興登臨日日費吟筇

孫九峰七袠

龍飛萬國慶咸寧藹藹群賢聚一庭大老來歸先物望東山強起慰生靈丹心天日扶公道黃髮台廊重典刑欲頌九峰擬松嶽倚空羅列正青青

周約菴巡撫榆林

中丞秉鉞遠籌邊坐擁貔貅萬竈烟玉帳威稜先朔氣榆關刁斗靜胡天嘯歌逸興揮毫富息偃長城取勝全白首詞林愧同學祇憑文字附燕然

九日獨酌次嵋翁韻

坐依簷隙負斜陽誰共樽前對羽觴酬節盟寒終擬續登高興在故難忘藥逢國手收奇績菊謝畦丁餽晚芳偶爾獨吟成一笑病來筆硯久無荒

壽麻太夫人九十 文正李公母

金丹長駐玉顏春九十年來髮未銀王母忽驚臨下界麻姑應恐是前身斑斕綵膝占餘慶燕賀傾朝識上賓試向人間論福履一時猶指更無倫

壽邊太淑人八袠 宮諭李母

北堂瑞藹曉霏微孫海儲人降翠幃奕葉瓊枝餘積慶三朝紫誥世增輝時分御饌供春門戲舞萊斑映

賜緋擬頌南山賡舊什應知此福世間稀

賀石翁老績賜宴辭太傅 宴日遇壽誕

黃閣經綸歷歲年勳名鐘鼎更無前垂紳策定韓公
壯拯溺心勞司馬賢異數共瞻昭代曠謙光獨仰盛
名全黃逢一段還堪紀宴錫南宮是壽筵

五十漫成言懷

一朝老至使人驚回首悠悠負此生多病素餐堪久
竊無聞白髮尚何成敢將舊疵甘荒落終擬餘齡託
聖明此語它時應不忘夜來心口已齊盟

對雪

夜來踈霰已先聲曉起推窓屋瓦平占歲坐標盈尺
瑞劬耆麤得徹宵明尋梅路逸迷歸處煮茗香浮有
宿醒却羨城東今日會瓊杯珠履玉堂清

符宜臣判韶州

嗟君才是甲科雄廿載蹉跎我亦同敢拂九衢看獨
展翱翔半刺已云通溪山勝逼丹青裏鄉舍雲飛指
顧中五嶺從來非絶徼春城翹首北歸鴻

吳子南令羅源

捧檄歸來咲語頻高堂知有白頭親潘輿咫尺猶吾
土姜饌家常似海珍雲翮一枝聊暫棲花封百里待
行春看君剩得推恩地多少閭閻未哺人

東山陳翁雙壽 爲大部主政題

邈邈東山世已忘仍將宦業付賢郎簪纓舊識源流
遠科甲新題姓字香白髮相將春正永錦袍戲舞晝
生光三清閒說神僊宅咫尺應傳不老方

壽張夫人七袠 懿湖公岳母

閫儀慈範總稱賢福履天於懿德偏化日漸舒嘉會
節王顏長駐古稀年筵依南極隣麻谷文落中台映
十蓮一闋清歌致遐祝侑觴猶及比薰慈

除夕限韻

春回臘盡未應窮如此良宵可放空八載咲談還舊
約一時盤饌是家風酒杯病起辭深采燭炬吟成刻
短紅遙憶南雲翹首地不知高興與誰同

慶成宴有述

大禮初成燕喜辰雲龍千載一堂親滿斟乾飲綸音
重別座分甘渥澤匀曲奏鈞天疑上界歌傳湛露識
皇仁白頭自誓丹心在敢負清朝侍從臣

南臺便養 爲王純卿題

喜色眉端捧檄歸看君應秪爲慈闈潘輿幾日鴻能
致姜饌三秋魚正肥行避驄塵風裁峻坐簪白筆雲

霜飛也知忠孝元非二翹首西臺繡斧輝

方塘爲少叅汪得之題

方塘一鑑傍鱅溪十載歸來路不迷已見蛟龍曾得雨舊栽楊柳總垂隄遺名標傍情難忘手澤依稀意轉悽世德有源流不竭爲君濡筆入新題

得之廣南少叅

長亭樽酒惜離居寄重旬宣萬里餘五嶺陽春隨處滿九重憂顧一時紓玉堂夜直懷儔侶青瑣晨趨憶舊廬蘭北海南相望地豈應尺素等閒踈

石齋致仕

五十年來侍玉皇照人勳烈滿析常錦城小駟身仍健綠野高情世未忘望係中朝占否泰學於大易悟行藏秪應獻畝餘丹在耿耿逢逢北極光

栢軒雙輓爲冬官李德容新領勑命作

領得封章下九天龍光渥澤徹重泉百年釜養空餘恨寸草春輝秪自憐宦蹟湖湘遺頌在闕儀丘閈懿聲傳舊軒獨有當時栢常共槐陰滿戶前

少司空姚公六袠

每從前輩挹餘芳宦轍聲華到處聞褒榜詠歌歸樂府愉關談笑策奇勳火齊自信清標峻盤錯直看利器分歲歲壽筵春日好海梅香繞藹紅雲

方汝翰分教儀隴

盈年芳譽滿文場領得烏紗鬢已霜兩月舟航成勝覽一函經史是檄裝樂餘化雨菁莪盛味足朝盤苜蓿香自古地靈多毓秀九龍山色鎮蒼蒼

費子承分教平湖

吾家門第最清華黃閣詞垣世所誇身沐新恩官似隱山連故國路非賒一庭霽月侵皋席滿座春風拂帳紗見說胡公遺範在好聽芳譽海東涯

四兄致政歸發舟得雨有作次韻奉答二首

潞河風雨坐成秋萬卷圖書一葉舟門巷歲荒松菊徑江湖身遠廟堂憂歸家結社它宵夢得願頹亭太上謀獨有詩適閒事了深愁野鶴與沙鷗

思入蓴鱸不待秋飄然獨棹五湖舟離愁攪我身仍病世網嬰人夢亦憂心事青天應自信乾坤亦于若爲謀只今已是忘機者寄語雙溪舊狎鷗

八鶴圖壽周母

王顏自是歲寒姿八十年來鬢未衰青鳥飛傳瑤海信黃花開報綺筵時畫圖獻祝南山頌彩服承懽北闕私懿德天應偏福履宜看燕喜到期頤

春齋爲院判洪寵題

君家生意滿庭除贏得嘉名標舊廬鴻術小占醫國手青囊時檢活人書林無傑杏東風調井溢靈泉夜雨餘一掬陽和渾揮地幾多枯槁待吹噓

端陽漫成有懷四兄

幾度追懽同令節那堪對影獨今朝榴花照眼色自[illegible]葉滿樽愁不消閉門却掃秖盃睡跨馬出遊誰[illegible]拄南望歸舟在河滸斜陽江上首頻翹

許伯誠提學湖廣

將毋無學教詠獨賢泰山楚水接風烟弃來湘浦時供饌魚足江潭不數錢豸繡尚餘氷雪地龍光先入斗牛墟門庭桃李應無數共羨于今樂事偏

舒天祥調判邵武

吳會題輿久頌賢又承新命過樵川驊騮路熟輕千里牛斗星分僅一墟形勝溪山便吏隱清閒官府抵神僊豈應臥護渾無事多少高情付短篇

張仕克守福寧

循吏名公世有賢看君文雅故依然銀花鏤帶超郎貴銅竹分符比郡專地僻山城閒海領路便鄉信接風烟別來多少江湖夢常繞青宮晚日邊

遷居奉懷四兄有作

十載辛勤有此廬豈知兄去我仍居家聲難繼身非據世業相承事可書鶯谷遷喬聊自託燕巢隨處却渾如舊庭風景依然在準待重來日掃除

再疊一首

秖爲吾家守故廬此心元不是懷居萬間廣廈生平志十載儒紳一曲書門徑向來欣未改風流前輩恐難如眼中多少經行蹟荒草盈庭不遣除

聞兄改北銓部用聯句韻二首

際遇尤稀一姓難受恩深處仰天寬秖知地重那論報曾爲門高浪助歡舊約連牀堪再續清樽一醉合先拚廟堂勛業無窮在留取聯芳汗簡看

除目讙傳里巷初姓名先得薦延餘棣華騈秀偏增色鴈影連飛正慰予報主秖憑方寸赤起家都自一編書二難遺美眞堪擬却恐兒曹較孰如

栢林　爲吳太僕乃翁題

亭亭元有拂雲姿猶記當初手種時香案曾經鸞鳳宿大材已見棟梁施氷霜晚節風標峻雨露深恩造物私不是先生厚培植眞根能與歲寒期

鄒東郭調判廣德

故彰地比長沙近聖主恩過漢帝深東觀聚傳班史
筆北辰常聚魏牟心良游一日三秋思白晝層雲萬
里陰亦欲脫簪從子逝臨岐分手益難任

哭女

[illegible]老淚不曾收白髮新添萬縷愁慧性可憐誰紉
[illegible]花離好可宜秋孤墳舉目南城寺終古傷心思與
[illegible]丘却恨女孥遺碣在它時能反故山否
鈍莫容堂曉復昏娟娟眉目宛猶存物生有既誰修
短神理無倪費討論速朽不妨歸寂地同藏聊得慰
羈魂（與姑）同塋手書一片幽宮石揮盡衰年淚血痕

自悼

今日歸來始是尋幾回魂定後唏噓千金重比鴻毛
擲萬死危存虎口餘殘鳳闕心自苦橫身障海計
全疎種瓜剩有先隱在合向雙溪早荷鋤

哭王攷齋

生平湖海氣難馴苦被纓緌繫殺人千古能消今日
恨連章抵乞斃時身病容慷慨論公討[illegible]語分明憶
老親留得數函遺稿在一回展讀一沾巾

壽謝母陸太孺人七袠

盛年矢節已華顛天定終應福履全綽楔流芳輝烈
日封章渥寵爛雲烟王顏不老春長駐丹訣新承月
與傳歲歲壽筵秋色好芳樽開傍菊花前

壽馬封君八袠（仲房乃翁教官致仕）

先生早得長生訣解組歸來歲月深眼轉幾看陵海
變鬢青不受雪霜侵遺經數卷金籝滿世澤連柯玉
樹森惟底壽筵詩與逸官階新換老詞林

張參將文光

將軍雄武更能文閫外英聲幾處聞鈴閣輕裘閒白
晝清河飛舸簇屯雲連篇珠玉歸裝重匹馬風霜遠
道勤却訝昇平無一事何當談笑策奇勳

史館對雪

倦來東觀罷揮毫徙倚橫欄看雪飄先傍瓊樓高處
集平連瑤砌望中饒神清到骨疑僊島局冷藏身荷
聖朝正想元戎征戰地九重會念解裘貂

甲申除夕獨酌有懷

年年此夜共歡娛高詠芳樽定不辜轉盻佳期追昨
夢側身清世駭危途銀壺點滴猶傳漏玉佩鏘鳴已
滿衢故里此時應不忘鴛班正憶紫宸趨

感堂（爲姑蘇張宣之題）

底事堂前感獨深音容猶自儼如臨燕謀有緒人先

逝華構剛新思不禁疎木淒風終古恨三春寸草百
年心援琴欲寫清商調一夕霜毛已滿簪

棣塘 爲李州行節州竹翁題

主人別號棣塘翁雅興佳名偶自同花殿九春諸品
後風來二十四番終苦心瀋泪涯芳節晚景光榮荷
化工寄語更添松柏侶相看收取歲寒功

送汪子宿改南科

淡君樂事此行多南北翺翔總諫坡咫尺庭闈便問
養雙朝綸綍沾恩波青山舊洛看圖畫碧閣儒官足
詠歌記得當年遊釣處臨風翹首興如何

湯時敏得次子詩來志喜次韻答賀之

二月蘭芽玉蕋春況逢今日更佳辰并啼試聽知英
物摩頂還看值異人老蚌雙珠傳不妄維熊幾夜夢
應頻華筵湯餅叨陪處醉寫麐書一咲親

和縝韻　赴秋試

老來世味飽鹹酸邪正途分舉步端安逸可懷名比
鴆紛華易溺險於湍卄年鄉榜人須繼聯轡雲程衆
所覩只有倚門情未斷頻題短札報平安

起家世業本儒酸勤儉相承見大端丹桂元非平地
種青春難駐急流湍遺軀須擬千金愛暗室恒疑十
目觀但使如臨心不忘相看天末也長安

和絅韻二首

枝柯元自一根生先後分形作弟兄同業況兼投分
契異鄉應共友于情關心遠道懸安問傾耳高秋待
捷聲若計來期候團月從今一十二回明

秋近槐花催汝急同行贏得弟和兄丈夫生有桑蓬
志長大寧牽兒女情說近林無曲木應知俚調少
諧聲少年珍重嫦娥愛莫學而翁雪鬢明

鄭從商主政之南刑

建業秋官署最清報衙日日作郊行傍湖砥道聯鑣
馬夾徑垂楊萬樹鶯獄有平反心始慰案無訟牒眼
增明知君利器應堪此舊稔賢能茂宰聲

温蘜莊八袠 時託齋請新誥加封

秋花偏傍壽筵黃真稱先生菊作莊獨立凌霜同晚
節飽餐和露得儒方中州徽省聲華在瀟院槐陰慶
澤長剛度八旬逢異數天官新換舊封章

進呈　實錄喜晴次湖公韻二首

載筆螭頭侍玉輿一辭莫賛仰成書義昭法戒存褒
貶彙別忠邪及拜除旭景曈曚天意在綸音寵借聖
懷書讀行舞蹈仍歌詠白首驚催拭目初

行此文章是道輿刻茲百代不刊書闡臺義例新裁
定稗史繁蕪總兼除姦叔曉開黃道軋處軺高切碧
雲虛共瞻星履趨蹌地玉几親呈一卷初

次石亭韻一首

武烈雄圖在此編小臣親記及當年字嚴衮鉞千秋
重事萃淵林一鑑懸秘府夜騰東壁彩寶謨時進講
筵旃自慚薄劣曾何補空忝官階史局聯

聞兄致政復次舊韻二首

歸釣雙溪鬢未秋溪邊剛繫兩漁舟烟霞剩有棲遲
地畎畝猶關夙夜憂聃史不生誰可問叔孫枉死詎

相謀獨餘衰劣縻升斗終日隨行愧野鷗

危辭勁氣亘橫秋世上榮名等芥舟杖履相將堪對
老墳荒互答總忘憂一丘地足菟裘願萬卷樓成燕
翼謀脫却樊籠眞得意烟波浩蕩兩浮鷗

解牙牌付懋易大吏念其久相從而遠送之
以詩

通籍鑾坡已六年共渠何日不周旋縱教苦戀那能
占任是無情也獨憐珍襲曾踰金袋價解携仍付玉
堂儒看君寂號同心老衣鉢今朝得正傳

更侍讀將是家几舊物喜而有述

款識摩挲的真十年重見更相親新銜地重能堪
我舊物情多若待人好與玉堂傳故事難將樗質璉
芳塵遺編家學源流在秘殿寧辭勸誦頻

少參張德珍之江西 代作

幾年聲價重南宮江石旬宣寄漸崇地據湖山多勝
槩士儕齊魯足儒風家園在望書頻達隣壤相諳政
易通三祝祝君情不淺竚聽芳譽徹宸聰

次鉛山令朱子羽韻

兩脚陽春着處忙一壓芳意滿林塘望連禾黍豐年
樂坐轉棠陰化日長寄謝一枝聊枳棘鳴琴竟日徹

冠裳秪餘戀闕懷人地翹首燕雲幾熱腸

金鶴卿謫荊州推官

楊柳逢秋不可攀離愁一夕鬢毛斑江湖戀闕頻回
首朶月懷君尚見顔自信孤忠堪誓日豈知衆煦解
漂山廟堂公論依然在早晚金鑾許賜環

次潭兄樓成韻

江湖博得廟堂身瀟洒烟霞樂性真信手篇章閒日
課會心花鳥自家春座中野老時爭席溪上漁舟不
識津巳在白雲窩裏住高樓寧絶世間塵

舒哲分教會稽

旅食京華度幾春殘編終不負儒巾名成此日寧嫌
晚祿薄高堂莫厭貧山水浙東稱勝地風烟故里接
比隣有時乘勝横經罷還訪溪邊姓戴人

王叔明分教山陰

從來於越地偏清散秩便君吏隱情繞郭山從牕裏
有鏡湖人在鏡中行一庭霜月青氊冷滿座春風絳
帳[illegible]西望故園能幾許片帆纔及浹旬程

畢讓夫分教韶州

君才自是驥中驊翰苑文章出大家夙志未償餘猛
氣恩隆初拜惜年華庭前月冷侵氊席座上風回拂

帳紗閒說曲江山水勝閑來詩興浩無涯

倪本重延平檢教

閩關楚嶺接風烟蓮幕優閒吏隱便郡郭倚江三面
水官漕分勝半山巔蛟龍潛影中流見道學餘芬百
世傳十載薄遊從此地臨溪翹首興悠然

劉舜弼謫判大名

殷肱名郡屈長沙慷慨寧悲去國賒失得難憑看塞
馬陰晴無定任天家春來雨露行堪待鏡裏䰐庸尚
可誇我有佩刀稱龔久臨岐解贈拂霜華

萬竿烟雨

城中寸土黃金價何地寬閒着此君碧玉幾竿隨筆
掃秋聲一夜隔牕聞寒逼淇澳千林雨暝接湘江萬
里雲却咲九衢塵滿眼藉渠聊為洗囂氛

復初堂八景為執齋劉亞卿題巀嶭晴嵐

僄巀戢嶭下長空延頸昂藏杳靄中丹碧相鮮新畫
幛淡濃迭變幻神工乍明纔著三竿日不散從吹萬
里風應是茲僄閟清淑鎮教佳氣鬱巃嵸

雲洲烟樹

華堂北枕五雲洲烟靄空濛萬木稠望裏恍吟時拄
笏興來攬結欲登樓霏微遠色秋逾淡羃歷濃光晚

更浮試洗一番風雨後依然蒼莽幾時收

芙蓉奇巘

郭西西望五峰連削出芙蓉倚碧天色帶晚霞穠郁
郁影涵秋水靜娟娟青陽靈岫能專美匡阜芳名可
並傳倘遇謫仙曾指點巢松還欲擬雲巔

惶恐驚濤

黃公舊是此灘名惶恐訛傳也稱情惟石衝流橫砌
倚奔濤殷地洊雷驚堂垂每重千金戒航險徐看一
葉輕莫咲畏途常慄慄要知危地使人平

西水春耕

萬井平疇出郭西褰裳負耒涉橫溪淺青隴畝秧盈
壠深綠新池蜥雨一犁閒看兒童隨午饁坐聽歌詠起
秋畦豳家樂事真堪紀恠底騷壇入品題

東郊秋牧

青青豐草遍東郊番牧從來此地饒簑笠成行閒欲
老牛羊茁壯飽而驕數聲短笛桓伊調何處清商甯
戚謠指點柴扉歸莫晚咲看斜日下山椒

梅山鍾秀

椳梅之山何穹崇下有尚書之幽宮千里地靈藝磅
礴四時佳氣常冥濛森羅若排戟縈紆一江如

抱弓真龍止處有真穴發祥毓秀何當窮

蔡閣騰輝

碧甍飛棟靄香芸萬軸牙籤色色分素業傳家無長
物文章華國有奇勳藜爐燁煜中霄見籍炬吾伊徹
曉聞努力後賢爭接武丹梯咫尺是青雲

憶敀齋

每從尊酒憶豪雄抵掌掀髯一咲中獨抱遺文和淚
寫直㨿浩氣與天通綱常九閉關吾道華衮他年待
至公寂寞窮簷身後事總帷塵几慘秋風

驄馬衙行

幾年風采動臺端繡斧霜稜六月寒不見豺狼當孔
道始知驄馬出長安一方罷察勞頻問千里湖山足
大觀更美里門便使節庭闈嶽得暫承懽

王繩武太史省覲還岷山

朝來馬首抗雙旌得意登僊是此行高蓋吞衢題柱
壯斑衣[illegible][illegible]倚門情隆恩予告從新格孝理旁推衙
[illegible][illegible]我若欲歸歸不得臨風默默愧塵纓

萬順齋受三品　封誥 偕老加封卷

琅函疊疊下雲端老幹雙雙歷歲寒愛日堂前春正
永恩波天上海同寬慶餘合向今朝卜福祿還於積

德看一曲侑觴更三祝通家兩世故交歡

賜衛士冬衣次白樓韻

苦寒士軫九重尊內帑頒衣詔播門萬口歡聲騰海
沸一時淵氣轉春温簷前暄謝黃綿襖格外仁均紫
塞屯共賦同袍閑不試未知何地答隆恩

補題封領次白樓韻

朔風掠面怯襟披寂苦趨朝曉騎時項領春回真汝
賜帽貂名好久吾欺用先貫介時争效意劇良工古
未知從此價增應十倍黃扉新有策勳詩

即事有感

朝來底事淚沾衣苦縛微官與願違遺世浪傳逢島
藥憤歸空夢故山薇利塲爭看居奇貨仕路危驚伏
駭機閉戶不妨迂拙甚秪愁國事日將非
幾回撫掌復眉顰世事那堪日日新藏褫棚中謾作
劇爭先枰裡巧通神捫心暗室能欺汝舉首蒼天冷
覷人悲憤塡膺何處泄浩歌聊復抵哀呻

次時敏韻

開緘幾幅短長吟仰屋哀嘆共此心數祖有辭天路
遠放懷何處酒盃深浮雲倐爾衣爲狗大市公然晝
攫金誰道幷州成故里援琴無調不南音

又雪 時春後十日矣

皚皚殘雪尚棲簷又看朝來白轉添舊伴多時情有
待餘寒不退欲無厭宮墻數仍增新堵茅屋千家換
故苫記得征途逢此景咲驅羸馬指青帘

乙酉除夜三首

尊前獨酌漫成謠十載幷州度此宵一事無成空白
首涓流可補愧清朝春留積雪樵猶淺酒緘餘寒力
未消極目江南愁思絶正逢兩月鴈書遼
年年此夜共連枝射勸兒酬曉不辭醉後塡箎更唱
和朝來傳誦滿京師秪言樂事長堪恃豈解人生會
有離今日一盃難獨進空堂落莫坐相思
百年強半久癃衰每遇佳辰倍惜時頭上雪霜誰得
放鏡中勳業我先知賓筵斗酒謀妻拙世澤殘編付
子癡何日向平餘願畢渚雲溪月一竿絲

元日試筆

桃符初換新年帖栢酒猶傾舊臘醅但見物皆生意
滿豈知春已隔旬回晴簷雪散千家雨濘道沙沈九
陌埃自是歲豐多景象不勞觀望重登臺

吳白樓省墓還吳

松楸入望露沾衣短跡朝通夕許歸飛傳坐看千里

近隆恩寧侯十年違春生澤國尊偏美水滿吳江鱸
正肥休戀鄉園淹歲月絲綸虛席待旋騑

慶成燕初預門坐

中左門高切紫微曲欄咫尺殿東垂班聯法從先群
彥座擁瑤階俯赤墀慶會一堂交泰象分明九奏樂
賓詞顧慚薄劣能堪此既醉空歌大雅詩

春塘別詠

君家伯仲譪英芬畫省鼇坡虎竹分池草西堂剛得
句江鴻南陌又離群清宵愁聽床前雨白晝眠看薊
北雲不用臨溪倍惆悵桑蓬元志四方勳

周啓和按雲南貴州

杖斧乘驄岍豸冠看君此去遠人歡福星一道祥光徧霜簡三秋炎嶺寒咫尺雲南非絕徼瞻依北闕是長安他年帶橐知多少幾幅封章一寸丹

葛仁夫江西減刑

手持黃紙下楓宸多少平反大造仁匍匐井邊皆赤子吹噓筆底有陽春義關故國懸情重分締通家感理頻遥識湖山千里外泣偶無從向來人

許啓順司訓建昌

建昌形勝甲西江彭蠡匡廬總莫雙半夜濤聲常到

枕四時山色直排牕路通甸日隣鄉國地足絃歌是大邦把酒臨風先致喜爲君一笑倒罌缸

題盈雪竹

朔風一夜吹成雪萬木低摧偃欲裂唯有此君當此時獨立亭亭還子子短墻蹩看偃長梢勁色終呈歲寒節何當爲掃葉上瓊細煮龍團教君啜

雨竹

森森碧玉來何許九疑之麓瀟湘渚坐聽琴瑟風雨聲又似當年啼二女烟枝霧葉風冥冥步武茫然迷處所畫師眞有縮地功萬里江山藏尺楮

晴竹

移家歲晚東山麓此地人家多種竹東隣西舍十里園溪青沙白質當美晴雲布地風冷冷豈信朱明作炎燠它鄉看畫空悵然搔首幾延南望日

風竹

牕前聽竹聲寂好蕭蕭入耳驚秋早冷然一枕羲皇餘塵土肝腸淨如濯尤宜六月三伏中那知赤日懸山谷積金剩買城中地廣種琅玕待午風

遊西山倡和將至求壽菴馬上作

纔出郊坰眼乍明故鄉風物不勝情緣溪路好迁隨

馬交樾陰多坐聽鶯衰病尚於登陟健驅馳涯向嘯歌輕晚來却愛疎疎雨滿目塵沙爲我清

登望湖亭次鍾石韻

路入荒山日欲西客來不作武陵迷樓臺重疊偏依險鐘磬分明尚隔溪古洞暗通龍窟杳孤亭上與鶴巢齊俄驚風雨前村至咫尺烟雲壓樹低

玉泉亭次鍾石韻

半泓深碧望疑空蒙象初開氣乍融一歃甘同瓊液味四時寒逼水晶中稻畦膏澤從天降蓬海靈波自此通爲是源源流不盡還沾道暍有餘功

碧雲寺流觴

箕心何地不蘭亭松栢陰陰四座青觴數且揮流水綏春歸欲晚落花停林泉勝會閑官得伶從清歌醉容酣莫向尊前惜歡笑漸看短鬢已星星

歸途望功德寺呈諸同遊

先皇遺構此山限翠葦曾經幾度來樹擁樓臺時隱見苔封碑碣鎮崔嵬花香逐馬餘春在客意趨程落日催高興渺然殊未極重遊有約許追陪

香山寺閣次鍾石韻

招提樓閣入雲間徑夾莓蘿尚可攀指點烟墟臨下

界品題名勝首茲山俗緣我輩誰能脫多事詩增若未閑直待庭前雙桂長重遊一咲鶴飛還

碧雲寺次南谷韻

原上纍纍多古墳繚垣寂寂閉重門穹碑已換新遷主秖樹空餘舊日園直與神功爭致巧合將嵩里為名村白楊寂是悲風地且盡芳樽送夕曛

壽翟母黃太夫人八袠

高閣薰風入綺疏華筵清晝小年如桃傳海上千春實萸茁階前二葉初舞應萊斑宮製錦羹羞頡饌御庖餘登堂賓客知多少車馬連朝正咽閭

壽虛白陳眞人八袠

窽氣含霞妙得傳世人那識始生年蓬瀛境上無多路日月壺中有別天市圈不妨雲臥隱步飛聊作地行僊還留炯炯雙眸在看到滄溟且化田

壽圖樵六旬

圖樵高義薄雲天籍籍鄉閭稔頌賢幾處高堂知樂地繞庭蘭玉見心田積金剩買留賓秫挿架偏多卻老編為問長生那得訣持柯曾遇奕中僊

諸麗中得子喜聞有作寄之

芋西安否近如何聞道春庭茁玉柯曾是夢中天使

授親看頂上誌公摩同年世講從今永一卷經傳遺後多那得去為湯餅客幾回南望獨高歌

擊鼓催花

主翁新令款嘉賓擊鼓傳花勸酒頻辭醉却愁花咲我偷閑又被鼓催人共謀一日浮生樂莫負千金此夜春試向壺中測深淺諸君豪興欲凌晨

李泮主簿竹谿

奕葉簪纓寂有名一官何忝舊家聲地偏孔道將迎寡民近淳風簿領清細看物情閑更蕊親經世路老逾精臨岐不用丁寧祝坐見賢能報政成

殿講王承恩叅政之蜀

侍臣輟講出金閨璧爲吾皇恤遠黎珍重紫微齊首
命丁寧丹詔有温辭江山妙入文章思儒學元同吏
事師中外豈應懸隔地翺翔指日佇還期

送尒典膳冠帶還土谿

秋江一棹疾如飛况値皇都得意歸義佐公家輸厚
積名聯王國有餘輝醉邀山月更爲主咲狎沙鷗共
息機獨使黄扉情不忘渭陽回首重依依

送毛文卿通判惠州兼柬太守顧德仲

龍川風物定何如滄海羅浮勝有餘化洽百年昭代

盛境分千里越佗墟長材衆擬題輿久老驥人看發
軔初爲報榜中新太守賢聲籍籍已盈車

嘉蹤署宴集因登燕臺小酌次張玉谿韻二
首

下馬郊坰訪古臺臺名傳自郭生開覇圖一戰雄闗
右遺址千年寄水隈駿足可因懸價得高賢寧爲購
金來是非一咲都休論且共臨風各盡杯

次張陽峰韻二首

出郭閒過老圃家頓抛塵土入烟霞風前高樹初飛
葉霜下踈籬尚見花哇䶢蓋成禾黍地腥羶曾是犬
羊沙向來閱歷青山在不與人間管歲華
每過黄花咲口開一尊聊爲藉荒萊叨陪儒子乘鸞
集更喜將軍騎馬來衰劣秪宜樊氏學歡娛休感雍
門哀苦歸不得空凝睇指點鄉園是此臺

次尹巽峰韻一首

登高節去復尋山瀛島官曹本自閒聊爾當歸舒遠
眺陶然成醉破愁顔影看雁塞鴻偏疾色愛凌霜菊
未殷更欲淹畱盡餘興前村牧笛已來還

黄太史才伯謁歸香山覲省

天涯才子賦歸歟此日高堂正倚閭滄海雲深停狄

望家園春好稱潘輿麥常戀闕身非遠仕不違親樂
有餘老我傷心空寸草因君搔首重欷歔

文徵仲致仕歸姑蘇

連章乞得白雲身豈向清朝學隱淪偶爾江鱸聊發
興昂然海鶴故難馴空山閒却詞林手陋室長懸醉
墨神何日扁舟還訪戴吳門來往是通津

陳魯南使楚

萬里星槎泛楚濤儒人親下碧雲霄舊遊風物經蕉
麥南紀江山費月毫附驥歲深情獨厚離群天渺望
偏勞于今翠幄多虛席可使經年候節旄

次魯南闕別韻

武夷九曲赤城霞帝語分明許汎槎劉阮歸來迷石
徑蓬瀛指點隔天涯湖湘地重詩增價牛斗光騰劍
有華此日羨君多氣象醉吟援筆漫圖鴉

丘居易七袠恩壽主　乃翁

□□□家住海東涯烟島雲洲望不賒萊彩堂前明晝
□桃筵外映春花鸞章新命泥猶濕鶴筭稀年鬢
□華手植三槐今幾載已看番蔭滿庭遮

賀孔清分教華容

壁經場屋蚤蜚英二十年來負盛稱姓字褎然如有
待文章老矣尚堪憑材多荊楚青應寂勝足湖山興
可乘對雪爲君拈凍筆吟成呵盡一池氷

余廷贊分教昌化

廣文氈冷不須嗟樂事如君尚足誇歸拜隆恩娛白
髮喜持新檄換烏紗春風造化先南服昭代文明徧
海涯到日嶺梅應盡發能將芳信達京華

袁沛之分教長樂

從來長樂冠全閩羡爾偏承寵命新聲溢誦絃文教
洽歲收棖椳詠歌頻閑無塵鞅便高臥近指鄉閭是
比隣茹子丹時饒景象望中別是一般春

王時暘少叅七袠

歸釣東溪鬢未霜脫將塵紱濯滄浪榮名喚筆滄雲
薄歌詠閑便白日長家望儒洲靈藥近筵開春晝玉
桃芳海波清淺知多少願假長風盃壽觴

楊惟鼇令蘄水

東郊幾日乍迎春眼底俄驚色色新領得和風歸照
□定應部屋少顰呻一枝聊試鸞棲棘萬里行看驥
□塵蘄北蘄陽相望地等閑芳譽達楓宸

賀汝誠令光澤

憶拜先公已廿年看君風骨故依然驊騮高步雲霄
迥鳧鳥南翔惠化傳巖得優閑便素業時將歌詠入
朱絃臨岐三酌還三祝爲愛名家有世賢

除夕次韻

早於歲底見歸春依舊長安紫陌塵本擬歸謀良夜
醉豈知仍作異鄉人氤氳鑪鴨猶餘地呼喔膈(?)雞已
報晨試看明朝芳草地寧論窮巷與通津

東麓遺稿卷之三終

詩類

丁亥元旦試筆

朝來底物解迎新勝裏花枝獨占春節換自驚天抄
客梅開誰憶隴頭人宦波險惡愁難泊歸夢依稀若
未眞逢愧山中舊猿鶴蹉跎十載絆朝紳

齋居次韻二首

連牀舊約傍禪居貪著論文乙夜餘今寂乍便塵外
味蕭疎渾訝野人廬銅龍滴瀝傳宵禁燎火分明接
碧虛欲識天心昭格處共看晴月澹前除

愛宿山房依道林春雲多態弄晴陰珠宮殘雪經旬
白寶樹含風徹曉吟靄靄瑞氛占歲事輝輝晴月識
天心甘泉有賦須時奏可待霜毛兩鬢侵

次民獻韻答鍾石

聖皇欽若重明禋五夜鳴鑾下紫宸昭代相承嚴扶
典天心簪格享仁人晤言幾夜書應廢唱和連篇句
轉新老去却慚那倚玉年年蕭寺謾隨塵

上元前二夕會燕寒寓詠紗燈次鍾石韻

不開壁隙借隣臣欲護明輝聚此堂月網輕雲窺壁
彩星籠薄霧鑒珠光坐淹儔客宵堪卜禁弛金吾夜
不妨重續蘭膏休見厭主人方藉引盃長

壽建昌李舟居孺人七袠

獻歲東風始發春北堂懸帨及芳辰尊開縑谷瓊漿
深桃薦瑤池王顆新金屢共看庭下植儔方獨受月
中人古稀豈足論遐筭見說雲鬟未似銀

詠紗燈再疊前韻

齊紈經月楚筠匡華焰渾驚白晝堂照乘珠明聊比
色聚囊螢小敢爭光玲瓏深謝雲霞襯朧朧映窓猜少
月妨秪恐微風動羅幌悉將柔帶拂筵長

石厓書屋爲林以吉寺丞題

蒼厓卓地峭稱雄百里江山入望中拄笏壺公平可
挹濯纓蘭澤遠還通堂開精舍深依戶徑斷雲根半
倚空知是儒翁棲隱處至今幽桂有遺叢

夜坐書懷

十載鑾坡側末儕那看衰鬢異日蕭蕭苦際升斗聊糊
口羞向兒童強折腰鶴怨故山空蕙帳鴻飛何處仰
冥霄狂歌一闋增悲宅悵望南雲首重翹

飲荆山宅詠雪燈

菲菲金烏雪作籠輕盈似欲舞微風依懸桂魄渾無
影鑠盡蘭膏不肯融素艷難加充繪色巧裁未鑿擬

天工刻絲織錦知多少苦向人間誇費功

琉璃瓶金魚

虛明寶色逼人寒勺水金鱗也自寬動影乍疑氷下
見醉痕渾作鏡中看鼎熒交映清秋月承藉雙輝白
玉盤物玩眼前曾得似教人吟賞欲忘餐

即事二首

太息深悲實假情那知今日涕縱橫雲龍自分千金
契芻狗俄看一莫輕合向漁樵甘白首休論出處係
蒼生沒簡新漲便歸棹況有春風作伴行

一聲霹靂忽雲端白晝冥冥淑景寒閶闔有關人倚

望血誠無路涕汍瀾氣憑欲借朱雲劍髮種還衝藺
子冠却憶碧山回首地定應螢屢睇長安

戢湖公致仕

釋負翛然萬慮輕懸車長識倦勞情雲霄矯翮違鷩
繳泉石幽期續舊盟綠野重開遺構在玉堂世濟後
賢并有時散髮溪邊椅恠殺山童兩鬢青

熊峰老師致仕

歸章肝膈盡生平白首餘丹鑒聖明稅駕未看雲翮
倦忘機不遣海鷗驚釣遊暇日追尋與咫尺巉廊寤
寐情獨恨向來瞻戀地依依山斗為誰傾

吳藥叔海二首

落落江湖不受羈獨齊幽憤竟何之孤寃終古嗟長
客百口它鄉泣傍誰岻嶺無家空鳥道瀟溪浮跡渺
天涯向來談咲還堪憶腸斷棋枰夜雨時

等閑一死擲鴻毛跋扈生平氣漫豪多少勳名成壯
節如何蕭瀆效兒曹誰當借劍平遺憤我欲招寃續
短騷雪涕不知何處盡悠悠蒼昊仰彌高

挽尹巽峰洗馬

玉樹凋零不待秋士林相顧涕交流經帷造面終天
訣百贖無身滿目愁耿耿文光躔紫極翩翩丹旐返

南州傷心最是追趨地日日鑾坡鳳沼頭

湯時敏謫安慶推次雷別韻三首

誓共詞垣老合簪那知鍛羽忽殊林一時貝錦成多
口百鍊真鋼只此心公道尚看天日皦皇仁應比海
波深翱翔中外仍餘地竚聽還朝玉佩音

謫宦遠別意如何樽酒臨風一浩歌同館弟兄雲雨
散忘形爾汝歲年多芳郊漫興聯鑣出暇日相思命
駕過祇爲玆遊長可恃驪駒岐路倏鳴珂

芥芥陽光萬里開片雲漠漠散浮埃爰書聊借文章
手儒學真餘吏事才畫障山雄淮服鎮滄江帶繞郡

城回名邦不似長沙遠環賜行看後命催

又次時敏庵間韻二首

逢人誰不惜才華籍籍于今沸閧譁未定陰晴邪可說相乘憂喜故無涯百年意氣憐同臭多病迂踈荷匪瑕獨恨明朝江上棹中流軋軋自嗚鴉

須於前哲得吾師讒搆無端譽亦隨公道從來需定論儒班指日竚還期評文折義它宵雨渭樹江雲兩地思萬里亭亭儒珮聯翩不妨高步振明時

西峰趙司空致政歸安成

興入江鱸可待秋閒心應共白雲謀深藏自許完奇璞勇退人爭嘆急流一代典刑猶未沫他年耆舊尚

堪求九重餘眷還如昨試看頻煩寵數優

秦司徒致仕歸鳳山

歸思翩然問故山春風驛路伴人還遨遊海畔群鷗狎寥廓宵空一鶴閒得意烟霞時獨往多情廊廟重相關君王倘覓當年劍雙鬢猶看未盡斑

毛東塘巡撫寧夏

手持霜鉞下臺端戎幕遙聞膽盡寒羽檄不飛吟咲適狼烽無焰顧咨見天威險塹臨河浪山竹長城秋月照關塞北江南千古勝籌邊樓上日憑欄

葉國光守興化

朝分虎竹出丹墀多指閩關一鶴隨真足壤田仍海錯俗有齊魯盛書詩行春下邑多謠頌坐嘯公庭少詩詞惟有翠壺山色好四時排闥到簾帷

唐信伯出按湖藩過吳壽母

郎君杖鉞動霜華道出吳門暫過家繡斧承歡明白晝瑤池開宴挹瓊霞光騰南極星臨戶盃汎東籬菊正花不是至仁推孝理北山寧免獨賢嗟

遂老免朝有作見示次韻

台衡望峻瞻耆碩文武功成殿歲寒恩許不俟朝公合

得身親遇主古應難唐家宗社依裴老司馬威名動契丹試為生靈溥休澤每於居起候平安

劉汝澄巡撫宣府

曾將赤手障滔天義烈于今尚赫然小范甲兵諳久北門鎖鑰更誰賢列屯飛檄防秋日萬竈張順待飼年旌幟一毫知改色肯教憂顧廢酣眠

周約菴都憲致仕

眠底胡沙了不驚為憐西北隱長城宜鴻獨矯人何慕塵鞅初捐夢亦清部曲攀轅爭戀德壇裴寔膽尚傾興毗陵亦有滄浪水滿地江湖可濯纓

吳北川學士南院視篆

幾年壁水育群材提耳諄諄苦費裁南國喬遷新寵命北門高起舊蓬萊欵扉客爲催詩數載酒人緣問字來勾當兩般公務畢儒教儒侶日追陪

曉閣頒書賜大篆書及敬一箴文獻通考春殿讀卷爲理卿湯公題

聖主游心六藝文公卿拜賜正人餘芬天章錯落奎躔彩縹帙依微秘閣芸每日頒贈如告語百年傳誦到仍雲感深論報知何地秪有丹衷老更勤藹藹群公集上台共期濟世獲真才禹門親覩乘雲化蟻網喧傳得儁來寶楮緡錢分王府瓊林宴會擬蓬萊翻思三十年前事也是工師樸斲材

魯南道子歸走筆奉慰

嬌兒去側倍淒涼客況從今仔細嘗僮僕一家真骨肉瓣居四壁老僧房看星銀漢愁難度步月清宵苦未央却咲向來隨計吏經年離別是尋常

南壽貞芳爲翁磐副郎乃堂題

弔影縈縈四十年長生月姊授真詮祝延頌擬南山獻褒表書剛北闕傳里閈芳名標綽楔庭階餘慶見蘭玉孫齡丹數應難並苦節天教福履偏

郭汝器分教福州

八閩長樂獨稱雄此地儒冠不負公入郭青山郊牧外出門丹荔畫圖中風烟彷彿家園是科第連聯上國同更喜登延新格廣桂林高朶待君紅

汪母許孺人八袠欽典膺元龍

獻歲華堂彩帨懸正逢王母駐雲軿宴開西海樽常滿桃占東風春最先千歳芝蘭森繞砌眼看滇渤幾成田耋齡豈足論遐筭靈藥還從月姊傳

張子陽 冊封靖江省母

俊德先敦九族親如天重仰帝堯仁槎浮清桂疑銀漢使重詞林是玉人魏闕幾回南國夢衆班應戀北堂春臨岐預訂還朝約可使儒班悵望頻

雙挽爲李司務父母

底事龍鍾袖未乾啼痕拭處盡成丹風前木葉規應斷夜半烏聲夢欲闌插架圖書遺澤在課工絲縷舊機殘試占善慶還多少雲路飛騰有二難

述懷五首

終日思歸此日歸夢魂先逐鴈南飛故山猿鶴應相待宦海風濤始漸違聖主恩深憐衣棄玉堂銜在借餘輝回頭咲向蓬瀛侶十載追攀九愧非

清時棄逐本踈頑敢謂焚魚擬碧山曉漏不驚酣蝶夢儕曹無分墮塵寰輸贏久悟棊中事勛業休看鏡裏顏家住輞川圖不盡亂雲堆處玉流環

失得生平不肯占世情那復計凉炎放狂酒盞從人勸漫興篇章信手拈老向壓區知幻妄久於宦味飽酸甜秖應剩種東山竹助我風颸與月檐

曉來把鏡重摩挲柰爾衰遲老去何銳下自甘應得罪愚衷天鑒本無它駑駘難涸飛龍廄斥鷃能攀上死柯秖有漁樵堪結伴一挑烟月半竿波

強將衰劣厠金鑾十載俄成夢覺看報主未終身尚

在出門無礙路仍寬敢論賈傅長沙謫且喜相如趙璧完九萬里程寧始望一枝隨處足圖安

次魯南韻

十載追隨供奉班一麾羈東簿書閒剩肎底事便高枕懶性何能秖對山感泣新恩惟省咎遭逢清世敢求閒陵陽見說多儒侶衰病堪從問大還

題費氏孝友堂 涯翁作記

珍重宗工特筆書事徵隣黨豈虛譽一堂和氣春風裏奕葉華簪善慶餘鄭義遺規真媲美田荆舊址近同閭（世傳此真故居即義門張氏居）後來濟濟諸賢在肯使前人獨有初

壽机軒兄二首次閑齋兄韻

閉門搘軏注軒經藥裹成功信有靈纔見添壽新甲換已聞扶杖舊痾痊舟因把釣常依岸樓為看山盡撤屏宦況年來偏作惡願隨芒竹享遐齡

壽延開處足成歡世味當年已飽餐時否有身還自泰道存隨處不妨安一園獨樂溪山別寸地留耕頃畝寬漫說穆生輕去楚知機今日共推難

別魯南赴江西少㕘

十年同館更同心岐路相看兩不任羽翮摧殘難附驥雲霄蹉跌尚横金西江彫瘵歸慈乳東麓烟霞待賞音總是旬宣遊覽地題緘先已報家林

崔來鳳提督泰和山詩以戲之

著籍瀛洲豈偶然謫來猶作地行僊金銀觀闕棲玄宇勝槩湖山小洞天飣老青精多大藥巘留丹竈悟真詮何時跨鶴重歸去為問尊師老偓佺

劉敬之太常請告展墓

游子乘春荷寵慈賜歸剛是十年期歲時夢繫松楸地蘋藻情深雨露思鑾詔煒煌綸綍重鴻恩滲漉墓泉知從來忠孝還相發八尺微軀敢自私

感夢

千里江湖馳魏闕十年客夢憶并州誰能易地更新我人豈無情忘舊遊縹緲紫宸雲外路蒼茫王署海中洲夢回總是傷心處一闋高歌白盡頭

除夕次魯南韻其一答喩餘道旅懷居感過戀闕通五首時嘉靖丁亥寓潞陽旅舍書

傾蓋曾論白髮期相看種種各垂絲那能同病還殊調誰遣聯棲又別枝旅館獨眠逢歲暮江帆猶滯得春遲東風珍重君知否留待方舟一併吹

歲歲春歸暗與期江梅羞爾又垂垂情如旅鴈懷同

侶身學林鶯借一枝壯態奕棋看反覆年華流水嘆衰遲河冰泥我南歸棹為語東風作意吹

守歲酬詩夙有期私門故事豈堪垂醉擕樽蟻常傾甕吟到宮鴉欲起枝孤館寂寥人去遠尺書希濶鴈來遲何當歸釣東溪曲還擬塤篪似舊吹

客告并州賈島期每吟佳句淚堪垂塵蹤到處嗟浮梗羇羽多情憶舊枝老隷向人猶戀戀羸驂辭櫪故遲遲無端却被隣家笛腸斷風前特地吹

眞主龍興不世期向來親覲舜裳垂五更夢斷元會十載棲殘上苑枝春近和風先浩蕩時清化日漸舒遲太平誰道眞無象處處鶯笙徹曉吹

元旦遣懷

逆旅朝來意若何江城景色動微和閉門不問經過少試筆猶憐賦詠多老驥摧斬難峻坂輕颸墮葉易危柯幾時解纜乘新漲臥聽舟郎欵乃歌

對酒用前韻時石亭書來勸我痛飲自遣作此答之

醉來旅況復如何坐愛春風入面和滿甕蟻浮猶恨淺百川鯨吸肯辭多狂如阮籍常隨鍤興比陶潛欲挂柯記取明年當此日一樽回首更高歌

獨酌用前韻

不醉其如此夜何盡將哀怨付雲和湘纍騷賦忠還過司馬青衫淚苦多騏驥肯隨駑蹇迹風霜難改歲寒柯獨吟一室應誰和白雪休誇郢客歌

次丁亥元旦韻

漂漂萍跡逐年新又傍荒城見此春白眼狂來猶故我折腰老去向何人豈堪案牘容疎放秪合林泉養性眞何事微官相縶縛始知徽纆是修紳

齋日次舊韻

孤燈四壁似齋居行李書囊劍匣餘蕭寺已違前日

侶承明空憶舊時廬獨看皎月懸清晝誰遣浮雲翳
太虛扈蹕儤班應咫尺豈勝吟望步庭除

娛永堂壽范部副郞乃翁

范翁家住范光湖翁姓湖名豈偶符百世流源應祖
蠡扁舟歲月自平吳祿發得意看偏來錦映萊斑樂
更殊此景娛人宜不老盡圖指點是方壺

贈徐伯和謫松江貳守

年未多難與君同天末無端又偶逢嗟我飄颻秋後
葉憐君憔悴病餘容方舟風送乘新漲謫所天教作
比封記得孟荀元有約雲龍看處欲相從

贈醫士賈懋

愛君文雅秀儒林偏向軒岐得意深嬰內丹成剛一
粒囊中方在直千金幾多洗瘝回生地都是陽春煦
物心聞說見前新種杏年來無數欲垂陰

紓纜志喜

舉目江湖思渺然客羈塵網已多年乍聽擊楫歌吳
調却羡登舟類李儤路首故鄉先入夢業荒先課尚
餘編逢人一笑常開口不記儂今是左遷

睡起有述

四千餘里思家客五十五年多病身也知迂性乖時
好甘向清朝作逐臣秩散不妨閑詠日歸遲猶及故
園春夜來未斷趨朝夢依舊仙班傍紫宸

洪王方守紹興次崔東洲韻

八邑顒顒候使君真如大旱望中雲道州撫字書應
最漢吏循良傳有文虆鳥覽輝時屢下老龍眠月夜
無聞他年治行儂先說剩接芳隣飫德芬

懷閣尚友次雋韻過清源尚友不出

雲間從翮早知歸肯羡鵬程九萬飛咫尺背人千里
隔尋常屈指六年違書遲每恨秋鴻斷夢醒偏疑落
月輝後會何時還記取相看應許舊容非

約菴都憲移尊談胡寺丞林亭

一笑相逢豈偶然無端良覿信由天澤邊我續相梟
賦湖上公廻范蠡船秉燭雨簷疑夢裏移尊隣屋傍
花前醉來不盡今宵興肯把毘陵作剡川

遊會稽洞贈任上舍世臣

雲鎖烟横深復深薜蘿帷松蓋晝陰陰儤靈境閟憑誰
敞宛鑿工神不可尋竟日達觀逢地主冗員多暇愜
幽心殷勤謝爾山僧約珍重他年肯再臨

水洞

誰濬靈源半畝寬海田幾度不曾乾醴漿初釀產疴

冷實鑑新磨照膽寒濡筆試書憐薛壁解纓欲濯愧塵冠玉泉亭上會題品優劣于今欲校難

早洞 題名在壁

洞門軒豁路縈紆篝火繞過百步餘丹竈藥田遺故址金庭玉柱本僊居泉清雨後茶堪煮境勝山巔芽可誅却喫俗緣揃未得秪留名姓拂苔書

溧陽公署對雨晚憩

下馬空庭坐夕陽雙松對雨看蒼蒼雲埋阜尹危峰出風竹臨牕秀珮瑚行止客途隨霽潦若龐官局忘閒忙于今一判難消得更說當年白玉堂

阻雨 時將陸走建平不果發

雨脚蕭蕭泥我行不知逐客有期程雲迷野徑開還合鳩占高枝住復鳴斷渚滯航便夜發石田佚捷趁春耕茫茫真宰元無宰憂喜人間也漫情

入宣城界宿白雲寺

松林小憩踏晴沙行李休時即是家捫腹三盃春自足到城一舍路非賒雨催宿麥番深穗寒壅東風見晚花從此衰慵何所事秪須蘇飦與盧茶

漫書簡子謙

今朝猶識隆恩在上佐名邦近故鄉冗散本同負外置疎慵便得靜中藏枝容鷦寄餘皆長時合長蟠辱不妨秪有龍山劉太史同心知我語非狂

走筆解子謙心疾

一點憂疑暗結瘕幽魔潛怪漸增加獲鉠鄰子知非竊辯畫醪樽詎是蛇衆妙玄門元自悟九還丹訣向人誇緣何小恙猶難却似覺真源一膜遮

獨坐

晚衙罷報坐黃昏一炷蘭薰酒一樽家累不須清似鶴閑門長閉悄如村性緣衰拙成真懶身假優閑亦暫尊秪恨向來儔侶隔詩成孤賞共誰論

別子謙

與君先後下蓬瀛此地天教巧合并岐路漫多俱物役去來如避豈人情歸飛獨矯雲間翮飄墜直同糞上英猶有南山舊時頌因風吹入九重城

同諸僚謁碧雲菴

峭壁千尋切上台回看纔是半山隈憑虛觀閣諸天迥極目烟嵐四面開興逸攀援凌絕頂倦餘拂拭藉荒苔笙歌未散餘尊在指點西林暝色催

登翠雲頂

乍上峰頭興渺然飛雲濕翠杳相連一丸郡郭依微

裏千里鄉山指顧前險到捫蘿還賈勇憩當藉草匄
爭先大家更訂重陽約可負霜鴻露菊天

遷府舘

去年鍛翮下青霄青劒棲棲幾處僑巢燕一春頻易
主谷鶯今日始遷喬門回俗駕何煩謝樽有賢人肯
賞招郡事不關便吏隱秖將歌詠答清朝

聞兄實穡堂成有作次韻奉寄

卜得隣庄愛敞扉娛人山水足清暉菜麻競長農談
數竹徑纔通客到稀斗酒瓶供田父醉盤飧餘待野
禽飢嘯歌別有寬閑地何處囂塵更上衣

次鑿池韻

縱遇湯年不解乾源流十里借溪瀾香宜釀酒何妨
淺靈若潛虬詎在寬一鑑天光迴水活半池草色長
春殘別來久愧西堂夢生踏塵籠未掛冠

謁文節公祠

道旁祠屋儼冠裳生氣英風凜未亡一死泰山真比
重千秋烈日尚爭光事徵前史詳遺行民到于今嘆
巨防瞻拜識公應默頷悲將蘋藻薦芬芳

禱雨有應志喜

望中雲意漸氤氳俄倒盆盎四野開大有麟經行紀

歲甫田龜兆已無文天人昭答機如響閭里歡忻職
與分宜得素餐聊自慰歸來援筆漫書勲

遊栢山寺謁梅都官祠

繚遶荒山一徑通宛陵祠託梵王宮緇徒香火傳餘
業栢樹岡巒失舊蹤詞伯聲華千古重遺編流詠四
方同當年顯者都安在始信詩人道未窮

李莊簡公祠堂陪祭

當年赤手捍孤城虎吻危存億萬生功在乾坤應社
主歲嚴尸祝見民情建炎軌物遺冠履市里兒童識
姓名門外麗牲高碣在為公剔蘚紀風聲

王公爵副郎過宣還南都

籍籍聲華满縉雲曾看赤驥步空群刻章珍重連書
寂綸誥丁寧爲策勳畫省風清喚舌在金陵氣壯虎
龍分亦知寬賜先隣壤遺愛從今到處芬

陳石亭過我東麓留詩紀之次韻答寄

看山何必問陰晴此日天教宿約成風物吟鞭初指
點丹青妙手舊分明舟緣流水花邊入徑遶平沙竹
裏行秖恐世人傳漸廣他年應作武陵名

七月七日謨翠雲菴餞客至此

漫將巧日抵重陽絕巘虛亭共此觴高興遠追河朔

勝翠雲微灑酒樽涼歸途略約認新月醉眼朦朧到
故鄉莫怪官曹多暇日從來吏隱足徜徉

寄題雙溪書屋瑞蓮

門庭多瑞藹盆池一本三葩信可訝和氣發祥端有
象化工呈瑞定無私嘉禾紀異公垂史岐麥成謠漫
有辭應是諸郎聯虎榜分明先報乃翁知

書夢

誰遣清朝作逐臣苦遭麋鹿性難馴白頭漫領鸞新
我青眼塵埃幾故人客散閑門常竟日病來展卷動
經旬閑中檢點連朝夢多傍雙溪理釣緡

感秋

秋風旅客最先驚況復蕭條澤畔行庭樹琤琮侵短
夢隣砧迢遞報寒聲背人過雁公無賴傍户衰蛩暗
有情多謝温存舊交在墨卿毛穎楮先生

壽郡丞王母李孺人八袠

瑞藹華堂彩帨懸又逢王母宴池邊五雲縹李亂根
固三島蟠桃王顆圓北首南陽家在望東征此日風
初傳更吹宛水添春酒分付郎君入壽筵

壽太守西屏匾公次韻

耆宿巉巉鬢未秋眼前民隱年邊樓陽春雨脚風行

緒和氣千家雲共遊題坐枉勞周瑛筆登傺眞附李
丹黃堂一閱岡陵頌付與棠陰野老謳

王嘉童奉使歸省

登辭璧水賦皇華帶得恩光好[illegible]南國倚門剛消
望北山從事未應嗟奔走斗口呈[illegible]近雪擁鼇峰玉
徑斜多少勝遊歸捆載臨風題品為君誇

詠雪獅

曉庭摶雪作狻猊妙手栽成謝巧倕攫地躨跜疑豢
鹿向人蚺蛇嚇童兒靜憐月色須教伴瘦怯陽烏未
遣知正欲眼前鎮西圻丁寧深護莫流澌

歲暮憶歸

鄉思撩人不自由幾廻南望恀登樓百年冉冉浮蓬
半萬事悠悠歲月遒謾咲風塵稱郡佐枉將名姓玷
儒洲向來筆硯渾拋盡花鳥從今可浪愁

戊子除夕限韻

節序偏關旅客情又看流水歲年更吟詣越調悲莊
舃身棄清朝類賈生雙鬢星星緣底短寸丹耿耿向
誰明皇仁此日元非薄猶得端居佐郡城

次舊韻示兒縝

北得趨朝戒夙期五更已聽珮環垂夢廻天上金鑾

直起對庭前玉樹枝隔歲春痕惜未厭雙魚時遠意
猶延敬亭只有梅花好早語東風着意吹

元旦試筆限韻

芳草遙看四野新那知生態隔年春倚樓悵望非吾
土傍澤行吟是楚人跡寄隨鴻留雪爪詩成謾興道
余真秋愁醉後忘形甚去覓西家愛酒隣

次舊韻

歲月無情可奈何誰將大藥駐羲和客懷易感逢新
歲老大難禁較舊多好雨細滋芳草地澹風先着綠
楊柳條綠拋盡餘詩酒對景猶能一醉歌

次區西原太守澄江舟中韻且致祝願意

謾將雨雪叱春遲會見東風得意時驄驃脫韁方遠
道谷鶯遷柳即高枝澄江千古仍如練宜守從來總
解詩秪有閑門老王述終年坐飽命稱癡

述懷二首一用前韻一用壽區守韻

四十成名也未遲古來隱仕正當時塵緣坐落逢瀛
籍鍛翮聊棲枳棘枝天妬好春多苦雨病妨佳興更
能詩醉鄉有記還應續不管人間巧與癡
一別鄉園十四秋歸心常付仲宣樓夢驚栩蝶連宵
化身愧輕萍逐處游塞上肯詢亡馬叟溪邊行覓釣
魚舟不知三徑荒多少何事南冠效楚謳

謝區守送鹿

生來野性故難馴惠養年深也傍人庭下忽看新草
綠膓前應憶舊山春多公贈抵千金直伴我遊餘一
病身謾往惡詩聊博笑未知瓊報欲何因

哭東江老師

老淚臨風不可揮門墻無地尚誰依尋常一別中天
隔咫尺相望十載違瀛海波春龍易化華亭月冷鶴
空歸可憐宗伯新恩命剛付丹旌萬里飛

哭熊峰老師

曉起驚聞熊耳傾士林相顧黯無聲典刑一代歸元
老騷種何人繼主盟青簡特書賢相傳白頭雙淚病
門生向來圖史應誰付腸斷西風萬古情

石亭書報熊峰東江兩公訃答之以詩

雙鯉遙傳尺素幽病膓屣履走門纔纔開木壞山頹
詠瀛盡江州司馬衫三泖吳松天下壯一峰熊耳望
中巋兩門桃李應無數令德空砌誰與劉

次舊韻寄石亭

論文對酒渺難期雲樹相望各一垂訪夜不來淮浦
棹賸春欲折敬亭枝虛名老去嗟何得荒徑歸歟賦

已遲浩蕩和風穿有擇秪常恭恭步嘘吹

王都閑美卿督漕歸寧城於夔

乘槎來問宛陵津道路喧傳是甲人甚擁旌幢看有
色話深鄉國分逾真松楸迢遞三生夢雨露淒凉幾
度春瞻掃禮成光寵地百年幽壤識皇仁

壽高學教入參

發研義理了窮通拂袖歸來鬢未蓬匝砌芝蘭占鍾
慶繞門排丁識和風三春愛日如年永六韻新詩多
少工應解郎君凝盼處白雲常指海天東

壽章亦爲高翁代作

城邊滄海連三島屋上青山接九儒也知丹波非故
藥始信塵區別有天筵依南極光委照桃占東風花
欲然骨騰萬事付一醉起撫玉樹庭階前

寄題二老橋用杜韻二首

幾度經營二老同等閑弘濟道仍通影沉碧落千尋
底力砥狂瀾百丈中匏葉淺深何必詠野航來往謾
無功有時成興尋詩句杜杖雙雙過水東
聯步橋邊悵莫同千山那隔夢魂通清秋烏集銀河
夜霽夕虹飛碧潤中鎖斷玉流增地險釣連風氣補
神功西新湖上名還好高摛詞望不愧東

遜加冠次韻一首最之

別汝年多意倍親昂藏憶是丈夫身峨然元服稍莊
志茂矣書香屬後人顏扁詞林名可續堂成寶稿氣
增新丁寧送抵三加祝駹旭初春正及辰

聞遷官報書懷二首

抱病經年日對山又乘別傳過雲開嘯歌不廢從前
興朽拙何能到處閑綸綍並移淵宿貳泥塗重辱愧
衰顏獨便踰紀鄉園夢剩作餘春作伴還
曠然寬詔下彤闈東楚光堂願不違非異賈生宣室
召情同李白夜郎歸故鄉猶在驚虛繳野性難馴厭
世機秪有敬亭山可念它時同首定依依

詠竹續溪胡封君別號汝誠乃翁也

獨愛臨軒對此君幾回援筆爲書勳擅森勁色詩騷
俗瀟灑秋聲思絕群興好月陰纔夕詠吟成雨葉隔
牕聞歲寒更訂同心約可逐炎涼世上分

別敬亭山

孤雲來往鳥群飛千古乾坤此翠微徙倚撫欄臨別
意詠歌攜手暮春依晴嵐拂座憑高迥暝靄棲林帶
月歸重約山靈應未卜相逢却恐主人非

發常山

簡州東下竟何如南岍青山若送予吏設有程寧適性鄉園信美苦離居夢驚世網頻成魘力倦征途久未舒遠愧舊盟猿鶴侶勒移應已誚逋虛

哭東江几筵

當擬登堂拜我師我來翻是哭公時九峰望峻名終在八座恩崇晚結知棺到蓋餘公論白玉當焚後色尤新衆爲耿耿還聞否應爲斯言一領之

恭賀　萬壽聖節

日躔壽次巳多時正是虹流見降期歡舞初陪文石陛嵩呼遙致華封辭九夷欽聖驚神武萬國來琛荷聖慈寫得當年金鏡在丹宸不盡小臣私

聞各處災異感懷

四方異報日相尋杞客憂多不自禁還向消弭占聖德每從仁愛識天心祥來見說朝端措野雉曾聞鼎耳音正欲排雲陳故事那知閶闔九重深

寒菊

誰與香叢久護持傍籬又見兩三枝不隨氣序寧違性獨立風霜豈後時佳色未應秋節媚貞心唯耐歲寒知掇英汎酒還成句剩得陶家一種奇

早朝

金門初啓漏聲殘曙色熹微帶薄寒詔奏乍疑天上作樓臺半是霧中看九重雲日瞻光彩一代威儀識漢官莫嘆腐儒通籍晚生平畱取寸心丹

初賜扇

分得天風一握輕半規凉月向人明剡筍巧截琳琅翠齊練新裁氷雪清內史題箴標格語宮絲縈彩祝長生小臣此日承恩始願播南薰遶頌聲

初見內閣前芍藥

名花一種廣陵傳喜見開當紫閣前天近香浮三殿滿地清根與五雲連品題未羨桃夭詠折贈休吟溱洧篇唯有翻堦新句好一聲歌闋與悠然

登第後寄所知

旅食京華二十春杏園纔放一枝新鏡中每咤將衰鬢夢裏猶憐未遇身鴻信南雲經歲路馬蹄終日六街塵宦情羈思俱寥落却羨烟霞舊主人

觀御河柳

御溝新柳暗如煙萬縷長條淨可憐色借玉波真得地恩承湛露總參天春風上苑還鳴鳥斜日高枝咽暮蟬不是灞橋分手處更誰攀折到離筵

九日寫懷

家山此日負登高誰遣儂來苦自勞應客冠裳違懶
僻欺人霜雪滿頭毛籬花開晚傳詩迷旅館多情借
酒逃無候雙魚定何處江城月落正生潮

寄儲麗中少叅

幾度逢人問芋西笭闕巳是十年睽老聞徙喜枰中
鬪病說狂能壁上題贈欲折梅春尚遠思多入夢路
偏迷何當報我能羆兆爲抱湯筵一試啼

張約菴太守之建昌

重向江南把一麾兩州猶係士民思精金出火偏騰
價老驥馳輕不受羈早蓋行春承寵地黃花汎酒送

公時儀家咫尺隣封上指日應聞詠麥岐

上海約菴張先生直道當官更歷兩郡俱以
廉能塋聲而與時多忤投劾賦歸茲膺公
薦起家復守建昌會餞近麓熊先生宅時
菊日也席間索詩爲別遂爲書此

官舍書懷次約菴周都憲韻

西風慘慄鴈行斜何事飄零寄海涯老矣簿書稱俗
吏蕭然庭院咲會家客身苦憶登高伴病眼慮逢應
節花獨有故人偏不忘題緘珍重抵瓊華

寄題芋山次約菴韻

北望三峰倚碧霄中峰聞說最嶕嶢名山何處還見
此蓬島滄洲應讓高豹隱晴巒常壯雨鷄鳴海日巳
先朝何當縮地同攜手灝氣霜空正泬寥

寄題曲林中館省時範僉憲菁舍次前韻

曲林萬木遶門斜誰結精廬詠聖涯猿鶴有盟歸舊
社烟霞無主卜隣家應同蔣逕多栽竹不學楊園秪
種花恠底階前紅葉盛西風猶似帶霜華

客有送盆菊者

江城秋色晚偏宜十月初看正未遲紅粉兩行來侍
史病眸雙炯抵良醫臨風拈蘂聊乘興裛露毰毸忍

汎卮却憶向來在京邸庭前開遍幾多枝

獨立遣興

郡齋落莫獨憑欄風候從和隱自安海氣釀陰常苦
雨水鄉積潤早知寒憂來徹曉常欹枕病起逢人懶
着冠眼底二雛渾不領浩歌珍重且加餐

書事

堪咲雲間老郡丞閑吟岸幘鬢鬅鬙狗衣善幻隨雲
變牛馬皆名任客稱不向空中書咄咄日於澤畔醉
騰騰夜來何限東山興雨笠烟簑有舊朋

陶圃爲蔣鉞千兵題

赳赳將軍更好文風期千載繼陶君家園日涉聊成
趣人境心開自絶氛樽釀靈泉祛百慮竹開傑逕有
遺芬太平却恨身無事坐束韜鈐不策勳

迎春日寄家書

歲暮鄉關倍惘然客身飄泊海東偏一緘短札鴻堪
託百種深衷誰與傳簿領試嘗術故我宦途薄涉已
經年須家園正好不歸去却恨春風占我前

二老橋成倒疊杜韻

一溪衣帶限西東赤手真參造化功惠出乘輿溱水
上稱看平步急流中斷臨竹逕分雙岸隔桃源世

許通我欲大剷堅表石眼前弘濟更誰同

除夕雲間郡齋

送故迎新併此宵脚根無繫逐蓬漂老來那作少年
感醉後不知鄉國遙踈覓野梅橫澗影青憐岸柳潰
春條江城次第饒生態選勝尋芳任客招

次舊韻一首

他方懷土古今情此味年來獨飽更留譜望鄉何處
好愁和春草一時生坐辭深酌緣衰疾移佐明邦荷
聖明故里墳瑩應滿耳寂寥誰憶在孤城

元日試筆次舊韻二首

命也於人柰若何依然悲託損天和衰年點檢風情
減舊稿披尋旅況多得失相承關北叟榮枯幾許夢
南柯今朝勘破人間事秪合啣盃一笑歌

祭酒頻經歲律新數莖短髮可禁春迂遲遠棄孤明
主談笑相逢喜故人世有傑方開是訣心餘樂地醉
爲眞不知臘甕還深淺試向墻頭問屋隣

人日次舊韻寄陳石亭

浪跡無根不自期今朝誰置海東垂寒餘綵勝聊看
俗腸斷梅花空滿枝芳草萋萋遊子遠碧雲惆悵美
人遲歌成欲寄同聲客爲倩長風一夕吹

雪中謝熊守近麓惠炭

經旬芳意尚逡巡六出飛花欲占春忽斷夜簷疑歇
雨漸明虛幌訝凌晨醉乘詩興尋梅逕坐擁寒爐嘆
桂薪賴有故人能送煖頓教陽煦滿東隣

近麓和章至再疊前韻答之

索梅共笑幾簷巡雪片排枝彩豔春陽鳥無家迷宿
渚德禽爽信誤司晨清隣郢客同聲和寒念山樵跣
足薪更有餘狂消不得欲眠甕底就西隣

清曉再接近麓和章三疊韻答之

夢醒詩來第三巡風情眞稱艷陽春幾珠錯落明人

側金石鏘鳴起我晨臨輒幾回悲峻坂病眸三月辮
輿新多君慰藉勤渠甚不負千金費買隣

元宵前二夕譙近麓宅醉中四疊韻

樽前軍令敢逡巡恐負千金一刻春主興正濃仍卜
夜賓狂剛發欲侵晨一竿爆火移星斗四座蘭膏當
燭新却恨苑墻遮不盡平分光影與比隣

壽近麓

壽筵嘉客更須招美景良辰値此朝萬戶雖燈欺白
日一年明月讓元宵閭閻生意皆春脚歌頌遺聲是
累描秪恐鶴城難久借即看雲翮伏扶搖

寫懷五疊韻

登樓翹首日忘巡又別東山一度春避客小齋常閉
晝憂時中夜欲呼晨幾於宦路嗟浮梗敢向淸朝嘆
積薪獨喜文房舊交在相看長卜歲寒隣

陶東谷送稀簽酒六疊韻謝之

君家痛飲兩三巡又過牆頭麴米春莞爾三盃聊共
月頽然一覺已忘晨身悲遊子常懷土事感羌言欲
賦新惟有醉鄕餘樂地擬從陶令卜芳隣

近麓送漢書七疊韻謝之

百卷無遺老愧巡蹉跎空復嘆青春耽書成癖終難
藥暮景侵人豈再晨珍貺牙籤新揷架寸陰尺璧合
燃薪官曹職業還依舊秪恐吾伊又惱隣

雨中撥悶八疊韻

新年風雨慣無巡似爲遊人妬好春萬井渺瀰兼隴
畝終朝黯慘錯昏晨牀牀屋漏無乾處頻頻烟迷苦
濕新何許最高堪縱目浮圖百尺在南隣

登興聖寺鍾樓

獨倚危欄四望通歷塗淚皆尙蒙蒙鄕山一派西隠
外烟樹萬家春雨中欲賦旅懷憑孔額自疑身計出
孤鴻共誰更上浮圖頂老衲逡巡未肯從

苦雨獨酌九疊韻

夜雨燈前酒數巡紅光入面一時春虛簷響徹難成
夢濕鼓聲沈不報晨泥滑馬看龍似驚厨中爨撤屋
爲新明朝試向街頭望比舍牆傾莫認隣

示兒十疊韻

韓公誨子戒逡巡我亦歌謠悟爾春滿腹詩書人上
品後生時節日初晨聖於發憤仍忘食士有行吟且
負新聽取斯言知困學管教書錦耀鄕隣

過陸儆山浦東有述

樽前談唉把花枝二十年來踐此期失路相看成一

夢出門誰遣漫多岐華堂雅集文星聚獻歲新晴太
皥私它日浦東傳勝跡爲公劖石紀蕪詞

遊浦東園

端居經濟有餘才小試園亭數畝開帶水市橋渾鎖
斷玉峰何處蓋飛來紅殷字認題名款青破痕留印
屐苔我屋東山今別久舊栽松菊想蒿萊

投劾書懷

好問雙溪理釣緡東風猶及故園春鶯花供我愁新
句猿鶴尋盟認主人彭澤去緣懷徑菊季鷹歸可俟
秋蓴秪餘海嶽隆恩在未答涓埃愧此身

留別彰峰太守

論交春榜姓名聯此地重逢是夙緣顧我衰蒲慚倚
玉醉君醇酒欲忘年一枝暫借才仍屈多病歸休性
所便從此良宵那對月滿天離思雨綿綿

聞兄六袠次　机兄韻并致祝頌意

並是霜崖松桂秋蒼然一任四時周冥鴻寥廓看雙
矯清世翱翔賦遠遊醉舞衆誇誰最健病歸天遣季
爲儔東溪咫尺相望地來往過從稱葉爪

營豫丘有述爲雙壙而虛左以俟

漫爾兹原寄一坯逢人何必問眠牛重泉可作心應
愜共日同歸願始酬寶靳山靈空秘惜巧移造化費
雕鎪躇躕堪賞還堪戀合向蒼厓勒豫丘

哭内

蕭瑟西風薄總帷雨聲入夜益凄其回頭往事嗟成
夢滿眼新愁訴向誰内教森森傳世範燕謀種種是
孫貽合將欲寂生平跡巨碣深鐫不愧辭

望豫丘

極目層雲是豫丘從今無日不登樓魂銷幾許招難
復淚徹重泉拭不收病裏短歌聊自慰賓筵斗酒共
誰謀如何四十年來事秖抵須臾一夢休

九日登小東望豫丘感懷

客邸登高鄉思生那知此日百憂并不堪汎菊囊茱
景難作吞聲抆淚情雙背蠢邊隨鳥沒一丘天際與
雲平憑誰爲寫新圖障終日摩挲眼更明

同黄伯貞湯時敏過豫丘庄次韻

兩溪流玉萬峰雲占斷風烟世可分地有奇逢來上
客盤無兼味愧東君品題珍重千金信敏捷驚傳二
妙文却咲衰浦秋色早猶堪追逐嘯歌群

再疊一首

相逢萍水散浮雲岐路明朝袂又分眼底新杯千百

局燈前舊話兩三君北門著憶他時夢東壁干騰此
夜文休向瀛洲問儔侶遡來鹿豕已爲群

次伯貞韻

帶水纔通一葉航儂家見慣客初嘗臨風酒罷涼侵
戶山月吟成影到牀愁鬢蒼蒼霜欲滿幽懷耿耿夜
偏長斅逢嘉會聊開口遮莫兒童叱老狂

登豫丘絶頂次時敏韻

際合從來會有時山靈潛喜遇新知什藏至寶初開
秘三嘆高人爲賞奇俗價頻增詩借重新圖頻換客
勞思歸舟何日能忘此林月溪雲已暗期

訪劉之道先生故居

手披榛逕問遺墟竹樹荒涼野老居獨有溪山晋勝
跡久於文字仰芳譽百年清淑鍾人傑咫尺風烟接
草廬芸竹偶同詞苑友結遊無迹總成虛

宿豫丘夜話次時敏韻

良宵文會又重論共向茅簷倒一尊同館遊從看白
首晚年光景似黃昏間言錯認楊雄宅吊古朋過待
制村倡和欲題岩上石秪愁風雨沒苔痕

歸舟限韻

兩日尋山興未降又枕小艇泛清江溪雲黯黯憐今
日桒月輝輝憶夜牕劍曲勝遊還擬再騷壇才士已
看雙年來新得催詩令起向君前倒巨缸

倒疊一首

客厨寥落笑空缸虛對遙峰倚玉雙瞑指孤雲依浦
樹共驚飛沫濺船牕連朝興劇山陰棹一曲清踰杜
老江誰訪騷壇文士伈戰餘勇氣竟難降

夜飲再疊

州客談鋒總未降坐驚衮衮瀉春江風傳霜信先侵
幌雨送寒聲欲破牕郢雪調高元和寡秦城價重可
求雙秪悲斗酒無謀處試向西隣爲借缸

茅堂疎雨與蘢缸一嘆剛銷短炬雙攬勝初迴靈運
屐搜奇又斷含人牕雲開青嶂娟娟月霜冷丹楓湛
湛江病後睡魔偏作惡泠然今夕爲君降

憶豫丘限韻 在娭墩作

長谷直如太古麗茅簷終日臥村厖山迴恍入天台
路雲擁驚傳翰苑幢深夜對牀憐舊雨穩舟學箭憶
寒瀧濟川自嘆非吾事漫起沙頭百尺杠

謝黃湯二君過娭墩限韻

臨發底事不能饞鉅痛那堪骨欲剜歌舞傷心前日
識銘椌技淚舊時衕高軒過我能聯榻寶劍僕人謝

啓匣秖恨已非枝轄主朝來無計挽歸帆

曉發族墩與衛谷話龜峰之勝約同遊

耽吟豈是縱詩饞巧句難成竟日劖回首碧雲千嶂
合推窓紅日半山銜地多勝處堪回棹酒帶餘醒重
舉臼晚運自占通達在乘風六翮快飛帆

汪清湖來自山陰會于□大夫李彭山所贈
予以詩次韻

興來一棹輕千里起我穩步綻便忙交重難虞倩乃
見老投簪領掛難藏樽前有水縈帶碧湖上稽山倚
劍蒼良晤忍教容易別張燈直擬徹夜光

豫丘閑步感懷

鸞翥龍翔半入雲芒鞋竟日鹿為群分明造化真私
我如此溪山豈負君遺恨百篇難盡寫哀歌重壞也
應聞他年較量爭多少況迫西峰景欲曛

次青湖贈彭山韻 時青湖子送來婿于李氏

蘭臭誓同寒歲節夭桃剛及艷陽花重來道路渾疑
夢爛醉生涯不問家為貧與乘清夜月龜峰遊擬赤
城霞老天也解留驄馬雨腳簷前正似麻

歸途觀篠西溪橋用舊韻呈李彭山

休叱山僧眉半厖峰頭曾聽吹玄龐四周丹壑神保

島夾徑蒼松大士幢絕貴竹芒躋獨步重遊歲月嘆
奔瀧不愁斷岸無歸渡漆洧飛虹幾處杠

秋曉山行

濕卻芒鞋草露滋寒期曉發入遲遲山從雲際出來
盡身在畫中行不知萬井青黃標穩歲數株丹碧染
秋姿秖緣藥裹關心久總負茲遊七度期

登豫丘

春來一臥澁深秋今日重過與舊遊得意溪山堪愈
疾宜人風月解消憂自年共誓餘衰骨終古相從亦
此坏山自語心還自嘆九重泉路尚聞否

寧五菴曉望

渺渺炊烟雜雨昏竹籬眠犬未開門唧冠傲立山當
戶長珮琤鳴溪抱村別有乾坤遺世處絕勝浮杜避
秦源更隣好事多憐父酒熟頻招一倒樽

次陳石亭言懷韻

鬢邊霜雪逐年增孤寂于今不羨僧多難早衰宜自
量急流勇退豈予能朋同立海風前鶴飢憐依人臂
上鷹新貴紛紛盡同學姓名誰問舊來朋

壬辰元宵病初起用石亭韻

老入新年老轉增遺形欲問大顛僧傳觴燈下愁難

進步月庭前怯未能病起癯身渾似鶴沓飛鎩翮豈
如鷹故人名姓幾忘郤溪子山翁總是朋

次糸韻

祥呈宿麥三番雪富足豐家萬窖錢虛館恍疑明月
夜遙吟誤指白雲顛天於舊歲留奇觀史合新編紀
仟年報道元朝好晴景紙窓寒日影微穿

壬辰首正新晴病步日述懷呈 机兄

小步簷前病力慵兒童初見叱龍鍾晴開綠野堪隨
杖瘦比蒼厓郤喫儂漸向羣經窺損益肯看匣鏡嘆
衰顏更誰參得丹方訣脫屣人間我願從

上元喜晴 是日甲子

閉門一臥幾經旬落莫眞應負此辰把酒看燈那免
俗臨軒待月漫隨人閭閻樂盡淸時象甲子晴開獻
歲春非是今朝愛吟咏十年曾忝舊詞臣

次机兄韻

新春巧放此朝晴團月華燈總倍明氣爽蓋回貞礎
潤夢沉初斷夜簷聲推窓驚喜拋書坐出戶蹣跚試
足行不爲宿痾消滴禁定將酧節酒同傾

再疊步日韻奉答机兄

久淹世路日疎慵灰冷何心及釜鍾病起筋骸渾異
昔廢來骯髒故猶儂詩書遺澤兒承緒農圃生涯僕
拳庸但使餘齡天幸假杖藜着處鎭相從

初至書屋即事

病入新年又月餘起看書館亦蕭踈窓扉開遍封蛛
網卷帙拋殘穴蠹魚艷惜死桃紅半褪柔看堤柳綠
全舒平分春事猶堪賞策杖挐舟興可虛

書事

山居不與世相關誰報新聞嚇病孱遊羿彀中那避
險看人忙裏且偸閑鼻薰賡咏千年會神聖憂勤五
帝班底事把人情未釋淚痕仰屋暗偸潸

宿田庄望雨

連日陰雲黯不開千峰齡蔽更崔嵬時時幾點前溪
雨隱隱一聲何處雷纔得裛塵猶惕意若教破塊便
嘶盃龍湫咫尺西山澳一起幽泉沛九垓

獨遊

似共玆山別締盟來遊頓覺病全輕濃春着樹翠可
掇好鳥傍人啼有情雲岫半籠占雨候澗流分逕趁
時晰一丘占盡風和月爲語名場莫浪爭

雨飲隣家

病來禁酒已經春多謝隣翁意最親竹舍獨斟聊對

[illegible][illegible]數爵也醺人白衣蒼狗浮雲世栩蝶遽周大
夢身惟有醉鄉是真境願從焦華上芳隣

喜雨

山雨來時雲滿溪埜[illegible][illegible]覆荷鋤犁人舒望眼先鼓
腹俠飽新水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岸耕不寐曉就枕屐步寧憚時
衝泥豐年飫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烈更與詩囊增數題
曉簷簷灑倒天河[illegible]擁亭前休且歌吹擯相將乘解
作含哺共喜際時和數聲雞犬雲中社一幅丹青烟
外簑濕墊笱巾還更好風流肯讓郭生多

次机軒兄喜雨韻 時在杉田別業

詩來律呂協虞韶正屬山窻聽雨朝千里潤回桑野
旱萬聲歡動海門潮建瓴高屋徵田子閔下仁天準
帝堯欲把一竿臨石瀨風簑烟笠興蕭蕭
忘餐閔旱豈緣韶望滿三農幸此朝簷脚晝看匡阜
瀑牀頭夜枕浙江潮月書不雨懼褒魯民阻調飢正
惻堯更欲構亭同志喜一樽相對共蕭蕭

藕溪新聞漫書

東棨西倅漫紛紛報道山中總不聞久謝塵籠閑比
鶴漸看世態澹於雲短章類日頻書寂新築城功自
笑勲此外素餐無一效秪祈豐歲答吾君

豫丘樓成志喜二首

如此溪山合此樓眼前突兀願方酬百年形勝茲辰
壯四面烟霞一覽收留宿侯廻雲外駕經管謝郄道
傍謀不知燕雀憑誰報已過梁間繞數周
結搆纔成喜不禁便教鋪板試登臨憑欄坐挹千峰
翠送目長舒萬里襟初夜捲簾先得月西榮避暑寂
多陰何當直鎖溪流斷免被[illegible]舟逐處尋

豫丘堅造日雨霽有述

爲愛茲丘面面峰小營環堵寄吟筇雨暘有意應憐
我風月無邊盡屬儂適爾時來逢吉會果然人欲荷
天從他年話靶還堪紀拂壁留題宅老農

苦雨遣興

旱來望雨雨嫌多試[illegible]茫茫奈若何寸步出門那易
致終朝閉戶足悲歌背前從先看行蟻座上環廳見
撲蛾莫向天家浪嗟懊五風十雨是年和

作弟遊豫丘有述因次其韻

秀出群峰夐不孤染毫聚米總模糊玄珠象罔那煩
知駿骨驪黃豈按圖草閣不扃雲嶂合桃源無徑玉
虹鋪從來漫說牛眠處此地還應得似無

憶机兄重遊約感懷再疊一首

欲此登臨興日孤犀崖雙背淚模糊高秋追逐成虛
約小閣經營亦浪圖霜衜一籬金半折暮雲千疊深
平鋪可憐風景都依舊獨覓當年杖屨無

閱兩兄戊辰京邸別子倡和三復流涕因
次韻志感

遺墨如新恨可窮黃梁未覺五更鐘蘋毛雪白緣愁
短宦況灰寒豈病慵名在寰區齊斗岳身逢堯舜定
夔龍綱常千古中天日獨賴師丹疏一封
生離死別不悲愁拔淚遺篇二紀秋聚首偶然俄世
隔蓋棺已矣總雲浮碧山携手烟霞想丹旐同聲廟

社謀高塚東西相望地千年雙峙萬峰頭

九日陪合溪張方伯登覽東山新阡午後再
二貴內翰重登次舊韻二首

廬邊千仞倚岩巃上客頻登似鳳邀暑戀白絺輕未
換风吟黃葉颯初飄望中忽洒齊侯泣地下難憑楚
些招漫把舊題和淚續終天遺恨幾時消
今朝豈是愛登臨百恨無端日併侵濺淚黃花嗔濫
眼衝愁綠醑苦熏心鴈緣失侶飛偏疾蟬為悲秋咽
不禁記得一盃亭上句鏘然如響尚如今

九日兒曹同秀才張翕遊豫丘有作次韻之

良朋佳節可教虛瘦馬行吟受歩徐殘暑秋淹期屢
換新涼雨借興何如白衣誰送江村酒清梵還尋老
衲居離畔未花何處覓定知歸路重踟躕

得閤尚友書書尾附留別詩用韻述懷答之

玉堂鎖闥一浮塵俱是天涯放逐人醉後書郵偏盡
意夢回梁月忽傳神形癯老去驚逾甚家難年來苦
太頻同館青雲今滿眼交情生死竟誰真

艤舟夜過費氏受新於不遇

暫見桃花覓水源一灣新築抱漁村微燈獨對沙邊

鳥漫刺窓投月下門乘興扁舟遊合再論文樽酒約
猶存不知避客緣何事搔首沉吟達曉暾

歲暮書懷

歲暮茫然不自聊出門無侶覓漁樵眼前觸事傷離
析老去何人慰寂寥幾處舊遊魂欲斷一坏新土首
頻翹隣歌村鼓家家醉縱有壺觴豈解消

癸巳元旦試筆

年來身計轉蹉跎六十今朝添老何頭上雪霜看欲
滿壺中日月恐無多門庭漸帖題春早畎畝微忠願
歲和最喜謝賓風雨好閑門掛帆兒高歌

寄壽胡竹亭八袠

巇巇之山屬望頻鄉邦耆舊更誰隣縣車也愜三千丈袖手勛名四十春背郭結茅脩竹裏出門鼓枻大湖濱知公剩有怡神地不用蓬舟訪道眞

癸巳元宵次　杌兄舊韻志感

淡辰風雨妬春晴羸得良宵月乍明燈火誰家看列宿塡虒隔歲憶同聲短歌倚韻成巴調小步乘撬學禹行恨殺老來多感愴每逢佳節淚如傾

謁兄杌軒墓

曉來登望重徘徊芒竹遊曾幾度陪千里鍾靈元手

卜重泉埋玉使人哀晴烟雜霧還蒸雨舊路封泥半蝕苔始信浮生眞過客百年咼咼爲誰摧

癸巳清明雨中石鍾山掃墓感懷次合溪韻

風雨離離涉墓春經心物候正愁人柳邨吐穗金猶短鶯稚調簧韻未勻別業新營遺指點招提小步憶行塵如何隔歲成千古洒淚煢然獨薦蘋

竹林午陰

新笋纔看未滿尋檀欒秀色忽成林縱橫籜解牛羊角搖曳枝鏘環珮音畏影侵人頻徙席快風來面一披襟何當坐對秋枰子楚漢雌雄盡夕陰

橋邊獨立感舊三次杜韻

橋邊拄杖幾回同誰道儒源一夕通嘆逝俯臨雲影上濯清高詠月明中裘空家貫千金貨石泐人歌百世功試看征途懷德處往來翹首小蒼東杌翁堂所在

吳節齋郁倅考績

芳聲籍籍徧湖東報政懸知第一功今日循良多漢吏從來治行屬吳公倘村酷似前人拙仕宦羞爲世俗工我有佩刀常什襲臨岐把贈百金同

喜秋成

千村刈穫趁吳謳久住田家樂有秋白粲抄匙家玉

食黃雲襏襫地錢流飽嬉卒歲知誰力學稼逢年愧道謀漫說江湖遺世計那知豐歉係深憂

杌翁忌日次張合溪

堂堂歲月海波馳將物更新倏已春追憶生平渾似夢重臨此日不勝悲含哀欲想天應泣積晉難徵語亦欺秪有一般淸白味後人傳得這些兒

疊忌日韻答合溪

轉眼浮生隙驥馳別公如昨忽云春怕經遊釣傷心地況值秋風重客悲一臥東山嗟不起百年兩簡肯容期古今多少忠臣淚依舊茫茫造化兒

中秋不見月次系韻

一年明月今宵最倏被層陰負此秋令節歡娛眞可惜上元燈火若爲謀瑁巡階下覓難數獨酌花前飲亦羞變態浮雲不終夕可能少待共看否

又次合溪韻

西樓待月夜遲遲休向牕前唱竹枝萬里沉陰霾皓白一年樂事負佳時圓規天上原無恙缺限人間浪自悲試看中宵雲散盡清光依舊未曾移

次合溪秋夜韻

商飈一夕奪朱炎况有淸容皓月兼花送香陰侵曲檻竹敲玉韻落虛簷數秤楚漢常臨戶一枕羲皇平下簾却恨有人當此際翻將雙淚濕重苫

客有贈菊數本者節近未開詩以促之

甘菊移來蕋尚青託根得所置中庭採供佳節時雖晚招與芳枝酒亦馨風露滋生看長玉露如催放苦丁寧若緣宿禁辭消滴莫爲饒陽五日舲

陶境歸來久已荒籬邊不見幾秋黃故人遠贈雙金直華檻深籠五夜霜火急令憑詩諭意節臨花謝鼓催粧明朝對景能開否三嗅風前爲爾忙

續詩催菊胥過嚴切次韻爲菊解嘲

行將節序誰東籬自是江南物候遲紛[illegible]橙黃金錢小已含枝良辰佳色雖衍[illegible]素晚歲孤標正傲時嗟爾無言誰會此解嘲一爲寫新詩

九日携兒曹遊豫丘再疊舊韻

登高無菊也成虛問訊花神爲底徐生世百齡行客是深山一日小年如離舒且喜兒爲伴遊路方依此卜居秪恨來遊常不數歸與臨發更踟蹰

次合溪九日書懷[illegible]韻二首其一自述

是日携兒登豫丘[illegible]合溪致政

豫丘直上幾千仞小欹猶勝[illegible]身在畫圖吟可廢酒辭消滴禁須開天如假我三秋霽日擬將雛一度來謝屐欲穿歸未得儘教雲寺暝鐘催

閒居是處登臨地况有合溪溪上臺此日勝遊須我共一樽芳醑對誰開贏輸幾許蝸蠻戰得失無端塞馬來喉傲相看俱老矣可容歲月苦愁催

吳別駕見過

曉簷圓日倚西軒忽報䡾星款篳門汎菊樽空隣可問登高節去興猶存迂狂成性知違俗衰病經年懶出村秪喜山牕眠貼席更無一犬吠黃昏

六十自貽

當年壯志咲馮唐不覺因循鬢有霜道遠遂非猶未
化家貧何願始初償北門淸切名難忝東楚寬閒拙
易藏俯仰隆恩慙久負秪將耕鑿頌時康
宦海驚濤幾側身却憐今日是閒人從衰得自乘秋
令習懶成迂任性眞新月照樽堪上夜小春回煖好
娛賓風光如許應天假入手蹉跎莫厭頻
歡娛豈合與憂倂感恨那知此[illegible]翰聯芳餘朽
質百年偕老惜衰與病惟[illegible]後㕘之詩書可
代耕從此身閒應少累破愁[illegible]爲貝
諸甥姪各有詩爲壽[illegible]鏘然和鳴誠一時盛事
不可虛辱各依韻酬之以得詩先後爲序

鑾坡官府九天僊厠跡追趍枉十年少出老歸聊任
運醉行潦止漫隨緣興來壯志當歌發病起衰顏借
酒鮮更喜今宵成雅集森森蘭玉謝庭前 次遜韻
歸耕溪上分宜然久玷詞垣不合避賢得意雲山多警
句寄情木鴈有餘篇舉盃對影邀新月種秫留賓遇
稔年醉後婆娑君莫誚風流還肯讓人前 次素韻
每愛唐人賦醉僊不勝盃勺已衰年學樊漸識田園
趣擬向曾窺損益編座上金罍吹水酌庭前甘菊待
霜鮮夜來飫聽塤箎奏老我無能愧後賢 作韻

開樽剛映壽星躔痛飮狂歌學少年白雪盈顚看獨
老青雲接武賴諸賢宜人風日供嘉會照眼珠璣累
巨編談笑一堂無俗子衣冠秩秩稱家筵
來逄猶遇始生辰旖醉深傾臘甕春王署金鑾無應
夢淸風明月屬閒身年光流水衰逾疾時事圍棊局
轉新迂拙自知違世用碧山終日對嶙峋 次系韻

東麓遺稿卷之四終

東麓遺稿卷之五

詩類

次靜菴兄韻二首

行年六十已非春且任兒曹競此辰四座摩歆文字飲一樽相屬太平人天回節候成喧令居占烟霞隔世塵更假餘齡陪咲語杖藜來往莫辭頻

兩鬢成絲映酒巵與兄同訂歲寒期家門睚讀貽常産心地冲虛築壽基興寄棋枰機漸省老諳世味句偏奇靜中多少寬閒境肯較人間險與夷

寄菴

百年擾擾寄人間公寄茲菴剩得閒聊向軒岐窺秘奧偶從期羨和玄關靜間野鶴無覊縛出共雲山漫往還却咲市朝成老衒幾時超脫出塵寰

同伯貞登高山巖壁石用壽目韻

俗傳壘石事荒唐位置分明不計霜靈跡茫茫千古蔽風儀耿耿一朝償宇漫崖面封苔蘚座倚峰頭撤蓋藏秖有避秦遺栅在咲談指點慶時康

伯貞登觀音峰予不能從侍于山庄用舊韻

即事志感

群峰環拱襄岩堯携手當年也漫遨秖爲勝遊良易續[illegible]知王樹忽先飄會許捫歷看忘險抱病衰孱苦賞招陳迹眼前悲昨日情懷都付醉鄉消

雲邊鴈過只平臨白譪蒼嵐冉冉侵賞望欲尋前日約悲涼非復向來心老狂曳踵猶堪強逸興撩人可自禁邂逅成歡常隔歲始知一咲抵雙金

長至日見盆菊盛開黃白二種次九日催菊韻

黃花久逐秋風去爾獨含芳不厭遲宜待一陽來復際始看兩色競排[illegible]骯髒真無侶百卉榮華各有時細細商量[illegible]容易着催詩

長至後[illegible]東坡韻二首

皚皚四野噪飢鴉[illegible]歲和輾素車灑竹清憐敲玉佩壓梅妍欲鬪春花孤舟簑笠堪乘興匹馬關山正憶家曾似端居饒況味擁爐覓句手閒叉

穰穰幾陣復纖纖冬半玄冥令始嚴有客牧羝矜[illegible]節誰家刻虎戲形鹽聚師奇績乘清夜郢調餘音擽盡簷何處最高還一眺東山堆璨玉峰尖

除日得南谷詩次韻答之南谷奉檄從事於安

離索無何歲過山舊看蓬鬢轉毿毿把吟新句遙相憶坐老明時黙自慙諧世聊從漁父問遺形合就大顛參儂今宦味幾如水秖向樊園賦老饞

歲暮茫然兩地懸芳樽佳節阻良緣一年流水歸何
許萬事浮雲過目前廷拙人堪供簿領衰慵志雅向
林泉獨賢自惜勞行役試檢王臣從事篇

憂旱 甲午夏旱踰月

赤日歊爍山欲然望雲雙眼幾迴穿孱居畊鑿歌堯
壤憐目蕭疎泣舜田縱閉漫勞兒女戲土張誰秉雨
暘權休言百畝非吾事卒歲饔飡慮正懸

立秋後猶望雨

旱魃憑陵不肯休公然歷夏復臨秋蒼天頷盡三農
血赤地焚殘卒歲謀河伯無家會轍鮒污邪絕望況

既蹇哀歌直至應憐我坐待甘霖一夕周

喜雨

一雨知時萬槁蘇喜狂繞舍但歌呼篝車滿望歸農
畝枕簟餘涼及病夫造化於人終不棄雨暘直宰定
難誣可憐多少焚如地翹首雲霓泣後吾

又雨

喜雨成歌不恨遲兩番真荷老天私一凉解慍恩非
淺萬寶回生富不訾多病連宵便穩夢平收百口免
啼飢明農獨有年豐祝飫聽歡聲坐欲癡

績兒買馬得吾京邸舊物感懷

九陌鳴珂不受鞭重歸皂棧事堪傳險夷歷徧神猶
王歲月更多智更全剪被看呈前日態低回索向主
人憐從今圉養能終惠應督驅馳直盡年

修橋工訖感懷四疊杜韻順用

舉觴自勞更誰同平步凌波一徑通化出功疑神鬼
捷裁成真逼畫圖中靈鳥秋漢能爭巧野渡春潮漫
紀功從此尋詩有餘地興來無日不崖東

逆用

碧流無復泝西東人力真參造化功夭矯長虹臨澗
底分明營室正昏中漫誇洧水乘輿惠應信天河有

路通此日落成增感愴倚欄吟望與誰同

湖翁試舟沙灣與合溪唱和往復數十首合
溪見示次韻得六首前四美湖公後二答
合溪皆兩翁遺餘掇拾備數云爾

飄然一葉泛湖船裊裊檣竿五兩懸祖楫亂流烟渺
渺吳歌發棹鼓淵淵立沙白鳥情偏狎浮水緋花路
可緣遺世風流誰得繼他年應向畫圖傳

河上乘秋好泛槎一灣門外路非賒寒逢得句揮椽
筆倚棹看山岸幘紗百尺風檣飛退鷁兩崖霜葉散
餘霞漾波未必能勝此秖是詩翁特解誇

傍溪剛着釣魚船同榜誰人輿日懸利涉自應諏綦
十學操端合問觴淵朗吟麗句情何極悵望僊舟去
未緣縱欲品題空想像箇中真樂竟難傳
閒來正擬附僊槎渺渺江湖興不賖葦岸曲洲妨百
丈蓬牕深碧沒曾紗東遊未極還西汎朝出忘歸及
暮霞除却此身貧病累追隨行樂好同誇

今溪詩至用韻奉答

幾廻欲棹子猷船雲水蒼茫一舍懸索處空山歌伐
木幽棲勝地臨淵廢來剩得閒中味老去思投物
外緣燕石也知難綴玉微名須附二翁傳

持竿學釣兩溪槎抱疊投閒歲已賖齒病經年辭淥
醑性迂見客懶爲紗高歌幾調飛春雪綵筆連編鬪
晩霞遺響餘光眞起我擊樽三復使人誇

用湖老詩韻一首勵兒曹秋闈失意者

貝郄郄林一度秋向來歲月太悠悠傳家世澤須人
繼催老年光競水流九仞功成虧一簣三冬寒可索
重裘群居莫漫臨深看着脚須登百尺樓

重陽對雨酒中示諸子

宜其烟雨罷登高悵望幽懷正鬱陶青蘂駢枝花尚
晩白衣爽信首頻搔良朋零落追前夢家讌歌呼對
爾曹滿眼溪山待晴景杖藜隨處足遊遨

再疊四首寄湖老

矯矯龍驤下蜀船絳幡今日合教懸久拚避地踰三
舍始信神機杜九淵閣上麒麟忘舊侶江邊魚鴈締
新緣不知緣野堂中老解有風情似此傳
結纜沙灣傍釣槎無邊風月不須賖瀲灩見底堪醒
酒薄露侵肌正怯紗憂遠江湖寧忘世顏還童稚更
餐霞璣珠錯落驚人眼信手拈來盡可誇
明月清風倂一船竹竿八尺縷絲懸行雨後朋騎
鶩龍遇潛時懶出淵川楫正深天下望滄洲未斷此

生緣丁寧篇什雖珍惜好事于今已盛傳
身計漂漂海上槎春衣典盡酒仍賖匏樽邀月還酌
影蓬鬢臨風欲墮紗宿覺分甘棲數澤良醫方不療
烟霞自壽樂地無人識豈是偸閒學少誇

再疊六韻答湖老

常羨登僊李郭船風流此日未應懸狎人鷗鳥來迎
棹知樂儵魚出戲淵道誼通家同臭味沂沿一水足
夤緣向來詞翰眞雙絶願乞山莊未世傳
枯腸索盡已如槎八斗餘才肯見賖獻笑山謠宜覆
瓿涴人土面謝籠紗烟光入望平連水雲影沉波半

帶霞此景此遊那可負敢將新句向公誇
興剛南溪始放船高名應共斗杓懸隨風片王光生
屋照乘梁珠爛出淵敢以巖孱相上下秖憑歌咲試
攀緣裴生昔解從摩詰蠃得詩章一樣傳
蕭散高情漫寄槎不堪回首帝城賒雲浮世態惟逃
酒風落秋江欲換紗棋局輸贏看未着征途行止卜
朝霞須知國運關身運壽擬岡陵衆所誇
于今穩臥艤江船會駁風濤變亦懸身厯彷徉冷楚
澤年侵景象薄虞淵平泉烟月多新今管領溪山是
宿緣舊種桃花偏夾岸飛流秖恐外人傳

春風那恐棄枯槎洗垢還開聖澤賒罷釣不歸眠月
艑放懷買醉脫袍紗一泓清碧孚秋色孤鷺鶿飛伴
落霞詩景滿前難着語苦吟豈是為多誇

合溪疊韻賀橋成奉答二首

開都春湖對渡船倚欄干把釣絲懸題懶蜀客希車
甚出孫僑濟洧淵勝槩秖添芳屋景福田肯説花
王緣特來多謝公增價好作它時故事傳
略約凌空抵臥槎中流聆望頻教賒試看徐步平如
掌更喜澄灘淨似紗下壓滄波横螮蝀高聯碧嶂領
雲霞銀河秖是盈盈水烏鵲何功特浪誇

叠湖疊韻十章見贈奉酬四章

細載瑰奇忽滿船千金漫向市頭懸老殘毛穎兎走
窟攫盡驪珠龍避淵交自父兄真宿分盟尋兒女又
新緣雲仍世講還今日定擬朱陳作話傳
此地何勞覓月槎常年徐市故教賒裴康逢背來歸
順江女船頭出貢紗醱底波通滄海浪磯邊石染赤
城霞蓬瀛境界能過是須信儂言不妄誇
弘濟應須萬斛船咽喝四海望猶懸湖公高臥終安
晉賈傳南廷正吊淵竟日陰沉雲不散九重天遠路
難緣幽懷漫向樽前寫莫遣鄰翁逐處傳

是處江邊有釣槎追隨儒老興偏賒波心掬月添盃
酒帆影回風落帳紗丹到九回捎藥物詩冥三昧帶
烟霞若教新社容衰病一度吟成一度誇

不寐

十日幽懷撥不開擁衾悲吒氣𡋯𡋯茫然身計年逾
拙老矣頭顱病轉催李廣不侯緣隻數虞翻常放豈
凡才從來此恨知多少秖合憐騰付酒杯

獨遊

日日前山與後溪吟筇徐步少攀躋幾廻避客途還
在獨往尋梅徑不迷會面可人空有約舒情新詠或

無題徉徜多少壺觴興幽病經年未敢携

紀異 甲午十二月二十七日

洊雷震後雪如篩蓋白山翁駭見之眞宰翁張猶不定世情斷覆豈能期災祥誰繼麟經筆歌詠聊存野史遺願祝時和供逸叟五風十雨樂熙熙

甲午除夕雪中飲系合時眞一酒熟次舊韻五首

浹旬風雨盡荷柴對酒還尋舊韻排入面春風青帝令洗心淸適聖夷階㢘遙準備進宵酣地下難招二老偕苦憶向來多樂事塤篪聲協衆稱佳

毿毿長葉似蕤柴對賢抱聖豈須排氤氳欲換貂裘煗酩酊渾忘玉罍着階竹葉香傳名漫好蘭陵色美品寧偕多情寂是庭前雪三醑臨風興轉佳

一咲開襟屛內柴老來少去似推排坡翁酒熟春浮甕郢客聲高雪滿階衰病也知來日短醉狂那遂後生偕新教鼓吹音猶澁試論當筵亦頗佳

甀笔瘦硬直如柴愁緖無端借酒排雪瑞朝其厭一葉歲除夜宴慶三階人間勝負終天定吾道行藏與命偕留取歲寒松栢操六華雖早未全佳

耳熱如煨鶻突柴晴陰明白豈容排椒花頌好喧咸

含王樹枝駢擁謝階澤畔行逢漁父問山中居與時人偕朝來不踏朝元路穩臥高春味正佳

乙未元日試筆疊韻

錯認粃盆是燎柴雪峰遙舍王昇排栢觴先醑春回何幸屋相過驚淌偕祝歲稔徵三白見徵瑞慶錫萬方偕題詩漫作書雲物硬語盤空亦自佳

雪中戲疊卽事

荒墟十室九無柴大雪崩騰互援排點綴萬花齊着蕋漫汗朔紀總迷階共春彩艷媒梅友孤味風情許洒偕愉似漁翁江上釣畫中淸景玉蓑佳

用韻自遣

性愚老去甚於柴萬事隨緣不費排休咎肯諏詹尹卜姓名曾識貴人階漁樵竹徑居常伴賢聖芸牕聒語偕了却餘生何處好箕裘祇有醉鄕佳

甲午除日適素郎四旬系纘綱先後各有詩壽之因次其韻以寓勗諷

來逢曉日掛庭除壯志凌雲欲賈餘前輩風流猶未沫後來歲月可教虛箕裘縮少千箱積淸白傳惟一卷書從此飛騰休恨晩于門善慶好高車

昂藏弱冠已知名待賈徐沽敢自輕十駕爭驅輸

騁一名雖晚使人驚與門合繼詩書澤驟行先從容
黨評三祝祖鞭須早看家聲端擬省吾兒
南張應節是良辰豫落門庭萬象新栢葉共傾辭歲
酒花枝先插隔年春衣冠四座皆瓊樹賡詠同聲豈
俗賓閑說家興看繼世充宗今見後來人

又雪九疊韻

雪裏何人更款柴六花片片巧如排苦吟無已常荷
戶僵臥袁安不下堦訪友興來期獨往尋梅還沒與
誰偕千峰四面森成玉刔是山居一樣佳

上元雪霽十疊

月中誰砍桂為柴燈火千門列宿排雪後春華增皓
魄斗間紫氣映台階屏居親故多成濶燕笑兒曹亦
可偕欲識今宵好風景中秋先卜隔年佳

謁湖老歸疊韻兼寄八老

汪汪相度好行船蠢鶴紛紛了不懸流峙會心兼樂
壽飛潛適性自天淵滄洲趣協聊乘興綠野堂幽早
息緣他日丹成生羽翰病屏顛乞一七傳
水落魚含正可槎林收村釀也堪賒風帆下瀨爭奔
馬醉眼看山似隔紗麗澤照人疑璧月至和飲我謝
流霞幾回欲效邯鄲步佩劍歸來豈足誇

今朝直附李膺船塵榻應知早下懸帆駛鷁飛過小
米杯流鯨吸涸重淵後生蹤放能相假前輩風流尚
可緣欲棹一樽供笑語澗毛溪藻也堪傳
茶竈漁竿共一槎家園獨樂景偏賒風驅遠浪半江
雪烟抹平林萬丈紗漫興百篇聊應客微醺雙臉斷
生霞傍人抵作尋常看應使它年想像誇
朋看乘流放畫船牙檣百尺錦帆懸清笳吹徹齊吳
榜白鷺驚飛度別淵弄月吟風聊適興厲深揭涉且
隨緣試評今日林泉下若個如公樂事傳
雨餘新水沒江槎縱柁沿流去易賒柴落杯空頻釀

秋竹皮冠敝更裁紗斷雲虧蔽明殘照遠樹依微帶
晚霞此景可詩兼可畫欲憑摩詰筆端誇
合將世事等虛船漸喜年來解此懸過眼浮雲終是
幻閒心止水始名淵敝廬風雨聊堪庇舊宿圖書正
可緣不厭蕭然生事薄菜根滋味本家傳
武石磯頭有舊槎東溪上築歲云賒廬邊兩水縈羅
帶霧裏千峰幕翠紗衰病豈堪供簿領迂踈秖合老
烟霞何當一借高軒寵聲價雲山幾倍誇

次韻答民受壬辰之秋艤舟葉村將為訪戴
之舉而主人它出遂投刺而返留詩見意

茲尋前約主人用韻相酧復次答二章

二水交流共一源白紗翠竹別成村主人未慊仍留轄客興方濃直款門握手每驚常契濶論心何締漫温存鳴騶行作天涯客（民受時方 麗朝之敞）拚秉燭真應徹曉暾

屏居占得小桃源步屧東西只近村問字有人時載酒傳詩無日不過門親知久闊遺縅在齒髮全衰故我存何處相思最惆悵秪應夕月與朝暾

次韻合溪見過

東溪清擬剡溪源風雨情深訪戴村常為貧痾無竹

逕秪因迓客啓柴門身危九死丹逾壯家難頻年息僅存老去明農無一事惟將作息候曛暾

張嵩掌教致仕歸福寧（張餘姚人 僑居福寧）

身輕到處是安居閩徼姚江有舊廬村巷垂丹驕荔子盤餐膾玉足鱸魚化沾多士三春雨遺後千巖一老書從此脩然辭物役當年不樂復何如

湖翁起用疊韻奉賀

濟川徵用傳岩船虛宁綢繆望日懸鵬運摶風剛六月（湖公以六月朔日後）龍騰將雨出層淵九天寤寐應神賚千載明良是宿緣三入平章真異數尚看麟閣畫圖傳

收拾璜溪舊釣槎非熊協卜豈云賒遲隆道際身方泰時措冬裘夏又紗望滿蒼生傾旱雨望開綠野鎖烟霞袖中更有王褒頌豈為尋常過分誇

述懷次壺谷韻二章

久作清朝放逐臣[illegible]是[illegible]從予好寢寮迂[illegible]養拙[illegible]名青鏡雪將句閒中獨把行藏斷不向成都訪卜人

納涼溪上夕忘歸烏帽青鞋白葛衣情似野雲慵不展性同海鶴逸難馴[illegible]搏風起[illegible]友丹霄比翼飛獨有子雲偏寂寞玄經能草晝偏非

次合溪避暑韻

故人憲節忽從南酷吏俄除午亦堪況有竹林清可話坐看雲影碧相涵樽前賢聖歡方洽枰上雌雄鬪正酣終日一壺和一局共公賓主価稱三

冰操霜威澤嶺南流金鑠石豈難堪九成龍借俄時雨六月秋生合潤涵蘭玉旅酧無俗侶羲皇欹枕有餘酣知公靜勝希姑射肯羨神僊海上三

祝融熇火令行南勝地陰森對酒堪息影靜依清樾蔭洗心潛與碧波涵黃塵道暍人方劇白雪歌成我自酣獨樂一園辭二仲可容竹下逕開三

聞近報用韻一首

綴翎何意更圖南疊嶂環溪著我堪甘守噓枯寒谷
變新恩洗垢海波涵早衰白髪千莖短榮遇黃粱一
覺酣王署自知難浪迹芳名緯楔漫聯三

病起小憩書屋用前韻

簷前日影漸移時病起書齋小憩堪新露雨涼侵幌
潤早秋露氣濕牕涵時平賢士連茹拔歲稔農家鼓
腹酣欲續河清獻頌主神功今已迥登三

重九漫興

佳辰雖日稱重更雙疲臨風興可孤多病筋骸非昨

日浮生行樂是方壺龍山吹帽堪稱達牛嶺沾裳却
近愚携手芒鞋方自此索居踽踽苦無徒

東溪試舟用舊韻

此水秖應着此船鼻鯨奚必較相懸中流穩坐供垂
釣是處遨遊豈濫淵奥榜初齊酣宿約滄浪一闋濯
塵緣山農夾岸驚相顧真比南溪作話傳

夜來解纜不教槎便得偏觀景物賒波靜百尋猶見
底地偏九月尚宜紗舲牕坐納層巒靄帆綵逐飛一
片霞不羨樓船汾水樂帶溪乘舸也堪誇

晚年蹭蹬上灘船自信窮通熙有縣曾說千金求駿
骨誰能九地劇龍淵溪交王帶寧人没天敵儒源豈
路緣休道漁郎眞消息等閑惹得世間傳

擬作漁舟繫短槎蹉跎漫度歲年賒登艫興劇呼舡
棹灑酒狂來脫帽紗帆飽東風如送客柁旋西嶺巳
銜霞詩成縱酒湖公道秖恐爭雄語近誇

次系[illegible]韻

畫船初試趁秋晴百段風漣鏡裏行兩鶴和鳴雙櫓
軋片雲浮動一帆輕半詠孤拚江流誓逸擬于舟月
夜情前輩經營應有待尋看今日免無成

再疊前韻

雙溪從未有樓船誰泛今情與昔懸秉木功弘期濟
險乘望鍼炯切臨淵身無塵鞅多餘日居傍滄洲以
夙緣對酒今朝須盡醉況携蘭玉許同傳

遠遊不羨漢臣槎博望當年漫道賒白鳥雙飛先桂
楫青山兩岸入舲紗纜牽水荇紋成縠霜霽江楓葉
半霞更喜良朋同利涉登儒一任路傍誇

儘教奔馬不如船風駛蒲帆一幅懸隨意沿流還上
下任逢淺渚與深淵水雲鄉好便當住魚鳥機忘暗
結緣物色豈須勞畫史秖憑詩句漫流傳

東溪那讓漢江槎家醞河魚總不賒掛席沙惟溟渤

與俗逢剛到接羅紗風擔白岸飛江雪水送緋花鬪
穠霞占斷烟波輸此地竹籬茅舍向人誇

再疊系韻

不向明朝問雨晴潦時須止霽斯行眼看世態浮雲
變身託風帆一葉輕烟水兩溪遊客路江湖萬里逐
臣情濟川老矣辭吾事羸得新詩幾首成

豫丘獨眺

一月看山幾度來每當佳處定徘徊小春定探江梅
信後節行逢野菊開青壁可階期獨往若教無逕逐
樵回百年轉眄成陳迹莫惜生前屐齒摧

次陸冬官謁疊山祠韻

悲涼家國當年事象設鄉邦百代看英烈至今猶未
沫從容自古已稱難峭屋蘇壁青雲上老樹虬藤白
日寒一道氷溪祠屋下拜公敢不灑塵冠

除日劉實夫書自弋陽至寄答一首

十年侍從忝清班閩楚風烟只隔山別後多虞身更
病夢來一夕髮癡班異鄉節換驚長客同館情深憶
舊顏猶喜今朝傳問訊天於良覯未終慳

丙申元旦試筆有懷實夫

五更鳴雨斷來溪爆竹燒燈坐聽鷄曙色乍分更萬
象春光先到滿雙溪衰容日甚增新雪詩課年多疊
舊題却恨可人留不得相看一舍又成攜

哭馮恒軒内男

道路傳聞語漸眞西風衰涕獨霑巾百年咄咄嗟行
客一別匆匆咤隔旬善敗分終偏得失許方肘後每
通神雙溪風月依然在不向人間更問津

移舟將入杉源溪遇雨不果復疊韻二首

橋東聊試上流船指點杉溪一舍懸猶是發聲驚宿
鷺雲峰動影落重淵半江風[illegible]它日烟波重
結緣不是慢遊偏好事欲[illegible]人傳

杉溪溪水僅容槎我欲窮源路豈賒夜傍追程仍上
瀨曉聰看雨直侵紗梅飛殘白和春雪桃綻新紅半
樹霞錯恨武陵迷入路興闌回棹且須誇

起廢酬表兄楊處士次韻

搜揚何幸際明君不放衰慵久臥雲市骨千金招駿
足棄瑕三沐遇前聞海隅長放悲虞子宣室重還賴
漢文多謝新詩聊助喜戚休親故義應分
江湖十載遠吾君一寸丹長係五雲曠世清河今創
見九韶鳴鳥耳重聞名賢輩出仍求舊帝學時熙正
右文秪恨誤恩南北迴楮亭烟月共誰分 楮亭處士所居

酬湯南谷次韻

十年氣逐下欒拔此日重還系老何鵷鷺班行應與
昔存亡感愴不勝多曠恩丹鳥銜黃紙行色驪駒詠
王珂孫識朋來方向此聯鑣比舍擬相過

詹燕峰大叅赴廣次韻

邂逅無端假自天一樽相對共留連雲衢駿足方高
步薇省先聲已遍傳分寄九重憂盡釋句宣五嶺眷
無邊衰慵起廢知何用清世勳名讓子賢

用韻贈王山陸晉川明府

長官清操薄雲天我屋東山幾舍連九里異漸河水
潤萬聲歌是口碑傳惠隨陶柳潘花植春遍農歌牧
笛邊祇恐徵書來早晚邑人難久借高賢

上國觀光爲曹懋尹題

壯歲成名未是遲青冥健翮任何之賢關文物觀光
地庭訓趨蹌學禮時馬氏諸常眉總白龍媒千里種
偏奇桂花咫尺天官畔舉手躋枝發且蕤

哭戴湖公二章仍用汎舟韻

錦帆纔送李僊船抆淚丹旌驀地懸箕宿夜芒人識
說延津龍化劒歸淵文章弱冠魁時傑魚水神交不
世緣悲結愁遺應有誄哀榮終始百年傳

標榜沙灣舊月[illegible]教睞輝沈東璧文星
次淚灑西風繐帳紗臣醫典刑無大老靈歸化宇結
丹霞它時誰秉春秋筆應爲鋪張不朽誇

海山遥祝爲江陵李龍洲乃翁壽李時巡西浙

行臺春酌爲誰開婺渚天長首重回暫假吳山歸頌
什遙對瀛海益樽罍雲飛狄舍瞻親近人避桓驄識
子才莫向東風動離思要知忠孝道元該

風木永思爲張以寬憲副題

追憶生平也未遑臨風何事苦凄然名成西邁儒璽
好賦就東征祿養便旅櫬悲凉終正首龍淵變作總
歸全更看鸞誥光榮地添澤還應徹九泉

聞廷官報後憶留都舊遊

卧病滄江積歲年忽承恩詔九重天不羞老至居人
下秖愛官閒與性便遊釣經心他日夢睽携聚首故
交憐鬢童逐宦今頭白瘦馬遲回定惘然張馬倫陳盡在留都

寄寄亭爲清江浦程地官題次崖翁韻

共說浮生是寄身茲亭日寄往來人地兼淮海連三
島歲到鶯花紀一春翹首正瞻京闕近謀身合愧客
途頻江湖廊廟平生念曾玷鑾坡侍從臣

潘熙[illegible]中丞次述懷韻見招用韻奉酬

傾蓋相逢不問年先生高記薄雲天臺臨熙處春恒在園可吟節小亦便浮跡水萍那自定危踪霜葉衒公憐一樽庭上微微雨竹樹疎聲共灑然（熙翁招飲酒半移樽小園亭上午談時暑濟雨至歡甚盡醉而罷）

再用韻奉酬胡南津少司寇

撫綏江右已多年覆露山居記三天秋部亞卿瞻峻望南津歸釣樂幽便遁家兩世情偏浹去國孤踪衆所憐新句荷公勤倡藉正襟三復思悠然

用韻留別周約菴中丞

淮浦相逢訃別年歲星昨夜已周天棟梁清廟才宜爾麋鹿深山性所便茂業逢辰須自愛故交末路合相憐髫童同學頭俱白幾爲當時一慨然

別崔東洲太僕用韻

館下論交二十年升沉聚散總由天鷦林巢取一枝足鵬路雲開萬里便身滯異鄉常自厭情知同病故相憐客舟明日殊南北回首風烟各黯然

贈沈醫士從龍

沈郎家世本儒紳寄興軒岐術自珍寸匕回春聊試巧千金繫肘豈憂貧兒曹伏枕逢君早旅次携囊術我頼他日相看還一笑定知難忘久要人

喜雨 是月[illegible]

赤日熇爐汗濕漿灑然風雨驟衣裳農家滿慰三秋望客枕先分一夜涼浦樹蒼茫分遠岸烟波浩渺送歸航憑闌徒倚夕陽後目盡南雲獨鳥翔

五疊韻謝貞白

一川渾如度小年更堪暑雨鬱蒸天時拈藥裹心應折久炙芝蘭語自便身老馮唐甘衆棄途窮阮藉賴君憐客舟明日風濤便回首高歌一慨然

客舟經月滯淮濱館穀多慚地主勤宦況棲人兒女累窮途顧我弟兄親稔聞闔境歌慈乳豈獨思家感至仁秖恐鶯遷在朝夕士民難借冠君恂（一作難挽使君輪）

過高郵慕庭訪舊有感（曾祖教授公謫居所在）

我祖開基本素門百年封殖到諸孫一經遺後金籯滿奕葉傳芳世澤敦故老盡凋誰可問風流未沫姓猶存舊來廳事今還是俛仰軒階拭淚痕

初授正郎俸

兩鬢霜華日夜催衰遲景象任渠咍嵇生懶性還堪仕王式當初本不來賦祿術功慚釜斛拜恩無地答涓埃秖餘廿載丹心在九[illegible]今尚未灰

書懷

已分終身作逐臣那知枯枿再逢春筭年自咲馮唐
老彈鋏誰憐薛客貧王署金鑾他日夢青袍白馬故
吾身秪應甕底糟醨臥爲問街頭有酒隣時僦居借馬

僦居時自北川楯徙鷲峰左始爲定宇庭前雙梧叢竹云呂涇野手植

到處棲棲學燕忙巢成自喜傍雕梁雙梧交翠堪來
鳳叢竹孤標足待霜人世浮生眞逆旅并州客舍是
吾鄉不知何地爲寧宇一闋高歌酒一觴
碧梧翠竹峙庭前手種元從王署儒鍛鍊偶同先輩
躅流風應共異時傳月臨疎冷陰逾靜霜下檀欒色

更鮮豈是多情耽物玩慇懃封植爲名賢

酬高桐韻見訪移居之什幷惠丹方次韻

僦居歲晚倚東城環堵蕭然稱野情楊柳堤邊風漸
落梧桐梢上月初生官曹無事供吟嘯門巷迴車總
俊英更有良方能却老何須海上問儒名

九日携績兒過西隣鷲峰寺讀　閔兄碑文

有感適高子仲嗣詩至次其韻

衕携驥子訪禪居咄咄迂狂與世踈興爲寡儔無處
遣詩多離恨不堪書經心落木三秋杪拭淚遺文廿
載餘歸舍且須謀一醉莫教令節等閒虛

過貞淨僧房次壁間韻二首登毘盧閣

九日東籬合有花黃芳閒過老僧家水邊風起偏欺
帽節下霜遲未換紗靑鏡無情衰愈甚白衣爽信洒
須除陰晴欲問明朝事誰向銀河爲着槎
栢擁禪宮景更幽森森蒼翠不知秋客邊苦憶山中
樂比舍還爲物外遊小步廻廊潛覓句久憑危檻迴
[illegible]城外登臨處尚擬招邀一唱酬

遊靜海寺觀儒人洞次壁間韻

老去滄洲勞夢想行吟野寺覓儒踪海中三島無多
路脚底諸天第幾峰携客倚欄閒騁望探奇得徑偶

過逢何時劇藥歸山下會向丹丘訪赤松

登千佛閣

四望凭欄意悄然正逢木落杪秋天倚江烟樹藏墟
市隔岸雲峰供佛筵寄遠好憑南過鴈期人頻問北
來船倦餘策杖尋僧榻借取蒲團一覺眠

客惠盆菊

十月東籬始見花可人分贈意何嘉臨風每怯新莖
弱帶雨旋將舊土加冷艶不緣時好別晩香應得歲
寒誇樽前更試餐英法風味超然自一家

壽太司馬蔡公七袠次鑑湖韻時致政得請恩典甚崇

異數穹班世莫同君臣一體古今同周流八座身仍
徒出入三朝望日隆坐隱長城紆廟略早營綠野歛
奇功都門祖餞車如織萬口賢哉總至公
宮保階崇鬢未華忽尋水竹舊生涯身閒那許忘斯
世名在猶應係國家恵領泉香春酒碧蠡湖風軟布
帆斜揮金不盡登臨興又報蒲輪寵命嘉

壽曹魁峰 侍御煜之父

鄉閭月旦雅推翁前輩猶存長厚風批難不妨吾語
激濟人寧管客囊空蘂章墨綬封君貴烏髩丹顏稚

齒同栢府賢聲方籍籍竚看褒表日穹隆

程掌教嶽去思碑時爲上元尹

昔年鍛翮向江東絃誦曾聞滿校宮廊廟楩楠從此
富鄉邦聲價爲君崇剸裁赤縣鋒初試儒吏殊塗道
本同看取豐碑褒表處千金傳信是宗工

餞東麓亭次陳石亭韻答馬西玄

分携十載初追逐又向茲亭唱渭城離恨攪人難獨
醉顏名属我有誰爭迢迢閩徼風烟別鬱鬱鍾陵紫
翠縈後夜相望共明月一時搔首若爲情

再疊答倫白山

浙院亭中約遙望閩關海畔城斥鷃蒿間聯[illegible]
一驢馳道敢誰爭筆歌欽欽斜陽促風物悽悽別
[illegible]同館長星今落落毎臨岐路不勝情

寫懷

兩脚黄塵尚未湔無端譴遣又南遷重關猶記曾遊
路十載終償未了緣丙辰省覲于潼今四十年矣丙戌奉　命校書于建中尼不行
動業鏡中今老矣邯鄲枕後總茫然生平別有寧心
地不咎臧倉不問天

壽華海月浙藩都事致政

海翁風骨得儒方物外逍遙歲月長鐵柱別營開福

地金籯薄遺續書香見紫薇垣重芙蓉罷世澤源深玉
樹芳更喜壽筵臨菊節舉觴剛對一籬黄

登舟漫書

幽憤離愁醉不消可堪霜鬢日蕭蕭喜於知舊逢青
眼病入衰孱懶折腰南逐賈生終戀漢量移白傅未
還朝春明門外猶嗟遠況復閩山粤海遥

次舊韻答同館

投筆論兵作虎臣征途正遇驛梅春氷銜借重官非
拙珠唾光行豪豈貧千里甌閩南去客十年
還身幾回欲把絲桐寫袛恐哀音愴四隣

巖裝祇役爲誰催老遇屯邅只自咍遠道一身形共影扁舟幾月去仍來異書愛讀慵終卷古壁留題旋拂埃雷雨九天行作解訏看燄焰起寒灰

東麓亭中餞東麓聊驅蟻陣破愁城樽前醉醒都成夢局上雄雌也是爭陳迹漫成千古恨衰年苦被一官縈別來景象儂能說兩地悲涼共此情

龍洲書堂爲李本貞侍御題

數椽杜史藏修地傳是前人種橘洲姓氏偶同應世業江山洵美表名流方操蹇蹇王臣節肯學區區口腹謀秖恐桓驄歸未得白雲長護竹軒幽

題李恭川平賊卷

先生文武信兼資赫赫勲名任所施聊董偏兵才指受坐看巨梗就芟夷七擒徼外諸公績數萬胸中范老師不盡成功圖報地九天新賚識隆私時有金帛之賜

次常山分司壁間韻贈吳尹襄

夢醉城樓月欲斜催晨巖鼓枕邊撾才窮川路還登陸漸解鄉音欲近家孔道將迎人似織使車傍午夜聞笳獨憐春着江梅早占盡河陽縣裏花

飲詹少華宅次韻

分携流水度年華忽飫清談若味茶老去出門[illegible]後[illegible]來到處即吾家關山衝雪頻回首驛路逢春欲[illegible]花明日應知還不忘登樓遙指海天涯

度分水關

天分閩楚是茲山躡磴捫蘿怯病孱關倚百重蒼壑上路縈一線白雲間舊遊彷彿真成夢老我間關秖汗顏寄語玉堂諸伴侶驅馳回首羨儒班

舟次武夷有感

當年携手武夷宫對榻清燈夜雨中遠到果符儒蛻兆重來却恨誓言空風烟入眼依稀夢丙辰春予隨翁宗伯宿宫道流出儒骨紅潤異常云後程遠大者遇此不則色變今作經心俛仰間秖恐黃冠相見後錯將遼鶴認疑儂

同顧秋山登北城樓

上盡重城更上樓北風凌厲正颼颼牎涵海氣衣裳潤檻擁儒雲坐欲浮詩景滿前難着句客懷無賴感重遊胡盧却向秋山笑斗酒深藏不肯謀

同藩臬諸公登拱辰樓

傑構那知歲月初凭欄四望正愁予雲霞浮拱疑天半鉅麗倖神慨輿餘呼酒合邀詞客賦出塵應枉畫僻居生平總筭茲遊壯定約重登興不虛

丙申除夕獨酌自遣

重城萬戶醉屠酥我亦樽前興不孤已見韶容歸柳
渠旋題春帖上桃符身羈江海常懷闕署本神儺合
看吾秖嘆衆雛飛啄遠舉盃邀影伴衰夫（相傳建寧爲神儺道）

植桂

雙桂移栽值早春庭除時偶爾爲賓縱知得所非吾
土且愛流芳遺後人霜葉凋傷矜獨秀月宮輝映故
鄉親秖慚不及甘棠樹封植殷勤寄屬頻

謁草齋屛山祠（兩祠皆文公配享）

摳衣趨拜兩公祠像設巍然巨命時道學源流元有
自家庭授受本同岐地儲淑氣英賢萃世仰高山百

代師却怪眼前多異說青天白日竟誰欺

春日讌平遠臺蓬萊宮（時大雨屋漏張蓋盡夜始散）

上上山樓最上頭八閩勝槩坐前收千峰到海環而
拱萬派迎潮瀉不流齡敝嶺雲新罨畫織　春雨凜
深秋群儺則有回天術張蓋分曹徹夜籌

建城譙樓宴集

江城一雨動經旬此日登樓萬景新檻外疊青山擁
憶樽前交碧水縈紳飛昇儺去靈源勝割據時更爲
迹陳明月未臨賓欲散秖愁惱殺土筵人

謁考亭感懷

髫年已解讀翁書皓首登堂適願初遺像仰山方歛
極斯文懸日正昭如雲仍百世承餘澤冠佩聯鏕式
舊門最恨我來風雨後廣庭蕪草欲教鋤

孫方兩都閫移尊楊太僕陶園即席一首

竹樹陰森一徑深降登數曲足幽尋造觀何地非吾
有假勝移尊見爾心景奪化成營意匠我來欣賞過
知音可憐賓散闌常閑管領園亭獨對翁

城樓觀漲次韻亭村同

積潦匯溪山盛陀斯須奔潰欲崩城此時汎海堪乘
筏有客觀瀾獨倚楹披髮痴翁難徑渡順流河伯好
東行明朝試看浮槎處總計新波幾許生

同亭村飲半山菴遂登妙高亭

行到半山纔小歇振衣直上妙高峰磴危盤曲勝攀
躋天近穹窿沆瀣濃當面漸看紅日墜回頭咲指白
雲封壁間莫設留詩句免被人傳物外蹤

遊歸宗巖時自青林歸盛暑勞頓

千尋丹壁倚江濱鬼削神鎪協素聞潤樹槎枒支瞳
石巖扉寂寞宿歸雲天遺靈境儺應駐僧占名山我
合分乘興從今常獨往儘教人笑鹿爲群

次壁間韻

淡辰擾擾勞行役纔扣禪扉白日長境勝故招蘭若據巇深合有羽人藏林端飛步諸天近洞口披襟六月涼底事塵纓常繫縛秖應此地鮮冠裳 天風洞

端陽匯江樓觀競渡

晴江淥淨戰群龍士女塡觀我亦同終古湘波沈積恨殊方俗賽襲遺風壯爭祖楫中流誓氣奪巴船下峽雄回首葛溪分一嶺幾時對酒聽逢逢

陪中谿侍御遊書林讌集傑亭諸芋村同會

似共茲山有夙緣神遊曾在十年前廢興吾道要爲命行止人爲竟是天 丙戌奉命校書于建陽不復已去所居今倏然十有二年矣于此公暇來遊殆有數存焉 覽勝携觴矜此會避秦無地嘆前賢酒醒欲就清冷濯回指遙岑百尺泉 武夷寒泉十景之一在仙亭之北

楊石巖都閫北觀

傾蓋相逢建水邊那知握手十年前一頭白雪欺人老六翮青雲羨爾賢分閫威稜頻坐鎮揮毫文士敢爭妍南征戎馬方嚴駕得雋先看祖逖鞭

酬郭滄齋寄惠荔枝

當關忽報故人緘珍果遙分及老饞一騎塵飛情不薄閩門嘗徧惠尤咸沈痾得此全勝藥香色憐渠故滿函卻笑病牙渾欲脫幾回大嚼口空嗛

初嘗荔枝漫成

閩山丹荔實離離白首纔嘗恨已遲氷玉照人憐膩理容錫擬味謝痴兒命同阜樹深難徙根託朱方色自宜三咽腑腸猶未饜何當一飽就繁枝

禱雨有述

禱餘甘澍應時酬敢謂微誠顯徽幽佇看四簷懸似瀑况聞六月雨如油終朝飽食安無事萬井含哺樂有秋便得餘涼還入夢睡酣栩蝶化蘧周

遺懷

來遲浪迹愧詞林一辱泥金歲月深墮井有人甘下石抱琴無處覓知音肱從折後方諳藥命若安時却省心枕上黃粱能幾許覺來那復辯升沈

登天遊觀

峰頭花草異人間始信蓬瀛別有山簷短巧憑丹壁嶂籬疎剩借白雲關石田已墾無王稅大藥爲根駐壯顏却恨塵緣拋不斷踟躕日落未能還

罷南征志喜

忽傳恩詔罷南征寰海歡騰起頌聲靈鳥覽輝千仞下至和毓瑞九芝生蠻荒務向歸誠款髻白含哺老太平舊忝詞林供奉列敢將雅什紀時淸

讌匯江樓次孫都閫　齋韻

高閣排隅殿此邦西南二面總臨江炊烟曉暗千家
市爽氣秋先六月隱積靄翠分簷外疊翅沙白鳥坐
來雙佳名勝地交相引一闋狂歌倒玉缸

諸苧村之貴州少參

同年同志復同官把酒論心識歲寒官轍周流清譽
滿陽春兩脚遠人安九重綸綍掄時彥萬里江山慨
北觀更說薇垣常坐嘯有時新格舞虞干

顧秋山之桂管大參

桂林籍籍舊威聲更借甸宣簡聖明四馬行春諸五

嶺遺黎戀德認雙旌山連交廣摩天翠江別湘灘到
底清政暇秖應便眺詠南蠻務面已來庭

孫晉齋都閫讌梅僊山清風樓時菊節前四
日醉後尋丹井移尊亭上唱酧盡晚始歸
范衢村司空在席

南州先德授衣遲秋杪猶堪御綌絺山擁憑欄舒遠
目日沈舉白戀餘曦細披芋徑窺丹井淨拂苔痕認
古碑欲向吳門訪消息僊蹤到處使人疑

約范衢村孫晉齋九月遊梨嶽至期風雨不
果午後移尊匯江樓盡醉夜歸

梨嶽登臨二日約朝來風雨忽相仇閒吟佳興狂難
遣吹帽良辰悵莫酬移席晚仍償宿諾憑高近且就
江樓不知籬畔花多少秉燭歸來插滿頭

重九後十日衢村招遊天湖菴

重陽謾約雨蕭騷此日追尋興轉豪獨往探奇那避
險先登賈勇不知勞臨風岸幘狂希孟裛露浮英醉
擬陶最愛山僧偏好事芳筵時復薦豨毛

晉齋招遊寶石巖

此巖傳是古招提逕側林深逐步迷架壑連甍妨鳥
度捫蘿直轉共雲齊六塵清淨知禪定萬竹檀欒待

鶴棲秖恐它年傳勝事詩成休向石崖題

寄題胡竹亭杖藜徑次韻

小隱鳳岡依北郭芝山却望轉分明馬園獨樂開新
徑鳩杖逍遙稱野情雨後苔生乘發步月中花覆步
陰行沉吟流憇還何事秖覓新篇頌太平

賀竹亭近承恩詔旦典次陳靜齋中丞韻

大雅堂中新寵渥月餐歲肄禮耆年重煩守宰臨庭
戶光動湖山自日邊數與上庠三代曠事存至教萬
邦傳願吹彭蠡添春雨斟滿金甌助壽筵

西津館次壁韻

[illegible]共一日幾重山出入烟嵐紫翠閒碧草近看濃可染緋桃早綻半成殷畏經峻坂頻驅馭悔繫微名老叩關莫把愁懷話行役聊憑歌嘯詠躋攀

宿胡屯山家閱雲溪卷 先世隱君子也

展卷哦詩識此翁高人多在隱淪中白雲留我堪遺世茲地藏眞不負公居室巋然前宋制承家宛是古愚風康侯安定源流在爺喜儒門澤未窮 宋室猶存

石門隘

巨石臨深劃此門跳身側足不容奔地當險處疑天設人補神功奪化元坐使比隣分晉楚更於巖邑壯

藩垣不知多少追攀者仰面趦趄羨鳥猿

壽寧道中

經旬登頓困長途老誤虛名郤類愚秖愧素餐供暇逸勉從勤事補乖迂磴盤一線猿應怯霧鬱千峰鳥不呼無用丹青寫形勝數篇詩在紀行圖

次壽寧贈陳尹津 元字道通號以道蔡蓋問津本色也

邑城高出白雲間磴逶連峰百折艱入境先求訊戸隱停驂轉覺病驅孱斤惭書語持風紀却喜循良化果須從此閒闔深有託不妨攬轡嘯歌還 壽寧岩邑也豪猾承叔持官長至搖手不得前令更數人不也善後以去陳侯津學行雅重至專務以德化民而諸大豪猶遲故事按治于錮其一二尤其者侯自威行矣津請以寬終之撫循勞來視昔不侔有加未幾俗乃大和歲次戊戌春予巡海徼諸邑往來壽寧庭無滯牒野無廢土小大欣欣於是知邑人士宜侯而德政之有成也歌以嘉之

登車嶺絕頂

振策趫騰萬仞巔凌風欲舉興悠然倚巖長嘯招三島測地平臨出半天仰面捫蘿仍股慄俯身窺井怯軀捐若携康樂當年屐一度登臨幾兩穿

度九嶺

九嶺連空磴百盤有時欹側背毛寒屋瓴謾說秦關

險劍閣休誇蜀道難二鳥和鳴疑共語獨花自發共誰看經旬勞役都忘却秖作春遊一勝觀

度大梅嶺見巖傍紫花盛開

飽飫輿夫度大梅山椒翹首更崔嵬羲龍飛馭輪應側穆駿騰飆駕令摧青帝弛權猶料峭紫粧無主獨毰毸不緣景色相勾引那遣衰慵此地來

次寧德讀林莊敏奏議有感用行臺壁間韻

曉行春半凛如秋啼鳥多情慰客愁萬古海川遼我輩百年事業愧前修壯心肯作懷居計薄祿寧甘坐食謀却恨向來閒歲月盡隨流水可能收

福寧水寨閱武因登松山觀海

置宿危磯獨望洋曠懷宜共海天長雷轟白晝喧鯨吼虹斷青冥怯颶狂烟含幾家依島嶼雲帆一點出蒼茫十洲咫尺如堪接欲訪安期不老方

次福安次公署壁間韻

萬轉千廻秖在山連朝鞍馬翠微間一從吏役何嘗息久落儒堦未得還垂老詩逋猶負責經年鄉思不相關長途兩鬢渾如雪奚翅從前一半斑

福安行臺聽雨

層巒環障帶縈江邑郭廛居合此邦野竹叢麻看俗阜庭空詳牒愛民寵坐來雲暝將侵夕睡覺簷聲直撼牕林鳥漫呼泥滑滑已占青蚨耀銀釭 次早將發

發寧德

倦遊旋軫發山城陜峻阽深步步驚海氣釀雲晴亦瞑林風嘘燒雨還明方歌行路難誰聽正擬囚山賦欲成僕僕征途今次月却慚壯志負生平

陪中谿李侍御登張儒巘觀儒貌直大王峰

半次韻

我來風雨半溪雲笙鶴遺音下界聞季路踰金淹信宿桓魋弭節賴諸君捫蘿殊勇還題石磴蘚先登合

策勲管領烟霞長寧寂客詩囊收拾要平分

宿倪家 君多倪氏故以名村

趨駕追程日已頽更闌投宿指山隈枯株直認郵兵踞遠燒明疑候火來下馬呼尊先自勞赧顔顧影爲誰催頗斟一掬滄浪水濯盡冠纓幾許埃

分水關別中谿用前韻

閩關明日萬重雲一闋離歌不可聞此後因風能寄我夢回殘月尚疑君迂僻古憶山中適衰疚長慚鏡裏勛獨仰故情偏不忘塵袪容易忍教分

謝雨有述 大暑後三日

驕陽赤地欲如焚一雨三朝萬稿春敢謂吾能回大造極知天未勦斯人山含積潤圖濃翠溪湧新波活涸鱗常愧病慵無寸補從今坐食免顔忸

追次杌翁韻有感

頓忘肉味似聞韶正是齋居候雨朝庭砌看移深容蟻屋瓴聽建怒潛潮名亭志喜歸玄造省歛含哺祝聖堯試檢舊題賡舊韻獨哦咸愴倍蕭蕭 壬辰暮春杌翁有喜雨之作予在山中聞而奉和今追憶恰然有驚志感

謝雨有聞道懷 或勸爲遜避之計者盖欲爲不佳已辭說也

晩來一雨復連朝坐聽閭閻鼓腹謠昭格潜徵天未

厭孤踪邪畏衆難調學顰嗤女媸逾劇抱瑟齊門詎益遼一闋浩歌三大息儘教比屋許儂驕

自遣

十載雍容侍從班一朝束縛簿書間委心定命中何事息意權門夢亦閒抱病草玄嗟尚白積衰蓬鬢咄全斑却愁猿鶴應相誚早晚移文勒北山

感事

諸人直欲投豺虎朝省誰能肆市朝疾惡嚴誰如巷伯堅誠顯欲戮公孫堂堂正氣乾綱振靡靡頹波國是搖炯誡聖謨懸皎日可憐遺響竟寥寥

登高門城樓 本寧遠門

鬱鬱閭閻再閱秋晚來登望最高樓江山洵美非吾土簿領雖勤詎道謀公事多倚常戀闕杞人何事獨懷憂叩閽數任憑誰達一闋悲歌白盡頭

安命自遣

默坐無端抱隱憂兩年羈縛爲誰留形容槁矣霜餘木身計漂然海上舟馮衍才高翻永弃仲翔骨蹇竟長流英雄飲恨非今日時命違人可自由

次李五石芋原舟中晚坐有感之作二首

畫鷁沙邊初解纜綵帆斜倚片雲輕景烹半嶺烟霞合波泳千峰斂戢明孤煙鐵笛飛緣底急疑蟬哀訴爲誰鳴澄清正屬褰帷始肯向今朝動旅情

李儒舟欲動牙檣殘暑江風已送涼岸柳過簾移晚翠水花迎棹撲遙香先秋氣爽清炎徹夾路霜飛蕭瀟荒試看波光清到底還纓臨此即滄浪

初登黃華樓有作

突兀凌雲忽此樓坐分形勝壯南洲冠山面勢仍前址決月經營詎道謀江派雙縈交玉帶郭居密比萬蜉丘千年燕賀從今始洗爵殷勤更勸酬

九日會賓落成

速客移尊落此堂剛逢節令是重陽籬邊秋老黃花晚林外雲輕白日長 舘村云今日晴 舘長於他日 絶巘軒牕增勝槩百年感慨有滄桑茲遊醉後須留紀可使明朝迹便荒

新桂開花喜而賦之

隔歲移來便着花一時粧點老貧家水茲日倍畦丁課火速開疑地力加山冊天香分月館離離金粟映窓紗臨枝不忍輕拈觸遶樹行吟盡日斜

立冬次五石侍御題 東峰作

分明物候隔山川木葉冬來尚碧稠節序催人爭水

詩閑根隨處共雲浮觀風諸邑知安堵省斂三農樂
満講便得我行無一事常教坐嘯不知愁

詠芭蕉次五石韻

交加相抱密於雲色借春遊翠幄裙玉嚜寵光增倍價雛鋒逋勁掃千軍（五石取蕉葉公愛其光潤又自此詩見遺）當牕淅瀝宜宵雨障日陰森誤夕曛從此不知萃栯檜明朝還擬獻吾君

讀史書感

傑島偏多抗斬泥天門別有路岐通不知何處鋪平地更見誰人乗至公論着錢神傷斯政詩歌蝕鬼刺譏風古來多少興衰跡撫卷燈前一慨中

宿吉州幽巖招提次壁間韻

驅車日暮開幽巖擬借蒲團一覺酣映月寒梅清比玉凌霜珠樹葉如藍滿頭白雪憐新我兩脚黃塵愧舊銜欲覓高僧扣玄妙不知誰解現優曇

交徑緣溪覓木源幾流盡處見禪門規模經始傳天福綽楔增輝表至元薄暮到來聊暫憩長途東望正追奔題詩謾識經行處留取山牕好細論

寧德道中

曉起追程日欲昏公家行役可停軒枒杈橫路蛇龍臥猙石臨崕虎豹蹲老去百罹誰慰藉傍人斗酒自溫存包羞不敢逢人說恐負東山鶴與猨

登黃岑樓次李五石道長韻二首

風物憑欄一覽收方知多景聚茲樓霜呈紅葉千秋色稻擁黃雲萬井浮幾處蟬鳴山日暮數聲鴈叫海天秋舉盃更待東方月滿座清光與始酧

天曉推扉望海東扶暾照檻已先紅八牕虛徹通消灑百尺飛浮誇碧空坐久塵消[illegible]酢醒神爽欲凌風諸天簷外如堪接一笑[illegible]領中

遊福寧北郭東菴[illegible]侍御原倡

誰傍雲根結此菴等迂一徑破烟嵐巖泉琤玉疎仍越月桂酡紅醉正酣塵境空來都是寂善心生處即成男松關別有芙蓉院欲躡徘徊且駐驂

曉霧

巑從壑塞氣不壯掩鼻曉行常畏腥亭午沉陰霾白日暗天宜無連滄溟正愁遠道何處達暫見逢岑數點青海東輕颸一披拂坐看軒豁雙眸晴

宿松蘿館

荒凉野館傍蹊邊砌草階苔沒舊痕竟日塵囂聊稅駕數家星散不成村雨沉水漲天難曉山擁寒簷日

易晉王尊有期懷往路敢辭露宿與風餐

石匣坑宿田家魚池閣

斗室匡牀也自安曲池欄檻俯澄瀾寒光瀲灎侵肩冷翠靄影虛涵眼界寬寬遠道倦遊聊暫憩炊烟村有此是奇觀不須更論蓬灜閣且展雙眉一霎攢

感事漫書

廊廟年年爲藏富策經綸天府祇豐財銖稱杪計窮神斧石穴嶀鑽徧地垓溟渤嵳峩何水伐山嵩何假益
淼埃孤臣萬斛憂時淚仰望天衢不盡哀

寄酧同年朱友厚次韻

結髮論交誼故深相看不覺歲華陰巧粧世競追新樣流水誰來聽雅琴三點官猶前日我一緘書道故人心烏紗帽裏渾成雪倦翮終朝戀舊林

戊戌除夕獨酌次杜韻

建城留滯欲成家又見江梅一度花老困屯途聊汎蟻醉任淡墨亂圖鴉歸來歲暮嗟行久起舞燈前對影斜酧唱良宵追故事寂寥今夕海天涯

題壽寧分司山茶

去年來時花正開紅英兩樹爭毰毸飄颻萬片不
捲狼藉滿砌鋪蒼苔今朝再來春尚淺餘寒
肯回含芳葉底未敢吐戀縮似避氷霜猜枝頭主張會有時竚看指日和風摧

歸自坑治答陳政和子器次其韻

眼底榮枯一幻塵蠻坡瘴海總吾身起家坐愧無功食攬轡行慚有脚春敢以病慵辭遠役誓將清靜撫罷民幾回欲話山中事發口愁酸動悅神

送李懷村錦衣還朝奉命來勘坑治

八尺昂藏報主身命吾清切號親臣口銜恩詔宣南徼手疏窮簷遠北辰三島望洋烟浩渺萬峰疊翠
嶙峋軺車歷涉多形勝從此篇章會有神

別三厓歐陽中丞次韻

別來長憶舊時容白髮今朝識至公兒翁臨交肝膽見萍蓬握手笑言同三年吏隱神儒著戴宋時康大吏功回首黃華應不忘一緘東望好因風

落齒嘆

房質頹年病轉多日看齒脫計如何含哺飢饞餐渾廢對客吃喃語半訛藥圖奏功方遍試丹傳却老訣空訛回思始齔纔如昨開口呀然發浩歌

即事遣懷二首

留滯卑棲足自娛盛教朋舊誚拘迂瀛洲落籍仍儕

貞節四詠次韻熊峯石公祖妣徐夫人題

詩到共姜不解頻百年悲詠更聞誰間關海嶠遺孤
計凜冽氷霜暇日知義動蠻兒傳駭歎舊鄉風教趨
陵遲丈夫烈烈猶難比此氣眞降七萬師

海闊天長比翼分呑聲茹血苦憂勤心經百鍊餘爐
燼力盡孤城獨鐵筋絶徼斷腸依隻影故鄉淚皆送
孤雲開來歌訴當年事雨泣風號不可聞

血皆朦朧淚已枯子孫萬里貌遺孤天教丹穴雛生
鸞眼見斑衣老歲烏百折流東終不改九原氣烈尚
如蘇我鄉者傳還能說一度悲凉一嘆焉

旅櫬迢遙一幅旌恨恨滄海渺難平臺高合並懷清
址義緊堪羞缺角城綽楔因光存教事縉紳歌咏是
遺評遠從天定看餘慶重疊聲華照日明

覽郡志得文節公臨命詩三嘆三詠遂次韻
付其後人俾劉石置諸祠屋

興亡天意詎人爲賴孝難將一木持身繫綱常寧擇
便士看忠義在臨危從容堂近齊山郡池州堂名從容大節
名同止水池故相江萬里死所事與文節公相類欲致辦香何處是秖
從象設仰儀風

酬毛汝厲送明角帶毛東有爲後日玉帶
本之說故詩及之

猶比乖金色比銀故人携贈試情親休將白玉相論
量自適渾忘價與眞○七品郎官合繫銀秖將烏角
久相親曉來誰贈明如玉睡眼摩挲轉逼眞

壽劉毋柳孺人七袠

重闈燕喜入新年佳氣長隨錦帨懸上客總看珠履
簇淸詞遙自玉堂傳階前挂影依落月檻外桃花照
綺筵撫景恰逢春日[illegible]年[illegible]見[illegible]添詠深燕翼
貽孫董砌茁蘭芽慰目前且羨古稀仍未艾天教繁
祉故應偏應偏回首踰千里舊館常懷庇一椽此日

舉觴那縮地空瞻星極祝南天

熊峯老師祭告泰山闕里

眞主中興嚴祀事一時倫望縟儀新駿奔共助明馨
德駱駕仍煩密勿臣青岱具瞻維魯甸素王遺澤自
生民名高五嶽並儕島道在群經佑我人峻極俯臨
天下小宮墻深入望中眞巍乎仰止周旋地卓爾高
堅對越親安與四維符泰運化隆千聖翊昌辰雲封
玉檢常如漢聲動金絲合有神萬里煙花歸雅什一
方幽隱入周詢勝遊每嘆生平寂高興那知道路辛
辭手璧遣東覲席沃心方竹石渠陳禮成遄副朝端

望可待秋風拂錦茵

壽敬所少傅六袠

五嶽參天信有神果然降岳又生申試窺密勿經綸手不負巖廊柱石身聖化餞新潜補袞訏謨坐定儼垂紳衆於巨險看弘濟天爲清朝出異人報國寸丹心獨壯憂時雙白鬢都勻勛銘彝鼎伊周侶望係安危社稷臣頌德篇章多大雅侑觴花柳屬佳辰從來天壽私平格燕喜還同六十春

東麓遺稿卷之五終

東麓遺稿卷之六

文類

送同年某進士歸省序

士君子立身之大閑曰忠與孝二者固相須以有成而每不可兼得蓋承順家庭不能與知國事委質公朝不暇復顧其私其勢固然也令制進士分肄觀政於諸司而總其姓名於選部需次注擬中外出入唯王者之所授一登仕版動以法令從事道里遠邇有程歲月近有限簡書督趣上道赴所任毋敢宿留後期者到官所夙夜儆於其位離所有罰出界有禁又不敢一日舍其所事以自便惟京朝官乃有賜告展省之例然必限年而後與以故仕者去家或數千里遠或十餘年不得一過其門而致問定省之禮闕焉望白雲而興思陟彼岵而太息夫孰無是情哉歲丁丑舉進士三百五十人聖天子以孝理天下推恩逮臣子特破例許諸進士需次未及者暫歸省覲自某等以下凡若干人于方厯於館不得與例以去憤憤有不釋然者美某君之行而往賀之且祝之曰士方窮居執簡册爲諸生恒患不得致用於時暨舉進士嚮用有日矣又以不得一歸爲親榮樂朝夕承歡今

吾子一舉而兩得之且別家不踰朞月此縉紳大夫士所深願而不得遂者可謂榮幸衛矣吾知趨庭拜慶之餘承顏色視甘毳以官袍代班衣以朝簪飾髦髾雍雍泄泄其樂可勝既耶雖然修上之賜則思上之恩私情獲伸則公計必不敢緩事固有相發者其所以感奮激勵圖爲報效之地於此時者端不在他人後矣吾子其能愬然不有槩於中乎若夫所謂晝繡之榮苟以誇詡鄉閭愚夫豎子一日之觀固非有志者素所蓄積又安足爲吾子道耶某起謝曰忠告之教敢不敬承於是遂書以爲行李之贶

送廖惟修守延平序

天下之事具於六官而各專其一治刑獄者不知錢穀之出內司文教者不問甲兵之衆寡其守然也若藩臬郡守下至州縣雖分列則殊而六官之事略備承行之吏以房別者六然藩臬時總其綱而州縣所隸不過數十里而已惟太守得制一郡大者或壤地數千里至比古大國諸侯有以承乎上有以統乎下舉六事而萃於一身其職之專而重也良不易稱哉況由此而進焉則上佐藩臬又進焉則入貳臺省皆可以坐致者夫責任如此其不易也班次如此其不卑也然得者多歉容而居者無固志若將浼焉何歟豈其以監臨之分僕僕俛仰之勞有不屑就者乎夫既有不屑之心則必不爲經久之計而其設施注錯苟且一切可知已嗚呼國家所以張官置吏牧養斯民之意豈端使然哉正德戊寅春延平缺守銓曹擇人以允工部郎正廖君惟修寔當其選君始守安吉値立州之初庶事草創上下腭眙君以諸生釋卷而往不動聲色凡所規畫咸足爲後來法程代守者仰成而治吉人懷之至今既而陟戶部郎更出入七年剛方自將不激不撓聲名籍甚衆咸謂其當有異擢及

此雖予亦意君之不樂也往賀而觀之見其蹙然方以弗克任是懼且曰子其有以相我乎夫君以兼人之才舉六務於筮仕如素習然況今積於吏練之餘且不以中外爲輕重其於一郡也何有吾見延平亦子將得乳於其母若前日之安吉也君之憂過矣抑予聞之古之君子藏器於身審慎而後發毋若有所愛惜而不肯輕於自用者今君器既利矣遊刃且有餘地矣而予猶欲君全其鋒而善其用蓋決雲剸犀固不能無望於他日焉爾諸鄉同年之在朝者相與徵予文以爲君行贈於是乎書

送安溪吳君汝佐分教瓊州序

惟瓊漢珠崖郡在大海中洲王民與黎蜑雜居鯨波無涯颶風時作海若罔象介蟲水族變怪百出往來者視爲畏途不敢涉北望京師萬里邈然異域以故其民自安其土質野陋朴南粵故俗猶有存者自宋守之以五經教諸生而人始向學自陳李舉進士而後知有仕進之榮然未大顯我朝文德誕敷百有餘年先正文莊丘公遂起家翰苑翱翔臺閣四十餘年文章獨行中朝爲海內宗師其所論著一時刊錄殆徧由是瓊士文學彬彬科第不乏至於上國仰徹此

固山海靈秀欝積磅礴待時而發而作起先導固自有人哉夫務遠者恒不足取近者每有餘文莊所讀者何書所志者何事所建者何業瓊士耳目猶及覩記爲師者以是而教爲弟子者以是而學則所謂不肅而成不勞而能者固恢乎有餘地矣以他求爲哉安溪吳君佐命分教是邦徵言于予欲其近取諸鄉以爲作人之則也於是乎有是言焉且以告瓊之學毋跂高慕遠而懈於嚮往云汝佐器業足以遠到屢躓鄉有司乃應貢來校部試廷皆列優等其爲人忠信質直不忘平生蓋非馳騖於外而不近求者必以予言爲然安溪尹龔君粟夫予同年友也汝佐歸試持予文示之以爲如何也

郭氏貞節詩序

泰和游溪郭氏洪武永樂間有二節婦曰蕭曰劉今辰州守仕正學之高曾祖妣也姑婦再世蚤失所天誓志不二以存其孤雙節冰蘖輝映後先至今稱郭氏者嘖嘖爲口實子姓日衍以昌而正學遂起家郡守朱幡畫戟專城千里比古大國諸侯君子推其慶澤之餘泝其源流所出端有自哉嘗觀世號士大夫者平居講道理覽載籍誼不侃然自許節義至遭事

變臨利害奪便圖私棄若遺跡者何限則視彼二母身不出乎閨閣耳未聆乎典訓而之死靡它不背其所天者豈不有泚其顙乎矧當國初搶攘甫定門戶未立外無所託內無所倚顧影孑然而卒能拮据辛勤教撫其孤底於有成長子育孫以綿郭氏之宗祐此誠偉丈夫所難而考德論世者每嘆息於斯焉今世貞婦烈女往往聞於朝廷表其里門以侈大之用以爲世勸正學獨能徵諸名筆紀其事能言者從而歌詠之聯爲巨編以託不朽名珠華袞榮於綽楔多矣其於風厲之助豈少也哉既乃索予言弁其端夫

二毋大節赫赫照人耳目不待言而傳然樂道人善者秉彝好德不能自已之真而傳信實錄收拾遺墜固史氏職也安敢以不文辭正學在大理詳讞明恕獄刑爲平今將推其休澤以惠辰民德聲日流宦業益懋其所至可量耶郭氏之興殆未艾乎天之所以報二節者何其章明較著若是哉是足以風世矣事見二泉邵公所爲傳故此不著

送龔君粟夫攺令安溪序

緣俗而治昔人恒有是言矣蓋吏於其土者非其土之人則其比境也凡其土俗之所宜固已習見而飫

聞之然猶必觀其習尚審其欲惡采其歌謠積以歲月而后能和其民有非一朝一夕之故者若今縣令東西南北決於銓司一日之注擬閒嘗留意差擇其遠邇亦僅能及其一二大者而令長又以貟多而或不暇詳夫以四方風氣異域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甚者言辭待譯而始通告詔畫地而後諭而欲一旦能行舉錯動中事會宜於上下安於吏民嗚呼亦難矣譬諸公般之技王良之御卒然使之易器而操改騎而駕猶未能遽相得於工用人馬之間而況其下者乎吉水龔君粟夫嗜學慕古慨然有志於時不苟合

不妄交六舉禮部不得志謁選銓司得福之寧德有惠愛民甚宜之未幾以憂去今再補泉之安溪知君者咸少之謂君才宜大受安溪僻小誠不足盡君予以爲不然蓋安溪寧德皆閩治屬土俗氣習大抵相類不問而可知謂用人者無意於君不可也何大小之擇今之往也慎措其所以令寧德者足矣奚以他求爲哉且安溪民純訟簡習詩書而敦儉朴深山長谷之民至有老死未嘗一造城邑者較之寧德尤號易治舉已徵之政臨比壤之民於繁劇乎何有矧茲淳厖踰百井之區乎其不足煩君審矣抑嘗見比者

敕使行所部例得察舉其屬令優異者疏請簡用吏緊望而陟臺省者往往而是吾恐安溪之民其將不得久有君矣往哉勉之揚淑問於疆外最治行於天朝在此行矣安溪雖小固君發跡之途成宦之地歟同鄉朝士相與歌詠以張君行而屬言於予予鄉書姓名附君後知君最深且久而慶其宜茲邑也於是乎書

送少叅陸公元博之任江西序

正德庚辰冬兵部武選郎中錢塘陸公元博擢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予往賀焉公蹙然有憂色曰吾方

患所以立者奚其賀予曰江浙比壤也其山川物產民俗址尚無甚相遠入其境如我井里視其民如我親識聆其音如我鄉土甸宣之下皆若飫聞而素見者於公奚有曰非是之謂也吾稚不閑籌策而職有攸司勢不能兼利而俱濟今所理唯賦是專急於民隱則以廢事為戾豐於國計又以瘠民為羞況江右大憝初平痍傷未起尤仁人之所隱也將何施而可予曰是則然矣然出粟米以事其上者民之職而錢穀出內學者分內事也今司其事者必欲負課以市德拙催以為名不亦過乎無歉公儲無圮邦本俾上

恒有餘而下無不足固有志者用世濟物之地歟夫國家征歛自有常科誠非距心之所得為矣然經調之外徵發如雨不可致詰者獨無可蠲而貪殘之漁獵旁緣之侵牟會集之供億髮縷類粟咸出於民者庸非王政之所禁乎公之往也由舊章糾貪猾剔蠹弊按籍而較孰為不可已孰為不可繼予之期而衰序焉視其年而贏縮焉條其尤無謂生而獻除焉無取盈無趣辦則所謂一分之寬一分之賜者況本之以愷悌將之以清淨濟之以通敏茂績昭於部署淑問溢於朝紳久矣執此以往措之天下可也奚有於一藩江右之民自此其少蘇乎匪徒賀公且當為吾黨致私賀也公喜而起曰誠如子言吾無患矣適公同鄉官於朝者徵文於予為行贈遂叙次與公答問語以應命

送僉憲張君宗器之任浙江序

忠信之道無所不行動鬼神蹈水火貫金石及豚魚所感必通而况於人乎然必積而後著久而始孚蓋有非一朝一夕之故者予嘗有志於斯而未能將守之以終身焉又嘗以是而論人其為賢不肖與其行之通塞靡不由之安仁張君宗器予同年友也朴茂

幗幅不為華貌而明白坦夷肝膈披露觀其外如其所藏聽其言如其所行居官蒞政蚤夜矻矻無倦言無難色庭無留事案無積牘庶幾古所謂篤行君子者予獲交二十餘年于茲矣慕其為人每兄事之始由章丘尹擢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先後一節所至有聲邇者又以銓曹推擬擢僉浙江按察事豈非忠信之積孚于上下之一驗歟夫刑曹天下之刑也按察一方之刑也其難易簡劇可知已古之論聽訟者不曰悉其聰明而已又必曰致其忠愛而後盡則夫聽訟之本固自有在歟季路所以折獄片言者不用是

適乎君於是有餘地矣矧以法律精練之餘從一方簡易之政輕車熟路一日千里不足多者他日部使有以明允剡薦上聞者必將自君始而浙東西之獄庶幾由今其自以不寃哉同年在京師者相與求言以華君行而屬筆於予予不敏不知所規乃書君所自有者以須且見推行所在而予令君篤於自信而已

送胡君克修令雲和序

傳稱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蓋溪山之所毓風氣之所陶剛柔緩急隨地而別有固然者然修

其教齊其政則存乎其上之人處州當浙之阻群峰巑岏上摩霄漢溪流湍悍奔瀨百折其民好剛負氣素號難治然而尚禮勤稼敦素朴嗇亦剛之善也是故感之以誠則先孚率之以義則易使安居勇於向方而有事說以犯難往往有慷慨奮不顧身之節如是而曰難治不亦厚誣也哉予同邑胡君克修掌汝州教九年于茲再戰禮闈弗獲遂方將肯城借一以圖大捷其尊翁一日書來曰吾老矣弗能待也其就一官為吾榮君竦然承命遂謁選銓部得處之雲和令既若有不豫色然者予謂之曰君難雲和乎語曰令長民之師帥又曰民之父母夫師帥云者有教之之任焉父母云者有養之之責焉君之未教汝也汝無聞人焉今科第濟濟卒然聳汝為中州望者誰之力也勤能之績既有徵矣物情官政亦既飫聞而熟練矣外和而中剛貌朴而識敏愷悌之仁清慎之操得於天性者可望而知也則其所乳哺生息變化轉移於雲和必將有道異時耕鑿樂於安業歌咏形於去思學校多志介之士閭閻有好義之民休澤被於百里治行倣於一藩又行於雲和見之克修勉乎哉吾有望不淺矣且去家密邇西顧白雲依依在目山

彝時致息耗日聞則所以娛尊翁之志而易三公之貴者不可以兼得乎克修喜曰吾方以不任為憂聞子言乃稍自振厲若易易然者足以起吾懦矣請遂書於行序俾得奉以周旋

送古水陳君廷實令畧陽序

古之君子其自待也重而無與於人今之君子其自待也視人為重輕而已唯其自待之重也是故存諸其心行乎其身發於其政而加乎其上下自有不得而苟者茲固未始求於人而人之過我也顧不益重乎苟其自待之重輕一視乎人賢否得失舉不在我

則將趨和以爲名承迎以爲容茲固未必重於人而其自待何薄耶嗚呼重輕我也彼烏能低昂於其間哉吾方含巳而役役以徇之弗思耳矣今之科目誠世所重者內自公卿輔佐外及藩臬郡州縣胥此焉出士不由此不惟人或異視之而其自顧亦若索然有歉於中者雖然謂科目不足重士非也謂士必藉此而重尤非也士顧自處何如耳古之人功業施當時聲華照後世使人歆豔慕望以爲不可及者豈皆盡出於科目乎哉吉水陳君庭實蚤挾利器累折於鄉著美名而負屈稱久矣弘治甲子貢入南雍方期

大捷京闈而再戰再北今年孟冬謁選銓部注列優等得署陽令瀕行其同邑姻友錦衣王君希賢徵言于予以張之且叙君之先甲科簪纓世不乏人其間抗言忤權奸倡義復鄉郡又焯焯光映志諜而君儒雅馴飭慷慨有志無愧家聲予固喜聞而樂道之猶懼其或以夙志未遂不無世俗之見故敢以古道相切磋夫士固有遇不遇時以君所負撥魏登膴無不足者而卒制於命然士所當爲者誠不止此君固有以自重而銓司之注擬亦不可謂不知君而漫不加意者繼今以往宜益知所以自處矣它日表卓行於

部使陟最績於天朝以增重吾鄉國行於君見之世寧有自重而人不知重者乎

送僉憲陳君伯度之任廣西序

維廣西古百粤地控帶嶺海蠻溪獠洞與編戶錯居櫛比小失意時或烏驚鼠嘯山谷至厪九重南顧憂又辟左荒徼不當□道聲聞罕達於中州仕者恒不樂往而吾鄉大□□吏於其土居多藩臬參半焉郡縣而下非論□□曾思之樂近者人情懷居之私而不遐遺者□□同仁之度然則吏遠方者固上人所選擇而使之□其屬我也不輕而重也審矣不然豈

五嶺之表獨　非吾人士宦遊之區乎況有志者大觀一視寧復以區區遠邇芥蔕於胸中也耶今年秋餘干陳君伯度由刑部副郎陟往僉按察司事承命欣然謂予曰仕於四方者亦曰仕之云爾非胙以是土遂爲我有也遠近奚擇焉今之君子往往置喜慍於其間不亦異乎予以爲何予曰君之優於政矣夫定其心而後身安安其心而後事理或地與心違則不能居其所簿領爲土苴廨署爲郵傳吏民爲浮萍數日而居跂踵以望瓞瓞焉不及俟何暇他圖其所施者苟且一切不爲終歲之計可知巳今君視遠猶

遷無所擇而安加於人一等矣夫以安士之心當方面之寄必將從容展布以大副衆遠無外之仁豈鄙夷之不示以析民之典則蕩而無制然齊整之束縛之欲其盡如吾法則又非簡節踈目之宜度其時緣其俗而立衷焉君必有以處此矣日者所謂吾鄉諸君子吏於其土者皆煒然聲華顯重於時治課奏最征行告捷日相踵焉君邑人張公克修由梧守存歷二司終大方伯翱翔桂管前後幾二十年人甚宜公公亦安之君之師表不遠矣君蚤失怙恃力以清苦自勵底於有成始由辛未進士令溧水繼遷都水主事治呂梁皆有惠愛兩地之民至今誦焉至其砌石垣以固走集築圩堤以捍衝嚙尤為呂梁奇跡予并書之以表君之善政足徵而吾之譽言有試云

壽羅母李孺人七袠序

洪範五福首言壽凡為人子者孰不願其親壽考無疆而凡愛其人之親者亦莫不以是頌之此至情也古稱壽七十曰老而傳以為稀百年曰期頤以為極夫數有所局則所以願望其親者雖無窮已而終不得過焉造物者毋若有所愛惜而不肯輕畀其人乎則獲償其願者寡矣然昔壽其親者於此有道焉往往求諸名筆揄揚其親之美以為不朽之托播諸聲什昭諸文辭使人誦而傳之既久而彌章則數所不能制而造物者所不能靳而後人子之心至是無遺憾矣乎南昌羅君志獻之少業舉子不得志棄去以法理成名恩賜冠帶寓京邸者幾年言旋有期母氏李孺人壽躋七十某月某日寔維初度辰踵門告予求一言藉手歸為捧觴之獻且叙孺人順佐良人孝養尊嫜義訓諸子而儉勤理家政孀居二十餘年內外整整若嚴君焉予觀孺人為婦為妻為母咸得其道則今日之壽固天所宜畀而獻之又能徵文以張

之不亦善乎顧予言不知足重其人可傳與否然獻之累請益堅而孺人賢行固君子所樂道而喜談者其能已於言乎獻之行當叙用有位秩而國朝推恩之典無間崇庳則他日所以為顯揚之圖者又自有在予當濡毫以俟續書矣

送進士項君朝載謁告歸娶序

以大公律天下而不廢人之私者上之所以厚士也獲遂其私而益圖自盡於公者士之所以報禮也夫公者天下之義而私者一人之情義不可違而情不可拂勢不容以並行聖人治天下不以大公妨人之

私然私償而奮庸之志愈勵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且交相為用焉其所以厚士而勸忠者亦至矣哉今制仕於朝者凡有私情不獲已例得陳乞休謁以便所事視前代告寧急假之限寬為寬倫誠體臣之至仁而懋功之令典也台州項君朝載以清才妙齡登辛巳進士上第觀兵部政既而疏乞還鄉納婦特旨賜俞君同年江君仁伯輩在兵部者凡若干人重其事而榮其行也相與徵文於予以張之予以為朝廷之厚項君而顧其私者可謂周已顧項君所以自處者何如耳夫私情獲伸而後畢力於公內無所牽而後能展布於外斯理有固然者項君燕爾之後遄北其轅簡劇夷險惟上所授報稱之圖恢乎有餘地矣且其興盛之年英敏之器凜若發硎之刃何試而不利將來敭歷中外表表聲實忠貞有以忘私義槩足以徇國者固將有在而識者以為未必不自今日發之若夫琴瑟爲好晝錦自榮以詡兒童俗子者君所不道而刑于之則風化之原倫于二南者又君所童習而飫聞也予固可略已諸君子屬筆之意或出於斯乎特引而伸之

送給事史君克弘使朝鮮序

我皇明威德覃被薄海內外要荒之表辮髮椎髻雕題文身鑿卉而服墓穴而居腥酪而食詭形異狀不可殫述者咸奉琛修貢累譯來庭其敢後然荒忽無常羈縻屬之惟朝鮮稱東藩臣聘使歲一再至所以恭事我天朝者尤虔故每接遇以禮不鄙夷之凡嗣統改元布告四夏既又慎選禁近之臣奉詔宣諭其國比之內藩正德辛巳今皇帝嗣大歷服詔改明年爲嘉靖元年禮部以朝鮮使請於兵科給事中史君克弘膺簡命副翰林修撰唐君守之以行同官汪君天啓輩相與列餞於郊以佀與史君有同館之好徵贈言焉予謂古稱使難而尤於夷非憚遠也蓋或強弱不敵莫制其死命或情詐叵測不得其要領耳是故假術智以御之辭令以道之容止以觀之而後能不辱命今華夷一統龍飛在馭方外之國翹首企踵以仰維新之理無異侯甸矧朝鮮密邇東陲聲教首暨且雅尚文治箕子之澤猶有一二存者又非諸夷方比君之將事也布詔令宣德意俾舉國君臣覩聖人之始作欣咸寧之在期子孫億載世為藩屛軺車所臨風動草靡其視前代之事難易安危豈不萬萬較然矣乎君始登翰苑文采蔚然輩流推重繼入瑣

闓累有建白皆宗祏至計事多施行直聲聞天下洋溢於疆外久矣其所以壯中朝之威而聳遠人之觀者固自我得之又奚俟有所假而後足哉嚴駕而適茲事而歸不踰時月若過東西州焉歷覽跋履環詭卓絶驟聞創覩可喜可愕皆耳目生平所未嘗者得勝遊矣言旋之日釃酒相勞能為我一陳之乎既以是祝君遂以為別贈

送進士江君伯仁使閩纂修序

今皇帝既嗣統之七月寔正德辛巳之十月也制詔禮部若曰維武宗先皇帝在位十有六年膺謨英烈

不可殫述予一人丕承罔敢放失其命史官撰次毋將來昭法程俾命官分行天下採録攟摭於是禮部擇遣進士有學行者若干人錢塘江君仁伯直之閩行有日來謁予曰某不敏與從事先生幸教予告之曰史者天下萬世是非之公也今日之命厥惟重哉蓋將以實事是責之非徒脩空文應故事而已也夫先皇聖政昭諸臣民布在典冊如日中天在秉筆者會粹裒集鋪張揚厲之耳惟夫一時臣工之名蹟闡闇之節槩有不可俾泯焉莫傳者然而愛憎之情美剌舉焉成敗之蹟得失係焉顯晦之際幸不存焉茲固諸君子宽心之地也若徒受成州郡取具文牒而非覩記之真則不惟多所逸墜而是非錯謬其妄相冒抑何以信今傳後備萬世不刊之大典耶昔人傳荆卿徵夏無且傳張中丞徵于嵩傳段太尉徵老校退卒是皆得之見聞參以[illegible]諸左驗章明較著的的可傳信無疑故無譏不[illegible]徵不覈夫是之謂實錄以君博洽而精周慎而斂其於是也何有名必稽其實事必求其端毋遺遺古猶視前人豈多讓哉君舉進士予在場屋嘗有一日之雅且濫竽史局與君使事又非了不相涉者於是乎有是言焉君其

勉諸增東觀之秘續金匱之緗藉是行也若夫乘傳而榮晝錦拜慶以怡慈顔廼君已事而竣之餘也予不暇書

送蘇州府經歷朱君希美之任序

安成朱君希美謁選銓部授蘇州府經歷介其姻友鴻臚劉君某徵贈言于予予曰姑蘇雄郡也壤田饒沃物産殷阜粟米之賦殆半東南錦綺之出衣被天下衣冠文獻蔚然一大都會宜任者之樂往也然而吏其土者人或不能無膏腴自潤之疑往往脩責之且厚望焉非行已之諒孚于人人鮮有不為世嫌之

所加者況夫舟航之要衝冠蓋旁午傳呼嚌哭迨夜鼎然未息供億之費應接之煩何可勝道然士之不安其處也固宜今朱君之往也畀子是矣夫經歷郡幕之長也所職典文書主傳達郡符臺檄上下往來必關通乃得行而實無所專理其地重而清其責簡而要無刑獄之寄無錢穀之司無將迎之勞精勾稽慎操履上承太守下率衆僚優游怡愉而吾職舉矣責之者不苛而望之者亦淺彼固無求於我而我亦蕩然何所芥蔕於中耶希美嘗望安成留而好禮勵志進取而屢躓鄉闈乃例貢太學𦍐一命爲親榮今

日之授雖銜恩抱而志固有在則夫當官涖政律己首公所以爲顯揚之圖者豈肯茍焉而已哉近制銓司始注不免例拘既而以廉能顯拔者後先相屬此誠聖朝任使無方之仁亦士君子砥礪自表之地也希美勉之持其志守其道不變刻治行於部使流聲實於天朝佐郡宰邑旦夕可冀一幕職曷足以羈君哉

送湖廣按察司副使程君時言之任序

嘉靖紀元之二月監察御史程君時言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時君居臺已九年矣同官毛君汝厲輩相與徵予言爲別贈蓋以予爲知君者而屬筆焉而不知其聾塞不足借聽也獨舉君之素履矜誦於南國以爲先聲戊辰之秋君始以進士令蘄水予獲比舟南歸日相還往見其退若處子而議論勁正綜理周詳固已心醉而竊重其人願納交焉且知其必以蘄水最也無何能聲藉甚部使交薦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累有建白凜然臺端出按兩浙閩廣多所激揚風裁益厲三省人士至今傳之予每慶君之宦有成而喜予之知爲不謬也迄茲秩滿咸謂應得京朝峻擢及命下意其亦不釋然者而君一不芥蔕於中願惴

惴焉弗稱是懼予以是又知君識度遠出尋常其所至可量哉君筮仕爲賢令入臺爲才御史優於政矣今之往也中外不易其慮憂樂不嬰其懷庶幾不擇地而安者而又智精於吏練才老於閱歷於一官也奚有況按察於中臺刑獄之所司綱紀之所係體統固在列郡於蘄水風氣之所陶俗染之所尚大抵相類以精明之能投之閑習之地所謂駕輕就熟不足喻矣它日荊楚之間風紀肅而吏不貪刑罰清而民不犯聲望赫赫表見一方者非君而誰陟長藩臬入佐臺省日可俟已蓋其器足以受之矣予又敢以預

言之以待徵云君徽之祁門人予系出徽越國公兩姓相望一郡世爲婚姻衣冠族屬亦略相當君尊翁竹岩方伯公與予先人蓋嘗同朝而伯氏叅政公與予仲兄繼爲同年則予與君通家舊矣於其行也能無情乎故不辭而爲之一言

送南京駕部主政陳君佩之之任序

國朝倣周典建官南都以根本之重百僚備員如京師而本兵之地尤爲機務劇曹郴陽陳君佩之登進士上第初授駕部主事其同年楊君仁甫輩相與徵言以張之予惟樂莫大於獲遂其情陳君之情我則

知之今夫沾一命者孰不欲以祿爲養而往往有弗暨之悲是以風木之感古今所同一日之養三公不易良有以也君蚤孤獨養母王孺人而甘毳滫瀡之具貧弗克自致今將迎致官邸以就榮祿所謂得之爲有財有弗盡其心者乎聖天子龍飛在馭以孝先天下行覃恩海寓翟冠褕衣可旦夕冀爲母氏榮南望故山松楸歷歷鸞誥龍光下賁幽壤先君子之目殆瞑於地下矣是數者皆陳君之情也今既得之其樂如何雖然情遂矣獨無其職乎留都官㑹隷於駕部供奉之舟歲有常額主者[illegible]私其倖直利其多而

[illegible]數乘勢以徼於上下遷延過期所以爲囊橐之[illegible]者百出公私病焉此豈有志者所忍恣耶核實而[illegible]責限而期焉毋稽上用毋嚴民力昔人謂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者殆此類夫是非陳君之職歟蚤夜以思之觸類以求之天下之政咸舉矣獨茲一事而已乎脩修其官而恒得其情職思其憂而後享其樂[illegible]陳君之心哉矧陳君筮仕之初猶車發軔材堅而[illegible]良亨衢坦道蕩蕩之御範我馳驅則過都歷塊千里一息耳與日俱華登膴赫然欻歷於時將自茲始陳君尚知所以自勵哉予與陳君有鄉曲之雅亟

以諸君子之請辭弗獲命於是乎書

送平和張君國雲分教河源序

弘治丙辰先君守漳予往展省道南靖則已聞張君名籍甚時君爲邑博弟子意其旦夕當穎脫而出也自是每得閩省鄉書輒先披閱名氏求所謂張君者咸無有恒竊怪之去年春始見於京師乃以貢來也相勞問道舊故俛仰幾何忽忽幾三十年矣感嘆久之既而覩其氣益壯而扣其養益充知其未衰必將[illegible]有成也今年夏校部試廷果列優等銓授惠州河[illegible]縣學訓導瀕行謁予求贈言焉且曰某不佞有先

大夫所以教我與先生所以期我者矣予解之曰君子求諸已不必於天務其實不眩於名夫以君之利器足以得志久矣而老於踐違者豈不實猶有未至邪抑亦窮達之分有非在我所得爲者也國家懸科頒待士弗由是者不謂之正途而議者必欲軒輊於其閒不亦眩於名乎夫物要於成小大奚擇焉君青衿而來峩冠而歸登名仕版振鐸一方不可謂無成已若夫表儀形於模範修模倘於歌詠以收斅學之成者尚於君望之昔人與賢倡學至躋陋邦於鄒魯列河源雅以文物稱於嶺嶠爲文忠過化之地流風

遺澤耿然猶新其所以示嚮往之的而爲風厲之資者固有在哉夫作人成法君講之豫矣予特慶其垂老而卒有成且將張而進之也於是乎書君同鄉黃門史君葦聞予言而是之咸相與勗君君其懋哉君世家南靖清寧里之珀溪書香科第奕葉相承正德己卯叔隷平和縣令爲平和人平和之貢自君始繼今以往張其顯聞於平和乎

送李君廷訓分教莆田序

嘉靖改元夏六月邑人李君諱廷訓奉命分教莆陽造予告別予賀之曰莆閩鄒魯也比至崇儒衣冠文物甲於八郡每旦師儒振鐸升座青衿執經環聽國丈者數百人夜則然燈星列吾伊達曙不絶黌舍不能容至假館驛廬真官傳宇殆滿大比鮮額率三之一予嘗過其地壺公陳嵓南北拱峙蒼然可攬靈秀之所孕毓不誣也哉夫司教事者以多士爲樂以造士爲功於是裕如矣君毅然曰諾寡昧無似承乏之名區方懼弗克任予將何以俾之予曰國家作人具有成法令雖欲出意見增條貫於其閒有不可得矣君之往也申傳格舉逸前莊嚴以臨之不倦以濟之端模範以表率之昭興細以休懼之是則可爲已今夫

荒邊側境遐區陋域非無砥節首公之吏而世莫聞焉以無顯者爲之先也莆之俊造如林老成耆宿多起在尊位者賢能之聲朝發而夕至有弗聞者乎君無患矣夫職憂不累其中而官譽易達於上茲非仕者之大幸歟君其懋哉君早有聲場屋趨向不苟通敏精練蓋有志用世者庶幾以予言爲然乎予與君生同鄉長同學非宴游一日之好是故於其行也有慶幸之情焉致願望之私焉申規切之意焉君謝曰誥不重得莆重聞子規敢不夙夜以思敬承以周旋請書而受藏之

送四川按察司僉事胡君仲申之任序

六官其難於刑曹明于刑而天下之政舉矣六官各專其一不能相通惟刑曹所理律文科條六官咸其有志者誠究心於此天下之事知指諸掌是故自刑曹出而爲郡守爲藩臬㢤然者聲者前後相屬豈刑曹之屬選授注擬獨慎於衆邪誠以六官之事日交於前智以練習而彌精鋒以磨淬而益利繁劇不能困盤錯不能挫隱伏不[illegible]掀附比援例動有法守老姦宿猾嵤縮斂汗[illegible]非手嘗兆試難更事之明効歟華亭胡君[illegible]自副郎擢四川按察司僉

事仲申始由甲戌進士授山東司主事入曹處當明允稱老法家奉命錄囚江南所至平反獄無冤繫遷河南司員外郎署業益茂雅尚幽遠襟懷灑落而事至立決案無滯牘庭無留務輩流推服以爲莫及夫以明達之才承更練之後天下之事固將迎刃而解况提刑所司又其索閑者也夫尋舊業者不勤而精復故道者不勞而至予將見其寅賢能於一道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審矣由是而長藩臬由是而晉寡宰惟其所至固恢乎有餘地矣蓋其所嘗試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之在郎署也大司寇張公雅愛之其陟今官也少師石齋楊公實擇之二公之知遇良不易哉往矣斯諸同官詹君等以君行有日例當有言贈乃以命予顧予不足以重君而慶其能是官也於是乎書

送湖廣布政使司少叅安福王君斯遠之任序

用於人者與用人者異道用人者量材而使度德而授無遠邇踈戚之間要於爲官擇人而已若夫用於人者則不然難易簡劇惟上之畀勤身所事以副所以用我之意耳餘何知焉是故在上者簡而不煩在

下者約而易守上下交致其道而怨尤不生其或忘已之量所稱而取必於上以求徇其所欲則人各有私勢必不能一一厭滿其願而天下之缺望者始不少矣予於安福王君斯遠之言有發焉君以南京刑部郎中服闋需次銓司擢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專督國儲君謂予[illegible]錢穀出內固學者事視若浼焉則吾豈敢又曰湖湘土曠民稀水沴洊作公廩不繼吾之責民力不裕吾之憂予將何以教之予聞而嘆曰若君之言知用於人者之道矣夫厭簿之心存於中則茍且之事見於外雖微影響蓋不可以文欺者今

若受於所遇而職思其憂則其所以恤民隱而豐國儲者要自有道哉催科撫字固非截然兩事也不費之惠何往而非君子及物之地邪君初在工部權竣乘改事多難行而君處之裕如不阿不激繼遷刑曹詳讞明允清勤楙著累見寵書歷兩曹出入十載則其利器別於盤錯而遊於肯綮久矣今也淬其餘鍔試於一方豈復有全牛哉昔宋制選要職必先經歷錢穀正欲其多所嘗試以爲異日地耳吾君吾相之意或者其出於此君行楙諸君曰嘻有是哉予鄉書姓名忝次君後有兄弟之義於其行也感於其言庸書以志別

送永嘉黃君應治分教海康序

士廩於學率二十餘年乃得貢天下州郡縣學歲春秋貢至京師者率幾千人初學士院廷試之汰其紕繆者歸諸學餘乃分隸南北胄監謂之貢士其願爲學官者禮部覆試之加嚴焉汰其半吏部覆試之加嚴焉汰其半取後又詳試於廷而精擇之二三良亦艱哉予與校閱久獲備觀焉往往有奇士頴脫其間撫卷三復未嘗不與同事者嘆士之遇合有時而科舉之未足以盡才也若永嘉黃君鐸應治其一已今年春應貢來其同邑瑞峰葉太史寓書于予曰吾友有應治者大難之遺也予其識之及再試再閱其文清新醖藉思致不凡於是始信瑞峰之言爲不妄又屢應治之遇而嗟其晚也既而瑞峰還朝語予曰子知應治者文而已其爲人於倫紀最篤茲來有遠遊之感爲其父母昆弟像於冊題曰敬思以便展視推其意夫豈敢以一言跬步忘其親者哉間嘗攜以示予予益重之茲以分教海康若有不豫色然曰海康去家數千里親不可往吾不克養柰何予解之曰昔人不云以志爲養何有牛羊乎又不云敬以涖官思

貽令名之爲孝乎子之往也請恭爾位早夜以思俾師道尊而士習變淑問彰而宦業隆則其發於數十年之餘而出於千百人之中者庶幾不負於爲父若母樂且榮之恒若子之侍側而忘其離憂也視五鬥之奉不既多矣乎况子挾圖與俱旦暮披閱恍然承顔於左右而聚首於一堂又何遠邇之較應治躍然曰嘻有是哉吾不遠海康矣遂書以贈其行且以爲敬思之勖

送德清主簿熊君君錫之任序

弋陽熊君君錫謁選銓司授德清縣主簿踵門告予

曰緩不佞毋棲下邑以辱吾子且德清習染詭欺懼
弗仕以爲吾子憂予告之縣設主簿職糾稽贊政理
自漢晋來有之今長辟置惟其人唐宋間以進士選
謂名賢碩輔多出其間見於傳記不可勝數而曰高
士不爲者彼蓋有激而云爾也昔明道先生調江寧
簿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古
人之仕其志固將有任豈擇崇庳哉頤所以立乎其
位者何如爾矣其辱郡縣之吏所以爲天子牧養元
元者也有父母之道焉而縣於民尤親夫父母於子
慈愛歡欣其情如何而今也獮其民如狐兎則民於

上復何賴焉夫虎之於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而
況同類者乎昔陳襄爲浦城簿民畏且愛至圖像事
之彼獨何求於民而致是邪矣其憂予聞吳興之俗
寡求而不爭信實而有恥所從來舊矣古今相去豈
若是其懸哉今制簿於縣無專職受租詰盜聽訟攝
令惟上所使尤得以行其志君之往也無卑其官無
擇其民任牧養之寄敦利物之仁則須樂只於閭閻
揚淑問於境外可旦夕冀爾國家官人雖別其所入
之流而未嘗畫其所至之域此其無方之德視成湯
何遠哉枳林一枝知不足以淹君奮矣君其懋諸君

喜曰命我矣敢不欽承君少負利器有志用世屢躓
鄉闈乃例貢太學冀一命以自試其先顯宋元間簪
纓相望不絶入國朝稍衰迨君其復起乎予與君同
邑里且有連姻非一日之好也故於行也不以頌而
以規

送廣西按察司副使黎君乾德之平樂治所

序

桂管蠻悪所從來舊矣蓋諸溪洞據梧州平樂間縣
亘八百里與編戶櫛比界塘守蜼峭壁下臨江派按
嶺重山跨出旁省小失意則嘯聚阻兵略居民縱行

旅時時有之朝廷設兵備憲臣於平樂所以布昭皇
靈懾讋殊類控禦蒼之上游達嶺海之交道膺是任
者厥惟重哉然自張官以來蠻寇不知幾變而討謨
於廟堂宣力於疆場畫臣策士各持所見又不知其
幾說矣卒莫有得其要領而制其死命者忿其桀驁
則曰勦然溪谷深昧杳不可窮能草薙而禽獮之乎
況我軍未張未有全勝之圖也罷於徵調則曰撫然
喜人怒獸信不可恃能保其不渝乎況不一大創適
爲納侮之地耳至於鵰勦以別玉石似矣然非我力
旣裕彼釁可乘則將鯨奔豕突嘯呼其群安肯俛首

帖耳靡然就縛於我邪是三說者不既窮乎雖然善用者因其時相其機而消息之則申盟誓以招攜離可也底天罰以過亂略可也懲一二以誡千百亦可也德足以示懷而兵足以示威固未有能出三說之外者存乎其人焉爾監察御史黎君乾德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往涖乎樂居臺六年獨持風裁聲稱赫然嘗出按蜀時撫臣與師松茂罔功不以聞君至首劾其罪去之而撫定其地天全土官虔劉我邊陲議者狃於姑息君誅其尤桀驁者而更置其長僰人梗叙南君諭以禍福其[illegible]出聽約束比者論功君受錫幣之錫其方略見於叙事者如此然則今日之簡命夫豈徒哉同官某輩相與壯君之行而命筆於予顧予所陳皆君飫聞而特措之餘也曷足爲君重隱長城於嘯歌折敵衝於樽俎在茲行矣他日南蠻即叙江流廓清尚當爲君賦之

送侯官縣主簿胡君子真之任序

昔劉晏論人以名與利視其所重而別其廉汚世恒以爲確論無復改評矣吾獨謂不然此特較其大凡耳自中人以下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出於簿書刀筆間其自視謂何而遂以是言槩其生平不已過乎吾於貴溪胡君儒子真有發焉子真之先以明讀世其家服儒紳而登仕版者代不乏人子真獨以法律起家司御史臺獄廉慎自將久而弗渝今上初嗣統群姦就數者涖園土皆富埒天府力使鬼神主者徼示意向賄賂累數百金子真一不爲動毫分無所染法守自如不苟以爲威不縱以市德臺中自大夫中丞而下靡不多之嘗有欲薦諸當塗將超用者卒尼不果今年以九載考書上第擢授福建侯官縣主簿瀕行求贈言于予予惟士之立身顧其志如何耳固不係名利之重輕若子真者竭其生平僅就一資所獲幾何而其自樹卓卓乃爾不訹於利不疚於回雖儕之縉紳何怍所謂豪傑之士非邪然則昔人之言果未足爲通論也自今以往益堅雅操以修其職毋忘厥初毋懈厥終則其所以守官涖政獲上治民有餘地况中臺部使皆子真素所承接而共事焉者其知子真也久且審吾見臣業益懋淑問日流由簿而上若歷階以升其將何所不至行矣勉之子真再拜謝曰先生前所陳者辭多溢美是儒願學而未能者也後所陳者藥石之規敢不朝夕敬奉以周旋以卒吾志以毋負大君子之明誨乎於是益信子真爲有

志者也能自拔於流俗者也乃不辭而爲之書

送晉江黃君以誠令武進序

晉江黃君以誠登進士上第銓知武進縣事造予別曰走雅辱知遇茲從役遠違凡可以勗走規走者不愛一言俾得奉以周旋以卒大貺予告之曰有志於用世者必有天下之事自勵而一身之屈伸勞逸不計焉今之邑古百里侯國也凡封內獄訟兵甲戶口賦役學校賓興享祀飲射繕治興作下至將迎勞賄巡徼譏察邑長無不當理山川險夷土田瘠饒方俗淳漓閭閻利病休戚無不當究固天下之政也而又

於民最親或寃苦失職抱牒裹糧遠者越宿近則移時走訴庭亦可敗立白士苟以能著一邑則於天下如指諸掌隨所置之無不可者何則所發者多所立者豫耳然而俯仰之節簿領之與有非恒情之所安以故仕者十舉進士輒以官京朝爲華要爲慊視州縣浼焉不屑就自非豪傑之士慨然志於遠大其何能無介蔕於中邪武進三吳雄邑也川澤衍沃民物秀懸所從來舊矣今君質直而温文忠信而通敏退讓似不能而涇渭分明確守有不奪之操青冥縱靶茲其發軔耳行矣最諸他日入臺諫部曹而藩臬方

面上而公孤卿佐宣之爲謀謨錯之爲事業昭之爲聲華天下頌之後世傳之詎非武進爲之地乎君起謝曰事上者吾之分勤事者吾之職若夫昔試砥礪以爲用世之資固夙所願學而未能今幸始從事焉詎敢不勉予於是知君蓋所謂豪傑之士也有志於天下者也不以屈信勞逸爲念者也遂書與君答問語爲行贈且以俟徵云

壽詹母吳孺人八袠序

天將昌人之國必先祐其元老使之壽考如山黃髮鯢齒番番在廷內以係典刑之寄外以重朝野之瞻

若元龜神蓍商彝周鼎望之者凜然起敬不敢狎翫夫然後廟堂患愎隱折衝之威國勢尊安食靈長之祉是必有莫之爲而爲者矣其於家也亦然上焉者高堂具慶福祿無疆而子姓群從內外長少有嚴君焉此家之吉也其次必備得其一亦足彈壓衆志係屬群情以永家聲於不替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吾邑詹母吳孺人與先節推省齋公之配出貫溪甘蘇鉅族視憲副某公爲從父少習家訓賢明純懿佐翁清愼能其官勤儉裕其家詩書成其子事字賓祭咸中禮度好施予周鄰族急不計有無無係吝無德

色翁歿幾二十年獨總家政尸庭擊整如翁之存共予癸天敘尤善先意承順雖近遊必告反期不失晷刻吾貢太學不欲違左右遂棄去反其初服以便養孺人亦欣欣焉今年壽登八十九月十七日維初度辰步履輕捷神明不衰適逢新天子尊禮高年綸音渙發光燭里閭此誠所謂願少俟須臾思見而不可得者夫有淑德以爲之本有賢子以爲之養有與數以爲之祥然則孺人之壽殆將未艾而天之所以福詹氏者尚可量哉上饒上舍徐君理其子壻也以謁選銓部不克擧觴展慶徵言于予將寓歸爲祝予辱

交省齋父子間舊矣又與天敘有連知孺人行爲詳而喜其家之益昌且未艾也於是乎書

送崑山屈君汝爲之南京大理評事序

評事漢廷尉平也刑官御史臺獄既具則覆詳於棘寺必情比平允乃行得占駁正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成獄出入舒慘惟所處當聖王詳刑慎罰之深意實於是乎在虞是責者厥惟重哉崑山屈君汝爲以辛巳進士銓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其同郡大夫士在京朝者相與徵贈言於予予知汝爲必將擧其官能無一言以張之書曰皐陶降典折民惟刑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達於是者其知所以用獄矣乎汝爲初擧進士連有建白事雖未行識者韙之嘗讀其典禮疏及覆援據精深浩博如指諸掌俾先王之典粲然復明於當世至撫州疏瀾惻困窮拳拳桑梓之念藹然溢於言外二者天下之大政存焉君未在其位而謀已及此其所蓄可知已夫勅[illegible]則禮也不忘民愿仁也禮刑一物也仁義一道[illegible]出禮則入刑禮以示之民斯不犯矣仁愛而義宜仁以行之民斯不冤矣執此以往其於刑也始庶幾乎今天子維新初治恭己於上事無大小一付有司奉職之吏咸得守法

信度當官而行君之往也濟其時行其志上無所怵下無所牽益自展於分列將見詳明之下平反者多矣推廣朝廷好生之德而助成嘉靖中興之休固君之能事也君爲人恂恂退讓不爲華藻而博學能文明習世故蓋惟所置之無施不可者況廷平乎亨衢萬里茲其發軔爾予與君有場屋一日之雅知君爲深而慶其能是官也於是乎書

送貴溪詹君以鎭丞海鹽序

丞所以佐令長貳之分兄弟之義存焉於一邑無不當問者惟令與丞耳丞秩僅四百石猶爲專職以行

其志然令得其人丞可以坐理昔人不卑此官者良有以也是故丞之職令善則承之美則將之不及則輔之和其衷一其德有可否而無乖睽盡吾分之所得爲者而惟其長之爲聽而吾職舉矣譬則家有伯兄以總理於前而仲氏協志以相厥成其從容閒適於塤箎和鳴之樂固其所也若曰位偪而嫌徒以涉筆占位署成案爲常則豈設丞之初意哉予甥梁貴溪詹君以鎮詔選銓部授海鹽縣丞其令張君景周子同年友也海鹽兵民雜處號稱難治張君以能調茲邑爲政再朞百廢具舉人吏感懷庶幾前志所謂

淳秀之舊其政成矣君之往也夫復奚爲守其畫一贊其化理而已耳昔宋丁安義丞海鹽歲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尚在安義與其令抗論於上官而免之至今以爲美談事成於同類如此君得師矣尹少蘊奇抱璞屢刖於鄉有司乃例入太學方待價運城而賈竟弗售爲人廉靜有志介孝友著於家庭信義孚於朋友識者以遠到期之區區一丞於君誠負然制於格者銓司之守由丞陟而邑長而郡佐而州守者往往如是亦孰能禦之曷嘗卒以例拘耶以君所立足以卓然自表見而又有賢長以先之嗚呼其進可量哉君行有日同郡姻友之在朝者相與餞於都亭而命某爲序

詞林別詠詩序

天將祐人之國而欲已其亂必篤生異人焉於禍變之會以爲之倚若將伺其發而制其後者是故雖有非常之釁積之數十年而作於[illegible][illegible]而指顧談笑忽焉蕩定飆逝影滅是豈出於[illegible][illegible]人之所能爲也哉吾於逆濠之亂而有以知[illegible][illegible]王公之爲烈又知天之所以眷我皇明而固億[illegible]載靈長之基者方隆

而未艾已方濠之初舉也天地晦冥四海震動蓋其爲謀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公時家居已數年終焉之志久矣及聞變即慷慨許國糾合義旅移檄遠近力贊陽明王公討之且誓于天至欲獨以身嬰其鋒而不恤義聲所加從者雲集賊已順流南下有窺留都之勢我軍遂鼓行而前覆其巢穴賊失所據不暇他圖倉皇狼顧而歸以至敗滅去始舉事僅旬月耳自古戡定禍亂未有若是其易而捷者何其偉哉向使公未去位則方在滇南萬里外非可以旦徵而夕至者雖元惡大憝不能久稽天誅而封豕長蛇假

息一旦則蔓一旦之禍污染塗炭可勝言耶而公不先不後適際其會而當其衝以克有濟謂天無意於斯信不可哉既而朝廷論功首陽明及諸從事者久乃起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公欣然方以圖南爲幸而當宁之眷維巖之瞻上下交至然則公尚得久遂其私情哉某於公爲同鄉晚進雅辱顧遇亦自信爲知公者乃推之於天以爲宗社慶且榮其行而私其復來也以致願望之意云於是同舘舊與公往還者聞予言咸相與歌以張之公天性峭直少所許可而高明洞達與人交

盡其誠意立談傾倒肝鬲無隱平生宦跡所至赫然有聲茲皆不復著

送貳尹賴君子成朝正還臨高序

今上嗣統之二年適天下朝正之期詔天官卿詳課治行覈實殿最以聞而汰其尤不職者罷方伯連率守令而下幾四千人視恒數殆倍焉亦嚴矣哉既又下璽書申儆諸竣事而歸者凡所以安民涖政行已守官實諸綸音三致意焉於是無遠邇小大靡不惕息感奮益勤所事以仰稱上意識者亦以占太平之有期也汀洲賴君玉子成將還臨高其同鄉經衛暨君某介其來求贈言于予蓋慶其表見於精核之餘而欲相其成也予謂臨高去京師萬里介處洲島邈爲異區子成哦松其間宜莫有知者而淑問遠軼于岩廊卒以稱書最朝廷之明可謂不遐遺矣今之歸也當彌堅雅操砥節首公以圖報稱毋裔其地毋鄙其民毋卑其官毋怠其終宣布天子愛養元元之德俾蠻荒海徼企慕瞻望北向歌詠以頌太康則最上第之榮寵奉天語之丁寧庶其無負矣乎它日部使剡薦銓司推擇固莫有先子者矣尚其懋諸曁君又稱子成志尚不苟佐臨高某年有惠政黎猺懷之嘗

建修太平橋費鉅不擾邑人稱便它事多有紀者予雅不識子成而信曁君不妄言於是乎書且勗子成徵予言爲不妄也子成再拜曰瓊有明珠文貝世所共寶玉恒瓦礫之茲奉明訓所獲多矣敢不敬佩周旋以毋忘珍貺

送侍御黎君一卿三載考最序

聖天子更化中興達聰明目遹追隆古之休一時臺諫競勵風采展布自竭以祗承德意於是近自巖廊遠逮海宇幽隱瑣細爛然畢陳於前上無壅澤下無抑情吏無遺姦治無宿蠹萃然復古靖於三代之盛

嗚呼盛矣哉然辭以辨而傷實氣以激而失平識者顧不能無憂焉夫士恒患時未可言得言矣又患其過何也蓋無諱之　朝固非蕤言之難也不有老成持重者屹立于閒鎮其譟而定其譁其何以養平寧之福而還太和渾厚之風哉若吾友南海黎君一卿其人也君質實和易不見圭角而操履端恪動合矩度始由貢士掌建平教事正己格物言而善誘部使者首以名聞既而登進士上第入翰苑文譽蔚重館閣擢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嘗出按閩匈校精詳前後建白務引大體略苛文指細故言以不許爲直名以不衒爲能事以克濟爲功自逢氣喜事者視之若悶然不可人意然卒之憂深思遠不動聲色而成天下之務者寔於是乎賴所謂老成重厚者非耶既三載御史大夫天官卿咸最其績同官李君民望輩慶其成而欲卒相之也徵贈言于予予辱與君同館談文折義往還加密知君最深且久乃不辭而爲之書

送經衛徐君存之建寧序

君子之仕在適意耳而崇庳簡劇不與焉古者列國之士各吏於其土不惟民人習尚醇漓薄厚得於飫聞厭見之餘優於爲政而天特地宜衣食興居之節

不必改於其故而得又終身守其墳墓親戚無離居之憂焉此古之君子所以眷眷於父母之邦而不忍輕去者有以也哉今官無小大一出銓司之注擬東西南北惟其所適遠者扶携老幼陟險浮深或踰萬里外近亦不下數千里閱歲更時然後能達民情土俗非其所習天時地宜衣食興居非其所安迨夫積久漸摩稍稍宜于其地則又轉移更代挈而它適鄉土之惟思愁其心腸而道塗之勤委頓其形體如是而云自適雖高位厚秩亦何賴焉況其下者乎予姻友上饒徐君存之銓授建寧左衛經歷經歷幕僚也於君爲歉而君顧充然自足略無介介於其中者蓋建寧與信界壤相去僅十舍予嘗過其地溪山清峻民物秀愿風氣物產大較類信君之往也入其境鄉井邑里猶吾土也城郭室廬寒煖燥濕猶吾土也公餘彷徉恍乎若僾冰溪之濱而步靈山之麓松楸桑梓隱隱在望一介行李贏糧裹足計日取往反焉且其地閒而要其事簡而清無有司之守無將迎之煩吾且知君優游於是官而宜且樂之也君先世鳳陽人至宋有諱才者由進士爲信州路同知子孫因家入國朝君祖仲麟由進士官至廣西兵備副使君少

業舉子志繩祖武久不遂乃例貢太學爲人有節介
才適用世它日嘗以治行宸出幽遷喬日可俟亡一
散局曷足以淹君子待因其得所處而安是官也於
是乎書

送節推周君廷臣調重慶序

公論流言佰角立相持必要諸久而始定守道君子
信其在我者而已嘗觀謗議之興機張捷伏蠅集蝟
叢舉之有緒詰之無門幻巧百出雖智者亦惑而信
之一時公論莫得行焉迨夫進以歲月徵諸事實得
失眞僞較若白黑夫人而能辯之然亦莫不以公是公

非積久莫掩而天理之在人心有終不可泯者耶予
於周君廷臣之事有感焉君以名進士司理松江五
載矣蚤從丁補齋游嗜學慕古不追時好其爲政亦
然鋤豪惡殖弱小當官而以勁正自將請謁不得關
法守無所撓闔郡宜之而一二不便者横生口語流
聞當塗遂有改調之命士論惜焉君怡然曰吾道良
是無幾微見於言面既而得蜀之重慶衆又相與異
之君亦不色喜夫始之惜也豈不以君之才不宜去
劇而就簡舍大郡小耶自今較之松江雖稱瀕海重
地然所治不過二邑視重慶三州十七邑僅十一耳
意當塗者寓微權示激勸歟抑今日浮議白而公論
信歟不然先後小大有不可類推者其改命之初意
哉此吾黨所以始疑而終釋乃將啮而更以賀也而
君一不變其度非中有定見而篤於自信者耶君去
松松人贈言連累成帙多去思之詠則前日善政焯
有足徵而吾所謂公議以久始定者豈不誣哉君嘗
疏松之癘獘二十事上聞曰吾雖不及行以遺後人
多見採納予索而讀之皆深中民隱捄世通劑不獨
一郡可行而已夫其用意之厚眷眷於故郡若此況
今巴民望君若赤子方乳於慈母撫摩顧復執此以

往足矣且其俗剛悍朴野夫剛可以義使朴可以誠
感異乎三吳柔慧奢靡之習者眞君所宜也揚淑問
於疆外宸治行於天朝在此行矣然則今日固君發
跡之途延譽之地歟謂用人者無意於斯信不可哉
同郡親友相與餞君於都亭咸以予言爲然遂命書
諸簡爲行贈且慰君自信云

送河南按察司副使王君天宇之任序

監察御史王君天宇督畿內學政未三載教化大行
士習丕變天官卿累其治行皆高等陟河南按察司
副使行有日順天府學教授趙中等相與求贈言于

乎以致去思之情乎惟士平居常患不得位既得位
或職有所分時有所尼又患不得行其志御史得言
天下事君嘗指斥當金者中其忌諱時論是之出按
山東風裁益峻至今稱譽孜孜其造士也甄別精審
高高下下咸當其分而尤先器識敦本實身教居多
嘗奏開京學廣增額二十人以優育善士類甚眷則
於御史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用而其志亦既行矣
今也專提刑之司受方面之寄出其緒餘振乎有為
刃之地方今聖君賢相緩弘化理庶事由賢宜事無巨
細一付之有司當其時者提刑一道者得自展布出

入舒條以三尺從事上無所掣肘無所牽[illegible]其責焉
如是而究心焉究抑有能信乎幽隱有能達乎揚明
冤之聲流不冤之頌不聞之君而誰吾見君之志又
將行於是矣傳曰刑[illegible]侀[illegible]放也一成而不可變是
謂君子盡心焉致謹此為君視遂以為別彼以中外
介介其中於吏事君有不屑然者是特倖倖淺中者
之所為豈達人君子之用心五刑大政也憲副尊官
也中州名藩也於君奚貞乎知君者非宴安遊一日之
好不敢以長情待君於是乎有是言焉君鄞世家初
以進士令嘉定多善政辟為御史出入更踐

國家恆典它日入歷臺省謀謨廟廊大行於天下者
拾級升階孰能尼之乎方跂足以俟是為序

送江西都閫劉侯信夫之任序

國朝武階無小大咸世授惟指揮加都必由選授至
於專閫一道軍政視篆者其選尤重非宏略雅望聊
於人人出乎其類固不輕畀嘉靖甲申冬江西都指
揮使司視篆缺員詔夏官㑹慎簡以聞而劉侯信夫
寔膺寵命衆咸宜之時侯適督漕至京師其同官田
侯某等徵文于予為行贈予惟方今天下舉匱於財
而營伍之間特甚張頗待餉所在嗷嗷殆不能以朝

夕此其故何哉謂儲峙之虛歟而恆賦之供不乏也
謂催科之緊歟而徵發之政不及也抑士帥或私便
其身圖而不遑恤歟而選授之嚴猶昔也是必有執
其咎者矣夫騏驥不秣駑馬先之賁育病餒童子抗
之師不宿飽而求其賈勇敵愾尚可得哉況江右承
兵燹災沴之餘公私掃地赤立拊循煦濡尤不可緩
本兵者以劉侯應選真其人哉侯世胄紈袴而寒儉
若布素清介通敏雍容文雅有古儒將風光弼代子
儀鎮朔方號令一施旌旄改色彼特以嚴繼寬猶若
是侯之往也豈獨著殊於寬猛間哉清淨之化行而

朘削者省矣冰蘖之操勵而貪墨者懼矣威聲宣流加
不言而喻自今邑往軍衛有弗實乎行伍有弗充乎
疆圉有弗固乎一方無桴鼓之警九重紓西顧之憂
在侯此行審矣侯少業舉子有聲場屋襲爵驃騎衛指
揮同知調龍江右衛軍政最稱難治侯蒞事數月紊
無譁尋擢董官舫而裒序其役舊擇尺籍中富室充
總領主者藉以自潤侯三載秋毫無犯督留都諸衛
漕歲積羨餘既而守倚浙之溫處至日首董軍吏供
需之役一軍若更生甫月餘遂有江右督漕之命士
卒遮留不能得留其艘以識去思其在江右漕政尤

爲修舉綦勳宿蠹公私皆濟前後獲重語於當道形
諸薦牘歷歷可覆校所謂宏略雅望聞於人人者非
耶予復何言特頌侯之素履以張其行且爲吾邦軍
政得人賀是爲序

壽宋母賀孺人七袠序

予聞宋生景伯時名籍籍黌校舊矣未幾來從予游
察其器業足以遠到且純篤不妄交不輕然諾予恒
以國士期之既又聞其母賀孺人之賢伯時先翁逸
菴棄養幾二十年孺人獨持門戶接遇宗戚里黨下
逮甄獲咸中矩度撫教遺孤必欲以詩書起家光在
先世拮据供師友費然後乃知伯時學底於成名重
於時良有自哉今年孺人壽登七袠十二月四日設
帨辰也其姻友費君某等以予與伯時有一日雅相
與徵文於予爲侑觴獻且繪圖以致意焉予惟五福
莫先於壽而所以致夫壽者德所以享夫壽者樂婦
人步不踰乎閨闥聲不達於閭巷懿美莫詳而善觀
者恒於其子占之人子欲娛其親者或以榮名或以
甘毳咸爲用其誠然不得不可以爲悅而善孝者恒
於其實求之今觀伯時之賢則孺人義方之嚴善慶
之餘舉足徵焉爾伯時所以自致於其親庶所謂盡

心而不奪於外先實而後乎其文者孺人得以優游
夷愉適志無違以娛暮年而忘其孀居之戚者不其
在茲然則孺人之壽誠不爲徒而又獲享其樂於無
窮殆將踰耋躋耄以至期頤尚可涯哉母之賢足成
其子子之賢足顯其母交相致者也矧伯時抱負利
器以需光亨日可見已而榮寵祿養將有兼得者耶
予敢預言之以勗伯時遂以爲孺人壽圖首者何非
堂之晚節也蘭桂者何謝庭之玉樹也松石雲山者
何從彫不騫之象也瑤海者何王母降誕之區也其
所取者備矣予因其意而推其所以然於是乎併書

之

壽安仁素軒倪翁八袠序

予嘗披商山四老人圖冠裳儀觀翛然神僊中人心恒慕之以爲漢初近古深山長谷與世不相關渾厚淳朴之氣猶存以故若人者出乎其間雖其所藏未易測識而壽考無疆如靈龜神者世亦不嘗有乃今復於安仁源潭里素軒翁倪氏見之其同邑湯太史爲予言翁諸昆四人登八袠者二七袠者二每杖屨徜徉厖眉皓髮先後行差閭里聚觀以爲奇今年翁壽又登八袠某月某日寔維其期夫四皓本非一姓特

以一時隱處之同人猶企而慕之矧今倪氏四老萃於一門是尤不可以多得而屢見者第未有好事者丹青表章之耳豈非山川靈異渾朴扶輿之所鍾哉翁性寬平樂易喜愠不形不修畦畛生平與物無競樂道人善見不善專掩匿覆蓋之鄉黨稱爲鉅人長者少侍其父節推公宦遊四方例入太學授光祿署丞既而不樂仕遂投劾歸日課耕讀爲事蓋三十年于茲矣子姓業舉子者數人而仲子某潛心深造尤邃禮學有聲場屋屢弗利於有司乃以貢來京試禮部吏部翰林皆優等八月銓授嘉興府學訓導將便歸壽翁以爲榮且徵予言爲侑觴獻予惟人所貴者壽然中無所養不足以自老後無所承不足以爲遺翁高明坦夷榮利世氛一不入其心所以自養者有餘地而又得賢子若孫以繼厥志無歉於中無牽於後優游夷愉以樂其天則由耋而耄而期頤尚未艾也顧予言不足重其人它日尚論世者或因言而求之則倪氏諸翁之奇將藉藉爲口實於無窮其儀容風度尚可想像於數十百載之下而予言庶幾不假是以有傳乎太史於翁爲諸孫壻能詳其家世而予與太史有連姻義不得以無言於是乎書

雲田先生挽詩序

挽歌非古也其起於義乎蓋其人所立卓卓有足紀者而或以年之不永或以名之不聞或以嗣續之無傳是皆可哀也已於是乎交游親故從而哀之哀之不足又從而聲諸永言以紓其悲鬱不平之思此情也亦義也豈高里虞殯類耶若清江雲田先生彭公者則異於是公弱歲發解江右登名進士敭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有聲壽躋古稀賢子姓森立然世其業於不墜則其終始備福無復遺憾矣其哀然知公者謂公少負經濟其爲具官郎也嘗移祿養其親又

嘗上疏斥權倖坐謫以直聞其守汝也鑿渠溉田民無逋租流移日還至今賴之其提刑中州也力抗藩府侵奪民業者其督學滇南也敦本先行多士嚮風又力沮要功之師以活邊民省軍餉費無筭前後獲正語於當道籍籍不虛口臺省可日至而公移病歸矣家居觴詠自娛優游以終夫窮其生平大節忠孝天成而宦轍所過惠利及人有若此使極其所往何所不到而位弗克其德用弗究其才年未躋於上壽澤未普于斯民一時縉紳先生所共扼腕而悲悼者意其在茲形諸聲嗟凡爲古詩近體若干章豈非好

德之彝出於同然有不能自已者耶其嗣子喬聰爲鉅編將梓以圖不朽徵予言弁諸首簡予先君與公爲同年友弱冠時公嘗過予武石以通家子遇我辱贈以詩有國士之期迨晚得一官而公歿久矣乃今獲追附一言以致其感以償數十年慨慕之私義所不辭於是乎書若其雲田之號汝渠之利見二泉邵公南宮白公記其世系履歷詳見郡守孫庚銘其詩文某十卷載諸家集考德論世者尚其求之予可略已某雅有場屋譽屢弗利于有司以貢來授分水訓導學業行義不愧其先其後爲邑博弟子者數入所以衍雲田之澤者尚未可涯乎所謂能世其家者也

送周仲熙令麻陽序

語謂有志者事竟成諒哉予嘗三復斯言盖志定於內則其所操持建明以求副其所嚮往自不容已未有不底于成者其閒小大者分也遲莫者時也得不得者遇也而人固莫能參之予有徵於玉山周君仲熙焉君先大夫與先君同官南都居相隣也君與予皆垂髫有差同筆硏于時君已穎脫倫輩屹有成人之志視予瞠乎其後矣稍長各歸里舍以舉子業就試于有司君文譽籍籍黌校月書季考恒列上第慨

然欲以科名起家繩其先武堅予老獲一第入詞林而君尚困青衿閒久乃以貢入南雍又連不得志於主司恒竊惜之今年丙戌始來謁選銓部旦其色耳其言不沮不怍克然若自得者既而果試優等授麻陽縣令要予一言爲行贈謂予曰士願自立何如耳吾初負初志今終不吾負也予仔見之予壯其言賀之曰凡人始而奮久而衰老而索者中無所養也君抱其利器蹟於場屋者三十餘年而志益壯氣益勵卒自表見其一二雖夙願有未盡償不可謂無成已迺今且欲磨淬奮礪以發其數十年未盡達之餘志

則其施爲注錯必有不徒者麻陽之民庶其濩蒙休澤矣乎矧先大夫敭歷中外所至有稱績宜其裔之緒濡染之素固有得之性成者乎將慶其宦業有成獲重語於當路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已百里之區曷足展其驥足哉君之故人衆矣交久而深知者莫予若耶書此以貺行李且告麻陽之人盖君素所蓄積者也

送鄭伯霞任南大理評事序

天之報於人有不數數然者而要諸其後卒未始或之勝也久矣始三山木菴先生來教吾弋走獲納交焉其爲人長厚坦夷不設城府身教諸生日就規矩獲經指授成名相望其子威伯鎮垂髫從宦方就句讀師於黌舍嶷然頭角既而木菴秩滿九載以去終遂州守予嘗疑其厚積而薄發意造物者或靳於其身而昌大其門以食其報者將有待焉無何閱鄉薦書伯霞果列高等時去弋甫五載矣自後不相聞者十餘年去年秋始來京師見予邸舍道舊故叙契闊且願就學焉詢木菴起居則已捐館舍爲之惨然久之顧予庸劣不足補所須而辱交伯霞父子間遂不獲辭日以疑義相往復間出其文馳騁浩博氣昌

詞[illegible]以待售屬之既春官試果得志於主司某亦將[illegible]場屋雖南北各有司存而欣賞之餘獲與寓目焉與以主者得人爲慶又自慶吾言之説中也茲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告行於予求一言爲別予謂之曰木菴公之餘澤大發於吾子矣鄭氏奕世之簪纓濟美於今矣評事以詳讞爲職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出入罰惨有陰陽之義焉明刑弼教有成物之功焉議獄愼刑見於易者詳矣子學是經者執此以往毋黨同毋立異毋市德毋近名盡吾心焉爾夫然則所以踵芳於前武而垂休於後昆者於是乎在天之衍慶於鄭氏者寧有艾耶予與子有切磋之義不敢以諛辭相媚於是乎書若夫江山之麗僚朋之樂凡官於南者皆得而有也予可略已

送貴溪方君公襲分教雲和序

今天下州縣郡歲貢士於大學寔補科目之遺然必計歲月之多寡商廪稍之久近以爲序雖有豪俊之士制於節級莫克度越而速化大較出入三十年以故年踰艾者過半有龍鍾昏耄者焉中間年力未邁卓犖不群者百之一二耳且久困場屋志慊氣索視貲業若弁髦及其膺一命教一方則又限其所至

長材異器竟志終身無所於見若是而欲其能自振拔以收作人之功不亦難乎乃今於方君公襲之教雲和也竊有望焉君幼有俊才弱冠已負令名倫比推讓錐連蹟於有司而意氣自若歲丙戌春以貢來問其年纔及強仕目其貌耳其言充然自得予特心志之乃延置家塾科條備設嚴而有方蚤暮不懈時以其隙盡力所事矻矻若爲諸生時予蓋重焉非所謂卓犖不群者耶既而試禮部吏部翰林院皆翕然優等銓授雲和訓導要予一言爲別予謂之曰君之善教則既有徵矣舉而錯之作人之效當有表表可

觀者予敢預爲雲和賀邇者聖天子廣羅群彥特破常調詔學官就試在所鄉闈夫物固有塞於此而通於彼者亦有晦於前而光於後者地之所宜時之所遭也以君所負豈不能登一名於薦書而累跌弗遂天其或者欲君大顯於浙乎通於久畜之餘捷於借一之舉茲其時矣况君年壯而業精才敏而氣銳有可必得者耶先棟梁而後榱桷於君真見之予又爲公襲賀君貴溪望族世有顯聞登進士第者一人領鄉薦者一人爲縣令教官者數人補邑博弟子員者數十人衣冠濟濟享祀遵古禮鄉閭以爲口實尤足爲師範之本因併著之是爲序

中丞西峰吳公輓詩序

巡撫雲南副都御史西峰吳公既卒之一年其嗣子某走京師一日纍然踵予門拜且泣而言曰先君不幸沒於官次炎荒萬里外顧生平多可紀者不肖孤弗克備述幸藉縉紳先生歌詠以張之亦既連累成帙願矜弁一言垂詔將來不肖孤其永有依賴以逭罪戾予仲氏大宗伯與公爲同年友雅少許可亟稱公之爲人予登朝晚獲從公後然頗過焉緒言遺行得其一二公倜儻不爲華貌寬博周慎口不言人過

圭角渾然而中有皂白遇事從容綜理精審與人無少長貴賤一以至誠久而益著爲人謀必盡其心接引後進如恐不及未嘗爲激發之行以取聲而所至推鉅人長者此公之所以見信于人與公之所以自信者公由進士初令岷山岷山民物富穎士大夫林立是是非非游聲四馳前後往往遭口吻或不克終公由岷山擢監察御史始爲岷山時歷大理大僕至今官出入二十餘年執其道不變凡岷山人仕于朝者無崇卑未嘗不與公厚善其或以事至京師者未始不造公之門候起居叙舊故戀戀不忍釋則當時

峴山之政益可徵矣非忠信之積其何能使人懷去
思之感不忘至此哉撫滇南不事興革興廢去甚民
夷悅服一境無事甫及朞月而公遽以訃聞矣歿之
日方晨起正服坐公署理庶務如平常忽疾作舁入
私廨是夕卒無一語及私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者已夫公位列乎臺表壽踰乎耆年歸全之際實爲
得正惟其志將有爲而業未竟親尚在堂而養未終
此則公之遺憾可推已然公信義在交游聲名在天
下治行在所涖職大史者它日當係錄以傳所以爲
顯揚之圖不朽之託者固已焯焯於世有不隨死而

亡者矣又何感焉諸君子之作或者未暇及是予特
推演而究言之是爲序

壽周母盧太安人序

冬官郎周君儀卿分司潞陽奉其母盧太安人於邸
孝養飾備太安人懽甚歲丁亥壽登六袠有六九月
二十四日寔維初度辰儀卿繪松鶴圖爲壽筵獻其
友沈君某崔君某某輩相與登堂歷慶各賦詩以張之
一日客持此圖示予予曰圖義何居客曰壽意也析
物之久者松羽族之久者鶴千歲之松鶴乃棲焉予
曰是則然矣而義有未盡予將究言之夫松凌風霜
傲氷雪而不改柯易葉故自拱把合抱至千歲不變
盖夫鶴警露薄霄而不火食林棲故能吐故納
新至于友鶖絕粒何則所歷者然也夫人豈異是乎
吾聞太安人事其舅雪齋公曲得其懽親操井臼久
而弗懈盖處雪齋公至以後視之相其夫子北園公
以旅脫簪珥佐游學費北園蚤沒屏華采絕滋味不
御者蚤三十年教其子以義方時泣誦北園遺言以
督之攻苦食淡拮据憔悴見者憐之以故儀卿奮志
自力遂登丙戌進士上第養其父韓府伴讀公若干
年衣食皆出手製正德辛未寇陷遼城脅黃扶伴讀

公奔匿山中中道相失杖入榛莽下上谿谷號泣求
之迨相見悲喜不自勝竄伏浹旬親炊爨食之比以
壽終厚斂塋焉鄉人感嘆以擬緹縈夫太安人之爲
女爲婦爲妻爲母舉盡其道而其所遭又往往非人
所能堪者堅苦貞介有歲寒塵表之姿其康強壽考
神觀不衰固有以哉圖義殆取諸客曰唯唯予曰吾
言有進於是者圖所未備也夫壽有所自而致必有
所享而樂儀卿方以才諝清介發聞曹署行將膺貤
封之典懿淑形諸綸音姓氏昭于天府二季某某又
皆濟濟青雲器歲時稱觴之主繞膝爛錦交映太安

人益得以優游夷愉而安享於暮年則由耄而
期頤尚未可涯也親黨鄉閭稱說以爲口實者彌久
而光豈松鶴所能該耶儀卿于禮部所舉士還往頗
稔故能詳其家世且史氏子職也義無溢美客喜而
起曰是不足壽周母乎遂以告于儀卿而書之以引
群玉

壽郡丞王母李太宜人八袠序

郡丞王泉王侯侍其母李太宜人來宜邸幾二載既
康且豫今年七袠有九仲冬四日其設帨辰也寮友
方圖届期展慶而侯被南陽之命行有日遂先期舉

以屬頌言于予予識從侯後有兄弟義又侯予兄杌
軒京闈所舉士也不能無情乃酌酒而祝曰洪範五
福始於壽而歸於德故語曰仁者壽予嘗屢徵于是
言竊聞太宜人事先大夫誠齋公四十年敬慎如一
日誠齋公宦轍所歷聲望蔚然內助之力居多性慈
仁老而彌篤撫侯如稚齒而誨導諄諄焉故侯令樂
安既貳宜所至以方格矜嚴稱而不傷於苛者遵慈
訓也生平好施予凡力之所及耳目所聞見必有以
贍之食其惠者甚衆夫坤以靜爲體以順爲德以煦
育爲功故能配乾無疆宜人之壽夫豈無自僉曰善

善頌必再見又曰夫孝莫大於養而色養志養又其
大者也吾聞侯朝夕侍養無違凡所以承懽於左右
者靡不用其誠而滫瀡甘毳之具不與焉使宜人順
適恬愉隨寓而樂而不知家之爲遠離索之爲艱者
安侯之孝抑亦宜人善慶之餘也此所以志益和氣
益定而壽考維祺尚可涯哉僉曰善善祝必三則又
曰君子之事親自至而已無假於外也雖然兼得之
不尤善乎侯家京都今擢調南陽鄉井在望輒繁理
劇聲實益宏內召外通行當有馳封之典登姓名於
大府核覈善於龍章所以爲顯揚之託者亦將不朽

太宜人今年彌邵志彌懽一堂之上左姻黨右宗戚芝
蘭繞膝奕舞迭獻翟冠與鶴髮爭色霞帔與孺顏相
輝其榮于壽常展老豈直一等而已哉僉曰善至矣
盡矣不可復加矣盍遂書諸簡歸侯俾歲誦爲侑觴
辭予曰敬諾於是退而叙次其語如右時某年某月
日

建寧人物傳序

予方董修郡志而尤留意於人物論頗其事多散見
諸書寡昧無所於考一日滇南學憲李君時言手持
一編示予題曰建寧人物傳且索予言弁其端予披

閱未終卷因作嘆曰嗚呼建之賢才盛如此哉且其間多前志所未錄而予不及知者喜不自勝其相我多矣孟軻氏論取友之道由一鄉一國以及天下又尚友古之人至于誦詩讀書論其世而後盡夫所謂古之人所謂天下士寧有出于一鄉一國之外者耶盖善之在人無遠邇無古今顧所以取之如何爾今是編集凡建州之産起唐咸通迄

國朝成化凡若干人以世次爲先後其或數賢萃于一門則系其祖若父一人爲主餘皆附見其後人系數言以表履行本諸國史家乘碑誌雜記一字一事

咸有所出未始自以意見低昂示慎且紀實也然即而考之優劣亦自較然而法程具在是皆可師也鄉閭後生開卷延想有不慨然而奮然而起者乎尚友論世孰明備于此其所以啓來學而助風化大矣哉昔班孟堅作古今人物表上稽往古旁羅四方品第優劣肆其臆決識者譏焉今所收止於本郡其事核其辭約近而且專又皆焯有明徵夫近則不遺專則不紊徵則不誣去孟堅所作遠矣況道學如朱晦翁胡康侯義烈如曹忠肅劉忠顯吳才老之通儒楊大年之文介劉共父之正言直節楊文敏之受遺輔世文皆卓絕煒煌可以師表百代者固玆鄉之產然而所謂古之人所謂天下士曷以加諸萃然儕建州于鄒魯之盛不其在玆嘗觀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傳皆傳信迄今二郡人士侈爲美談是編當與二傳並行不朽矣予既書此以塞君請且取以補郡志之遺

重修建寧府志序

郡邑志類古國史而實不同史載列國刑賞聚錯祀戎朝聘盟會之典志則紀郡邑封域沿革民俗土宜秩官體統百凡之制列國之政日新不窮而郡邑之

制一定無改史辭積久漸繁志文靡所加益故曰志與史異唯人才盛衰職官更代小有增紀者爾建居八閩上游溪山清駃秀拔實爲雄郡而志獨缺弘治壬子郡守雲間劉侯璵始因前守安成劉侯鉞遺草成編然粗略未備迄今幾五十年板刻殘脫嘉靖丁酉郡守姑蘇夏侯玉麟爰即舊志載加蒐輯且續壬子以後事既脫稿未及校勘述職以去予乃重命汪丞玩以屬三學師生共圖之而道謀作舍迄無成功於是鄉進士某等告予請任其事復屬甌寧訓道朱君幸助之精加讎校補其缺遺正其舛謬是是非非

冀其求是會新守姚江王侯某至協力贊之始克有
成以卒夏守之志予披勘連日稍是正之而復借一
言于端以爲志之所難者在于褒貶匪嚴無以昭既
往之袞鉞匪公無以示後來之勸沮雖志之爲體主
於善善而無貶辭然或曲筆以取諛或訐隱以賣直
皆不可謂實錄至于使人弗信弗從史家病焉故有謂
舊志爲宦族冢乘者又有列孝友而以忿鬩訟于官
表貞節而以不謹聞敗北輿尸而厠忠烈之科者到
本以爲口實是編既嚴且公又皆耆舊之所傳聞耳
目之所睹記其灼灼可信而傳也審矣後之觀者必

將曰僞不可長誠不可掩作者于一時名顯于身後
激厲獎導興起而觀法焉者多矣剏建承關洛之源
派爲名賢之鄉魯言行述作師表百世重加昭揭著
萃後生其有關于風化豈小小哉至于建啓之顛委
規制之數度物產之衍縮官方之紀綱稽分野於乾
象表形勝于坤輿且存往諜校有明徵譔次勘讎可
坐而集今諸君既留意于其難剏其易者有未備耶
自今以往繼守茲郡者得所資矣予不文舊嘗奉
命校書是邦雖中尼弗果行而寤寐神遊未始或忘
乃今上紀起廢竊祿于茲又獲附名末簡以償夙願

若有數存焉於是不辭而爲言

壽方母戴太淑人七袠序

予起廢待罪于建三年矣與都閫方君益齋爲同鄉
還往相好也今年孟春嘗爲文壽其母張太淑人益
齋不鄙予言每謂爲知已茲其祖母戴淑人壽登七
袠九月二十七日設帨辰也其同官章淮洲孫晉齋
復徵言於予爲南山祝予以不能辭者再三不可復
自念與戴氏有世講成化初淑人之舅翁蘭軒公以
使嘗過葛溪舟次亰如招提予先君叅政公方蕺修
僧舍一見握手如舊懽語移日講同庚契結友而去

弘治壬子予從仲氏閑齋少宗伯試于鄉與蘭軒次
子胄監典齋同寓普濟道院道舊故情加密又因識
益齋太父寅峰揮使於坐數接杯酒敘殷懃焉俛仰
幾何蚤五十年追憶往事杳然如夢逝者不可復作
而予亦病且老矣何期復與寅峰令孫同官于此獲
登堂拜大淑人抑豈萍梗偶然之逢耶然則壽言予
何辭大抵人之壽必有所以致之又必有所以養之
而後全大淑人少閑姆訓事寅峰幾二十年婉順而
正教子治家咸有矩度寅峰疾世文明年其子揮使
没於王事諸孤猶有在襁褓者惟淑人以盛年遭之

而婦張淑人甫二十餘遺腹始生孟齋方是時方氏不絕如綫家徒壁立內無所於資外無所於倚婦始煢煢更相爲命矢心同節拮据勞瘁以持門戶厥後婚嫁諸孫底于成立撫教孟齋以有今日專閫一方爲　國虎臣俾方氏之祚既衰振曰昌且大名于江右者皆太淑人之力也蓋其哲志堅貞如白鍊之金如三冬之栢經爐鍛歷霜霰而不變故其精神凝定筋骸揣固有老少而無盛衰所以致今日之壽者不在茲而張淑人者雅以賢孝稱凡所以娛太淑人而大慰其心者無所不用其極者又不以穷位自

滿方謙虛樂易敦詩書悅禮樂與儒生相周旋將以古名將自期待他日所就殆未可量太淑人以高年備至樂康寧怡愉百不一憂則其所以養壽命之原而求荷繁祉者又以是歟夫其所以致之者如此其僊期頤耄耋等足多耶況天之生物閱於始必迭于終乘除之數有必然者則太淑人今日之壽之樂雖欲辭而不居不可得已予心醉孟齋至忘其年且雅交載[illegible]父子閒總其家世見方氏之蹟而復興太淑人之苦節榮壽食報自天有不誣者皆足爲世勸故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壽筵侑觴獻不自知其詞之煩且費也

古岡李氏重修族譜序

譜學不講久矣自士大夫家不能紀其所自出往往服屬未竭視等途人敦睦不興族衆日渙良以是哉而夸詡好名者又多牽合前代聞人右族而冐焉以大其門離真背源適貽獻笑此作者所以益難其任歟蓋必有尤宗之賢而後能作又必有賢繼之而後能久古岡李自宋遷炎古耤以來迄弘治甲寅凡十有一世歷三百五十餘年譜牒雖具而凡例未盡毘陵貳守君以進士起家始出特見會萃成編圖書兼

備美惡實錄歷歷可指數其用意亦勤矣哉其先有爲忠翊郎者以言事失官自汴徙南雄子某再遷岡州遂家焉忠翊以上不可考遂始自忠翊不遠系闕疑也李爲神堯裔歷宋多顯人不隱附重本也夫闕疑信也重本孝也昭法戒義也信以爲質仁以守之義以裁之其諸異乎世之好名失眞者之爲矣古岡之族自是其有屬乎敦睦其日興乎自甲寅迄今爲嘉靖庚寅又三十有七年族姓益繁毘陵從子建安貳守君思增修之以備所不及櫽裁仍舊貫而小有更守視前加密可謂善於述事者毘陵作之建安繼

之李氏之譜遂爲全書矣繼自今以往代有人焉派
日以衍譜日以增雖百世不失其宗離合有序慶吊
相及皆自三君發之嗚呼賢哉建安君以鄉進士歷
倅三郡悃愊不爲華貌而精神滿腹所至以廉幹稱
匪直修譜一節而已乎特表之俾後昬論世者併有
徵于斯

東江先生顧公文集序

東江先生顧公既歿之一年某量移來丞雲間其季
子天秩授公文集若干卷校之且俾爲序某辱公門
下士雖不敏義不得辭乃拜受伏讀浹辰既卒業作

而嘆曰富哉言乎夫言心聲也誦其言而不知其人
不知言者也況詩文又言之精者而是編廣且備若
是乎先生蚤游邑庠文譽蔚然重三吳弘治壬子太
傅守溪文恪公寔掌南畿文柄舉先生爲第一人亟
稱不虛口自此聲名益籍籍遍海内某時幾弱冠傾
注若不克見既而仲兄渾翁與先生同登癸丑進士
入讀中秘書官詞林授公若兄余則又私喜託通家
餘推挹幾乞品題龍門可登矣庚午偕計吏北上春
官試拜先生於京邸撫摩誨諄焉不肖迍不得志於
有司丁丑始濫與先生甄録中公繼奉詔育材某復
從群彦廁函丈毎呈業輙多所許可誠不自意何以
得此於先生伏念覿德以來出入三十餘年不可謂
不稔也然則知先生之深而善言德行者固宜不在
他人後矣先生禀受剛明真率坦易城府洞開論事
審辯侃侃不少貶聽者爲聳直躬自信不爲隄防而
時或不便於口卒不變坐此去位輿論怫鬱而公方
退遂雲月遨遊峰泖翛然若將終焉者既公道大白
賜環晉都漸次柄用而公堅臥不起矣遺風餘烈迄
今猶使松人咨嗟慨想以爲不可復作則其取重於
鄉評也有素而抬待君子之澤之深長也今觀是編

出辭吐氣大類其爲人雖多閑居與客交游酬應之
作要非公至論而一代典刑朝野故實隨事附見咸
足徵信至有關於宗祏之至計遠猷又人所不敢言
者若辯誣迄休二疏辭多直致表露肝膈無遺而生
平行已守官之大致備焉蓋先生之文深厚爾雅不
事浮艷專務而義該氣昌而語盡不鉤棘而奥不[illegible]
澤而華如菽粟之爲味而布帛之爲文如朱絃疏越
之爲古淡而青天白日之爲清明也語曰有德者必
有言信乎有德者之言也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信乎仁義人之言也尚友古人者以誦詩讀書[illegible]

盍又必論其世某故撮先生履行之槩俾後學晚生景先生者有以考德于斯然知言君子且是編而求之亦思過半矣昔先生嘗謂某曰吾欲得子一言某唯唯退未承命而公病歸隔闊者八年兹登公堂奠從容奉爲僕供使令而公捐館舍久矣俯仰顧瞻欷歔泣下乃令得誦遺編撫手澤且附名以託不朽顧非荅歟雖然辭無所發明庶償宿逋不亡治命云爾天秩字伯庸有聲場屋嶲業克世其家公爲有子矣

送上饒王君邦弼榮任婺源序

人有恒言曰以政以才視身以德二者各有所適不相爲用是故察敏銳者易集事而諄謹重厚者鮮賢聲然吾嘗以是言而徵諸天下自斗食吏以上任有小大事有劇易凡以才自負者或未有所表見而月計有餘不煩吏民者顧出於恂恂悃愊繩趨尺步之人從政本末固自有次第哉昔趙文子張東陽兩人言事吶吶會不能出口而長厚足以敦薄風烈足以動人使後世追慕慨想願從之遊而不可得然則恒言可無改評而所謂才者果不足恃也耶上饒王君邦弼銓授徽婺源丞君爲人深中隱厚一語不妄其質直若拙其簡靜訥其審謹若怯類非世之所上而

皂白分明沈慮淵識中有不可奪者雖大受將無不可於一丞乎何有况吾信與徽接境壤界山川風氣人情土俗往往而類入其疆田野吾洞牧也井邑吾州里也吏民吾父老子弟也習尚不問而通獄訟不訊而决利病休戚不諮而得優游息偃不出戶庭而下有遺隱上有紕政吾弗信已且介在一隅不當孔道使軺封傳歲不再三至聽斷無推鞫之煩將迎無奔走之擾如是而以周慎篤實者佐理其間哦松臥護有餘地矣楊淑問於徽何最上課於天朝俟其見之予故爲君喜談樂道豫慶其有成也先君大夫令增城嘗遺愛季父列諫垣有直聲群從子弟游黌校而入仕版者比肩衣冠接於信予閑兒少宰嗣子素君婿也而予[illegible]公於婺大坂屬最近故君之往也尤不能無情於是乎書將訪君以格世誼且私爲吾宗

壽江陵三湖俞公先生序

仲尼曰仁者壽釋者曰天也天之所祐者順仁者壽之長而百順之所集慶福攸同壽不其宜乎則曰其人乎蓋仁者其氣夷其心冲其神寧夫氣夷則無躁擾跛陂之傷心冲則無暴傲逆戾之害神寧則無淫

爲驕驁之誘是故樂衛生道而起居康寧七鑒不攻
其中而六淫不干於外優游恬愉以養天眞堅朋貞
固以保元氣兒齒鬢髮固其所也若如釋者之言是知
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予故曰非天也人也
雖然氣者生之質心者生之君而神之所舍也三者
均得於天夫人皆有之但所賦與其所養有不同而
脩短隨之謂之曰非人不可也曰非天亦不可也予
於三湖翁而有徵焉翁忠信孝友恬澹簡靜與物無
競人有過務掩護之絶無外飾恬然以學嘗謂學者
不以能文爲工而以不能反躬實踐爲恥屢舉場屋

連不得志於有司乃貢授巴州教惓惓以作人爲事
未幾不樂居職遂浩然賦歸會有襄陽藩府教授之
命力辭不就居家杜門掃却非時不入郡邑絶口不
及官政當道咸重之至目爲古君子夫其性之靜也
則其神不擾行之純也則其心不乖情之澹也則其
氣不蕩所謂泉源不竭而四體堅氣淵不涸而九竅
通於翁見之蓋其得於天者全而養於我者厚聖人
之言豈欺我哉翁今年幾七十而步履聰明如壯時
二月二日其初度辰也其子監察御史龍洲君遂方
奉命理鹺政于浙至日以不見稱觴膝下爲歎望雲

太息有梁公之思乃徵縉紳間工歌詩者聲諸禱頌
而屬序于予予雅辱納交三湖翁而御史君嘗從予
游以故稔翁爲人而樂道之御史君行當馳封及翁
且方以激揚籍籍臺表異日陟華躋膴若升階然則
所以顯揚先德而娛翁於暮年者正未艾也吾知翁
志願登岡陵之什不於翁歸而誰歸龍洲君其勉之
三湖翁將身享之予雖病且老庶及見之尚能爲翁
賦之

平遠臺同年讌集詩序

同年之講自進士設科以來有之此情也亦義也其

始也塗人耳予何有焉其既也登名薦書也同釋褐
辟雍也同比肩立朝而趨蹌進退也同而情緣是生
矣其後也銓註有南北有中外蓋不同矣又其後也
有升沈有存歿益不同矣而感慨係之正德丁丑登
進士第者凡三百五十人俛仰幾何俄閱二紀屈指
宦途不及四之一而萃于閩者獨多曰憲長浚齋郭
公曰大叅旐山胡公曰憲副棟塘陳公秋山顧公曰
少叅拙菴方公曰僉憲帶村諸公省菴陳公曰都運
復齋婁公丙申冬予起廢亦厠諸公後凡九人丁酉
春正月戊戌醵讌于三山之平遠臺而家居正郎台

峰陳公侍御東岡楊公與焉列坐行酒咸以齒叙
遜辭避者浮之大白而手以狗馬年獨先群彥官嘗
監臨顯晦舉弗論也既就座縱咲譁弄拘檢有酧酢
無主賓酒半歡甚淺齋公舉醆顧予曰始合中離既
離復合夫人於此有不能恝然者矧吾儕陳力官次
奔走四方二十年餘矣少者壯壯者衰衰者老其間
有躋踏廢處而復興者一旦聚首吏于茲土其守身
涖政俱不愧于古人而出入興居咲然遊讌未始一
日不同至于介峰東岡閉門掃軌與世相忘而館序
名勝歲恒一再會焉戀戀有若不能釋者豈異姓兄

弟非特詩常交游睽合之情而已也不可無紀以示
後人予嘗職史氏其何辭予與受簡言曰天下之事
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然所謂同者豈羣居之好燕
昵之私乎哉美則相成過則相規先則相推後則相
挽而又毋代異毋向從毋阿好期同于是而已矣夫
然後謂之曰義曰大同苟以盍簪晤語為同非我之
所謂同也雖然今同矣而或不克今其終身同矣而
或不克嗣諸後猶未也是不可以不戒且最者於是
在坐羣公同聲曰善哉言乎吾儕敢不敬奉以周旋
且是會也見揖讓之風焉見箴諷之益焉見啓佑之

[illegible]一舉而三善備焉乃洗醆更酌瀟碁始罷仍各
成圖一章而遂次其語兆諸首簡且命畫者即席繪
十一人像家置一本徵世講云

刻班馬異同序

古稱史才最難左氏而下惟子長孟堅為史家宗僾
劣之評紛紛迄未有定倪思氏又合二書校其異同
凡遷爲辭固所刊落者豎抹其旁竄定增益者細書
于下若仍舊文則起止以屬之以故簡帙甚約而二
書之文凡百餘萬言咸備無遺其用意亦精勤矣哉
簡端時有論斷是遷者什七八且商略往蹟標表微

辭犁然咸當于人心相傳出劉須溪氏今亦無所考
或者即出思手蓋據其異同而附著所見云耳大抵
班書較遷史誠為簡嚴然遺事實而失本意亦往往
有如昔人之所譏者矧首創與纂述功有難易則二
子之甲乙可槩見矣舊未有刻本吉郡士大夫家多
私相傳寫予始獲見於今少宰鍾石費公所手錄以
歸丙戌秋被命校書于建將覬刻焉既中厄不行乃
今復官于茲一日侍御中谿李公出所輯史記題評
一帙將校刻以廣其傳其為評訂殆且百家而史漢
異同具焉蓋攻古文之牖也然不欲廢異同原書將

並存之而無舍本乎具以告公亟命致之以屬前侍
御高君世魁憲士高生潑精校入梓且屬予一言見
書之所自予謂是書沉淪之久自今始顯固陳編之
幸然四方之士得見史氏繁省之旨與夫作史述史
之法豈非學者之幸乎不佞獲相茲役用成中谿公
之美因附名不朽且償宿願焉又非予之大幸歟爲
本凡三冊名史漢異同今名與卷數則仍倪氏之舊
云中谿公發身詞苑繡斧所臨風紀大振興滯剗獘
百度維新而尤以興文作士爲首務異蹟不可殫書
此特其一節爾

楊給事中奏稿序

諫諍之職君德攸繫故自古重慎其選然三代以前
率皆面陳弗資簡牘厥後冠履之分益嚴臣下無由
數奏顏色於是剡章論列而奏疏興矣夫講畫之與
筆札詳畧既殊所貴敷陳條暢不激不詭則言始易
入而聽者樂從苟以危言訐論故觸諱忌以逞其狂
瞽此則徼名衒直者之爲非所以告君也且嘗觀於
唐之魏鄭公陸宣公最以諫顯者今其諫錄奏議具
在要皆紆徐雅飭易以入之初未嘗悻悻自是以行
其胸臆也弘治間故禮科給事中楊公尚絅始以進
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後居諫垣而克舉厥職一時謂
言官有蹇諤風者無踰焉昔嘗與某某二公而有待者
公歿既久其子刑部郎中任奉命讞囚於閩予時起
僉閩臬因爲言其先公乃予亡兄机軒宗伯之同年
是固有世講之誼者也間出一編相視曰此先臣諫
章願丐一言以識之予受而披閱再四見其占叙有
倫援據不苟忠藎惓惓溢於言表而不激不詭深有
得夫獻納之體輒又獲覩孝皇聖德含宏能使言路
大開而給舍可以展布效謀如此所以共成一代明
良之盛也雖然任國家喉舌之司者可徒觀望上能

優容而始盡言哉無亦當圖善進其言俾不至於批
鱗逆耳則身名俱全而上下有相成之休矣是編也
其亦所謂善於進言而當取法者況又先公之手澤
乎君其寶之漫題其端以復

錦衣李將軍奉使還京序

皇上嗣位一十有八載主敬立極清心省事以休養
天下兢兢如一日顧惟禮樂制有未備則慨然欲復
三代之制曰吾不敢以天下廢先生舊章經營審度
修廢舉墜期合諸古而後已於是九廟明堂以次創
建土木既興經費益廣上心雖不欲加常賦以病黎

民或廼以鑄山采礦可給度支之説進者因遣禁近之臣分往諗之時錦衣李將軍懷村者則以廉幹見推奉命來閩閩之諸臣始相顧眙愕蓋慮使者估勢驛騷或山冶不足而必期取盈也迨懷村之來則恂恂一儒者輙偕臺察五石李公洎藩臬以下諸執事跋履險阻衝犯瘴霧上劚層巔下窟泉壤誅茅班荊與山魈魍魎爭席于窮崕絕壑間躬視爐鞴歷數月而始竣事然竟莫能如言者所陳之萬一而公私勞費已不貲矣五石公愀然曰將軍奉命而來今所見與言者異則疑於不稱矣苟避咎而增飾遷就者歟

也浚求而不慮其後之不繼者虐也均之罪耳果將何居懷村喟然曰欺則負國虐則殃民吾固嘗夙夜惴惴焉以不稱是懼敢辭責耶雖然此寔諸公所同按閱而不遺餘力者也吾唯據實對敭以聖天子之明而又奚罪之虞乎由是衆咸壯之因舉酒觴之曰將軍之言及此誠國家之福斯民之幸也不可無紀乃繪圖以貺行李諸閫帥之能詩者各爲韻語以張之而予輙序其上方

省菴憲副陳公任河南序

君子之仕本以行義故隨所寓而皆當安之惟安則才展而職舉職舉則義行苟以位不滿志而心或不安則才不克展職必不舉而義斯戾矣所是義以仕而展其才者吾於海虞陳公見之方公以進士起家春秋甚富筮仕得惠安縣尹惠安固般邑人皆以其少未更事難之公一視篆而德化大溥既而以才移治福清福清視惠安加劇或又以昔簡今繁訝之公曰則較昔殊優由是聲聞籍籍擢拜監察御史御史糾繩激揚任兼百度尤未易稱公初入臺風裁凜凜與其職無何竟以直忤譴簿領南簿職甚微自臺端左遷崇卑迥絕孰能俯仰其間公則怡然守位不沮

不撓久之宰新喻倅大名悉安厥常而政聲益懋既乃晉陟福建按察僉事至是公入官已十七年矣敭歷既久諳練益深節操彌厲爬梳摘抉無隱弗彰憲度以之貞肅越五載時爲嘉靖戊戌入賀天長節銓部以公名擬河南憲副聖心簡注遂超授焉夫公遭回仕路餘二十稔升沉順逆無施不可雖其才美適人要之則寔由其心安於義而不怨不尤故隨所至而克自展布卓卓如此使進公於台衡冑軸間吾固知其亦以是心施之而已況以之副外臺耶茲行也憲長某公輩以同官義例有贈言又以予與公同年

契分特深且濩落亦頗相類因屬筆焉輒詳者公擬
歷以表其心云

壽方母張太淑人五袠序

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方君益齋以鈇鉞鎮建州予
滴起廢發書閩臬治兵駐建[illegible]為其母大淑人
張壽介其同官孫君晋齋[illegible]曰恩也有母年
且五十春正月晦寔維[illegible]舉琖泄之觴于私
第賢維先生嘗職史言足[illegible]傳後願賜德音以
表母氏之幽貞乎謝不敏[illegible]請曰吾父亡于姚冠
之難母氏年甫二十有一[illegible]

長則以先人之忠情側不肯折節就學枕戈思奮
比冠兩薦于大司馬幸樹微績叨陟崇階而母氏之
憂勤未嘗輒釋握氷茹蘖者蓋三十年于茲不得名
言以垂不朽則不肖莫知子矣敢固以請余聞作而
嘆曰於淑人果能是是當大書特書奚靳于言夫淑
人之失所天也年甚少也非直能一于所從鮮不奪
矣娟娟弱女耐此雪氷而不匱其成雖古貞烈何如
焉斯淑人得乎妻道矣乃誕毓子不忘驅策弱齡駿
發為國干城桓桓虎臣茲訓是膺以克光其先烈則
謂今之陶母非邪斯淑人得乎母道矣始戴桑寡淑

人左右承權老而弗懈益虔以孝聞鄉閭斯又得乎
婦道矣苦節之貞抑而未伸時塞于前業昌于今雖
不獲與旌門之例然封誥寵加王音煥發命婦煒煌
以章施于淑人俾天下之為妻為母為婦其為褒表
孰大於是則淑人所關非細茲當壽常嬡媪優老北
堂者云耶固史氏之所慎錄也矧淑人出梧州守南
洲翁與予兄机軒宗伯為同年友徵其淑行不誣遂
撰次其事以復益齋以壽大淑人益齋年富氣銳韜
鈐之外旁涉墳籍將以古儒將自期它日經營四方
勛業益懋則所以為顯揚之圖者彌遠且大予雖衰

病尚能續書之以為淑人耆耋壽益齋勗諸予將濡
筆以俟

贈建寧貳守紫巖李侯榮任序

松通守紫巖李侯方奉檄貳守建寧行有日太守近
麓熊公徵予言為行贈予何言哉予之來松也後侯
再旬未半歲而侯別我去予方樂侯和易而竟不能
援侯以留予又何言哉雖然情有不容默者夫近民
之道和易而已而論治者每以為不然逮筭計見效
則有識者終不肯以彼易此故予嘗慨夫士君子之
涖民也與其外飾不若中朴之自逸也與其僞為不

若誠信之能孚也與其矯揉一時不若恒不變者之有惠於民也故立皦皦之行者曰激擅赫赫之名者曰矜激與矜始能振而終必僨有益於民乎若我紫巖李侯其殆庶幾乎侯筮仕判衡州而湖而松凡若干年所至寮友罔弗和士氓罔弗愛當道罔弗禮敬果何修而得此侯之貌恂恂若不能言侯之心煦煦若民之有瘼侯之政優優未嘗苛刻以殘下是故朴其質也誠其蘊也恒其德也從容暇裕者匪激也行所無事者匪矜也此侯涖政之善也予之所以樂與侯親也惟朴故誠惟誠故久三德實相因者也況山川有異而人性不殊至誠不動未之有也侯既以衡湖之政惠松人矣執是道以往建人所以德侯者猶松也猶衡湖也淑聞揚于疆外聲實流於天朝驥展鵬摶將何所不到哉予不忍別侯而又慶建人之得慈母也於是評其素履以爲侯先聲

東麓遺稿卷之六終

東麓遺稿卷之七

文類

靜學齋記

其旣舉進士患其學之未成也而有意焉顧以寓舍湫隘左右市肆旦暮車輪馬蹄行旅負販已雜然相屬于途雜以鄰[illegible]吳躁然雷動近則一榻之外徹夜不息雖欲斂[illegible]於筆研間固非能已既而蒙恩獲從海內賢士後入翰林別[illegible]而居讀中秘書文簡命館閣[illegible]爲之鄉[illegible]私心竊自喜幸得以卒其舊業償所願焉廼取武侯語命其所居館曰靜學齋而私爲之記夫人之一心萬化之所從出學也者所以明此心也然必靜而後可以從事故主靜之功爲學之法也然靜豈易言也哉人心之動一息萬周不以氣拈則以習狃不以物化則以故奪是故靜難也必知靜而後可以言學必知學而後可以言靜交相贊者也雖然此學之始事也至于久而精焉則夫虛一之中何所不燭無瞷寂無內外身隨境安地以心遠雖闤闠之喧閴窈若窮山長谷之寥闃遂兗之偪仄奧若連甍廣廈之靚深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而學問之能事畢矣然則向之[illegible]

境而不知反之於心不亦過乎况吾儕日食大官羣
居優游無朝謁之轄無簿領之煩無錢穀刑獄有司
之試其地與任不可謂不靜也而其所以學者又脫
去背生誦摘之習科舉得失之擾焉而且先之以明
師輔之以良友有仕者之榮而無其責有學者之功
而無其累國家所以長育成就以需用於他日者可
謂俻至矣是豈可[illegible]哉諸君[illegible]所謂爲學之大方某
尙未之有聞也方將[illegible]而於文而書紳以自勵
焉

重修詹事府記

詹事秦官也漢因之掌太子家蕭齊始置府領官屬
自後廢置不常至唐始有定員詹事一人總制府事
少詹事一人以副之我國初官制未定建設不常其
始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往往
以勲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寮後乃置詹事院以總
春宮諸職既又改院爲府而詹事少詹事府丞主
簿錄事之名始定與左右春坊司經局皆以東宮輔
導侍從爲職而坊局之署則附於府與凡衆務皆統
焉然則詹事固宮寮之長歟府署直禁垣東南隅玉
河縈碧西山拱黛且所據亢爽視諸官寺最爲勝地

歲久屋壞某年月日有司請于朝始理新焉柱傾榱
敗乃塈乃塗甚者撤而易之高明敞固有加於前門
堂廳廡下至庫庾庖閫莫不具飾繚以周垣爲以巨
榜弗陋弗侈煥然改觀按諸典章於是爲稱工既訖
功府寮列宴於堂以落之故事當有記乃以命某某
惟國家建官大抵倣唐六典而官寮之設尤專且俻
故既有師保之銜然猶以爲兼攝而不專於所事於
是特具官寮以爲師友賓客以司輔導皆妙選儒碩
以充其所以爲涵養薰陶之功者固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豈非古人所謂早諭教與選左右之意歟以故

百餘年來傳序紹統世有哲王啓敬繼禹武烈承文
盛德載在策府雖上聖之性得之天成而學問之功
輔養之力不可誣已然則宮寮所係者不輕而重也
較然矣夫以職之重如此而府寺顚頹圮弗稱抑豈
優隆之道所宜然哉此役之所以不容已也雖然飾
其居固將以崇其官崇其官固將以重其責今也俯
仰降登見甍棟之峻麗周炫指顧見丹雘之鮮華凡
朝廷所以致隆於我者果何以哉然則同宴於斯堂
者其能無槩於其中乎三公三少之衆其職某也尚
庶幾見之謹書屋壁以俟考于它日若夫瓦甓木石

之數既瘝財力之費若干皆末也毋庸書

重修唐魏文貞公祠記

嘗讀唐魏鄭公傳三復太息以爲三代以還臣主相與諫行言聽未有若太宗之於公者然當時至以田舍翁詈之幾不免者數矣而其身後猶不能無追仆墓碑之譴意其剴切之際殆有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史氏不及載者公非不知蹇之爲患而奮不自顧死而後已雖文皇聽納不皆出於誠然然凡公所建白略已施行迄今幾千載竟未有其比則公轉移感動之間又必有出於頰舌論議之外者是以文皇之

明達公之忠誠君子交稱之其致貞觀之治而綿三百載之祚不以此哉然則忠諫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後世人君既不能推誠逮下而進說於上者一言不合則逡巡噤默卷舌而退且語人曰吾非不言如君之不可悟何不幾於孟子所謂賊其君者耶是誠公之罪人也或曰公之忠信賢矣如建成何君子不有害義之評乎予以爲不然昔管夷吾不死子糾之難而從桓公孔子尚不以爲未仁況當時神堯在位公受命爲建成之官寮耳君臣之分未定也安得遽以所事者爲主而欲死其難乎昔後周高祖謂[illegible]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以是論公較之夷吾吾以爲猶賢乎爾顧而以背爲非義獨何歟公平盧人故有祠宇爲鄉人歲時瞻拜之所積久漸圮某年月日某來爲是邦吏慨慕公之風烈從理新之以嚴祀事役成以書來告曰願有述乎乃僭論公大致而併系乎答問于後以解世之有疑於公者也　能舉墜典昔於法令之所不及亦宜牽連得書且以示後之人世守之俾勿壞

書侍溯院記後

自古賢主哲王化成天下雖本於德而尤以勵精爲首其興居有節聽覽有期設庭燎候鷄鳴未明而衣別色而出者夫豈苟爲是矻矻勤動以自取叢脞之譏哉以爲一日二日萬幾有不可自暇自逸者且俾百司庶府有所稟承夙興夜寐不懈於其位庶幾上下交儆相與以有成而治道畢矣後世德不逮古此制亦莫之講觸情縱欲溺於宴安遂使小大臣工玩愒荒寧各隳乃職四方奏請前後相乘塡委不泄至有經歲時而待報者庶事之所以不康天下之所以多故者其皆出於此乎然則古今治亂之不相及固

瀨巳予因讀衎瀨院記有感於其勤之說故題其
如此

隰州重修儒學記

今天下諸郡州縣咸立學制也隰州學在州治西南隅創洪武初截漢晷湫隘歲久漸圮中間時復繕修不過補偏補敝苟具目前迄茲餘百五十年存者半已者傾圮頹然似豬像設毀剝乃正德丁丑孟秋范侯東守此州下車謁文廟環顧大駭喟曰廢至此耶是誰師生繼護贊佐則又曰是不在我視篆纔閱月舉雜綱班憲庶理其一二大者遂庀材徵工爰就役焉先明倫堂次儲書室三齋兩廡戟門悉撤而更之乃弘厥規乃崇厥基高明爽塏深嚴敞爽視昔有加建櫺星門以易舊觀而又酡座有帷祭器有儲廩稍不頂綽楔以表之高門以鍵之皆昔所未有者又啟關東廡復為通衢而鑿其西道堪輿家以為宜像設廟宮舉潤色一新煥然改觀凡制則面勢皆侯親所指授務為久長規逾年乃克告成學官弟子講肄其獻朝夕降登雍雍于于樂其成而傲志其所自咸相與嘆曰微我侯之德不至此我其敢忘乃走書禮予一也予以為今之守令寡力於簿書獄訟則以為能其隙則崇亭榭為觀游以示優暇甚乃飾廚傳稱過役賂以取名譽至學興廢則漫不省省亦有視非其任所急而不遑及者今范侯始政宜其能行舉措日不暇給而獨於是焉是先可不謂知本者乎凡隰士樂育于茲者其將感奮濯磨爭以表見以稱侯作新興起之意則是舉也所係尤不細矣侯克己勤民善政多可書者予特因是為敘次其端末俾鐫刻之以示後之人同知某判官某佐其謀吏目某董其成凡與是役者皆宜牽連得書侯名某字某世為徽之休寧人云

一枝軒記

通判別駕倅車佐太守頒六條宣教化率郡額一人大郡間增有至三人者主督盜賊水利稅賦各有專職宜於江表郡稍大額外復置一人所從來舊矣予重以罪至是為剩員故無廨舍無所於居乃即次垣外舘無何復構數椽于西偏以寄吟嘯扁其額曰一枝客詫之曰異哉子之命是名也吾謂子躅躇循省懍焉不終日顧胥樂於此乎予應之曰國家張官置吏吏自斗食以上咸有攸司食其食而怠其事者罰則隨之予執簡冊以就列十年于茲矣出入禁近于于

趨蹡侍從論思之外無與焉豈復解簿領之鞅掌期會之督趣哉雖未始事事而其所事類非有司之所管者今抱槧譴斥仁天子猶以姓名狀貌徵槊于東特道嚴科俾之食廩稍從與徒自同正負而不令關郡事蓋若不欲俾餘釁及斯民者或者亦遺簪墜屨之念歟泣德之隙捫心省咎其又隙也退就此軒繹其舊所聞者而二三同志不予瑕疵日相與周旋賞析爲事夫食前日之[illegible]前日之業也一室之內無長物無[illegible]故我猶未改內計其私不啻吳兔郡多[illegible]勝[illegible]所咏嘆群靈之所降集故

墟遺跡往往而在時或與寓目焉意之所極或徜徉竟月此巢居巖棲者之所擅而吾得兼之所謂吏隱者非耶矧予才㝡下罪㝡深而罰㝡薄顧視等輩敢不重自慶歟客曰信性者無安危信心者忘順逆固有知命俟時在窮而不戚者亦若是乎予曰一險易者達也安義命者執也皆非所及已雖然願學焉且夫夫得繫其所遭而欣戚生於所感二者殊塗不相爲用吾悲夫沮於一跌至喪心狂易若不可生者而卒未始有獲焉方有鑒于是聊以自廣客曰嗟克子之言其於治心養性幾矣乎吾乃今之軒名旣以是對客遂次其語書諸軒壁以告觀者俾知作軒歲月

黃華樓記

建城艮方有山曰黃華穹窿環亘巍然爲群山宗蓋郡主山也巔有樓以崇主勢表山靈示一方鉅鎭匪直登臨燕賞之備而已歲久弗戒一夕燬蕩舊觀鞠于荒烟蔓草中而玆山亦遂黯[illegible]無秀色歲丙申余起廢僉書閔泉寔駐節于玆無何閱城登玆山達觀形勢則凡城中官寺民居[illegible]加擁比在山懷抱而鐵獅白鶴紫芝黎嶽[illegible]風天[illegible]若[illegible]環峙雄踞若翕若翳勢不相下不有傑閣以[illegible]壯觀則上賓弗稱非堪

輿家所宜前人之作良有以哉幾欲復之而重于勞民居二年積羨財得若干緡喜曰黃華其興乎檢付有司董治之於是聚材鳩工刻荒剔穢爲樓數十楹前庋平閣後啓廻軒游息有亭扃鑰有門輪奐昭回翬飛鳥革凡所營創雖未始數數求合舊規而址垣遺礎每巧相值信廢興有數非予之能興之也撫檻彌覽郡山奔赴千里來會蒼翠萬狀盡收几榻遂名其堂曰冠山取義其巔亦冠冕八閩之象也閣曰憑虛出危以矚遠也軒曰待月卜夜也亭曰咸宜四時昬曉之氣不齊而玆亭靡不適也門東曰寅賓迎來

也西曰寅餞送往也因日之出入擬宴之聚散志其
方敬其事也而統之曰黃華樓表山名仍舊貫也傍
爲扁居黃冠以司管鑰戒不虞示永圖也落成之日
鄉之大夫士咸相與請曰建自宋元號稱鄒魯迄我
國家聲光奕奕不墜固此山也逝來功業文章視前
修若少讓者而甲科之顯名猶晨星然亦此山也雖
地運不無興替而培闢之助良不可誣哉然則公今
日之舉蓋欲挽回吾[illegible]之全盛其福茲土補造化功
匪細矣公故史也不可無一言以詔後人余曰嘻山
川形也隆替時也堪輿家言固非吾人事我罔敢知

雖然揆之氣數協諸人情茲樓之復庸詎知非更新
之一機乎昔人謂園圃之興廢係洛陽之盛衰則茲
山茲樓之有關于茲土也審矣建其興乎將於是乎
始吾亦於是乎卜故記之以俟

有宋韋齋先生獻靖朱公城南祠堂記

前代賢哲之故居遺躅所以歷世久長閱廢興而不
遂泯者未有不由良有司之標表作興于其上亦未
有不由賢子姓敬承適追于其下公私相成彼此協
贊然後功易集而事可久雖中更世故不無衰歇而
幸存識禮終克按跡而修復之不然墜者日就澌燼
屆能與之旋即蕪沒徒使人嗟惋嘆恨于故墟耳吾
於韋齋先生城南之祠之興重有感焉先生之先徽
州婺源人世德弗耀政和八年先生始同上舍出身
授建州政和尉父卒貧不能歸因塟其邑而游宦往
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太學中庸之學調南
劍州尤溪尉實生文公于其邑館歷監泉州石井鎮
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
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
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
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illegible]郎以年勞轉承議郎

受知于丞相趙忠簡張忠獻二公未及用而去秦檜
以是忌之而先生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
出先生知饒州未赴丐祠祿主管台州崇道觀樂建
州城南溪山之勝築環溪精舍寓居徜徉終焉舍前
溪沙相傳爲文公兒時畫卦所也陵谷變遷茲地鞠
爲榛莽國朝洪武初有僧造城南石橋構菴其上督
工工訖建橋扃寺後增拓更方廣而精舍之名故在
成化丙戌先生十世孫某白于官僅復其西隅隙地
正德壬申孫㽦舉請于提學餘姚胡君鐸黜其僧而
移佛像于他所仍其甍棟載加葺理奉先生像於中

堂而文公配焉啓蒙畫卦有亭養正有堂像設冠裳凜凜生氣而舊觀一旦光復矣然歲時秩祀尚爲缺典嘉靖某甲子其十一世孫版曹副郎陸復用請于提學貴溪江君以達徽郡郡丞婺汪侯玩署郡事實贊厥成遂以某年月日下建安秩諸常祀廟貌靚嚴過者必式豆籩祝號牲帛粢盛一供有司視前有加永永無極矣夫精舍之墟數百餘年廢置不知其幾由成化丙戌修復以來迄今又七十餘載日管歲拓始克大備此固嘗啓諸賢曁意儒先之盛舉而其後裔堂構之有人良不可誣哉夫一舍存亡若無

係輕重者況先生位未甚顯而道未大行於時今爲後人號額圖復皇皇若恐弗及而上官相繼加飭指爲第一義而不敢後者豈非以道學源流之地斯文之興衰衆學之起墮靡不由之顧忍等爲彌文細故而漫不加之意哉抑先生眷眷茲地至居以終其身雖其并州故鄉之念亦以先壟所在有戀戀不忍遠去者是乃仁人孝子不忘本始之至情不獨以其地勝而已厥後文公奠居考亭迄今十有餘世族系繁衍代有聞人遂望于閩寔起自城南則夫文儒發祥肇基之地又不可以尋常例視之也朱氏後嗣其亦守之哉副郎以予濫竽于斯亦嘗與相茲役徵言爲記予不佞嘗廁史氏後紀事責也乃不辭而承命

浦城縣學文廟飭建神龕戟門記

今天子稽古更制凡朝廟儀文咸遵用典章是憲是則毫髮弗苟而先聖之宮尤致嚴焉龍集庚寅詔天下郡州縣學文廟塑像咸改用木主號崇古尊聖而不屑襲近代非禮不經之制此上聖神智超然獨見寔出千古有非常情所及測識者猗歟休哉浦城於建爲壯邑谿山環合風氣完粹鍾靈發祥人才輩出前代號名賢區藪今山川與古不異而文章德業每

若不克方駕前修者非無人也作之者無其人耳儒學在東城舊矣乃正德辛巳始卽皇華山麓天心寺改營焉去迫隘而就爽敞且得闢邪崇正之美顧規制棟宇多因舊從新不遑大作取約費也至於像設有司雖奉詔易主而龕之然亦亟於趨特皇皇以後爲罪故草略就事朴陋弗稱無以揭虔妥靈而戟門仍浮屠氏之故材歲久浸圮柱腐而欹甍側而頹過者慄慄若將壓焉春秋承事又不足以肅觀起敬皆茲邑之墜典有司所當加意而不可一日後焉者監察御史五石李公按閩之明年憲度大張四境無事

所至舉廢而尤留意於風化乃己亥春二月按浦[illegible]
三日夙興謁廟入其門登其堂蹙然懼慨然喟曰大
聖之宮至此哉此部使者之責也吾曷敢諉諸既退
遂發羨財若干緡畀縣令邢楨董治之於是庀材鳩
工歷日從事先取五龕載加丹雘采繢而文之一堂
之上奐然相鮮次撤戟門而門新之閎麗高明翬飛
鳥革嚴嚴翼翼巍然大觀既落成乃率師生行釋菜
禮青衿之士陟降顧瞻昂昂千千咸樂其成于不日
而衿奮興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覩丹漆之華則爭
自濯磨以修其業見高閎之制則競自樹立以崇其

德其感移變化之機有出於彝常訓廸之所不逮者
雖師儒有司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屬予有三衢之役
道浦取疾獲遂觀焉邢子具述顛委且徵言爲記予
以爲茲二者自俗吏視之若爲觀美薄物不必致重
者而不知寔一方教化所關且一王之新制在焉表
章觀示下國是瞻尤政之大彼拘牽吏責者終日矻
矻以恪共有位之恒務世就不曰胝懈之良吏至若
稽古禮文則爲簿書期會所不及而漫不皆省今李
公抗獨留意於教化之地可謂知其大者遠者其加
[illegible]宣一等而已哉浦之人士敬觀易視求[illegible]

於上人之作興固其所也識治體者作民自別他日
繼津涖錯其大政不常如是耶法宜大書以諗來者
若趨事者又克勉承于下而相厥有成則其令於邑
者[illegible]不尤美矣先是前令謝鈇[illegible]經始用底擢監
察御史以去邑人爲日費今邢子能繼作于後而文
廟始克大備則其[illegible]可[illegible]已願宜牽連附
書册亦俾其無間焉若大經始起工之期木石丹堊
之費財力多寡[illegible]亦皆未之及[illegible]

弋陽縣城隍廟重修記

城隍之名始于易繫而禰不經[illegible]以來始著之

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首正禮樂凡前代濫曆之
祀詭正之號釐革殆盡而於城隍獨致隆焉秩諸祀
典與山川社稷並山川社稷壇主不屋城隍則像設
廟貌袞冕巍然天下諸省郡邑咸有之凡吏其土者
長貳以下始涖治所必先祭齋宿祠下質明誓神而
後視事予初謫倅宜城繼承雲間僉書閩臬每聽誓
詞毛髮聳豎儼若神鑒在上乃知大聖人神道設教
意微矣哉吾弋城隍廟據縣治西北隅歲久頹圮棟
傾桷摧鄉老李太等大懼無以揭虔妥靈係百里士
女瞻依顛顛之忱相與協謀矢心捐家貨飭私徒鳩

招募工撤新之乃崇厥基乃闢厥規甍棟巘巘丹堊輝輝若翬在公若趨我私衆覩落成而費會詢知時嘉靖乙未年孟冬乙未也于時家居聞而嘉之某等來請願紀成蹟于國衆爲之言適奉命起廢方治行未暇也茲將赴南衍衆者敦趣數四且曰祠成五年矣及今不一言後將何稽乎不克辭乃記曰夫神民之主也祭祀凡以爲民也是故山川能興雲雨以利民用則祀之社以萬物稷以萬年則祀之若夫城隍設一方之險以爲民衛功與山川社稷等其祠祀雖於古無所考然高皇帝以天縱之資建中和之極

濬發聖心令其與藩臬守令分幽明之治均長民之責且萬姓之所望走雨暘水旱疾疫之所禱祈冤憤沈鬱無告不平之所赴愬皆於是焉可視爲茫昧不可致詰而無神司其間哉春秋秩祀夫豈無謂而大聖漫爾作古自我歟所謂義起之禮殆此類也夫邑大夫祝侯始至齋於廟覩其輪奐而喜趨事者之勇於公也嘆獎不已於是又知侯能崇明祀協神人以遵祖訓者也故視篆以來惠政多可紀不可不書以貽後人侯諱某字某浙之海寧人其畢力而卒成之者太洎鄭詔也法當牽連附書庶與義者有所勸云

弋陽文廟祭器圖記

傳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又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雖然陳其數而惰于義者有之矣未有不得其所而能達其義者也先王尚象以制器小大高卑多少文質之度各有攸稱其旨耦有數其位設有次其隆殺有等章彰不可苟者故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苟非豫講于素一旦臨事而欲設之咸當稱備禮成人難矣古之立教自小學以上未嘗一日舍禮不學而他事儀章度數皆于見聞安

於踐履積習增美良以是夫今去古日遠禮文莫徵學者雖欲求通於名物且不可得况其義乎斯時也有能稽逸文舉墜典慨然以興修禮器爲己任雖未能盡如先王之舊而數存焉好古之士得有所藉以求其義庶幾存羊之意歟會稽李君明德予同年友也以御史直言謫尹吾弋廉公有威自廢且舉凡所建立咸爲可久之圖而尤留意於教化視篆未幾聿新學宮嚴邃閎麗光倍前規爲江右諸學冠功成費鉅而人不知其所出又以文廟祭器舊用瓷木不潔且易壞乃範金易之志乎復古義不存周篆圖貞珉

仟可勾校以垂未久而學宮品置於是大備徵予文記之予惟世名良守宰往往取具目前以簿書期會爲其職至於稽古禮文之事漫不呰省而季君用心獨異乎是加于人一等矣謂之達禮君子非耶登斯庭而與駿奔者按圖以考器則其數可陳若夫過此以往則存夫其人焉然則斯舉也其於禮教之助大矣是固爲政之首務而不可缺者哉後之人其敬守之俾勿壞則斯圖常存而器不失器不失而禮不廢矣此固季君之志亦繼季君者之責也是故不可不記觀者尚毋謂籩豆之事存于有司

重修和州烏江項王廟記

秦末之亂羣雄角立起義稱名字者不可勝數然其大於劉項至中分天下而王之其成敗得失具見史策夫人能言之予獨奇項王纔踰弱冠起草澤驅白徒轉鬬千里兵不留行解鉅鹿之圍破函谷之守如發蒙振落遂霸天下主諸侯盟英武威烈信千古之雄已事雖不終其所摧敗樹立亦足卓卓句表又嘗振其大節得四善焉夫鴻門之讌沛公已在掌股間重以亞父之玦示項莊之劍意曾不一動其中知夫命有歸人莫敢干而項伯之曉譬以明王之信誓已固終莫之渝至于烏江之道若從亭長之言跳身獨渡鳩合餘燼西向以圖再舉尚不知鹿死誰手而王自分天下之死靡憾蓋誠知事之必不可成不忍覬倖福於萬一重困江東之子弟也故予謂其不除沛公近於義不渡烏江隣於智顯存故交信也陰全江東仁也夫義以制事智以決之守之以信成之以仁四德具而霸王基矣卒顚是道沛公其能加諸惜夫英雄注錯意氣暗合不皆類此然較之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與夫爭一旦之命以殘天下者萬萬矣其雄長一時震懾百代豈徒也哉若它事多可呰議

者予固不能爲之諱亦不暇數數也和州籬城驛故爲烏江縣迤東北里許有高陵焉王祠直其巔不知所始立蓋王死所也由漢以來廢置其故意必代有之唐李少監陽冰篆扁猶存曰西楚霸王靈祠或改曰英惠宋元文獻足徵不替國朝秩諸祀典有司將事益虔凡土人禱禳輙應如答又嘗備金虎之膽而走之人益崇異焉祠久傾圮且隘陋弗稱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濮陽蘇君祐行部所至風紀大振百墜具興嘗登謁王祠盡然傷其廢褻命知州事魯侯承恩等葺之於是相與捐俸及勸民之趨義者皆從事焉

即舊址面南爲門三間內爲殿五間中設王位范增
龍且侍東西廡各三間祭器牲醴有儲齋戒憩息有
所殿後爲亭立石摹王遺像既甃貫仍扁曰英惠亭後
直王墓堂坊翬然重樹以識之祠外環以繚垣前甃
石步經始嘉靖丙申越季夏落成驛側有古刹曰廣
成寺命僧某入主其祠且施福山之麓東南隙地以
資香火期永久也是役也定御史蘇君之命董其事
者曾守相之者同知周侯琮判官俞監察御史王侯
朝用也法當牽連得書州民王言等與有勞費亦附
見碑陰俾後有攷焉夫一祠之興焉能爲政有亡禮
不云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矧王威靈赫赫猶生黥
民禦寇顯不可誣而州人永世弗諼之思亦不容於
不慰也然則兹祠之修可後乎哉

東麓遺稿卷之七終

東麓遺稿卷之八

文類

祭黃太孺人文

惟靈淑柔孝敬惟德之純歸于名族婦儀克遵初丁
外艱脫簪襄事辛苦百罹拮据經紀式相夫子因內
助憂宦學四方以大厥修命也不淑卒死寂愁欽其
遺經以授厥子乃訓乃督誓卒先志緊前之嗇惟後
之豐甲科詞苑高明顯融
錫典有煒翟冠鸞誥人曰子賢嗟母之教京邸就養
三載于兹滲瀝甘滑大官之資方期耆齡食德未艾
云胡彼蒼降此大戾嗚呼哀哉某等夙交令子矧兩
郡邑或聯官曹或講姻戚靈輀載駕遠即歸全薄陳
致訣絮酒東芻嗚呼哀哉

祭司務李君時元文

嗚呼君之清才粹學足以掇巍科而躋膴仕厚德純
行宜其享上壽而裕賢裔今也名不列乎春官而齒
祿秩于下士年纔及乎知命而宗祊之莫繼豈天命
之靡常而報應之說有時而或戾不然何其所受之
豐而所食者未獲其一二耶然而交游孚其忠信宗
鄰稱其孝弟譽望重於臺評清慎形於考最是以問

訃之日上自公卿下逮胥吏靡不扼腕而傷嗟失聲
而隕涕則君之所立固足以不朽而永世嗚呼人誰
不死修短皆逝豈不貴壽身腐名廢君乎有知庶幾
少慰某等生同鄉國分忝交誼薄陳一觴以遣行挬
為玆哀誠靈其匪昧

祭萬太守希巷文 代作

西山儲精章江毓靈磅礴涵浸異人挺生允矣我公
德粹器宏秉時軒翥振其家聲賢科發跡上第恩榮
觀風西蜀信史是徵筮仕維揚皞政始成匀稽允當
茂實孔騰乃遷爵署實掌邦刑惟明惟恕克慎厥劘

一歷寶婺寄重專城遺愛未沫甘棠比稱浩然歸歟
投簪解纓逾二十年神觀精明維公傳家以白以清
三禮之遺富於金籯森森賢嗣三以文鳴伯守雄郡
寶婺之隣季尹京兆蜚然名卿仲氏擢秀亦與賓興
下逮厥孫儀曹蜚英問安上壽羅拜階庭冠綏蟬聯
環珮交鏘鸞章再馳褒詔丁寧命服逅錫崇階荐升
考公之祥福履偕膺詢公之年耆耄既登徵公之澤
奕葉繩繩公寔厚積所食者弘旁觀徧閱莫之與京
玆豈私慶邦家之禎謂將期頤以永遐齡云胡不憖
遽夢泣瓊豈其厭世乘鶩上征嗚呼哀哉某等同官

今于義猶弟兄視公我父承凶震驚束芻絮酒式代
將恭辭以侑之致告哀誠

祭黃愼卿文

惟靈卓犖不羈嵺嵺誦古外破崖岸中坦城府裒然
甲科足以不朽鑾坡玉堂翺翔容與史局編摩文場
衡執啓沃
經帷在帝之所方騁駕於亨衢胡中道之俄阻豈天
命之靡佰將作善而罔助嗚呼哀哉某等仕聯朝行
居同鄉土歲時過從交懽燕聚覩靈輀之載遷忽邇
遠而弗處追惟生平宛其咲語一觴致訣涕零如雨

祭舒母聶太安人文

凡厥考祥上諸其後孰流之尧而積弗厚恭惟安人
德則多有克相君子以及偕老里黨宗姻贊不容口
篤生令嗣為國之寶巍巍甲科裒然其首翺翔
鑾坡在 帝左右侍筆直辭董狐之守人曰慶餘寔
自慈母鸞章翟冠以介眉壽大官良醞以供滫瀡報
始云食宜罔宜阜云胡弗淑倏罹厥咎嗚呼哀哉某
等忝交賢郎于玆歲久居同鄉國義連親舊甪留之
情恒焉如炙薄陳一奠炙鷄絮酒咼以藉之有束其
芻嗚呼哀哉

祭季孫李孺人文

惟靈胄于冠族婉有令儀歸相君子敬順無違君子伊何柏臺之英出剖郡符入二棘卿敭歷中外閫則是承有美者子發聞甲科編摩東觀趨蹌　鑾坡匪于斯才慈訓寔多就學京邸朝夕孔脩滫瀡毳廿大宦之具撓綵承歡蘭芽玉樹謂將百年截康且豫云胡不淑奄爾殂逝嗚呼哀哉某等挍好伊昔欣戚攸同聞訃驚嘆盡焉內恫束芻絮酒薄奠臨風侑以斯文式告其衷嗚呼哀哉

祭馬孫王孺人文

淑姿愔慜動遵女師奉嬪副筵申念佩綸外相良人左右具宜內承于君翼翼怡怡迨暨晚節主饋攝嫡閫範毋儀旋其無忒日篤其慶以昌後人英英太史爲時之珍直筆絕信危言批鱗帝迺曰嗟緊母之賢是用褒嘉　鑾坡載宣冠帔之華以榮暮年報始云食而遽上僊嗚呼哀哉某等辱交令子聞訃震驚式陳薄奠庸致哀情靈其不昧庶鑒厥誠

祭舒國裳修撰文

惟天降才柔剛異齊君挺英姿矯然強毅卓爍不[illegible]適往獨騖侃侃危言色形其惡羞彼詭隨表表特[illegible]

振芒揮毫奔濤逸驥受策　王廷洋洋大對　帝曰休哉褒然上第　鑾坡于于載筆是昇　大駕南狩羣情惴惴攀轅斷靷首發正議一斥閩中三年司市迨際　中興　聖人在位還我詞臣于彼海澨金匱於緘東觀抽秘奮筆直書不曲以比　辟門載闢有言不諱或激其衷過事直遂叫閽批鱗九死靡悔遭家多艱毋氏見背扶櫬南還黽勉襄事禫祥甫期相隨末逝嗚呼哀哉昔者孟軻曰善養氣昌黎論文水物取靜嗟君之學寔慕于是雖非中行不撓以廢漸涵醇和庶幾晚歲如何蚤歿弗及顯試悠悠長途發

軔而蹶煒煒瓊華方榮而悴胡積之豐而嗇其施其既立者卓然表世嗟其幾何百之一二寘臺重泉黯茲玉樹有耿其光千載猶晰甄井五雲中蘊神器于將地藏輝徹斗次嗚呼哀哉某等附名榜末義同凡弟聞訃之日失聲殞涕遙致一觴哀情是寄英靈如在庶鑒不昧

宜城禱雨文

民以穀爲天穀藉水爲命今驕陽熾虐雨澤愆期秋舒節而未分苗欲秀而就槁前者竭誠致祈隨蒙靈澍但亢旱踰時沾沛未周續又虔禱于神亦既三日

亢而風伯憑陵旱勢轉熾氣將交而旋離雨垂降而
倏止豈某等賦政不平用刑失當民結怨而不申下
情鬱而未達上干天和以致是歟抑精誠未至思慮
未齊而神弗享歟朝夕皇皇靡所於控茲敬攺卜壇
于城南躬率僚屬耆庶宿齋諫戒重瀝血誠明與神
誓若以某等過在可原民命未剿伏乞總攝百靈各
司其職使川澤上氣雷電成章飛廉戢威豐隆秉令
三日之內大沛甘霖以活枯槁必以某等有罪宜譴
則俾身受其殃以戒不職毋令遺黎濫受酷罰情迫
辭蹙神其聽之

祭敬亭山文 舊名廣惠王我太祖攺今名

維神作鎮于宣靈貺炳著患為民捍留為民禦蔭庥
而應如響斯赴歷代褒嘉鴻號疊至我
祖龍興益虔秩祀乃正厥名乃崇典禮時維仲春潔
茲牢醴式薦厥誠神其歆止尚佑我民以永休祉

祭鄉賢文

維茲名郡山川發祥挺生賢傑頂背相望節義道德
勛業文章代不乏人冠冕一方風流未沫耿然其光
某等忝吏茲土仰止遺芳時維仲春敬潔一觴英靈
如在百世洋洋

祭名宦文

於惟羣公昔涖茲土保我黎民乃翰乃屏遺愛在人
我毋我父某等弗類謬承疏武俛仰顧瞻敢忘遺矩
時維仲春薦其常事文以告衷神其鑒止

祭汪文節公文

惟公粹學高軌師表一方宦轍所履名績彌章脫屣
好爵林泉徜徉臨危倡義頹彼巨防授命不惑城亡
與亡凛凛英風烈日秋霜人孰不死公存者長有翼
其亭儼然冠裳采彼溪毛以薦幽芳神其格思千載
靡忘

祭顧東江尚書文

嗚呼公與我兄寔同科第誼敦世好視如我弟歲維
丁丑公典文衡謬辱賞拔老厠門生至公之舉敢私
厥恩感知已遇內銘諸心濫竽群彥讀中秘書公奉
上命復來為師我寔無似曲荷公知曾未幾何公中
干讒宄在衆口公默不言扁舟南邁優游巘泉東江
之涘誓將終焉惟　帝求舊公乃再起鎬京本根復
貳邦禮屬望還朝而公哀矣天長屆節趨　廷祝堯
力疾載驅不敢告勞休跡至再　綸音乃俞寵命仍
加遂陟尚書公拜稽首喜見顏色曰予志諧及我一

服孰謂昊天曾不少借一臥弗興頎然長謝嗚呼哀
哉公性節朴公懷曠夷直道弗阿是是非非不知者
病遂生瘡痍然公論白于朝著育宿簡于　帝心忠
信孚于朋友制作昭于士林方將書諸金匱勒之貞
珉天下誦之百世傳之而未泯之而亦何憾于斯人
所私慟者始公之歸佃廉于北暨公召用佃以罪謫
誨問諄諄每聞喜感茲幸量移佐公鄉國登堂覩贍
幽明永隔此某所泣涕洗瀾而論文哽塞者也嗚呼
哀哉精車祖載卽遠有期敬陳一奠侑以斯辭明靈
弗昧庶其歆之

祭東江老師文　爲熊守作

惟公剛簡質直坦中曠懷推誠遇物城府洞開連掇
巍科翺翔藝苑東觀編摩論思　秘殿日徹其官資
深望茂　帝曰直哉佐我邦禮侃侃正色爲時名卿
好修貽害困于青蠅浩然賦歸彌昌其志我泖我峰
優游卒歲帝念賜環留鑰保釐虛宁以俟台衡在期
公以病告帝眷弗釋再疏乃俞載陟宗伯群僊招邀
發于宵寐乘雲從之超然遺世嗚呼哀哉惟公淵宿
師表儒林惟公出處以道屈信弗諧者人不愧者心
公雖云亡不亡者存某等偕吏茲土寔出公門追惟
舊德有涕如泉東芻敬酹永訣終天

顧東江初祔鄉賢祠告文

惟公吳松涵英峰泖孕精朝家耆宿鄉邦典刑特祔
郡祠是嘗是蒸揖讓前哲陟降斯庭遺芬未沫範我
後生

祭桂氏女文

嗚呼我生七女獨汝成人婉婉淑質姆教弗勤蚤歸
令族餘二十春恪修婦職弗懈益虔上奉尊嫜旁睦
六姻良人宜之迄無閒言有女及笄亦旣出嬪家政
斬斬宗黨稱賢善不獲祐卒與祠親一夕暴夭曾不

及晨嗚呼哀哉嗟我弗弔老益艱屯哀悼汝母閱歲
猶新槁焉雙背病與死隣汝又繼之我怨曷申禍釁
所叢寔予之愆拊膺長慟籲天罔聞嗚呼哀哉青烏
告吉爰啓靈輴往卽幽宅伊邇西垣生平遊歷汝亦
安焉一樽致祖以訣終天臨風西望有涕漣漣嗚呼
哀哉

祭閑凡少宰文

惟凡沈寄疏通方嚴豈弟學漸淵源器周國體用罔
不宜歷試而理蚤入詞垣職兼二史舊筆直辭瑤編
紬繹講幄深嚴蹌蹌濟濟繼師南雍以式國士威而

不猛寬而不弛讇讓古人以殉豐芑　帝茂乃績陟
掌邦禮載遷于北銓曺是攺水鑑何心量材而使陞
降黜貫于玆迪茂叶音美　時逢多言䲶搖國是　况凡宗
伯弗可而止朝無老成衆盍崎錡恇瞿危疑駭機激
矢瀾倒風從結舌咋指兄攝冢卿繼爲議始引義守
經挺然不倚曰吾所學敢負　天子言出禍隨橫生
瘡痏拜章乞骸角巾我里爰曁杌兄徜徉樂胥一詠
一觴山巔水涘出處同道高名雙峙嗟我弗類老尚
頑鄙趾武儕洲旋䛕塵滓扳劾賦歸獲陪芒屨誓言
偕游以沒餘齒誰謂彼蒼卒不可恃見不再三脩然

蛻委嗚呼哀哉最兄生平表表可紀文章華　國儒
學飭吏諸生綿蕞具寮模楷槩見緒餘卓絶儕等究
厥攸施當及四海而上壽未躋兆行中扼匪我家戚
邦國之否嗚呼哀哉復土有期西山維趾東望故廬
曾不盈咫明靈弗昧尚其慰只終天永辭有涕如雨
嗚呼哀哉

祭杌兄宗伯文

嗚呼上天降割家難荐臻如何不淑繼委哲人崩兄
即世　兄哭弗任淚皆日昏過時猶新禫期甫及凶
變倏尋一卧弗覺曾不浹旬嗚呼哀哉兄掌邦禮遂

時維艱大議伊始盈廷沸讙兢懷觀望首鼠兩端兄
獨横身障此奔湍端委正笏屹其如山便便貇貇義
白辭嚴步趨容止旣度且閒觀聽環堵毛竦骨寒斗
闢再疏血瀝忠肝所據者經所守者官在宋司馬漢
廷師丹貳缶弗納奔杌就安卷懷莫售而璧則完大
哉綱常凜不可干炳哉正議確不可刊閑兄繼之載
助其瀾携手偕隱人曰二難此兄進退之節皆諸仰
尼所謂大臣者而不慚也若夫孝弟儀於家庭忠信
孚于僚友行義表于鄉閭康恪徹于官守探關洛性
命之原窺韓歐制作之牖乃其終始學行之大致關

諸百世而不朽者也至于金匱載筆續紀錄於馬編
文苑張羅拔英髦於麟藪秘殿青帷論思輔誘大書
宏綱條分縷剖固皆常職之勤而於所學可謂無愧
也若乃省試禮闈褎然擧首膺褒遺膏膾炙人口此
特藝場遊刃之餘鋩而未始自以爲有也一時武弁
儒紳鴻生逸叟販媪耕夫牛厮馬走靡不瞻舄履而
斂衽誦姓名而額手願公再起祝公眉壽卜時輿衰
係公安否天不憖遺奪我耆者嗚呼哀哉東山之藏
寔公手卜溪碧厓蒼龍蟠鳳翥託體其巔維楚我屋
神遊洋洋雲仍在目西望茶原伊邇宰木終古相從

哲言在宥嗚呼哀哉嗟我進暮亦離詞林旋以罪廢
顧獲我心從容屨杖遠陟幽尋鑑陳渠桐月夕風晨
肯析賡唱時聆德音顧我膚學弗究其深倏焉已矣
微言日湮我獲　恩宥湔滌宿疵凡闕色喜而心孔
悲謂尚遠遊孰與遨嬉那知死別而憂生離今舍我
去獨生奚為嘗謂蒙莊寓言詼詭至論死生要有至
理通首眷尻信為一體言不隔辰烺烺在耳我徒悲
傷凡則懸解　國無典刑家失模軌蒼生何依善類
何恃仁不獲祐茫無其宰叩膺籲天一慟而已幽明
殊塗永訣於此嗚呼哀哉

祭方汝實文

嗚呼我昔知子髮自垂髫繼為友壻誼切投膠惟我
外父寔維人豪凡子弗女擇楚之翹子在鄉校穎脫
燆燆我觀子筆洶洶春濤贊決良媾載詠夭桃氷玉
煇映宴衎以陶子學日殖是蔘是蘿益溉其根清芬
遠姚華野鳴鹿秋漢橫鵰遲爾遠到九萬扶搖亨衢
軔發俄脫其鑣瓊華燁燁嚴霜倏彫聞者行惻矧此
親交靈輀載引往即重幽寄詞一奠寫此長號嗚呼
哀哉

祭貫文憲公文

靈山儲精彭蠡涵瀦蜿蜒磅礴公乃挺生維公資稟
天畀特異克養淳譽日就完粹爰自髫丱夭筆成章
弱冠大對昆薑洋洋　細旃勸講　金匱綸摩載司
文柄拔才孔多歷歲久望實隆隆華階鴻漸　春
官奉常　帝曰儀冑掌邦之制疇咨允清女諧佳貳
臣職日恪主眷彌崇峻陟八座曰大秩宗　內閣論
思寅惟輔弼簡在　帝心旋命爰立增茲多[illegible]
爾贊天行有期七日來復經綸密勿啓沃弘多由衷
曰起明良賡歌　武皇實錄　命公總裁法[illegible]
奮筆直辭讒攜作慝青蠅在樊奉身以退而璧則完

或營綠野或棹湖舟葛巾芒屨載詠載游惟　帝求
舊公復強起六月于邁駕不及俟　岩廊柱石蒼生
霖雨衆望顒顒喜公未老謀猷幾何百不使一胡奐
于天而奪之亟士喪蓍蔡　國泯典刑勑遺錫誄哀
動　天廷嗚呼哀哉惟我諸昆與公同朝相繼不祿
公獨後彫某實弗類荷公獎知重以姻好休戚同之
聞訃失聲有涕漣洏茲者起廢北覲公在轜輿邂逅
一酹絮酒束芻并陳哀章續貂罔悉用孚公既維以
當哭哲人云亡百身靡贖曷告其衷情迫辭蹙嗚呼
哀哉

祭陳石亭文

嗚呼我兄甚稚此咎家始納交越自丁丑耳兄盛名
蔵寃惟舊入讀　中秘從兄之後　鑾坡玉堂趨蹌
將乎夜讌晨朝差肩並肘有瑕必指有疑共剖秋氿
春遊水涯臯數有唱斯和忘其疵醜兄當包羅靡所
不有我以蒙虛洪鍾筵扣情若同生將期黃叟變態
靡恒始同已負兄黍徼垣我倅郡守謫有餘辜廢寘
草莽雲泥　半睽離憂百攫　天覆隆恩匿瑕洗垢晋
都儀曹起自田畝兄時家居所欣聚首諧謔嘯歌屢
接杯酒無何炎荒驅我南走餞別都亭晨星數友公

不在筵愀焉無主我入于闕歲閱既久手書頻來慰
不虛口俚辭間往報我瓊玖日次鶵尾公屆稀壽將
圖松栢遙祝岡阜何知一疾而竟不起眞宰茫茫此
冤誰禱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兄既不朽有德有言卓
爾並茂瓊蘭西階積慶孔厚惟俎有殺維樽有醴緘
哀寄辭公其聞否北望長號潸涕如瀏尚享

祭方伯周白溪文

惟我曁公親故義兼生同郡國隣邑比屋握手結髮
並三十年葭莩末契重以姻連同官于　朝趨蹌北
府公出僉汴中外異地我以伉拙旋亦放棄公著寵
政所至廉明威歷名藩載蹟而興爰自五羊陟圓右
轄存更于左聲垂煒煒于幸起廢蒙　恩量移道故
讌咲一再追隨如公謁告日在鶵尾曾未閱時胡遽
不起聞訃驚呼拊膺隕涕豈伊我私士林憔悴靈輀
西歸近出于廷我適行役弗克臨奠束芻絮酒遙致
且辭終天之訣有涕漣洏尚享

祭蚡翁詹以恒文

嗟嗟以恒局罹此壽君以疎狂愆羅枉網雷雨作解
恩覃萬國謂君微瑕當出幽谷誰謂未明奄忽長徂
嗚呼哀哉君之先翁早歲共育得君歲晚如金如玉

保抱惟勤寔嚴訓督　志未償中道不祿君負英氣
陵跨溟嶽君賦逸才揮毫盈牘良器自天不事雕琢
恣睢肆姐未就羈束習與性成莫悟莫覺維我先嫡
義敦手足告誡弗悛年繼以哭久知面從逆耳難救
內罔法言外乏砭藥醞釀浸淫竟淪顛踣名列辟雍
身終徽纆君之母弟蚤已不淑君復繼之此罰何酷
我忝　朝行旋遭罪逐賓去羅門趨炎成俗有言罔
信嗚冤誰濯至再至三祇以成瀆索君微瘢指爲大
僇俾之橫罹我咎莫贖翁在泉扃若何瞑目始翁營
瑩宅兆未穀與君成言誓將歿　嗟今已矣始願[illegible]

後念此內傷西晄涕出載惟君後誰似誰續春秋歲時誰酹誰祀室有遺婺雅稱賢淑矢志堅貞悲歌黃鵠猶子煢煢巳見頭角兩世宗祊一身攸屬庶幾成人以振君族祐善者天時翁遺德嗚呼哀哉老我起廢遠銜微祿君病弗聞歛不撫木追思捫心實有遺恧緘辭寄寫哀我衷曲臨風長號注淚盈斛嗚呼哀哉

祭豐五谿文

嗚呼天道孔昭有感必通奈何與善獨慳于公忠信弗顯乃與禍逢涒灘之歲國是洶洶盈廷泣血叫

閽撫膺欲以衆葦障彼潰衝公獨罹咎遠謫從戎閩荒萬里　天門九重俛仰踰紀靡諒其忠　雷雨作解參澤鴻溶率土覃敷偶泣誰訟神胡降酷歲倏在龍臥聞駭怛籲天莫從嗚呼哀哉飄飄旅櫬迢迢甬東徬徨曷倚有孱者僮嗚呼哀哉嗟我二仰論心早同　經帷史局肩差雍雍老我弗類追躡餘踪公不我鄙亦與爲朋　隆恩起廢竊祿茲邦郡西晤語森然辭鋒謂公遐祉有耄令終別未逾歲而遽告凶追惟宿好有瞢其容銜哀緘辭一奠臨風匪斯人悼邦國是恫嗚呼哀哉

祭姚江諸僉憲文

始公高第我忝校文嗣後從宦分攜北南及茲歲晏來官于閩我適遠役未奉笑言荷公存記惠我好音方期久要以接殷勤云胡不淑一夕而終儼服齋沐誓于明神言方脫口奄然長寢茫茫真宰禍善何因嗚呼哀哉歸櫬東邁歷建之潛煢煢千里旁靡周親同官雨泣行路酸辛臨風一奠有涕盈巾

祭詹平溪大參文

始我於公未始識荆龍集三豕相逢建濵方緣末寀式締交盟繼如劒浦別不浹辰下車哽咽遂訣死生

屬我後事雪涕交橫友於我殯聖有明訓定交傾蓋誰故誰新矧承末命絕筆丁寧遺言在耳敢負幽冥公著宦蹟所至嚴聲版曹郎署出守專城由潼移廉兩郡賢能河東鹺政翰藩含氷陟叅方岳亦既顯榮年幾古稀僉曰遐齡承家子姓緜緜積慶楚產閩歸大命攸定公亦何憾如終正寢旅櫬發引綍紼先塋平溪伊邇壤界比隣縣次津遣安行閱旬陳辭致奠維以告誠明靈不昧庶其降歆

漳州名宦祠祭文

維我先子昔守清漳出入十載惠此黎甿迄今遺愛

沒世不忘秩祀名宦歲時豆觴左右如在陟降洋洋
不肖弱冠省覲趨庭俛仰皓首夢想忝承伏叨餘慶
濫竽 王堂罪謫起廢持憲茲邦欲陳一奠躬薦苾
芳心馳神往職守攸妨坐縻廩稍三朞倏盈終缺饋
奠私情未償惕焉夙夜背切負芒遙馳薪藻式寄李
誠幽明感通神其有方

祭學憲劉平嵩文

嗚呼我昔從君入讀 中秘藜燼宵噓 木天曉試
謀咲合堂招遊聯轡自後解館分曹授事青瑣詞垣
對床近侍載接芳隣巷居櫛比醵燕樽罍賞析文義

朝夕過從嘯歌諧戲人事靡恒風雷倏異我坐罪謫
青冥垂翅子無遜言旋以直棄澤畔枳林棲棲顑頷
屯邅隔閡青郵莫致君起五羊歲實在未過我葛陂
適局除歲我病山中不能一出作書告我情詞款至
報章遄往追望弗洎我後蒙 恩即家起廢聞君鶯
遷喜而不寐日望旋轅握手居第何知茲來而哭于
次嗚呼哀哉公卿比肩磨滅誰記嗟君歇歷表表于
世家之千籯一經有遺登名鴈書克承厥緒身雖云
亡實則未死惟壽弗登德浮于位所積者弘未竟厥
施長號呼君宿草匝地臨風致辭茹悲飲淚嗚呼哀
哉

祭方拙菴少參文

嗚呼維天殃慶依類而施其間反復茫昧難推最君
素履周旋圖觳長才適世靡試不宜雄氣邁往屹屹
不衰尚期穹爵銘勳鼎彝何辜于天而報舛違君趨
王事嵩祝 堯階長途六月突月炎曦力疾靡遑暍
殞路乖羣無一金歛莫於資水槩之擇蓋棺誰欺子
然後事承祧者誰嗚呼哀哉平遠謙繪有俾令儀長
身王立廊廟之姿曾不閱歲存沒乖離俛仰昨懽涕
下交頤寄哀絮酒侑以斯詞九泉不昧庶其鑒之

祭侍御詹敬之文

嗚呼哀哉豐翳強幹謂宜考終宏器遠識謂宜顯融
而年不稱壽位秩弗克此雖君之不幸而猶可以言
窮蓋不齊之常然實有數存乎其中人孰無死橫罹
何凶忠信不顯而與禍逢揆之神理誠所未通仰瞻
彼蒼一何夢夢然而臣身可僇臣言可庸謇謇之故
寔匪其躬萬鈞欲壓橫當其衝一時武夫悍卒閭娃
市同莫不附心揮涕嗟嗟曰忠世傳疏草史載遺封
君寔何憾千逢與從某等斯文骨肉鄉郡攸同聯鑣
接席言咲雍雍柰何一旦邈矣遺蹤悲塡氣噎痛切

如攻匪君之私善類是恫茲尚南返即彼幽宮藐孤旅櫬萬里飄蓬臨風一觴淚下霑胸陳辭致訣以告哀衷嗚呼哀哉

祭林母沈孺人文

慧敏夙成受鍾父母爰配君子琴瑟是友朝夕羞養惟瀡惟滫歲時烝嘗惟粢惟酒賓朋遝來羅觴剪非尚以餽之拮据于手黽勉食貧羹藜飣糗屢空晏如丈夫之守嗟嗟孺人懿德多有所享者薄而積則厚緊前之嗇必豐厥後篤生賢郎大眥云偶甲科翰苑執券責負方期貤封肅介眉壽云胡彼蒼降此大咎

嗚呼哀哉某等辱交令子訃深凡久訃音北馳怛焉如炙有肉在俎有酒盈缶臨風寄辭南向稽首

祭吳母涂太宜人文

惟靈生有懿德端凝靜閑依相君子婦道以全滫瀡惟時朝夕承懽于烝于嘗載修且虔族黨內屬宗姻外連禮度具宜左右罔衍戚疏富貧均遇無偏周鄰振族飢不及餐彼瓶之罄我囊必殫包荒納垢如坤斯含雝雝肅睦迄無間言盛德必食有祐自天偉哉震器蔚為時賢歷中外執法乘軒聲華隆隆有光厥前匪獨庭訓慈箴則然烏紗丹帔泥封琅函高堂具慶婉德偕年歲時羅拜庭趨之砌蘭茁茁瑤海忽[illegible]而先嗚呼哀哉某等辱隨令子同朝比肩論心鄉畊是[illegible]嚴遐聞訃驚怛如親戚焉一觴致奠哀誠在篇

吳文肅公傳

公姓吳氏諱某字某別號篤菴常之宜興人也少為縣學生舉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編修未幾充經筵講官兼司經局校書侍 今上在東宮累陞左春坊左中允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時召修國史充日講官兼修玉牒逆瑾中傷能罷伏誅上念舊勞召之未行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內調

尋遷左考寂奉命持節冊封益藩道陞南京禮部尚書正德己卯五月十日卒於官年六十三公初入翰林徐恭靖公當國於公為舅氏公日侍左右談文析義時事一不掛口獎訓士類如不及隨材指授至誠人則絕不與通經幄勸講每援古以諷丁卯主京闈鄉試時逆瑾勢張甚佻疾縉紳公以為臣不易命題意有所規衆咸危之公不為動乾清宮災公在禮部首率諸司抗陳時短大駕北巡懇疏請回鑾後聞將南幸手疏萬餘以俟面陳未及上而歿居家養[illegible][illegible]翁惟甚寓京邸音問方物時致不絕每以嚬侍[illegible]

歉及翁疾朝夕不離側湯藥扶掖必躬視之翁素積
厚公奉治命分授一無所私焚券蠲逋以成遺志多
者至千金公生與母徐淑人之卒同日每遇是日必
素食哀感比終不衰幼鞠祖母徐淑人徐疾即日告
歸養未至家而卒哀悴過毀襄大事而後還朝性嗜
學公餘手不釋卷其名菴之義蓋有取爾也重購異
書莊誦精思嘗訓其子曰讀書須見諸事爲實効記
問文詞殊非古人爲學之意素好施予南院及禮部
廨宇多公捐俸所理宜興學宮壞首助百金倡葺之
[illegible]歲飦飢贍之鄉里賴之遠及它境所活甚衆族人

貧者割田假屋以處業之同考禮部一主考京闈一
所得多知名士初賜緋綺再賜御製詩最後賜金緋
三襲公佐禮部時已有去志請老之章累上不得命
及爲尚書志益決章復累上溫詔慰留竟不遂訃聞
朝野嗟惜詔贈某官謚文肅所著有代言稿若干卷
藏於家初娶沈氏贈淑人繼娶林氏封淑人子男三
長驥蔭補國子生次駱駰皆幼女三三適士族一未
行公卒之明年驥狀公遺行來京師徵文鉅工銘幽
堂表神道以永其傳而予與公同年舉進士同入翰
林職史局供講筵寮友出入三十餘年詳公之素行

乃次其大節焯焯可書者以附其家乘且使他日太
史氏錄名臣有考焉　贊曰公論讀書必欲實見諸
行迹公生平宅心行已動有所本孝於家仁於族周
於鄉而達於政皆鑿鑿有實效可覆則公之學可知
矣然公歷事三朝荐躋八座可謂顯榮而議者猶以
未獲究其用爲恨蓋公之所能爲者人也其所不能
爲者天也雖然即其所既立者亦足以昭天下傳後
世無疑也已

右都御史敬亭張公傳

公諱綸字大經號敬亭其先鄱陽人宋南渡有爲寧

國路總管者因家宣城其後有諱某者多隱德鄉人
稱爲留福處士生子某官至湖廣右參政某歷武功
至武畧將軍富峪衛中所副千戶處士封如仲子官
卒如人言參政建留福堂以詔後生輔號逸菴公父
也某卒於官無子逸菴携兄子某至京師嗣其官遂
家京師公生而穎敏異常兒逸菴授以古詩啓蒙諸
書輒能習其辭通其義甫冠受業于通政徐公以師
晦菴劉公領癸卯順天府鄉薦登甲辰進士第令盬
山首以興學課農爲務籍惡少爲民患者按名擒捕
也士王顯道家貧力學優贍成就之卒取進士自是

科目漸有人淸戚里賜莊之侵奪民業者禱雨雪輙
應歳連大稔設義倉以備凶年修道植樹以便行旅
嘗掘地得錢四甕輸公藏不私吏部以治行冣薦之
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廵居庸諸關禁守臣科索以蘇
軍士繩軍帥之不法者値內艱先是逸番卒公以子
立不充歸埜至是將併圖之不果服闋改雲南道出
按眞定諸府風裁益峻有縣令非法殺人獄久不決
公得其實坐以法又有富民被盜疑傭家李某賂賊
胥鍛煉成獄其人不勝掠自誣伏公察其寃兼得眞
盜脫十三人于死平鄉知縣某以治內河淤地幾百

頃欲科稅自爲已功公斥不行淸寧宮災疏陳省差
官減坐派恤逃亡選刑官恕狂直十餘事多見采納
赦下科條未明有司尙閣不敢行公酌處以聞獄囚
爲空劾罷撫臣開潮河川妄費而殺人者司徒周文
端公伉直忤旨以災異自免去公上言進退公而後
天變可弭周某不宜去位陞光祿寺少卿力請節浮
靡以紓歳用又歷陳尙膳中官橫索侵悔之獘歷陞
右通政提督謄黃右僉都御史強某家爲傭所訐江
省民吳某以端午競渡爲緝事者所誣瑾皆深治之
至簿錄其家既而獲從未減公有力焉刑胥有囚誣
入眞辟而所司拘律文不敢釋又有重犯以奏辯輕
出者公累駁之不能得乃請移御史臺決之皆如公
議詔以參酌得宜著爲式奉勑按與三府訟奏上悉
從之同事中貴武弁皆憚公莫敢要索所過不擾比
逆瑾敗黨屬多連坐者公請于朝活百餘人有豪民
殺數人當死中貴錄囚力欲出之公執不可高陽民
王豸刺臂肉隆起如龍形以誑衆緝事者指爲叛公
如律治之調工部右侍郎改刑部尋陞左侍郎持節
冊封富順王將事而退贈賄無所受還主疏乞休不
得請辦奉　勑按代府仰對王兄弟詐不法事事竝

續奉　勑按事慶成府根連宗室妃姬黨與數百人
前後按鞫十年不決公一訊而服因請自今宗室男
女選婚無過期祿米準秋夏二稅例徵入官如數折
給比虜寇邊邏者得間諜幾百人以要功公命臺官
覈實止二人餘皆平民也九載績成奉　勑南京按
宗室事道陞都察院右都御史還以淮揚廬鳳水沴
陳四事有趙萬興者妖言惑人誘娶王氏女稱僞后
三儒生從之事敗將併坐二生不軌律公曰豎儒覬
覦王氏色耳罪其身而免其族今皇帝入繼大統一
時大臣多以論劾先後去位公獨留既而疏乞骸至

元八上　朝廷知不可奪乃勉從公請仍賜原秩與隷以贍給之公之歸宜城也神觀未衰遊覽觴詠自娛終日不倦衆方徵其福壽乃一疾而卒洔寓兗陵書院囊無餘貲公性嚴重有威儀平生無戲言毋夫人性嚴小過不免斥譴爲御史時猶然公承順無違志俸貲不敢自專高祖墓地歸它姓久倍價贖之兄某老而無子贍以終其身從子某少孤嗣官不能立公業處之後併其妻幾歿禮葬而字其婚嫁咸得所從孫達嗣官遣從少保彭公南援有功授正千戶譜族系買祀田治家嚴嘗書柳氏家訓以警諸子過逆

理恆痊弗戢輒懲戒殺生於故舊尤篤知府呂傑卒於官迎致其柩爲經紀其家者十餘年知縣王寧罷歸日與游如布衣懽及卒捐俸助其喪代償陳修撰宿逋周人之急如弗及誘進後生多所成就平居手不釋卷搆雙檜亭于寓第左公暇多致名公吟咏其間公精於法比然未嘗過求論事存大體事有不可必詳處之或終夜不寐務求便安致政歸過滄洲鹽山父老至有百里追送舟次者所著有出巡錄憲臺奏議棘臺駁稿三使錄好吟咏充口而成多不存稿集其遺僅四冊曰敬亭稿竊惟公立朝幾四十年至

平大節固已銘諸幽宮表諸墓道筆諸史氏焯焯傳信無疑某嘗遊西涯少師文正公門見其嘗稱公慎守勤服按律執法竊所取信又獲從公後耳其緒言自其行事略可徵已史言文景時大臣重厚恥言人過公其近之乃按狀傳其節惠以附張氏家乘云

東麓遺稿卷之八終

文類

永嘉隱士林君行狀

永嘉微山之陽有隱士曰林君英敷者諱榮其先居樂清之柳市今爲永嘉興賢里人距其始徙七世矣君性孝友慷慨多大節幼失怙恃居喪儀如成人哀毀過禮忌日歲時輒感涕不自勝比終不衰事繼母李得其懽心李惟一弟某留滯河洛間絶息餘二十年君募人訪求久乃知所在則某已亡爲返其遺孤經紀其家母泣曰李氏不絶汝之力也兄弟數人君

出身獨持門戶不辭難仲兄生而不悲事之尤謹處里黨姻友曲有恩意急者周之病者藥之死無歸者歛瘞之好吟咏力學慕古博聞多通每預言未來事恒中或於視聽得之不知其以何術也理家嚴整內外斬斬燕居無惰容對客和易倒肝腸賢士大夫樂與周旋雅嗜佳山水攀援登陟幽險畢達會意處吟眺忘返雖寒暑風雨不避也所居據溪山之勝故有先秋亭聽雨軒君復增辟園池種竹雜蒔花卉日與伯仲徜徉釣遊或賓朋萃止觴咏竟日鄉鄰有違言多就平於君必曉譬曲直咸釋然忘其所爭而退至今訟不決者猶追思之或質以事必爲盡誠謀其可否以故里閈間稱爲端人長者其歿也遠近赴弔無少長莫之哀素矜持疾革時候問者猶衣冠出見之或悲其將殆則笑曰死生常理耳留飲盡懽卒之夕盥頮易衣就枕命取朱子家禮付其子曰後事一放此言訖而逝可謂達已弘治乙丑四月十九日也享年四十有七塟建牙鄉華亭山先塋之次別號微山鄉人稱君者必曰微山先生常仰見白雲顧而樂之又自謂白雲子所著有漫語五卷藏於家識者以爲名言君歿後凡手植諸果終其喪無花人咸異之配

水心陳氏明順慈惠德婉夫子子男二應龍應鳳女一某適某孫男二某女一某應龍有志介英敏博覽多所著述而尤邃於六書七音之學重縉紳間行當大鳴於時應鳳文行亦能世其家而群玉森列庭階君子於是知微山之慶未艾也予與應龍相往還聞微山行爲詳乃爲考其世系次其生平徵諸月日爲此狀以俟傳隱逸頌潛德者採焉

洗馬尹先生行狀

先生諱襄字舜弼姓尹氏別號巽峰世居古之永新南鄉其先鄱陽人石晉時有諱濯者以平南將軍鄱

陽縣茶鋪永新因家焉故君於永新宦故且鉅會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別號松陰處士皆明經隱德不耀而松陰公尤博覽能詩文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編修母某氏贈孺人家世寒松陰公力欲教子以詩書起家先生生有異質兒時出語驚人日誦千餘言少長知自力學承父志爲舉子業清新灑落而一根於理致爲二泉邵公器重一時文譽蔚然弘治甲子發江右解年甫弱冠時松陰公已棄養留侍母孺人未上春官試正德辛未登進士上第選改翰林院庶吉士閣試屢先羣彥大老亟稱之名動京師踰年

以母憂還丙子服闋授編修乙酉秋滿九載陞侍講尋以纂修武宗毅皇帝實錄成擢司經局洗馬今年丁亥二月二十一日某甲子以疾卒距其生成化乙巳某月日得年四十三先生性溫醇端靜言笑不苟用心於內邃於理學沉思精微多自得隨所閱書有見輒附著簡端及近世自立門戶背程朱爲說者亦嘗辯著其所以異蓋要諸實見以歸真是不肯苟徇雷同又嘗以求放心名其齋爲詩文醇質典實不屑屑斲削塗澤爲工朝退閑門掃軌端坐一室讀書鼓琴翛然竟日曰不可負　朝廷作養　今上登極奉

命祭告南嶽及虞帝陵冒暑將事事竣過家上冢兩充會試同考官校閱竊晝夜不懈得名士爲多在史局紀述詳明侁授精確有良史筆充經筵講官三載每直講必沐浴更衣宿齋致敬至敷陳邪正之際尤丁寧剴切曰吾見前輩諸公類有規諷不敢諛頌孝友天至幼時松陰公授謂以禮語儷服終身母孺人嘗有酒誡病中猶記憶不忘奔母喪犯程不避風濤幾殞卅哀毀不能興事其兄二守居尤謹事無小大咨稟而行閨門共食內外無間言女兄貧計口歲分粟賙之以爲常遇歎孤原賑族不計費篤於故舊授

業句讀師沒撫教其二子周至俾無失所平居無疾言遽色雖臧獲有過徐呼責之與人無宿怨邑豪嘗有非意相干者不與校久之其人愧服其子來京待之如初鄉人感之家居與官府不相聞親故請求殆絕居常不問有無俸入日閱而已及其歿也囊無十金假貸具喪費衆尤哀哀疾革見其孫泣徐撫之曰考吾生平未應至此爾母恐蓋確然自信以祐善取必於天而不知夢夢者竟不足恃也垂絕言不可了有候問者舉手揖之毫髮不亂蓋其資禀既粹而學知[illegible]養故終身大節一不可持議雖瀕于危纊猶不

敀其度可謂篤行君子已與夫褒衣愽帶妄自標致以爲名者遠矣少羸若不勝衣入仕稍充後益膚碩豐厚衆謂壽考之徵咸以公輔期之無何疾作踰旬不起初感風寒且中滿並吞疹摩其腹曰得利解矣俄值庸醫診之亦曰宜下遂用硝黃湯不得下連三劑最後大吐卒不可解遂困更誤醫不效又更醫不效咸曰小恙也旬日當愈閱十日漸革醫環視之曰不可爲矣嗚呼痛哉先生性謹飭詳審尤愼疾及其將沒也本非沉痼之疾乃不謀於衆而遽以死生寄之賤工任其所爲僥倖於一試卒爲所誤若有物爲之者豈非天哉惟先生粹學醇行卓然於時使究其用補袞華國當表表有足觀者意天之生是人不徒然也而摧折之暴若此曾不及一試豈人之所謂君子卒與天異耶嗚呼哀哉娶贈孺人史氏先十二年卒繼娶郭氏封孺人俱有婦德克稱閫相子男二史出某方種學績文以待用器業過人能世其家某亦就筆硯嶄然見頭角天之所以餘善慶而昌尹氏者庶其在玆逝者爲不死已卒之日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哀傷之至有失聲揮涕不能自止者嗚呼是足以考履祥矣凡爲詩文及雜著若干多散見方待編次以傳孫某踵門拜且泣曰吾父不可使泯焉不聞敢以狀請俾幽堂之銘墓道之碣庶其有考乃本世系并最其生平可書者于右以竢立言君子擇焉

書几銘有引

予文房皮書几自予爲諸生時與之周旋迨今未始一日離也念其從事於予勞而久且慶其有成也故爲之銘銘曰器用於人各職其職貴賤則殊係其所適維我有几厥用靡輕其制孔艮繩直準平或坐而俯或立而憑朝斯夕斯匪史伊經自始迨今亦免二紀枯榮悲愉唯我與爾爾勞旣久我名亦聞爰書玆銘以策爾勲

硯銘

如月斯盈如砥斯平瓊潤金鏗烟霏霧冥paint

龍池半泓孰珍孰朋三槐之庭

居庸關銘

嘗觀前代建都者必據扼塞設關以自固若洛陽之成皐關中之函谷是已雖王者以天下爲家四夷爲守然必致重於都會者豈非以京師根本之地強幹弱枝防微杜漸之永圖有不得不謹且豫者耶我文皇定鼎幽薊諸山自雲中西來連峰複嶺摩空聳黛

者千里不絶近都則迤北而東綿亘繚繞隱若外垣
居庸直京師西北峭峽夾徑三十餘里其狹處僅不
容幰乃立關屯卒以司防守然愚以爲漢唐之都去
邊尚遠諸關不過爲京城一面之扼而已 皇都獨
控北垂與夷虜爲隣則居庸者尤近邊之要衝守
國固圉之重地較漢唐之關利害大小何啻萬萬而
已哉間嘗披圖而得其説因爲之銘銘曰 王公設
險維以保邦矧茲埶勝夷虜之防群山東奔來自雲
中勢如萬馬自天而降層巒疊巘象彼重城睥睨雉
堞宛然天成直北而西曰維居庸嶔崎峎崿嘷虎咆

熊咢徑潛通騎不得列銜尾相隨險若天設徒衛桓
桓關城峩峩以扼咽喉以司誰何蠢爾玁狁北壤密
邇莫爲之防長蛇封豕嗟嗟雄關界彼異域一夫按
劒萬落辟易壯哉天都坐制四遠如輻斯輳如瓴斯
建我聞在昔明明有謨四夷來王警戒無虞愼厥攸
司以永萬億刊銘磨崖貽後訓則

吳母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諱某世爲弋陽人胄出宋太師丞相魯
國文正公同邑吳翁玠之配而光祿典簿芾之母也
入門敬戒自將恪修婦職奉嫜悦其孝妯娌安其睦
戚黨懷其仁内外咸適自奉儉甚而賓祭務極豐腆
翁無兄弟弱冠即代父理家政時方作室經營供億
需費百出孺人每躬爨以佐之不憚勞瘁姑張孺人
老而盲事之尤謹扶侍不離側夜必伺寢然後退凡
二十餘年以爲常比終不衰治生勤晩年家漸裕歲
歉必哀廩以活餓者無問戚疏以周急爲心不必求
償焉遠近咸德翁施而孺人從臾居多尤嚴於教子
芾甫成童日督誦書習字有程夜紡績以臨之每至
二鼓祁寒盛暑不輟稍長遣補邑庠生節序不令歸
省廢業贄師饌友不遺餘力芾亦承志力學卒以成

名弘治辛酉江西鄉薦高等鄉人咸曰孺人善教果
有徵孺人不敢當撫芾曰此先人積慶之餘也爾其
敬承之芾篤行慷慨志於用世先後七試春官弗利
復圖再舉顧念孺人垂白在堂乃謁選銓曹得光祿
典簿將冀一命之貤歸爲孺人榮而孺人已不逮矣
正德庚辰十月十六日也距其生景泰壬申十二月
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時翁之殁已七年矣子男
三長即芾次莊先孺人卒次爽女一適某孫男某某
女某光祿君持狀踵予門拜且泣曰不肖薄宦所羈
吾母疾弗克侍歿弗躬歛錫典延下弗及沾罪其可

迯今歸將以某年月日卜葬於某山之原誠得立言
君子發懿德之潛輝雪不孝之自過則昔猶可偷視
息為人以圖終前志先生尚肯卒不鄙而矜賜之否
乎予與光祿往還相好居不踰舍知孺人行稔且悉
而信其狀之不誣也乃次其世系而銘之銘曰太師
之裔維　胄之貴君子之儷維　德之媲
英英光祿克昌厥世有燁鑾章可旦夕韙弗賢者天
風木增喟曷以慰之幽宮可貢勒茲貞珉永世是識

詹母桂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姓桂氏貴溪望族世居邑南英潭祖子芳
背雄一鄉有隱德稱為鉅人長者父寬母鄒氏孺人
生而警慧父母愛之為擇所歸歸同里東川詹君俶
旦夕問遺相屬詹族繁昌與桂相埒號曰詹桂孺人
入門恪執婦道事字實祭咸中儀矩宗鄙賢之厥後
桂以區長累家日落父寬沒嗣子子立母鄒獨居孺
人迎致于家孝養備至視奉其姑蕭孺人不甚殺也
中歲捋鼓數起村居譬擾往往竄巖穴間孺人行必
奉二母與偕扶侍躬親之備嘗艱阻數歲卒全于流
離無幾微見於言面鄒母考終孺人歛送如禮業贍
其弟俾無失所人以為難正德乙亥六月某日卒距
其生成化辛卯九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嗚呼哀哉
子男一元龍國子生女一適安仁湯惟允二口元龍
持狀來拜且泣曰吾母至今尚在淺土不肖日夜痛
心無所迯死兹卜兆大塋塴有日將卜葬某山之原
惟是幽堂之銘不可無辭先生矜賜之則吾母雖不
永壽而懿德不朽庶其有託乎予與詹氏有連重哀元
龍之志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克孝其母而弗獲於
姑孰友其弟而弗宜于家温温令人懿美弗渝命雖
云短實未終譽鐫茲樂石徵是匪誣

司務李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時元姓李氏州號南麓瑞州上高人家世
業農曾祖某祖某俱隱德弗燿覽博不苑父某以長
者稱於鄉號筠菴母潘氏君生而穎異筠菴愛之令
習舉子業稍長補邑庠弟子員自奮欲以詩書起家
成父志未幾登弘治戊午鄉薦高等七舉春官不第
猶不已筠翁書來曰吾老矣爾勉就一官為吾榮乃
謁選銓部天官卿試其文亟稱之寘首選授都察院
司務蓋不欲以州郡煩之也端慎公勤舉其職考績
以稱書最處寮友剛介不阿而節文周詳性孝友非
筠菴得其懽心家政委二季生平未嘗親籌算無毫

與私藏專意於學力追古作者尤長於詩興寄脩然
公餘未嘗廢吟諷御史大夫東皐王公居臺時每有
譔述皆君代筆暨今榕溪金公冰齋劉公貞菴周公
皆雅重君君疾革三公就視之一再臨其喪哭之慟稍
貴皆從官給知君貧且旌其清白前此未有也生於
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卒於嘉靖壬午十一月某日享
年五十有一時當鞫死罪獄於 朝堂文武大臣咸
在列且乍寒君質明往執事迨夜歸猶秉燭答書記
數紙次日晨起入臺平善日未昃蒞事退坐啜茶忽
仆地不能言舁歸卒蓋勞瘁爲爽所中云親友斂

具殮其篋得布一端餘無有也見者嘆息同官交遊
相與賻以卒事則君之勤事與其所操可知已娶廖
氏賢明有内行屢產子不育女一人適某鈞菴翁媪
垂白在堂以例不獲貤封爲戚言輙流涕嘗具疏陳
其情未及上齎遺憾矣君雖不獲上壽躋貴位然其
居家交友蒞官臨政俱有足紀卒之日知與不知莫
不悼惜焉著述若干帙藏於家廖孺人扶櫬歸將以
某年某月日卜葬某山之原乞銘于予予鄉書姓名
册君後知君獨深且久義若同生乃不辭而敘其大
節銘之以慰吾志以解鈞菴之哀思銘曰仕匪弗貴

有列于朝年匪弗永已艾其毛維彼無聞榮華風飄
嗟我南薦爲時俊髦獨立中臺秋空鶚鵰不受世羈
孰解其鑣表茲節惠百世孔昭

錦衣衛百戶郭侯墓誌銘

侯諱俊字世英姓郭氏山東范縣人其先有諱某者
以戎籍隸錦衣衛因家京師於侯爲曾大父大父諱
成父諱興母徐氏侯生而魁碩重厚與群兒戲無媟
言舉止類成人大父奇之曰是必亢吾宗成化初冠
使浙積十餘年父母先後傾逝家耗不通久之始得
凶問侯奔赴即日北歸哀毀持服無違禮以積勤歷

陞錦衣衛百戶敦朴不事華侈寡言咲弱冠克家家
用以饒寛博善施嘗有負侯錢者久不歸一日語侵
侯曰汝謂我有宿逋耶侯覩其辭色非是從容遜謝
曰已償矣取券還之卒不與校以此閭里翕然稱爲
長者女適天文生王瑾者并其夫早卒取其諸孫撫
教婚嫁立其家而遣之奉先尤謹每晨起必就家龕
焚香謁拜比終不怠治家嚴而善教子弟小過必譙
讓不少貸至臧獲則恩撫之老逾耄躁却杖步履如
飛壯夫不逮也以嘉靖癸未十二月五日卒距其生
正統庚申五月十七日得年八十有四配陳氏先侯

幾年卒子男三長義鴻臚寺序班早卒次禮前錦衣衛千戶智前錦衣衛百戶女一即歸王氏者孫男六長某次某順天府學生某某餘未名女二長適孫綸次適李鈞曾孫男三女一俱幼以卒之月二十有一日卜葬於阜城門外池水村之原與陳孺人合禮等泣持安丘令周君瑋之狀介其友郭生雲鴻踵門乞予銘予雅不識庚而郭生從予游信其所友端且以周君言爲非妄者乃不辭而銘之銘曰旣壽且康又以考終曰富曰穀五福攸同敷錫保極惟皇之中後將論世有徵斯頌

處士直菴鄭公孺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祠部主事鄭君琬旣舉進士親未老也日圖歸侍不果旣而拜祠部之　命則又飭其寓邸爲迎養計未幾父母㐫問併至君號慟幾絕拊膺籲天曰胡毒我至此極耶胡毒我至此極耶治裝歸將以某年某月日合葬於某山之原泣奉其同里太史氏張君狀來乞銘按狀處士諱某字某別號直菴其先浙之青田人洪武初有諱亞春者以校尉護　靖江王國桂林於處士爲曾大父大父麒自青田來補後遂家焉父忠母許氏處士生而警敏倜儻有大志事親孝與兄某居友愛無間言竟賓客會讌劇談至夜分不倦教其子主事君嚴甚小進不免箠撻家素饒財好施予賑乏如弗及嘗焚券捐宿逋爲棺以濟不克葬者歲歉富家競買　宗室祿券以規利有欲鬻故券者覺根連誣搆逮處士父處士泣請身代主者鍛鍊文致其罪謫戍廉州遠近冤之父以憂恚卒族人將卜葬會處士以　恩宥還竟克襄事若有待然衆謂孝誠所感配趙孺人父某母某氏孺人幼精女紅性柔靜父母愛之擇歸處士入門謹敬閨中落然無聲奉尊嫜得其懽相處士以謹儉禮接宗戚高下中度逮臧

獲有恩禁家人毋得呵責方處士就逮家日落孺人訓督主事君學益篤至脫簪珥紡績以資贍之或時空乏不令知之曰惧分其心以故主事君發憤自力正德癸酉鄉闈遂袞然爲舉首嘉靖癸未登進士上第卒成親志處士生於成化辛卯某月某日卒於嘉靖癸未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孺人生於壬寅某月日卒先處士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嗚呼處士蹈義弗頗橫罹奇禍卒克有立不潰其先孺人復以懿德承之共成其子曾弗及享而倏焉繼逝豈不重可哀耶主事君學行蔚然士望行當膺贈褒䘏綸音龍光

下燭幽壤所以顯其父母於不朽者寔於是乎在然
則存歿固皆無憾已銘曰謂天夢夢災祥曷憑徐考
厥定亦既有恒卓彼直菴幾躓而興爰及淑捐含章
順承胡豐其德而嗇其齡有美者子顯聞 帝庭食
其報者兆在雲仍

二殤女子壙銘

二女者翰林院編修弋陽汪佃第三第四女也從父
來居京師母詹氏姊曰蕙英性柔慧寡言笑凝重如
成人侍父母候色承志無違臧獲有過輒身任庇其
誕食物徧分然後入口纂繡不學而能生正德辛未

六月丙申嘉靖癸未二月甲戌病痞卒得年十三葬
城南福香寺佛殿後右側妹曰蕙芙姿貌豐滿明爽
整肅代母氏掌管鑰閑女奴出入衆嚴憚之不敢犯
尤勤女紅朝夕不釋手生甲戌正月甲午申申六月
壬戌亦病痞卒得年十一祔姊塋先是謁醫治蘭痞
用消積劑痞良已而卒罪醫攻伐傷其元氣既而少
者不可深治醫云用藥貼患處無傷也痞良已數夕
亦不起不知痞竟不宜治邪抑治之不得其道邪嗚
呼二女均稟粹質孝友夙成宜永年而止於斯天意
固不可解也哀哉銘曰惟福香寺比丘尼居女子歸

骨寔維其宜姊也先往厥妹從之終古同藏豈曰無
依

戴母李孺人墓誌銘

吾邑與德興比壤嘗聞其盡節鄉有隱君子曰遯齋
戴翁舊矣而未及識丙戌春有名儒者登進士第寻
以場屋雅獲納交焉始知爲遯翁子文行卓然一日
奉其同年友曹君某某狀來其爲母李孺人乞銘述
其內則飭備乃知遯翁之賢得內助焉而其子之有
成慈訓寔多按狀孺人諱某系出樂平龍子岡李氏
望一邑代有聞人父某母某氏孺人生而聰明婉愍

精女紅工巧天成父母愛之擇歸遯齋戴鉅族世肅
家範內外斬斬孺人入門寅敬自將使事賓祀動中
矩度上下宜之姑黃孺人爲一時閫師事每呼孺人
與俱且責之備曰是後能繼吾者遯齋好振施性剛
直義方尤嚴孺人每順承無違有求隨多寡應之傾
囊不靳諸子有小過身庇之不以聞而私誨諄切必
改乃止朋好非時過從觴豆輒具恒豫峙以待遯齋
力耕四十餘年絲粟皆入公帑而子女貲卒出孺人
手給無幾微見言面尤人所難宲嘗再燬蒼黃呼其
子讀出藏書曰世業在此識者韙之以正德某甲子

某月某日後遯翁踰年卒距其生天順某甲子月日
得年五十有九遯翁沒時孺人已嬰疾哀毀增劇遂
不起遺命薄葬無遠所居死而有知常使魂遊戶庭
屬家事甚悉子男三 某次即儒初授行人司行人
次某女一某適某孫男三某某某將以某年月日卜
葬於某山之原去其居幾里許予惟孺人懿德醇淑
會未及享且拮据一生以歿若可憾者然行人君發
軔青雲鸞章錫寵下賁泉壤日可俟已天之所以報
孺人者庶其在茲乃爲之銘銘曰維婦之良有子之
孝維妻之貞有相之道維母之慈有父之教嗟嗟孺

人全懿孰紹丹山有雛厥德惟肖儀於帝庭五色有
耀善慶可徵始食其報勒詞樂珉千載是詔

外舅聘君詹十二丈翁墓誌銘

翁諱望字仰夫姓詹氏行漢十二先世蜀人有諱燚
愚者爲長沙同知遊貴溪樂儒源之勝遂占籍焉其
後有諱廷植者仕元爲御史謫播州巡檢徙蘇山於
翁爲七世祖其孫伯希入 國朝克禹石長遷東川
生子舍子善生文理文理生彥府彥府生宇世隱德
弗耀以貲雄鄉宇字景高遷禮村娶臨川白圩李孺
人生二子翁其仲也生而穎異手姿魁岸高顴豐頤
見者偉之少有大志業舉再番成棄去出後叔父景
非踰年不忍去父母復來歸景高公嘗爲里人誣坐
以人命逮長子瓔繫獄遘癘幾殆翁年未弱冠既自
郡城奔還叩頭請代卒脫兄疫死備受搒掠意氣慷
慨時都御史三山謝公士元守郡感其事蕭然曰安
有孝友而殺人者耶乃理出之既而挾輕貲遍遊江
湖倜儻達練善謀能斷宗戚鄰黨咸就質焉有訟曲
直久不決者翁一言平之靡不懾服而退景華孤女
年及笄邑豪利其貲隱委禽焉衆唯唯有陰爲之地
者翁獨力拒之更擇所宜歸所後子一酗酒破產母

張老無所歸翁迎養終其身善殖生好施予喜賓客
手談冠一時周旋士大夫間所至倒屣迎門握手大
噱竟日不釋或有所貸隨多寡應之未嘗取償焉每
歲歉裒廩振乏不計利食其德者甚衆焚逋券無算
中歲以所居湫隘撤而新之不慼更新之輪奐有輝
無何燬於盜翁晏如無不豫色曰成敗數也越明年
以疾卒時正德辛未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天順丙子
七月某日得年五十有六初娶蓮塘里馮孺人賢明
有內則先翁二十七年卒繼室陳孺人婉順端靜後
翁十二年亦卒子男二孟啓太學生仲山側室孫出

也翁晚乃得子然義方最甚小過不少貸故二子遵
遺能教以勤儉世其家女二其長歸我次歸弋陽鄉
進士方華馮出也翁歿七年始克葬竹村里時予靡
於官弗克祖窆且未有銘今將以某年月日改卜
于某山之陽奉其從兄海鹽丞岳之狀來俾予銘予
拜而撫啓而泣曰始我翁屬纊時顧爾兄弟在髫齔
賫後憂知有今日耶天道良不誣哉翁目瞑矣乃按
世系并附嘗所聞記去敘于右而銘之銘曰魁然之
表中寔似之義敦同氣不避險危涉遊江湖犖犖不
羈孰結不解一言可離孰匿靡繼百金可揮雄志通

材靡竟厥施曰鄉善士翁其庶幾較有明徵不愧斯
辭

界谿居士戚翁暨其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始予謫宣閱戚生袞名于今監察御史魏君伯深暨
至宣首詢焉則以憂居告久之纍然衰絰造予門目
其貌耳其言竦然異之既而來學叩其蘊察其為人
信佳士也一日泣請曰先君尚未殯卜宅兆于城北
陬汪村先生幸寓目焉予往贊其決曰吉則又泣曰
先妣之卒未協吉今將遷與先君合窆焉顧幽宮之
銘未有屬幸先生併賜一言以卒庇哀父子予曰諾

府蒙　恩量移貳崧方治行未暇及茲生走人以葬
期告且速銘按狀翁諱某字某別號界谿居士其先
祥符人宋渡江號某者始占籍于宣某兄弟行曰某
某某皆登進士歷顯官入　國朝四世祖諱某以進
士官至布政使翁天性孝友父諱某遘末疾動止仰
人翁殫力侍養晝夜不去側既歿毀瘠踰甚居喪如
禮好讀書尤力教子傾囊為延師市書貲善殖生不憚
勞瘁然不妄取以直寡合不附貪勢而敬慕士夫如
不及有不善者絕不與通而口無喝秋生平足跡未
嘗一躡公所兄弟五人慨然有張公藝之志中有弗

悅者不克遂泣涕不食者數日臨終以囑其子蓋遺
憾也治家嗃嗃晚更慈鄉黨藹如也沒之日人咸悼
之以嘉靖某年月日痿疾卒距其生景泰某年月日
享年若干孺人金氏居士同里人曾大父諱某官南
京工部主事父諱某母某氏孺人聰慧莊靜入戚門
內外咸宜逮事祖姑李甚謹得其懽李垂沒祝孺人
曰願新婦它日得孝婦如新婦奉舅姑以孝聞舅先
沒姑晚喪明佐居士孝養尤篤饌必手調藥必親嘗
凡所欲輒先意承之念其父母孤貧無所於歸迎養
二十餘年以壽終禮葬之拮据理內政善娣姒睦宗

黨凡居士以善稱於鄉者内助居多有葉行暴一戚
獨敬孺人不敢侵傳者以爲口實先居士九年卒正
德某年月日也距其生天順丁丑月日享年六十有
一子男三元亨元衮女一適士族孫男九某某某某某
元邑博弟子元衮懌慎郡博弟子元衮懌俱有聲場屋
所以顯其先而後戚氏之始者厥其在此曾孫女二
未名塋期在年月日于惟居士夫婦潛德弗耀法當
得並書以詔來世于忝史官與元衮懌文字交久徵
其狀不誣乃銘銘曰嗟畀谿宜善士施于政惟孝友
閫有相德宜儀求厥謀貽孫子森瑣塋茁皆祀家亭

陰佳山水毓秀鍾靈昌厥世卜者誰太史氏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拙菴方君墓誌銘

予起廢僉書閩臬時丁丑同年官于閩者凡九人丁
酉甚春醵燕于三山之平遠臺酒半命畫工繪像以
紀其盛獨吾拙菴長身玉立儀觀偉然可傳衆咸以
公輔期焉無何先後遷官去而君俄乃訃聞蓋君入
賀　九廟成疾還卒于清源舟中時九月壬寅也距
平遠之燕數月耳會晤之不可恒而神理之不可推
也如此嗚呼哀哉既歸圖葬事君配汪孺人自歙走
介持姻友太僕卿東峰汪公狀來乞銘予不忍以不
文辭按狀君諱紀達字行可拙菴其別號也姓方氏
始自漢河南守紘避王莽亂徙歙之東鄉生西河守
雄數十傳徙淪坑宋時有七十公者遷潛口君今爲
潛口人有諱開先者中明經科高祖永進贈湖廣按
察司僉事曾祖勉登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讀書　中秘仕至湖廣叅議爲一時名臣祖某父
某號樂芸母許氏公幼穎敏異群兒以尚書領正德
庚午南畿薦登丁丑進士上第銓授南豐縣令樂芸
命之曰慎守官無忝爾祖君奉訓惟謹甫三月民所
利病罷行殆盡父喪解官時寧藩變闔邑援畢襃例

狠留于上官不能得慟哭去服闋補襄陽　令襄陽
如南豐襄民懷之亦如南豐之懷君民間有井爲藩
府所奪沒者歲徵其課君理諭止之乙酉徵授南京
兵科給事中正色當官凡所建白剴切中時弊時新
貴負寵姿睢君兩抗章指斥至以負乘致寇詆之寵
臣銜之計乘間中君危法廉伺竟無所得君亦屹不
爲動嘗曰諫官遇事如過狂瀾如當萬弩衛波駭機
學暇避耶其志可知已嘉靖戊子逢　覃恩勅贈君
考妣如其官封生母李氏爲太孺人尋擢廣西按察
司僉事左江兵備潔清一道貪吏望風解去丁

人憂服闋補浙江按金衢道平反疑獄賑貸饑民前後部使者連章薦之丙申冬擢福建布政司左叅議旬宣有聲日方遠到而詎意其遽止此噫距其生成化甲辰七月某甲子享年五十有四娶同邑汪氏封孺人稠野處士輔之女子男三長某次某季某俱先君殀女四長適某次次俱未行君天性篤實孝友居憂十年讀禮不出外戶愛百姓如子所至有恩信守官廉卒之日囊無一金非親友賻幾無以斂然落落寡合遭廻仕版二十餘年始歷今官以拙名菴貞稱情哉惟君素履雅望年勞資表宜登貴位享遐齡又宜有賢子以世其家而今一無徵以故聞君之訃者知與不知莫不哀之方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又將謀諸宗老擇立賢嗣以主祀事又叙君政行銘諸幽宮以傳不朽君於是可無憾已銘曰民病弗瘳仁聚其欲權欲弗戢義折其角兩邑去思諫垣遺諤左江東浙霜稜震薄旬宣八閩咸受其福衆望顒顒奄然弗祿胡予之豐而奪之速天實爲之百身可贖又殀其嗣罰也何酷寂其生平俯仰無愧某山之原堂封若屋銘此幽光永世其馥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平溪詹公墓誌銘

嘉靖己亥三月辛卯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平溪詹公自麻城來蒞任駐建州御史行臺燕于青華樓其日下舸浦叅部使者而旋復寓行臺始下車拊予涕泗哽噎以餐疽告且曰吾何不幸罹此又何幸遇公不憂旅死矣予亦泣不忍諾勉寬慰之日往省焉且走价麻城趣其家人來邇詢醫不奏功日困猶手書囑我竟以四月壬戌不起伏枕浹月耳予奔往伏哭盡哀歛送如禮諸費皆官給既歛其孫某某始先後來扶櫬歸復檄有司津遣之瀕行哭告予曰我父於先生素昧生平病也先生問之歿也先生殯之情踰故素雖公厚德殆亦有數存焉今將歸祔先塋敢乞一言銘之以終大貺以覆冐我後人予重哀其請不克辭乃叙次其世系履歷于左公諱某字某平溪其別號也父諱某號玄石母某氏性沈厚平恕平生與物無忤於書史雖未始數數佔畢而究其人義士遠近從經指授成名者甚衆居喪哀毀如禮廬丁夫人墓白鳩降于次者七日衆驚異謂孝感所致相與聲諸歌頌丁卯領湖廣薦書登甲戌進士上第授南版曹主事三載　覃恩勑贈父母如其官歷陞福建漳州府知府適海寇爲梗頻歲莫制公設奇戮之修江東

檄導柳營江濟者通農者利而莫知費所從出以同
官議𤰞調廉州適採珠　命下衆僉謂數十歲逋課
不貲未償今取諸不可測之淵柰重負何不如貿諸
民公曰還珠何人顧吾誠未至耳即登舟泊宿海洋
焚香誓天未幾果得珠若干以獻而宿逋盡釋擢河
東鹽運使鹽課歲有額以備邊儲　宗室訴乞分課
以濟乏公疏宜二八掣支時議韙之教鹽丁井飲而
人無暑渴死者高運司垣以固保障政成屢獲重語
于當道乃擢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過家誓將解組鄉
人爭勸之曰通聞　覃恩三品貤封上及其祖公勉

為親一行乃欣然就道至延平毒發趍建寧就醫莫
療生於成化癸巳某月日迄其歿享年六十有七娶
袁氏封安人先公某年卒子男三長某先卒次某某
邑博弟子員能讀父書世其家女二長適某次適兵
部尚書劉松石子某孫男六某某某女六某某曾孫
男三女四維公恬淡寡慾不嗜厚味旁無姬侍袁安
人歿時公尚未衰不繼室以終其身惟留意藥餌且
軀幹魁傑宜康強上壽而乃以是疾終天可問乎可
哀也已乃為之銘銘曰胡種之豐而食之嗇其成孔
艱而殞何亟以位以年衆望未塞不曰積善餘慶可
必森森階蘭書香世澤天道孔顯佑我後
人視此貞勒

勑封太孺人周氏墓誌銘

太孺人周氏鉛山封監察御史南峰張公詔之繼室
而廣東右布政使合溪先生祜之繼母也南峰公元
配上饒東田程孺人生男四祾祜祉禋女二而卒繼
娶孺人孺人出弋陽峽源望族性端淑閑姆訓初入
門合溪方八歲弟妹有在襁褓者孺人內恤幼孤以
恩外事南峰公以正宗黨賢之姑韋孺人在堂嚴重
難犯孺人承順無違攻苦食淡而賓祭豐潔如禮資

遣諸子從師力學或遘疾顧恤尤至南峰公宅心平
恕不屑意肥家而婚嫁百費日出孺人拮据佐之以
卒事祾祉早卒撫其貌孫溥凝俱底成立合溪初學
教當塗繼助教南國子寒氈凡十二年孺人歲有所
遺以勵苦節既而以卓異擢福建道監察御史勑封
南峰公如其子官而程孺人以贈太孺人以封皆如
制衆以是激南峰公善慶之餘而慈訓有力焉嘉靖
壬辰孟夏孺人壽届九袠時合溪在廣望雲延竚不
自勝同官相與修頌寓歸以相孝思代稱觴祝會牽
公事按章還家孺人喜甚迎門曰吾賴汝榮且樂矣

[illegible]大耋之嗟猝不相見今復圖恐死不憾矣合溪
定省晨昏不離側孺人素康寧動履飲啖如常惟苦
痰壅今年二月忽不豫亟語諸婦檢視備終衣具以
待遺言縷縷毫髮無訛越五日而歿實嘉靖癸巳二
月戊寅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九十有一可謂全歸
已卜以是年月日祔于里之西錦山程孺人墓東南
若干武孺人所出女一人適國子生黃鐸南峰公先
孺人八年卒少師湖廣費公爲志其墓凡世系子姓
具公誌惟太孺人閫範母儀法尚得書而福履之盛
榮壽之全近世罕比且上逮事姑下見曾玄歲時上

壽森庭繞膝內外數十人無長少孺人咸噢咻之如
嬰孩雖沒合窆方伯之寄遠在嶺外適會際家食傳
養數月以奉考終致其附身附棺之誠而無悔尤非
人所能爲者合窆一日以狀來乞予銘予兄机軒宗
伯嗣子系合窆壻也稔孺人懿行知其狀不誣遂敘
次而銘之銘曰婦道維順母覆允茲安貞之吉君子
宜之終始無斁其誰與偕壽先五福夢踰九齡貤貴
以子命服斯榮視履考祥其誰與京遊子萬里翹首
倚閭孝慈感通倏返其寓默相者天其樂只且嬉嬉
來彩亦葬其禎迨征其節歸撫其全存歿靡憾舉世
儀範西錦之麓有封若堂鐫銘樂石以表幽光山夷
谷堙永世令名

敕封太孺人葉氏墓誌銘

太孺人葉氏封禮科給事中莆田豫菴朱公某配而
浙江右布政使南岡鳴陽母也系出宋丞相正簡公
後祖某父某隱德弗耀母某氏太孺人生有懿質父
母鍾愛之教廸有方自幼舉止端凝伯父監察御史
某公雅重之及笄擇歸豫菴事舅姑以孝謹聞姑唐
晚年失明動止仰人太孺人先意曲承無巨細躬親
之唐甚宜焉至忘其盲相豫菴和而義終身無間言

凡豫菴之孝養致隆於父母而周恤不遺于朋舊內
相之力居多正德辛未南岡選授禮科給事中太孺
人諭之曰言官雖重舉職爲難遠祖寶謨公之擊蔡
京從祖給諫公之攻牛王家法具在師有餘矣時幸
璫義子植黨弄權群憸附和屏斥善類南岡奉慈訓
前後抗章數十雖多留中未盡行直聲大振丁亥冬
海道失事由浙江參政牽擸左遷滇南再起荐陟浙
江右布政使當事者不悅復緣前累勒致仕太孺人
曰罪不自我退未始不爲進也初微時屢空無戚容
後以子貴貤封太孺人祿養豐備不色喜若固有之

者性夷坦生平無夢不知人間機械事其質之淳静如此殆幾太古之遺混沌未鑿者歟生景泰乙亥某月日沒嘉靖丁酉某月日後豫菴二十年享年八十有三子男一 即鳴陽女一孫男二某某邵庠生女三曾孫男三女三豫菴之葬成美山也少保熊峰石公爲誌其墓世系略備茲將以某年月日奉孺人葬于竹圍山之原不合窆者堪輿家以成美地臨非宜竊惟孺人淑德懿行遐齡備福法當得書顧予簿領塵思弗克揄揚篤念嘗備史官與甫剛有一日雅今自甫來辱突冒炎曦往返幾二千里以銘見屬可謂孝

且勤矣曷敢以不文虛其請乃按其所自爲狀敘次而銘之銘曰二無攸遂三弗敢成惟静惟順寔坤之貞曷謂家索牝鷄之晨有美婉娩温温德馨匪先而唱退然順承克佐君子卿以善稱慶鍾厥嗣爲廷直臣宥敗徹省旋躋而興母以子貴命服載膺爰登上壽蘭芽匝庭祥考其旋莫之與京鬱鬱竹圍有峣者墳成美伊邇勝焉如隣不有斯刻永世曷聞

孺人王氏墓誌銘

王孺人者馮臚序班嘉定殷甫周卿之配也諱雲上海世家工部主事諱大用之長女母沈氏孺人生而慧敏婉娩頗涉書史通大義然深自韜弗耀父母鍾愛儀擇所歸得周卿入門謹飭自將事至成宜閨中落然無聲舅某游宦京師孺人佐其姑養大舅姑于堂朝夕惟甚不使知有離憂大姑沒哀毀幾不能生姑恒疾奉之尤謹事無大小咸躬親之一不以嬰其心遇宗姻睦而有禮女妹蚤寡尤加意待之厚撫有遺孤事周卿順而以正嘗爲買妾以廣嗣續周卿卒業太學行囑以念嚴訓戒若倚用強其志後省覲歸未幾獲薦供奉 內閣時孺人方居側室權周卿内顧厄行乃謂曰進取宜及時勿以我故累君力疾爲

趣裝踰年竟不起又踰年而良人果以文翰成名人以是益賢孺人生成化甲辰九月二十二日卒正德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三十有五子男三俱殤女一某以卒之幾年月日葬于沈浦供先塋祔太姑兆周卿持狀來乞銘且泣曰甫有今日壬之助也而不及見且其生平有足紀者弗張後將泯焉願先生一言賁諸幽宫以慰之抑以紓甫哀予既悲殷請又賢王以禮自強志成其夫而獲償也乃爲之銘銘曰維坤之德維婦之則謂天豐是而年胡嗇貴不及偕其志則獲曷以永之視視樂石信辭可徵太史是職

東麓遺稿卷之九終

東麓遺稿卷之十

文類

監察御史詹君墓表

正德己卯六月丁丑監察御史詹君啓敬以疾卒于南京寓舍某月歸葬某溪某山之原其兄工部主事啓明聞訃哭之過時而悲既乃狀其履行徵銘幽宫而哀猶未釋復請表其墓道昭示永久乃以屬某某與詹氏有世好且交御史君兄弟間而久詳其家世行實義不得辭乃按狀叙次如左詹氏望出婺世居南鄉東川 國初有諱某者起家爲御史以直言謫播州巡檢於君爲五世祖曾祖某祖某俱隱德弗耀父某仕終壁山縣尹母桂氏君諱昇字啓敬別號二川生而警敏異凡兒壁山公愛甚命主事君教督之禮以誦千餘言稍長穎脫輩流嶄然類老成人弱冠補邑博弟子未幾領江西癸酉鄉薦明年甲戌遂與主事君同登進士上第初授行人司行人奉使藩府[illegible]禮一考最 賜勑命進階修職郎既而選擢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試滿爲真悉心營職夙夜不息大猶北巡閱時君疏請迴鑾言甚剴切居常議天下事慷慨感激至扼腕奮髯若與人競不相下然蓋將大有

祿府者故遺之耶惜哉嗚呼梅氏自學士都官以來
世有聞人君位不諧其志才未究於用然出其緒餘
亦足自表見章章不愧其先若此是可述已褒善發
幽史氏職也目次而文之以詔其後人子四某隱於
農繼儒太學生行登仕籍爲時用繼魁郡庠生雅有
聲場屋所至俱未可涯君之厚積而身未及盡食者
其殆發于茲乎

敕贈衡州府通判毅齋汪公墓表

維我祖越國公挺生隋季丁世大亂保全六州歸唐
功比竇融其後嗣蕃衍遍于海內而新安始與地子

姓散處郡中所在成鉅族而婺之大畈爲尤顯多聞
人矣公諱某字某毅齋其別號也幼有至性父諱茂
禎號宏菴母江孺人蚤歿翁甫七歲悲號幾殞性一
夕忽獨往泣母墓次家人驚求弗獲有樵者過山下
聞道傍兒啼聲乃抱以歸客有詢宏菴諱者公不敢
不諱且不偏諱拱對曰上茂下禎客大嗟異稍長力
學克家百凡躬親不以勞遺宏菴宏菴性嚴公謹事
之無違溪東有積逋承父命往視暴漲斷橋衆莫敢
前咸沮之公曰如違命何遂凴以往瀕危而濟人謂
孝誠有相之者父歿養繼母李尤得其懽耳旨與徧

[illegible]備以俟所欲孚李有風疾不能作朝夕侍頃刻
不[illegible]離隆寒夜起必立牀下以俟沒身不廢友愛異
母[illegible]敦讓鄉閭有犯不校族有訟必反復曉譬曲直
[illegible]諭以大義往往忘其所爭而退後進業儒者必加禮
遇應試則資遣之周急濟之如不及歲侵傾困賑貸
負者不[illegible]其往從弟希顔憲副族弟文燦都憲咸私
相推服[illegible]以爲弗及雅有吟興矢口適情不事雕琢
所著有江湖集藏于家疾革處分家事整整不亂易
簀偃視日書指丑支曰吾命盡此刻至期翛然逝竟
不爽嗚呼可謂達已寔弘治乙酉三月七日也距其

生宣德某年正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三以子貴　贈
衡州府通判初娶某氏繼某氏某氏子男五人某某
某玩澤玩以衡州府擢福建建寧府丞女一弟子貢
先是以某年月日葬于芙蓉山麓某官　既銘諸幽
郡丞復欲表諸墓道以詔將來謂予嘗職史氏而屬
筆焉予惟公至性厚德重于士林範于宗黨雖未沾
一命而後嗣之賢且顯　貤恩褒嘉光昭慶源足示
不朽况郡丞治行有聞所至未可量寵命方繼至則
毅齋生平庶其無負予族屬於大畈爲近又與郡丞
[illegible]有一日雅義曷可辭銘曰嗟我越國六州拓疆崇

民籍士翊賛觴唐縣縣丞侯德厚流光賢科膴仕奕
世頗明中有隱德令聞發揚有美毅齋宪維宗英用
雖未試善則名鄉受食其報有餘之慶　綸音褒嘉
闡其幽芳英聲之麓有封若堂過者必式視此銘章

文林郎順德縣令行素楊翁暨其配雷孺人

墓表

楊氏系出關西唐末有宦閩者占籍建安厥後晦顯
靡恒入國朝文敏公始起家進士官至少師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預知　太宗文帝歷相　仁　宣　英
三廟身致太平功在社稷名在史冊子姓繁衍代有

聞人遂望于八閩見稱天下翁諱昇字孔昭別號行
素文敏公之曾孫也祖某尚寶少卿父某未仕卒翁
甫八歲有至性號踴如成人母張孺人蚤寡矢志不
二翁奉之謹恒得其懽嘗刲股愈其危疾成化丁未
追錄文敏遺勳蔭國子生篤學馴雅脫去貴游習弘
治某某銓授香山令香僚夷倚山阻海潛通番舶為
姦利或帶牛佩犢不時劫殺翁外嚴防禦內申憲令
且首戮二豪族之橐橐亡命者以徇由是群黨不逞
屏伏山海無敢復弄兵時牛蘭茵獲餘燼復熾黔鬱
思田八寨諸蠻旁緣扇動土漢官軍往來搯討屯覔

上者毋慮數十萬供億戰守役曹百萃將趣旁午翁
暇豫應之若無事者大司馬華容劉公大夏時為太
師重而禮之延坐諮方略卒之方隅寧謐翁有力焉
未幾以才調順德順德民富無禮俗以巫治病以浮
屠治喪塟翁嚴為之禁刊布方藥考示古禮夷風為
變地當孔道科索橫出而中使發求私家千謁相繼
翁為民惜財恒賦軍需之外一介不妄費有權閹倚
法剝削衆咸厚遺祈免翁獨抗以禮其人大怒投几
有危言翁不為動且將具其事以聞士論壯之民有
執殺偷兒抵死者翁平反之凡所能行民舉稱便間

引諸生析疑義商吏治至分條間其價乏者屢獲重
語于當道騰諸薦剡秩滿隸行李蕭然橐無海南物
士女攀轅截道或至泣下過家以母氏垂白在堂不
忍去側遂乞休不上考功課孝養十年以迄考終其
喪治葬咸如禮祥禫哭慕如新歲事必躬親務極豐
潔忌日追感沒身不衰家居三十載杜門却掃非鄉
飲不一跡公府暇則與偲菴太宰東園太傑西嶼憲
副暨群從為荆庭會怡怡竟日性坦夷不設城府每
誦前言往行為庭訓嗣子某以禮部員外郎擢廣東
參議翁命之曰楊氏清白世訓汝克承之第能於激

者也審惻怛至意始是吾人用處僉憲君敬奉周旋
卒葬[illegible]以某年月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二配
曾孺人同郡世族淵之女先公二十五年殁實正德
丁卯九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一葬于將相里大曆山
之原至是奉翁柩合窆焉即其歲季冬丙申也孺人
[illegible]懿行實克媲翁爲母爲婦治家睦族動有儀則
[illegible]可師[illegible]翁之[illegible]千家庭治行最于官守者孺
人內助居多雖翁亦[illegible]以是稱之翁居官推誠任眞
不巧取聲譽而去後恒見思於今惠愛尚籍籍嶺南
稱良吏焉其香山[illegible]德忌且祔食順德名宦祠嗚呼

翁去位下世久矣是豈有求而然哉蓋其蒞民行政
知自盡而已惟其出于我者誠故入于民者深而保
民之思也久非翁能使不忘而翁不能使民無不忘
也殆庶幾古循令之風矣子男五長即僉憲君次某
某任某官暨某某咸能承順無違諸孫蘭茁堦庭節
序更迭上壽斑綵成行優游怡愉葆眞煬和以登遐
算福履之盛近世罕儷此固後昆孝養致然而翁厚
德之徵不可誣已先是翁之壙也今太子太保少泉
林公誌而銘之僉憲君又欲揭諸神道允昭先德而
以屬予顧予言不文不足[illegible]行[illegible]顧念偲蒼與予

兄杌軒宗伯閒齋少宰嘗比肩于朝而東園與聞[illegible]
往還頗[illegible]僉憲君嘗爲杌兄南宮屬暨[illegible]京邸接遊
[illegible]芳鄰[illegible]納交焉則與楊氏通家非一世矣義不容
辭乃即少泉舊文而補書其遺俾表諸石以俟論世
者考焉

澹菴羅翁夫婦合葬墓表

吉水澹菴羅翁暨其配陳孺人既合葬之三十一年
是爲正德庚辰其孫太學生暘泰始奉狀介其邑人
錦衣王君希賢踵予門請表諸墓道且致其尊翁之命
曰吾不天遭家多故諸弟皆不祿先人幽宮之銘追

今未克立世美弗傳盡焉內傷罪將誰諉汝能卒吾
志乎暘太謹奉以將事惟先生幸矜賜之言重其請
辭不獲乃爲按狀叙次于左白沙橋南羅爲吉水鉅
族系出唐冉湖先生隱有諱彥瑤者仕宋終都虞候
居南昌再傳諱璣爲廬陵教授因家焉又數傳而後
徙于白沙翁諱某字某澹菴其別號也曾大父某大
父某號梅村與學士解公文墨周旋父諱某號耕樂
母鞠氏翁體貌魁梧少業舉子垂成棄去代父理家
政性孝友沉默[illegible]不茍澹然世味治生亦不
數數而[illegible]宗黨[illegible]收其幼孤平其曲

有田連界而屢訟不決者翁陪償而有之爭者
從巳廩假鄉鄰度不能償輒折其券拓田以奉時祀
從弟患疫衆欲徙避翁曰同井義相扶持況骨肉乎
身自隱親衆遂安而疫亦愈延欵賓客縉紳過從無
虛日尤喜讀書有得輒舉以訓後進邑令嘗以勸分
粟請翁授一散官翁出粟如數而辭其榮命弘治
庚戌四月某日以疾卒距其生永樂癸卯某月某日
享年若干卜白竹塢之原耕樂公墓側與其配陳孺
人合窆焉孺人姓者河口徙門遊溪父諱某以長者
稱恒爲里塾師母蕭氏孺人生而柔慧端靜歸澹菴

逮事君舅姑小心畏慎閨中肅然而事畢集鞠孺人
晚歲明與澹菴扶侍尤謹朝夕不離側極意娛老歲
時率家人上壽承懽年九十餘以考終娣姒禮宗
戚尤急人貧病恩逮臧獲父母老而孫迎養終其身
鰥嫠之女弟蚤寡賴以全給相澹菴内奉賓祭外持
門戶百凡巨細一不以嬰其心遣諸子與鄉先達游
恒以廢學爲戒以故澹菴僅游暮齡無内顧憂而諸
子皆知問學先澹菴三年卒成化丁未某月某日距
其生永樂乙巳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又三年而壅子
男四某某某某穰浙江慶元縣丞女一適某孫男十
有四某某某孫女三俱適士族曾孫男九某某予淮
澹菴孺人之遺行於法應書而其嗣子孝思久而不
忘卒克昭世賜太循循雅飭行發仕版以大其家而
羣從之森然騈秀信善慶之有餘也羅氏之昌殆未艾
乎後有觀者其將徵於斯

筆說

予雅患腎弱不能書又不能得善筆以故書益拙往
來京師久所交筆工知名者以十數俱不可人意有
某氏者業之獨有矜色然高其直不易售人亦無知
者予聞而往造焉取若干如價償之用之甚適吾意

若能助我之拙者且久而不敗竊愛之又往取焉而
問其法對曰凡造筆之法其材欲良其度欲臧其性
欲調夫管與顈者材也肥瘠短長者度也剛柔者性
也材不良則質有所不成度不臧則文有所不明其
或材果良矣度果臧矣然而過弱則弛而不收太勁
則摧而不留其爲病與前二者均也故吾之造筆其
差擇也徐以審其劑量也精以詳和之欲其柔矯之
欲其剛時其燥濕順其陰陽積日而始成稱物而取
償賈或不售我卷而藏彼不知我於我奚傷豈若淺
夫人期於速成利在多鬻不度不良剛柔偏駁得利

則傲然有餘失利則蹙然不足者耶予聞其言而異其人蓋有識之士隱於工役以逃世若王承福郭槖駝之流者既而三復其言而有感焉彼所謂材者非出於天者耶所謂度與性者非修於我者耶天人合而相成是不與吾儒學問之事幾耶天與之我棄之則誠天下之賤工矣非某氏之罪人歟且其不衒不負又類吾黨之知道而自重者皆不可以不識於是論而記其言爲筆說

觀宋鄭俠流民圖說

此鄭俠監安上門時所上流民圖也屈指去今三百

餘年而其一時顛頓了鳥癃疾愁苦阽於死亡之狀曒然若在目前有足動人者至使觀者再三感歎歔欷流涕不能自已況當其時目其事乎拙俠特繪其所見者耳不知耳目所未及者又如何也以史考之神宗在位孝友謙抑勵精圖治將大有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是蓋有宋之令主宜其治有成效而歲歉民流一至此極何哉特以用非其人變易法令征斂苛急以至於是耳況世主既未有神宗之德之志而無名之科擾非時之誅求方剝膚椎髓駭然遍於天下而未已乎時齊民之無蓋藏嗷嗷若不可生而又加之以調發因之以水旱吾誠不忍冠其流移轉死之無所也使俠生於斯時當不勝其圖矣嗚呼君者民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因撫是圖重有感焉

欹器圖說

客有持欹圖來示予者觀其所謂虛而欹中則正滿則覆者其取義也遠其垂戒也著撫玩不能去手乃喟然而嘆曰此智者爲之也豈惟人事抑亦天道乎蓋虛者器之量也中者量之適也滿則量之極也是故物有小大適量而止過則敗矣今夫人之德有所

至而才有所止者器也其所有也稱其所受也亦何病之有惟夫貪求不已肆欲盈厭而不顧其分之所局衎衎焉自以爲有餘而不知傾覆已闖然隨之吾見亦多矣然則人之量固猶器也嗚呼滿招損謙受益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古人制器尚象其有取於此歟吾黨其可以弗戒因乞是圖歸置諸座右而爲之說如此於下方以附傳頤甒之義

王輸字說

冬官正郎王君廷和多賢子而季輸尤奇生有異質垂髫時已出語驚其長老稍長益篤志劬學予聞而

識之久矣一日廷和手一編過予曰此轍所爲文弁試於有司者爲我正之且曰轍既冠矣懼其遠我不自勖也爲我字之而因發藥焉予受閱未終爲之欣賞益信所聞之不謬起賀曰君有子矣既乃字之曰應度而觧之夫車之行山乎轍然有度焉必應於是而後可行周人輿制見諸考工記者其廣狹尺寸有一定之則而不可亂凡爲車者必求合焉是故方內之車軌同轍合周於四遠無所不通一有弗度則跬步不前爲廢車矣雖然寧獨車而已吾嘗以是思之古之君子立身行已動容吐辭舉有明法生於其心

布乎四體始於家而達諸天下違則爲愆左右步趨非德弗蹈者身之度也時而後言愼而後發者言之度也進退視瞻琛之儼然不可狎者容止之度也至其施之家邦發於事業而其度不攺者無二道也是故天下師焉百世傳焉獨車乎哉車不度則廢人不度得爲全人乎今轍焉以夙成之資邁往之氣富之以可畏之年漸之以淵源之學其材良其度合調六轡之如沃馳九軌之通衢而韓哀造父爲之先後其將何所不至哉顧予曷足以知之廷和起謝曰命轍矣請遂書之寓歸爲轍字說俾其出入佩服如臨父母

端溪硯辯

古硯譜評不言端溪端石之貴始自近世考之圖經端産又有四種隨其地而優劣逈別善辯者一見而決昔人所謂凡言土之宜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傾不信歟予性情於辯物然愚以爲凡物有宜辯者有不必辯者夫器將以致用也器不適用與無器同如度量權衡之不中程鍾磬琴瑟之不中律是固所宜辯而不容已者至于硯之爲用何爲者耶不過取其發墨貯水以供文字而已如其善

泚足以發經傳之微制作足以鳴國家之盛上之足以追往昔下之足以傳來今雖斷磚半瓦與龍尾鳳味何異舍是而稱奇雖介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如坡公所贊亦何濟於用哉此予所謂不必辯者也若夫博物君子嗜古好奇必求珍詭以爲文房一日之玩者則前人已有成說可按而索予固可以無辯

送寧國王二守調南陽啓

伏以宿泲餞郡惜解携於岐路停雲時雨發寤嘆于詠歌贈佩刀而致辭酌清泉以比德恭惟某官才猷卓犖德宇魁宏天邑爲家觀國光於北闕虞庠樂育

懿文德於教源習慣性成地靈人傑而况庭前趨鯉得四始六義之典聞故能冀北空群增倍價千金於一顧禹門奮鬣鼓鬐濤而際風雲曾已飛鳧應列宿而子黎庶惠化橫被英芬孔揚遂焉升星來貳宜郡仁方淛十六邑時甫及于再期復調名邦含茲舊治自南徂北漸看故里之雲山去篤[illegible]繁將別利器於盤錯某等寅恭彌久分好日深[illegible]祓之在期愴離鑣於何日陽關三疊情見乎[illegible]驛一樽意詎在酒滿目離人風景楓[illegible]丹梧[illegible]冷仰看幾字江鴻影今日宛陵樽酒它時雲路應回首別意校東流君知否

伏以輯瑞合符執玉帛者萬國敷言述職切威顏於九重劍我輔邦宜膺胃錫恭惟三府宋先生毓靈玢水毓秀平山德儉且勤餘澤存唐風之舊器虛而敏淵源本啟士之遺蚤發聞於賢宮繼登名于賢錄春官按劒興播竟失於連城天部空群驟騁始增乎倍直翱翔半刺流海沂之謠綱紀歷年贊龔黃之治當官而三事克盡佐理而六邑咸和澤久孟孚宦成罔懈歲當計奏佇看明試之功行且雄飛式表賢能之績[illegible]來奉明教之咫尺覩令德之[illegible]託頌言而致所愧揄揚之莫既　歌曰　登文石稽首亦墀趨蹌宸陛天書第一聲價馳　京國應識這回明陟宜郡借留那得春來何處占消息蹤跡雲衢直　右調謁金門 代縣令作

喜遷鶯并序代作送王貳守孟學調南陽詞

關邑名家槐庭華胄連甍韋杜仰依尺五之天奕葉冠纓詎比尋常之族葩經發跡連空冀北之群花縣蜚英久稔任東之頌銓司寂其治行部使騰諸剡章擢貳我宣兩朞于此而聲華益茂恩信旁流雄郡榮移小試遷鶯之兆亨衢高步載瞻老驥之騰某等科

第偶聯廁姓名于末簡官常攸屬附統攝之下陳義本相關情曷容已覩臨岐之有日嘆奉教之無期敬陳一闋之詞式致三秋之戀

天詔下渥恩新泥軾動雙幹仁矦脚底有陽春到處活斯民南陽喜宣人思我不來叶留得當年遺愛在款款合鐫碑

四訟解

四訟者何氷也塵也蠅與蚊也何為而訟東麓子感時事不得已而云云也憎蠅有賦矣此復訟者何補遺且屑愛之嫌也呼天者何彼恣睢者人之力既無

如之狗也已所恃者天而已矣疾痛呼父母困阨呼天人之情也故吾大其聲而鳴且號焉庶其有聞乎安知夢夢者其終無眞宰乎春者何陽煦而凝者液天之德也秋者何陰肅而動者蟄天之刑也風雨者何風逐蚊水浸土其所忌也皆出於天故有禱焉氷曷訟惡陰盛也塵曷訟惡居下而被上且乘高以播惡也蠅與蚊曷訟惡憑時也四物爲害而塵所被者廣且壅蔽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故獨訐焉雖然各有科也川性通而塞則爲梗土性止而震則爲災動靜各失其所違本性也蠅以晝騰蚊以夜出各有所憑

而罪有等差譬之盜焉蠅者攻剽之姦也蚊者穿窬之類也然皆爲物患苦故吾咸惡之惡之故旻言以訟之呶呶焉聲其罪于天以恐之或者其知畏而有徵乎噫自今以往其莫余毒也已莫余毒則彼四物者亦莫之毒矣然非彼所及也吾將私識之日日以覽覽疾痛詞忠厚之意也或曰子言信美矣聞者或不察而致猜焉毒乎不既深矣乎柰何曰不然託物者比興之諷諫之流也故言者無罪聞者以戒古人所不廢也吾言雖俚不幾於可以興乎嗚呼爽所以自塞也安人所以自存也誠得吾言而銘諸座一日三復之以反諸其躬其亦有以感也夫其庶可免也夫吾何尤

胡竹亭衣冠圖贊

巉巉神觀若山澤臞昊天命服曰上大夫曷克其中維道之腴曷章其儀維德之隅峩峩之山蕩蕩鄱湖靈秀有鍾降申不誣出入更踐廻翔天衢垂四十年夷險不渝嵩麟閣之具瞻匪私家之哲模後千百年有景先生之風而企欲一見者尚庶幾彷彿於斯乎

諸葛武侯像贊

志全性希嘘炎光於再然自比管樂方伊呂而無前

何其所就者偉而所取則嫌三分之勛昉於草廬之數語十丕之才定於先主之一言方其抱膝長嘯若將終焉豎感激於三顧起臥龍於九淵出處幾道君子所難堂堂天討漢賊昭然大業不竟彼蒼者天蔚遺標於千載凜生氣之猶存

永新劉醫官暨其配湯孺人畫像贊

烱然其目頎然其身此易菴之外丹青之眞舉義之勇擇術之仁此易菴之内精微之神彼圖可漫吾言不泯三復顧瞻百世如親順性婦職慈維母德有齊令儀卒展不越庭有嚴君閫有良弼克相克教惟家

之吉既多受祉載登于耋代終有成坤貞是則

婁翁畫像贊

貴以子貤斯煌命服陟以遠緜有華令族心遠闤闠神棲巖谷蓋將挫廉大隱而不自別於流俗者耶

婁生廉母孺人像贊

家人嚴君曰父與母媲德偕年世不恒有懿彼孺人令儀壽老燁燁庭萱並椿而茂外相其良下成其子克儉克勤以昌厥後曷以占之所積者厚

陳叅將汝玉遊樂圖贊

謂將隱耶而闖寄方新以爲仕耶而翛然幅巾桓桓雄謨爲時虎臣温温粹容詩書是敦吾老不得其眞尚當勒勲於燕碣而法像於麒麟夫然後小憩於苕溪之上而長徃於東甌之濵雲作霖而歸鴛鳥倦飛而棲林出處隨時舒卷何心古有所謂儒將者殆庶幾乎斯人

母舅祝十三翁像贊

頎頎寂容春陽和粹坦中曠懷風月光霽時忘天於醉鄉不失足於闤市優游伊田謳吟堯世讓有餘疆耕留寸地松栢後彫命服斯貴殆昭代之逸民而吾鄉之善士歟

思軒鄭翁像贊

雲鵰九秋孰謂其未試也甘棠一州孰謂其未利也放情丘壑傲乎其無求於外也一觴一詠浩乎不知天地之爲大也番番耄耋仁者自天之祐也洋洋乃祝邦人崇德之思也渾然大樸留耕有餘地也食而不旣將以遺其世也遺烈耿光芾乎其未沬也豈非士林之典刑而浙東一時之人瑞也耶

齊山偕隱詩引

齊山偕隱卷爲吾仲兄閑齋作也齊山者何徵夢而云也偕隱者惟弟隨兄後也閑兄未致政之前夕夢與石潭兄同登一山問曰玆名何潭翁曰齊山也相與直造絕頂所見甚遠覺而曰吾將從吾兄矣數載果得請某因題其卷曰齊山偕隱敢假寵名筆用備他日故事且爲林下珍玩

使楚贈言引

國朝翰林之職寵隆且優侍從勸講凡諸左遣一無所與蓋不以有司煩之惟冊封諸侯王乃或輔文武大臣持節以行崇其事重其人也嘉靖丙戌冬刑部侍郎執齋劉公直之楚而我殿講石亭先生陳君曾南冀與之偕同館諸友華其行而不忍其違也各有

贐言且盈卷授予使弁其端予曰楚去京師五千餘
里水浮陸走閱兩月始達道途之所經山川景物郛
邑村墟不知其幾歷覽之下怡神豁目得偉觀焉殆
將忘鞍馬之為勤風濤之為險也將事而竣時以其
隙尋黃鶴之故磯慨羽僊之逸駕使人翛翛然御風
輕舉將往從之東望赤壁南指鸚鵡美禰生之俊才
壯周郎之雄略遐想百代若在目前昔太史公周游
半東南而文益奇張燕公入楚後詩思清婉彼二公
方使棲于羈囚阨間初豈有徜徉登臨之愜哉然
一寓目於形勝而得於中者猶若此矧君以瀛洲之

華啣絲綸之重遨遊鳴騶而馳駟牡優游嘯傲日與賢
大夫相周旋其所得尚可量哉君先公嘗尹黔陽[illegible]
倅長沙咸留去思民尸祝之至今弗懈益虔君幼從
宦焉今之往也為訪舊遊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
矣二邦遺老冀郎君之來臨候雙旌於江渚俛仰今
昨必有撫甘棠而泣遺愛者其於先公顧不益重歟
雖然君年德表率吾儕久矣自今以往疑無所於諸
事無所於倡聖天子方稽古好學日新不息眷惓之
側多虛席焉賓望之樂家園之適尚可久耽乎哉公
義私情知君懼焉有如不終日者諸君之言皆是意
也予因推而廣之以速還期且系以詩

石灘兄壽詩引

石灘兄謝事歸屏居藍坂閉門掃軌唯以圖史自娛
所居據山水之勝處平疇萬畝兩溪環流耕牧漁樵
無求於外而足溪外連峰疊嶂如揖如抱烟靄蒼翠
斯文萬狀建樓數十楹名曰層碧日登眺以寄吟嘯
興之所適或杖履獨往徜徉竟日勑斷家事不復關
縉紳大人道境上有欲造者往往以疾辭嘗一抵郡
邑謁守令後絕不復通閑兄小築市之西豁歲時伏臘
來山中伯仲相對觴咏為樂或談文析義切磋砥礪

友蓋翛然有以自老幾與世不相聞矣今年壽屆六
袠某月日其初度辰也敢借重一言寓歸為侑觴獻
伏惟不鄙而發賜之幸甚

為醫士吳與賢跋東江詩卷

東江老師去　國時于茲七年矣
聖天子圖任舊臣先生復起值陽復之期殆有數存
焉向之為讒慝者豈知有今日哉雖先生亦不自知
也今觀諸作略無毫髮芥蔕于中方以友猿鶴返黍
离為視先生所養可知矣三復之餘不勝嘆服且重
有感焉時嘉靖丁亥孟冬四月識

歸去來辭跋

史稱徵君宰彭澤時以不肯折腰於督郵自免去繼因賦此辭以見意以予觀之徵君恥事二姓之志久矣不欲顯其跡故假事以爲名若不堪吏職者使不爲世所覺的耳此其見幾而作明哲保身之智抑豈常情之所能測哉夫以劉裕之雄猜賊禍豈踰垣閉門之所能拒而免者故特或一起而隨自免不以爲惧至今千百載下竟未有能窺其微意之所在者嗚呼此徵君之所以爲徵君也歟

書董中峰學士乙酉所賜

勑諭後

此令少宰中峰先生董公襲藏乙酉夏所賜璽書也先生以講學充副總裁同事者先後七日相繼代去靡常厥職先生最後至始克卒事時初稿充棟繁複失次迄未有所是正先生會萃折衷各從其類手不停披筆不停揮綱結目張秩有倫貫而於誅討爵賞廢置拜罷之大者尤切致謹焉迨乙卯後萬乘巡遊四方多故奏報不時通亦有隱避脫略不及以聞者紀載漫無所據先生必謹搜羅諮訪參互相校較然務得實是而後備錄之以詔萬世一詞有不敢苟者誠昭代之信史也惟先生學有本原而藻思淵鑒度越尋常且慨然身任其責矻矻不懈至夜以繼之故始乙丑夏五月訖辛巳夏四月事無巨細据拾無遺凡二百八卷大都皆先生所裁定也可謂備且覈哉某濫竽末館先生不鄙時進而與之言拱手仰成侍觀駭嘆而已謹附題下方俾來者有徵云蓋實錄也

瓊林醉歸圖爲劉子孝題

此永清進士劉君子孝丙戌春恩榮宴歸圖也國朝禮賢之重士人遭遇之榮略見之矣思其重則

夫所以自待者匪輕感其榮則夫所以圖報者必力披展之餘有槩於其中也深矣豈徒夸詡一時爲私家光寵而已哉然特發軔始途耳階此以進陟華踐要出臨方面入秉鈞軸其榮且重固不止此則其所以致重其身而效忠於上者又當如何子孝勗之子孝嘗從予游篤志力學有思致予每器之既而試京闈春官果連得志焉間持此屬予一言因題其端而歸之

三畏箴

匪畏而畏其名曰恇畏而弗畏其名曰狂恇也爲葸

秖也爲愚匪慝匪愚君子攸居維天有命厚于付畀一念弗似寔維予恥戰戰兢兢勤茲顧諟載荷載任死而後已亦有大人天下達尊位隆德邵我師我君六經貽則聖謨洋洋是蓺是訓其敢或忘我所畏者在此三事弗懈強虔夕惕若厲君子小人相去千里揆厥攸分敬肆而已崇敬若陜恣肆如馳箴以自警庶其免而

秘閣書目後

自古國家咸儲書內殿以便朝夕臨視且備一代之典謂之秘書我　皇祖初定天下倥偬戎馬間日不暇給即下購書之詔固不待投戈息馬而後從事於文藝焉繼以太宗益廣益崇秘閣所蓄獨富前代間嘗得其書目觀之其爲卷以萬計者若干乃知我祖宗注意文德以興太平夙夜拳拳一至於此向非當時崇尚購集不遺餘力其何能致多如是耶然臣於此竊自慶焉昔陽城好學貧無所得書求爲集賢書寫吏竊讀官書以成名今臣於中秘書咸得讀之固無禁也顧精力有限恒以不能遍讀爲恨然較之昔人爲幸多矣譬之鼴鼠飲河雖知不能盡而竊有滿腹之望焉因拜手稽首敬題其後

東藩遺稿卷之十終

丙申三月十九日收　[illegible]記

東麓稿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汪佃撰佃字友之弋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後出為建寧府通判其集無大疵累亦無所見長

青湖先生文集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汪應軫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廣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湖文集十四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別集類存目

青湖文集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汪應軫撰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延艮所編前七卷爲文後七卷爲詩應軫有吏才兼以氣節著史稱其在戶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皆切時弊今觀集中諸奏牘多侃直之言頗見風采詩文則率皆樸實猶守成宏之舊格

明史列傳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淸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與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

修撰舒芬等進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卽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世宗踐祚召爲戶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戶科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爲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士林謹按紹興府志有公傳卽明史本傳也傳註云應軫守泗州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旬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備費集而駕不果至則柰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而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統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

百人列舟次呼譟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
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去泗之日
父老送者無不泣下在諫垣言新建伯王守仁忠蹟
甚明不當以謗掩功沮將來忠義之氣刑部尚書林
俊當納其言不當聽其去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中
門興獻帝尊崇不當過禮侃侃爲中外所誦家居孝
友廉介與人交坦然無城府瓶無宿儲親黨有貧難
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有司未嘗干
以私

青湖先生文集序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文也道也自博文之
敎不明於天下始專以辭章爲文而曰文者貫道之器
於是乎與道二矣二而一之難矣哉太史司馬工於文
者亦曰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文
而不本諸躬行豈不誠空言哉雖然世固有宏儒碩士
終身不遇與夫放臣棄子離人怨婦欲通其所蘊蓄幽
滯往往託諸文以自見如詩書載籍所稱夫文而不詭
於道又或足以風世其可以盡少哉是故文有二有經
天緯地之文文王孔子之文是也有因事著述之文後
世之文是也著述而志於文王孔子斯可與論文矣近
代作者視中世爲盛益一時人士好古慕道故其文有
可稱述足表於後世乃青湖先生夙抱奇氣好古力行
其素所蓄積直欲康濟天下世所謂宏儒碩士非耶而
沈淪偃蹇卒不得志於天下其平生之奇不徵於文詎
可見哉先生沒其子延艮裒集其文謁余與通其父之
意以圖不朽余諦觀之則見其文卓犖奇偉如其人又
雅馴不詭於道無放棄離怨之懷乃歎曰是不足徵耶

先生爲不沒矣輒不自量僭爲删定凡爲卷若干詩文諸體裁咸備繕寫成帙歸其子藏于家古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將不有望於他日耶先生姓汪氏名應軫字子宿青湖其別號也弱冠舉於鄉擢南宮第二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諫遷知州召復戸科給事中江西督學僉事其行實與進退之故詳於本傳云嘉靖丙辰夏六月之吉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江西諸暨夢山翁溥序

青湖先生文集序

古我先民立德立功式昭德音斯謂之不朽窮達詘信弗論也三代之還岐位與文若漢之董賈班馬唐之李杜常孟追誦龍蛇之章以共歎息大音不作高才寡與何獨今時之不然哉我明人文化成作者輩出風流彌著遞爲宮商而青湖先生生際其時學擲其庶思憲前哲以紹統紀敷衽論心弱冠而負望於四方四方之知先生者唯曰其能通於古之詞歟嗚呼先生無能通於古之道歟古之道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守道如守官先生守官所以成身也於今之弊矯然而反之正以詞盡人不已過乎故其入翰苑守泗郡居諫垣漸進憲學確以守道爲時名臣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其奏牘之謂矣以君之恩而得從容於出處風行而聲聞達聲聞達而述作備矣名勝所至若將成性焉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聲教以之而重沒且不朽焉有詘信容其間乎諒斯集也可以觀矣夫以沈鬱濬雅之思温厚和平之詞出經入史馳古騁今莫不同祖秦漢會意晉唐而其賞好異情故製致殊倘譬之大羹正味天眞而純

一之渾渾乎其味之至哉卿相有盡文章無窮達觀大
化神足游息斯不亦志士之所寶乎先生仲子遵山君
廷艮丞侯官以儒術而飾吏治孝思不忘刻集以傳信
夫能世其家者也昔有揚子太元孰爲覆瓿孰爲必傳
又從乎後之人然之也其詘其信先生何與焉予不佞
遙然思想其亦因述言之以表世嘉靖三十八年歲己
未一陽月朔日逸史氏閩中樸碕山人葉邦榮仁甫敬
書

青湖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記
卷之四
雜著
卷之五
祭文
卷之六
銘志
卷之七
書柬
卷之八
五言古詩
卷之九

七言古詩
卷之十
五言律詩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卷之十三
五言絶句
卷之十四
七言絶句

靑湖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疏

諫止南巡疏

伏聞陛下有南巡之意臣民徬徨莫有固志及臨淸以南民皆棄業罷市逃避山壑女子十三以上婚配殆遍倘不即收成命竟欲出狩則海內必然生亂社稷必然有虞王畿必然不守陵寢宗廟必然震驚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縱陛下以爲神功聖武略不世出兩巡西北大捷而歸不知南方之勢與西北不同者八臣請熟數之於前南方風氣柔弱平居視朝廷如在天上一旦天子下臨如雷霆神明忽然降及驚駭四散失業離居自相殄滅其不同者一也南方宮室園圃外雖侈麗內無蓄積左右倘不相恤需索無厭民必生怨怨積必發如川壅則潰傷人必多其不同者二也南方婦女有恥守節者多彼聞王師一出恐爲行伍所汚必懸梁墜井望風自盡不待蹕所至而溝壑已塡滿矣其不同者三也南方賦稅所仰之地近年水旱相仍十室九空父子相食者有之若復重徵則上供之數必不能繼京師坐

困其不同者四也南方下濕北人至者多致瘧痢況如陛下深居九重尊養貴體何以堪此豈但陛下雖從行之人亦不堪被甲倘有鼠竊之盜何以禦之其不同者五也南方多水之地不通車馬陛下弓馬雖便而舟楫未嘗慣勞行一二日則頭暈腹悶寢食不安矣而況欲騁心目求逸於此哉其不同者六也陛下往南道里隔絶北戎小醜諜知京師空虛長驅中夏萬一失全勝之策置宗廟陵寢於何地其不同者七也陛下舍萬乘之號擅一將之名行之於西北猶之可也若復往南則藩

王衆多聞之而來朝將不朝乎使其來朝則名不正言不順以何禮待之豈不輕朝廷損國威哉其不同者八也此特慮之所及耳至於變起不測禍生不圖有不可以言悉者奈之何哉昔谷永諫漢成帝有曰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密闥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暗昧之君永常有言而成帝復能容之臣雖不才欲以永自處可無一言以獻陛下剏逢陛下之聖明開心納諫能容臣之言何懼

而不言哉昔太康田於有洛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今陛下再狩不止十旬矣而四海怙泰以臣觀之國家可謂金甌無缺萬世之基而陛下乃自壞之豈不思祖宗蒙荆棘暴霜露以成此一統之難哉臣犬馬耳雖無言責之寄不勝區區之心輒冒萬死上塵清聽惟陛下以宗廟社稷爲重俯聽臣言暫止南狩則天下幸甚矣

慎選淑女以配聖德以成內治疏

臣聞治天下之道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內助爲重三代

興廢靡不由此文王生有聖德宮人欲得聖女以爲之配至切寤寐反側之憂夫閎散之臣未集江漢之化未行虞芮之質未成咸和之施未究皆不以爲憂而獨憂不得洽陽渭涘之女聖人又取其詩以冠於三百篇之首則天下國家之急務蓋莫有先於此者矣臣自淮徐來已聞選后之命意必宮闈之中寤寐窈窕之德久矣但有司不知仰承聖德遵倣古禮專以色求不以德取甚或衒服飾以務其體膚逼賄賂以爲之門戶瀆慢無禮非所以重至尊之配也伏望皇上謹大婚之禮開王

敎之端繼親迎造舟之光美桃夭于歸之化飭命禮部或各衙門公正謹愼大臣二三員分遣應選地方會同原差去官員訪夫家世善良審夫女子德性温純儀容端重者方爲中選不可專求美豔之色如前瀆慢之爲候起送到京奏委皇親公主於諸王府許其沐浴更衣因得察其體膚隱疾然後請皇太后幸府選定行納采禮不可輕令女子入宮以違剛柔先後之道如此庶淑女可得如文王后妃之賢異日子孫千億本支百世國家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一介草芽謬陳大禮本無足取然言有迂遠而不可忽者事有相傳而不可襲者惟聖明留意豈特微臣之幸實宗社之幸

懲不恪以肅朝儀以新治道疏

臣聞治天下之道以憂勤爲首務以荒甯爲深戒是故聽雞鳴而告旦齊國之所以霸聞鸞聲而問夜周道之所以興姜后尙知脫簪於永巷趙盾不忘假寐於私家此古之聖君賢妃忠臣志士常恐四方之變故或生於衽席百年之禍患或起於旦暮所以儆戒無虞不懈於位夙夜匪懈恪恭厥職于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我祖宗勤政規模著在國史及五倫書者皆足以爲後世法程自武宗末年惑於羣小溺於晏平始不蚤朝日講巡遊無度以致權奸依憑於城社逆藩睥睨乎神器人心徬徨天下幾變蓋人主之心如朽索之馭六馬不動於此則動於彼奔突四馳不可控制此敬姜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至暮不可有一刻之怠惰也伏遇陛下受命而興間世而出以撥亂反正之才卽繼天立極之位蚤起視朝親決大政脩復前朝之墜典欲與隆古之治功爲臣下者當感激思奮曰此前日所勸而不納者今何幸得見明主當勉竭駑鈍以將順德意翼贊皇猷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夫何反思偷惰有失朝參如此欺慢自棄之臣責其盡忠報國胡可得也伏望皇上大惟畏之德示溥震之威將闕朝不到文武官等少加飭罰或對照前次不到員數有二次不到者怙惡不悛降調外任爲事君不敬之戒庶人心知警而朝儀整肅矣

乞恕諫官開言路以隆治道疏

臣聞唐陸贄有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

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切見給事中梁本茂御史汪淵先因論糸綸簿籍並內官牙牌事各罰俸三箇月臣思梁本茂汪淵所言一則得之傳聞一則不俟覆奏則誠狂誣矣陛下儻賜矜恕皆足以昭盛德今乃各罰俸三箇月是陛下有盛德之資而自却焉此臣所以日夜焦勞而不甯也陛下勿謂罰俸事小而忽之也葢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故君子愼初聖人杜漸大舜勅惟幾之戒成王毖訪落之誠否則涓涓不塞終成江河毫釐不伐將尋斧柯今日諫官可以罰俸明日可以罷黜又明日可以謫戍矣治世之政不一而莫大於賞諫臣亂世之政不一而莫大於絀諫臣孰謂聖明在上有絀諫之幾而不蚤愼之乎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恩詔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今梁本茂汪淵官居臺諫則其補過拾遺繩愆糾繆乃其職分之宜又非諸人之比縱有違錯亦在優容今乃使之回話以挫之罰其月俸以懲之言官如此諸人可知言而自食令而反汗臣恐自今以後欲求逆耳之言

不可得矣夫阿意順旨者獲利甚大犯顏觸忌者得禍甚速人情趨利者多樂禍者少誘人使言尙懼不敢況禁之使不言乎臣以妄言得罪先帝跪門責打改除泗州荷蒙聖恩取復前職陛下能容先帝之罪人獨不能容今日之罪人乎臣葢有以知陛下出於一時之喜怒初非勵精之本心也與其開言路於始不若不塞之於終與其罰諫臣於後不若不赦之於前伏望皇上普威以昭德虛己以受人不以細行而不矜不以遜言而不察將梁本茂汪淵曲加矜貸免其罰俸勿以嗚犢沮聖要以郭隗來賢如天威未霽甯復除臣外任以抵二官之罪庶天下聞之但知臣以舊罪見黜不爲明時見棄於聖德無損於新政無累也干冒宸嚴不勝隕越

分豁額外薦新茶芽疏

節該禮部題爲前事奉欽依這茶芽解納供應都只照舊例行不必紛更欽此欽遵此誠陛下愛惜民財之盛心憲章舊制之美意臣下所當奉順而遵守者也但照舊之旨二說可通彼此意見各有所執禮部則以爲解納自有原額如六安茶芽三百斤正數之外不可加者

此其舊例也光祿寺則以爲供應有常規如歳用六安茶約餘肆百柒斤故叁百斤正數不得不加者此亦舊例也照解納之舊則不足供應照供應之舊則有傷解納若不申明終無定守臣等各該巡視監收思得惟正之供固不可擅增畢獻之物尤不可暫缺六安茶芽歳額三百斤此外多取毫釐卽爲因公科斂雖該部實據解吏開報叁百袋袋多四兩有餘亦非勘合正數且無批文查銷以後或輕或重焉知誰公誰私不若通融議處立爲定規每歳六安茶止收叁百斤正數其耗餘加

增一槩不許濫取本寺供應取足薦新並日進月進御用之數至於醬房所進內閣所用盡其所有不足則於常州府等處茶芽擇以供給益茶取於細其味略同何必拘執以致煩難部寺前後所論正欲出入有經如此裁省庶有司可守原額以照解納之數該署可因便宜以照供應之舊而不必紛更矣見今解納六安州並常州府等處茶芽正數之外尚有多餘之數欲給領回則有盤費之勞欲令變賣則有侵欺之弊況旣名上供難以退出原有封袋難以拆除合無收貯該署作正公用或准下年該解之數今後各處茶芽俱照原額解納每斤裝成壹袋每袋贏餘貳兩以補絹袋紙包之數永爲遵守一體通行再照知府龍浩奉公守法憂國恤民惟論曲直不顧利害宜加獎諭以勵有司益見聖德光明朝綱振肅省約雖微關係甚大俱候命下欽遵施行

折糧減運以蘇軍民困苦以重國家根本疏

臣原任直隸鳳陽府泗州知州切見本州地方艱難軍民困苦言之固非一端姑指其於陵寢有關於制度有變於人情有所不通於公論有所不協者二事開列具

進伏乞聖明留神詳覽卽勅該部速爲議處永爲定規使軍民各得其所公私均有其益不勝幸甚

計開

一折稅寬民以通陵寢之禁泗州祖陵所在方百里內皆有厲禁寸土塊石不敢擅動以故窪亢之地不得瀦爲湖池卑下之田不得築爲堤岸水無蓄洩之備歳有旱澇之災每年秋夏稅糧率皆百姓賠貽有力則刈草捕魚牧雞養家無告則破家蕩產賣子鬻妻如此民

安得而不流亡里安得而不空乏天下州縣艱難固多非獨泗州可恤但責之他處民或未勤官或有曠泗州雖有勤民地難耕作雖有能吏例難進慢一應糧稅何以收徵伏望念祖宗創業垂統之鄉遊神藏魄之地曲賜矜憐念爲區處縱不敢比漢人湯沐之恩亦宜思豳風衣食之始將本州二稅原額照例准折以寛民力則三廟在天之靈庶幾少慰而百姓遞年之苦亦或少紓矣

一減運郵軍以重陵寢之守備天下衛分額設五所獨泗州增置九所者爲祖陵護衛也祖陵與皇陵追崇之禮畧有等差護衛之心初無隆殺今鳳陽皇陵衛免得漕運泗州衛運船反多他處殊非舊制以致本衛官軍受累逃亡大半城操軍士止得孱弱叁百餘名益以屯田叁百餘名畧足操練處應故事萬一如正德六年流賊犯雙溝去祖陵纔九十里不能守備誰任其咎伏望念祖宗增設九所之心以重一抔之土比照皇陵事例將本州運船除去或量爲減免以寛貧軍則祖宗報本追遠之心不爲虛文而思患預防之意亦有實用矣

比例乞恩疏

伏覩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勅又一款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止巡遊已經各衙門奏請追贈廕敘者其父母妻室不拘存沒俱得受封欽此欽遵竊念臣由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擬授戶科給事中緣以跪門責打罰俸未滿改除泗州知州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伏遇皇上登極大赦天下起取復職本年五月初三日吏部照依原擬覆進已得俞旨臣向因多病不能前來至今五月十四日方得赴任臣思到任雖在頒詔之後復職實在推恩之前況死者贈官尚蒙恩典生者復職未能榮親於心未安於孝有闕伏望陛下仁同一視錫厥庶民推孝治之心不以貴賤而有異廣推恩之典不以生死而有殊比同前例一體加封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謹具本

懇乞奏聞

精考校以求眞才疏

臣聞爲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取士取士以文已非古矣而況取文不精又焉可望得人乎切見近年以來兩京鄉試及會試考官承命之日即以試錄爲事晝思夜究儆精殫神惟恐不得程文以壓服天下士子本以考人適以自考至於閱卷轉不用心以致學問浩博者以不習檃括而不取才氣充沛者以不中繩尺而見遺夫朝廷命官之意將以求賢才乎將以求

錄文乎而因襲至此是亦一弊也況以試官之文刻士子之名上以欺君下以欺人中與士子自相欺心夫以入仕之初而誘之相欺又非所以端本澄源也陛下求賢圖治今當鄉試之第一科宜革此弊自京畿始伏願陛下特勅考試官溫仁和等一以閱卷取士爲心本之聖經賢傳之旨不因異學以混正求之驪黃牝牡之外不因小失以棄人務得實才以裨盛治必士子眞筆方錄以進果有小疵不過更易數字如不足錄闕之可也如試官有作果可以爲士子矜式者必須明開試官姓名如此庶革欺妄之弊以開誠篤之風以後會試並天下鄉試俱照此例文不必備取其可式則錄而以開榜在邇伏乞早賜俞旨封入貢院遵照施行不勝人才幸甚士風幸甚

言官不諳事體不分功罪妄行舉劾沮抑忠義疏

竊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充一本內開據湖口縣被問知縣章立梅將原獲逆濠奏本私書僞旨抱首合行具本封進內除已問決發遣錢甯張銳臧賢陸完外其有干太監蕭敬都御史湯沐臣不知是非如何獨謂

新建伯王守仁貪天之功宜追奪提究則臣所未喻也夫王守仁巡撫南贛與南昌相去亦遠當逆濠作叛之時乃能不俟詔旨首倡大義興集民兵卒滅反賊使其有一毫回顧之心則必逗遛不進中立待變決不舉動如是之光明號召如是之勇敢倡率如是之激烈殄滅如是之迅速也而謂之貪天之功可乎且逆濠書內止謂王守仁亦好初無心腹交結之實迹蓋欲成大事者當渾淪持重圭角不露不使小人得以窺測淺深彼逆濠者墮其術中而不自覺此王守仁之所以能成功也

縱使果有交通之情比之黨與自相擒獲而出首者亦其在所優容而不當復論其既往也夫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以來蓋多有之一王守仁何足惜但恐王守仁由此得罪異日天下有事誰肯出死力以為國家耶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楚莊王宴羣臣燭滅美人有以絕纓告者楚莊令羣臣皆絕纓而後出火此皆帝王務存大體以安人心其氣象與天地同其大其度量與河海同其深豈忍根連株繫毛

吹垢洗使毀譽由此而失其眞功罪由此而倒置哉所以然者非帝王故為是寬大也蓋其知天下之人心不可以威劫而可以德化不可以詐取而可以誠感脩德以治人推誠以待物則寇戎為父子懲威以馭世飾詐以感衆則赤子為仇讎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由此觀之則今日渠魁既云受殲脅從自宜罔治又不特王守仁所當推原之也況逆濠所藏私書前此已有旨燒燬之矣今御史程啟充乃信聽被問官挾讐之言復有此奏倘可謂之順德意而存大體者哉如蕭敬等果有梗新政不懷令圖自宜據今指摘從實論列不當為見淵之察竭澤之漁以傷至公至明之治也伏望陛下將王守仁益加慰諭以勸忠義仍俯從辭伯之請以崇廉退蕭敬憫念年老莫若許其乞閒以保全近侍仍令以後科道有舉奏不當者聽其互相糾劾必使言官取信於天下而各衙門玩視不覆者嚴加飭罰以廣忠益以贊至治不勝幸甚王守仁臣同府人也臣若有回護鄉里之嫌則不當有此請矣但欲為國家論大事則不得避小嫌伏惟陛下察之

保護聖躬疏

本月初五日該司禮監太監扶安傳奉聖旨朕偶感風寒暫免朝參調理數日羣臣不勝懷戀次日又該大學士楊廷和等為問安事奉聖旨朕服藥漸康又連日百官赴左順門問安該司禮監官傳宣聖躬已安羣臣不勝欣躍雖然臣愚尤有所不容已之情而敢以獻芻蓋聖體違和之始固當致慎安泰之後尤宜加謹臣嘗竊觀醫書風寒暑濕多乘虛而入凡有感冒元氣必有減損調理平復必百日之後然後飲食起居可以如常古

人所以病愼於小愈者正爲此也天相聖躬福祿康寧如山如阜勿藥之喜固不待微臣過慮者但恐天氣漸寒愈當保攝宮闈初正未練調護臣願請昭聖慈壽皇太后與國太后暫詣乾清宮中得以晨昏撫視和調飲食順適起居各有制節以示儀範旣有以紓太后思念之情又有以慰皇上懸望之意則聖心怡然而聖躬自豫矣狂瞽之愚極知僭妄無所逃罪陛下儻以千慮一得而賜察採納焉不勝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乞恩辭俸以公賞罰疏

該吏部題爲隆恩數優忠賢事奉欽依陞俸等十五員並石天柱等五員各陞俸一級臣聞命不勝感愧竊思臣以出位妄言得罪先帝荷蒙恩宥起復前職已爲過分今又陞俸一級臣何敢當自古聖王錄諫官於前所以開言路於後也陛下於先朝黜責之臣起用殆盡而於今日諫諍之官飭罰頗多是欲開言路而未廣也伏乞收回成命將臣停免陞俸勅下吏部將近日言事罰俸官查覆宥免補支則臣言有益於國而榮於陛俸君恩普及於衆而廣開言路矣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弭盜安民以隆國祚疏

今月十一日百官赴左角門問安該司禮監傳宣聖躬已安大臣免問候山東盜賊宜用心作急平定臣與欽聞宣旨不勝欣躍感激方聖躬違和初復不以調理爲重乃親閱章奏留心盜賊急欲平定以安地方此卽古之聖帝明王康乂四海阜成兆民詰姦慝比追胥之盛心臣愚以爲惜未頒告中外潢池豨谷有不得遍聞耳使得聞之則良民豈忍肆爲盜賊盜賊亦豈不欲化爲

良民哉近見巡撫山東等處右副都御史陳鳳梧等奏報強賊被官兵追剿窮蹙擒斬殆盡臣以爲賊勢已解地方已安足以紓九重之宵旰矣及見巡撫保定等府右副都御史季鳳奏報流賊一夥約有五百餘騎自山東等處流劫前來賊勢愈加猖獗比之陳鳳梧等奏報不同顯是陳鳳梧等蓋飾前愆朦朧罔上有誤國家乞賜戒諭或取回別用仍乞勑下廷議推舉素有才望如南京左副都御史伍文定巡撫山東兼制河南專委剿賊期於盡絕蓋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

則已弭盜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自地方視之則有彼疆此界之分自朝廷視之則皆赤子可憐之地臣請立爲定例以後一應盜發卽須及時撲滅不許縱之出境若彼此玩視以致流刼往來殘害地方則兩處鎮巡以下官皆當坐以不追不禦失機重罪盜發之處許令本管及四鄰衙門採訪的實一面申報撫按一面徑自封奏以防壅蔽如有方略條陳附上以備採納庶不養寇以成大患若夫弭盜之方古人言之詳矣大率不出龔遂所謂安之勝之二策而已安之之策不一而莫

急於擇守令蓋民之爲盜豈必皆有鴻鵠之志如陳勝東門之嘯如石勒者哉良由賦役繁興衣食不給貪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則死速盜或少緩此其所以奪攘矯虔以活旦夕之命非得賢守令以撫恤之則民何所賴哉歐陽脩乞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趙贍請別委輔臣舉用才吏包拯論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卽令黜罷彭汝礪欲專使體量稍寬諸般色役以安貧弱皆謂此也臣請該部遇有盜起之處卽選有才望或令堂上官保舉如資不相應輕重其銜而署其事

可也如膠東盜起得張敞而一郡安朝歌盜起得虞詡而一邑安此其明驗也至於輕徭薄賦明約慎令則又在朝廷端本以示則葢秦之盜起於漁陽之戍隋之盜發於塞下之運唐之盜基於桂林之失信不可不監也勝之之策不一而最要者六一曰離間賊黨蓋盜賊雖衆不足畏但恐有稍知計策者爲之謀主則未易破故歐陽脩蔡勘欲各處張榜募人入賊誘殺賊首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賊必相疑雖有投獻亦不能用矣往年劉六之患正坐於此今不可不爲之慮也二曰收

用豪傑蓋科目之外遺才甚多彼負奇氣蓄雄略豈肯抑鬱而不一逞故富弼言於仁宗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蘇軾代李琮言於神宗欲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昔周亞夫得劇孟而坐困吳楚崔植縱朱克融而復失河朔他如張榮之草書檄樊若水之量江面張元爲夏人之用師必主儂氏之謀此尤足慮也臣愚欲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凡有盜地方募召豪壯給與衣糧器械俟捉殺淨盡卽等第優獎賊平之日起送武舉或有膂力奇策而不能文者編隸尺籍以禦邊圉三曰開糾告如崔

安濟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竊儀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四曰扼險要如包拯欲於涿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塞栅屯兵以警備之況今虜擾邊賊若勢不得容必有奔突以求合者若扼其險要而以游兵擊其中則賊無遺類矣五曰明賞罰以勸士畢仲游欲令州縣先次保明給賞捕緝之人不得淹延如此小人宜有勸慕六曰分首從以招降

如張守論賊已就招安不得輒殺此不分首從未爲當也必如秦觀所言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他如閱習弓劍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團聚保甲則又在守令隨宜而量處耳昔唐太宗去奢省費選用廉吏卒至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可謂得安之之策後漢高祖患四方多盜用宰相蘇逢吉之言賊盜本家並四鄰同保皆處斬卒至盜不少息而國隨以滅此不得勝之之策者也夫安之不得而後求勝之陛下果能存心天下加志窮民大發內帑之積以賑飢遴守登極之詔以致治自然民安盜息而不必言勝矣而所謂勝之者不得已也今謀國者於安之之策不講矣而所謂勝之之策亦未見其全勝焉況管河管閘之官非不當爲朝廷効力但既非備禦之職又無防禦之兵而責以剿賊臣恐闒移爲督責之狀游檄備期會之迹未免如昔人所譏者譏者又欲用達官達舍蓋欲亟於除賊計耳但用之者固一時之長技不用者尤萬世之深慮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正今日所宜講而不

知者方以爲過慮也臣前所論欲革今之弊而後所諫欲準古之法固知毛錐之具無益於本兵之用然職忝言官心切民瘼感激聖人勤恤之誠欲保逆衡之治不揣狂愚輒有冒瀆惟不棄芻蕘之言以殄萑苻之盜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開言路脩德政黜不職以消天變疏

竊見南京守臣奏報今年七月二十五日猛風驟雨災異非常陛下引咎責躬勅諭羣臣同加修省以圖消復臣伏讀聖諭不勝懼感深知陛下畏天恤民之盛心臣

雖愚昧敢不思所以爲昭假之助乎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古之聖王於災變之來必痛自脩省增修德政猶懼知見有所不及復廣開言路宣達湮鬱夫然後天意可回災變可消民不被害國家長治成湯大旱而自責則必飭政事而復民職卑宮室而去女謁禁苞苴而止讒夫不爲自責之虛文也文王地動而改行則必謹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爵列等級以賞有功不爲改行之故事也當是時上下志同言路不塞上無時不納言下無人不進言故史臣但紀其修

政之實而其納諫之誠又非後世徒求之而不能用也及乎世道衰言路塞於是有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矣幸而天心仁愛不忘儆懼故平居諱言而災異則求直言無事拒諫而災異則求直諫雖不足以望聖王之盛德猶愈乎遇災而不知自變者也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詔羣臣思朕過失以告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不逮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地震山崩北海瑯琊二郡壞祖宗廟詔丞相等博問經學之士毋有所諱光武建武七年二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無

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永平八年秋大水冬十月晦日食旣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虛危帝訪羣臣虞世南對以功高自矜治久自驕帝深然之高宗總章元年彗星見五車帝令內外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奏請御正殿復常膳帝不從宋眞宗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哲宗元祐二年旱詔郎官以上言闕失三代以後論治者必歸於漢唐宋西漢之治莫過於文宣東漢之治莫過於光武明帝唐盛於初宋

隆於前而此數君者皆遇災脩省求賢納諫妖雖見而國不殃災雖至而民不傷綱目於永平九年特書大有年入綱目以來之所未有以見明帝能謹天戒求賢不諱之尤足徵者也臣自今年正月待罪戶科見每日奉天門下通政司引奏水旱雨雹災傷事南北直隸江西福建湖廣山東山西河南兩廣等處八布政司共九十五本而逐日續進路遠方來者尙未紀其數由此觀之天下殆無一處而不荒歉今又有南京風雨之變震動宗廟陵寢是皇天上帝欲警高皇帝之靈以告陛下也

陛下一聞守臣之奏卽自修省齋誠祇告勑諭羣臣是故上畏天戒下恤民生無異於古之帝王矣但求言一節未見懇誠陛下豈不以登極之初渙頒恩詔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言路未嘗沮塞如臣所稱湯文之時上無時不納言下無人不進言者也但自嘉靖改元以來言路漸塞頃因諫官罰俸而議者結舌矣臣深爲此懼旣已疏進而吏部日久不覆使陛下有古先哲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之心而獨言路不開豈非臣等之罪乎羣臣伏讀勑諭有曰政事乖

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咸服聖明深知感應之理洞察更革之端臣下雖有言亦無出此四事之外者矣因各類比條例以進雖鉅細緩急之不同要之皆有關於君德有切於朝政有利於天下國家陛下誠欲消弭天變以保億萬年太平之祚則不可不聽而行之也今見聖旨但曰該衙門知道而已曰自有處置而已夫所謂處置者豈若宋仁宗不爲崇虛名夙夜精心密禱耶但臣愚昧以今日之旨質之古先聖王修德政開言路之實事似有不合未免爲應天以文而天意不可回災變不可消也左右之臣常恐言路一開則不便於已以故百計千方必欲塞言路抑諫官使忠言不達於九重惡政日流於四海天變於上而不知懼人怒於下而不知恤譬之木朽而蠹亦蝕水乾而魚亦枯覆轍相尋迷而不悟千古一痛也殊不知諫官之言無利於身有利於國國利而後左右利也

明嫡庶崇正統以全聖孝疏

臣惟嫡庶者天下之大分也正統者天下之大義也順理者天下之大孝也以庶匹嫡則犯分爲不和以情掩義則紊統爲不正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則違理爲不孝是三者民之中天地之紀而古今之通誼也陛下以武宗遺詔自藩邸入繼爲孝宗子則以昭聖慈壽皇太后爲母孝惠皇太后事憲宗爲妃此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陛下當循嫡庶之分明正統之義不以私情行過禮則理無不順天下之大孝也前者初喪之時哭臨止一日而不頒詔此見陛下以禮節情不顧私親以全大

孝也然制服以二十七日倖於正嫡似又爲過禮矣今發引有日羣議紛然不知由何門而出若出從中門臣恐聖人之制禮有不合矣夫聖人順天理酌人情垂世立敎防微杜漸而制爲之禮後之帝王本之身心飭之政事始於閨門達諸邦國無一事而不用是禮者以聖人所制也今欲用禮而違聖人之制又奚貴於禮乎聖人制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夫人莫不有私親之情而聖人制禮乃如此是豈拂人之情而爲之乎故有爲人後者之情有立繼者之情聖人公人情而爲之制故

爲人後者不敢復顧私親不然非所以重正統而安立繼者之心也以此爲防猶有封山朝武爲列侯名爲孝惠子如呂后者聖人制禮防微之深意始見矣陛下若遵聖人之制則本支百世正統相傳無足慮者若狥其私情過於禮制失人心而輕正統啟非望而生邪謀非萬世之福也哀帝封定陶共王而無救於西漢之衰光武不封鉅野都尉南頓君而成東漢之業後世亦不以哀帝爲孝而以光武爲不孝然則天子之孝固自有在也禮官不能援引經典委曲論列以致興獻帝之封與

國太后之入孝惠太后之喪皆過情咈禮不足以爲萬世法今孝惠發引而又從大明門出是純用正宮之禮犯天下之名分紊天下之正統而陛下不得爲順理之孝矣昔程頤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有曰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成釁隙神靈如在亦必不然以程頤之言推今日之事是豈孝惠之所安者乎天子以仁孝爲本陛下私親之情發於至孝臣子當將順之今乃執

論不已者誠恐孝而逾禮轉爲不孝忠而順旨更爲不忠陷陛下不得爲全孝而自陷不忠非臣之職也伏望陛下俯納輿言遠稽古典孝惠太后發引宜從大明旁門而出以後一切過禮不復舉行協四海之懽心爲一人之大孝臣不勝至願

篤恩義廣忠孝以全綱常大禮疏

臣見本月十四日恭遇武宗毅皇帝大祥奉安神主於太廟陛下不親詣奠遣官行禮文武官亦惟五品四品以上入廟隨班其餘百官皆不班立門外拱候神主此

皆禮官不曾詳考禮制參本人情預期開導致此失禮也大明會典祔廟禮儀皆天子親行不當遣官升輅而後隨上陛而致祭典章具在萬世不可易者也昔漢明帝朝原陵猶率公卿以下如朝會儀況今祔廟之禮迎精宅神而可以致死不仁乎禮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日百官之所以事武宗恐非前日之所以事武宗者也伏望陛下於數日後親詣太廟行安神禮百官不論品級俱於太廟南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庶少盡忠義之道以廣陛下慎終報本之意方今臨軒策士求賢圖治治道以綱常爲本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不然非所以示多士也干冒宸嚴不勝隕越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各准科院關劄該戶部手本該本部覆題該順天府府尹萬鏜題爲前事奉欽依是准議行欽此欽遵內開照得順天府各行鋪戶自清理後已過十年之期應合取勘查編既係府尹萬鏜查例具題合無備行該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給事中御史各一員督同順天府佐貳官員并通行宛大二縣及五城兵馬指揮司將各行鋪戶查照節年事例無分軍民官舍之家逐一挨門查出不拘有無免帖俱令當行買辦其行戶等第仍照正德四年題准事例分爲上中下三等編作牌甲協力湊辦中間若係正德年間投托濫免今已革退例該應役者亦就逐一查出與見在行戶均編一體當行如有奸狡之徒妄行奏告優免者聽本部參送治罪仍舊當行若恃強不服躲避不出及府縣貧富差錯者聽巡城御史訪察拿問事完將清理過鋪戶及審編過等第造册奏繳青册送部查考等因准此行審間據大興等縣段子等行鋪戶黃叙等各稱言自正德三年起至嘉靖元年止納過物料不等俱係本行自行辦納竝無支給官價臣等照查該欽奉太宗皇帝聖旨那軍家每在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料他怎麽不肯買辦你部裏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後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節奉憲宗皇帝孝宗皇帝武宗皇帝皆申明舊章未曾改革前項鋪戶但令領價買辦不當出錢虧苦臣等聞宋臣劉安世有曰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

國所任之事嘗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自古
以豪傑慎實京師我朝亦有富戶皆為根本計也況萬
乘之用度取諸四方之職貢錢帛之類戶部掌之饔廚
庖膳之類光祿寺掌之所謂以天下奉一人豈宜獨累
京師致令困敝縱使抑末恐市廛不征之法不當如此
太甚且京師之民皆四方所集素無農業可務專以懋
遷為生今平居抑勒獨施於畿內而緩急調用又先於
天下非所以柔遠能邇宅中圖大也以臣等愚見盡將
鋪戶革去一應用度取諸有司此王道也議者若以為

祖宗以來設立已久不當變亂今舊章具在而官價不
給又非變亂乎臣等查考和買之弊起於宋南渡之後
蓋偏安一隅用度不足為此取辦目前之計耳三代盛
世及漢唐宋盛時未之有也彭龜年曰和買行於東南
今近百年士大夫論之不過二說欲究實上四等詭名
者其說正大而易弊欲均科及下五等小戶者其說均
平而不正何謂易弊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一重一輕誰
肯就此不能無弊也何謂不正和買本非常賦今以常
賦之法取之不可也楊萬里曰舊和買者官給其直或

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折其錢今日之
弊大率相類蓋和買本非善政和買而不給直不善之
不善也獨累京師以戕根本尤其不善者也孰謂堂堂
天朝天下一統而反襲南宋一隅之弊政乎今萬鏜有
此具題蓋亦親見民瘼而為之悲號於天聽者然欲恤
民隱必使無隱之可恤欲均偏累必使無累之可均此
正謂一切掃除方始無愧於古而臣等亦以為當革去
者也伏望陛下深惟京師根本之當重遠念祖宗成憲
之當遵勅下戶部從長議處如果鋪戶可准速行蠲免

以除沈痾於虛脇以養元氣於腹心如不可革必須照
例給價務在兩平今查得該府見在庫該給鋪戶銀二
千二百三兩九錢零錢四百一十二萬九千文零尚未
領與仍乞移文該府州縣先將正德三年起至嘉靖元
年止各行買辦過物料若干估價若干備細開出照數
給領以後年分買辦務須給價方令上納毋得仍前虧
苦致令逃散償錢稅不敷本部隨宜曲處或將在京抄
沒官店房着令順天府收稅入庫以備支用或於各處
抽分鈔關分取原額十分之一以為補湊但使小民買

辦以奉公不致出錢以虧本告示兩京遵爲一體使民心曉然知積困之始蘇而新恩之周洽衛將有謡壞將有擊萬方之民慕京師之樂萬世之民想嘉靖之治而臣等亦叨在光化中一日之庇不亦快哉臣等編審將完未敢造册誠恐積弊未復於舊章新册徒成夫故紙心非敢類事爲厲階伏望聖明照察俯聽愚言豈獨萬民之幸實宗社無疆之休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各准本衙門關劄前事准戶部手本弁咨該本部覆題該順天府府尹萬鏜題前事奉欽依是准議行欽此欽遵關劄到臣除將行審宛大二縣鋪行事宜具題外復各准本衙門關劄前事該臣等題該戶部覆題奉欽依是欽此欽遵內開以後年分若遇內府造作等項急缺物料及緊用供應遵照舊規止於官庫關用有不敷者各衙門從實開數具奏查照物料原係戶工二部坐派未辦者各部給與官價派買不得仍前逼令預辦致令守候價直以累貧民其五府六部等衙門年例坐派紙燭油炭紫粉各項物料應存應革或應本衙門自支官

錢買辦應用並聽清查科道等官查議奏請定奪如此則舊規不失而民困少蘇等因關劄到臣除欽遵外臣等查得通州鋪戶與宛大二縣不同太宗皇帝聖旨止令軍家每在街市者買辦未嘗言及通州後因京民受累太重攀告同當宏治年間科道等官又因通州鋪行赴京買辦路遠不便商賈離肆以供輸納老稚裹糗以候批文編爲三等九則出辦銀兩奏繳准行至宏治十五年張家灣住人蔣松又因貧富不均告蒙巡撫洪都御史照依門面房屋間架分爲四等出銀每年上戶每間出銀二錢中戶出銀一錢五分下戶出銀一錢下下戶出銀五分今欲照舊例差等出銀則淪於間架之稅類於手實之法其於事體尤爲不輕陸贄所謂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者即此也欲遵新恩領價買辦則出錢有額而爲困差輕買辦無常而其徵甚急其於人情轉爲不便陸贄所謂變徵役以召顧之目換科配以和市

之名廣其課而狄償其庸精其入而纔計其直以召賈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者卽此也京師宿弊始淸已荷萬鈞之賜而通州舊例難變未受一分之惠以臣等愚計莫若將通州鋪戶暫革去待十年之後如果京民不累守爲恆規如前弊復滋官價不給根本虧耗元氣損傷此又當廣營曲處徼察遠觀酌伍細伍大於邊庭量什九什一於內外以均九式用貞百度又不獨京師爲萬邦之主通州爲三輔之地偏於垂仁過於深痛也噫輦

轂之下畿甸之中獲披雲霞仰覩天日尙有哀苦如斯而莫能訴告於上矧各省地方遐陬民庶困於有司之誅求迫於和市之名目緣沙而索金購石而售玉朘之毫小而免重箠候之歲月而無全値誰復知之況今常賦歲逋經費日缺太倉無紅腐之陳海內成虛耗之勢而又以分外無名之征傷吾民垂絶之命將安用哉伏願皇上由一事而達萬幾以一念而周四海勅下戶部俯從愚言通行各省一體禁革不許設立行頭和買物料如有官府公用必須給價兩平每季申報上司聽其隨事稽考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用心訪究痛革前弊則不獨京師幸甚四方幸甚實宗社無疆之休

懲不恪以正名分究欺弊以謹出納疏

本月初八日臣等奉例於午門裏會同內官散給軍官俸銀有司禮監典簿辛壽布設大椅高坐西廊直望寶座略無遮蔽夫禮下君門式路馬矧午門內奉天門外乃陛下每日視朝之所天威咫尺臣下豈有可坐之地耶昔孔子於虛位必色勃而過蘧伯玉雖冥夜亦下車而趨今辛壽何人乃敢不遵禮法肆無忌憚事屬不敬

合當拏問況其稱對銀兩內官十數人擁住隨意輕重臣等當卽取視率計一千兩原寶一十九錠臣等思得原寶重五十兩縱有耗重不多今一千兩已減去一錠則本日散過八萬餘兩中明減少難計其數事有侵欺合當查究臣等切思軍衛所以重守備折俸所以厚軍官舊例會官同散正恐減剋有虧軍官失朝廷之厚意乖國家之大體耳臣等目擊斯弊心負厥職默而不言益增其咎伏望聖明鑒察該拏問者拏問坐以不敬之罪該查究者查究以防內帑之奸以後散給俸銀必須

會同驗看足數仍不許倚坐以杜僭擬之漸

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據順天府幷五城兵馬指揮司委官通判黃紳等將審編過通州幷宛大二縣各行鋪戶等第及畫圖挨門逐一查出緣由各呈送到臣據此臣等案照先各准奉本衙門劄付各准戶部手本咨該本部覆題該順天府府尹萬鏜題前事內開照得順天府各行鋪戶自清查以後已過十年之期中間不無消長應合取勘況正德年間投托濫免者俱已革退例該查編既該府尹萬鏜查

例具題合無備行該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給事中御史各一員督同順天府佐貳官員幷通州宛大二縣及五城兵馬指揮司將各行鋪戶查照節年事例無分軍民官舍之家逐一挨門查出不拘有無免帖俱令當行買辦其行戶等第仍照正德四年題准事例分爲上中下三等編作牌甲協力湊辦中間若係正德年間投托濫免今已革退例該應役者亦就逐一查出與見在行戶均編一體當行如有奸狡之徒妄行奏告優免者聽本部參送治罪仍舊當行若恃強不服躲避不出及府縣賣富差貧聽巡城御史訪拿問察事完將清理過鋪戶及審編等第造册奏繳青册送部查考等因具題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等會案行間隨准奉本衙門劄付該戶部覆題該臣等題前事內開查得大明會典戶部項下一款凡遇造作等項急用物料止於官庫關用有不敷者方許具奏先給官價派買光祿寺項下一款本寺買辦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一分欽此正德年來權奸用事費侈不輕取物於市急於星火待價於官遲以歲月捐資棄本人如之何而不窮

且怨哉給事中等官汪應軫等因審鋪戶目擊前弊題要將各行鋪戶盡行革去一應取諸有司如不可革須照例給價兩平收買大意在於優恤都人培植國本相應議處合無候命下之日仍行順天府將各鋪戶各年買辦過物料數目備查明白照依舊例作急從公估計價值停當先將在庫銀錢查照年月久近挨次領給果有不敷先儘該府收貯各項銀錢課鈔贓罰等項湊補給散如再不敷聽該府備查的數具呈本部以憑查議以後年分若遇內府造作等項急缺物料及緊用供應

遵照舊規止於官庫關用有不敷者各衙門從實開數具奏查照物料原係戶工二部坐派未辦者各部給與官價派買不得仍前逼令措辦守候價值以累貧民其五府六部等衙門年例坐派紙燭油炭紫粉各樣物料應存應革或應本衙門自支官錢買辦應用並聽淸查科道等官查議奏請定奪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等會行間續又准奉本衙門劄該戶部覆題該臣等題稱通州舖戶與宛大二縣不同暫且革去待十年之後如果京民不累守爲恆規如前弊復滋

又當廣營曲處及稱要推廣德意通行各省禁革不許設立行頭和買一節懇切詳盡相應議處合無候命下之日備行該科及咨都察院轉行淸查舖戶給事中御史等官將原編通州舖戶逐一從公再行查審住居買賣輻輳地方家道殷實者照舊當行亦如在京宛大二縣舖戶事例給領官價買辦若住居偏僻處所又無家業營生或先雖殷實今却消乏及老疾逃故者革免開除等因具題奉聖旨是通州舖戶著從公查審你部裏還行與撫按官著嚴督所屬申明禁約不許仍前私立

行頭攙行和買剝下奉上利已害人有違犯的訪察得實重加黜罰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等准奉此節行會案行仰順天府經歷司呈堂轉行各該衙門委官通判黃紳等各遵照節該題奉欽依事理將各行舖戶照例查審回報去後今據各呈送前來臣等會同覆審無異中間有父子兄弟各開舖面者併當一戶及將通州舖戶再行查審住居偏僻家業消乏及老疾逃故者革免開除其堪應當行人戶分別爲上中下三等戶則編定牌甲大興縣段子等行舖戶黃叙等共一萬四千九百三

十九戶宛平縣牛羊等行舖戶林政等共七千七百三十三戶通州布絹等行舖戶沈賢等共二千四百九十五戶給與由票執照取具各行頭執結遇有買辦三處舖戶以十分爲率均派湊辦不致偏累以恤民隱有恃頑不服躱避不出及府縣賣富差貧逼令預辦致令候價損貲棄本者聽巡城御史訪拿參究以遵欽依事理臣等思得立法者必善其後救弊者必淸其源臣等於舖戶一事非不欲法之久行而無通融之策非不欲弊之永絕而非常攝之官蓋建白雖由於臣而議處則在

於該部德意雖出於上而奉行則存乎有司誠恐新恩未洽舊弊復滋徒有領價之虛文無救買辦之實害則今日不得不爲之議處而曲防之也謹將一應事宜幷各衙門年例買辦應存應革等因另行奏請外今有造完鋪戶册理合奏繳謹具奏聞

查處買辦救濟貧民䟽

據順天府經歷司呈恤民隱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事蒙本府案今據本司案呈承准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等衙門手本申前事查得各衙每用紫粉印色等物係該

題奉欽依順天府買辦事理相應照舊存辦其油燭木炭遞年未曾行府無從查報等因具呈到臣等行間續據本司呈前事據宛平等縣申查得戶部坐派包兒夫禮工二部坐派榆皮末無名異棚砂酒㯹等物俱不係年例該司徑自差人拘勾上納領價不由府縣經過等因具呈到臣等案照前事先各准奉本衙門劄付准戶部手本咨該臣等題該本部覆題內開五府六部等衙門年例坐派紙燭油炭紫粉各項物料應存應革或應本衙門自支官錢買辦應用並聽請查科道等官查議

奏請定奪等因奉欽依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等節經會案行順天府經歷司呈堂查報去後今據呈來理合議處奏請定奪爲此將前項各衙門年例幷無名買辦應存應革開立條件於後伏乞聖明垂覽勑下戶部查照施行

計開

一五軍都督府紫粉吏部紫粉白芨銀硃及貼黃黃紙戶部紫粉銀硃白芨細膩榜紙禮部兵部工部通政司紫粉六科印色大理寺紫粉

銀硃白芨宗人府銀硃紫粉錦衣衛包香中夾紙尙寶司煎熬寶色油炭詹事府幷左右春坊司經局心紅紫粉墨筆國子監須知紙松烟㯶毛白□香油翰林院四夷館官生習字釋書紙筆墨硃欽天監烟煤等料黃花綾等物各有額數不等俱係奏准年例買辦相應存留每年行順天府轉派通州幷大興宛平二縣查取官銀給與鋪戶領出買辦上納各州縣各州縣另差在官人役解送本府本

府解送各衙門舖戶庶不受累但各衙門只
知年例該派不顧舖行𠩄本遇有買辦徑自
勾取不惟候價艱難抑且備遭掯勒若非遵
守舊制誠恐有傷新政

一刑部都察院紫粉銀硃及榜文板片工料烟墨
等項雖係年例該派宛大二縣買辦今該部
院手本內稱有得各縣役煩差重兼之各衙
門派辦多端致使輦轂窮民不堪渥澤如科
道所言者除本部院年例合用紫粉銀硃相

應查革議將贓罰銀兩逐年收買應用其榜
文板片工匠烟墨之類亦合別處足見尙書
林俊都御史金獻民體國恤民之意達權救
弊之宜合依裁革

一太常寺每年供辦郊廟陵寢幷一應祭祀合用
果品油糖紙劄猪隻等物係國家大事誠不
可緩者但本寺手本內稱欲先給價本寺無
收貯銀兩欲先事關銀又不知一歲用過數
目必先期買辦迨用年終查筭估計殊非祖
宗舊制先給官價派買及比民間交易每多
一分之意古之聖王莫不愼重郊廟有職人
之須有楅衡之施玉帛求乎萬方大犧承乎
四海未有專取之商賈以事神明旣欲通令
買辦虧資損本鬻妻賣子室家怨咨道路悲
歎豈能會聚歡心感召和氣頃年災異頻仍
此其招致一端也由此言之本寺所稱誠急
於供應則可謂善於調度則難以臣等愚計
莫若先期將內府天財庫錢鈔約數關出發

府買辦少則下次補支多則隨時續散此何
難而不能通融民何苦而致令逃竄再照稅
課司所進錢鈔非惟正之供以之買辦郊廟
祭物恐非古制乞勑該臣禮官別有處之可
也

一光祿寺錢糧尤爲浩繁臣曾在本寺監收頗知
其詳如大婚禮時內庫發出銀壹拾萬兩臣
於當日會同本寺官幷御史卽散給貳萬餘
兩與各舖戶買辦民皆歡欣踴躍感仰朝廷

不累小民以成大禮今本寺庫內錢銀不乏
以後買辦時常給價有何不可儻有不敷具
奏區處今本寺所稱賒買之說乃因襲之弊
非祖宗舊制也
一禮部派辦御覽登科錄及黃榜等紙綾絹心紅
等物俱係緊急公用誠不可稽悞但既有取
到科舉銀兩合應查發該府給與鋪行買辦
儻有不敷自宜別處官錢決不當使鋪戶頭
辦以致虧苦其鑄造金寶銀印合用火炭等
料相應該府查支官銀給領鋪行買辦亦不
該虧負貧民
一宛大二縣每年三月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
日致祭無祀鬼神並立春合用物料俱係該
里甲動支於鋪戶無干合行革去着令該年
里甲應時買辦
一戶部坐派包兒夫禮工二部坐派榆皮末及烟
煤鑾紙無名異硼砂松香等物并料造象璫
酒漿七千四百二十擔不即給價以致洗白

行陳釗皮箱行王經石炭行陳倫等含冤告
訴看得禮部不係錢糧衙門猶爲可諉如戶
工二部錢糧不貲欲爲區處似亦無難今後
遇有前項不時買辦及禮儀房四季家火什
物并槩舉不盡者各該衙門隨時斟酌或該
奏請或該曲處務得全價以給貧民
一各衙門買辦有查革不盡者且不論革與不革
但得領價民亦不累蓋君子寧費已之財決
不忍傷民之力如不得價縱該年例亦爲病
民夫事關乘輿堂上百里尚欲控告以惠元
元今各衙門明知百姓虧苦旋轉由已況臣
等題奏五次情亦可悲乃有視爲故事應以
虛文者其不恤民瘼不憂國本亦甚矣伏乞
勑下戮力奉公不勝京師幸甚

留用老臣以輔新政疏

竊見刑部尚書林俊累疏求去陛下亦累賜慰留不得
已而允其請且恩典有加是固林俊之高致陛下之優
禮以臣愚意循諸道撫參之法守林俊固不可不去陛

下決不可不留何也陛下卽位以來起用賢哲恢宏治化林俊以累朝耆德首蒙徵召天下覩其進退以卜太平今一旦報罷駭人耳目其關世道非細故也昔成王在位周公輔政時則字休有基鳴鳥已聞尙不許召公之去而懇切留之况今災異荐臻寇賊內訌而耆舊造德如林俊者豈可使之去位臣故曰不可不留者此也法者天下公共之器雖天子亦不得而私至尊莫如天子之父論皐陶之法曰執之而已至親莫如帝之子一爲公車令所劾則不敢過司馬門况其他乎今林俊爲

司寇掌邦刑執法不撓乃其職也陛下以一小人故而奪其職守是天子有私獄則刑部爲虛設矣且其向來執奏未悉允從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縱其遷延不去淸議將不能容臣故曰不可不去者此也然則何如而可臣知林俊忠君愛國之心本非怒然欲去者也齊王欲留孟子授之中國之室養之萬鍾之祿然非所以留孟子也而孟子卒於去齊臣觀陛下之留林俊雖曰懇切再三倘恐不逮齊王之留孟子也而俊何可以留陛下若有憫天恤民之心爲宗廟社稷之至計則林俊決不可使之去欲留林俊則當思林俊所以去之故而改之斥遠崔文仍下李陽鳳於法司董擬罪犯查舉林俊前後疏奏一一施行則林俊豈不願留而嘉靖之治可以並隆於三代矣不然臣恐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一決而天下之治忽從玆分矣臣待罪言官不容隱默觸犯忌諱罪在不赦但天下無事則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一言重於泰山幸臣之言常輕社稷之福而臣之願也設有時而重焉則雖欲用臣言而復起林俊亦無及矣此臣所以深憂過計爲陛下冒瀆言之

奏爲乞恩改選以便養親疏

竊念臣有五弟皆不存父母在家非但侍養無人抑且悲思甚苦欲迎養親到京路遠不服水土臣自起用以來寢食在念因審鋪行未完不敢陳懇每懷歐陽修戀守祿養之心未遂司馬光改判外郡之請犬馬微悃雖不願咫尺有違烏鳥私情豈能使方寸不亂查得京官求便養者例許改南臣於此例事體相應伏乞聖慈憐准勑下吏部改臣南京衙門以便迎養以圖報稱庶千慮之愚或因謀野而有獲一日之養當思移孝以爲忠

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謹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旨

奏爲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疏

近見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桂萼建議欲稱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爲皇考陛下即以爲是又令文武羣臣推詳典禮是固聖明純孝之情因感而發恐不合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欲止乎禮義也臣等敢不悉心爲陛下籌之夫聖人制禮理勢參合而情行乎其中理所以定天下之是非勢所以決天下之利害而情必順天下之理勢理勢不順則是非利害紛然矣雖有私親之

情其能盡乎光武取天下於羣盜之手縱封其私親人孰得而議之然而不敢追封上繼元帝後者正以大統所在已不得而私況人心思漢戴天左祖不如此不足以繫人心不足以昭倫序不得已而屈情以信義至於祀漢配天光復舊物爲祖之神安於上南頓鉅野之靈安於下其於公義私情豈不兩愜而近代帝王之孝誰復有過之者乎當武宗之末遣前星不耀震位久虛天命難諶人心靡定自陛下繼統以來諸藩帖服而四海歸向者雖曰倫序當立實由武宗皇帝之遺詔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孝宗皇帝之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心天下莫不愛戴陛下爲孝宗子以承億萬年無疆之業今若一意私親不顧正統其何以慰孝宗武宗在天之靈答昭聖慈壽皇太后擁護之意順天下仰望之心乎臣等又觀哀平之世主何其弱王莽用事臣何其强然各得封其私親莫之諫沮則桂萼所謂幼主强臣之說不過欲離開陛下君臣之情而自爲希圖富貴之計至於宗廟社稷之深謀畧未之及而徒貽天下之口實也是非定於後世若不足惜利害切於今日誠爲可憂且

前次尊崇尙有過禮豈可復因異說再賜紛更伏願聖明詳察仍乞將桂萼等重加黜罰以爲左道之戒不勝宗社幸甚

患病曠職乞恩休致疏

竊念臣謬舉進士濫選翰林院出位妄言得罪先帝荷蒙寬宥出知泗州幸逢皇上登極首被召命待罪戶科臣之忠未及報於先帝今皇上之德又隆如先帝臣敢不思所以報於陛下乎臣父母年高獨臣一子援例改南以便迎養重荷聖德俯從所請又推

恩與臣父臣母竝得封如臣官臣之孝未及盡於父母
今皇上之恩又深於父母臣敢不思所以盡於父母者
以盡於陛下乎臣到南京逾月而陛今職遭疫氣舉家
染病臣之父母又不能堪自後歸家惟恐遠行臣之夙
心尚有缺然此臣父母與臣之分俱薄而於陛下改官
之恩未能全受也臣到江西半載撫按衙門奉欽依事
理委臣蘇杭選驗足往來冒暑染患瘧疾幸纔雖愈
今年二月初一日方得復任分巡南昌地方元氣本弱
復患背疾誤用醫藥毒氣內攻飲食愈減吞酸長作此

臣之才命與職俱窮而於陛下起用之恩未免有負也
臣思之居官債事非孝也忘親徇祿非忠也以臣久病
若此雖欲勉強就職如債事何雖欲戀祿養如忘親
何伏望皇上廣起用之恩以寬不任之罰推改官之惠
以察來諗之情乞勅吏部容臣致仕以全微命臣不勝
感戴天恩之至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十一世孫士林 璟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贈凝齋王少宰先生奉使冊封序

凝齋王先生以耆德為天官侍郎以公任人以正奉法
由是官方不擾賢愚竝得其所四海均治臻於太和聖
天子倚任焉今年秋七月奉節之某府冊封或有疑之
問於予曰春秋譏冢宰來聘冊封之禮雖重胡為分天
官之任以往予對之曰昔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
是以冢宰兼太保也胡為有城齊之行誠以諸侯藩屏

王室疆維賴以鎮定寇攘賴以輯服遠邇賴以柔安職
貢賴以脩舉剏遷都立國之際都城廣狹之制自天子
出焉疆理中正之則自天子出焉人民土田宗理分括
之命自天子出焉宗廟建之社稷新之申之以侯度明
之以王章命之以名別之以器錫之以車馬圭璧而講
之朝覲會同禮樂征伐之典可輕之而以微者行乎今
聖祚萬年宗支繁衍祖宗立法推周家大封之恩行漢
人衆建之策是以王子能勝衣冠以上莫不掛印祈壤
嫡嫡庶庶玉牒輝煌此冊封之命所以重也其視城齊

之行何如乎聞者未待語畢而已色悟矣雖然山甫之
行吉甫告之曰式遄其歸蓋以保王躬補袞闕尤其所
急冢宰不可久留於外也今凝齋以少宰往則有冢宰
在帝左右或可以少紓永懷此又天子善於用人兩得
之也然未知凝齋之懷何如凝齋若能遄歸以復厥任
此又急於舉職兩得之也凝齋行遂書以贈

贈醫官諸德中南歸序

吾友諸德中少有仙風道骨從方士習元白之術搆室
龍山之巔鑿石為壁汲泉為井脩竹茂樹翳為屏障緣

薜荔上高巒則會稽泰望屹然衆山之宗朝霏夕翠頃
刻變幻雖巧繪者不能盡其狀下走鑑湖八百里五月
荷香天風吹至拂人襟佩背負三江蜿蜒如白虹雨霽
晦明瓌偉而奇予嘗與二三同志讀書其間俯仰瞻眺
有脫落世慮遨遊八極之想及今滯京華二年矣佳勝
猶在心目適德中以醫官入選來京謁予旅邸予方臥
簟牀有龍山之夢聞其聲以為夢未覺也即冠帶出見
詢所以然乃知蹤跡共在四千里外憮然曰子何忘龍
山之樂乎曰樵不能登三山漁不能入天池身有庸家
有調誰縱爾逸與其編役於民吾甯託抱關之吏冀休
老償所願耳嗟乎烟霞泉石古人所取以謝俗者而仍
不能脫牢籠與麋鹿比則宇宙內果誰為閒人哉予方
羈一官恨不能從德中歸又恨不能薦之於上使盡用
其術以壽國脈而徒憶龍山之樂而未遂德中可能討
此盟哉德中曰僕之仕為貧也子之仕為道也既曰為
道則當以天下自任澤未加於時名未著於太常尤未
被於故鄉之草木何可以思退予笑而不應德中亦笑
若默會其意者遂取酒盡醉而罷翌日德中受職來別

遂書以贈行

壽陳母七十序

上虞陳母壽七十歲外孫丁秉彝求言於青湖子以為
壽青湖子曰夫壽德之徵也壽人者必誦其德子欲壽
陳母先稱其德而後可秉彝曰母以世家林氏女適為
陳翁配以勤儉起家始以豆區釜鍾計累後雖倉箱比
櫛而輒杼不離左右其事舅姑也日僮僮然甘旨要襪
之外無聞焉其訓子孫也日訢訢然蘋蘩絲笈之外無
聞焉如是而已青湖子曰是婦德也壽斯宜矣昔余官

京師值太皇太后壽日勳戚大臣諸命婦靚妝象服鳴璫金玉同朝於東華門外雲滃鏘簇夾道俛視不顯其光既而憸人敗露黨附驕伏根連瑠貫向之不敢仰視者奴執而屬將作矣及官泗州循行阡陌閒見田婦裹黍曳筐餉其夫而代之耰勞之以缶觴既而坐政堂論俘囚有號於門外者進而問之乃前日所見之田婦而其夫已入繫中矣由前而觀是富貴而淫者由後而觀是貧賤而移者此皆慾素戾恆爽於其德者也若陳母始終勤儉豐約皆宜婦德孰有加於此有弗永壽命而

享遐福者乎厥子曰達曰道皆能守其母訓並膺章紱陳氏之福尙未艾若毋誠可以爲家範者是故誦之而使秉彝以爲壽

送湖州守張先生之任序

今天下之官勤撫字以恩畜民者莫過於守與令持風憲以威肅民者莫過於三法司然而郡守古諸侯地位尊而逈民遠施未易浹是以德化之外常輔以法恩以倡令於下威以承法司於上其任兼也山陰張先生廷賓以上饒令入評大理改御史今陞湖州守則恩威之任歷而兼之矣有兼才者始可以當兼任先生之任兼矣而才可不兼乎今天下之爲郡者剸治有餘盤錯不挫則優訥守拙處務元靜以息民則劣擴臂就事風生響應則優持謀審固從容爲遠大計則劣淵澄鑑瑩洞察絲髮則優忠厚長者蒙小過以全人則劣鋤梗蠹紐豪右以法從事則優溫柔寬裕使民不忍欺則劣楚儀濟容神明以臨下則優質任不飾忠信以孚則劣有五優無五劣天下之兼才而不難於爲郡也先生勉乎哉潮之先風氣戾惡民艱於植生且有鱷魚之暴自昌黎

後風俗一變至今富庶甲天下號爲樂土以先生之才而存尙友之心事半於古而功倍之矣先生勉乎哉鄉之士夫厚望於先生者不慊於外補先生方以任重爲懼予言有足慰者於是乎書

送建甯府推官季明德之任序

明德第進士觀政禮部於國之儀制無不閑習而又盡其餘力於刑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明刑以弼五教禮與刑常相出入不可偏廢也故其於刑名最精及得建甯推官衆曰明德可謂預於刑官矣予曰明德

之預刑官久矣不俟此也其爲人少號不羈甫弱冠銳志尙友乃以率履收其散漫規矩峻絶人憚其嚴旣而年益壯歷涉益多然後泯圭角存渾厚人有過輒蒙覆之不以己之所槪以齊物蓋至此而涵養始定有可以煦物者矣使其爲理必能推致其情意在法外民手足有措地故曰其預刑官久矣若專任律法不過一獄吏職耳何足取哉嗟夫今天下掌刑之官內則三法司外則按察司使皆以無刑求刑天下甯有冤民哉然或畏上之督避下之謗甯故入無故出欲天下之平以徇人

民之禁甚矣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先王之意蓋如此明德尙勉之哉雖然明德之爲刑官民之幸非明德之幸也古之君子倘遠庖廚以養其仁心況臨民上以制其死命乎然求其生而得之則已求其生而不得則惻然爲哀曰與其旣犯而求其生之難孰若未犯而求其生之易他日大用必能免赤子之溺於囹圄之前者則刑措不用而禮敎四達其幸以天下矣明德以爲何如哉明德欣受再拜衆曰非子相知不能及此遂酌酒與別於三忠祠下

贈廬州郡守向侯擢山東鹽運司之任序

鹽運司權利之官士大夫號清流者歉爲之向侯以名郡守擢山東鹽運司使人望甚觖予獨不然夫人能淸官官不能淸人使人果淸則雖錢穀有司簿書期會日不暇給而不害其爲淸人果濁則雖坐蘭臺石室淡然泊素而其濁自在濁在官不在人也淸在人不在官也予聞向侯之治廬植正屏邪優窮惠衆伸冤抑剔奸蠹淸節直操懋著於時當道處之此官豈得無意哉山東古靑齊之地用鹽禁鹽皆始於此禹貢海岱惟靑州厥

貢鹽絺此用鹽之始管仲對桓公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此禁鹽之始用者公於民禁者私於國公民者王私國者霸以後漢承秦法鹽二十倍於古唐劉晏爲鹽鐵使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利愈多而治益下然則利禁亦不在於太密也明矣向侯以治廬者移之鹽運不省不煩禁弛得宜必能惠商賈以濟國用天下之鹽運鬪與鹽之地有如此者殆將一變其故習是官不能累侯而侯能淸官也當道之意其在是乎哉同年張一中於向侯寮也公過於泗聞予言而然之遂索筆以爲向侯贈

送紹興府推官胡實孚之任序

新喻胡實孚授吾郡推官過予而問政焉予辭不敏不知所對實孚曰辱予年交承之貴地子何以辭乃拱手而對曰世之言刑官者以法律精密利剖巧斷織文奏當不致參駁者爲最其存忠厚積陰德爲子孫計者則又概例平反寃滯不雪一失之察一失之縱均非中刑也夫德之有刑猶春之有秋不可偏廢是故輕重出入惟其自取而一任之以無私法也輕之不可而重之出之不可而入之慘於色而悲於中者心也心不廢法法

不廢心而仁行乎其間矣況用刑有易而難者有難而易者豪右恃勢迫脅凌恣獄積不決幾於玩戲威以懸之則偶賄賂交私是非倒置金銀生氣錢楮有神廉以靖之則沮此二易者人或難也迫窮戚而阽危亡苟於求活廉恥道喪白晝而剽大都嘯聚而遁山谷盡法以驅除之則不可曰胡乃擠閭閻嵬嵬瀆亂倫紀以少屈長以賤辱貴溺於情欲而忘禮義家誅而戶戮之則不可曰胡乃訓此二難者人或易也存以心執以法而審難易焉其刑官也夫昔呂文靖韓忠獻爲推官時識者

以爲宰相才器實孚之行人將卜相也其毋忽吾言乎實孚左辟而拜請書以明麗益開廣詢焉

三仙捧壽圖序

蕭君子儀揚之江都人世儒素君自幼樸茂好惠施士隱胥史能於潮[illegible]出利濟於人入錦衣幾年以父翁家居久闕定省常憮然鬱鬱今年己卯翁壽七十某月日屆其誕辰乃迎至京邸率妻帑稱觴上壽館賓吳文萃爲之祝詞初祝曰願翁弗騫如岡如陵以享多福次祝曰願翁者德保艾厥後不戾於行淑延世世三祝曰

願天降康四陲甯謐家室和平復我邦族祝畢翁喜而醉子儀告少憩翁轉却杖几登樓縱觀對客談劇神思飄逸子儀踴躍不自勝命工繪圖以識三祝託三仙人翌日捧圖求予言予惟子儀迎養亦任吾心耳初無擇於地也然自翁之來京忽有江右之變揚州之域民方戒嚴而子儀父子懽然一室古所謂孝道通於神明者不亦可信乎使其遲迴一月或遷延於道子儀之心必有大不安者矣予久離桑梓非無子儀之心而顧不易遂今得外補以便省親則亦吾之幸也文華閣予言將

辭子儀同予歸然則人子之心有不同然乎哉予因感而爲之書

贈靳大夫祈雨有感詩序

紹興濱海隅厥土斥鹵厥田墳衍水旱易爲民病嘉靖丙戌自四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於時靳大夫署郡守事爲百姓憂避正堂減食徹絲竹潔牲餼禱於山川百神逾旬無應徵百姓彷徨走數百里求術家者流叢興祀事將以强於大夫大夫以色拒嚴以詞拒正人不敢撓大夫積誠如初蠲繫折筆疏冤剔隱收流究赴阽危而

植之不遺餘力又旬日不雨議用術士者紛起勢殆不可遏軫乃貽書大夫曰無德不動無志不孚惟天不應在人惟人不信在恆術惡可用也昔魯僖欲焚巫尫君子譏之願大夫加意無惑乎人之言大夫曰僉情也惡乎可拂吾能順之而弗以攜吾中天庶乎可動也乃命占象乃命察氛不日而雨四境旁溢萬民懽呼更生或有告於軫者曰天道之不可知如是乎以大夫之誠視術士宜誰應者子之言亦不信矣乎大夫而聽子如吾民何軫曰天道至大無所不容無感不應感之以誠聚之以精則君子小人皆可以通神明而格皇天且感有遲有速感之速者如大戊之祥桑如成王之風雷感之遲者如宣王之雲漢其尤遲者如堯之水湯之旱尤速者如宋景之熒惑大抵存乎精誠而術數不與焉今日之應又焉知不在此而在彼也大夫將聚民之精以動天也非用術也軫因有所感焉世之民牧者多泥於迹而不知轉移政是以壞使能由此而推履信達順崇正徇中因民之情而利導之則人和氣和而休祥畢至矣徇何有水旱蟲螟之害乎大夫在吾郡將陟考始終一

節其不厭於天亦素矣不然豈足爲感通之本亦豈諸作者頌稱之意哉

贈山陰令吳君述職序

國朝取人進士科爲重而其試用則或儲館閣或入臺諫或補外任要之職不同無不致其厚望之意館閣者則欲其道德弸中文華襮外以具廟堂之器臺諫者則欲振揚風紀發擿奸伏以廣朝廷之耳目而外補者則又欲其子惠元元諳練世故通達國體皆爲他日柄用之地然而不能兼也以故在內者或不習知民事而在

外亦多無暇於問學而能相濟以成通才者蓋寡矣吾邑令洛陽吳君萃夫兄弟同舉進士兄曰受夫授南京山西道御史萃夫初任汶上令以才優改任吾邑望南京甚近故萃夫之撫字受夫之建白彼此得以相聞而相規今皆以才望重於朝野而柄用有日矣然則朝廷授任不能兼者二君子乃能以致情自相濟之豈非有溢於取人之望外也哉嗚呼古之寮友立朝有塤篪之義猶夫兄弟也九官之相讓周召之分治漢之丙魏唐之房杜以篤嚴謀斷相資一唱一和以成天下之治今之在朝內外者果能如古其人相親相濟則天下何患無才哉然而名相軋則詆位相逭則擠才能相麗則忌利之所在則曰天下之公也吾不可以後時害之所在則曰一人之私也吾不可以出位推此以往則雖兄弟亦可以相猶矣求如二君子者可多得哉余昔在南都與受夫同為言官則既知其人矣今以公便過吾邑則又親見萃夫之政萃夫之政不能悉書監司能書之以達於上而其政之所由濟則或未之知也故余因其述職也有京師之行為次其事以贈

贈紹興郡貳守靳君九載考績序

京師之民俗與四方異蓋天下九州之人相雜處海內外之貢獻鬻販歲期畢至珍奇寶玩之貨充塡里閭民不見耕作而握贏資以故易富易貧窮有所依憑貧無所顧藉皆足以為姦有司一弗能平則跳號以叩天閽出自刃以相脅逮繫者無小大皆欲謨讞經歲月不解四方則不然京師稱四方之極首善之地此風行於上者理之常也其奢縱豪黠出沒變幻治之者因而節目繁多以存形迹則習成於下弊也士大夫生長都邑而試外任者欲以所習見者治之難矣靳君世為京師人初貳吾郡一至即能延訪士俗以民情為治歷任九載凡三易守前後親印綬無慮三數年竱一劑量以濟未流倭夷卒至城下衆心洶洶或勸薙獮之以為功君惟嬰守以困之間出諭且撓旬日底定否則役借軀之民以攖窮寇其所戕多矣他郡有難事上司不遂決者亦以委君往來台甯之間無虛歲江西變起提兵常山控要害沮賊鋒為衆率先不鋭不惰全師以歸尤可稱述君以正德丁丑被命余時已第進士會於京後余調泗

州復戶科改南轉江西每過家而今又致仕與君相接最久而知其政實深故郡縣三學請余當贈以言余以君之清苦才幹俱優人猶及之而其因俗以治不立異行不求蜚聲爲難也近時欲舉久任之法而未能通若君者可謂久任矣其有能告之銓曹者乎

贈紹興郡守南侯受奬勸序

聖天子卽位之二年皇皇圖治稽其理天下者曰惟良二千石於是關中南侯以地官正郎領命出守紹興於時青湖汪子爲戶科給事中載酒餞將之都門外南侯

揖爵而求言焉汪子左辟以齒以賢以官耒諸鄉士夫而進曰敝地之民困於治久矣願侯以不治治之旁有議者曰不治之治王者御四夷之道以之治郡恐不宜汪子曰不然余所謂不治非不治也不過治也天下之治曷嘗不以過治而敗明過則察察則詭緩過則縱縱則弛奮過則猛猛則攘文過則煩煩則僞更張過則擾擾則亂隄防過則迫迫則潰繩檢過則絞絞則殘憂勤過則勞勞則傷此皆過治之弊也漢劉寵爲會稽以循良稱今之治郡鮮能加焉然求其爲治之迹不過曰民不見吏犬不夜吠而已不然則柳宗元所謂旦暮吏來吾小民爭持牛酒以勞吏之不暇者何安之有南侯欣然首謝而前及爲政一順其自然吏民望作爲以自培植者爭言不便侯亦不以爲意於時汪子改南迎養歸喜侯之政而惜民之未孚也三見侯而無一言侯疑而復求言焉汪子對如初侯志愈定閱數月政成上下始相信於是清戎御史陳君德鳴命有司以禮奬勞於時汪子承之江西僉廉訪事便道歸謁侯大觀堂見所書遠期篇於壁乃向之言不便欲有以擠侯而侯作此以

見志者於乎天下之事難於謀始也如是哉翌日山陰令吳君瀛求贈言爲次其事且有所規焉夫治之始也不可過於求而其終也不可不及於求始之氣銳而終之氣易衰始治之不可過者治人之道也終治之不可不及者自治之道也天下之治必不過於治人而後爲之順必過於自治而後爲之大順

北園話別序

北園者吾友朱守貴讀書所也守貴既舉禮部矣以外艱同讀書於北園從遊者日衆迺就業其地而羣樂之

歲嘉靖乙酉冬閏月將赴明年臨軒之對於是進諸弟子而爲之別曰二三子吾行有日矣顧子何以贈我而後可以處爾其長者避席而進闕之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夫安富尊榮與孝弟忠信一也惟先生以所與諸生者爲吾君他何以爲贈先生曰嘻有是哉古之善教者有三道德充於中而事業著於外使人聞之也如弗克見之見之也如弗克由之是之謂予其未至乎是也如慈母之於水火勿使其子近之其至乎是也如農夫之於槁苗而

求以雨之其不與也非吝而與之也非强是之謂因前乎楊墨今歸而儒又去而不然而又然而皆有以與之是之謂不拒是三者果有於我乎吾之所與二三子者果何以爲吾君而成安富尊榮之治乎古之善學者亦有三顏之愚曾之唯有順無逆如天運於上而列宿隨之如時雨之施而萬物應之是之謂悟未聞也不先於已見既聞也不惑之於衆說如蓍如龜如子夏之於夫子是之謂篤信甯舉之弗勝也不程其力甯行之弗至也不程其勇前有聖後有狂如水之趨如猛獸之逼如

曾點之志而孟子之學是之謂不畫是三者果有於二三子乎二三子之所以與於我者果可以爲其身而成孝弟忠信之德乎二三子以我所與者贈我而可也則我亦可以二三子與於我者而處二三子矣其於古之善教而善學者□如哉諸弟子咸拜稽首曰敬聞命矣守貴之在北園也有十景詩諸弟子乃各次韻以贈並其所處之意以告於青湖子爲之序

風亭別意序

大庾劉君相從父司教於處之宣平自宣平走吾越凡

幾百里受業於吾友杜景暘之門處之士子應聲而來者五人歲暮辭歸同門者送之蓬萊郵亭於時爽風撲入若有爲留行者衆相顧慨然各出所作曰風亭別意請予序諸首簡予惟世之師於人者有三習揖拜分句讀八法以規其書四聲以諧其言是爲童子師釋訓詁習槩括因勢利導以會其通批亢擣虛以盡其變是爲舉業師蓄以蘊之舒以發之昌以大之純以篤之是爲道德之師夫今之所謂童子師者固已非古一事舉業或併其習於童子者而棄之至有慕道德者則又懲

空其心迂闊其所行必弗合於世以爲高是三者皆失也道德不在二師之外敎之灑掃應對之節六藝之文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童子之道也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孝弟力田博學宏詞無非可入者是舉業之道也惡有居今反古求諸民生日用之外而後爲道德哉諸君遠從師遊蓋必能識此者用僭書以詒之

贈南侯述職序并詞

青湖子放舟湖水之曲顧漁父汎然與鷗梟上下而問之曰漁可樂乎對曰無可樂吾日與烟雲同出夜與星露同歸饑攻乎內寒攻吾外不得已而老於漁何樂之有然則誰爲樂曰得志則樂誰爲得志爲民上舉職爲得志青湖子蕭然而進之曰請言得志之樂漁人曰老人不離汀渚不見朝廷他官不及知知吾郡太守樂耳太守不躬細事任職諸大夫諸大夫未嘗覿其人但聞其任之清戎而尺藉明不以生人走野莽妻不別夫子不別父任之修閭而游徼晏海戍不夜紅黑白彈丸不壓里閈任之均輸而料量平牛車背負繈屬以實公囷而民得食其什一以上任之推鞫而獄訟理强宗豪右

請託不行民冤抑有控而不壓圜土太守曰無事方闢稽山書院授生徒夕入大觀堂窮覽載籍爲文章職不自舉舉之人志不奪於人得之已洋洋然熙熙然不亦樂哉語畢晦其姓名鼓棹而去青湖子曰吁此必隱士也樂而不自知忘之也知太守之樂樂其樂也其言得志則樂微矣哉蓋人生天地間或躋華要或處寂寞顧其志何如耳志得則達由是窮由是不得夫志則富貴貧賤皆戚也言而不盡者謂我也將因以告夫太守洎諸大夫也太守者關中瑞泉南侯也諸大夫則古燕靳君貳守也淮陽陸君別駕也□□高君節推也侯爲紹興政惟總其大綱諸大夫分理之侯特可否其然不然衆職旣舉功誰尸之歸諸太守太守不能辭也嗚呼自大道之隱天下爲私世之爲治者必欲功自已出往往上行下職必日勞而政日拙矣其能得志而樂者幾何吾於漁父乎有感歸而紀其言以告於太守太守曰嘻有是哉告於諸大夫諸大夫皆曰敢不拜太守之嘉太守朝於京師諸大夫請書此以贈爲書之又取漁父之意而繫之以詞詞曰

雲明海石鏡湖開人在越王臺倚遍闌干四圍屏障何
處是蓬萊　王麟掩映朱轓去天上幾時同綠入汀洲
蘋風正便應共早春來　右調太常引

贈東溪孔大夫考績序

東溪孔大夫將考績於京會稽令王子道倚微言於余
余曰大夫三任吾地吾知其政矣大夫初判杭杭民自
前□以來諸種雜處不務耕作以販鬻為生貧富不常
故大夫之在杭也一以農桑為急既而擢貳湖州湖則
蠶桑殷富甲於諸郡而頻年水潦蘊崇頗怠故大夫之

在湖也尤以農事為勸無何以外艱去復任吾郡吾郡
則農桑無遺力矣而民多貧大夫曰事於民者責之民
民事盡者責之官故大夫之在吾郡也惟以寬斂省刑
清心飭己為務比室不聳民是以懷咸曰大夫聖人後
也有不獲我所者哉夫天下之不同者俗俗之不同者
勤與惰也儉與奢也勤則不奢惰則不儉而貧富因之
物之情也戾其情者害未去也大夫三任而天下之俗
盡之矣終始一心而天下之民懷之矣何難乎庶官何
憂乎乏人庶官不難不得職也乏人無憂上得任也職

任無墮上下同濟治道亨矣且吾聞大夫天性孝友屢
以母老乞休不遂輒愁歎雖遣妻子歸養而終日皇皇
如求弗獲二弟儒困盡以俸餘資之近廷詔應貢來喜
動顏色曰吾今可以祿養付諸汝而求吾志矣大夫素
癯而頓華樂天倫也觀治者於其家求忠者於其孝大
夫之政有自矣今天子端本宏化協和萬邦明試之下
其必以治行兼隆政善並美者為最然則大夫其人哉
王子曰可以書矣書以贈

稽山集序

稽山集者蕭山魏廷豹甫寓稽山集也廷豹何以寓稽
山從陽明先生遊也廷豹年長於陽明何以知從陽明
遊廷豹文靖公之孫文靖為時名臣世有述家有考宜
其好學不倦知所歸也集惟詩凡若干首諸體略備其
風格古澹用意雄渾多擬諸陶杜夫晉人詩莫過於陶
唐人詩莫過於杜廷豹之所取法尚矣而有自焉蓋有
士行宜乎其有淵明有素預以來宜乎其有子美世有
述家有考古今賢達之所以多賴也廷豹之詩吾雖未
敢曰陶曰杜然而晚年從師其進殆未可量陶杜人品

自高使其在當時復得師友之功則其造當不止此而其詩且追風雅而並驗矣陸象山曰陶元亮杜子美皆有志吾道蓋其望之重而惜之深也然則是集也豈徒以其詩而已哉

雷門草堂後序

五年余自江右致政歸屢過馬君之雷門草堂憩之終日或問曰雷門非靜處也馬君何以扁其居子又何而樂之余應之曰馬君舊居雷門非擇為隱所也舍南有屋數椽就之以讀書非託為疾徑也屋旁隙地雜竪花

石非競為名園也前有水橫木以度更有地可半畝許竹樹陰翳瀦一小池畜魚以自觀日取以奉母時以祭開以供賓此則馬君之所意會也問者曰水石花卉皆草堂所有何獨意會於魚曰淵明賦歸去來飛雲還鳥流泉榮木皆其撫弄而今古稱其所愛獨在於菊然則菊也者淵明之所以逸於世也魚也者馬君之所以遊於世也夫魚潛物也性愚而信化則龍而神飛於天而於天下其施普也然魚聞雷始化化則雲雷隨之矣馬君世業儒厥考文達公□□鄉貢官□府教授馬君思

繼其志而素抱忠慤故以魚自況若曰得時而化吾將龍其功以雨天下不得時而潛吾將守其愚孿其孚奉母孝也賓祭禮也時觀焉適也以是可以終身且以俟夫化我者故有取於雷門而余亦樂其非長往者也故嘗過之以寄吾之興因得以請敎焉問者曰其然其然馬君聞予言請書以後諸作

慶杜靜齋先生八袠序

夫人生於下邑者以不至京師為歉旅久於外者以不歸故鄉為恨靜齋杜先生本嵊人隸籍錦衣生長輦轂

之下成化丁酉領順天鄉薦歷官州守所至有惠政甫致仕仲子民表第進士為御史先生以其恩進階奉直大夫既而以言事謫復編戶先生從之歸於嵊向使先生不隸京籍不生京師縱其出仕必不能習覩都會人物之盛宗廟百官之富濡染列聖涵麗之化之深其子不為言官不以直讜其休老必不陟五千里歸與其宗姻道其故舊之情埽其墳墓還其田園之樂夫人之所歉恨以為不易得者而先生皆得之噫異數也今年八十歲六月十二日迺其誕辰伯子民章自京師來率仲

稱觴以余年家且戚而屬以祝詞余謂先生之壽由其自致觀其號可知已其聞命卽行獨持數篋書僦居貸食平生之俸入盡於此其操可知已仲不尸宫伯不忘親其訓可知已故余述有詳略而祝之曰合德不忘壽無疆邦家其昌不隱其貞詒其康不坳其光永惟鄉人之望

送龍游分教貞素陳先生致仕序

先生閩人也貢起分教龍游未幾解而歸當道重之追復任去志不變客有過之曰宰相道不行則去諫官言不行則去百執不得其職則去子為儒官無政刑之寄又無言責高拱而以禮讓深居而以化率食祿以頤其家覊政厲民之謗不聞也子何以言去先生曰不然天下之曠其職莫有過於儒官矣自宰相而下道以格心政以範俗禮以息爭刑以弼教皆各以職舉而致之上下雖不得盡行其志無以故應而文具也儒官則以教是司教之道何道也其本則在於人倫其文則在於禮樂與夫聖賢之書其施則自宰相而下以至於百執事凡可以匡君而益民者舉其責於其躬今之司教者能

以是自任乎將以須隊行而識晨昏乎吾不敢知也且吾才疏學膚志行鄙劣不足以為人之楷式夫人才之用於世猶器之資於人也犀鈍緡蔑廣狹堅脆惟其所適以周無窮而其權輿則有所模司教之官其職雖卑其模不可不慎也僕誠不肖亦嘗聞教於君子矣敢尸祿以速官刑客曰子之志則高矣得無矯激以沽名乎先生曰君子之所處從吾心也吾心之所安卽天理也吾心之所不安而為之是故不免乎矯激沽名之譏矣吾心安矣遑恤人議已而不為是亦不免乎沽名也吾之去不去顧吾心之安不安耳何預於人而子以尼我乎客方有事進取恍然如有所失乃相與瞻桐江之雲而歌之曰桐江滔滔兮千古不斷秋雲高兮桐山峩峩兮朝燕暮楚君何如兮歌罷飲醉而別張子器以告於我將以求文以壯君之行余故述其語與歌而又和之曰武夷之曲曲有九兮君歸幾曲為君有兮縣名長樂樂更長兮那得此縣為君鄉兮

賀紹興郡判洪侯欒贈二親序

人倫以孝為始孝以舜為極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德為

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夫孝在於善養德至於聖善之善也又何以富貴爲言哉使人皆求富貴以事其親志斯外矣蓋以善養而不以祿者在父母之心則可若人子之爲親則無所不至特以在天者不可必而在我者可以力盡焉耳至於舜內盡人之極外盡天之極是之謂大孝今上卽位以孝治天下推恩臣工蓋欲以舜之心爲心又欲天下以一人之心爲心以躋皇極而明大同於乎休哉洪侯藻塘旣判吾郡矣以前令祁門考最例贈二親如其官君子曰藻塘今日始可謂孝

而其心終有所不遂也或者疑之曰藻塘立身不墜居官不鰥獨非孝而胡今日始可謂孝旣孝矣而吾心有不遂曰藻塘豐才沛德嶄然頭角而急就儒官者其志謂何今位漸通顯榮及其親故在平日者其本也在今日者其全也豈不謂之孝然而風在木矣音容不可作而豆區釜鍾飽其妻孥故其心終有所不遂也予不觀諸制詞乎於其父曰慶流厥嗣祿養乃違於其母曰教子能官而不逮養藻塘之心聖天子且知之子獨不知乎疑者始釋然曰唯仁人能知仁人唯孝子能知孝子之謂矣

送藻塘洪郡判權潮貳守序

吾郡諸侯一時相會四爲閩人太守西淙洪公與判藻塘公又同姓心交志孚兼以鄉誼宗情中表無間故事有緒謀有成民實賴之旣而西淙公以績去之京藻塘公以遷去之潮民皆嗟吁而相告曰績去者尚有來思遷而去者弗吾及也後來者其賢未可知又安得望如今日之無試也歷軫在畎畝閒而有感焉唐虞之時九官相讓濟濟穆穆於韶鳴鳳儀之中絪縕泰和普天同

化降是而下不戾則比不徇則孤几席而分秦越蜀洛而立戶庭奈之何民不瘝且痛也諸公之相植也適其不相擕者不偶然也諸公皆時英偉以公平爲心是以其鄉也以和其非鄉也其宗也以和其非宗也寬嚴相濟得古人寀官之道若有橫於其中則嫌生於近怨生於恩有不勝其紛挐者矣於乎誠得以諸公之心而推之天下使四海爲一鄉萬姓爲一家九族爲一身豈不有助我皇上大道爲公之治乎山陰郡之首邑藻塘之行也劉子嘗先致贈言而屬之余蓋欲徵諸民也適爲

之書

贈洪藻塘序

藻塘洪侯判吾郡甫三年擢潮貳守軍民彷徨不忍其去或有問余者曰侯何以能得人心如是也余曰子試言之曰侯初司教金華講藝之暇兼得民俗既而分祁門遷吾郡地皆密邇以茲諳練至有惠政若朝燕暮楚語服頓殊未必若是之孚也然今之潮也得無異乎曰潮尤易易耳侯漳人也去潮纔五百里商船往來日集侯以幼所習識治之夫何難曰子得其顛未得其本也

夫為政之道皆從心始心乎民則凡所施者皆公也故難有所不辭謗有所不避民惡得而不感不心乎民則凡所施者皆私也故所以求名者愈巧而愈拙所以自衛者愈深而愈露民惡得而不怨侯之心在祁門則祁門治在吾郡則吾郡治今日之潮亦惟益慎其心而已否則治祁者不可以治吾郡治吾郡者又豈可以治夫潮哉且民情欲惡雖之夷狄亦不相遠是故先王之政敷之以皇極歸之以大同生之也而天下不癢飾之也而天下用裕戒之也而天下休穆董之也而天下凜慄夫豈以賓衛綏荒而有殊於向服也哉問者不待詞畢而已釋然曰唯唯明日士夫送侯之行有以余言告者曰可以贈矣遂命之書

文衡贈言

嘉靖甲午值大比之期巡按侍御張當監試先事謀諸藩臬諸公精選諸有司以執事兼閱墨卷而吾郡推見吾陳侯與焉入有疑曰張侍御治春秋經今歲舉首必崇是經矣見吾為閩中雋以春秋發解正當侍御公意必為侍御公專委以取士也春秋諸生實惟賴諸余曰

不然侍御公以公道為朝廷將惟才是掄見吾以誠心待知巳將惟公是從必不若是之狹也使春秋有人固不引嫌以閼其進苟他經有人決不徇意以之軒輊且見吾初治易後改治春秋侍御公亦聞其博觀羣書況六經乎其以一經自占者時制也非有所悄喜於其間也春秋賞罰天下之諸侯與夫善善惡惡一以無心處之二君子沈潛日久則其所得豈不深厚而況以人事君又人臣之大節二君子豈肯以一毫私相任也哉見吾自下車來諸士雲集分經論難各有啓發及為提學

徐委考外縣生儒則不問從游與否而優劣上下稱停不爽如祁奚之薦人惟可是舉如孫武之用兵惟假是棄風揚水飛而秕礫精鑿不相混雜其無私心亦少見矣而又何疑焉擬者詞訥而色未俞又采物色既定時論翕然稱服始以余言爲不謬見吾歸任寮屬以得人進賀賀不可以無言會稽則屬之余乃悉次而爲之書

賀山陰邑侯望岑劉子旋任序

我朝用人之法實兼有虞漢唐之制而行之三年一朝覲朝覲之後繼以考察於是乎幽有黜而明則徐陟之

是卽所謂考績也莅官爲始每三年一考於是乎明有陟而幽則徐黜之是卽所謂考課也吾邑侯望岑劉子考滿之期適與朝覲會民懼侯之弗來也曰考察去者其位當補侯之賢又當陟陟則去吾民將若之何既而聞侯之來也又相與懼曰考最復任行當欽取侯雖來亦不久將若之何有解之者曰吾民之心無厭而分有限今遭歲歉炊桂爨玉山谷中人棄妻子而併食有乞於途而知禮節者皆紈綺之裔此何時哉得侯來一日有一日之惠遑計其他青湖子聞之曰善哉劉侯之得民也而豈其心哉侯之於民也蓋將浹於深淪被於永久而與民相忘於無事不意以其時也而使民悽然其名赫然司衡者又將奪之去而使其惠之不能終是豈侯之心哉吾懼侯之欲終其惠也而有躁心焉躁則無從容術習之謀又懼侯見民之皇皇也朝發而夕妥而有溢心焉溢則無博厚遠大之計皆非善之善也乃敢迹侯之車而書以規規則賀矣

賀會稽王大尹獎勸序

近山王君以英年敏質莅治會稽甫下車百廢一新余

懼其銳也嘗欲貽之以書其畧曰天下之治每患於聰明之過而蒙昧次之世之咎夫吏者識不給也才不足也强幹卓立不逮也未有以聰明爲患者殊不知聰明短者其害小聰明過者其害大愚者作事不敢自是人得而譏之民得而辨訴之上官得以理論而法禁之毒未痛而流穢不長也惟夫聰明自用不恤人言利害得失舉不足以動其心民以爲病彼以爲恩民以爲叹彼以爲功愁苦呻吟之聲不以聞而嚣口戢坐其有微諷而切責之者不怒於言則怒於色矣夫是之謂悻悻在

庸人未足憂在於賢智則深可憂是故傳大學者至於治國平天下始有所謂辟之爲害此聖賢德成之戒也書未及上而觀君之政日便於民蓋語之所慮者君已知之而其所欲告者必有告之者矣吾何贅於言遂不上既而巡按王侍御勞君曰年少而老成任淺而子惠蓋其始也亦有吾之所慮者而今可以無慮矣庸書以爲賀

贈白谷王先生復任會稽序

嘉靖甲午冬十月會稽邑侯白谷王子道脩將朝於京

師邑庠師生徵余言以贈行余以古之述職者曰歲事來辟告之曰水沴爲患流移者衆冀其聞之於上以溥恩卹逾年春三月白谷將復任於時當路省風大加興發民之困窮一蘇豈白谷啟心之效歟抑理有固然事有必致不相詒而契者歟余方淨掃一室坐觀宇宙志未行於時而喜其言之得售也若有所得適有知者過而曰振飢不如無飢救荒不如備荒白谷將至矣子當有以進之余曰責備賢者不能小康子言誠然然得於外者不若動於中勤於官者不若恕於家近聞白谷便道歸省開重慶之堂享天下之福豈不曰天之所以福我者如此吾今有民社之寄豈可以不腐天心盡厥職以福吾民哉會稽之民父子不相保者有矣而況能及王父母乎而況能相聚一堂天祿荐至無戚戚之懷者乎白谷志於濟世百同不足以騁歷涉既深民事已熟而感動推行之機殆必有不待言語而圓妙者矣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非餘之於官餘之於民也白谷爲政果將何餘哉

越望亭集序

世以醉翁亭記遂謂賢達之意在乎山水之間未也禽鳥之樂即人之樂人之樂即我之樂以萬物爲一體此則六一之志隱然於言外也篤齋湯侯越望亭之建其亦有志於斯乎亭之舊址本范蠡飛翼樓將以歷吳唐人以爲望海亭侯曰歷吳者不平望海者不廣皆非所以施於今也吾以越爲官則望當盡於越環越而處者咸有望於我也乃更今名其說曰不然時與賓佐登斯樂斯起而四顧則凡山川草木蟲魚鳥獸潮汐吐吞雲物變怪與夫帆檣輿馬田疇井廬□深閒[illegible]農樵漁牧

至於老幼之嬉遊冠裳之往來歲事之豐歉民情之苦
樂夷獠之出沒烽烟之守禦無不在目而興革宣節之
政因得以俯焉民惟恐侯之不常登斯亭也或曰侯之
政在民事堂此蓋一時之適也觀侯之作以蘭亭自許
可見矣曰此即六一託於山水之意也古之臺榭無非
為民後之觀遊無非為已侯必有所擇矣諸作和侯之
韻燦然成帙要其大旨亦不出此

壽秦太夫人八八褒序

夫年至於期頤可以為壽乎曰未也官至於丞弼可以

為貴乎曰未也人子之心莫不欲壽其親而祿養未及
子之心必有所不足也故祿不及親未可以為壽親之
心莫不欲其子之貴而功施未光親之心必有所不悅
也故道不揚名未可以為貴大中丞與湖秦公以嘉靖
丙申巡撫江右百僚率循四境不聳而太夫人周榮壽
在堂賢胥遘膝明年壽八十歲安於祿養不以遺公之
懷福萃一門澤洽萬姓謂之曰壽與貴夫豈不可昔蘇
子瞻自幼領程太夫人之教以范滂自期後果與弟子
由通顯於時才名節義為後代仰程與老泉怡怡暮景
亦若太夫人具慶於五年前者以公方之夫何忝若夫
和靖名行全矣而祿善未之兼士行爵位崇矣而怙恃
偏之蚤皆有所不逮於公也公方以碩望入相而本朝
存問之典將於太夫人有加則夫所謂期頤丞弼為世
具瞻蓋將銘之太常勒之鼎彝以昭示無窮也公簪筆
時應軫正備諫員及公按江右又適僉憲事今又入綱
維中若有竢於祝詞者是以於三司寮友之命不敢有
違焉

贈愚谷李先生擢南國子司業序

嘉靖乙未冬十月愚谷李子董學江右聲蹟騰遠遡銓
曹以最聞聖天子曰俞惟茲南雍尚賴表儀乃以白山
倫子為祭酒而司業屬之李子二子皆天下文章第一
人妙選也李子有期於余將告之以舊政及余至則行
三月矣寅長南溟張子翬告余曰李子以君命不能俟
子其所望於子者厚矣子盍以文先焉必得其所欲告
者而吾同寅贈別之意因以紓不亦可乎余曰唯唯余
惟李子先任吏部吏部則用人之司也用人當有所儲
外儲莫先於小學內儲莫重於太學士由小學以進於

庠序而入於太學則教之事畢矣由是而登於司徒名藏於天府而待銓於冢宰則用之伊始而其教者之善與否將於此乎并考故用人者易教人者難李子知其易而又知其難則今日之所以處其難者將無所不用其心而他日之所以處其易者益加詳慎而不敢輕矣聖天子簡任之心不亦少慰矣乎司業之官建於隋大業三年蓋取諸樂正司業而名詩云設業設簴崇牙樹羽然則業樂具也唐虞教胄子亦命夔典樂樂何專於大學乎蓋人自蒙養之時收放心養德性繩趨矩動而

所以立於禮者備矣至於成均者成於樂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是故聖王之建極禮以定天下之中樂以宣天下之和頌聲作而人文休明而治道蔑以加矣李子勖之哉倫子余同年友聞余言而有感焉得無一乃心以圖厥職乎是又一要道也

壽南京大司馬鳳山秦老先生七十序（代巡撫秦公作）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是古之留守重寄也鳳山秦公再膺是任於時為嘉靖丙申公年已七十九月十一日逢其誕辰某思公鎮撫湖藩殄平猺夷帷幄諸司洎

鄉士大夫欲紀公績乃貌公出師指麾之象而書命勅於其上以烜久遠某別公凡幾年矣不知公貌如舊與否而勳伐則益隆倚毗則益切民之仰公惟恐一日不登廊廟而賜霖雨也某以舊屬吏叨以年資濫竽撫循江右地相密邇顧所至氓隸尚以生祠祝公壽祉某容無辭哉某謂公之會計在地曹文教在中土敷政在青齊而兵機將畧則在封邛郴桂皆所不必言也家食數年起復尚書加宮保蓋前後歷四部而與今職議者猶以為不厭人望是大不然賢人君子顧用之有益於世

何如耳周公內而召公外無隆替也吉甫將而張仲相無重輕也況我朝之留都與漢唐不同漢之西京唐之東都皆與世代遷不相關轄我太宗皇帝駐蹕燕京控制北虜為萬世慮而漕運則取給於江南故兩都若表裏然居守不得其人不可也是以六部之長北則重銓衡南則重參贊往往相為轉任豈無意乎而公之北上有日矣昔白樂天劉夢得皆有詩寄贈留守裴令公或陳其勳業動人或述其故吏見愛某恐非其人也然而辱公之知則感悰一也某何敢後於二賢哉

贈玉泉張侯受獎序

玉泉張侯治吾郡有鄉校之士問於余曰張侯知吾子吾子亦常稱侯之善子視侯何如曰侯之操莫吾猶之至於不厲刑而民肅然則非余所及也余守泗時年尚少好名務奇故所爲過激而民多貌從雖繁刑無益也侯歷涉久矣澹於世味事惟自盡不顧毀譽民見其持不阿爲不撓自不敢犯亦何藉於夏楚哉清白一節未足以盡侯之所長也問者曰前守洪西淙湯篤齋皆以課最擢去侯視之何如曰篤齋勇於立功所建宿閒違衆議而獨任之長隄一夕入海而意不變侯於此亦不能過至於節財以裕民則無以加於侯矣西淙寛以待下有過犯輒以情恕一蘩風俗則不貸侯足以方之而諸司奉職則於今爲尤謹耳對川王侍御按吾浙賢否不爽首薦侯而加獎焉其得衆論之公乎特恐侯又擢去而繼侯者難其人也掌衛成君鼎臣求余言以贈侯遂爲之書

贈上虞鄭尹新城序

凡天下府必有城縣多無城蓋恃府以爲固也況吾越城乃范蠡所築規制完密自古難於攻越人賴之數十世矣故外縣鮮有城者上虞舊有城元末方國珍所築國初移置臨山衛止以有所恃而不加之意焉耳嘉靖丁酉莆田虚亭鄭君子馨以名進士來莅茲邑首以保障爲務逾年政成卽以城議上之巡按傅公郡伯湯公皆曰可財取諸宂食者而官不費力取諸槩縣而民不勞龍見而起日至而畢而不妨於時縉章咸喜以爲他縣之所無者兩溪葛大理之孫焜業於君門下以其祖命來徵贈言余因聞君之事而樂道之乃不辭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地之險無容於設所可設者人之險城與塹是也周宣王時仲山甫至輸相事而城齊則城亦國之重事也齊桓之城邢晉文之城周最爲得義聖筆皆特與之宋晁仲約守高郵爲賊所刦以賂免富鄭公欲抵其罪范莛公則欲寬之以其無兵械也況無城乎然則州邑者固不可無城也春秋於內城雖義且時必書重勞民也今鄭君之所爲乃如是其眞得設險之義哉其眞得春秋之旨哉故下可以爲民賀而上可以告於天子以推城齊之恩中可以告於方伯以

恢桓文之功君之政固不止此觀此餘可見矣否則嘗
自師矣是爲贈

樂律管見序

律呂新書出於宋蔡西山氏紫陽朱夫子又爲之訂正吾以爲此書出於二大儒之手後學無可異議國家欲作樂宣化亦當考據而爲之今黄子積慶分教於嵊暇則肆力於律呂不泥漢儒成說直以天地自然之理數求之吾心上下數千百年閒要得所謂聖人制作之妙者久之集成若干卷題曰樂律管見出以示余余始而

駭且疑旣而讀之數過漸覺有理其言黄鐘分寸數亦自實至論旋相爲宮之說以居有常尊非臣民可擬尤爲有見足以自立一家乃知禮不必求諸萬物散殊於天高地下之閒而吾心中之森羅肅敬者有自然之禮也樂不必求諸合同而化於流而不息之後而吾心中之論倫易直者有自然之樂也然則黄帝之所命伶倫之所造后夔之所典季札之所觀鳳之儀獸之舞莫不有默契之妙夫豈可徒以器數音節求之哉黄子之書吾固不能知其果得律呂理數之眞與否願與四方有志於禮樂者論之務得至理而合自然則天子中和之極庶幾有助而古先聖王作樂功化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此殆不可以輕視也

壽梅園馮翁序

梅園馮翁年七十七歲厥子德容敬叔甫授滕縣令歸迎養適値翁之生辰賀客至客未觴敬叔而先壽翁叙以余有一日之雅屬余言爲無疆祝余惟翁初居闤闠而富於資遇人有急不惜千金以濟之旣而厭其囂塵更卜築於彭山之東牆角水濱多植梅花以自娛風烟雪月必攜酒一壺對之飲若羅浮笑語然夫梅先百花

而命春古以其味和羹敘子之志亦寓於斯高科鼎第不以語人而余則默會其意時嘗往來與之談東閣西湖之興翁以余爲知己益遣子從吾遊余亦嘉馮子勤勵許以大就不意爲選貢攸去畢業成均而授此官人爲馮子不滿翁獨色喜曰階一官以進身得行志斯可矣崇卑弗論也余惟宰相以天下爲任縣官以百里爲職大小雖不同而其濟人利物則一誠如翁之所見馮子果能盡心撫字如古之循良然政成望重日躋華要

澤被天下於朽拙亦有光於斯時翁之志而壽益永矣吾儕又當捧觴以進翁之德耄期稱道而不變則百世之壽也衆曰善遂書之

碧山春意詩序

潮東陽劉子爲吾郡博味泉任子以布衣能詩與之交道誼相尙遇春和之時任子自以趣在泉石勸劉子暫離講席出遊山水爲一日之樂劉子不應任子訝之曰嘻吾郡山水名天下豈不足以愜吾子意邪禹穴秦望動太史公之南遊蘭亭曲水修右軍之禊事雲門若耶

發工部之豪吟剡溪天姥形謫仙之夢寐四公者皆鄉人也則可以不之屑如其皆人傑也豈可以不之慕而自絕於山水見外於雲烟耶劉子曰不然鳥戀舊林魚思故淵吾少時嘗負志於用世今老矣爲升斗之祿而羈此官此官雖號閒散然其責重且遠吾之德不足以範於人無以稱任是以內愧外悚日夕思歸爲休老計吾潮有碧山者雖未得人傑以名於世以吾視之足以盟吾心而適吾意吾之足孰於攀躋目孰於眺望身孰於棲息美孰於茹芳熟於掇興至而吟動又往往得其深助今子必待春風和煦而勸吾遊吾在碧山中動無所牽靜無所梘俯無所愧俯無所恥雖節序變遷吾不知有暄涼之異朝而出暮而歸四時皆吾春也吾豈不知會稽山水之勝然前人皆已擅去而其所留者又不可以移吾之心若徒慕前人而於其陳迹曰嬉嬉焉洋洋焉終非自得之趣是猶讀古書者啜其糟粕而不嚅嚌其眞味耳是以聞子言而未及應也任子曰有是哉迺繪碧山春意圖以壽劉子吾郡之善咏者又足以發劉子之所未盡余何文之有

敍山斗遺思

五溪萬子以憲僉董學於吾浙未一年按治者奏加其職懋之也後五年聲望藉甚士子惴惴其去及得藩參之命又仍吾地士子知未遠也而少慰焉然終以爲不能即也怛然而思戚然而悲各相與賦詩成帙題曰山斗遺思徵余序諸首旁有問者曰萬子何以得士心若是也意者其寬乎余曰不然也問者愕然曰子以寬爲不足乎余曰否敷教固在寬然本於敬則寬有節矣吾未知萬子能盡寬之道如舜契然要非徒寬者也萬子

與余官於朝同時以論事同謫録用同起相期待同志知萬子者無越於余去秋余宗人無一得臙試者萬子亦不能加之意焉即此其不以法徇人可知矣胡謂之日寬其羣彥而習之披筆而進之或以才或以行以世皆所以敎之非私之也古者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同造而簡於下國朝胄監之恩亦本於此而謂萬子非公乎世之厲官方者多抑遏縉紳之家以爲執由君子觀之亦私也爲士大夫者喁喁嗟嗟廉恥道喪固不可其有引嫌蔽賢覩舊同鬱不一舉手以爲介由君子

觀之亦私也問者再拜曰吾今而知士心之不易得且知萬子矣遂書以繹諸子思

贈郡守江村沈侯述職序

吾浙爲南畿輔相去甚近而中吳與越爲尤近江村沈侯以豪傑起吳江而來守紹興故於民風土俗無不周知其爲治也一順人情而開闔操縱未嘗以意見爲標的故郡人自文戎吏隷以至飲食嬉遊無不得其在我者而郡以治觀之前時及他郡或兩家鬩產而起於豆箕之粟或積世結構而基於睚眦之怨於侯有愧矣故曰人情者聖王爲治之田也其禮樂刑政皆其穮蓘耕穫之具耳今年當天下朝覲之期侯將偕方岳入見天子曰咨爾百職莅朕師於爾萬方爾萬方小民無從以怨咨達於朕其各陳時政以啟沃朕心嘉乃績侯以次對曰臣不佞治郡無長特不咈民情以郡治郡而已天子曰俞以郡治郡無爲於郡也朕將以天下治天下無爲於天下何如於是凡在朝者莫不歡欣拜舞曰聖明如此天下萬福推而上之堯舜聖也其於天下也不以堯舜治之而以唐虞治唐虞禹湯文武王也其於天下

也不以禹湯文武治之而以三代治三代故其治爲不可及自漢而下則各以其君臣精力欲屈天下之勢以從己之欲故其治擾而民不化故論天下之治者必如禹之行水而後可不然則凡所以防範周密者皆江淮間之禹隄也侯行有日贈行當有言郡中士夫以某齒德俱後退而命之序

送江村入覲序 代陶惟實舉人作

嘉靖乙巳冬我郡侯師尊江村先生以秋官出守紹興下車之初即視學課諸生諭民疾苦政教並舉一時民

庶幾歡士類思舊人以為連歲凶歉百姓凋瘵侯來蘇息固矣至於學校雖得侯之作興然前科會稽發解氣數乖除恐紹興未必能獨擅也識者曰氣數在天斡旋在人今得侯為之人力足以勝天矣丙午秋浙闈中式者獨紹興果盛數應列宿而又元魁聯璧鼎布鳴陽此又盛之盛也秀嗤濫竽其間為有愧耳由是監臨蒲洲公喜甚於鹿鳴燕中歸功於先生斂衽不自居公曰勞而不施有功而不伐厚德也益以為公重而又惜夫越士有取不盡者閒加賚與以彰先生之用心先生歸任

禮諸生而觴之曰諸生今日以文為一省先而有及於余美哉觀也然未足為天下士因指清白室曰吾不足法范公有先憂後樂之志願諸生以為歸雖然以德規人無不答者吾方北覲將有陳於聖上何以贈我秀以齒為衆推乃執筆從而言曰事君以身不如以人治民以迹不如以心迹以治民者誣也身以事君者諂也以人事君則吾心所不及者人為思之吾力所不為者人為為之此之謂大忠心以治民者則毀譽不能惑而吾有定見利害不能奪而吾有定守此之謂至仁先生之

治民不干譽不從欲心而不迹者也雖於范公之所重有惠政何讓焉而曰吾不如謙也先生之事君既已身任之矣而又付其餘於諸生雖於范公之薦士何愧焉而曰吾不如慎也特吾儕不能如富彥國張安道諸公節氣政事文章功烈耀當世而範後人為有負於先生耳先生以范公期承學而承學又以范公望先生其有進於是者無為先生挽而亦不敢自盡也至夫陳於上者非諸生之所敢知

自然莊亭十景詩序

天自然而清地自然而甯人自然而生萬物自然而成形人之聖者從容中道自然而然有一毫勉焉則非化矣眉軒江子眞徹之資人也其行己任眞不事藻飾余雖未敢以為中道然其從容自適則天性然也其縣治東龍尾村北五里有洞石湍沙可樂足以忘世然皆出於天造不藉人力眉軒於其旁築一莊亭為遊息之所分為十景一以自然名之其曰洞曰臺曰椅曰甕曰潭曰室曰泉曰屏則天而自然也曰耕曰讀則人而自然也若夫所謂悠然見南山者意固遠矣而有遁世之心

所謂超然蕭者意固高矣而有絕俗之想不若自然無心而休焉則出處行藏隨寓而安此中正元吉之道也眉軒任吾郡博其族叔元輔與余同年進士有通家之好道及其莊亭之趣並騷人墨客之題咏余亦心慕之恨未得示我履其地而目其景爲歉姑爲之序以寄興焉

壽東白尹翁序

青湖子徒步循鏡水之濱攜酒就漁家而飲飲半酣而發滄浪之歌有漁父和焉聲振林木浩乎不知天地之

爲大澹然終日而忘歸蓬天趙子獨棹舟而過之曰以子空世慮若此宜必有自得者今願有謁焉昔王子猷以雪夜訪戴安道望見其廬不即而返世以爲美談意亦山陰人也嘗有事剡溪辱東白尹翁知今願得子一言爲千金壽蓋子猷以乘興爲高意以贈言爲重子必無辭余曰尹翁何如人曰耨而食織而衣取天地之時利與山水之育産以自足而無求其言東白者蓋其樂也而忘之則赤壁枕藉之趣其勤也而弗怠則明動晦休有古帝力何有之意此其平生也若然則有不待吾言者矣子欲得吾言以致之亦興也其不致焉亦興也彼得吾言與不得吾言而其自足者恆自若也子何能爲之輕重哉抑余嘗至嵊矣見其民性樸而樹涓其俗儉而好禮問其著姓必曰東隅尹翁又尹之長者宜乎趙子之欲訪之也

壽太僕柳齋何先生七十序

柳齋何先生太保公之長子於余爲世交且成余雖書札往來而未識其面嘉靖癸巳過南明始得登堂拜焉問先生壽幾何曰六十有八矣諸子子孝輩舉酒屬余

曰後二年家君壽七十願子一言以爲千金此酒所以志也今年乙未四月廿四日值其期子孝在宦子文以前言來余乃告之曰先生之閥閱世系不必言矣太保公典本兵時志欲自奮不就蔭五舉不第而以貢起被恩初判甯國郎奏蠲逋稅決滯獄以循良稱擢太僕丞留心馬政江南北之民困一蘇方將大用以太保公家居請侍歸而遂休焉昔蘇子瞻以兵部尚書貶去其子過曰侍左右欣然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然島夷非故里也視太保公之優游林下天倫之樂何如哉姚元之

亦嘗拜兵部尚書其子奕自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先生之任歷與之相似而姚奕覬進竟貶永陽視先生之見幾勇退辱殆不及何如哉奕本脩謹爲子閎所詿誤先生諸子孫立各能以德學順適父志不以紛華累其心其賢於人多矣先生上有太保公以爲之前下有諸子以爲之後所不可必致者壽耳今年以七十徜徉於沃洲天姥之間日與高人逸士觴咏琴博不知有世俗之慮而五福被於一身奉后者何以爲祝吾將取之經曰緝熙純嘏取之傳曰世濟其美於子何如子文作而曰

至德善言無以尚矣請書以歸壽越書

節壽序

貞節雖節而壽尤難節也者慷慨殺身者能之節而壽也者非從容就義者不能也故壽也者節之所畏也吾友任世隆母韓氏寡時年二十二世隆方娠四月守志六十餘年今八十三歲矣世隆以耕讀成家周旋孝養諸孫振之各能繼志有聲縉紳間而母心益順且以終始一節由此觀之節而有所畏者望秋之質也節而不改其終者隆冬之姿也春秋書紀叔姬歸於酅取其晚

節之難而母以遺腹亢宗又叔姬之所不能者書之國史何愧焉郡守西涼洪侯將聞於朝以表俗適先書其節以爲壽鄉之士大夫咸歌咏之彙成帙題曰節壽余既爲賦五言而又叙詩首以齒德最後當執筆役也母之相夫訓子孫與其夫之賢行則冢宰海日王公已述於追挽卷矣

贈曾先生序

曾先生分教吾郡以資升將正講席於陽信諸生有進於先生曰天下之政期於周公敎期於孔子先生素有

志於二聖人之道又才足以宏濟屈吾庠恆若鬱鬱此皆弟子駑劣不任鞭策不足以率先生之敎耳今任陽信則齊魯之境也魯周公之後而孔子生焉二聖之遺風未泯人才易以植立先生此行必將有木鐸之化於一方而異時海不揚波之治又將基於斯先生能無豫色乎先生曰不然天下之石視諸龜黽之藏一也天下之水視諸沂泗之會一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厥賦惟均有敎無類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人才顧所以作之何如耳吾嘗讀周孔之書而未得親履其地未至其

地而影響焉可也既至其地而猶夫人且不能以淑人則終焉而已矣是大可懼也二三子何以豫我青湖子聞之曰此皆自道也君子之於道志焉而已志之所在無高不登無深不平無遠不及無堅不入是故忠憤結而炎天霜孝心切而寒冰裂壯氣凌而白虹貫精誠動而衡雲開會稽棲而沼吳秦庭慟而復楚干將之劍身焚而必成卞和之玉足刖而必獻崑崙之巘可周大宛之極可至泰山之巔可陟黃河之源可窮屈轂之瓠可鑽疏屬之拘可解否則不獨東家丘不識於尋常之人

而周公之夢雖聖人之衰亦不能保也故志也者君子之所立也學也者君子之所務也教也者君子之所資也三者皆君子之所貴而志爲本諸子復以告□□□□曰然肅敢不勉翌日同寅□□韓微余言以贈遂爲之次

起俗膚言序

觀梅溪會稽風俗賦吾郡豈不易治然而今與古有不同矣陽川雙柏蘇侯來慨然憫惻直欲挽而復於古舊習深痼焉能卽化乃月聽政夜覃思理探其原事窮其紀情抉其隱弊究其端提綱附類萃成一書名曰起俗膚言始之以宗廟宗法立宗繼絕而本原之意深繼之以正名修譜立長謹祭而天倫之恩篤至於旌善懲過息訟弭盜而終於報君師原姓性凡四十條皆關於三綱綜於四維切於八政詳於九式甚有急於治道不獨可施之吾郡而已應軫會與侯論時事及商確綱稅奏草無所隱遂謬以爲直而屬余敘之余尚在憂廬中以侯急於爲民不得辭乃力疾而言曰世之牧民者求治於把持操切之餘而不知以風俗爲務但風俗之效大

而遲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禮樂四達刑措不用太和元氣在宇宙間者始與唐虞並隆豈非大而遲乎然而以其遲也忘其大以求近功治所以不古若也吾郡守以循良稱者無如漢劉寵寵之治上不做擾故民有不見之吏下不剽竊故夜有不吠之犬此三代風俗之遺也侯之志不止於寵自期其必曰郡以會稽名禹之蹟何在邑以姚虞名舜之化何歸侯之意遠矣侯此書之作治之文也其正大光明之心廉慎公平之政治之本也本立而文以行之風俗其有賴乎

送楊文瑞冠帶南還序 代殷周卿作

蘇子曰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皆權也夫天下之權莫重於生殺人次則貧富人今以其重權歸之宰相而以其次權歸之千金之子何也誠以貴之所在則以其刑賞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生以死富之所在則以其財利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貧以富然則司天下之命者宰相管天下之利者千金之子其權故也自晁錯請募民入粟補爵以紓一時之急行之千餘年未有能革者世之宰相莫

不曰吾之所以能生死人者徒以名器在我也今以一匹夫輸百石之粟而其服色位號騷騷上擬則是吾之權分於彼矣故屢欲禁之而不可得富人有少知自足者亦莫不曰吾之所以自殖者不過爲子孫計耳今天子欲得吾百石之粟無故而以青朱加我祀非其分者不祥故欲屢辭之而亦不可得權也亦勢也權濟勢以行又安得而變之古之聖人用天下者在乎權用權者在乎勢權勢之所推移而猶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者不可得也漢之名公鉅卿事業彪炳磬礬赫奕往往由輸粟進者有之而其由孝廉由明經位至通顯寂然無聞反以荼毒天下者有之則出處之途亦非所論也蘇子曰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非天之所與雖以生殺貧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之不可得也然則人顧於道何如耳而其輕重天下之權與無其權而爲天下所輕重者何異於我哉楊文瑞以輸粟濟邊恩授其官某以其同邑人且知其能向義者故於其歸也道之以權勢而及權勢之所不能拘者試使其聽之

贈楊都憲總督兩廣軍務序

正德庚午今都憲楊公時以憲副董浙藩學政軫時以諸生受條敎知公德威才畧之不常且知公爲文敏之胄曰不如是何以世濟其美逾八年公以工部侍郎轉今職奉勅督軍務於兩廣軫辱門下從屬吏捧觴酒敬餞於都門外公曰贈人當以言子舊知何以贈我軫誦江漢之卒二章以獻公曰昔我文敏公輔相三朝頗著勞績比之康公可也若襄朽安敢以當穆公軫再拜稽首曰公言及此宜軫誦斯詩也昔周都洛陽淮夷在千里內以穆公之德與才伯仲於山甫張仲閒何必經營

四方而後告成今兩廣去京師萬里桂林象郡又古羇縻之地鳥言夷面狠子野心公以尺詔往莅萃渙散撫遺黎震弗率殲渠魁正疆理立期會張百弛而新之補萬闕使無遺漏事誠有難於前人者軫以詩獻公欲公知所自省公言及此是能以任大責重爲懼而固爾猶足以繼文敏而追穆公宜軫誦斯詩也至日告勲聖天子嘉乃丕績璿而圭瓚錫而田土公當百拜稽首對揚王休軫願敷文德昭令聞歌爲新聲附於文敏之廟器以圖不朽公以爲何如公曰當爲子勉遂請筆書之以俟

姑婦三壽序

外祖剡溪府君生四子成立者伯仲二舅氏二舅母皆出章章分前後族前族自浦城來世次綿遠最爲會稽之名家州守公後科第少閒今連登者四五人後族自向文先生父子以亞卿顯甲第不絕伯舅母亞卿公之孫女也今年壽八十仲舅母州守公之諸孫女也今年壽七十外祖以進士出身官至福建僉事先任刑部主事時外祖母盛安人棄背繼王安人理家井井而性甚嚴二舅母奉養侍疾皆不失其懽心外祖得無內顧而以直幹名於時雖屢遭挫抑而家規自整老而休焉遂其桑榆之樂蓋有能率之者故也繼王者包又能緝其柔正今年亦踰七十坐於堂上而子孫森然拜舞於堂下二舅母乖白於其閒鄉人難之仲舅氏杏莊先生亦年六十有七以嫌避席且有所族婦宜從姑禮也故止稱三壽云其子孫或耕或讀或賈或儒皆足以嗣其世美生祥降瑞眞無休期余嘗歌菫生行一闋以爲壽又以見慈孝之有所傳也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十一世孫士琅璟校

記

靜學齋記

正德丁丑歲進士選入翰林者凡三十七人東萊先生東江先生奉朝命主講席進諸生館下而教之諸生方敬業樂羣各盡其才有辨敏捷給長於言語者有震盪翹秀善於威儀者有旁搜遠覽馳騁翰墨而丞博洽者有多才多藝見事風生而炫技能者事文章者其氣沛然宏以肆志功名者其心鋭然焦以勞慕堯舜談孔孟

者其言嘐嘐而其入則不能改其舊二先生喝喝以樂戚戚而憂其所以樂者樂其可與進道也所以憂者憂其專務於外無身心之功而離道日以遠也將構室於玉堂之側扁曰靜學齋諸生聞之茫然失措退而盡屏圖籍沈思者累日恍然有得於平旦清明之際曰二先生命我矣於是言語者飭默威儀者悃愊博洽者不敢闕靡而誇多技藝者不敢挾才而妄作知所以躬行則文非所言知所以內重則功名為輕知所以近裏而著已則不徒慕於古人而終於狂於是二先生相顧而笑曰諸生可謂能受教矣但恐有始者未必有終始終此靜則篤恭而天下平聖人之道無以加也諸生唯唯而退有浴沂風雩之意用書以記之

重脩會稽縣城隍廟記

凡天下府州縣必立城隍廟其守若令旣脩其職矣於人力之所不能盡者必於廟禱焉不但水旱霜雹飛蝗退鷁而已至於妖蛇猛虎之類亦嘗牒至於庭如要囚然何也盖吏以政為之明而神為之幽一體而相感耳會稽府之附縣其城隍廟立必與縣同始然其捌徙之

歲月與其令佐之姓名前後之脩葺多不可考矣獨西蜀徐世瞻以正德末年來莅兹邑以興舉為務而廟制聿新有文在石嘉靖庚子夏龍津吳君將赴江右參藩以諫垣事謫丞會稽上任之日致務於廟仰瞻殿宇讀世瞻之文曰善則善矣神棲猶弗稱也遂出銀若干為修費於是耆民某輩各相勸助不數月訖工視舊增偉於心自若乃以吳君命屬余記其事曰會稽本山名也禹會諸侯於此後人不忘禹之功故以山之名名郡今郡之名已易而縣猶存則夫官於此顧縣之名得不思

禹之功乎禹心乎爲民而神契其德思禹之功而以民事爲憂神明有不相之乎神而相之則夫神力之所難者將必有盡之者矣吳君曰勖哉曰未也禹之功固大矣心固仁矣然其所以能成功而萬世永賴者行所無事也使天下之爲人牧者其爲政也若禹之所行則民亦賴之矣然而民有利也不以利治利也而以我治之民有害也不以害治害也而以我治之民有賦也有訟也不以賦也訟也治之而以我治之是皆有所事也是皆人怨而神怒者也是非循良之政也吳君之在會稽

初爲丞則以丞爲丞繼爲令則以令爲令是皆無所事也吾固知之矣今又有廣信貳守之擢不日復大藩入柄用當相吾君以鎮安海內而懷柔百神願執此以往可也吳君曰勖哉無以侑已矣吳君名希孟字厶厶處人贊之者主簿厶處蔣君環典史厶處林君希俊

悔軒記

上蔡先生構室於齋居之側以時遊息扁曰悔軒客有過者疑而問之曰先生起布衣致位宰輔文行著於一時功名邁於等流此士人所欣幸而不可得者也先生勞謙盛德不自滿假可也何悔之有先生曰吁吾自幼讀古人書嘗見古人之事業炳炳烺烺掀揭宇宙光照史冊心竊慕之嘗自冀得志於時當以身爲天下之用庶出尺寸以無愧於古人既而舉進士爲儒官翰署從事竟不能得一邑一郡之任如龔黃卓魯所爲謬承主知驟至列卿參台鼎位望顯矣而名實不孚漫無片善一德之可取何古人之足望哉古之爲儒官者雖未能澤加於時亦能櫽括羣經醞釀諸史鈎元要拾散亡立一家言以遺世淑人而予自督學外藩爲儒官之吏涉

入繁劇簿書積而緗素荒揆應多而校讐倦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向使知其至此曷若善避仕路終身布韋雖不能脩道立德光前表後亦足以對青天呵白日遨名山瀑鉅瀑爲一世高士而今則不可去矣君恩深而圖報難年歲流而少不再此吾所以悔也客乃離席再拜曰鄙人不識大君子之蘊今日始窺滄海之涯而陟太山之巔矣昔后稷之德克配彼天周人頌之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子張聖門高弟夫子敎之曰言寡尤行寡悔是知無悔者聖人也寡悔者賢人也悔者賢

人之所不能寡而聖人僅庶無之先生之悔蓋將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者也故曰悔者吉之先悔其可輕也哉先生曰如子言益吾過矣敢不勉客退先生命童子搦筆濡墨進某於館下書其言於齋壁為之記

光祿寺重修科道廳記

周禮以膳夫庖人烹人及內外饔皆總之於冢宰示節也節之何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不欲以惟正之供糜萬姓也書曰惟辟玉食詩曰大庖不盈以天下奉一人故曰玉食以一人養天下故曰不盈此節之意也

我朝設光祿寺實古膳庖烹饔之職既屬禮部而又察之以科道亦總之以冢宰以示節者也考之舊制每日於大烹門內監收一應錢糧物料曰一應則無事不節也曰每日則無日不節也給事中輪差以季則無時不節也御史輪差以年則無歲不節也自正德初年憸人用事科官有以光祿差失本廨點閘而得罪者以後或三日五日一至而日監之職遂廢循為故事奸弊不能革而用度日侈亦弗周知失祖宗委任示節之意矣嘉靖改元之秋應軫承乏此差乃與同事監察御史古亳景仲光謀舉其職惟時本寺卿樂濤高友璣少卿無錫蔡子舉桂林蕭淮丞五羊劉□滇南陳庠平樂葉□適大婚鉅費各整搦其屬其圖裁省舊有科道廳頹圮日久卽撤而新之嗚呼聖天子在宥之初百廢具興斯廳之作亦有待哉雖然科道言官也以言為責則凡天下之利病朝政之得失皆所當言故巡光祿者分職也非全責也後之居斯廳者當盡其所分而思其全則可

虛齋記

蒲州劉先生少豪逸尚歷覽藉貿行於四方盡諸風物

知古今功名之士如是爾歸而築室於首陽山下扁曰虛齋遊息其間讀書自樂中心空洞翕理道脫繁灑泊然無與於世厥子體道第進士乃述履素丐言於諸名人暨年交予亦厠說其間當是時諸作雖富然予未及親覯先生之為人及予出守泗州有事於揚體道為郡理官先生適來就養獲見先生於廨舍辯論剴發思致沈著練達世務歷歷可措始知先生之處有實用也於時法駕南征道出維揚中人有不戢者體道疏請按治其罪揚人賴之方其未得俞旨時衆為危懼雖體道以

親在不無內顧先生固不爲之撓且諭以忠義令以身徇國曰吾平居所以敎子者正爲今日勉之吾老矣勿爲汝念體道由是益奮不顧知無不爲上專委而下仰成特衆脊注于以是又知忠臣義士果出眞誠未有不動者而先生所以敎子與體道之所以事親事君可謂慈孝忠義舉得之矣由此觀之先生豈直冲虛而已者哉顧深自韜晦不出尺寸於世者其必有爲焉耳先生名錭字大器夙號松雪遊子昂易之噫子昂豈其倫也哉體道名一正予同年且同志請予記其事

臥轍亭記

歷代循吏傳率本化機歸之君上蓋賢明起於濬哲貪殘由於昏暴往往而是故有勵精綜核稽其治於二千石之宣帝則漢之良吏於茲爲盛有以禁坐列公卿郎將求民瘼納風謡之光武則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有丙夜不安枕永惟治本於刺史録其姓名才否於屏風臥起輒對之太宗則官得其人民去愁嘆而就安安今上皇帝起自藩服知民閒疾苦卽位之初愼簡守令申久任之法由是吏無苛嬈而海內嚮治麻城毛君鳳韶以龍飛第一科進士出守浦江又得感應之先者故其爲政雖無還珠去虎之奇驅蝗馴雉之異要皆務根本就平實順人情而達世故歷歷可紀其猶足稱者與上官言必盡不爲雷同如請蠲一疏及賦役十議皆切時病民有便輒先爲之如開倉不須報以濟飢有古任延第五訪之風蓋君之政迹在實甚然其學識在文纂觀君之政迹者未足以知君之深讀君之文纂始知君之才不但百里而已君以三年考績去民留之不可得相與構亭於臥轍之處以致思實當松林山之陽而義門

鄭鎡爲之倡夫以義門而倡此舉非私於令也必其令之有加也令而有加於義門非私於義門也殆將以其一家之義而推之於一邑此民之所以重有感也此亭之所以有碑也於乎又安得以一邑之義推之天下以慰吾君望治之切也哉

江西都指揮使司題名記

自唐節度使之權太重割地抗師殫朝廷之力不能取以後兵民之任始分蓋多因兵與權宜措置不一備盜則立防禦使勦賊則立招討使欲兼諸道之師則立都

統領而大元帥府則又以親王莅之至我太祖高皇帝神謀聖武畧定天下習知兵事建官分職乃有定制都指揮使司之名自此始凡天下共十有六而爲行都司者四江西畿輔也其閫責尤重葢嘗觀之通志而知江西都指揮之官使則起於宋晟至崔文得九人同知起於蔣忠至余恩如使之數僉事起於鄭某李隆至今李君張君數如同知者五然自國初至今百七十有餘年而題名碑尚缺李張二君方圖之以余濫文敎用古受成獻功之意託爲之記余謂自宋晟以下其閒或以功

而侯或以罪而戍或以討叛而遷或以從逆而辟或以參將而陟去或以舊職而罷歸以今觀之其迹與名賢與劣無能揜者其不可畏也哉其不可勵也哉雖然畏與勵爲中焉者設也上焉者不待勵而自奮惟國是許惟義是徇而不計其後之傳不傳下焉者無所畏怯於勢則靡佚於情則竊苟圖目前而已而何遺穢之足慮中焉者則有所勵而爲有所畏而不敢爲是以退若有所挽而進若有所接此金石之所以神而世道恆賴之故凡傳之後者亦傳之其人焉耳是司也題名之缺者豈上焉者不計其傳不傳而然耶將下焉者苟圖目前而不足爲之傳耶抑中焉者懼其傳之不若人而遂墮其事耶不可得而知也李君以通才即任四年壁㦸改觀而張君又適來濟其爲傳之計則不圖目前矣不以不若人爲懼矣其駸駸於上者哉

樂遂亭記

亭何以建爲吾嚴君遊息所也何以樂遂名遵敕詞也敕詞云何夫人遂則樂不遂則弗樂故樂無分於朝市山林顧其志何在志在是樂亦在是故有朱裾丹轂而

患得失者遲組界節而戚戚者乘肥食鮮而日若不足者亦有隱處澗谷而以爲寂寞者擯不世用而憤恚荒落者皆不遂其志也吾嚴君少有經緯之志而詿誤不遂不遂則烏能樂旣而梳雲櫛霞濯泉憩石與之相忘及余第進士歷州守入爲諫官陟臬司固雖不敏不能承繼厥志然亦嘗告之吾君矣謀責之於有司矣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其不行亦命也吾嚴君之志始一意於山林而無不遂矣遂烏弗樂此敕詞之意也及余歸自江右灌花鋤竹烹葵薦韭鳴野禽而縱池魚被海月而

嘯天風以日侍於左右不知身在唐虞之世有箕陰潁陽可以解世紛而養性靈此又拗詞意外之趣然則應軫之志更有遂焉以侈吾嚴君之樂此亭之所以名也

新昌縣修築東堤記

新昌之東堤修而成邑博許君某遣其諸生呂光升來告余曰東堤昌邑之巨防創自宋令林安宅歷二百餘年至我朝凡三圮於水而爲害尤慘者則嘉靖甲午之孟秋也事聞下巡按御史張君某選委府推官陳君讓東陽令吳君某會本邑令姜君地增築之俄而吳以徵

去陳與姜督諸丞胡君某典史卜君某分任之而不肖暨分敎許□亦與焉先爲大堤以障水高二丈五尺下址倍焉上殺址二丈許視舊踰三之一又護以子堤高廣減大堤之半木石樁墊皆有法其厲壇移入數丈以避水衝花園至鐘樓舊無堤迴流輒入因築新堤五分隼界以通以禁延袤共七百六十丈有奇費帑金幾二千一百三十兩役夫如之終是秋訖功而民不告勞後陳君亦徵去姜君復築夾堤以圖永久不肖雖與其事而無益實不忍二君之心力無聞於後也願賜一言以

垂不朽余惟世之爲吏者闒茸者不足爲才幹者過於爲於凡陂塘闢墆之類卒皆稱首爲之至於撫摩斯民有實惠而無赫然於外者鮮克盡心焉好名之過也漢馬臻劉寵二公皆爲會稽郡守而以循良稱臻開鑑湖有功寵何功紀其治者不過曰民不見吏犬不夜吠而已然則功所以爲民治所以致其功於民也夫治水之功莫大於禹然而三代以來治亂相尋禹之功莫之誰何信乎功在世而用其功者在人姜君惠於民者無所不至堤其一事也陳君以平反徵亦不但有功於堤耳

許君輩司文敎而有贊於吏治則又不拘於職者也後來者盡思所以用其功而享其成□哉是爲記

遊鴈山記

嘉靖丙午夏五月朔丙辰余與臨川陳明水自山陰泛棹剡溪己未至嵊譚尹留過端陽癸亥往天台觀石梁登華頂而天台之水與甯紹三府之山盡之矣丙寅復登舟信宿而至台州會郡伯陳梧岡寮舊金一所陳龍山一江三石林損菴預菴仙居應南洲諸公辛未晚行又信宿而至黃巖因陽明先生子仲時造久菴所坐而

六日得出探王南渠宿其樂丘精舍壬午至嶺店驛歇夾早具冠服向西北拜先君誕辰行過石門至石梁寺少憩尋靈風洞入洞寺觀中滴泉薄暮至靈巖寺會太平年友葉海峯遂相與遍覩鴈山諸勝視足力進止飲酒賦詩各得所適後三日海峯自能仁寺別去余與明水登窰塽嶺下驛路而至樂淸則晦日乙酉也夫鴈山之遊多矣紀其勝者亦非止一人茲可畧也余謂展旗卓筆獨秀雙鸞瓊樓玉女諸峯皆不若天柱之高萬仞屹立此則山之奇也衆山之瀑龍鼻之泉皆不若大龍湫千尋洒空變態萬狀此則水之奇也靈風出洞與四時異暄涼如井泉然常雲冒山巔晴雨不斷此則風雲之奇也風雲之奇奇在天山水之奇奇在地使不得人奇以參之無以竝立而爲三才及過鴈山書院拜宋王梅溪胡侍郎元李五峯明章恭毅謝逸老文肅諸先生此則人之奇矣夫天地之奇自古及今無可加損人之奇無代不生後先相倘雖大聖大賢皆人之所得爲者而造化不能與也夫所以爲鴈山之遊者將觀天地之奇以適吾之目乎抑將心會人奇於象器之外乎余故

書以自警且以諗諸遊觀者明水曰此遊閑此言不徒行矣六月朔丙戌與明水發樂淸經溫處金華出蘭溪各望桑梓沿浙江水而歸明水名九川海峯名艮佩諸公不同遊者不名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十一世孫 瑔 琡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著

恭題孝廟迴文詩後

孝廟在宥十有八年四海洽雍熙之治臣生長鳶飛魚躍之中與耕鑿之民渾忘帝力而不知及今入秘閣得見聖製迴文詩若干首歎曰於乎一日二日萬幾我孝廟何暇以及此哉此足以見當時垂裳而治伴奐優游之驗也其與大舜南風之作成王卷阿之音前後一揆而豈隋唐諸君絺章繪句與文士爭勝者比哉雖然文辭末也視盤遊弋畋之好則過矣孝廟之所以留心於此者得無深意乎臣拜手稽首謹題

日新齋銘

皇矣降衷物必有則未鑿之先玉韞於石人因物化性以情賊舉世夢夢胥爲夷狄卓彼先覺作之君師世變日降王風迹熄異端害正職競誰力芝蘭未榮莽爲荆棘匪無萌芽十寒一暴惟狂作聖弗思胡獲一人元良兆民允殖時乃日新盤銘在側湯惟我師懋昭大德

江西請試官啟

伏以達覩所舉其賢益彰以人事君於忠爲大昔明師錫易吉蕃征惟賢才舉爾所知則好善優於天下恭惟執事尊德樂義素行孚於人人辭富居貧食祿先於事事若欲集衆思而廣忠益則當注意於賢科誠能畏天命而悲人窮豈可獨高於儒職某等官居藩臬心切國家懼蒙顯戮於蔽賢猥承推轂於士類旁延輿論並采淸流正難稱夫主司皆推尊於執事固知相濟尤諒無辭世間事莫如此公有志者得以自盡天下才必由斯進薦賢者含將去之伏望俯垂以道之交不爲已甚之拒暫攜青藜之光照來訂朱衣之品題英雄盡入彀中永保萬年之國運文章變復古體作成一代之人才禮不足以將誠辭庶幾乎動聽肅然肯顧慎爾遐心

包孝肅贊

惟公之笑人比黃河惟公之怒人稱閻羅惟公孰儔殿中鐵面成都一琴端溪一硯

贊鶴山陸汝亨

臣子有心不能有身身死以義心安則仁仗節敢諫隨時亨屯吁嗟鶴山人子人臣

贊陸鵬海小像

鵬之遨遊扶搖九天海之滈瀁簖千萬年此先生之志
已在於寥廓而其德殆將入於淵泉故聞其號者可以
知其人品之難及而圖其像者豈不知其富貴爲偶然
也耶

東園翁像贊同年何用部父龍游人

玉山之東金華之右元氣渾淪鍾此白首擬之四皓則
不茹乎商山之芝方之六逸則不嗜乎竹溪之酒蓋其
爲善也雖存乎強年而未嘗去心其讀書也雖至於臨

終而未嘗釋手是宜鄉黨尊之爲賓僎宗戚瞻之爲領
袖聯二子以簪纓也不以才而以德榮冠服於一身也
不以富而以壽斯人也殆後世之不可無亦先代之所
罕有者歟

恒說爲吳汝存作汝存名恒

恒之義具於易卦聖賢言之詳矣然惟彖爲能盡其道
六爻雖應而不得爲元吉者以其非不及恒則過於恒
而又拘於恒也不及者不足言矣過於恒者求之太深
爲之太力乃初學銳進之弊拘於恒者則執一不通尤
爲進德修業可久可大用中於民之害故於初六曰浚
恒貞凶於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二爻雖貞
亦凶君子之戒也汝存今日正當初六要以浚恒爲懼
他日志定意堅則六五用事能以夫子處之則恒道得
而彖在爻矣然後與日月合其明而能久照與四時合
其序而能久成與天地聖人合其道而恆久不已天下
化成而馴至矣聖賢千萬言不過如此汝存倘勗之哉

加乾兒元服祝文

加爾帽有冠之基長爾衣修身之始古雖童稚培根達

枝爾年既長勿遊以嬉養爾心性日就平易奮爾志氣
日加勤勵端爾行趨左規右矩慎爾交遊以近善類內
而家庭曰孝曰弟出而鄉黨勿恃門第勿以貨利是圖
勿以飲博是戲勿入花柳之街勿逞弓馬之技勿以好
人難爲勿以昏愚自棄無忝前修以紹厥緒

泗州南公廟碑

自古忠義之士莫不有同志者相與以成名亦莫不有
不同志者不相與以敗功其相與者忠義之在人心不
約而孚以故成功則宗社蒙其利而民受其福不幸而

不成則駢首伏節日月爭光吾無憾焉術矣其不相與者非但不明順逆之分爲賊媒孽者然也功名人己之心生則有利蕃樂禍以誤國事者矣卒之人之名節愈彰而已終無尺寸以立於世不亦深可悲哉方張許之困於睢陽也賀蘭進明屯兵臨淮許叔冀尙衡兵次彭城環視而不救其心非不知有唐室也懼二公之聲績出己上將揜其名以疲敵吾從後收其成耳維時南公躍馬潰圍馳出求援進明以一身易睢陽之命捍天下之敵何亟如之進明非特無出師意且張樂設侑壯南

公而强留之此豈純臣之道哉南公義不忍食斷指自誓躬矢浮圖志滅賊讐歸死孤城則眞可謂壯且忠矣當賊脅南公時張睢陽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南公笑曰將欲有爲也公言敢不死觀此則其平日之所以相與而感激者當何如耶於乎南公之指血化爲塵矣其浮圖矢痕又幾經兵火矣獨忠義之氣至今泗民能道之然則公之死而其不死者猶在也而進明蕡安在哉泗守汪應軫因民心而爲之廟以表忠魂於千百世之下

石齋賦爲新都楊少保作

緊蜀山之崒嵂兮屹崢嶸之劍閣固金城而號天府兮負銅梁而抱石郭山川鬱其蟠結兮地靈由乎人傑錦江懷吾之少陵兮憶武侯之廟柏若人之好迷兮輝今古其烈烈方茂帛未賁於丘園兮託考槃以修藏踵石室之遺址兮駿駿周道之鄉方何世俗之不雅兮卒怡情乎衆芳蘭九畹而蕙百畝兮終無穢而增傷巉維石之磐磐兮亙宇宙之茫茫非恆貞而豫介兮孰於此恣夫徜徉吾豈錮林泉之盟兮與斯世而相忘慚鴻磐之

於征兮立棟柱於廟堂聳具瞻於百僚兮凜巖巖之碩望砥中流之千仞兮障川東而回瀾狂隱長城於樽俎兮壯百二之金湯寬刑誅以加惠兮窮民視以爲肺磨圭璋以成器兮懸爵祿以爲砥六經一其統宗兮陋漢渠之同異衡秦書非不勤兮公惟識其大體胡爲乎憶歸來之醉臥兮而忘中書之草制乎泉未足以貽后兮何暇詞章之品第忍民嵒之不顧兮恍補天恨乎媧氏夔諧舜廟之天球兮說起傅巖而作礪孔堅白之不磷緇兮孟壁立將以命世昭前哲之往鑿兮瞻山斗之難

企微公係天下之重兮黼行磐宗於不替爲優典之敷錫兮誓河山於苗裔申侘傺而鬱結兮將修辭於文陛

辭曰燦南山兮㶁白石逢堯舜兮立民極弱有保障兮枯有膏澤無以我公歸兮而重余之太息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十一世孫士璇 士璠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五

祭文

修泗州學告先師文

惟聖道垂憲惟明大行惟王業開基惟泗首善顧治極則宏文弊則陋因循百年教基廢墜豈惟賢科弗振風俗亦靡應軫敬承上命來守此邦大懼神棲弗安法庭罔正遵時多難尙仍舊貫李而憲臣秉衡贊興盛事財不足取之在官工不足募之他郡別營倉儲以廣學舍貿易民居以正方面上非損國下非厲民嗚呼曠百年

而在人爲者天也非人也亘萬古而在人心者人也非天也斯文在茲庶其默佑謹以是月己亥始工敢告

祭后土文

鴻濛旣分后土奠位聖人迭興因地之義黃帝造室堯仍土階禹力溝洫文營靈臺是皆順民以作福非縱欲而爲災也秦人不臧長城築怨漢治不純未央雄繕浮圖陵空六朝膴眩京觀連山五胡擾亂是皆以民脂玩目以身謀養變也聖明開基制尙簡樸地平天成不竊土木矧惟我泗鍾靈毓英百神受職呵護諸陵一抔之

土重於泰山川原秀麗窮天壤閒守臣弗共百事靡靡
因循舊陋曷稱帝里遵今酌古爰開教基諏日卜士以
告土司若工就緒衆構具飭匪職之勞百執事之績若
工有隕傷財殫力匪百執事之咎實職之責嗚呼惟神
有司惟文運有期化凶爲吉爲吾道扶持非爲吾私敢
告

告泗州城隍文

應軫不才謬官斯土仍歲荒澇民多流亢不能聊生況
茲初任百務具弛曷稱民牧今逢開歲農事茲始神其

憫佑雨暘以時庶幾五穀告成百室胥慶逃亡漸還瘡
痍復起得奉祠事若應軫立心不臧肆意暴虐賄賂公
行讒諂無忌闒茸不振彊梁自專因循廢時奸巧立異
惟事虛名不行實惠以負國恩神其降罰于身於民何
辜敢告

禱雨文

泗在中土實維帝鄉拓根肇業以永無疆天眷國祚必
培其基云胡近歲遭此荐饑明明天子式勞簡命稱匪
其人曷裨時政沛若君恩惕若臣職令厥有終初焉是

力獻歲祈福昭告以文豈其旱虐如惔如焚天心仁愛
動以災警災成不癢適爲民病有司不良民則何罪君
心見憂臣貽之累曾欲焚巫盍焚其身桑林自禱不禱
於人況臣不德降罰無辭神如有靈庶其聽之

謝雨文

夫神明感應速禍福神之靈也佑善良殛惡厲神之正
也宥過卹悔錫故翼新神之大也禦災捍患育物阜民
神之功也靈則威正則肅大則容功則享神具此四德
宜其宇宙終始欽於世世泗瀕河淮地勢窪下仍歲泛

潦比室如洗所願城隍之神禳凶納吉救民溝壑自應
軫莅事重以不德適遭神怒旱魃爲虐山川滌焚赫赫
可畏既而積誠數日大雨如注滂沛千里非神之威靈
正大能如是乎雖然雨暘貴乎以時極無極備凶不爲
凶自今以後無不可備亦不可願神永終明惠雨暘時
若以享士祀應軫亦當自勵修於職業以助神功謹率
吏民齋沐拜答作歌三章使民歌之以樂神歌曰
時雨時雨維天所賜天憫吾民多受累豐成僅足完逋
稅小民衣食農桑外

時雨時雨四野滂及天憫吾民望雨泣雨足苗枯無種粒那能雨粟民方給

時雨時雨神惠其昭天憫吾民兒女號南征將士尙烜袍覩爾家息誰爲勞

代成侍御甯侍御祭李崇德文

於乎人孰無生生貴成名人孰無死死貴得所天下固有不成名而生者一生何以收功亦有不得所而死者一死奚以塞責先生死於忠孝死得所矣而名亦因之生何憾焉某等高先生之名不能復見先生之生安先

生之所未敢必求先生之死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畏天命悲人窮亦自有不容已者臨風一奠萬感均集夫豈獨爲先生悲也耶

祭外祖福建僉憲剡溪翁墓文　泗州欽取回

水有源源清則清木有根根直則直直而曲或抑而拂清而濁或淆而濯應彰不才系出於公官有黜陟其瘝則同匪性不貝惟習不臧匪敎不端惟處未安離茲民牧言職是司公弗我啟恐負明時公弗我啟式爲公羞豈惟公羞實國之憂拜瞻封墓愀然愴神公生英威東山嶙峋

祭顧東江先生文

於惟先生光緯之精山川之英邃學渾灝大猷是經冠冕多士納史彤庭經緯啟沃翼亮貞明秩宗典禮折民惟刑掄才造士皇皇烝烝龍蟠鳳翥玉色金聲蒙荷甄拔陶模匠繩天王御極簡賢進能連城白璧集千青蠅德音不瑕具瞻揆衡梁木忽壞壯心悲驚便房已閉斑劍徒增山隅墮淚魂漠無憑

祭王陽明先生文

於乎才大者不容功高者多忌蓋從古而已然吾於先

生惡乎言惟夫神交者不訣心得者必辨此先生之所以自信而吾之所以見取於先生也於乎不亡者道不死者心日月中天萬古如見

祭費鵞湖先生文

先生以弱冠魁天下値孝廟嗣服之初以後人才繽繽文治穆穆曰惟先生華其國先生以壯年登台輔値武廟多難之際以後內淸城社外殄萑苻曰惟先生明其謨先生以急流勇退優游林鳥靜觀世變中養道妙今

上登極首被徵召綸命賴以敷宣聖躬資其阿保夫何起未久而位已釋眷再隆而訃已告曰此先生之所不能與實斯人之無祿而不蒙大造也嗚呼先生屬纊之夕中使駱驛篇入之辰鹵簿不陳錫謚贈官節全名完班劍世祿恩覃分足蓋先生用世之志雖有不盡之施而朝廷報功之典則前無以加而後無以續也某等向宣茲土式仰休風哲人云亡豈勝哀悼羈於職守徒切踊躃緘辭奉奠昭茲靈爽

祭朱白浦道長文

於乎吾同鄉之友能砥礪名節清苦一生夢寐千古貧無玆心仕無闕狀如先生者幾人吾同朝之友能存心經濟事執其要弊究其始辛酸可茹絲粟竝蓄如先生者幾臣吾同志之友能以道誼相許砭我膏肓剔彼荆棘指以堂牖試之磨涅如先生者則固知其不多矣然而與先生聯第長安晨夕論難肺腑相示不見形骸者幾秋與春故先生之不幸也吾上爲朝廷惜下爲鄉邦惜而未暇惜吾之相親

祭母舅少冢宰董中峯先生文

於乎先生以髫年穎悟日誦萬言上泝六經旁通子史文章大肆卓然成家人皆以爲董氏世積之慶而不知吾浙江山之秀鍾靈孕奇曠百年而出者也既而以弱冠大魁天下望重朝野侍經帷輔聖德掌邦治登賢才正色率下爲時藎臣人皆以爲先生得天得君懋官懋賞皆由已致而不知頤菴公潔身植行忠厚存心惠政及民享有未盡之所遺也惜其名高致忌浮言不根心雖白於朝廷位未進於台鼎澤未洽於天下志未遂其平生年纔下壽與世長辭於乎痛哉某登第之初與選

中秘先生聞之喜而不寐以其可進修也及以言得罪調官於外先生聞之不以介意以其可磨練也故以情則有舅甥之親以義則有師範之益此吾心之所慟爲天下者同乎人爲吾私者人不知也喪事即遠有進無退不敢緩事者孝也恤典未膺不敢就窆以竢命下者忠也先生以忠孝自盡而後人以忠孝事先生教也於乎三綱無愧生順死安在先生固無憾矣特吾人所以爲先生者無已也

祭太史葉瑞峯年兄文

於乎不肖與兄丙子偕計春榜聯名同選中秘朝夕相資譪然同氣弟以出位而妄言兄以毋老而殊致期後日之有爲不害乎皆然而易地弟以罪而奔走於淮揚兄亦以鼓盆攜幼而還鄉悲逆旅之相弔感感荷於天王弟復靑瑣兄歸玉堂思諫書與史筆共翊贊夫虞唐弟以侍養而告南兄亦以持憲而垂襜顧外臺之冰檗又何異於內鼎之梅鹽後聞兄之有疾吾以爲日月之蝕蟾及弋陽而得訃始知兄爲後學之依瞻於乎此生不能見兄璧毀蘭萎山頹斗傾玉翳其色金失其聲舟過永嘉造兄之家哭兄有盡憶兄無涯荔丹其實蕉黃其花臨風一奠魂在朱霞

祭胡光祿先生文

於乎先生起儒素爲顯官文武才畧震耀一時豈非傑士哉始先生與予爻遊史書皆先生句讀予幼讀是書不煩訓釋得畧大旨固知先生爲博雅君子恨先生宦遊於外而未見其人也既而舉進士適先生歸按閩之命於京一見待以通家周恤備至雖謬承許可少違於禮面斥不貸故三年京師得減過失者先生敎也蓋先生接人出肺腑存忠厚直言論事無所隱諱其在朝風節大小一致乎於是又知先生之心不徒見其人而已及先生以不次功擢南都光祿雖崇其階而散其地人或歉之時予作文贈行曰先生傑士也將必大用於天下此其厚蓄之地耳將欲推之必固置之將欲勞之必固逸之天下於英賢固如是乎居無何忽有价來以病疏退竊以先生素有用世之志似或非託而年尚未衰豈不能自力哉意者直道齟齬爲自引計耶將有親老而願遂其養耶縱爾有疾旦夕可愈詎意不起於乎痛哉予以言事出守泗州便道歸省至丹徒聞先生訃不勝爲天下公惜爲先生私悲顧方在罪遣事出宂迫瀕行擬欲一弔風雨柯亭舟人不前香瓣虛設迹雖若以存沒負先生而此心則弔不弔猶一也先生幸鑒之哉先生忠孝未畢而志已伸功業未就而緒已見貽遠之謀或未遂而嗣之者有人休老之願未得償而今可以無憾矣特吾民不幸不得究先生之施以沾濡之也亦吾鄉不幸而不得被其餘光也於乎痛哉

祭太平府經歷史三丈文

先生理學深邃幾乎爾絲狀貌魁奇挺然鵠立鬚髯頳
以爲明著衆論望之爲赤幟雖其自許亦嘗以爲用世
之儒而況鄉評豈不稱之爲識時之傑夫何命不遂志
頓於場屋小試府幕竟卒於官於乎哀哉某於先生豈
徒十年以長實惟三世之交垂髫而棠見知析薪而荷
斧克方圖報夫深恩詎忍聞乎哀訃幽藏已閟音容永
違時序興思式陳薄奠

祭蕭太孺人文 代衆作陸靜菴爲主

觀婦德者於其夫觀母儀者於其子孺人之夫學能淑

人政能澤物生有令名歿無遺悔則孺人之婦德可知
已孺人之子隱能守家顯能匡國詩禮雲仍文章漢迴
則孺人之母儀可知已故一命之錫恩典有不盡之褒
百年之壽天道有將盈之報在孺人固無不足而人心
仰德之私則猶爲歉然也某等於先君子有師生之分
則因孺人而增函丈之悲於令子有友朋之誼則已不
待升堂而傷拜母之無從矣牛原草青不堪灑淚瀧岡
雲白不堪凝目惟合窆之有期尚可瞻英爽於彷彿也

祭母親太夫人文

哀哉我母姙我十三月而始生乳我七歲而就食我實
不肖無以報德忝竊祿養兼職而歸菽水承歡雖不羨
三牲之養然而食指浩繁勞母心於生理者萬狀後值
起用江西方圖迎養而嚴父棄背匍匐東返勞母心於
喪葬者萬狀今將奉遷新居兩爨供食以樂桑榆以終
餘年而痰疾忽作一時遽殞於乎痛哉我母生於禮族
歸於儒門內外王父俱官大夫憮幪之下不知侵漁夫
婦同心迄於垂白子孫四代繞於膝前二女之家有依
有後宗姻族黨人無閒言天於我母固云不薄於我方

寸則有缺然五服告成敬陳一奠於乎痛哉

祭錢君弁老先生文

於乎心有所不能遂理有所不可信是果誰爲之耶先
生之子以先生之年漸高急急爲祿養計迎先生於均
州以就晨昏公以敎人私以事親蕭將以盡吾之心而
信夫理也甫及五年而先生絕世於乎是果誰爲之耶
傳曰孝弟之道通於神明先生父子之心人或有不知
者神明有不相之乎楚地之神吾不能盡知吾聞夫舜
者崩於蒼梧葬於九嶷舜之孝聞於萬世神亦萬世不

泯獨不靈於先生乎又聞夫屈原者放於江潭沈於汨
羅原之忠聞於千載神亦千載不泯獨不靈於先生乎
且原以忠不遂至欲求虞妃思湘君令五帝以折中使
咎繇以聽直不宜今日蒙然其無聞也於乎其命也耶
使非命也則先生之才豈不可以有用於世而卒止於
儒官先生之官豈不可以貸其薄祿而落落不合以食
於家屈於身伸於其子亦可以永其養而進其休也而
遠焉以逝於乎是可謂之非命也耶某等於先生之子
友也於先生父行也感先生之不永其養悲令子之不

遂其心揆諸理有不合質諸鬼神不能以無疑不得乎
辭而歸諸命以慰先生之靈

祭劉望岑大尹夫人文

惟子事親惟臣事君以愛民惟婦事姑妻從夫三綱也
孺人以弱齡離閨閫內以滫瀡侍其姑外以淸白礪其
夫婦道也妻道也夫子以疆理事周爰山海雖孺人遠
逝而不得與訣故爲孺人則幾不欲生爲毋而起爲國
則不遺餘力爲民而弛於乎三綱可謂無愧矣某等以
義則曰人也如天何以情則曰天乎於人戚矣乃先吏

民爲君一慟

祭李子宜文

於乎子宜而止此耶蓋其溫粹之氣吾未見其有梔顔
疾語而其明敏之質人皆服其爲飛翰驚詞雖少嬰羸
疾而學不荒雖屢踏春闈而志益持居家孝友擬諸古
人而無多讓莅官淸白槩諸近世而實可師於乎子宜
而止此耶吾與兄年相若而兄獨早奮乎鵬鶚然不以
我爲駑劣每每執難而相攜吾方守困蓬窗而兄已騰
譽我於大學旣而計偕未上而兄已旅待我於京師顧

兄之處我有兄弟之所不及吾亦以忠誠相告勸兄就
職於明時蓋君子之仕也在行志以濟物而家貧親老
又何計爵秩之崇卑幸兄裁已愛民而上下之相信吾
又喜吾越之有人誠不負宿昔之相知吾方在侍下不
能與兄戮力乎王事冀兄休老遨遊乎稽山鏡水而棲
遲忽一夕以傳報曰兄棄職而東歸披衣待旦急謁兄
於牀褥乃知乎遘疾之眞奇若醫藥之弗療爰禱於神
明以祈之胡善人之不祿竟璧毁而蘭萎於乎子宜而
止此耶跽陳辭而一慟懼傷生者收吾悲

祭朱思齋道長夫人親母文

於維孺人淑女賢婦梁鴻之配孟氏之母胡秉懿德而壽不測望夫之心空化爲石雲迷三楚月明九疑結駟而歸喪葬何之王事遺我有命自天死生契闊流光逝川遠近宗姻孰不心惻矧我葭莩有關休戚肯堂之下子孫振振福於孺人不止其身埋香在攢奠椒藉蘭義爲夫子忠爲王官

祖母周宜人成服文 代大伯父作

於乎我諸子幼失所依我母勞苦撫育得至於今日者誰之恩我父歷官無墮遺譏而歸徜徉林下三十餘年竟以清白遺我子若孫我子孫亦幸承之者誰之助我祖母太宜人貞節五十餘年貧而愈欣老而愈甯者誰之養此三者三綱也於乎三綱之變咸賴我母不失其常天之佑善宜何如也今乃奄棄我諸子之養所生一弟又㣲丞世遺孤若我諸子之幼又甚零丁傷哉天變必復況不宜變者又復之不遠我母之福殆有所遺我母其瞑目以俟服成申之哀詞以寫我臆以昭我母之懿其不可知者歸之天其不可忘者志之後人

合葬翼弟夫婦文

於乎天於吾弟仁乎不仁何不幸而生也門祚凉薄而不能庇其身又何幸而死也同歸一邱而瞑目於未亡人夫以命夭婦以節貞於乎天於吾弟仁乎不仁

祭五叔父文

於乎軫在京而聞叔父之疾以爲此疾南人嘗患之無害也既而軫以改南歸見叔父於臥室其形容少減於平時然能自起居或步出外庭笑語嬉嬉乎益自慰謂不久當愈及至南都得江右之命歸見叔父於枕簟間體甚羸憂形於色語及後事喑喑然悲軫不忍違叔父之心每每趨出夫苟知至此壽若命終其詞以爲訣而今不可得也痛哉分歷湖東捧壤吾浙逾月隸人通問皆云病如舊且曰呼至牀側受叔父口語及東鄉人回得家書云叔父病不效於藥有命也數也之說入又不至猶所受口語軫心始驚懼且悽然而泣淚矣幸而有蘇杭差便倘可一見不意行至廣信而風聞叔父訃然猶冀其未的也過蘭谿而信遂眞見田氏姑而知叔父之纊屬於正月四日於乎此生不可復見矣痛哉往年

翼弟死叔父臨穴而哭甚哀今叔父年倍吾弟有後於
吾弟死生雖哀亦可以無憾矣但祖母年踰七十所生
叔一人使不得食其力以終身天胡忍哉叔父性溫粹
平生不與人爭極善植産貲足以爲義軫齋計我需祀
田歲餘豆區釜鍾皆不令別貯叔父曰是將贏之爲繕
計也蓋軫之心叔父已知之矣祖宗冥冥之中獨不鑒
之而胡奪吾叔父之速使不得共成其志耶無乃仕者
之曠職使隱者之罹其咎也頑者之稔戾使彥者之受
其殃也於乎死者未必知生者實爲之悲幼者尙未知

老者誰依

代父親祭長孫婦李氏成服文

哀哉孫婦端儀粹質歸於吾門人無指摘事我夫妻逮
汝舅姑殫盡心力周旋有無靡夙靡夜女工是執滫瀡
針縫湘烹蘋拾爰相其夫尊賢取友勿荒於飮勿湎於
酒人曰慶餘得此賢淑孰爲良金孰爲美玉天難諶斯
禍福不常子生半月母身殞亡汝德無虧我行未積貽
罰於汝我恨何極汝生如達誰使之然逢時陷熱致病
之緣汝非不愼乃命之爲藥不汝救咎將誰歸我哭無

飮含悲不禁撫二弱息實傷我心服成告汝以慰汝靈
汝魄何在窈窈冥冥

祭葉成規年嫂文

福無常兮禍隨物未盈兮速虧信栽培兮不爽遁氣數
兮多崎哀若人兮貞姿處室家兮其宜誓精禱兮同甘
忍富貴兮背之急稟砧兮萍途況膝下之孩提耄有姑
兮堂上增倚閭之遐思游魂慘慘兮鴈蕩雲旅櫬蕭蕭
兮潞河月野燕歸兮海樹秋精衛號兮江流血雲軿杳
兮不可追空折荆釵兮作長訣

祭中峯舅母文

巖巖斯石維南山兮毓秀孕祥馥幽蘭兮維此中峯爲
民望兮江流鬱紆分柔剛兮珈副翟服重膺封兮淑厥
閫儀遒王風兮鬒髮而逝蹇元化兮有昌後人福斯遐
兮

集詩句祭金允良母姜氏文

淑人君子長發其祥天立厥配必齊之姜歸於其室維
德之行亦既抱子無忝所生母曰嗟予子匪居匪康買
用不售曰商是常母曰嗟予季日就月將維君子使爲

龍爲光惠于朋友令德來敘毋氏劬勞小子有造明明
天子求我庶士烝烝皇皇惟曰于仕愧爾優游莫慰母
心對揚王休將毋來諗

祭大伯父文

於乎凶人哭父淚未乾而又哭吾伯父未哭伯父之前
又哭三伯父一歲三大哭如人心腹受傷而頭目又傷
痛極不知加痛稍定而思之則不勝悲於乎天乎天道
仁於萬物何獨慘於吾門乎意必子孫不德有以致之
而今悔之無及矣於乎天乎伯父官雖不尊志雖未伸

而其見幾引退清白一節無愧於古生不識飢寒離別
之苦享亦厚矣晚年得子鼎峙而孫瑜立後亦昌矣平
居以忠厚處心以寬恕待物天之報之殆未可量伯父
亦可以瞑目矣靈車旣駕終天之訣哀號斯言不知倫
脊

代諸友祭懷梅金先生文

於維先生才行俱備方其幼也人見其有老成之狀而
不知其深邃之思直欲鈎玄而闡秘也及其壯也人見
其有慷慨之志而不知其有仁厚之心直欲扶顚而起
墜也至於作家人見其起於艱難日就殷富以爲長於
理財而不知其使當一命之寄必能藏富於民而非後
世專於富國之計也自其領袖多士蜚聲場屋固將獨
步驊騮於遠途奈之何命奇不偶霜蹄蹷蹶而竟治千
里於脩都詢知其訓廸有方生徒樂業近可以繼南齋
於吾越遠可以追安定於蘇湖以爲吾鄉同志之士隨
試皆可夫何一疾不起未及聞訃而寶珠橋西之哭聲
乃其扶櫬之遺孤於乎痛哉某等於先生或五年十年
以長居同里閈而有兄弟之義或與官家塾切劘道誼

而有朋友之交或蒹葭倚玉蔦蘿係木而有兒女之戚
或雲山登眺風月舒嘯而有詩酒之遊昨其之仁而臨
別也大才晩成猶將擬李郭仙舟於雲路今其不幸而
返也旅魂孤鶴髣髴見令威華表於蓬蒿於乎死生常
理夜旦必然盛年厚德責報於天豈理數之難信致福
壽之無緣昔歐陽公之祭石曼卿也而曰於乎曼卿而
止此耶蓋以人事惜之也朱文公之祭呂東萊也而曰
天之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蓋以天命悲之也哀悼之
惜無所控訴以至於此古今一轍臨風哭奠盡其鑿之

祭外父蘭坡章老先生文

翁婿之情比之父子於乎傷哉一生一死翁如京師宿我旅寓聞翁之訃哭翁宿處昔亭之蘭坡前重茂風流幾何坡蘭復朽嗟嗟坡蘭有餘其芳鬱何階玉幾蹈蕭牆有秫在畝有桑在盧翁蔭弗息以詩以書

祭同年上虞徐世庸父石坡先生文

子欲養親而親不待胡先生可待而不少待歟少年登高科一不幸胡令子於不幸中而又不幸歟上慎旃哉方興夫陟岵之思銜之磬矣又動夫蓼莪之悲東山失

色兮痛謝老之不在娥江有聲兮怨鼠魚之未回嗚呼祿不及親不如固窮生子聰明不如愚蒙古人一日養不以換三公夫苟知其至此則雖家貧親老甯可以不祿仕而揚名顯親何人爲孝之終哉某等於令子有青雲之交於先生未及升堂之拜悼若翁之云亡嗟良朋之無賴欲麥舟以濟之恨琴書之難賣嗚呼越南冀北雲樹茫茫寡婦孤兒哭聲斷腸遊子焚芰荷麻衣歸故鄉靈椿既萎㷬丹桂何芬芳萬里韋愁兮烟水長天涯涕淚兮悲風白楊我楚些兮酹道傍忠孝難全兮徒悲傷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十一世孫 瑔琛 校

誌銘墓表壙誌行狀

德安縣知縣李君墓誌銘

予與君相知最深不意其止於此也慟且弗勝而何忍銘之又恐君之賢未必盡聞於人而德薄交厚之言不足以爲徵也辭之者三而始按狀君諱萱字子宜别號半峰姓李氏其先鳳陽人五世祖諱勝從太祖征累功授虎賁昭信校尉曾大父諱亨洪武甲申改紹興衛遂世其家大父諱絨正統庚午征沙尤景泰辛未征吕峰

進武略將軍父諱堅襲爵尤洽聞能詩楷爲縉紳所重母張氏封宜人生四子君其季也幼卽穎悟年十三擒文若流補郡庠弟子員正德庚午領鄉薦明年會試下第丁內艱過毁伏疾幾殆後復三試不得志而以親老就銓授知德安縣時爲嘉靖丙戌德安俗尚巫鬼民間爭舁木偶以相惑君至盡焚之而人治以法且曰異端興者吾道廢也遂留心學校課試諸生講解經義又復古小學以敎童稚由是儒風始振民有俞貴玉兄弟訟者君故弗決爲申天敍之親訟者悟而自翕有□姓子潛出其母於十里外反誣母家君訐之且不施刑詼偵得之乃服其政先化導而又明審類此以獄爲死地尤加之意故在任六載而圄土幾空盜亦弭息於凡徭賦每務輕省民皆仰之恒視其貌之豐瘠以爲欣戚焉巡撫都御史高公公韶巡按御史秦君武皆優奬之且將薦用而君忽遘疾遂以壬辰歲之夏棄任歸撫按行文催復者絡屬蓋惜其才也歸之日民多流涕送之别舟具木以虞君不測至過常山去者尙百數人君卒後德安移關問安亦出民曾仕英等意君之得人心可謂深

矣君爲人和易人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下至僕隷亦善待之居家孝友三兄皆蚤世撫其孤如已出處友有恩意然而有過必規平生不道人過而其疾惡自嚴故於人亦寡合持身介愼一毫不妄取德安有密□金盂以爲儀者君覺卽以不知已卻之自後人不敢遺以私臨行贐物亦不受俸餘又爲醫藥所空至喪無以爲禮難矣哉君嘗從今都御史吉水毛公伯溫學甚爲器許每相見必問及君今君可謂不負所知矣繼未屬猶以手撫膺歎曰八十四歲父何忍舍他無所及不問識不

識咸嗟悼之君生於成化丁未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四
十有七卜以卒之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郡西南十里
亭山下小金灣之原娶錢氏生丈夫子一卽朝宗女二
長適龔可成者攜之任卒次許嫁毛翩而殤孫本適君
病中得之而喜天之祐善遠近未可知且先有以慰之
也銘曰
不摸者貧不跅者守粹固難完惜又難久官以身輕譽
以貧茂蹇於而前裕於而後彼蒼有知斯其不朽

池州府建德縣知縣言公墓誌銘

嘉靖一年癸未閏四月朔日辛丑建德縣知縣言公卒
於京師爲公之喪者進士沈君禮公之門人也視公之
大殮者大史劉君楨公之友也纊未屬而領公之遺言
已逝而拾公之行篋以歸諸其家者應軫也逾三月而
公之壻張思睿來奔喪思睿來者公之子獻幼而珮早
世也獻室應軫之妹故以墓銘屬予按狀公諱震字克
振號裕軒其先臨川人宋咸淳間有諱通者知紹興府
因家山陰北鄉之新河里至公八世矣世隱德弗仕曾
大父諱子賢大父諱彥初父諱達公自幼力學以向書
知名從游甚衆魁宏治甲子鄉薦初知光山縣改池之
建德公爲政平實連遭歲歉振恤不暇給又性弗婾樹
勤逸上官意人未見其所長及江右兵變倉卒爲備輒
有緒理賊來躬自接戰伏兵堯城渡斬縛殆盡遠近聞
者始服其幹翮武宗南征師駐建德日久公隨便應濟
而以正卻靡需民得不擾師還撫巡以其才令兼攝貴
池今上登極論功賞及之壬午冬朝於京師公始以戾
兵可數名節及調官恆懷鬱鬱旣而受知於上益自奮
過勞形容頓衰一日忽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五公
平生行無矯飾外和而內剛故所至躒躒而民則思之
爲文切理不婣於辭華所著有建德志若干卷配呂氏
卜以□年□月□□日葬公銘曰
是公之勤於官卒于京師歸于山邛而魂何之

贈奉政大夫禮部精膳司郎中張公配封太宜人
王氏合葬墓誌銘

正德癸酉秋七月十一日贈奉政大夫贈禮部精膳司
郎中張公卒是年某月某日卜葬於其縣之唐家路後
二十七年爲嘉靖己亥春正月六日配封太宜人王氏

卒其子廣東布政使司叅政懷與兄怡等謀將以某月某日合藏於大夫公之塋以某鄉貢甲科皆聯名衰絰走三百里入雲門先隴之次謁余拜且泣曰懷以永感託存不朽余以譾薄辭則又向先隴拜且泣曰年伯郎吾翁也子何以辭應軫傷吾父之溟漠無聞也遂與之泣而不敢辭乃按狀大夫公諱貴其世系遷轉先美懿德具存劉太史誌此不著宜人諱某同邑王公溥之女王族有梅屋先生者即大夫公之外祖通五經為鄉彥師從者常數百人為宜人擇配而與公蓋兩愛之也宜

人自幼勤慎及歸即閑婦道寒夜績紡不輟晨起飯牛餉耕人固已難之至事繼姑曲盡孝敬始雖不愜而終得其懽心此尤人所難者性慈惠諸子提孩至長未嘗箠唾然必令親師友雖織絍以供薪饋略無倦意搆室鳩工迎醫治病必誠必信人皆樂為盡心以故木石堅緻而危疾無恙歲遭海溢登樓以避水患四顧鄰居有漂溺者亟救衈之平居見貧病必有所施尤喜奉佛梅屋先生次女適劉氏者姑之女弟也能誦小學孝經等書時迎致以教子婦閨門之內肅肅如也大夫公棄背

時宜人長於公三歲年已六十哀毀不自勝終喪懷即發解以父不及見為恨無喜色每登邱隴必掩泣至失聲而歸喪舅與繼姑尤衰老矣猶能如禮為諸婦倡觀此則其強年而耳聾既老而强健蓋有致然也生丈夫子六長曰恢早卒次即怡次悅學行皆古次即叅政君懷先任禮部主事陞精膳郎中以其恩得贈大夫公與封宜人如其官次愷悌孫男十四人玉一玉二玉三季立儼伯玉太學生仲立縣學生偉倣孫女幾長適陳尚書□菴之孫某次許侍郎嚴時泰之子某曾孫男女凡

幾人宜人之行不能悉述姑剟其大者如此與誌相發明而又為之銘曰

穆穆大夫孚于其鄉溫溫宜人載錫之光孰開其先孰承其後孰衍其慶孰篤其壽曰惟此衷無待於外人爵匪崇天植其貴唐家路厥巋然一邱窀中之閟歷世之休

適可薛君墓誌銘

薛君諱懔字廷慰其先河東汾陰人世為彊族有三千家衆唐薛元敬與從父收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

鳳收之後遷于蜀九世孫暎仕宋爲禮部尚書元敬爲學士卒于官子孫遂居於汴於是有開封浚儀之薛居正以相業顯于宋及南渡時有治平者以叅知政事扈蹕家于越始爲山陰人永嘉之薛史稱徙自河東其世次不可詳亦其宗也入國朝來原一提領君長生竹隱君□□□竹隱生穀齋君紀君其次子性孝友與兄懷同心幹蠱垂白不言析產積粟嬴十年卽不事封植曰吾分已足遂自號適可後以詔拜□與府良醫非其志也今上卽位推代來功凡籍于潛邸者率進秩或勸君

行君但頷之而已嘉靖乙酉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五娶王氏繼陳氏生丈夫子鈺孫男二佑儻曾孫男一卜葬于會稽石羊山之原君伯父雲南布政綱與應軫祖進士同年義不得辭鈺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無標無指世皆若人臻于治不求其侈曰匪知道弗殆而止勳庸之家世其祀

周天應妻汪氏墓誌銘

汪氏諱淑嬪故兵部郎中諱鎡之季女應軫之姑適封翰林院檢討周公廷澤之次子祥俱世爲山陰人祥字天應號樂農以兄弟皆儒業獨任家事晨起夜歸姑與同艱苦貲聚日倍不入私室樂農性孝能順父母意凡有賙卹義舉備以待施姑又潔滫瀡奉養無不至封君及王太孺人皆以賢子婦稱之由是故檢討君頎郎中君祄左司諫君祚大中丞君禪得無内顧以文章政事名於時姑性慧敏遇事必有區當而不自遂惟樂農是聽有咈於禮則婉辭以諷樂農無閒於宗黨者姑有力也樂農卒姑內治井井誓守遺業緜粟費不妄句校出入能以心計爲簿書左㕘臧獲不能欺舊居火別搆屋

之西偏增其故式二子澍灌雖幼皆令親匠事曰當知汝父作室之難其因事訓戒類如此澍娶金氏續章氏灌娶趙氏女一曰善眞許適沈僉事孫沈棨孫男一曰木正德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姑卒年四十二葬于黃湖山與樂農合窆焉鄉評謂樂農之兄弟雖非成於樂農無樂農不可樂農之家雖非起於汪氏無汪氏亦不可夫婦有二助於周氏之昌也相繼早逝惜哉銘曰

孰專而儀而婉以隨孰柔而媚而正以規順惟厥貞而家是宜有愉其親誰使無爲有昌其宗實惟相之好焉

厥逃中道而虧未亡者身而心先歸有遺有繼有啟有思千年一卯死者不悲

容菴處士鈕公墓誌銘

公姓鈕氏諱廷謨字廷直號容菴別號閑耕道人其先蘇之吳興人七世祖諱純一客遊會稽因家焉曾祖諱文貴祖諱達以仲子宜菴公清貴累贈山東按察司僉事父諱宗例授承事郎母周氏公生於天順八年九月十九日卒於正德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卜葬于山陰小亭山之原配潘氏子男二邦正承差

邦肅邑庠生女二長適陳忠輔次適韓本孫男五至誠至明至善至德至道孫女三長適祝人和餘幼在室公自幼樸茂宜菴於猶子中尤愛公故自吉安府推官入為御史皆挈公以行公檢制僕從率守清白宜菴得寬內顧授公以舉子業公方淬礪其志忽聞母病驚曰焉有志仕進而違其親者亟辭歸奉湯藥母疾遂愈承事郎亦就衰老授公家務公日以娛親為事竟棄舉業曰養親足矣安用以祿然自奉儉約起家日富人有稱貸者不計其息里閈有爭不平者就公曲直之性善飲酒歲時召集親故雅歌投壺意豁如也公蓋鄉之脩士於法宜銘銘曰

不名而馳不利而汨脩爾天常世爾清白歲序易流吾行日休孰冠而蓋曷式公邱

弟庠生仲宿墓誌銘

嗚呼此余弟應翼仲宿之墓銘也余兄弟六人殤者四不意弟已成立而又不幸天胡忍哉豈余菲才竊祿官方偽滋民隱弗恤以致然歟抑僭言獲罪得免刑戮乃貽禍於吾弟耶不然則祖宗積德世世未及厚饗弟亦

無夭行不當有此也弟蚤發穎年十二三時習舉子文便就規矩不蕪余不欲其小就將蓄而宏之每飭其作課而使讀書提學五清劉先生選入郡黌亦稱其可教弟益自勵寒暑不輟雖體羸病猶念廢學哀哉嘗以書勸我曰為官者當明哲自全又以守正不阿為說蓋其學詩而得小宛相戒之體識見若此使其學成必有可觀處而惜其止此也悲夫弟性温純與物無忤自幼能適父母意故其死也無問親疏咸嗟悼之嗚呼余守泗甫歲餘而一弟一子連喪於家際於職守不得與永訣

甚可悲也故余聞弟訃卽不視事有棄官南歸意幸聖明寬恩取復諫職遂得便道歸省以圖弟葬事途過古蹟輒登憩歎曰古人聲赫一世亦爾寥落死生數也弟亦可以無憾矣冀以解懷而情益悽切奈之何哉余家世爲山陰人曾祖諱徽祖諱鎡兵部郎中贈曾祖如已職父似穀母董氏福建僉事□豫之女娶劉氏無子乳余□子□□爲之後弟生宏治己未九月二十八日距正德辛巳三月二日卒年二十三卜是年十月十九日葬之梅山祖塋之側哀而爲之銘銘曰

有命者天也積德者人也嗚呼此二者將誰咎而斯人不壽將誰咎而斯人無後

封孺人諸氏壙誌

瑞峰葉太史式成規甫與應夥同第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邸聯長安街皆獨居輸食於館中逾年而家始至瑞峰配孺人諸氏又逾年六月二十四日以疾卒子女皆幼瑞峰甚苦是年授編修余以諫南巡得罪調知泗州公出維揚適瑞峰得請以孺人喪還弔於舟次瑞峰以老母在堂不敢服凶禮也嘉靖庚寅瑞峰卒與孺人合窆于慈湖南村祖塋次經今十六年孺人壙志尚缺子嘉慶以狀來屬余義不能辭孺人世居永嘉阜石里宋洪州刺史諱某之後父諱里爲刺史四世孫母嚴氏以宏治戊申十一月二十九日戌時生孺人性淑愼篤孝數歲知侍父疾年二十一歸瑞峰時寒素食用弗給有勸於母家取之孺人不聽蓋有程夫人待老泉之風自處甚約而奉舅姑之喪勝求叔季之昏配則黽勉爲之且善理家務不煩其夫故瑞峰得肆力於學而終底大就其未第時頗有不豫色然孺人以義命遲速解

之此尤可謂賢助矣瑞峰能飲酒又不喜獨酌孺人日具壺餐款朋族盡歡而罷且有周窮恤匱之惠人不見其爲寠已卯春聞姑病踵憂思終日不食或達旦不寐此其致疾之由而終始之孝蓋天性也瑞峰四子皆庠生俊髦長卽嘉慶次嘉兆女適劉立誠孺人所生嘉善嘉運乃繼室所生卽孺人之堂妹也孺人享年止三十有二而其懿德善行不能盡述瑞峰錄其纖悉以示予然舉筆淚下不能措辭惜哉

長洲樂圃馬君墓表

馬君諱綾字大榮別號樂圃世爲蘇之長洲人曾大父
諱文遠多聞有陰德大父諱以贍父諱孟暉皆隱弗彰
母楊氏君性雅澹不事靡曼家雖裕恆若貧素惟好尙
賢士大夫而於勢利泊如也平生與物無競不迣[illegible]棘
於里閈間於兄弟尤能卒讓頗能詩嘗悲粟布之謠作
折荆歌欲以回世道其於行草書亦工緜以君右族責
之徵稅値歲饑君曰是不可以重擾凋瘵迺悉以數十
年之積貸於官以是爲鄉人所服嘉靖乙酉夏五月廿
四日忽以疾卒不閒識不識咸切悼之享年五十三卜

葬於泮涇原之新阡從其父也配韓氏繼陸氏盛氏俱
先卒生丈夫子四淮渡淯洵女子亦四孫男一負圖淮
遊太學知吾友貢士章大涵大涵持淮狀致淮之意求
爲其先人表其墓石余以大涵不能辭且徵其言可信
乃按而敘之而又係之曰
孰不致用無隱顯斧不析薪惟其展紈綺之習出者鮮
其美弗監宜其衍千秋之後視此篆

先祖兵部郎中休齋府君行狀

先祖諱鐵字時用別號休齋世家山陰臥龍山之東實
珠里其先出自新安唐越國公華之裔元季兵燹譜亡
不能考其世次曾大父諱子文大父諱伯齡皆以積善
稱父聲齋諱徽博學能詩善眞草書尤精於星歷以先
祖貴累贈兵部車駕司郎中母謝氏累封太宜人以貞
節旌門聲齋公卒時先祖方週歲太宜人萬苦撫育緝
紡以給衣食如是者幾二十年始出聲齋公遺貲得一
金先祖悉讓與兄鋭爲農賈資一意讀書受業於張裕
夫陳定之先生之門裕夫得名人文字三百餘篇一時
不能悉錄令先祖閱之一夕歸而背書之其性强記如

此天順己卯以詩經領鄉薦癸未會試値禮闈災先祖
號衆逆風裏行衆不聽爭趨塡門不可啟宛轉死烈焰
中同先祖走者皆免次年甲申登進士入翰林爲庶吉
士逾年授兵部武選司主事奉命往須閩浙江右武職
誥敕事竣還京命選武職擢抑良奸人不敢干以私有
四川指揮欲私廕庶子恐援託不行而先計嘗之先祖
察得其狀叱曰待汝嫡子至翌日果至指揮懼與庶子
遁去援託者一時頓息辛卯轉車駕司員外郎尋陞郎
中甲午俵歲息馬於河南山東同行者雖甚不便而

民實賴之孝廟自潛宮冊立皇太子奉迎儀仗皆先祖草定著爲令典爲夏官屬餘十年究心職務操割成度彌綸舊章時稱練達惜不能盡紀遇閹人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嘗以公務見先祖必稱曰同宗先祖每謹避之及不聽所囑深爲所憾遂引疾歸居無何而同列有被禍者以先祖爲明決云正德丙寅歲遇兩宮加徽號進階一級歸休三十餘年以耕種自娛又號十農主人絕不至公府日與鄉士大夫結耆英會雖性不飲酒遞相唱和以適林下之權所著有休菴集若干卷爲人狀貌

甚偉性剛而明多自負以故落落難合而未盡其用也己巳仲夏得疾知不起哦詩曰七十三翁四品官塵緣俗事兩無干逍遙一枕遊仙夢碧海青天萬里寬徜徉自若呼諸子姓囑曰吾週歲喪父四十休致君親未報常往來於懷爾曹當勉力以畢吾志乃取朝衣付伯父穀取束帶付不肖仍戒曰勉旃衣鉢之傳在此言畢而逝庚午正月九日也距生正統丁巳四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四娶傅氏累封宜人先卒繼娶周氏生子男五長穀國子生次詒穀青縣典史次式穀次似穀即家君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次戩穀陰陽官女三適章幹田濵周祥孫男十二長應壁次即不肖應軫南京戶科給事中應房應翼皆庠生而翼早卒應張應室應星應心應奎應斗應昴應虛庠生孫女八適周沐金堦胡昺言瓛徐應元吳諄朱景禮王岷山曾孫男八延吉延福延乾延艮國子生延道延震延祉延泰曾孫女二在室其年月日與傅宜人合葬於梅山之原故刑部尚書王公鑒之銘諸幽矣然未表諸墓道況當時政蹟有後人所不及知者幸碩德重望大人先生與先祖同朝相知最

深敢乞一言以垂不朽不勝存歿均感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十一世孫 士璟 士瑛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簡

寄鮮道長

天下之治亂係君子小人之進退而朝廷不與焉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朝廷之賞罰而君子小人不與焉君子而進小人而退則天下治君子不進而所進者非君子小人不退而所退者非小人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善者而賞惡者而罰則君子進善者不賞而所賞非善惡者不罰而所罰非惡欲小人不進而君子不退尤不可得也是故天下之治亂在君子進退之後而其端已兆於君子進退之前欲觀天下者卜諸君子而已去歲偕計時謁先生於行臺方臥足疾以爲初易水土未足以爲病及至京而聞先生以疾告天子以辭意懇惻不能固留其前疾耶別有疾耶抑託者耶朝政清明賞善罰惡未有小隙而盛德厚望先自引退不能不駭四海之耳目且吾聞之古之君子有志於救世者貴乎有通天下之量而後有超天下之功若夫孑孑然而行諤諤然而言悻悻然而自好巖巖然而來望望然而去未有能

成亹亹著表表於當時後世者也古之君子處己處人內外一致先生在浙閫盡心取士采之衆論收之人望而參之獨見冀得眞才以爲世用卒之不肖亦辱薦剡戒諭諄復無非憂國憂民之言蓋欲生輩律身操行奮起事功同爲藎臣庶不負於主司言猶在耳今覩先生之去與所以教生者不相似則處己處人未免二致且非救世之道矣當今之官惟御史得行其志而御史之官惟巡按得行其志先生誠使有疾不甚害事亦當强扶以迴一歲則兩浙之地百萬生靈必有死而復生冤而復雪流離而復家室草莽而復良民山高水深風飛雷厲轉盼一二氣象萬千者矣何忍棄此就彼孤天下之望憤志士之心哉蓋治則進否則退進退由人者大賢以下之事有進退無治亂進退由我者大賢以上之事大賢以上之事先生當爲而不爲大賢以下之事先生當勉而不勉可謂兩失所據矣古有稱匪其人謂之不任不肖既辱所舉使不能見幾取罪貽累於先生先生何不勉强一起使世道帖大君子見賞罰則思進以治小人小人見賞罰則思退以避君子聖明之朝無有

掛東門之冠投北海之簪者豈不爲盛事哉涉筆干冒不勝惶懼

寄季彭山

去歲嘗手翰期勉甚深自愧才薄無以仰副徒付之浩歎而已大抵文人才子雖由自砥礪亦天有以造就之也雖天有以造就之而有志者未嘗不益自奮發以與天爭勝天無棄人之心見斯人之果於有爲也遂因而成之而其成之不終者必其有負於天者也如父母之於子愛之甚者必藏之堂奧敎之師傅淡薄其嗜慾勞苦其身體以望其大成而其不甚愛惜者則任之以家政號名奴僕出入泉貨聽其所爲人反以爲得父之子而不知其愛之薄也及彼不能成人而此能克家則父母之心亦有所移矣天之心公也父母之心亦公也人之當自成子之當自肖非有待於外也予年幾三十而後發科蹭蹬蹉跌甚衆未可謂之易然以予之才而如是不可謂之難君年踰弱冠偶掄一籌而已有赫赫之名動於京國未可謂之屈然以君之才而如是不可謂之信以人情論之能不以我爲得父之子以識者觀之又能不以君爲望其大成之子耶吾固當勉兄亦不可自足各無愧於天爲天地間完人各無忝於父母爲克肖之子則幸甚幸甚

答蕭子雝侍御

再辱手翰敎以忠孝期以大就足見平昔過愛方有今日之規益也感佩感佩但生所爲繆戾亦或有情惟執事察之近見所作有厭棄舊學之意則靜中必有眞得處幸爲我告之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才華而已也家居凡事當益謹飭有不切於身心倫理者可省去之才高行著衆謗所集要與執事相勉何如時事日增勢不得久閒惟相時進退以報國利民亦仁人君子之所不得已也便中奉答希鑒不備

答錢膺中

向承規益足見嚮昔雅愛久欲奉答但答之以言不若答之以行以故遲遲至今也況時事非淺薄所能料理而責任又不在我於執事所望何以克副愧甚愧甚執事以英銳之才博洽之學屢膺當道首推今秋必發解固爲知者喜然大丈夫立天地間豈直文藝而已要以

德行氣節自持方於國於民有補否則亦若人耳執事既能責我必知自責毋徒託諸空言

上頤菴外叔祖

辱手書教以忠孝之道足見骨肉之情但彰所以不愛其身甘冒出位之罪而從衆妄言者正以猥蒙期待意欲希蹤古人不以苟賤自處刻志勵行以副望萬一又以爲親一念横於胷中不能早引以致愚憤所激頭緒錯亂增罪增罪可哂可哂幸賴餘庇銷壓不燦倘以遺喘勉思成人至於樂取禍敗以祟名節亦非彰之素心也少紓至懐尚容修飾今天下多事進退皆憂不知吾浙得偏安否桑梓在念懸懸寢食便中不靳示及以慰遐思臨書馳慕意思恍忽不盡所言

上中峯母舅

承手教知感多矣但甥欲改官者非擇利南北亦自有不得已之心圖爲歸計也故不鑒前事而冒爲之以毀譽付之人而使之自定惟高明察之今國有師命已不可言去惟守已聽天而已先生負天下之重望身處於家心存於國必有奇祕以宏濟時艱豈宜遵晦而不出尺寸耶顒俟顒俟向以罪累幾不復相見幸存殘喘倘容親炙

與秦巡按

辱知愛猥以道誼揆繩度佩深且久矣頃布政司書來禪承尊意不以瑣陋見棄欲取匪人將涵貢舉此何過望也耶由是感激肅竣原委反勞精力感致寒疾不能動履神馳迹滯奈何奈何數日來頗覺少愈將勉就道以承下風副盛心家母又不忍捨遠行竟坐方命弗敢覬逭噫士之遇知已也難幸而遇之又有非意事以阻撓之其遇不知已也易幸而不遇之又使得以影響之豈非命耶涉筆至此不復知有勢分并忌諱伏希照原幸甚

與吳縣令楊德周同年

來諭大率欲僕遷居以左避田侍御詞意繾綣非年誼切厚示不至此感極感極正欲領教以闔嚮方徐而紬之但覺初執未必盡非夫御史之權雖重此其境略主也僕賓也僕始至時非擇善而處也惟其所以爲之宿耳賓既就館乃爲主以移置之如禮何昔子產相鄭伯

以如奋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對以輸幣之不敢暴露今僕之所展者將輸之天子其又可暴露乎而尚未壞君之垣也其何讓之深哉且子產所舉之賓禮有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而展其物恤其不足賓至如歸僕今不敢求事之瞻且將别羸我於隸人之垣君之何其不類也來諭又恐罪及縣人夫君子之所畏者有禮有刑賓主交際則有禮上下相莅則有刑君子與其犯禮甯犯刑況禮有百順焉未

有知道者而刑禮執事何不以厚望吾田公耶此僕所以自信田公之不吾罪且將欲與宴好數日如趙文子者於執事所諭若有牴牾亦知不在深罪惶懼頓首

上郡守南瑞泉辭坊牌

伏聞執事爲生營立綽楔無任感德但愧菲薄出處不關於時言行不規於俗文章節義不足以抑揚風範素與無一可表於鄉閭者今過辱見許欲樹風聲以存不朽無乃爲藏魄之計乎不然何濫及匪人也縱執事長於調度上不費公帑下不累小民百度具興何難此瑣瑣萬一弗詢於當路者甯能不猥貽於執事此生所以疑懼不自安也敢不避違拂冒瀆以辭若夫指意所究有非愚昧所知者惟恕亮裁之

答鍾世傑

久别音問寥闊且不知仕宦處所忽得寓澤州書惠甚慰甚慰還思己卯年安福邸中相聚如在夢間余子居又物故其他升沈不一人生會面之難有如此深爲一慨澤長馬仲房舊任仲房與吾同年同館同以言事謫嘗聞其在任時多有惠政今吾子必能繼之先後竝美

於區區亦有光焉大抵牧民官要以愛民爲主遇事必求平易可久遠行不可從名上做工夫得失利害付之度外自然實惠及民不必出新奇令震耀一世凡欲更革一事不可輕率易言已日乃革之己日乃孚聖人慎重之道蓋如此吾在泗時年尚少經歷淺甚覺此弊至今猶以爲恨吾子念之吾家居已八年用世心不動今因吾子正當經濟是以偶論及之不覺言之贅也未閒惟爲道自愛不宜

上靜菴胡先生

應軫自髫年已欽仰山斗及謁龍門未接光霽夙懷雖
傾而猶歉既而再領手翰引進之意不勝惓惓深感深
感幾欲脩謝俗冗因循且乏頁便負罪未諗情宥近來
時論未明致有以執事大節不類平素者生聞之始而
驚有頃而悟蓋大臣之體自是不同其調劑茹納鎭定
解紓豈小夫儉人所能測哉後得邸報見疏論數十事
炳炳有關國家大計益自信所揆爲不爽而群疑亦大
破可勝快哉恨不得見全文不識可賜下令草野閒人
一捧誦乎蔡希淵吾黨之狂狷也諒在識裁今因其所

便附奉啓居伏惟爲道自重敷福天下幸甚

上陽明王先生

正翹仰間辱遠賜手書不勝感慰伏念軍務倥偬之際
不忘後輩如此固盛德忠厚所臻抑亦可見樽俎笑談
之有餘矣此又可見朝廷得人賀不獨吾私幸也雖然
軍旅之事孔子以爲未學及至論王孫賈則有取焉豈
聖人於武事眞有所未閑耶抑王孫賈果有長於孔子
耶愚意以爲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王孫
賈以軍旅治軍旅不過足以守國而已孔子之聖蓋有
在於軍旅之外以爲世不習俎豆是以有軍旅及至用
軍旅尙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故子路之勇亦不之
許其所以取王孫賈者爲衛發也非答靈公之本意也
昨見老先生已論及此矣誠恐臨事之時獻謀者不詳
而用命者不勇萬一有違初議軍門之紀律固在然纔
之於否臧之後亦已晩矣是以敢有此說不識高明以
爲何如近日獨覺之進更望示下以啓愚昧幸甚

復松江貳守徐伯和

聞以直道不容長切懷念續諗恩恤止於替職甚慰且

喜地近得通音問正欲走价適承飛翰臥中驚起捧讀
深感不棄但示欲西歸此恐太急蓋士君子出處只論
道誼不論崇卑若松江無梗吾治者自可行志以報吾
君不當再顧前事自處不廣何如何如介谿翁書已領
所言亦是此理但執事今日所處與生前日不同道隨
時就中不可執一僕靜中思向者承論之言尙有不能
盡從者正可執事自用高明其必能權之

與張憲長

連日途行冒雨疲甚前病增劇昨夜半腹大痛幾決絕

得一濟略可而脾胃益損神思益困不能前進僻縣又無良醫可託既藉所謂途窮不以此耶專人回省請醫幸垂念擇一人來生到廣信調理數日方可過山生此行亦只爲病體在客中無一骨肉相依貽父母千里之憂興念及此方寸即亂以此不告而行恐爲執事輩所挽非有他意也蓋撫按諸公所以待生者未嘗不厚生所以爲之者未嘗不堅縱小有督責自是常規生之出處甯獨係此頗多致意高吾先生勿以形迹重加疑怪相見有日願得再承下風如終廢棄亦宜幽伏思

別有著述容奉請教以圖不朽蓋古之君子不能同行於時亦當同光於後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大道之行也生何敢不知量而欲自絕於大賢君子哉是以未出城之前惟恐行之不速既出城之後則又悵然西顧此情此意人或不知執事其察之哉

與徐世膽侍御

辱佐下風正思努力奈賤疾有弗可强者嶺寇節覔省得一信別意而又以地方繁重渴懷徒切耳執事厚於年誼之情已於進賢一見如平生矣何待今日綣留而後知耶□惟銘感而已昨離省城恐爲相厚者所挽巡撫鎮守衙門俱不及別今又不敢回舟造謁以生別議况病體又不可以風幸惟亮恕巡撫先生待生極厚近雖小有切責於生行止自不相關但適與行會致有訛傳久當自明生亦不容辨也負罪均惟照原

答鍾天慶年兄

昨安仁已領手教僕亦已奉答彼此俱相照矣今弋陽又見華翰並考月日乃初教也於此感執事年誼之厚爲恐路不相值分投走价計必致之銘刻銘刻所責秉

誠進賀布告百司何爲中止因小違大固是大義然巡撫衙門批允未下巡按公文本司亦未關到生何憑而北上乎此生所以急行不俟終日者正以閒不容髮之際有義存焉耳執事其亮之哉巡按先生垂情甚厚近時年誼所罕見者但生既離省城無復還之理煩多致意幸尊裁之

再與鍾天慶

昨鉛山道中已奉答手教矣諒徹今至廣信復得觀教與前一詞蓋執事以四面之網張倦歸之鳥不仁於湯

亦甚矣雖然無方之立天下之選亦惟舉一伊尹而阿衡之任不逮於伮此去一面說也願執事移此心於天下之賢則仁被廣矣何獨於同年而致困留不得遂其志哉白駒之恨於今爲甚今且於廣信分司中就醫數日恐場苗場藿不足以秣自當就空谷之生芻耳執事幸勿反吝金玉

答詹文化掌科

病而去何古人之敢望去而以病何今人之不合然執事之所以教僕者則道也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亦惟

出處以道而已今望於古之人顧其道之何如耳僕之去未盡道也道盡斯可以望古人且將合於今之人矣不合於今之人必其人非君子而後可而今之相與者皆君子也如此而曰盡道可乎曰古之人古之人可乎執事又謂有不合則去但可行之君臣屬僚之閒去則中人之忌此猶不敢奉命蓋不去者惟身當國左右權奸利害將及於社稷則不可去非此則未有不可去者不去則與之爭矣爭非君子之道也況爭則曲直角立彼此殆不相下讓而去之彼或感而輸焉故去之者非絕之也古之君子不勇於就而勇於去不重於爭而重於讓豈特君臣然哉召公之去周亦以去周公也韓信之去漢亦以去蕭何也不然周公蕭何豈能留二人哉觀其爲此而留則爲此而去可知矣周公聖人也蕭何亦賢相也而二人何以去之故曰去之者非絕之也僕之去爲病不爲道執事曰子之去不爲道則可曰不可去則僕不敢聞命

與葉子大年兄

病人過舊友其情不能不厚而執事又厚之厚者深感

深感差人遠送於當時已是厚今日恐非厚之至者不能去官忌者不能留愛者固留俱非至厚去而留留而不固有巡按督責不以爲期會而惟曰道之可否不惜故人之官而惟遂其志又導之出疆故曰厚之厚也人歸奉謝

與徐伯和年兄

廣信領手教委曲非年誼深厚何以至此感感向已隨奉小帖諒達左右鄙人自咎不暇何敢有所控極此心唯知已者亮之況高吾先生生所敬仰忝在屬下要以

古道相麗是以往往執論以求不負相知非有所抗違也昔左雄咎薦周舉而得自貶周舉對以宣子薦厥之事而雄欣然天下兩高其人我朝羅一峰之於李文達亦然古之君子其報相知也如此夫豈在於唯唯諾諾以為恭哉宋時賢宰相論事朝堂不相假借退自不失和氣蓋不如此則非事君之忠且失道誼之交不惟已之望人不厚人反得以輕我矣由此觀之僕之心何心哉僕之心未白於人而望人之與是又以不誠望於人也今高吾之所以與僕者甚深其不與者必其未白僕之心也此正其相與之誠相待之厚而僕又何辭焉僕歸矣而心在心未即明而事在執事試為白之則古道復見於今矣僕又何辭

與張憲伯

家庇風水俱順一路平安今喜至家二十日但病體如舊兼之酷暑不能出門戶惟杜絕人事以念咎而已相見無便期徒彼此長憶耳草萍見介器常山會顧惟賢二次俱不及奉書付之伸意諒能情鑒靜思不肖乖張重承委曲周旋生死肉骨恩深莫報竟不能領教以歸

邛壑同為草木為仕途中一罪人無顏面見鄉里可恥可恥然此心雖已知罪中不怨悔其是與非付之公論以圖改過至於得失利鈍則聽之天吾不得而知也便中仰望勿吝金玉使林下得聞政化覃被江西之草木亦當鼓缶相慶為舊治之私何如何如

與碧溪顧先生

常山舟次一會江風停飆山月正蝕使彼此不得解纜盡歡而別豈非天意耶不肖病歸一路少知已鄉話得聆清誨鄙塞復開自分邛壑之人甫入桑梓而得此陰陽消長晦明往來成一嘉會天意果欲何如耶別去不成寐竟久江行青山中二日而至浙江風水之順如此天意又果何如耶屈指執事抵江西半月矣政殷酷暑簿書相仍當必亦想此會然出處雲泥之隔使不得遂彼此知愛之願此天意耶人事耶吾不得而知也伏望宿學重器益展敷施出其緒餘以澤朽物則又不當歸之天也恃愛涉筆以代啓居為天詭以堅執事之志執事其族之

與張憲長

累承手教綣繾之意溢於中表足感盛德隸人回已奉書謝諒達第愧不才曠官不蒙見罪而重辱當道洎執事委曲何愧如之煩多多致意高吾先生鄙心蓋以古道望於君子而平生自負决不敢爲知己者所棄有韓昌黎所謂莫爲之前後之意此意雖不白於人猶没世不憾矧高吾又重加之意如此哉天下惟不屈人爲高惟不較人爲大非高無以成其大非大無以遂其高二者勢若相讐而實相益人知魏絳之能信刑不知正所以成晉侯之能任人知申屠嘉之能執法不知正所以

成文帝之能容然執法而信刑者易能容而任者難故有晉侯而後有魏絳有文帝而後有申屠嘉觀此則僕爲高吾之所容多矣高吾之所以益重於天下以僕爲之容也僕能成高吾之大亦可以免罪於天下矣高吾固僕之大德而僕亦豈高吾之罪人也耶

與季彭山年兄

洪都別後連承手札指以心學之妙足見親厚第愚昧無受教地爲虛盛意是愧雖然亦嘗紬之矣於執事之教不能無疑焉其所疑者非疑執事之言疑吾朱子之意恐亦不出此也夫人心道心自堯舜禹授受以來世之論心學者皆祖述之至孟子復斷之曰先立乎其大者然則學也者求其放心足矣朱子於此蓋嘗究心何乃分心與理言之其言曰人之所以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蓋欲學者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以存此心焉耳其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正在於此恐未可輕議也世之論心學者莫至於孟子孟子之待人甚恕其與人爲甚速以齊王之

好色好貨皆不直拒而進之以王道今觀朱子之學雖不敢遂以爲聖人然未嘗誘人於好色好貨之途何乃惡之深而攻之急乎愚以爲道不在言語間有聖人之志則雖不入孔門不讀朱子之書不刪立一門戶自能至聖人苟無聖人之志則雖與堯舜對談與皋夔伊傅爭辨無益也愚又以爲世之議朱子者固非其罪議朱子者又失之過好色好貨如齊王者尚不見拒於孟子今之議朱子多英才其人品智識豈皆出齊王下者使朱子聞之豈肯盡以爲非而不與進之乎蓋道必講而

後明必於同不可也必於不同亦不可也吾之所見如是因人之言而求之異吾之所見不如是因人之言而求之同一則失之附會一則失之求勝皆惑也見不明爲時可明見不定爲時可定惟私心用事則先蹶其求道之本矣尚何足以語聖人之學乎此愚於執事之教未免爲疑焉而不敢遂以爲疑也近蒙陽明先生屢賜啓迪豈不知感但此心疑猶未釋又敢不以待執事者待陽明哉若陽明之文章功業洎執事之才氣風節則固僕之師友也又何必同而嫌於異哉僕今已病乞歸

築室南園爲讀書之所方圖寸進以資教益惟高明不棄幸甚

答李愚谷司業

僕在京時得執事登第文讀之已知鉅才如晦菴之倫梅溪者及辭部時又得於稽勳司一瞻光霽而不交一言未得請教十數年來徒爾想慕而已今乃謬尾後塵深愧續貂奈何以海內之學瀜我邪承差傳尊意道出吾浙許辱相見果爾得細詢舊範新條人才風俗正道異端作成扶闢之意庶得以免咎於萬一耳否則不惟無補將舉執事之已成者而大壞之若之何然則執事之所以教我者誠有所不容已也蒙諭早來以慰士望此固愛厚之盛心然區區以待養乞休行止當以父母爲重而親意又有不能拂者方寸幾於惑亂有非筆舌所能盡於執事有兄弟之誼又不敢不以實告乞賜裁亮以竢面領若夫成均之惠則又半天下士子之幸且未敢言

再與季彭山

去年辱手教厚惠多感自後杳無信傳者因廣西事駭

愕人聽愚深不然及令弟歸如料越人始服近喜陽明先生總制兩廣執事猶得所比政學日懋在此行矣但撫綏遠夷不在於殺畧而在於懷來立功不在於旦夕而在於悠久人不必所親而策不必己出操縱之權不奪事機之會主客之勢不分應濟之心此一得之愚而欲爲親厚過慮之不識何如生拙鈍日甚於向所教猶未見頭緒但覺古人意味深長後人只就聽見立說不能無弊望虛心平氣再爲天下後世熟慮之幸終以啓我不具

與楊潞橋大尹

僕昨謁禹陵見緣城湟中遺骸甚多月令孟春掩骼埋胔正其時也執事公務方殷偶不及此或地方失於月報決非知而坐視者也僕思古之君子雖不得志於時其用世之心未嘗忘目之所見卽思有以利物僕雖非其人然聞君子之教久矣未敢輕自棄也今適有所見又蒙執事見信言無不可進者何爲而不告告不告僕之責也其不在僕者僕知執事必有以處之矣若夫蘇明允所謂於洵何有者其爲人太輕僕不之取伏惟執事照察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十一世孫 士林 琅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言古詩 附詩附

西白軒 爲中夫徐年兄作

心虛室亦虛虛室自生白豈不愛明離炎炎勢可炙金風當面來吹斷紅塵陌中有如玉人世守南州宅

蕭子邕侍御和山谷答斌老病起東園二首次韻

一夏臥枕簟非學相如病秋風動遐思黃花舊三徑塵纓豈縈人自失邛壑性西湖倚樓臺何處禪關靜

又

椒桂各其枝芬芳同意氣共結金鼎盟欲附鹽梅味之子天一方空懷勞縮地相期間弈秋鳩鵠何從至

潘節婦

婦人秉貞節自爲妻道敦胡心在國家忠孝同旌門三綱立世維一關非乾坤柏舟久淪沒擊楫黃河渾

鳩隱 寓安山爲徵士孫題

鳴鳩拂其羽四海皆陽春秋風起鴟鴞蓬棘深藏身時哉有顯晦微鳥靈於人孰謂鳩性拙而同鳳與麟

周氏小姑索題扇爲書之

玉壺酒未傾花前人已醉紈扇索題詩清風動芳袂洞房春遲遲紅妝滿珠綴艮人入朱門雞鳴起中饋

登蘭陰寺

上得蘭陰山金華秀可挹溪分一派清雲溺千巖綠長風吹海潮何年到深谷桐江有釣絲擧斷金鰲足

陸平野索水饋之背簡尾

參朮比元老扶身隨所之遊產在異方乃為君所知康子慚先饋羊公不見疑有丹甯獨此懷以獻明時

過釣臺

山色青於黛江光綠似苔白雲護雙石千載子陵臺我昔拂衣歸巖花對我開扁舟重過此不為利名來

病歸憩武陽驛書壁

倦起看晨星乘風出東郭從者問所之揮鞭解塵縛吾欲掛其冠唐虞正欽若武陽水急流勇退云寂寞

鳥言

春山聽鳥言皆足為世警得過無他心歸來有佳境惡姑苦難諧行哥且莫聘梁燕更呢喃告人人不省

宿三茅　隔天台三十里

日馭忽西馳天台上東望野店暫棲息村醪且栗放莽瀑懸白虹聳山走青泯朝雲映水看赤嶠疑漾蕩

寄万思道　思道新授道吏桌

天下有道吏萬物無逋身身逋可忘世身在如君民時哉出與處吾道豈屈伸請扶逋吏巢酌水偏娛親

夢遊靈谷作

我本會稽人路從靈谷至愛爾山林幽飄然棄名利秋風鶴煮茶落日煙光媚遠海望不窮高邛徒延佇

送舒國裳修撰調福建市舶提舉

庖祝有分守而欲侵其廚峩冠何如人攜我相與俱微哉烹臨身誰為鐲濯壺芳臭自云薦公尸色未愉攝衣入廟門俯仰拔遐區同欲不同諦無乃矜庸愚相期磨圭璋臨別重躊躕

送臨川陳維濬歸休作去婦詞

遲遲復遲遲一顧三回思矢心既靡他今去安所之少年善為容妾容非謝時一言忤夫聽讒為長舌嗤妾身何足惜夫家當自支焉得夫所美囑與夫爲基

蘭谷遐思　同下一題爲姚秋官賦

秋風起颸颸鳩摇落悲江干蔓草不自植芬芳口幽蘭楚畹思無極山陰興已殘青春久狼籍白日生虛寒餘聲何長鬱鬱呈琅玕愴然念世德見之良亦難

豈堂永日

春暉照滿地英英北堂萱朱芳逝顏波繁日思長編白髮寄衣裳遊子昧晨昏豈不欲回車行行非故園君親念罔極誰爲輕重恩遲迴感今昔憮然懷陽尊

倚不疑

賢哉僑不疑善治春秋書高冠韶纂勝躧履下庭除不

解繝具劍用斬黃犢車大將軍不學獨喜經術儒

中峯晚秀 爲湖峽人乃父作

羣山作五岳此地即中嵩誰云東南隅氣象何厖鴻神奇炫天斲碧落開芙蓉芙蓉愛遲暮天半陵秋風秋風吹舟棹萬丈不可陟玉樹分庭階今向天邊植歸來就芝蘭巖桂同一色我已久拂衣悠成山水癖欲過白雲阿相資煉金石

題草廬圖

王佐有遺才管樂豈其匹長嘯草廬中乾坤在几席三顧起臥龍一言分漢賊八陣變風雲二表振金石南人服天威僞帥甘巾幗誰輸益州盟能杜孫吳隙桓口杖越師連營里七百魚水落何方憮然思孝直炎祚不可支英雄亦少食萬里流星明五丈屯雲黑斗膽是何人欲竭中原力明公義所動存滅同身國

謁象山書院

吾道有元奧末學難徑趨元思務力踐口耳徒爲虛先聖啟厥中精一非緒餘後王授敬義炳炳垂丹書孔門事博約一理歸萬殊孟子發明旨義利相乘除心官能

頓立詳說將何居千年斯道統一脈如貫珠哲人有往轍後進宜追驅嗟彼倚門誦議論何紛如語道豈捐陸扶世當從朱黯然思聖功二家皆眞儒遺像儼壁立拜瞻停吾車

玉堂即事

十年隱林壑不開車馬喧心與造物游翔出塵籠樊一朝司馬門感激君王恩身登白玉堂絳帳存温温元機探隱頤載籍披浩繁閉中論古今靜裏含乾坤詞源倒三峽氣將河海吞至寶不在深下帶道自存所貴君子

人泝旒窮其源元化無停運吾性有靈根放心若雞犬
關巽如追豚一自周孔役千載悲塵昏仰止高山遠至
理非空言

題四皓圖四言附

漢溺方瀾秦坑未平戚寵旣仆呂雞復鳴采芝商山胡
爲漢庭於乎四皓不如兩生

題淸風祠壁

忠臣爲國孝子爲親節婦爲夫三綱五倫

梧竹交翠

梧也來鳳竹也來鳳秋風灑然醒人醉夢

槐柳聯陰

王氏三槐陶門五柳淸風滿庭明月在酒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十一世孫士琅 琭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九

七古琴操附

楊青驛

楊青驛上楊葉黃春風未歸秋露涼法鴻飛盡雲千里
山燕不見吳天長孤篷夜泊滄洲月風急蘆花滾晴雪
渡頭漁火照寒楓忽訝愁猿斷腸血

白雲歌過鄱陽湖賦

春風冉冉湖水碧一片白雲隨我舟白雲舒卷有時散
碧水悠悠長自流南州高士今何在南浦青山還未改
試將我意問青山青山無語白雲閑

登嚴子陵釣臺

漢家天子眞寬大故人引共龍牀臥足下寧知萬乘尊
眼前富貴浮雲過雲臺老將多三公甲第歌鐘正相賀
客星天上事渺茫未必流光犯帝座

題百雀圖

百雀不如鳳胡爲占琅玕朋雛碎語不可聽六月攪動
淸風寒我欲挾金彈巧避千萬端徘徊恐落一拔翠鐈
首待鳳棲闌干

白龍洞見鄭少谷書壁並思朱白浦

鄭少谷朱白浦風月襟懷廟堂氣度客邊落月在空梁秋風此夜相思苦

送嵊縣裘貢士

朔雲動霜華遊子尋何適我敬君馬黃獨上長安陌千金買駿骨誰是昭王客黃金臺下月欲西七十二城燕復齊明朝試逐知己去何須抱璞荆山啼

題呂洞賓圖

黃粱夢熟邯鄲曉一生磨節長安道洞庭秋水濶如天

岳陽鐵笛知音少六龍霜骨今若何銅駝金谷哀塵多秦皇漢武求不得三山採藥成蹉跎李少君文成子當年出入雞障前不得見君白蘋紅蓼裏

題陳希夷圖

日光未盪陳橋邊金錢一擲輸華山黃袍真人登寶極隆驢一笑空塵寰每寢處百餘日唐虞禪受巢由遁假令白日飛空去赤子蒼生竟何益流傳移伯長夫子道瀰光楊柳風清梧桐月朗醉裏乾坤不問君空中樓閣但看陰陽消與長

題夏公謹桂洲卷

蒲萄入甕玻璃碧老蟾忽墮秋香魄東堂夜郁散幾枝玉堂紛敷延四容雲月孤高此地幽東山不說琵琶洲杜衡蘭芷芳色草堂誰使元猿愁鄰溪沙白迷鷗鵡水簾長作珊瑚舞烏鳴山響風洞開樹影團團日初午五面峯低仰小山淮南招隱何時還

心遠亭 為崔來鳳姻家曹廷器賦

主人結亭林塘幽眼中六合浮虛舟已無清夢到黃屋別有遐想陵丹邱青天影落杉松外溪流濯足風颼颼

海門望極秋無際烟光日色飛沙鷗古來鍾南號捷徑唐人館閣稱瀛洲山林朝市元無異吾心閒適為行休

破屋歌次棠陵韻

昏昏醉夢困燕房那得淵明巾酒漉長安簫鼓敲雨聲哀號不見逃亡屋棠陵老子官食貧黿蛙不顧思啟沃忽然中夜四壁頹妻子驚眠不成宿鄰家各自移漏床何暇相憐支一木晨來火滅不及炊獨整炙簍珠萬斛客中寂寞想舊廬時把家書細溫讀壯懷驅劍雨滴羊野鳥何須苦多足忽云堵室自安然此身願為天下谷

鈐山堂

秀江萬里呑長空星河西落江流東鈐峰倚碧峭千尺芙蓉倒影玻璃中夕靄朝霏孤嶼宿鳥飛不度松濤翠樹杪重泉掛白虹石潭澄月螭龍睡山根結屋誰芳鄰黌宮絃奏浴沂春琴書滿几有餘潤北窗高枕羲皇人鸞驂去谷青絲鞚薜荔秋風愛相送出處甯教猿鶴知江湖汗漫華衍夢文章富麗囊珠斛夜夜青藜照天祿撤得金蓮雙炬花歸向蘭臺汗青竹駪駪董賦皇華詩過門松菊含芳滋雲霓四海正翹首安得衣被商山芝

芙蓉精舍次西涯韻為甌濱王侍郎作

永嘉那得拒霜花錦城飛來五綵霞綠裳慣拂西風舞丹臉長凝玉露華西南勝境神州縣木蓮五月非常見徙倚珠林託主人多情似識秋香面拔茅起作王家賓曲江沈醉杏園春郎君鏡下果及第花魂冥會金天神良辰幾度流年往秋豔春酣生意長移向雲開承露盤玉莖掩映仙人掌廣陵芍藥何時開此花此瑞真奇哉滿庭矧有槐陰在護賦淵明歸去來

唐人醉馬圖

奔紅流金號十驥唐家良馬來骨利波斯青海驄龍媒駿骨光天駟張王領牧稱得人五花雄錦誇雄視肉鬉鱗臆嘶不凡渥洼神馬天星瑞孽胡乘馬黃金凥華清咫尺還再易此時已有不臣謀何待漁陽心不赤天子蒙塵入蜀中七十二州皆落魄檀溪事急呼的盧不見開元照夜白今觀圖畫猶可傷分明長安俠少郎聯鑣並轡花樹下錦韉金絡爭趨蹌相攜酩酊忘歸路衣冠失落風流場卷阿有馬不待士穆王八駿容超光

謝少谷鄭繼之惠橫渠巾

癯顏自是山林人一攬塵纓覺異身道人擲我烟霞幘云是關中夫子巾清風腦後細吹拂兩耳如洗無纖塵歸來引青鏡瀟洒倍精神呼童開戶待明月庭前雙鶴來相親倦來小酣酒未醒夢入天姥山嶙峋山人告我以少谷會遊處今以忠讜為王臣吾不答但指頭上巾山人解意言諄諄云胡歲月無鴻鱗覺來直賦大白吟煙霞枕席皆迷津少谷聞之亦心動徘徊執筆將書紳何嘗拂袖向天姥清風明月長為鄰

湯家埠沮風歌東富陽方尹舟求夫

去時東風送我舟回時東風滯我春江頭風雲萬古那有意人心來往徒煩憂惜昔彭城高會睢水滿漢軍顛踣水亦斷揚砂發石陣雲昏英雄長策時皆短只今四海桑麻閒夷狄賓服長開關江湖一棹逐鷗鳥隨湍直下嚴陵灘此風胡爲向我作湖聲帶雨晩來惡有容畝嫌不早回捲篷深傍楊花泊知君自是調燮手能使陰陽順時候稻苗初起麥歧垂極無極備皆凶咎願檄天吳與巨靈轉敎風伯定滄溟漁歌欸乃黔天日片帆頃刻到西陵西陵有風人不怕洪濤巨浪緣江壖

月筵壽意

壽筵何日啓明月正中秋露華染作鬖毛雪月在金樽照白頭昔年攬轡驅五湖烏臺夜夜啼霜月今日扁舟泛五湖滄波月色浮鷗鳧此月年來明君顏如後生玉兔賜與長生訣往來跨鶴黃金城方丈與遊神仙與友流霞未旋絲雲入手落盡廣寒丹桂花君如嫁女天之涯

題蘭谿胡生塘梅竹圖定韻

東園何處無春風桃李狼籍俱成空乾坤中有冰霜節

雪深月瑩爭玲瓏庾嶺天高多不到淇園路阻誰能通伶倫律候天氣發羅浮夢轉月明中長烟不減播璵白餘霞散助琅玕紅貞姿自負常堅直樸性不忝來洪濛幽崖宮道異塵寂青天白日心相同蘆花夾岸依浮舶平蕪千里成飛蓬安能如瀟湘固結忠臣契商巖夢占良弼功落早凋風起元化苞根中葉隆新宮五松只爲秦封汚歲寒貫日羞白虹清樽有時動詩興錦繡萬疊開心胸桓伊蔣詡俱不俗胡牀三徑人並隆何須丁郎一枕繁華夢玉堂十八登三公莫道此非眞物象摸元

擬秘歸良工桓御史乘青驄諸葛丞相稱臥龍剛腸大節千古不能及我今視之眞與二君論英雄閒行過此釣臺下清風不羨雲臺崇胡公攜此雙玉質祈我落筆誇崢嶸太白不可作子美難再逢我不能詩但知虞部致鳳萬梁化龍千花萬卉皆凡庸

送成秀才歸光州

西風揚激楚動我鳴皐歌木落飛夜霜曉鏡開湖波照君煖玉鞍秋鞭氣嵯峨君不見射的山白鶴飛來取箭還又不見浣紗石麗水明妝欲春色青苔綠珥委落花

羽化憑風亦何益君才能輕萬戸侯愧我不是韓荊州
知君此去重回首明月籌邊百尺樓

海棠雙壽意

春風來自扶桑東海濤千尺朝霞紅青霄萬仞玉山立
仙禽勁翮華夷通人間福壽南北極海內昇平車書同
醉中一笑自得趣起來月極長雲空通神謖道青錢險
乘老方知白髮公海棠花暖春鳴鳥石竹雲深雷起龍
蘭亭消歇禊事寂苕溪鑿星萬功崇箕裘五福壽爲首
千秋鶴駕乘天風

題畫雉

風壓稀過中年田緣烟草色春年年野雉喙喙出林麓
江湖汗漫華青天文明之腴不可食掩耳且盥巢由泉
漢家妒婦污其名商山引出秦時賢莫怪留侯慘顔色
赤松一夕尋羣仙何人染翰落湘素酒中意氣雲翩翩

畫兎

綺里季夏黃東園宵從三窟縱橫門風流八豪歿消息
弄丸之暇都忘言中山種類今何在樂羊事業還無根
太白書禿千千數翰林金石聽絲綸昌黎毛穎嘉其学
頓令籍湜俱消魂誰將月裏澄清影對君能德分乾坤

赤壁圖 陳眞翠定韻

江流來自洪濛前英雄勝負知何年山川草木不改色
文豪逸興誰因緣前赤壁弔功伐後赤壁思神仙舳艫
旌旗今安在虬龍虎豹藤蘿懸救趙離耤公子俘聊城
懷仲連古來戰爭皆西北東南志士未必俱輕綿風自
來月自出山自高水自屈囷周郎曹孟德掠余舟鶴一
隻崢嶸蕭散皆徒然釣臺麟閣亦虛傳東方不知白不
白且過成皋一醉眠醉餘還有斗酒在藏之久亦如流

泉夏口不移武昌不遷此江濠蕩混無際留與苻堅來
墜鞭古來稱此爲天塹人力若勝非由天不如萬里鷗
波汲春風秋月澹無邊魚亦不避酒鶴亦不避烟花陰
遠室竹陰護船雲圍帳幕鳥弄歌絃鹿遊木石鷺下燕
田高天下地能容我清風明月不須錢奇才富學翻成
拙壯心古貌更爲妍年求賢聖期五百文成禮樂須三
千韓大顛蘇佛印異端不足爲吾釁天下爲公大道行
渾然儒釋皆人生

題屈原問津圖

紛紛馬首皆欲東江蘺綠映芙蓉紅四時不斷楚天雨
萬里長吹巫峽風行吟澤畔色枯槁青天白日憐孤忠
行藏何必問詹尹鶴長鳧短雲千重秦人變詐不可測
懷王憤氣橫秋空誰言三戶終翹楚隆準眞人天下同
子胥宰嚭適吳國一蛇爲祟一爲龍紫陽千載託知已
我今讀罷離騷吾周從

盤山嶺望鴈山

盤山嶺上望鴈山如獅如鳳如龍之蟠顔銳者欲刺青
天破危者欲墮壓定紅塵寰昂者如向軒轅語頫者如

挑玉女鬟奇者金刀削不出峭者兀立烟雲間有時長
風吹作霞半空飛瀑聲潺湲丹青妙手畫不成縱然落
筆難分明直須皎月東海出照落平川移步形

青田道中醉臥不獲觀石門飛瀑明水

就將卓上畫棋盤未刻鬪畫作棋子青山綠水酒一壺
賭我輸贏醉不止石門飛瀑君自觀不過邃窗與我起
我上急灘竹下坐待君不來恐君餓君來誇瀑過龍湫
我道龍湫鮮能過世間賤目皆貴耳我聽君言不如此
但將奔騰飄洒之勢默想閉如雷如虹如雪如霧如絲
如珠天下飛瀑如一山

二公亭

歸然二公亭二公皆未到我來獨何緣攀虬登虎豹西
崖千尺雪瀑飛東巒萬仞滄溟抱南天蘸芙蓉峯時
有白雲時青虹雨後清風發大塊萬里一碧吹瑤空我
思二公世之雄文章德業誰能同久翁平生託深契關
石結此烟霞之深宮誰知蹤跡奇難合一去一老人寰
中石泉聲咽重猿鶴心皆痛天台劉阮不見來鴈蕩空
吟天姥夢

題趙子秩下第歸買得畫龍虎

龍噓氣成雲隱見比聖德禹時來戴舟左右皆動色神
功自相符靈異顯其迹潛藏至于漢黃龍井中見因之
以紀年無能補天變麒麟爲世祥出非其時爲世殃乃
知春秋筆百代增悲傷誰將一匹素畫此靈神姿古稱
楊契丹不能爲其師趙子本好古買之貂裘之餘貧擕
來觀我竹林下風雲滿座爭驅馳嗟子在涵丈能德正
心相世人莫作葉公譏若比高巖夢中像

畫虎

古人重畫虎牙爪非其神昨夜雄風動此畫傳來豈罔
處木壯士南山亦東矢李廣射没石對此當悴易英威
不自知翻爲狐所疑縱令附雙翼猶忠不能飛君不見
古時循吏流仁風虎渡河北山林空又不見苛政由來
猛於虎談虎傷人未爲楚千載令人思召父

去思爲邑博作

東風吹綠庭前草海棠枝上啼黃鳥簾捲花陰日漸遲
正是去年人去時

琴操

爲同年陳中夫母作四操中夫母郁氏幼有孝行割股以療母是月父病馬割又爲鷂蛆既歸陳氏未三年而寡撫中夫成立人謂之全孝云

鷂蛆操

蛆兮蛆兮父創父創潰兮甯我傷舌舐創兮齒鷂蛆蛆
未盡兮屠蒲之父焉尙在兮子孝爲

割股操

女有身兮何從母有病兮藥不能攻引刀割股兮淚口
下皇天不知兮女心苦母病愈兮眞得所爲雖能多女
子

柏舟操

汎柏舟兮中流髧兩髦兮好逑吁嗟詢兮不可信女子
事夫兮無二身昊天罔極兮諒我人

和九操

母心苦兮苦於黃連兒不知兮託此以傳兒名不成兮
學所憐延嘉賓兮母髮翦千載後兮知母賢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十一世孫琡璟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言律詩

送陳天瑞出守滁州二首

春郊戴星

開戶見農祥黃鶴送曙光旅星迎宿馬交履濕甘裳買犢捐刀劍躬蠶懿筐筥循良二千石何獨漢龔黃

夏亭喜雨

白豕涉銀河黃堂淑政多雨隨車轄去民沸稻梁歌身禱今安在巫焚竟若何新亭重志喜椽筆問東坡

送劉仲賓之山東平度州

齊魯絃歌舊龔黃試政初勞心須撫字惜別免躊躇海戌秋蕪合山城夜柝虛前隨白叟竹馬候安車

壽詹汝約年兄乃尊石泉居士

泉石纓情久生涯別有天漁樵朋歲月詩酒答雲烟浪迹同巢父豪懷付謫仙青雲看令子何必問流年

楊主政改南依親

為官不擇地祿祿願供親一月原無俸三公何足論桑榆雖晏暮菽水與時新五綵春風[illegible]太眞

蓉溪書屋　為綿州少司寇金先生作

芳塵誰解避蜀地有芙蓉結屋雲霞合縈溪錦繡重銅梁留暝色劍閣倚秋容仙掌空分露何如一問蹤

送溫州王大之上舍南歸

因君拂袂去我亦動歸心逆旅悲長鋏生涯託素琴乾坤同轍迹歲月費歌吟無限滄洲興持杯倍慨深

送萬汝信歸休

暫分萍水路均荷聖明朝總為扶強項終成懶折腰乾坤虛組佩歲月付漁樵未了涓埃報回瞻海嶽遙

送馬太常子華復任留都二首

萍水還相會風塵能幾人壯懷吞海渤爽氣逼秋旻仕路青山舊離樽白髮新南雲遙指處明月潞河濱

又

旅邸匡時話王臣許國心何當分袂去綠樹正陰陰草閣風聲靜蘆汀月色侵舟移千里夢未到五湖潯

送章景賢入南監

楚人驚奇璞齊瑟亦空彈灑淚秋風散知音曉夢寒客身惟劍佩世族重衣冠天馬空中驟休嗟行路難

送俞德和上舍歸新昌

旅邸非難別鄉情自不禁酒凮分袂手雲遠隔江心越水明開鏡燕臺高築金秋風發佳調何處遇知音

梅窗

羅浮當戶立瘦影月邊斜青結林逋約今開何遜家芳情迷野蝶幽意讓江花玉笛聲何切瓊樽惜紫霞

送汪天啟司諫奉使荆府

南國皇華路西風滿繡鞍洞庭秋水合湘浦鴈聲寒世契情偏重同宗別更難江離與岸芷應對此心丹

書靈濟宮壁 嘉靖二年與張侍御珩同至

三山隔人世此地是何鄉草色春連屋槐陰午過牆逍遙白羽扇潦倒紫霞觴繡紱時同憩塵機忽坐忘

梁莊驛復與林茂貞程仲樸二同年會聞陳敬之與江右之難

舟抵梁莊驛寒烟鎖故城月明河水白風寂鴈聲清夜會鍾誰急鄉思寢未成忽談江右事雲樹不勝情

靈隱寺

醉後煎春茗泉聲落晚霞山眠雲母石水起木蘭花鶴夢松陰暝僧歸竹徑斜行行向天竺僻處足生涯

鑑湖春興二首

湖上小山青行歌憶少陵靚容開曉鏡野趣落春亭意共滄洲遠愁將白髮并歸來問梅月此夜夢何醒

又

春水漲平泉春雲壓古濠溪橋跗野棹山寺薄宮袍澹天邊鳥啾啾月下猿歸來餘興在猶共越山高

覽翠樓

覽翠樓誰建來凭若有因倚聳看鳳翥萬壑俯魚鱗溪

抱青山轉風含玉露新松間見雙鶴對舞不辭人

白龍洞期方思道不來

白雲去已久洞口水潺潺我亦偶然到君歸何處閒書屋連深樹樵歌落半山此中如不住猶爾在塵寰

朝光寺

秋意憑誰到山風吹雨花白雲在客袂青嶂有僧家鶴夢鐲殘暑蟬聲結晚霞醉來依竹臥月色照窗紗

過竹林寺 上人乞照蕭色丞

下馬龜山道春風入綺羅林開逢野衲雪後說陽和南

越衣冠古西陵感慨多寒潮平到浦比舊更如何

入撫州界督學周充之遣吏迎酬之

盱江野霜戀路轉萬山隈竹影瘦黃菊松陰肥綠苔陸氏風猶在荆公法已灰此來聞振鐸下馬問人才

同年詹汝約燕峯張惟喬苛峯裴存仁復存蕭執夫雨湖約會西湖悶雨一首

海日霏雲外湖山宿霧中樓臺半隱見舟楫誤西東暗樹連隄起虛村渺路通淸風擁長笛直欲破鴻濛

玉山詹文化舍請遊沙洲

春半玉山飲同袍氣自齊溪流花下漲日影竹邊低郭靜散林樾村虛但鳥啼華峯入靑漢萬丈此丹梯

宿宣何何氏祠次壁間劉望岑韻

古廟山谿合聞家禮樂存何人重豐積今日見芳孫車馬臨官道桑麻自野村烽烟靖海戍一飲亦君恩

送陸通府遠北上過淮陰省覲

少府之京國臨風問遠遊三年沲粵土八月過揚州樹色輕雲暮江聲外浦秋還看上堂日淮水欲西流

登塔

葛袂風還歃槐陰日未西攀躋五雲近瞻眺萬山低水國鷗盟在江關鴻羽齊迴欄俯秋景綠樹滿耶溪

竹川

翠碧幽棲地烟雲靜綺霄近山多霽色遠月送寒標野水逢三徑春深過五橋何時得乘興子夜聽吹簫

松崖

木石爭奇絕幽居意自平憑高發新興倚碧結貞盟蹲虎風時動噓龍雨欲生未知醒酒處有夢到公卿

奉答西淙洪郡伯山遊次韻

靑山自幽寂何意使君看雨過溪聲急春遲谷口寒不緣茅屋小那識野航寬欲獻藜羹飯無忘食大官

端陽陪馬子華觀射泛龐公池

佳節尋常有閩中客始來天光墮湖水山勢斷城隈矢避斜陽發舟迎新月開漁歌與簫管同起鳳凰臺

寄謝蘇侍御

驄馬經淮甸朱幡滯泗濱行臺一夜話逃屋萬家春天上歸佳節雲間憶舊臣相過不相値臨月倍傷神

西淙爲洪郡伯賦

冷水青岡墮炎天白雪飛涼風吹不斷初月黯中燀石鑊機先動山棲心尙違春流如有意百轉下漁磯

九里莊書壁

出城未十里便覺迴紅塵鳥沒青天外無平綠水濱柳含千嶂雨花醉萬家春浸然天地裏應寄此閒身

新昌南明寺次壁間黃石龍韻

平生愛幽勝過此卽淹留寶花長作雨瑤草不知秋缺峽雲來補危枰天自脩上山騎白鹿人世有丹邱

同花東溪貳守登約山次韻

秀色還堪結頹波折此山漁舟青嶂下僧磬白雲間夢在江湖穩心同鷗鷺閒柴門無吠犬誰識是劉寬

答何沅溪都憲

何子吾鄕彥青雲早致身趨庭稱令子伏闕是純臣操逼寒潭月陽回大地春麟閣如圖畫材應第幾人

西湖與孫成叔同年泛舟

空遡雲泥路輪迴出處身船移鷗海月鶯滿醼花春歌舞無閒地江湖有散人穿橋傍脩竹鷗鷺亦相親

訪方南岑大尹遊雪湖

畫舫出湖中同雲霽正封高峯峭寒玉一鏡湛青銅急管魚驚浪長烟鶴下空雄飛有賢脩剩我剡溪風

衢州道中勉十弟

知子璠璵器青雲志不堅紅顏薄軒冕白日愛詩篇禾黍牛羊散山牲鷗鷺邊避將排讀書課子在燈前

酬常山吳大尹 宜興人

吳子江東彥鳴琴浙水西萬山開宅里八省接輪蹄暇日登高閣觀風過遠溪未須花滿縣春在綠陽堤

少谷亭

獨上空明洞天長日未西風吹巖屋動瀑落石橋低禾浪綠千頃松雲白一溪少谷留題處花間鳥自啼

送山陰蘭掌教陞湖郡博

送別蓬萊館仙郎入紫雲行囊冰操劍佩動星文聲教蘇湖合衣冠吳越分春風不擇地和氣自絪縕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十一世孫上瑧上璿校

七言律詩

送余子華內翰提學廣東

幾奉天書出紫宸梅花又發馬頭春于今善養還兼祿
自古推賢重以身斗北空依青瑣客海南思見玉堂人
都門送別頻回首爭奈霜風拍轉輪

送同年倫彥式內翰畢姻

鼇頭星斗照斯文青桂嫦娥獨許君鸞鳳簫吹涼夜月
芙蓉帳煖隱春雲歸來畫錦黃金印迎取荆釵白練裙
莫戀洞房新燕爾途山四日爲誰勤

同年蔡希淵以養母請敎興化有詩留別次韻送之

渭北江南路更長徘徊雲樹幾斜陽麒麟貌向閒中老
風月情因醉後狂菽水百年允膽苦乾坤一瓣誓心香
由來忠孝儒官事誰謂青氊與世忘

送同年俞舜臣南歸

春風未醒曲江樓秋月鄉心水共悠一路青山邀過客
滿川紅葉送行舟養親何必千鍾粟報國非貪萬戶侯
莫愛林泉好泉石五湖多誤釣魚鉤

送陶司訓之山陽

三世論交同氣味肯鏡應共玉堂涼也知臺省諸公貴
不換蘇湖一脈長菊友遺風高海內蒲圻化雨轉山陽
都門執手難爲別遙指南雲是故鄉

哭大行太皇太后

驂馬嘶風日已曛璇宮花落恨紛紛湘妃夢散蒼梧月
漢后魂飛沙麓雲海燕不來春寂寂鼎龍隨去水沄沄
敷天黎庶含哀處不爲脂田許借耘

觀御河柳

十里河堤柳色深落花隨水半浮沈空依畫閣分春景
不見扁舟傍午陰張緒豈知年少日淵明猶是壯時心
別來記得徐揚路折取頻頻寄好音

送張南曹達卿終制復任張柯峯正德甲戌與予同在臥龍精舍讀書

同攀薜荔臥龍山先我飛騰報政還驛路風霜消汗血
親闈雨露潤童顏離懸歲月無時老何處江湖有夢還
一夜論文忽雞唱不關離別淚潸潸

送唐世奇分敎貴池

鐸音歲晚下南州半倦殘經一徹裘堆門果能成禮識
冷官何必羨公侯雲迷麟閣秋官老風入鱣堂春夢幽
見說池魚今尚美可期同上九華遊

寄同年徐希道

西風黃葉雨瀟瀟一札鴻鱗去路遙垣水登壇遲擁彗
秦樓拂袂對吹簫鶴松嶺上當空月兩浙江頭半夜潮
懸榻已因高士設早題春色過仙橋

寄王廷瑞

一別經年感物華東籬秋菊為誰花山高水遠身為客

月白風清夢到家薄宦自知廉祿位生涯何日活桑麻
流觴久負蘭亭約日斷南雲只自嗟

寄一叔

日斷家鄉吳楚間南鴻飛盡去難攀愁邊北地三秋月
夢裏西湖二月山江海望窮蒼樹渺乾坤未放白鷗閒
竹林醉後如相問為語小咸如舊顏

送同年章虎仁歸省

鴈塔青名譽未乾西風匹馬又南鞭天涯遊子還鄉日
堂上雙親未老年湖海豈忘憂國志廟廊須藉救時賢

楓山元老今安石應把經綸託謝元

送潘南峯

雲水悠悠憶舊臺故人何事越中來相逢未語渾如夢
臨別何由得共回世事幾番陵谷變柴門依舊夕陽開
春風綠野無驚犬好向東菑着意栽

壽張千戶

麒麟高閣舊勳家坐擁長城萬里沙白髮已隨秋草變
丹心不逐朔風斜雕弓雙落遙空鶚寶劍平分紫塞霞
愧我風塵不息駕青門多負邵平瓜

雪夜毛東塘侍史留酌和明德韻

六出飛花花自然因風吹落使君筵昔年曾侍伊陽席
此夜非虛剡曲船石鼎煮茶輕學士金貂換酒笑神仙
歸來路遶龍樓下不信昌黎馬不前

再次明德韻寄公謹

相逢何必問燕然自古功名不下筵有智假貪燒棧道
乘時王濬泛樓船與其老去為狂客寧向生平號謫仙
眼底紛紛爭勝負誰知雨後與雲前

雪夜集毛東塘宅夏公謹和明德韻遂次三首

天涯時序三冬雪杯酒乾坤百歲心旅邸偶逢清夜冷綈袍相戀舊情深浮沈世態鷗鳧渚慘淡鄉思雲樹林何處湖波開小艇梅花相待月中尋

其二

客中此夜斯文飲雪裏梅花晩歲心三塞風塵懸望切九重雨露受恩深豈無北雁歸鄉國剩有南金在士林向後雲臺看物色羊裘誰復釣磯尋

其三

誰家胡笛聲悲切引起鄉關萬里心鑑水烟波雙鳥白雲門花竹六橋深鴈逢臘雪歸寒浦鴉帶斜陽入遠林獨有玉堂人更苦經綸方在簡編尋

蔡希淵同年有詩留別和韻送之

生平事業薄夷吾王道於今矣我疏宇宙百年雙逆旅文章千古一雲車自慚中秘眞空食卻向蕭陽羨美餘淚灑西風落冰雪不堪攜手詠吾廬

菊泉壽域

百年心事海鷗知臥向蒼霞雨鬢絲活水有源淸可掬黃花無語老相宜壺中滋味春長滿洞裏巽香蝶未窺

始信丹邱在人世邯鄲空自說鍾離

送顧東江老先生謁陵

曾識臨軒訪治心謁陵應自淚沾襟鼎湖龍去風雲暗玉笥書藏歲月深萬樹松楸當晩照四圍宮殿落秋陰河隄疏柳猶堪折相送仙軺出禁林

端本堂為蔣國信年兄作前冒楊姓

荒冢麒麟歲月深直從瓜瓞譜中尋不隨張祿移眞姓惟有希文識此心三徑依然春種竹四知無復夜遺金多君玉筍風中立肯為東家過作林

蔣氏世祀祠

萬山深處鬱葱葱蔣氏祠堂世此中海鶴羽衣歸夜月石麟毛角動秋風澗空蘋藻心無盡葉落楸梧恨不窮蒼蘚青苔半埋沒幾多碑碣載豐功

望思樓為同年王克明父歿扁其墓旁之樓曰望思

西風吹淚落梧楸一段傷心在倚樓綠水小橋還野趣青山斜日已荒邱芳樽酒盡弓蛇怨華表春深海鶴愁路沒莓苔詩屐斷月明花露自含秋

送毛東塘先生巡按湖廣

歸來河洛又荆襄萬里淸風羨激揚攬轡登車今孟博
埋輪當道漢張綱繡衣香挹九天露白簡寒飛六月霜
回首靑袍知感處十年三度接餘光

同年葉成規過飮醉後漫興成規因主人攜妓故避之子家

秦樓誰唱落梅花惱却羈人過我家春色未隨雙鬢改
鄕心久被片雲遮地爐湯沸頻供酒石鼎詩成再煮茶
門外車塵飛白日窗前古木久寒鴉

成規與明德醉臥三首

鳳城樓堞出風烟北望靑天咫尺間官舍水淸無案牘
京情雲薄有江山醉來李白歌黃鶴睡起東坡咏白鷗
蘭芷欲懷貽皓齒時開月下響瑤環

其二

幾年牢落臥江干疋馬瀟瀟度荻寒一日偶隨爰房起
九重叨賜翰林官養成庖鳳鹽梅手吐出屠龍錦繡肝
只恐文章無管用刀錐依舊誤儒冠

其三

萬里江山一幣裘床頭劍氣欲陵秋未登華嶽攀雲漢

且把虹霓繫斗牛伊傅靑編昭宇宙巢由木食處王侯
眼前莫說無知己門外長江日夜流

新正過葉成規家

去年此日靑除路今日燕臺憶去年兩度風光忙裏過
一身瀟散俗中牽春愁索酒來肩上鄕恨隨鐘到枕邊
惟有湖南芳草色東風依舊自萋然

送劉伯雨之南京 伯雨儀制郞陞尙寶卿

禮官何必出南畿舊典遺文尙在茲此去豈無傳國璽
逢人先問漢官儀十年桑梓還鄕好萬里江湖行路遲

梅柳也應知客意共分春色獻新詩

挽許大尹

百里琴聲千里雲河陽花木暗傷春十年舊鹿都成夢
百結懸鶉空自矜死後有人應報國生前無祿可供親
阮郞未歇窮途哭猶恐靑天礙此身

送翰林孔目狄執中之溫貳守

瀛洲誰不說神仙匡濟須憑太守賢翰苑舊爲親御地
黃堂今是覆民天春風起杖還生火秋月懸蒲不用鞭
唱罷驪駒人已遠明年柳色玉河邊

送胡仕甯先生 先生以御史出南京光祿少卿

客情芳草雨萋萋欲賦新詩未入題水過急流舟自穩
春將深綠鳥頻啼黃金臺下瞻天近白鷺洲邊抱月低
南北相看雲萬里早潮空過廣陵西

送同邑趙艮齋歸

有客飄然出帝京自慚身世戀浮名經年桑梓無消息
千里雲山空送迎仕宦不如田野樂到家方覺利名輕
萋萋草色連天去盡是王孫怨別情

送同年顏惟喬之許州

少年名譽動江關此去清風未許攀酌水自甘長社井
採芝還憶貝茨山昂藏董項雲霄上偃蹇陶腰宇宙閒
亦有潁川賢太守漁樵留取話餘閒

送王邦用還山陰

十載京華一敝裘連城荊璞總相投春風已動歸鄉思
弱柳誰能繫客舟萬里江山空碌碌五湖雲水恣悠悠
憐子亦有蓴鱸興一入牢籠不自由

送內翰劉元隆歸省

鄉心炷火對青藜一片南雲望處飛萬里祇憑毛義檄
十年方著老萊衣殿前燭撤金蓮去雲表杯分玉露歸
還憶鑑湖春色裏東風誰共醉芳菲

西洲別墅為張君作

茅屋深深結薜蘿小園日日鳥絃歌犁隨春雨穿雲隴
船載秋風泛月波杖屨有情尋野趣樓臺無地枕邛阿
紫芝一曲高山老懶向浮生問若何

送沈慶山之漢州

十載風塵憶舊遊論文曾倚日邊樓別來華髮誰先長
羨爾清名獨晚收衡岳棠陰垂滿地郢城竹馬候深秋
此行漸與青雲逼乍喜相逢惜暫留

送吳仁甫太史封王

東海支分漢箴鐘梁山新命出重瞳丹消鐵券宗逾盛
黃菊長河漢未窮金馬遠隨雲母輦玉堂初識日華宮
攜將天祿青藜火助照茅封覆載中

答同年沈伯充途中見寄韻

雅情無物不相宜最喜寒梅是故知九陌年簫春料峭
萬家烟樹晚參差何時霽雪還移棹此地東風即浴沂
蘇院未須蓮燭送已慚肥馬戴輕衣

送同年陳子文 工部主事由清江提舉

德星悵別太邱長錢穀何煩曲逆侯冥鴻曉挾天風至彩鷁春隨河水流保障謾教絲繭盡江湖方切廟堂憂有時長嘯憑闌望淮北淮南山入樓

送同年俞舜臣令安福

雙鳧今已振雲翰莫道安成作宰難百里春風花滿縣一枝秋月棘棲竿夢回鼓角黃綾被愁絕閭閻赤彈丸總為論交者相別都門樽酒未能乾

送同年吳維新為臨淮令

青年縣令延陵子劍佩豐城掛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閒家分吳越一江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遠碧波芳草對愁顏

二月京師見梅 內閣考

二月長安山雨晴小牕梅影向人橫依然瘦骨臨風立猶帶香魂沁雪清謾倚江天吹玉笛全憑春意問和羹從今不作羅浮夢直向乾坤數上明

春郊望雨 內閣考

四郊終日雨濛濛萬戶傷心一望中答香未能耕野綠火田猶自放春紅公私徒有周民意霖雨誰收傅說功寄語傒風早相約莫教顏色妒霓虹

與熊元性朱朝和二同年張楊二試守寓華亭白龍潭遇陳元大太史至次壁間韻

年來心事靜於禪又過禪林月似年曲徑長開棲鳳竹澄潭誰饗見龍田清風度海時聞鶴涼月當空欲墮船忽漫朋簪逢太史行藏同倚畫樓前

戊寅元宵同朱守忠沈伯充何巨卿飲長安客邸時駕在宣府

元宵明月出東方黯淡綺筵燈燭光去歲此時各何在今朝勝會當相忘憑將樽酒傾心膽擬急回鑾上奏章簪筆可能供草詔迂儒無術佐虞唐

送覺非毋舅分教延平

黃金臺下莫停驂路入延平舊所諳驅龍秀氣甲天下伊洛師傳屬道南藜火青時無案牘芸香落處有書菴東風不作尋常別人意春花帶雨含

送西園毋舅南還

萍蹤千里入京畿一日秋雲憶釣磯安石空瞻江左起

知章不挾鏡湖歸驅馳宦道無青眼荏苒風塵有素衣
愧我終朝成底事宮花遲滯掩黄扉

送徐伯瞻掌科引疾次韻

我來何日送君歸君去空期汝弼違出處暫分天馬仗
升沈都付海鷗機官無子母錢垂橐病有雌雄劍欲飛
白日長安公道在忍將封事枕牛衣

送錢僉中長教均州

蕭蕭冠佩入湖襄綠滿汀洲引意長鼓棹有時歌赤壁
濯纓何處覓滄浪青氊露浥芙蕖薄彩服風含杜若香
愧我雲山春萬里不堪回首在他鄉

送夏于中歸休

大庭言路有人居何事通才亦我疎去國尚焚新諫草
歸家只掃舊門閭朱雲檻在腸先斷阮籍車回痛有餘
感極君恩賜骸骨無煩投賦弔江魚

挽同年南昌令徐中夫士林挽中夫有西白軒見本集五言古詩第一首

杜鵑啼血落天涯身世浮萍一愴嗟西白雨寒荒徑草
南州日暮怨江花百年忠孝隨流水萬里妻孥未到家
欲向蒼天問消息鳳毛何日再光華

出京有感呈諫垣諸僚友留别

馬上燕山碧樹秋天門曉色重回頭風塵未借朱雲劍
湖海惟餘晏子裘許國有身思裹革趨庭無意戀封侯
掖垣南北還非别忠孝由來一處求

張家灣還望京城

秋深風葉逐征袍回首燕臺思鬱陶五鳳雲城天際隱
六龍烟艦日邊操遲迴歲月仍憤壯蕭瑟江關轉興豪
衮職未能圖寸補肯隨萍梗憚賢勞

舟抵河西務探王允中同年兄登拱極觀瀾樓次韻

閶闔雲開五色深樓頭紅日眼前臨起來宜室真虛席
去後商巖望作霖濟舶永紓經國計梵鐘驚醒候朝心
自知仗馬應鳴斥翻恨虞人獨有箴

楊村

晚泊楊村烟樹稀幾家燈火照漁磯浮蹤到處能相倚
薄宦於時未許歸衰草露寒傷古戍寒波月落怯秋衣

天津

乘槎明發天津去回首星辰動帝畿

雄鎮天津控上游風烟迴出拱辰樓天開日月明皇極地擁關河壯帝州舟楫萬年飛輓路冠裳千載報恩秋遠臣未灑長河淚會見南征已獻囚

又

花封春滿仍遷席桂樹秋深幾夢家魯子祠前無露草燕王臺上有雲霞江湖短髮憐塵紱囊字通衢恣客槎路入青齊一回首關河離思重天涯

青縣別二伯父

浮萍骨肉各天涯小縣孤舟共渚花久別故園渾似夢

偶逢官舍恍疑家嬰兒幾月牙差長弟妹三年髮並髽何日塵纓同解去竹林泉石臥烟霞

項羽城

拔山力盡霸功休立馬烏江恥渡舟斗碎不知謀士憤劍歌空對美人愁楚遺三戶能亡國魯守孤城不事讎戰骨已枯惟故壘野烟寒雨荻花秋

次祝少參鳴和韻寓錢塘

萬里金雞放謫官紫貂猶怯夜郎寒何當雪夜先移棹且拂都門後掛冠青瑣未焚新諫草玉堂慚弄舊詞翰

江城諷龍陽春調凍筆紗窗欲和難

天津留別張子脩同年

入間經此天津路喜復乘槎天上回蔣圃有詩還自老草堂無客幾曾開相憐雲物涵秋澹可厭寒潮逼暮來欲問江南遙憶處春山絲雨鳳凰臺

應韶索題

綠鬢朱顏館閣姿春風座右索題詩天光日射池塘影樹色風吹散漫時浮蟻半斟能助興閒鷗無處不相宜空青萬古豪華思憑著遺經任所之

其二

北望天高湖海寬桐鄉駐馬解秋鞍閒情愜見蘋花白渴病還思荔子丹楊柳染成袍戀戀芝蘭紐結佩珊珊乾坤雙劍崆峒倚付與人間子細看

其三

桐鄉棹入風烟裏百里絃歌滿路碑桑梓幾家雞犬瞎湖山一曲蓼蘋時高情直與鴻同舉雅意還隨鷗所之潦倒無端千古興長空秋意澹江湄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十一世孫 琭 琛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聯𥫣衛彭雲鳳上舍 上舍兼通醫治乾兒傷寒甚效

先生家住武夷麓曲曲溪流面面山座上雲煙如羽化
枕邊雞犬疑人間春風未探桃源信秋水先澄橘井丹
何日濯纓攜手去棹歌聲裏伴鷗閑

重遊金山

金焦對峙長江上南北經遊幾度來浪合有聲吞日月
雲移無力截樓臺五更梵磬隨風到四季巖花入鏡開

怪道海門空碧破夕陽孤鶩釣船回

丹陽道中寄科中同僚二首

顧梁卿

乞得南來屬後塵綈袍曾醉曲江春抱琴君是知音客
焚草吾非見避人此際江湖傷遠別幾時雲樹復相親
十年牢落無堪贈祿有生平許國身

彭子充 余到南京子充北行復命及回余又將離任相聚不過十日

北去南來日未多驅馳爭奈別情何三旬瑣闥方簪筆
千里關河又棹歌堤柳可能縈我馬春江試取染君羅
由來奇會皆如此倒盡金罍换玉珂

登北高峯二首

直躡高峯最上頭桂風椒雨是初秋連山寶塔雙蝸角
傍海金城一釣舟草樹半遮雲外寺烟雲常捧日邊樓
笑談若待星河轉還見仙人摘斗牛

又

經過樹杪百重泉隱見杭城萬井煙宇宙升沈蘭渚酒
江湖吞吐越南天海潮何事尋昏曉雲樹那知有歲年
翠巘偶然逢茂竹坐移月影問因緣

登南峯

風送荷花入硯香池塘新句夢生涼江流帶郭青山轉
草色連天紫陌長雲水六橋迷北圃煙霞三竺落西方
幾回擬向多秋興未得尊鱸一味嘗

韜光寺 用韻

白虹峭壁掛秋泉一枕松風石上眠金刹移來天竺寺
玉淵時發華山蓮雲深日月閒中地樹隱江湖靜裏天
再上高峯望遠海湖生潮落翠屏前

上天竺

三竺飛來佛國山六橋深處鎖松關白雲滿地山塵少
明月半窗僧夢閒湖水正澄休濯足庭柯垂老可怡顏
秋風幾度斜陽外竹下相依鶴影還

同李副郎鳳金進士翰泛西湖席上賦

笑看烏紗落鏡中湖西又過六橋東扁穿微翠松篁雨
舟入漣漪菡萏風岳廟尚遺千古恨蘇堤還憶百年功
笑談不盡登臨興再訂佳期勸碧筒

苹萍驛次林兒素韻

千山錦秀爲誰當江浙通衢萬里航寒暑無情隨物變

乾坤有路任人忙功收汗馬心逾赤道逐岐羊髮欲蒼
此去正應恩攬轡幾時緣野得開堂

同夏公謹登貴溪東十里金峯

路入鶯湖有此山桂洲攜我上雲間山邊花氣日色澹
谷口鳥聲春意閒扁舟去去天遠樹獨屋依依人倚闌
回首十年青瑣夢滄江今日話同班

次楊邃菴韻贈江陽齋二首

秋風何處一登樓感慨離樽古石頭我已徒勞湖海夢
公今不負廟堂憂爲留耆德曾邀詔欲濟民生望作舟
世味也知林下好白雲還可贈人不

又

木末芙蓉事偶逢蘭舟遙作早秋歸廉遠果能思賈誼
說難應不諱韓非即看天上青雲合設道山開白髮稀
攬轡東來門下過清風滿路拂人衣

宿上天竺

岩壑有路入幽谷落日未見漁樵還溪邊雲影長沈閣
林下雞聲欲度山獨樹有年春共老野花無語晝常閒
長風吹出吳天月照破蓬萊醒夢閒

重登北高峯

自喜烟霞不爽期新涼又是去年時鶴知何處松陰靜
花已重開塔影移野衲從無留別偈古堂猶有舊題詩
相逢莫問東山屐縱爲蒼生起未遲

東山懷古

八公草木似當年兩眺風流已惘然棋墅存亡應折屐
馬前强弱枉投鞭繁華有地遊麋鹿明月無情照杜鵑
落盡薔薇春不管洞門長鎖半江煙

送南姜泉曾試　姜泉郡守弟同北行郡守述職也

劍拂星辰倚碧峯秋風吹竝玉芙蓉川迴野樹人初別草沒寒雲路幾重宣室坐移遲禁漏沈香召入引昭容

上林春意知多少曾醉烟花淺淡中

村家

村家歲晩無新歷山鳥一聲知是春花正開時紅似醉水流低處疾於人坐呼雞犬富階食笑引兒童遶膝親

何事夜深忙釀酒明朝有意慶生辰

送山陰尹劉望岑

春風對酒蓬萊閣今送劉君過一錢三徑好花君值守

一川明月我心論臨流未了青山興去後還留白雪篇

何處可爲瞻戀地雲霄重插紫騮鞭

發富陽驛來青樓次壁間韻

欲采芙蓉入畫工青山深處白雲通剡溪有約尋安道

金谷無心老石崇驛路送人千里月釣臺遲我一帆風

紅塵滿目斜陽外何事當年學海翁

元日過夏公謹草堂次韻二首

翡翠青春入小堂錦貂白馬思故鄉雲迷楚漢愁心遠

鴈沒吳天客路長日暮鄉溪迴雪棹雨餘花塢漫霞觴

海翁寄我滄洲信翻愧鷗機尙未忘

又

夏子新開象麓堂歸來晝錦白雲鄉齊卿不爲嫌湫隘

詹尹無勞較短長煙雨小山春載屐海天涼月夜飛觴

驅馳官道成慵拙也託心齋學坐忘

餘干縣東岡書院

逍相空懷汗馬勞紫陽從此弔英豪乾坤南渡忘淵聖

日月中天讀楚騷江水帶雲來晚棹山風吹雨斂春袍

前途應是楊花薄錯認鄱湖浪雪高

餘干察院次高吾韻

爽岸春山春鳥鳴春風不擾柏臺淸忙中見月心猶爽

靜裏看花眼倍明蕉鹿幾番塵世夢海鷗無限故鄉情

五雲遙憶蓬萊曉日飮芙蓉露一莖

饒州東湖

仙舟解纜蕩春晴柳色東湖拂綺城范老祠前雲自碧

魯公亭下草猶靑風波往事浮洲在烟樹歸思薄暮生

欲向沙禽問牛渚朗吟何事動秋聲

竹亭爲司寇胡公賦

竹亭幽處看芝山空翠霏微入座間舞袖靜拖春水轉
歌喉細遏暮雲還草香白鹿時尋洞花覆青牛未度關
醉後不知星燦爛歸來鐘鼓欲更闌

桃亭飲爲俞憲僉賦

小雨湖隄淨草堂一簾新綠映春觴漁歌初起浮烟渚
燕子歸來遶畫梁寒擁貂裘心獨醉笑看麟閣鬢成霜
美人恨斷青雲上賦罷離騷倍感傷

咏鶴雛奉張憲長

瑞鶴亭前鶴引雛清風滿棹憶西湖九皋有夢雲天迥

三樹無緣海月孤丹頂可能陪赤壁霜毛應許上成都
自從六一琴書罷仗爾傳家酒一壺

送稽山金先生分教興國州

濯纓歌罷問滄浪滿袂秋風入楚鄉樹綠印山春自篆
花明劍石夜生光謝公顏色迷梁月陸子衣冠儼鬢霜
乘我山陰溪下棹欲隨函丈度瀟湘

次吳維新韻書孫秀才扇

西風籬落正黃花宦海于今識有涯雲引故山還入坐
水涵涼月自明沙客中寂寞唯高枕夢裏行蹤已到家
坐惜少陵南斗下山城無處避秋笳

送敬之陳年兄考績

數聲塞雁怯離羣回首關河曙色分凝碧有心同腐草
沈香無夢落寒雲一時玉石年來別百里絃歌到處聞
而我已詩茅氏訣□樓詩酒苦思君

贈徐司訓

圯下偶然逢進履吳中曾識舊青氊夜雨未迷芳草路
秋風幾度菊花天才高白璧連城價時屈青銅萬選錢
玉珂我亦無消息何日康衢一借鞭

琴山清隱

桐江放舟秀可結遙見白雲三鶴峯琴山日對書千卷
茅屋時稱祿萬鍾清溪尋鹿松間出曲徑無人草自封
我亦巖居托叢桂秋天笑倚青芙蓉

祇承寵錫　以上二題俱爲淄安王子言方伯作

乞得歸來煉此身桃花溪水淨車塵黃雲南海羽書急
白首東山黼服新苜蓿夢中思放馬桃椰兵後未知春
九重欲問開邊事便是金城畫策人

送陳君揚同年　君揚先任滁州判台今陞程番太守

聞道滁州見野蠶桃花溪水又江南黃金自許輕千萬
白璧猶教說二三風雨鳴時曾倚劍川原秀處輒停驂
知君不是鄭司戶長路徒增杜子慚

次毛三園韻送何憲副子魚

送君一夜蓬萊路百里溪山萬樹春林下豈無投轄主
山陰應有贈錢人雲看梅嶺家逾遠詩過揚州興更新
舊日封章論耳目于今草莽愧王臣

為吳問之題許由便面定韻

六龍事業許公瓢萬里長河一葉飄此後何人歌白石

于今憶弟望青霄虛無漫訝莊生幻禪受空傳舜馭遙
自是宦情稀素薄不關巖桂小山招

為馮天成題桃源圖定韻

為尋春信入桃源誰識仙桃更有園瑤佩穿雲花影碎
紫簫留月鶴聲喧水寒丹竈還生火貞下參同復起元
試問天台何處是闌干倚遍竹西軒

寄李子宜

幾回書札滿瑯函鹿洞因君更欲探芳樹暮雲迷渭北
落花春雨正江南風塵易染衣疑化世路難行馬亦諳
千里呂安眞命駕此情誰說肴清談

送俞松亭推府遷司諫

黃堂秋月聳冰壺白馬嘶風入瑣闥兩地並持三尺法
九天應賜五時衣自慚侍從無庭訓未了涓埃
俞先作　順慶
有釣磯與子河梁重分手綠蕪千里對斜暉

江寺同馬子華遊

濱江十里文通宅江上寒潮日夜哀彩筆已隨春蝶化
遺文空對野花開山川秀色誰為主宇宙閑身我亦來
莫怪風流憐宋玉夕陽千古一荒臺

西湖同馬子華畫泛

五月湖中風浪靜漫然乘興放孤艎俯憑雲鳥疎毛骨
旋攬江山結豆觴六橋柳色長虹偃十里荷花靚女妝
欲向丹邱尋羽客先拚白幘岸空蒼

送松江陸上舍文卿

華亭文藻多秋興八月觀湖渡海門逆旅何勞留劍佩
野人之趣在雞豚高天落木驚春鳥遠水孤舟怯暮猿
惆悵論交天下士不知何處過平原

挽同寅查元博　元博為福建方伯死于賊

馬行南浦草芊芊豈料逢辰是別年虎旅空環韓相座
龍顏應動晉公憩可憐扶櫬加官秩誰信濱江少墓田
欲吊遊魂向何處中天月色隱啼鵑

題張叔美同年壽圖 時叔美年五十五有五子六孫

年過知非又五年風塵久矣謝林泉淵明有子元非拙
王氏諸孫早自賢月影紛時湖上醉花陰重處日高眠
何嘗過我山陰道同上耶溪賀老船

桼望次韻二首 洪郡伯約登因往松江不及

昔年羽蓋駐高岡曾望珠宮天際翔帝骨鮑腥同穢腐

仙蹤稚齒轉微芒西京又見三川震東井初聯五緯光
此日登臨誰有負海雲千里共清觴

又

蜀道虛傳參可捫此山眞得揖天孫仰瞻紅日雲無路
俯瞰黃河水有源絕塞風塵迷海戍半空雞犬誤柴門
李碑趙蓋知何處試聽漁樵飲後言

季彭山明德訂汪東麓有之黃九潭伯貞湯南谷
時敏作五同年會侍御方五峯亦以舊來與各贈
七言律一首

彭山

曾聞秋浦人爲玉今見河陽縣是花宦路重來渾似夢
故人相聚便成家天涯劍佩衝殘雪江上樓船泛落霞
不爲癡兒煩散逸春風日日看桑麻

東麓

玉堂之廬夢已墮暫向交遊宴集忙春鳥聲中紓契闊
山花幽處見行藏西江人物今尤盛東麓先生髮早蒼
太史果能占景象德星慚我與重光

九潭

憶昨蓬萊建安侶雲泥分袂幾經年蔦溪花柳偏憐我
南浦風塵不似前習隱更逢袁紹酒漫遊時奏伯牙絃
明朝又作河梁別一闋驪駒一愴然

南谷

兩度京華成巧避十年鄉國遇深知春陰滿地自移處
潮水穿橋不斷時雲鳥無情憐舊侶江山有力佐新詩
何當再換金龜酒同坐葵花看日遲

五峰

西江攬轡經行久不識先生是舊人竹葉引盃歌爛石

藤花壓屋對殘春雙飛乳燕危牆外獨立閒鷗迅水濱

容裊愧無靑玉案祇將丹款答慇懃

草萍驛次韻哭陽明一川二先生

乳臭其能國士當溝渠厭此濟川航英魂伏節事已畢

上將提兵思不忙一邑兩賢爭日月千年雙淚墜穹蒼

閒行翻爲傷多事安得明謨坐一堂

贈蘭谿胡尹思忠 桃源人

谿邊忽見漁郞嘯疑是桃源欲問津惠政宛然追兩漢

高風不但自先秦鳧飛此日江城曉鴈逐他年海甸春

未必丹砂出句漏金華山有紫烟人

嚴州府後堂賞牡丹用羅峯韻柬陳德章大守

倚檻團屛勸酒頻牡丹消得幾分春肯施繡幄成宵妓

翻與黃堂作主人風前細擺常含笑月影斜移不動塵

只恐名花是傾國相逢愼爾萬金身

贈桐廬胡尹岐 徽州人

從來不問桐君姓此後桐花識令名野樹含烟春雨合

溪山吐月晚潮平掀帷何幸逢潘岳前席應思見賈生

水木徽州傳祖地與君若有故鄉情

党大參進表歸省

天上此行眞可貴高堂白髮錦還鄉將門不設前朝戟

御宴分來百歲觴庭滿芝蘭靑茁玉樓明花萼夜生香

黃河流入中原地慶澤君家誰短長

過富陽縣博陳箴 原任紹興府學訓導

冠蓋常過曲逆門我來車轍未須論梁閒燕語遊情話

簾外花香撲酒樽木鐸祇分魚浦水畫船還憶鏡湖村

講堂已有三鱣兆更喜儒官長子孫

挽任世隆父

先生賫志隨流水節婦憑誰作泰山數月麒麟形影裏

千年香火有無閒蓋棺心事今方定扶世綱常古可攀

自是任公遺澤遠後人應釣巨魚還

送王以時之嘉善

送子遊吳及仲春軟紅嬌綠一時新也知縞帶逢知己

翻爲蘭亭憶故人深巷小門花自好舒紳短褐甑還塵

九峯咫尺東江宅昔日經行此問津

近山 爲會稽王尹作

卜居未就陵陽麓稠疊誰開千里峯境勝於人眞欲秘

時清無地不成通南溪故秀爭排闥中隱初雷起卧龍始信蓬萊非久住七星應對玉星宮

又謝熊磨溪年兄

春半同看湖畔柳歲殘高□又逢君昔年簪筆趨星曙此日銜杯到夕曛水鳥疑從天上沒山花故向雪中分江東渭北情無限莫謂詩才未出羣

西淙洪郡伯寄詩三首用韻奉答一首

山居忽憶蓬萊吏此夜西湖月正中惠我瑱函聲擲地看君筆法勢如風塵蹤何處方能靜眞訣有時還自通

父老相逢問寒燠陽春猶在若耶東

次菲泉僉憲登泰望韻

雲門暫結瀛洲會梟鳥騰空鶴鶩陪徐福幾時還海島阮郎猶說到天台山花寂寂春長在澗水冷冷月自來竹裏鐘聲僧飯後不知何處有蓬萊

寄懷高汝白學憲二首

高子赤城巖岫居牙籤滿席散圖書娛親顏色稱觴罷報國肝腸解綬餘早起帶雲鋤圃藥晚歸乘月灌畦蔬還思南浦經行處芳草碧波春自如

又

南明立馬望天台心逐茅堂過嶺來歲暮遠山多是竹春還高閣又逢梅禹陵冒雨曾移屐天姥陵風數舉杯何時再共山陰棹隔浦菱歌泛月回

寄懷張德子同年

桂林煩劇初回客蘭渚風流正少君雪夜過門應對酒剡溪乘興未論文還思十載塵埃夢欲會一宵鷗鷺羣遲爾不能梅正白明春來看鏡湖雲

光化亭觀雪謝望岑

山亭共醉山陰雪何用剡溪乘小舟萬頃瓊瑤憐永夜千箱禾黍望今秋前山隱見將天合遠水逶迤帶月流莫怪村家煙不斷歌筵恐起使君愁

元宵東溪招飲不赴

南天大雪愁邊戍古戰場女憶李華縱爾貂裘加鐵甲何如石鼎煮瓊花不妨夜榻寒相擁獨喜春農事可佳第幾樓臺咽簫管滿城燈火爛烟霞

謝上虞令張雙溪

赤松傳得留侯裔播却陽春滿縣花白石懸空流雪水

紫芝而地亂雲霞買牛政舉無游業回雁風遺有舊家
乘輿山陰移小棹隻鳧飛見過星槎

西湖昭慶寺三司邀飲

中山契闊繁華地城外追從冠蓋時湖開天色疑無底
山染嵐光覺自移長日管絃喧送酒深松臺閣靜敲棋
綠楊遙望嘶驄去知是誰家遊冶兒

聞報起用遊生第五子偶成

平生漫說恃艮知年近知非非未知遇適意時惟飲酒
不由人處只吟詩志尹敢希三聘幣學陶徒有五男兒

眼前天命兼人事用舍行藏難預期

送會稽王大尹遷廷評還鄉北上

羨君執法天邊去愧我斯文江右行三載林泉承數問
百年湖海勝同盟春風解袂人難醉細雨征鞍花自明
到日華亭雙鶴髮故鄉何獨錦衣榮

登滕王閣

十載扁舟去五湖烟花千里又洪都僞巾不減麒麟閣
何處能尋蝴蝶圖南浦滄浪轉天色東皋春色帶雲鋤
王韓文焰衝牛斗未信當年獨悵虛

送金允貢任甯都司訓

青藜吐焰隨君去更有龍精入斗間夜雪露澄虔化水
春風吹綠陵雲山高眠元思雞先唱緩步微吟鶴正還
我昔西江空自允而今方對草堂閒

過諸暨謝歐陽經府時署縣事

偶然乘興作春行水色山光到處明歲事蕭條關吏隱
客途辛楚為朋情梅花逼我詩魂冷柳眼看人酒度增
十里郵亭重分手一時義氣不能平

題李九皋新居□□酒崖

萬山深處結檐題古木森森曲曲溪紫脫花開春燕至
青精飯熟午雞啼輕雲帶雨琴書潤涼月生風律呂齊
祇□山中閒宰相不妨新築小沙堤

梅軒

牆角梅花耐歲寒老年心事與相安月中孤影能藏白
雪厭微香只自完總為乾坤知數起且因時序作春端
和羹近日無消息仗爾南軒子細看

挽趙子彝父

過我山陰鬢未霜八年書劍忽歸藏魂迷樹色空翹首

聲咽溪流枉斷腸月到半峯啼虎豹春回別業散牛羊
後人不見張公藝今日重登百忍堂

閣大理少卿黃佰固子耜孺持其父獄中自畫小
像求挽作此

冰霜面貌生堪擬鐵石心腸死亦存生仰覆盆開日月
死遺汙簡照乾坤天邊未葺朱雲檻澤畔難招屈子魂
自是國家元氣厚忠臣還得好兒孫

送朱拙齋守順慶先任兵部

掌兵初輟虎符文大郡司民武未分棣萼都從花滿縣

椿翁曾借筆爲軍劍江舊識龍構路玉壘還開鳥道雲
而我同科更同學不堪出處又離羣

送周通府守霑益州

佐郡分符歷百蠻隨龍精氣斗牛間一錢更洗交河水
五馬時登曲靖山銀鑛不妨民事賦海梁曾撥政堂閒
炎風自古稱炎服應得藩垣愷聖顏

宿桐柏宮

桐柏宮虛鎖暮煙隔溪斜月照芝田山罏定後歇鐘磬
野客眠遲聲管絃得食萬家馴鳥雀浮名舉世羨貂蟬

高天遠海無窮際極目長雲思渺然

登華頂　傳說有太白池不宜天姥特夢遊耳

直登華頂天疑近四顧青山千萬重赤日微光知海島
白雲孤影悵泰峰祇聞風磬來金刹不見雲裳露玉容
太白有池堪洗墨豈應無作肆才雄

嶺店驛次棠海峯年兄韻

五月乘風扣石門千山歷歷接台溫江湖未了詩人債
畎畝難忘聖主恩青嶂烟霞偏有寺白雲雞犬自成村
海峯屛迹窮探索特抱遺經束傳論

靈巖寺會海峯同宿次韻

靈巖本是神仙境只類人間陰與晴霞隱臨風開竹徑
瓊臺隔水聽松笙斗轉恐妨天柱峻月明時看泰階平
塵埃夢息十年事江漢聲含萬古情

大龍湫

絕壁千尋鳥下飛半空垂瀑瀉無依風吹霧雨濕人面
月朗珠璣晃佛衣四季暄寒生體態一朝蒙霽變光輝
解道銀河九天落謫仙何獨憶元暉

挽謝方石先生

正氣乾坤能幾人南金不愧許公身太平有象官先退
聖道無傳學自純餘韻百年興俊髦遺文四海想經綸
路從赤嶠黃巖過封水迢嶢一愴神

挽李湖南尊翁 原籍山陰自處州徙温

山陰故里連桑梓海徼新房出菊松閥閱雲仍隨處盛
詩書風韻起人宗鳳池暇裕佩聲緩烏府淒涼劍氣雄
八十餘年心事好九原魂魄定春容

贈温郡太守吳竹墩 先為江西宜春令

使君曾飲西江水野客來觀東海濤往事已隨春雨散

雅懷真共暮雲高鹿城白彈消磨盡象浦蒼生撫字勞
述職朝天應俊宅政堂清暇賦鳴皋

宴江心寺次明水韻謝温郡諸公

千里洪濤恢順風江心開宴陟龍宮午雲簷影青天薄
暮雨溪聲碧海空文相勳王濱九死華歆背漢稱三公
鹿城能試英賢會感宋南遷恨晉東

謁誠意伯祠

一見西湖五色雲十年知輔大明君奇策留侯常決勝
碩膚周相重脩文青田秀氣鍾人傑鐵券丹書報國勳
何事山河忘帶礪而今始得葺祠墳

送眉軒江郡博歸婺

夢筆重揮正未飛危冠壯髮早休歸雙龍劍氣曾干斗
五鳳爐香尚在衣遶屋松篁雲外秀盈門桃李雨中肥
暮春到日偕童冠十景亭前試浴沂

重遊金允良梅里莊

青山自在白雲飛十里湖光映竹扉飽後行藏歸飼麥
閒中事業落漁磯蘭洲日暮忙移棹荷被秋寒不解衣
昔為風塵辭未斷而今農牧始相依

鑑湖春興

樵風引入薔薇洞鏡水還尋杜若洲細草半甦山海夢
閑雲時動廟堂憂梅花有意閑登閣燕子無心悶倚樓
一望蕭然無限意夕陽烟鎖釣魚舟

登卧龍山越望亭同郡中諸大夫翫雪

春宵雪壓卧龍峯冠蓋同躋玉宇中一望乾坤唯見海
九重雲霧未生虹巖邊隱隱梅花白鏡裏微微漁火紅
不是山陰多逸興空中那得剡溪風

壽杏莊毋舅築園趣亭以自樂二月二十日是其

生辰

懸弧正値杏花春園趣亭前物候新巢許相從稱野叟
羲黄之世是天民倦移醉屐東山麓閒放吟舟洌水濱
不羨非熊占有兆年華多屬釣魚人

環翠軒爲江西劉貞吉乃父作

半間茅屋深松裏點破玻璃翠有痕四面似邀天作壁
中宵會許月當門雨添山色侵詩䰟風送濤聲滌夢魂
鶴怨帳空春寂寂一簾霏靄自黄昏

題張于兵秋江釣魚圖

木落秋山日影寒林泉清興付漁竿扁舟不繫詩偏好
解佩歸來夢亦安三湘風景登樓賦百粤霜華走馬看
籬下明尊元不約京塵宦轍忽無端海天莫道幽懷窄
畎畝誰嫌禮數寬江畔風吹楓葉轉庭前露滿菊花團
今朝黄石張家會爛醉生涯試一拚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十一世孫 士琛 士瑛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五言絶句

清風祠

有心尋死所無地見生夫綠水青山下千年淚未枯

梅塢

老梅雪中開飛占百花首著意讓東風湖山尋舊友

畫龍

畫龍多不眞眞龍不常有假令似眞龍能會風雲否

畫虎

猛虎嘯深山壯夫皆失色何人畫爪牙不畫騶虞德

聽竹樓

萬籟空中寂竹聲樓上來淸風明月夜僧夢石牀冋

南疇

春而撫犁鉏桑麻翳野廬生涯温飽外時事問何如

畫菊次陶南川韻

四時有長春萬卉無全瘁西風對此君與我意相會

登浮峯寺

攝衣入空山白雲留我住我欲臥白雲白雲又飛去

用王陽明韻

古寺臨湖水懸崖礙樹枝淸風一聲磬山月欲來時

題扇二首

蟾蜍潑澹姿叢桂洽洽影玉兔破草茵秋落梧桐井

又

黃花結素秋翠石寒鴉暝中山霜露毛獨聽泉聲靜

東鄉道中四首

靑山與爐齊天影在木末風吹馬足輕過山見天闊

其二

黍田秋離離柴門倚寒竹刈黍作曉炊家有胥人宿

其三

東鄉一新縣建來十餘載山中五歲兒見官曾不駭

其四

山風吹夕照野水落寒烟田家酒已熟未晚卽酣眠

常山行至十里鋪

山行纔十里日光半松徑草露忽已晞懶推夢初醒

蘭

九畹香未消百畝擬爲對遊遍楚江濱吾將紉新佩

梅

百花無春風誰傷寒山雪歌林月夜淸不讓紅梅絶

芙蓉

秋風散鳥聲秋水流江霧芙蓉愛素秋爲避春花妒

葵

薰風送微涼睡足溪雲帳葵花非愛炎自是朝陽向

玄鳥牡丹圖

紫燕歸何信誰言識主人花王不自發爲送牡丹春

道士訥菴索題卷

蒼苔終日坐一樹石楠花得意渾無語烟生鶴避茶

八月十日恭遇聖節因告病不赴府遂賀過樂遂

亭□竹聲摘蕉葉書一絶送世明兄

臨階看修竹風從竹末起秋雲段段飛美人隔湘水

宿能仁寺

靈風革暄涼常雲混晴雨龍湫天下奇人間在何處

蘭竹

幽芳散楚畹淸風倚湘廟二者未艾齡相期砥貞操

天台登山

石矼磴行輿山峻難騎馬回首望天台白雲在山下

峴山寺浮碧亭

山色湖中見湖光樹杪平飛來峴山寺相對望湖亭

題竹林七賢圖

七賢謝世等脊戀雲山深何意銅駝棘對此疏竹林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十一世孫 士林 璟 校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七言絕句 六言並詞附

邀葉成規不至

香浮蠟絲煖圍紅別障當空戰北風好客有懷期不至
樂天空自送詩筒

滁陽五景爲孫性夫乃尊太守作

山頂雙泉

雙泉噴出青山頂飛度松聲穿竹影萬里秋空無片雲
雪花飄落梧桐井

水橋孤月

橋斷溪流渡春色春隨水去留不得月明長送釣船歸
不怕瑯琊山路黑

白雲洞口

洞門花落東風掃一片白雲入自老日午松泉枕簟涼
華胥夢破青山好

古亭留客

歐公昔日憐禽鳥禽鳥于今自春曉到此何須問主人
斜陽一醉乾坤小

野寺僧歸

清風滿林一聲磬月下敲門鴉樹暝道是僧閒未必閒浮生擾擾何能定

九日覓俞子馬上漫興奉謝

九日攜觴處士家西風樽酒坐籬花江雲檻戀荷裳薄山雨簾收草閣斜

題蔣國信乃郎應韶扇

竹徑深深蔣家風中玉筍臥蒼霞桐鄉百里桑麻境借得溪山淡月華

登浮峯寺用王陽明韻

入事謾隨黃葉改塵心已共白雲還山高雞犬聲不到自有晨昏非世間

送鄭舜耕歸劍溪草堂二首

白鷺洲邊鼓棹行劍潭星斗接光精草堂日日閒遊處三十二灘春水平

其二

乞得歸來眼欲穿萬家禾黍未秋風逢人若話田園事曾入先生奏疏中

題白頭鳥圖

春風未老頭先白野鳥如人底是愁花落水流春自在五湖新興一扁舟

呂芝山以詩邀飲次韻奉答

君家春甕絲於昔許我層樓問月開況有雲篇燦成錦蘭陵何羨謫仙杯

嵊縣謝呂大尹

嵇康高致應千里命駕何為上我舟忽漫相逢如舊識此情江水共悠悠

題集芳四首

柳花隨雨入春塘細浪風吹燕子忙一夢華胥人未醒笛聲何處起滄浪

其二

燕子雙飛鶯亂啼津亭風急柳絲低要知滿眼春如海不共烟錢江上迷

其三

松風滿屋奏笙簧江上蘋蒲引興長一片白雲天際起萬山秋翠助詩狂

其四

茅屋青山烟樹深紅塵古堞隔秋砧前川一望平如掌
何事孤舟獨繫心

題唐馬 為金允良作

超光無奈四蹄何瘦首驅馳路幾多莫怪天閑人倚視
層冰猶望蹴交河

其二黃馬

赤岸龍媒長渥洼竹披黃勝五雲霞驊胡跨此承新寵
纔過雍淸力不加

其三白馬

照夜應空冀北羣上皐駐處若屯雲茂陵曾放千山雪
好武同為不世君

安川林氏八景 内二首

東郊牧唱

煖風薰犢散春田流水桃花古岸邊怪道牧人三唱罷
午陰芳草夢豐年

北麓樵歌

招義兵銷事斧柯太平景象入新歌朔雲亂目柴門掩
不道梅花落幾多

書武陽驛

小驛春深屋半斜東風開到刺桐花夜來有夢難分別
半是長安半是家

石梁

天工特意奪人奇萬水千山會一支流出石梁何似者
銀河落地走華夷

宿國淸寺

萬山行盡逢禪榻一入松關臥白雲露下老僧留晚酌

滿天空翠月紛紛

雙嶺寺次唐人韻

南風吹雨夏生涼疊雪緇衣細葛裳日日潮生又潮落
白雲歌不羨芝房

望劉揮使不遇

山頂貔貅擁十千海門夷寇避烽烟淸風獨坐長春屋
南望雲平與浩然

林損菴別業

小院深池白石橋竹風葵日俗魂消靑天醉後皆狂客

高興東連雙幘遙

樂清歐陽丹請飲玉簫峯

東遊海上訪仙蹤白鹿雲山向幾重覓得主人能醉客夜深纔下玉簫峯

錦齋遣人來邀不赴東謝

瑞安山水路重重掛席如飛一夜風只為炎蒸能病肺相思都在月明中

縉雲尹周中蘿邀飲丹峯峯下有忘歸暘谷二洞

萬仞丹峯一振衣風吹巖洞欲忘歸膓溪日午尋暘谷

一片白雲天際飛

郊原羣牧

煖風群犢散東菑四顧天光河水湄一笛晚風歸路近夕陽蕪草步遲遲

危樓野望

樓臺縹緲勢參天風送中流雨後船野色分橋春不斷遠山青墮酒盃前

西夷入貢

縵舞酣歌自一家丹青誰寫入中華太平天子通西域只為張騫河漢槎

雙鶴圖

廬山飛來雙白鶴月明玉露秋香落一片雲霞向曙開紫芝歌罷青山寞

題徐可梅畫

柳陰風煖小舟彊正好前村換酒歸安得山樵成邂逅夕陽閑語鳥聲稀

其二

烟水瀟湘一片秋幾多清興在沙鷗漁人莫為藏釜計

驚起白雲天際頭

竹亭

湘江一望入新秋萬里江雲帶雨收怪底楚吟能斷骨不勝離思在饒州

贛裏

路轉逶迤山轉深白雲流水薜蘿陰恍疑此是天台境應有神仙何處尋

題洪西淙方伯九鷥圖

傍花風軟燕泥香竹壓迴塘自作行怪道紫薇能遠去

梅公詩興在滄浪

題吳文華便面禊鵝圖

誰將心事托羲之幾寫蘭亭氣盡時千載風流未消歇

令人長憶浴鵝池

酬朱侍御守忠贈墨

上黨松烟蘭麝香驚天星斗掇精光慇懃致謝張司馬

李白詩才今更長

梅崖六言

花開不惹蜂蝶花落不染車塵惟有巖前松竹歲寒長

作芳鄰

嵊縣弔杜望之有感

昔年舟泛剡溪山山花鳥春啼今日花飛鳥怨夜深孤

月西低世事浮生碌碌昏鐘又是晨雞何似金甌換酒

餐霞一醉如泥

詞附

雨中花次王逐客韻

春山不補秋雲續望美人江花岸竹何處棹歌聲驚起

沙鳧一破滄浪玉　畫入輞川詩裹軸笑凝碧池頭新

綠只放發扁舟羽衣紈扇流水垂楊曲

踏莎行送沈慶山通府之任衡州

廊廟清才圭璋偉器更兼一筆龍蛇字九重軫念萬民

窮催科特揀循良吏　靑溢章縫歡騰交肆翻成無限

相思淚恩光正好遍袁山奈何移佐衡陽治

青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十一世孫琡璪校

青湖文集卷末 附録

送青湖汪子子宿先生出守泗州序

江西道監察御史白浦朱節撰

曩余與蕭靜菴子雝相繼舉于鄉尙家居得時遊往於龍山鏡水閒一日子雝出古文一首示余曰此吾鄉後士汪應軫子宿甫所作也時子宿方在齠齔余甚異之頃之余與子雝同第春榜居京師每鄉人至道子宿已擅文聲於場屋爲浙士白眉比余莅官於黃則子宿已捷秋榜第春官以葩經魁天下未幾遂登選館閣矣余

喜於越之果才多而方慮其少年高第或以文學終其向往焉者迺戊寅之秋余自黃濫竽明命北來謬與臺末與子宿聯第於長安道左公暇輒至余寓每語時事憂見顏色時聖駕西巡還宮甫畢郊期將巡於南服於時余從臺諫諸賢之末累疏請留而子宿亦抗章疏其當留者數事言甚切至衆已危之俱留中不報余輩以分不容已遂各具疏自劾求退伏闕待命而子宿復偕其同館舒國裳甫七人者聯疏請留言極懇激已而在朝臣工相繼有言雖同遭譴責而子宿諄復之誠若猶

不能已者比秋凡館中諸英俊當授職翰苑臺諫子宿以風節夙著當道者居之諫垣疏名上請命下令調除外任蓋欲試之於難也子宿聞之欣然喜曰吾揚東里恨不得爲守令吾何幸焉遂出守泗州凡吾鄉薦紳之仕于此者壯其行且慶泗人之得所怙恃也相率餞之東門之外以序舉爵而贈言焉初一浮白而言曰文章如子宿足爲吾越之光矣幸勿以叢脞忘而業焉子宿曰唯唯次二浮白而言曰氣節如子宿足爲臣工之勸矣幸弗薄泗人以自攜貳焉子宿曰唯唯余厠餞賓之

末乃終之曰子宿喜於是行者蓋不以文章名節自居而以澤物爲念也余竊有憂焉古之君子學而後仕凡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者皆黃中通理之推肆裕已及物闓百世而猶存後世往往以仕爲學凡所樹立終不宏且遠此實吾輩之所當日乾夕惕焉者雖然昔周程諸大儒皆以弱冠入仕途而不廢身心之學卒能潤澤當時以詔來世子宿外和內剛其質於仁爲近焉後茲以往益從事於周程之心學而弗以爲迂且遠焉則凡所謂文章名節事功者且將與道爲一而無聲迹之可

□矣此固天所以畀吾子宿之意也固今日所喜而贈之之意也子宿曰敬厲斯言請弗忽於素遂各再拜而别

贈黃門汪子青湖先生之南都序

禮部尚書國子監祭酒甘泉湛若水撰

惟嘉靖二年癸未秋季黃門汪子請改南都惟時六科之彦交進留之屢進而屢不可或問之故汪子曰軫將圖迎養之便軫也終鮮而雙親缺侍難之者至於再至於三四莫能奪或曰嗟嗟子宿昔在丁丑以名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日食大官六曹供給者三載

以有成恩至厚也夫恩厚則思殊報理也且忠孝不可兼而家國兩難顧何私之圖應之者曰汪子之所以為報者則有之矣今汪子復入為戸科則既期矣其言慎選配言懲不恪言恕諫官言崇正統言全大體言正名分其諸不一言矣而時未之盡用非汪子之咎也與其忠而不致孰若兼以致孝且君親等耳曷謂私圖或曰汪子為吉士先朝嘗抗疏諫遊幸又伏闕遮南巡議其半祿擬授給事中竟調泗州今上繼統詔凡以言落職者得殊擢汪子止復戸科雖加俸無殊擢又言不盡用

此汪子之所以稍去乎曰是小之視汪子也已汪子且辭加俸而況其他自汪子為吉士乞南職以圖養也雖所司不可然而汪子之志見矣其進賢信賞廟謨者事也非汪子事也汪子豈為是乎哉且汪子氣正而學積矣行成而志遠矣夫豈以汪子之賢而為是乎曰然則汪子其不為私圖矣乎曰然使汪子者不南積資而進都焉都例多至京堂況以彼其望可必也汪子不此之圖而圖南焉一日三公志不可易矣而謂為私不亦異乎或者又曰昔者蚳鼃請士師為其近可以言也今汪

子出入黃扉居可言之地而反求自遠焉吾未知汪子之為忠若是其闊矣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且兩都相望若彼其近也汪子之請命改科同其為言路故若彼其同也朝政之得失朔傳而望聞焉其疏奏也望發而晦至焉使汪子者有如李拾遺處外飛章之心何遠之有故遠近在心不在地也吾恐汪子益得以盡言矣或問其故曰古有之求忠於孝今汪子之圖以盡孝也吾是以知其將益盡其忠也其得朝夕庭幃善兼祿養則思曰吾何以得此養也吾君之賜也吾何以遂

此志也吾君之賜也其忠於君則必果其將有言於君
則思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故圖所以為孝其於不忠則
必不果故曰汪子益得以盡言矣耳或又曰忠臣之在
國也則將忘其家不遑恤其親今汪子雖猶在國亦稍
遠矣而邇於親將無少顧慮矣乎其二親者有如范滂
之母願子從李杜則善矣脫有如陳咸之父將如之何
應之者曰觀其子可以知其父母之賢矣且吾聞其嚴
君雲莊先生夙有義方以欽帥其慈母董孺人素以子
記有成其賢益可徵又邇拜封章宜圖其報以委諸其

子則汪子者得以兼致其忠孝矣於其行也六科之寮
咸重之張子元傑以告於史氏若水次序之以為忠孝
贈

贈汪子青湖之任江西序

國子監祭酒安陽崔銑撰

始子宿入翰林郎上疏諫先皇南伐既杖於廷已又詔
補外出守泗州今天子召為戶科給事中求便養改南
科旋晉官僉江西按察事其諫弗限於守其政弗襲於
常其志弗撓於人豈非篤學遠受者乎哉夫人臣之本
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疢也張功則直之凶也忠以殿
國也非以顯身直以永化也非以勝人故世者處以世
後者酢以後非我所能權今夫鳥其至小者也然能鑿
人之貌而識其向遠栖急舉弋羅之所不能及則中人
之履愧彼者有之矣況乎負血氣而靈者與故曰有一
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恕者協情酌理之名也敢
於任己者拂人之性其名曰戾易於同人者越中之限
其名曰趨故事勿慮其不興也貴不隳法勿慮其緩以
弛也貴無褰是故無競以為體無滯以為用無耀以為

居慎斯道也以往可去忌可息爭可保直銑以是告汪
子已次其語文之又籍焉司諫諸君子嘗命銑贈言云
爾

先十一世祖青湖公文集十四卷刻於明嘉靖間
欽定明史藝文志暨 四庫全書目錄均著錄別集類
中咸豐辛酉賊陷紹興集版俱燬家藏舊刻本鈔本各
一帙從兄士林於顛沛流離之際奉持拖護幸以勿失
後數年攜來嶺南璪以是集原版既亡而外閒傳本甚
尠 先世著述當重刻以傳因取刻鈔二本詳爲校勘
並恭錄明史本傳暨 四庫全書提要於卷首以同治
壬申二月付諸鋟木之工至十二月刻成謹書末簡以
識歲月十一世孫璪識於廣州旅次

青湖文集卷末 校字

卷首

葉邦榮序 邈然思想其亦因迹言之以表世 數語疑有脫誤

卷之一

奏疏 按原本第一卷第二行署明進士江西提學僉事前翰林庶吉士戶科給事中山陰汪應軫著 不肖男延良編 第三行署明賜進士翰林院修撰後學諸大紱校 門人長樂縣知縣楊汝輔 而第二卷以後皆不署名 今併刪除以歸畫一

諫止南巡疏 逃避山壑 壑明史本傳作谷 谷永韶諛之臣 詔明史作諂

慎選淑女疏 或銜服飾以察其體膚 銜疑當作御

折糧減運疏 率皆百姓賠貱 按字彙謂古無賠字又說文貱迻予也以文義攷之亦不合宋司馬溫公集中論役法疏有賠備既少當不致破家之語賠貱即賠備也明代奏疏多用當時吏文原本如此今亦仍之 反多他處 多字下疑脫於字

精考校以求眞才疏 取其可式則錄而以 此語疑有脫誤或而以爲而已之譌

言官不諳事體疏 亦其在所優容 其疑當作宜

弭盜安民疏 閱習弓劍 弓劍疑當作弓箭 加志窮民 加志疑加意或加惠之譌 游檄備期會之迹 游檄字疑游徼或游奕之譌 蓋欲

亟於除賊計耳 於疑當作爲

開言路疏　又非後世徒求之而不能用也 世字下疑有脫文

明嫡庶疏　臣恐聖人之制禮有不合矣 恐字下疑脫於字

恤民隱疏　各行舖戶 舖當作鋪原本如此仍之　自古以豪傑愼實京師 愼疑當作塡　獒廚庖膳之類 獒疑當作饔　以除沈痾於虛脇 虛脇字疑誤

恤民隱第二疏　獲披雲霞 霞字疑霧字之誤

查處買辦疏　棚砂酒漿等物 棚當作硼本草有硼砂卽蓬砂也本篇下文有硼砂字亦作硼則此爲傳寫之誤無疑

乞恩改選疏　欲迎養親到京 親字疑衍

患病乞恩疏　又隆如先帝 如字疑誤　遭疫氣 句疑有脫字

卷之二

贈疑齋王少宰序　宗理分括之命 宗字疑綜字之誤

三仙捧壽圖序　好惠施士隱胥吏 二語疑有脫誤

贈靳大夫序　世之民牧者 之字下疑脫爲字

贈山陰令吳君序　乃能以致情自相濟之 句疑有誤

贈紹興郡貳守序　以攫窮寇 攫字疑擾字之誤

風亭別意序　受業於吾丈友杜景暘之門 丈字疑衍文

習槩括 槩括字未詳或是檃括之誤

贈南侯序　任之淸戎而尺藉明 尺藉疑尺籍之誤

贈東谿孔大夫序　庶官不難不得職也 不得職也疑當作下得職也

稽山集序　有素預以來宜乎其有子美 案舊唐書杜甫傳甫襄陽人新唐書世系表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則預固子美之先也然預爲畿之孫恕之子其先世無名素者此文素字疑誤○又案新唐書杜甫傳有自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之語則素字當是恕字之誤　且追風雅而竝驗矣 驗字疑驅字之誤

雷門草堂後序　非託爲疾徑也 疾徑疑捷徑之誤　雜監花

石 監字疑樹字之誤

送龍游分教序　百執不得其職則去 以下文例之執字下疑脫事字

賀紹興郡判洪侯序　而吾心有不遂 吾字疑當作胡

送藻塘序　諸公之相植也 植字疑値字之誤

文衡贈言　巡按侍御張 此下疑有脫文　擬者詞訥而色未俞又采物色既定 數字當是疑字之譌○又采二字疑誤或有脫文

贈白谷王先生序　不相詒而契者歟 詒字疑詔字之譌　百同不足以騁 張上舍楠㮄以同字爲疑案司馬法云百里爲同百同猶言萬里也字似不誤

壽秦太夫人序　不以遺公之懷 此句疑有誤脫

贈上虞鄭尹序　否則當門師矣 師字上疑有脫文

壽梅園馮翁序　時當往來 當字或嘗字之譌　翁之志而壽益永矣 志字下疑有脫文

碧山春意詩序　潮東陽劉子 此句疑有譌脫　而不嚅嚌其眞味耳 案唐書文藝傳序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則嚅嚌當是擩嚌之譌

敍山斗遺思　胡謂之曰寬 此下疑有闕文

贈郡守沈侯序　皆江淮間之禹隄也 禹字疑爲字之譌

送江村人覲序　秀嵯濫竽其閒 此文代惟賓作秀字疑卽惟賓之名嵯字疑誤　雖於范公之所重有惠政 重字疑王字之譌　節氣政事 節氣疑當作氣節　無爲先生挽 挽字疑誤

自然莊亭詩序　恨未得示我 句疑有誤

壽頊白尹翁序　性樸而樹滈 樹字疑誤

起俗膚言序　原姓性 姓性二字疑有一誤　及商確鐲稅奏草 確字疑榷字之譌北史崔孝芬傳商榷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

送楊文瑞序　何異於我哉 異字疑與字之譌

贈楊都憲序　錫而田土 田土疑當作土田

卷之三

虛齋記　中亥空洞翁理道脫繁灑 灑字疑誤

臥轍亭記　其猶足稱者 猶字疑尤字之誤

卷之四

恭題孝廟迴文詩後　得無深意乎 無字下疑脫有字

日新齋銘　舉世夢夢胥爲夷狄卓彼先覺作之君師 師字無韻或上文胥爲夷狄當作胥爲狄夷與師字叶

東園翁像贊　雖存乎強年 句疑有誤

泗州南公廟碑　許叔冀衡兵次彭城 按此據新唐書張巡傳考之通鑑睢陽被圍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也又按通鑑許叔冀於至德二載奔彭城唐書蓋據其初言之　公言敢不死 據韓文公字下疑脫有字　躬矢浮圖 躬字疑射字之譌

卷之五

祭顧東江先生文　集千青蠅 句疑有誤集千青蠅喻讒夫之多也義亦可通然以全篇詞氣推之語究不類當存疑　斑劍徒增 斑劍疑班劍之譌晉書忠敬王遵傳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又本卷祭費鵞湖文亦用班劍字

祭王陽明先生文　心得者必辨 此句刻本已漫漶鈔本必字上有不字又復塗去未詳孰是

祭朱白浦文　貧無趍心 趍字疑誤

祭母舅董中峯先生文　特吾人所以爲先生者無已

也先生下疑有脫文
祭胡光祿文　得略大旨略字下疑有脫文　天下於英賢天下
疑當作天之
祭蕭太孺人文　文章渙迴迴疑當作魏殆由音近而譌　惟合砭
之有期砭字疑乏字之譌
祭李子宜文　毋每執雖而相構句疑有誤
代諸友祭懷梅金先生文　而竟治千里於甯都句疑有誤
昨其之仁而臨別也仁字疑作字之譌　哀悼之惜惜字疑情字之
譌

祭同年上虞徐世庸石坡先生文　我楚些兮酹道旁
我字疑哦字之譌
卷之六
池州府建德縣知縣言公墓誌銘　嘉靖一年癸未按癸
未嘉靖二年也一字誤　始服其幹翩幹翩字未詳疑誤
贈奉政大夫張公墓誌銘　贈禮部精膳司郎中贈字疑衍
適可薛君墓誌銘　入國朝來原一提領君長生竹隱
君此句疑有訛脫○竹隱君下原本缺三字
周天應妻汪氏墓誌銘　順惟厥眞眞字疑貞字之譌

弟仲宿墓誌銘　猶念廢學句疑有誤
長洲樂圃馬君墓表　不泄棘棘於里閈閈此句疑有脫誤
不閑識不識閑字疑閒字之譌○案閑閑也作閑字義亦可通
先祖休齋府君行狀　以適林下之權權字疑懽字之譌
卷之七
寄鮮道長　使世道帖大句疑有誤
答蕭子雝侍御　亦或有情情字上疑有脫文
與秦巡按　禪承尊意禪字疑誤
與吳縣令　惟其所以爲之宿耳句疑有誤　亦知不在深

罪在字疑至字之譌
上郡守南瑞泉辭坊牌　萬一刎洵于當路者洵字疑誤
答鍾世傑　忽得寓澤州書惠書惠疑當作惠書
上靜菴胡先生　附奉啟居啟居疑當作起居
上陽明王先生　此又可見朝廷得人賀不獨吾私幸
也見字疑爲字之譌吾字下疑脫黨字
復松江貳守徐伯和　向者承論之言論字疑諭字之譌
再與鍾天慶　何獨於同年而致困留困字疑固字之譌
答詹文化學科　今望於古之人望字下疑脫之字　顧其道

之何加耳之字疑衍　此猶不敢奉命猶字疑尤字之譌

與葉子大　病人過舊友過字疑遇字之譌

與徐伯和　何敢有所控極控極字疑有誤

與籜溪顧先生　以代啟居啟字疑起字之譌

與季彭山年兄　見不明爲時可明見不定爲時可定兩爲字疑有誤

卷之八

烏言　行哥且莫聘何疑有誤

寄方思道　身在如君民語疑有誤　請扶逋吏巢扶字疑誤

題草廬圖　桓、杖越師桓字下原闕一字○此句疑當作桓桓杖鉞師傳寫譌脫耳

玉堂即事　元機探隱頤頤字疑賾字之譌

卷之九

楊青驛　法鴻飛遶雲千里法字疑誤

題百雀圖　徘徊恐落一拔翠拔字疑枝字之譌

心遠亭　古來鍾南號捷徑鍾字疑終字之譌○案詩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太平御覽引關中記云終南山一名中南無作鍾字者

鈴山堂　星河西洛江流東洛字疑落字之譌　夕靄胡霏孤

嶼肩肩字疑當作媚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唐人醉馬圖　唐家良馬來骨利骨利下疑脫二字　五花雄

錦夸雄視何疑有誤雄錦或當作散錦　肇胡乘馬黃金厄厄字疑軛字之譌

謝少谷惠橫渠巾　何當拂袖向天姥當字疑嘗字之譌

湯家畢沮風歌沮風疑阻風之譌○又案沮阻固可通用然阻風字古罕作沮風者當存疑

月筵壽意　烏臺夜夜啼霜月月字疑烏字之譌

題畫雉　野雉喙喙出林麓喙喙疑啄啄之譌　江湖汗漫華

青天華青字疑誤　何人染翰落湘素湘素疑緗素之譌

赤壁圖　此江濠蕩混無際濠蕩疑浩蕩之譌

題趙子秩買得畫龍　買之貂裘之餘貲買之疑買以之譌

嗟子在涵丈涵丈字疑誤

畫虎　猶忠不能飛忠字疑誤

刲股操　引刀割股兮淚下淚字下疑脫雨字

卷之十

春郊戴星　衣覆溼甘棠語不可解疑是衣露溼甘棠

梁莊驛　夜會鍾誰急何疑有誤

宿宣何何氏祠宜何字疑誤

寄謝朱侍御　朱幡滯泗濱 朱幡疑朱轓之誤

卷之十一

哭大行太皇太后　駅馬嘶風日已曛 駅疑正字通駅音倪小馬也與題無涉恐誤

寄王廷瑞　生涯何日活桑麻 活字疑話字之誤

端本堂　冑爲東家過作林 何疑有誤

新正過葉成虎家　去年今日壽餘路 餘疑當作徐

送同年顔惟喬之許州　採芝還憶貝茨山 貝茨疑具茨之誤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釋文司馬云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

送吳仁甫　梁山新命出重瓏 瓏字疑誤

應韶索題　空青萬古豪華思 青字疑誤

卷之十二

東山懷古　兩眺風流已惘然 眺字疑誤

送山陰尹　三徑好花君值守一川明月我心論 二句疑有訛誤

元日過夏公謹草堂　錦貂白馬思故鄉 句疑有誤○思故鄉或是故思鄉之訛

草萍驛次韻哭陽明一川二先生　英魂伏節事已畢 伏字疑仗字之訛

元宵東溪招飲　獨喜春農事可佳 佳字疑嘉字之訛

送周通府守霑益州　誨梁曾撥政堂間 誨梁二字疑誤

卷之十四

題唐馬　瘦首驪駝路幾多 瘦首字疑有誤

雨中花 詞　只放發扁舟 放字疑誤

右集刻於明嘉靖中閱歲既久不無損闕別有舊藏鈔本亦出於蟫蠹之餘譌字脫文不一而足今以兩本互勘補其闕遺正其譌誤其有字句可疑兩本一同者不敢臆爲竄改謹纂校字一篇附於卷末初校鈔本者上虞張上舍楠番禺莊茂才榮第以刻本互校者從兄士林也琛謹識

青湖文集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汪應軫撰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僉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爲其子延㫜所編前七卷爲文後七卷爲詩應軫有吏才兼以氣節著史稱其在戶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皆切時弊今觀集中諸奏牘多侃直之言頗見風采詩文則率皆樸實猶守成宏之舊格

紫峰陳先生文集十三卷首一卷

〔明〕陳琛撰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三年刻五十四年增刻光緒十七年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紫峰集十三卷》提要

自聖人之道不傳世儒遂以學術事功分爲二致賢智之過求得其本心不以事物爲累勢必入于虛無而才能之士又多急于表見苟且以就功名故其所造亦復有限不知天地萬物之理無一非吾性分所固有內之所存即爲外之所用其未用也舉夫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及其既用則必使無一物有不得其所之患此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雖有用不用之不同而凡以全其性分之固有則無不同昔夫子志在用世其思傳道也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天下中行之資少惟顏子足以當

之故於其問仁即語以克復歸仁於問爲邦即告以四代禮樂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次則莫如狂者四子侍坐子路冉有公西華各舉所長而夫子獨許曾皙夫三子之才固夫子之所信其能以告康子者惟不知其仁遂與聖人之學不相似曾皙能見其大故周程授受尋孔顏樂處便有吾與點也之意朱子謂其浴沂風雩如老安少懷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學者有此襟懷氣象則能樂堯舜之道其於堯舜事業自所優爲由此以觀以知學術事功出於一原固不容歧而二之也吾泉務實學

自歐陽四門以後至宋爲朱子過化之地淵源所漸駸駸與伊洛比盛明之中葉有虛齋蔡文莊公出盡心正學蔚爲一代儒者之宗陳林張史四先生繼之道以大明然惟紫峰先生獨親受業虛齋引爲畏友諸先生皆所謂私淑斯人者也次崖之四書易經存疑與虛齋之蒙引紫峰之淺說通典並爲學者所尊尚而限於位欲有所建立而不能筍江則又限於年而述作多不見于世獨淨峰著有邊功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今讀其書亦可以見其體用之所存先生學行出處詳於淨峰遵巖紫溪諸前輩所爲誌

傳先生之時姚江王氏之學已大行於世先生獨守朱子家法講學授徒所造就人材甚衆故吾閩人士終明世無爲王氏學者其將起爲江西督學僉事次崖以新學害道力勸先生出爲磨洗而先生正以毋老在養也故淨峰謂使先生不退而爲親必進而有爲於世其事功之及人自有不可勝述者遵巖又比先生於曾晳亦以能獨見其大視世人所有事功如浮雲之過太虛其襟懷氣象有可想見者昔姚江討定宸濠學者艷稱其功遂引爲學術自出之驗夫宸濠舉動非有吳楚淮南之彊虛齋督學江右時已能

逆折其氣使在漢世一太守都尉治之無難無論姚江之功未足以掩蓋其學郎令掀天揭地而學術之差亦聖人之所不取是知聖賢之學其用舍行藏無不悉具于性分之中而不在區區已成之效學者讀先生之書當有闢而興者末學渺修又何足以窺前哲之淵微哉乾隆庚寅五月湖南督學使者宗後學科捷謹書

原序

槐江丁侯守果之明年出其同邑紫峯陳公文集鋟諸梓侯邃於理學言行與可毋不苟茲舉也景慕前修心實有在顧屬序於予以爲紫峯同年進士知公深也予惟言有高而弗道華而或詭陳落而機杼弗新斯爲贅疣若是傳乎公集凡卷十二附錄一讀其古詩元風尚則末習聿祛迥迥乎晉魏之選也近體五七言聲毘律古各適其職渢渢乎盛唐之調也序記書疏歌說之類則又追先秦兩漢四大家而下上之者先是公著有書易淺說行於海內學者翕然宗

之廼復獲覩是集之全曾不入彝常詩文家者流蓋公嘗受學虛齋慨然以斯文自任故其言皆根極性命之旨如太極鳶魚主靜用敬固非高而弗道論事明而暢說理簡而達炳若日星列沛若江河注津津可誦亦非華而或詭穎悟獨超志慮純一吞吐天然發詞人鉅工所未發殊不假組織而清新溢如將不與淺說相流通哉愈哉是可傳已而予因得以附名不朽嗟乎尼山毓聖嵩嶽生申粵若稽古劉屏山胡文定父子兄弟蔡元定九峯眞西山楊龜山熊勿軒及予榜史筍江林次崖張淨峯諸賢或以道學或氣節事功著名然皆閩産也而晉江尤豪俊之藪如侯其所知以知所不知師師可仰是不謂清源紫帽所孕靈公一其人允若虛齋所稱道耶予何人敢置喙其間也爰弗忖重侯之命旋登三事當采紫峯麗國史或於予言有徵焉嘉靖癸亥之二陽月蜀南克文峪毋德純序

予少時負豪俠氣睥睨宇宙玩弄古今每評品人物高下必歆羨瑰瑋卓犖之士與之出入徐考其詩文以證論議得失古道難協太音寡諧竊計過許尚不肯披靡浮沈爲清世詆笑故一時豪傑或得之謫聒

或契之文詞或形之想像夢寐謂可以磨礪夙志俾不終落莫厥後聞我師泉南陳先生結屋紫帽峯下樂道著書揮遠世故人士環集如雲其必行誼修潔于論議有足資者遂千里褁糧往從之思挹其光霽而莫測高深所自春日載和嘗泛舟携予遊涵江予進而言曰江流其淵哉仰而鳶飛俯而魚泳莫非性也可以語道乎先生笑而不言他日又携予遊清源予復進而言曰山嶽其高哉始而一簣終而九仞莫非學也可以語道乎先生笑而不言予退而潛思靜而遠探更寒暑而告歸諸朋儕偕予復請言爲贈先

生拂衣起坐曰予何言哉子既知鳶魚飛躍之爲性
矣又知一簣九仞之爲學矣予復何言哉時予未悟
謂先生天挺人豪揮毫灑翰綽有思致茲默而不言
果將有以秘我也遂發憤大肆力文章涉歷中外覺
勢利日黜落孳孳究精一旨歸不少倦乃知吾心自
有真而向之所謂性與學者猶爲影響文字之專工
吾道之贅疣也先生之所以不言者豈真以法天爲
學乎癸丑秋予轉官洪都忽象川林子攜紫峯文集
一帙揖予曰茲爾師詩文之精也厥子德基敬屬予
製序予盍爲之文予愕然久之意先生急流勇退昔

相從逆旅中偲偲惟無言示訓雖因事立辭對景賦
詩時藉以發林泉清興而竟欲彙集以傳得無爲斯
道懼矣乎披而莊讀之見其渾而雄典而則端大而
不浮高曠雅健而不艱以靡元入天地而不失之幽
博極四方而不失之蕩何言非文何文非學俯仰觀
察性真著見若不拘拘於體裁尺度而精鋌炫燿如
風行水上煥然昭賁人文而緒之精粗隱顯巨細遐
近咸一以貫之無遺矣奚其言之諱耶予於是知先
生之所以不言者不輕言也定性澄心厥德迺崇先
生之所以有言者不徒言也繼往開來厥功迺大繇

茲而擴充默識之則是集之作雖謂之有言可也謂
之無言亦可也苟不能根極理要而徒望洋浩一嘆
焉則是集之作且以爲贅疣雖無傳可也昔子貢氏
游聖門嘗以多學求夫子文章至性與天道則終云
不可得聞可見文章者性道之華也性道者文章之
蘊也知性道不離於文章則先生之文根心生色內
外一致宜永以傳於世不朽也遂爲之序嘉靖乙卯
春王正月門人成子學序

先正稱天挺人豪無如邵堯夫余每愛其詩云日月
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舒鋪由其詩而想其爲人

不逐世紛出沒不爲世儒繩束觀物內外高駕風霆
之上弄丸來往深入姤復之交非惟庸瑣齷齪者未
足以望其藩雖拘虛守元之士亦不覺其自墮於彼
方之笑若吾陳紫峯先生者真其人歟先生資稟既
異而造詣益純窮經談妙直覘堂奧閒出其吟詠古
作要歸於克養餘緒襟懷洒落氣量恢廓如霽月光
風天心水面而雲夢之墟彭蠡之澤若不足爲其吞
吐者嘗謂勵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而行不洿
貌古而心無俗此先生之教人而其允蹈又進乎此
矣所謂天挺人豪非耶自豪傑鮮値士各以意見爲

學故或淵談性命而不着實功或沉溺訓詁而終少
神悟先生一洗世儒空陋之習而會歸於廣大精微
之極使高者望其翔鳳鳳以爲不可攀而其下者坐
春風亦克然有得其內篇有易經四書淺說足以羽
翼經傳而不落言筌其外篇文集足以自成家數而
不入文徑蓋文章道學統同一貫性情道德涵養一
原氣節音韻融渾一眞其遺教流風可使愚者明懦
者立山斗之仰永係於士類當不淺也今經書淺說
既已刊布海內與傳註彙引並行而文集舊刻訛謬
失次先生之子德基君克世其學日書夜校鋟梓累

年可謂知所用心者是即伯溫註皇極之心也篇定
於淨峯大中丞公先生之友行撰於見吾侍御公先
生之弟寒泉會而晦翁次明道題而正叔叙可以傳
矣顧自申生其鄉而讀其書且辱季子道義之愛高
山景行瞻企有日遂不揣固陋而序于卷首云嘉靖
壬子端月後學丁自申序

紫峯先生文集梓於家塾梓於書坊海內爭愛而傳
之寖病未廣自申之入蜀也則取令于德惠君所遺
抄本而翻刻之既以請於文峪毋公序其篇次矣復
不揆蕪淺而綴其後曰維文之弊于今有可言者自
周文郁郁誥誓繼漢訓而傳歷秦而漢而唐而宋代
有作者各以所鳴傑然而自撰一家秦與漢之不可
復爲周與夫唐之不可爲漢宋之不可爲唐也且言
人人殊非獨其世則然自會思孟著書同宗孔氏之
道而學各有從入言各有攸當要以文其意之所欲
達闡其蘊之所未發其爲道相謀則均也彼老列莊
荀數子雖皆爲偏曲不該之見然彼馳騖於精神鼓
舞其筆端騁雌黃之雄辭而爭爲道術矜赤幟者今
其書具在人自爲家可讀也何至如今人沒身塗俗
學之口耳而張吻哎秦漢之糟餘哉夫唐宋文稱六

大家氏推本韓祖孟歐祖韓柳與韓頡頏蘇父子一
門曾王一時較相考訂而其文務去陳言前後相掩
不可謂非步秦漢絕塵者而無秦漢一句一讀何也
鎔金在範色象肖而規製別矣豈今人命詞顧出六
大家右哉蘇老泉曰黼黻刺繡良錦也尺寸而割之
則絺繪之不若世之刻意班馬句字而模倣者即使
優孟似叔敖吾猶惑焉今觀先生諸作本孔孟之學
術程朱之義理而出以自然之文章固不當與文人
題品然其推岳倒海之氣媨澤輝山之精卓乎成一
家言未知與數君子相伯仲何如自申恐世之讀斯

集者執蹊徑以求先生之文將茫然而無所入故爲是說以質正焉若先生之吟詠情性則愚嘗比於朱儒康節方追悔少作而以爲未盡也觀者因是文而得其意於文之外或可以想見先生云嘉靖癸亥臘月後學丁自申後序

施志銳刻

喜得詩文集版記

去歲庚寅吾涵江重修祠堂族兄謙善倡捐洋銀千圓既落成諸同事又以　祖叔紫峰公遺書鄉無存版思所以求之者函商於謙善謙善復捐洋銀百圓竊思紫峰公所著之書傳於今者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紫峰詩文集計三部皆係乾隆間刻不稔何以遽至散亡嗣聞係落在郡中一同姓家急訪求之僅存詩文集一部版壹佰八十餘片高閣塵封久不刷印幸而所缺無幾因不惜重價爲之贖回補其闕失付之梓墨計所印可壹百部雖不足廣分同志而族

中士子皆得人置一編家學之興將於是賴惜淺說通典未能合延津之劍耳近有言數年前有人買得紫峰公書版欲居爲奇貨者今尚未售顧安所得經費以爲之贖乎爲人子孫不能恪守遺編以待後學誠爲無用唯是既可搜求而仍不思設措又何顏以入家廟哉茲故記得此書之由而復以二書之未得爲吾宗告

光緒十七年辛卯仲秋裔孫欽堯葆堂甫敬撰

紫峯陳先生文集目錄

裔孫錫蕸藏本

男敦履敦豫仝編

嘉謨
錫蓼　仝重刊
敬授
肇慶
種理校字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靜庵爲朱秀才題
送黃伯馨司訓海陽
送鄭廷昭司訓惠州
送胡國華侍御還延平
舟次蘭溪贈南溪張廷鳳別

題洪氏孝思堂
題蔣氏端本堂
壽林母陳氏
輓四川汪太守
題章氏旌節手卷
題司馬貽翰手卷
題張敬中巽作
送王司訓
贈地官趙文卿別三首
贈高抑齋太守三十首
錢立齋大尹之三山試閩聊贈香茶見意

卷之二

七言古詩

贈林社師
田景玉種菊吾讀書窓前花盛開時王邦贊惠酒於余倂及景玉適景玉以事出余取酒對花獨飲不覺興發錄呈二先生博一笑
夜坐感秋書樂清連氏孝善卷
燕歌卷爲祝秀才題
送艮鄉申尹擢守安吉州

楞庭卷爲鎭江丁同年敬夫先翁題
松主卷爲縣尹霍廷獻先翁題
壽秋官鍾彥才母七十
壽通政楊賓夫母八十
題曾漸溪書屋
題慕椿詩卷
贈李縣丞
輓莊州判
輓陳職方母葉宜人
尤某將之京謁當道獻其所蘊且順途看其二

姪介卿純卿、
題羅一峯書院二首
感事
壽顧洞陽太守
端午遊東湖看蓮有感
戲贈田均州景玉
卷之三
五言絶詩
送王開齋之京受職二首
送林六川會試

六言絶詩
題秀林庵四首
與留朋山索酒
七言絶詩
讀孟子
題四一迂士圖
靜庵爲魏秀才題四首
題筍江淸泛圖
泛舟
閒步
送李長史先生之長沙二首
恩命褒崇冊爲張吳山僉憲題二首
贈朱墨溪教諭受奬勸
次韻朱教諭題邑庠講堂十首
題古玄室道士杏林春曉圖
題張大尹梅花四首
老梅　嫩梅　風梅　靜梅
東湖書院爲工部尚書吳獻臣賦三十四首
克己　復禮　定性　事天　常黙　守愚
釣魚　歌鳳　飛翠　觀瀾　詠歸　思過

仰高　拱極　息機　見一　松嶺　竹林
梅根　菊徑　蘭畹　桂坡　楓嶠　柳隄
蘆溪　菱港　蓮塘　萍沼　菜畦　藥圃
爭春壑　避暑洞　桃李蹊　百花庄
贈刑部正郎鄭雪齋歸莆田
寄長洲令郭澄卿同年
謝高抑齋太守
寄贈蔣悟庵地官
戲贈田忍翁戒酒
丁亥立春前一日夜坐

書齋遣興二首
謝張大尹惠春蔻
與高抑齋太守索曆日
答同年李明德見寄
贈曾敦厚
贈李春江二守三十七首
春江四詠
村不識吏　門無懷金
問俗同邑　借賢莆陽
題潘監生慈孝圖二首
答王閒齋惠酒
與蘇任眞飲歸而有懷
簡張鳳溪推府
與同年福州府太守朱子文
與張大尹
簡永春柴大尹二首
謝顏大尹惠春蔻
簡安溪黃大尹
送黃君惠秀才還海陽
送李德紹秀才還揭陽

贈廖潮二首
與陳通守
贈周術士
謝大參酉册山惠潮絹
遣興東畱朋山
與與化傅二守
書齋遣興三首
感事示弟子升
簡同年郭白峯
題秀林庵禪房四首
二弟落解詩以慰之且期待其來日云
題子遷弟移居册葉
寄友
題浦頭書館三首
壽錢大尹父存庵公正月四日生辰十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夜坐
夜讀覺倦
題族姑節坊二首

代蘇戶部次韻送張舉人春試
送沈推府考績
送吳司訓擢羅城教諭
送劉司訓擢合江教諭便道還萬安
送張主度秀才還龍溪
贈監生季時貞還南通州
春晴對酒簡王開齋
輓張通伯
輓安溪劉某
金陵别諸朋舊徃淮安至江上有所思三首

江上阻風雨舟次龍潭驛前三首
渡江到楊州
送鄧念齋之任國子監
代簡答張大尹
代簡答錢大尹二首
題蔣氏世祀堂
丁亥元旦試筆
天恩存問卷爲張侚書題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蔡虛齋先生赴京
讀虛齋蒙引有感
寓南昌送王僉憲之子之天台
自嘆吟
遣懷二首
不寐
輓漳州林方伯
輓黃德威
輓林易齋
不寐
題雙鵲圖

次韻楊叔亨見嘲舟滃濯足
次韻楊叔亨寫懷呈同舟諸友
送李長史先生之長沙
送潘東厓助教
茂松清泉圖爲潘東厓賦三首
送葛通守復職歸上虞
送余通守致政歸曲江
送興化鍾節推考績
送張秀才還江右應秋試

送張伯喬還江右應秋試
夜坐有感簡朱墨溪廣文
甲戌下第三月二十四日出張家灣
舟次臨清
濟寧阻閘
下邳晚泊
僧房夜酌
題古玄室
次韻題小丹丘二首
登紫帽峯題金粟洞

丁丑正月初四日舟次臨清
臨清舟中寫懷次張南溪韻
丁丑二月十五日大風出試院書懷
晚步玉河橋有懷潘東崖
遣懷
送同年彭仁卿還南[illegible]
送同年吳文傑還[illegible]
壽林泉山尚書
謝鄭粱岡吏部惠綠豆酒
送王存約都諫改官之任
次韻送胡石亭憲副貶官之任
送地官貢月樓致仕還江陰
一竹爲黃門田用周作
一峯亭爲鄉同年方世元尊甫侍御公作二首
送林君信侍御使江西
輓顧武庫乃翁
夜雨感懷
己卯四月阻風淮上即事有感呈同年林維德
輓莆田曾崇賢
庚辰春盡日過大義江舟中夢得詩四句醒起

足成一首
庚辰季夏南都即事
金陵雨中送顏德升教諭香山
夜宿金陵盧龍觀感事簡觀主王東谷
庚辰冬往淮安舟次楊子江邊感事不寐
渡江
辛巳春到淮安鈔關夜坐書懷
寓金陵感秋十首
贈鄭希嵩還龍溪
贈大理林次厓之京

簡大司空吳東湖先生
壽張半開爲文選方矯亭作
壽陸蘭谷六十
題澹軒王太守九十壽詩卷
泊姑蘇次南吏部諸公贈別韻
書齋夜坐述懷簡高抑齋太守
病起
題一寄軒
對酒
即事寫懷

端午喜晴
賞蓮
甲申新春試筆
喜晴
早起出書齋門外獨立
小雀聒耳
睡起
乙酉元日病中試筆簡田南山王一臞二首
乙酉春前二日病卧僧房聞花樹上鳥鳴好音
起吟

元夕僧房獨坐二首
夜半呼童烹茶溫酒看杜詩左傳
雨中獨坐憶弟子升與表弟郭世立
夜來枕上聞雨
僧舍閒行喜晴不得酒
病寒小愈起坐遣興二首
獨坐觀湖
感事不眠
贈孫杏林
贈李竹坡

贈鄧念齋學諭受奬勸
早起出書齋門外有懷地官蔣悟非二首
送鄧念齋學諭赴春試
送晉江張大尹入覲
送南安顏大尹入覲
贈高抑齋太守十首
題聶僉憲平寇冊八首
次韻祝憲副遊清源南臺二首
贈永春柴大尹平寇二首
贈寫榜莊某

寄永春柴大尹
次韻寄福州太守朱子文
丙戌新春試筆
古元道士重葢凉亭來索錢助費答之以詩
答郭袁州同年見寄
秋前二日有懷李春江二守
秋夜有懷永春柴大尹
秋夜讀史有感
夜坐書懷
寄少叅謝松澗同年
憲副方棠陵寄到破屋詩集詩以答之
聞同年諫議史筍江之訃詩以哭之
丁亥新春試筆
春日有懷顧洞陽太守
贈鎮東門尚德
送順德令曾漸溪考績
吉津橋上送蘇伯忠太守之京
贈蔣悟非休致二首
贈吳洲黄孟偉太守
送郭白峯教諭吉水

送吳體衙司訓博羅
戊子新春試筆
春晴觀物有懷李筠溪
送李春江長史之任魯國且便道過饒州
次韻呈同年聶雙江御史
送顧太守赴省城與試塲
秋夜遣興簡顧太守二首
餞錢立齋大尹
賀顧新山方伯陞太僕寺卿
戊子初冬得薦書不果行
除夕
己丑新春試筆
喜雨簡顧太守
喜雨録呈少叅謝松澗同年
寄憲伯郭淺齋同年
謝南安陳大尹
己丑夏遊東禪寺述懷十首
題羅一峯書院
庚寅春日觀物遣興
辛卯二月二日病卧書齋聞社鼓

六月雨多害稼
看田夫割稻
壬辰春夜夢覺起立檜樹下翫月
題雲深處小景
癸巳春日有懷屠東崖太守
喜雨錄呈屠東崖太守二首
感興錄呈屠東崖太守八首
壽王閒齋七十一
送柯通守休致
送譚推府考績

贈李才通二首
贈楊醫官
贈江草亭寫眞
贈林秋崖尹靈山二首
壽鳶峯曾士毅
春風送行贈孫體洪二首
壽張樂吾迂叟

卷之六

序

湖邊舊隱序
書劒從兄詩序
風木遐思詩序
望思樓詩後序
河橋淸餞圖詩序
賈孺人輓詩後序
東厓文集序
時軒文集序
龍塘王氏族譜序
筍江陳氏族譜序
贈潘東厓先生南歸序

贈王用儀南歸序
贈黃孟偉南歸序
贈邢秀才歸揭陽序
贈周秀才還江山序
贈張秀才還安福序
贈杏垣陶仲文還彭澤序
贈湖廣少叅顧新山先生序
贈江西少叅陳栢崖先生序
贈廣東少叅徐克弘先生序
贈僉憲王君之任廣東序

贈僉憲林君之任湖廣序
贈柳州府太守陸君節之序
贈太守易嘉言之重慶序
贈太守莊青峯序
贈郡守洞陽顧公述職序
春江四詠序
贈陳德芳通判台州府序
贈黄汝爲序
贈興化府節推鍾侯考績詩序

卷之七

贈葉仕堯尹新興序
贈陳朝譽尹臨安序
贈梁東之尹常熟序
賀朱墨溪得奬勸序
贈朱墨溪先生尹增城序
贈張淨峯先生尹英德序
贈柴侯仲和序
贈楊君一純序
贈錢立齋述職序
贈陳君伯玉受奬勸序
贈判簿鄧君序
贈徐恕軒教諭從化序
贈司訓鄭石潭序
贈司訓徐盟松序
送項原孝分敎武城序
贈府椽周邦憲還三山序
壽武翁制師序
壽談翁文明序
壽方矯亭先生序
壽胡巻石先生序

壽陳徵庵先生序
壽蘇朴齋先生序
賀田均州治壽木序

卷之八

記

朱文公祠堂記
碧溪陳公祠堂記
石泉記
東園記
松澗記

北山記
劔溪草堂記
臨軒記
一寄軒記
新修晉江南路記
卷之九
書
答潮陽蕭秀才書
寄秋官正郎黄孟偉書
與張克軒大尹書
與張大尹子伯喬書
與友人書
答朱墨溪書
與黄純玉太守書
寓金臺寄太守叔書
與巡撫臧公書
與陳台峯郎中書
簡張淨峯同年書
寓金陵與王石崗侍御書
與太守鄭思舜書

與南京吏部諸同寅書
簡潘僉憲書
簡季明德同年二首
與雪松柴仲和書
簡邵端峯提學書二首
答黄孟偉太守書
答錢立齋大尹書
與西江林親家書
答安平柯親家書
卷之十
疏狀
乞改南疏
乞養病疏
乞致仕狀
呈
蔡虛齋鄉賢呈
歌
夜坐述懷寄少叅謝松澗歌
贈族弟子遷歌
贊

柏軒居士贊
說
伯喬仲瞻字說
卷之十一
誌銘
東莞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鄉進士璞齋劉先生墓誌銘
林逸齋暨妻黃氏墓誌銘
蔡處士墓誌銘
張處士墓誌銘

太安人趙氏墓誌銘
敕封安人侯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莊母李氏墓誌銘
贈刑部主事莊公墓誌銘
洪處士墓誌銘
潛深處士孺人陳氏墓誌銘
祭文
祭味庸蔡公文二首
祭楊母宋太安人文
祭傅石崖先生文

卷之十二
論
斐然成章
食志食功
心如穀種
聖人所由惟一理
敎亦多術
孔子對葉公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卷之十三
正學編

原序 眞賾
太始 眞順
大中 眞友
大化 眞乘
大定 元貫
正則 致一
大通 充類
至感 異端
眞會
目錄終

紫峰陳先生文集

年譜

原序

叔元自稍知章句家君授以陳氏淺說諸書且命之曰紫峰先生之學蓋得於吾祖木齋公及蔡虛齋先生而仰溯乎紫陽是閩學正派也小子臆而問之曰大學天下萬世之學也奈何糸以閩哉家君笑而不答稍長從學士大夫游睹當世所稱理學者大抵尸祝姚江土苴紫陽若對壘然夫六藉之訓要使人思而得之思之愈深則其得之也愈固故有由賜所不

聞而閔冉聞之矣閔冉所不聞而顔曾聞之矣又有終日與回言而不筆於書者矣今不揣學力之淺深不分根器之鈍利而概啖之以知天知性之學就使竗契晝前神遊帝先總爲玩天光景而無益於身心性情之實矧愈講而愈失其眞哉淺說通典諸書具在繇其淺者而深思之繇其通者而潛思之廼知學士大夫果無以加於紫陽而周禮之果在魯也卽糸學以閩奚不可哉紫峰先生出處大節張襄惠諸名公業爲之誌若傳而其季子敦豫君冢孫復君又倣紫陽年譜之例裒輯成帙而命小子叔元序之昔子思作中庸鄭康成以爲孔氏家譜而魯論之譜鄉黨者詹詹於衣服飲食爲粗而已矣夫道無精粗而譜顧有精粗哉十五而志學至於七十而從心夫子之年譜則夫子自譜之矣中庸何精鄉黨何粗然則玆譜也謂足以盡紫峰先生固不可謂不足以盡紫峰先生亦不可

後學李叔元頓首謹書

後序

閩理學濬發自蔡文莊而紫峰陳先生翼之叔元竊聞於家嚴曰吾祖木齋公於文莊友也紫峰師也木

齋公以史官在告紫峰禀學焉時年二十矣文莊以銓曹在告紫峰禀學焉時年二十五矣前輩不立講學門戶而淵源師友非偶然也紫峯贈文莊詩則諷以孤舟野渡贈木齋詩則期以黃花秋色而兩先生出處大節若合符然前輩師弟子相與氣味何如也小子謹識之紫峯純孝類曾閔見大符點開張襄惠之誌王道思之傳微矣季子敦豫孫復又倣紫陽之例編年爲家譜小子以班荊之末受而卒業焉先生眞人也先生之學眞學也布衣擁皐比而諸生負笈者自江右自粵靡不心悅誠服胡然乎年三十餘薦

于鄉戀戀親舍宜也至戚其同榜門人亦依依師席而不赴公車胡然乎四十登第立朝僅一考而先進後進踵門請益如山之岱胡然乎至死者權曹也至咆休而不可理諭勢禁者中涓也鼓譟數十徒而從容談笑能使之逡巡謝罪且却其餽而弗爲忤胡然乎海内識與不識莫不知有紫峯先生而與田父野老塾師游若不知有紫峯也者胡然乎足跡不至府城而民瘼吏隱必告當道此自吾儒分内事耳而郡邑有司捧片紙隻字若珙璧胡然乎今之仰止先生者翛然如孤岑淚鶴千仞翔鳳而先生當年猶之乎

布帛菽粟也小子括以一言曰真而已嗚鶴在陰其子和之君子居其室而千萬里之外應之真也天地鬼神不違真而況於人乎蓋前輩有及見文莊者曰與虛齋先生坐半晷則胸中半晷聖賢也有及見紫峯者曰紫峯表裏洞徹似青出於藍嗚呼叔元不及見文莊矣亦不及見紫峯矣竊以意度之曰文莊其錬後金乎紫峯其璞中玉乎敬請正於有道何如

後學李叔元頓首再書

英雄豪傑繇來以當意氣壯烈之士斯道亦有之孟子作七篇述仁義其發明辯難有排山推嶽之風此眞英雄者也琴張曾皙牧皮其心事磊磊落落如太空無雲而春風可習此眞豪傑者也吾泉郡先輩德行文章氣節可謂盛矣最著莫如蔡虛齋陳紫峯二先生虛齋謹密精微涵而揉之而不見其端紫峯光霽峻潔融而超之而莫得其跡蓋虛齋聖門曾閔之徒而紫峯琴張曾皙牧皮之侶也聖門而後其悠然溫厚者莫如陶元亮其脫然瀟洒者莫如邵堯夫紫峯先生殆欲兼之先生自其布衣時則已亢自矯厲入仕三年世利贈無磷淄告滿得恩以榮其母便挂冠歸養聲名特達

朝命屢下堅臥不出卒奉菽水終厥天年林居二十餘載粃垢塵俗飲酒賦詩飄然有物表之致而卒歸之精義正學可謂風舉雲停鴻飛鳳立嗚呼先生於古人眞豪傑之士矣先生冢子敦履躬行實踐無愧先生嘗有志脩先生年譜而不逮季嗣敦豫屬稿未就先生冢孫復乃與同志考核論次又請蘇君民乎李君叔元重加創訂復使遠卒其業遠皓首老大於虛齋與先生望之不得其津涯序先生年譜不覺爽然自失也

後學何喬遠頓首謹書

此紫峯陳先生之年譜也光猶生也晩不及事先生
而竊讀先生之書盎儼然有羹牆之意私心猶嘆其
未竟及得先生之年譜而反覆窺之然後知世之貌
先生未易以區區語言文字盡也嗇謹按先生之譜
其在經生時幾三十餘年其掛冠謝事者二十年迺
其繫籍之後遷徙於南北曹郎朙刑而戸戸而吏僅
五六年而先生遂請將毋以去隱不復出矣先生居
官之日少而去位之時多且當筮仕之初南曹多暇
功業無所表見而僅見於榷淮安關務是官非先生
所樂居第令無沉而已先生進無得於事功猷爲退

而樂道教人往往發之于文章其生平之精神學問
疑盡在淺說通典二書然先生不云乎余所談未盡
管中見必細論顏子之所謂彌高彌堅者而後至也
然則先生之深造可想矣先生之學不徇口耳不離
日用捧持一敬而歸本之于人倫孝弟造履乎實天
趣圓融與門人弟子相剛答隨叩隨鳴徹上徹下而
嗒然有以相忘於魚兔筌蹄之外不爲訓詁詞章所
拘縛而其精者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間其大者則見
于去就進退之際道闇然而日章俗學末之識也先
生自初第時即無意于仕進屢疏求退旣退被

召竟不復出人始以先生爲不欲仕夫先生非不欲
仕也譜記先生從官之南張襄惠公祖而送之先生
臨別握手語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嗟夫
先生豈無故而求去亦豈無故而率人以去其感憤
時事早知遠害之旨隱然見於言外寧但以其親隱
而念毋不置也人莫知先生之所以去先生亦不以
其去之故語人其後朝紳多被禍者先生獨飄然於
縉繳之所不加即襄惠公其初未之信迫事後之悔
始深自媿先生爲不可及此先生之所以卓然獨高
也襄惠公稱先生求仁而得時哉屈伸蘇紫溪公之

傳先生謂有得於乾初之潛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
之謂潛者成德爲行之謂孔子不以仁與由求赤之
仕而賢夷齊之去潛之爲道樂行憂違確不可拔惟
深潛純粹之人能當之兩先生豈溢美哉令先生之
道無以爲世用又或有意于去未忘于出縱不有藏
拙栁榮之心亦不能無幾微係戀之累則亦安所稱
仁而于潛亡當矣道術破裂異學並興人多詭說奇
行借袴笠乾竊墳鄒魯假然以師席爲盡在巳而道
學之名反爲終南之徑經生學子又從而採摭其說
以應有司科目之求朱考亭之註疏幾爲埅戈者之

的層煩　功介禁之而不能止夫然後知先生之書大有功于學者其名淺名典良有深意即先生終身行未離乎是矣讀先生之書與譜者於先生之風儻其亦有興乎

後學李光縉頓首拜譔

施志銳刻

紫峯先生遺像

像贊

矗然峙者紫帽之岡晶然冽者涵江之泱篤生先生爲龍爲光先生之學妙契羲皇二老六子左員右方爰及鄒魯挈領提綱誨焉而諄語焉而詳開關啓後示我康莊先生之文如木千章能鉅能細能短能長何以用之清廟明堂乃諗將毋飄然而翔三公萬斛不易斑衮爰甘飲水爰發歌商駕風乘雲遊于醉鄉淵明康節於焉徜徉

邑後學蘇濬

涵江世室青紫迎門公像在中儼然生存目炯炯

以如電應海潮之吐吞早窮經而著述尋鄒魯之本原厥說曰淺切而不煩厥典曰通晰而不渾開末學之榛蕪誠山斗之共尊嗟予小子元其何能贊一言射斗牛倒昆崙是吾先公所云

後學李伯元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首

男鄉庠生鄉賓敦履敦豫原編　孫庠生復講序原刊

同邑後學諸同人校訂

乾隆己酉春刻

年譜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丁酉十月十六日庚戌戌時

先生生

先生諱琛字思獻紫峯其別號也世家晉江青陽山有天祥者仕宋監簿元孫若濟號碧溪始定居濔江碧溪五世孫體成號質齋允生文祉娶吳氏皆藹藹齊德是歲館于涵口橋北林家而先生生焉十月辛亥十六日庚戌時丙戌也雙眸炯炯秀達而威玉色金聲方口而美髭鬚手紋如亂絲當胸有紅痣三四寸

十七年辛丑 是年先生五歲

始入小學

受業于封評事默省李公鳳舉動如成人書帙無捲摺一衣一履終歲如新

十九年癸卯 先生七歲

先生少小卽儒氣道風尋常應對皆成節奏默省試對云醜貌之人羞對鏡先生應聲云潔身之士願乘桴一座驚異叔高州太守敏齋公嘗語人曰是兒大異凡兒必大吾宗

孝宗宏治元年戊申 先生十二歲

三年庚戌 先生十四歲

在郡城從諸葛先生駿習舉子業嘗作賢哉二大夫論語爽朗協如賦如頌厥後登第未幾卽賦歸去人以爲少時一對一論不涸於俗殆其讖云

七年甲寅先生十八歲

秋九月丁父質齋公憂

九月三十日質齋公卒享年五十先生年甫十八執喪一依朱子家禮貧不能葬權厝于橋頭山敬齋公兆側哭時省視悲呼而去

九年丙辰先生二十歲

受學于李木齋先生

木齋先生時以翰林檢討下外學鄭教授于學宮先生從之游卓有志於聖賢之學題其林云發憤三年須是不爐不扇把持一敬莫教媿影媿衾程子遺書朱子文集皆摘抄成卷朝夕潛玩木齋先生少許可獨於先生亟稱焉批其文曰光輝射牛斗雄壯倒崑崙有此學力允愜予望〇木齋諱聰字敏德習術行誼為時所推登宏治庚戌進士以翰林出補吉藩以剛正舉于職

正德元年疏乞歸養尋詔起用竟不應蔡虛齋稱其有堅忍之志遠大之識信謹之行學者稱為古李先生所著有易經外義發凡別要鑑斷若干篇蓋先生道學所自來矣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一歲

讀易于資壽寺

閉關凡生不出戶庭者纍月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二歲

應福建鄉試

以儒士第二名應試落榜歸慷慨自若有詩遣懷云長使心間涵水月不妨面上汙埃塵又云眼界乾坤三萬里胸襟風月百篇詩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四歲

嘉禮成

娶王氏郡庠生明齋公福季女鄉進士一臞先生宣之妹也一臞為虛齋高弟敦行好古獨推重先生故以安人許焉安人少孤依母董氏每閒一臞讀書輒問其古一臞以小學內則諸授之比歸先生斥奩貝拮据營辦以給朝夕先生處窮處達而無內顧憂者安人相之也丁公自中稱安人寧靜專一有以養先生紬繹之思食力廿貧有以充先生卓厚之氣欲知先生者宜并有考於安人云

十四年辛酉先生二十五歲

受學于虛齋蔡先生之門

虛齋先生時以南吏部郎中終養歸一日得先生文於木齋所嘆異久之木齋曰此吾徒也虛齋曰吾得此人為友足矣遂請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遜謝乃執羔幣以師禮事虛齋虛齋

曰吾所為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又語人曰吾嘗以清源紫帽屹峙南北效靈鍾秀當有名世之士出乎其間陳子其人夫陳子其人夫〇是歲以儒士首名與一臞先生及襟兄粘公燦同應鄉試

十六年癸亥先生二十七歲

南安王閒齋疇延先生西席四書淺說起稿於此二年題其柱云隨柳傍花心樂敢希程伯子夏涼冬燠窩居竊比邵堯夫

冬十月長子敦履生

十月二十日也敦履字德基邑庠生以齒德舉鄉賓長孫復其子也

十七年甲子先生二十八歲

郎中傅石崖浚延先生于錦田書館遣子機從學機後第進士官大行以若然純孝著名其淵

源鑑有自云。是秋以儒生自名同一耀應鄉試一耀中式先生爲聯賀之云賢才用世皆由此科目得人不在多

十八年乙丑 先生二十九歲

虛齋將之京先生送以詩云清源紫帽兩相雄萬仞誰人在此中已喜是非能自信肯將語默與人同孤舟野渡時將晚一枕東窗日正紅今日忽經離別遠何時再把好顏容虛齋壽度未行而江右督學之命下矣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先生三十歲

從虛齋先生往江右

虛齋督學江右邀先生同行教其子存微存遠等先生日有舟在虛齋即兒請涵江白太安人得請以行道經鄱湖思晦庵象山之異同舟次彭蠡仰匡廬白鹿之高遠所學益進

夏四月至洪都疾就醫于彭澤

至洪都痧氣大作虛齋覩之曰是水火未濟也不可以付庸醫亟請彭澤舶之仲友覩之仲文曰先生之疾非藥所能愈區區之術非醫所能窮蓋有不醫之醫無藥之藥焉因圖請至彭澤就醫月餘而愈

五月回洪都

至官即虛齋另築一小軒以居先生朝夕講磨不及他事潘臬葉先生者爭投刺請見先生未嘗往焉會虛齋試南昌諸生以試卷就先生品題拔舒芬鄒守益夏良勝等眞之首選時先芬等猶未知名士論評然一日諸生大集省下虛齋邀兩司會考兩司固請先生出與諸生會文論目心如穀種先生援筆立就兩司及諸生無不嘆服遜避者赫然名動江西虛齋曰舒芬必大魁天下若吾陳子才學當居會試之首後皆如其言又嘗作斐然成章食志食功論及葉公問

數策虛齋稱獎不已每食罷案上令二子朗誦數過而自擊節和之以爲快云

正學編成

是編刻入今献叢言家無遺稿兢在江右時作也萬歷乙未督學洪公啓睿始爲序而傳之

二年丁卯 先生三十一歲

秋自江右歸

虛齋命存微隨先生歸應秋闈遣一皁從行論之日書事陳相公他日必居吾此座又以其歸之避也貽書督學推薦之先生不知也至三山存微以告先生曰此固尊公雅意但得失有命而倚援以進於心不安遂取燔焚之

三年戊辰 先生三十二歲

設講席于邑學宮

虛齋丁卯冬致仕歸是年復遣存微等從學四方來學者百餘人若吾邑洪助教朋張司訓志發朱文學廷彥族弟侍御讓文學良節同安黃郡伯偉江山周備推積鄆錢縣尹乾潮陽蕭貢士良琛揭陽邢貢士照之其著也先生日登講座先用鄉談次用正音不事鄒深隱僻只就聖賢口頭語而以胸中所自得者發之隨才而授道理躍如虛齋至期輙潸詣講所默聽之講學則相與討論取所講說看閱參訂而歸

易經通典成

四書淺說成

時執經問難者來先生日授數章以示諸生體貼經傳窮極理本聽者聳然心悅札記以錄諸梓盛行一時論語淺說止於顏淵喟然章不幸未年寫行春門接連下論奏補成書未幾災于火而家傳無全書泳州守王師性故門人是昇子也道原有下論淺說註在書之上即家求

之則先爲人持去匿而不還矣今所刻者門人
何稱之記抹人家引而補焉者也先生嘗令門人
湖陽蕭艮球書云所抄去易經四書淺說皆從
遊朋友私記大槩未見以盡區區管中之見僕
短於記誦平日讀書獨觀大意得其意則雖文
詞之出於古人者亦時志之至於科場時作則
因不暇觀矣故朋友中有以舉業文字相求非
知僕者也然亦不敢自謂不曉舉業也間有以
經義論策見訪者稍稍爲之去取亦皆笑曰幾
得其會通矣然欲就區區之囷廩而傾倒之則
又無片紙隻藁可以贍矣于時蓋雖知之而不
樂爲故也侍御公讓曰虛齋蒙引得聖學之精
深問有意到而言或未到及其所獨到可以發
晦翁之所未發先生淺說得聖學之光大意到
則言無不到及其所獨到又可以發虛齋之所
未發蒙引可以易發計淺說可以備講讀漸溪
曾公仰慰曰學易者不可一日無易傳本義則
不可一日無蒙引通典通典之有功於蒙引也
猶本義之有功於易傳也蓋易傳言乎其體也
本義則推其體而致之用也蒙引言乎其詳也

通典則約其詳而反之要也
均之羽翼聖經有功來世

秋九月送別李木齋先生之長沙

木齋自翰林出爲吉府長史將之任先生上木
齋書云行藏之具高明有素今日之行蓋出於
不得已也親友會別問亦有知吾先生之意者
乎贈詩云天地徒勞混更間紛紛萬古總塵埃
我思陶令有高識誰羨賈生屈大才白髮暫將
秋色去黃花應候故人來月明笑拂松根坐淺
酌微吟亦快哉又云今日滿城無風雨明朝馬
上見南山胸中一段悠然趣付與孤琴不用彈
又云寒澗水清舟去漫荒村路細馬行遲前程
有道憑誰問一卷義經是故知時重陽前一日
也木齋得詩大喜曰吾
子可謂深知吾心矣

十二月哭虛齋先生于喪次

是月二十三日夜有星墜于邑
之西虛齋沒先生哭之甚哀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三歲

春設講席于月臺寺

從遊聽講
倍于學宮

請祀蔡虛齋先生賢祠

圭云謹按南京國子監祭酒虛齋蔡先生清規
圓矩方而操履端正春風和氣而德性温良名
聞四方學推一世隨文精研細入繭絲牛毛掩
卷潛搜妙造天根月窟無疑不解有得則書雙
幹分條始由一而至萬百川到海終合異以爲
同豈特仰高鑽堅實亦升堂入室口說具在見
平生之學術有發筆迹終傳卜身後之事功不
朽雖其謙云初稿未定之見僅可引蒙然間亦
有先賢未發之言何妨立教詞取達意粗亦寫
精皆燃布帛無文豈知菽粟有味熟玩皮膚訓
詁始信名儒之不守專門遍觀聲律詞章深美
壯夫之不爲篆刻精力皆費於有益體用直窺

平一原雖立言之人亦多而聞道之言自別使
逢陸子靜則支離徑約不免鵝湖之異同若遇
朱晦翁則品第稱揚未論北溪
之優劣如此名流宜膺獎錫

秋七月應巡道宗公西席聘

先生在月臺從者益衆分巡福寧道僉事宗公
壘慕先生名介傅公浚請敎其子而具書幣遣
節推沈公珂來迎先生不受宗公媿之卽躬詣
館固請先生始就聘是日陪賓筵者乃傅公浚
林公潮二大夫也先生分庭抗禮屹然上坐自
論道講學外無語及私布衣節槩人人數服宗
公甚雅
重之

貽友人王開齋書

開齋以貢士授常寧訓導將行先生貽書云青
衿之慶竊爲知己不樂者有三一日時未得予
二日儒官不大自見三日薄田數畝無待俸餘
開齋遂乞休越年子承箕中舉先生代名曰承箕

又爲公號閒齋云
承其後爲沅州守

送門人郴照之還揭陽

序云東廣揭陽秀才郴生照之千里裹糧來予館中問予詩予不能詩問予文予不能文問予疑義予不能章句講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爲歉予告之曰吾饑焉當食渴焉當飲卽飲困倦焉當睡卽撫枕而睡足焉當起卽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步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閒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於李杜黃陳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誦讀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註而時覽觀之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於陳北溪饒雙峯諸先生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値風則與之俱清値月則與之俱明値菊花之黃梅花之自則飡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

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値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吐之於壁立萬仞之崖初不知其愚訥迂拙而不適於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爲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之太繁然後卷而棄之

送門人周以善還江山

序云閩山之巍然而高者莫如武夷幽絕殊勝神仙居之草木之生乎其間亦光采特異有非骨峭奇穢人世不居飡霞服日期欲長生久視望景上友者往往問津求至焉余少慕之以道遠未能到正德丙寅春虛齋蔡先生往江右皆學因從行至閩江御輕舟上泝値灘石紛錯兼利崎嶇廻曲窮力攀挽不得徑前者累日忽夜半震雷大雨別澗細流滾滾奔騰赴會大溪驟深亂石與平予揭帆覩之豁然舟子顧予曰此建溪也武夷在邇於是繫舟竹陰沽酒自勞雲收日麗微風過之酒酣興發叩舷歌曰渺渺兮人生空空兮春去愁自兮望山武夷兮何處溪畔有行客大聲歌應曰一朝寤兮頓醒十年蹤跡兮徒勞眼看實地兮立脚聞道兮泰山兮更高予聞而異之遨與同舟問其君曰江右信州之西有巨陵特起歷然如象吾結廬於其陵之巔奇峯崗疊皆來獻狀後帶二溪流入彭蠡坐望彭蠡之渚則見其混涵太清茫無界量而蒙衝巨艦順風揚帆瞬息可以千里視此武夷山下川流派別而遲遲鬱鬱以進其舟者其難易大小何如也予笑曰予既知泰山之高而何不知彭蠡之未足爲大也予大莫大於海之混涵之何湖派別之瀏始雖異而終則歸合于一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然泰山之高未易登也或自武夷或自象山皆可以望而見之東海之大未易觀也或自建溪或自彭蠡皆可以漸進而徐達焉得所入而求底于止者存乎人入此則右此而抑彼入彼則右彼而抑此皆

有所繫而未見其大者也客無以答浙東三衢周生積從予遊見余談及山水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且嘗道其兄今莆陽尹以仁君亦雅有山水之趣歲暮告歸其同游諸友圖吾閩山水爲別予因取畫筆直叙昔一歲與客問答之言爲贈服無人處焚香默坐出一再閱則水光山色將融入方寸間而發其遐思也

復沈節推書論振作士氣

畧云好善忘勢古之賢者皆然何獨於執事不然況今士氣委靡但知有貧富貴賤禍福得喪不知士之爲士可寒可餓而不可輕忽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也嗚呼古道不可復見矣士氣之衰不可復振矣其所賜亦豈少哉非高識遠見超于時俗者其孰能作而養之使簪褚厮養頓殊耶

十二月葬祖母林氏父質齋公于秀林山

先是虛齋校士江右閩周天章一卷知其警出輿也果然邀之來泉秀林財其所擇者虛齋以屬先生用之

五年庚午 先生三十四歲

春館福寧道

秋舉福建鄉試

以儒士首名應試本房教諭豐城陳公采見其文驚異語御史王公注宜置首選竟以外簾不合列七十七名楊曉之日尚書見素林先生俊至御史延之鹿鳴見素指先生名賀得人御史驚嘆日向非陳君幾失此子諸考官動色相賀

冬侍養母疾不赴公車

同榜門人黃偉見先生不往亦不往而就館講學如儒生時

六年辛未 先生三十五歲

春寓泉城行春門樓

冬十月仲子敦艮生

十月十一日也敦艮字德止游國學孫徠衞衞其子也

貽書張克軒大尹請寬六里陂夫役

書云仁生理也庭草交翠暘之動也此濂溪先生作圖之本也故萬物得所謂之春一夫失所謂不足以盡仁伊尹周公之相天下冀黃卓曾之治郡縣貽芳傳美于丹青而不能使之朽者非有他道也完養其力寸間之生生者耳敢恃愛一達腋都有六里陂上承九十九溪之水下潤數萬餘畝之田躍金沉壁則萬姓笑歌亦地淯天則一方憔悴其所繫蓋不少也舊時官設陂夫四十二名夜則巡行溪潦江潮晝則補砌長淠巨岸衝冒風雨出沒波濤其勞亦云甚矣其愛役者皆丁力貧寡昏懦無告之人也蓋其為力甚勞而又有三年之苦夫以至愚極困之民當最勞最久之役已為可哀而該都里長之姦猾者又欲要其酒食之盛然後爲之呈稟准役不兩則雖有明文下帖無由達于父母之庭盡棄前功復編新役欲告訴則目溢舌頭見吏胥則魂驚膽落徒爾呼號天地黙說艱難無可奈何典其風日不蔽之茅甚不得已鬻其乳哺將成之子此皆目見實亦動情匪有希圖爲之改釋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悲德於不報之所不曰編排已定務使柿橋復回則豈惟召伯之棠百年春茂行見燕山之桂五折秋香

作伯喬仲瞻字說

伯喬名崧仲瞻名嶽邑大尹克軒張公庶之子冠而字之先生為之說略云論士於今之世而定其高卑必其勵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而行不涔貌右而心無俗亦庶幾乎喬出而足瞻也則與之游於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之所謂彌高者若夫記誦詞章芸無尋丈而膈深

以爲高者吾不與也

七年壬申 先生三十六歲

講易于開元寺

八年癸酉 先生三十七歲

作邑庠講堂十咏

先生少許可獨愛朱墨溪交簡故爲之題十咏後又贈詩云遠大有期須實地分毫無益是虛名平生胸次何涇渭偏爲先生眼作青

夏北上赴公車

同行王一瞿黃孟偉

秋至京師

入太學

九年甲戌 先生三十八歲

春會試禮部南歸

十年乙亥 先生三十九歲

與門人黃孟偉書

孟偉既登第官比部先生寄書畧云古人不以仕廢學剖决紛瑣之暇亮必御律例前經史以養道心德意而時出其意於法律拘束之外雖官以秋名而春固自在也

秋七月寓小丹邱

小丹邱在金粟洞之下古元室之項小屋三間先生願而樂焉因讀書其上弟讓公反子致愼從至丙子秋迺歸

十一年丙子 先生四十歲

冬赴公車北上

同行會漸溪月間舟次酒二壺淺說一部漸溪涓滴不入口侍談竟夕無惰容

十二年丁丑 先生四十一歲

春正月至京師

二月會試禮部

先時舟次臨清遇一監生浙人也傳翰林所擬試目諸公多夙搆者先生獨不作及試果合擬筆搆思移時而成三場値大風坐龕獲壤廻命守舍卒捧硯立書不加點寬出試院書懷云萬里東風拂面來翠英肆筆掃存埃豈無經濟酬當宁定有光芒燭上台後美未多張詠傍掄眞肯數于雲才家僮全不知人意只報燈花夜夜開

登會試榜第八名

大學士靳公貴爲總考本房編脩尹公襄得先生卷以爲造詣精深出舉業蹊徑之外宜置首選靳公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批其卷云學識才氣俱出人意表置之前列允當尹公批云四書易義說理精詳論雄深雅健變態自然已超時文一格五策隨觸而發議論卓絕若不屑屑於尺度問者而光彩爛然使人目奪心驚不敢逼視蓋其蓄之厚故出之餘裕如此諸士孰能先之然窺子志識固天下士也儒者體用之學切有望焉亦可爲明時得人賀矣比拆號廻先生也是時傳虛齋之學已有聲衆成服二公知人云

三月廷試登舒芬榜二甲進士觀兵部政

故事舉子登第則候謁舉主行門生禮先生未及謁而尹公則先自見之比選館同僚皆以詩文先生餘事且靳尹二公知巳度必得之先生辭不赴考

寓慶壽寺

與同郡同年淨峯張公岳次崖林公希元寓慶壽寺以道義相期許而淨峯猶篤對榻蹤壘講易至夜分不輟四方從游者甚衆大理卿劉公玉遣子來學今刑部郎中蔡參政懋是也衡勝劉公毅每伺先生講易潛入傍舍傾耳以聽先生覺之笑曰子果有意乎吾與別講劉知先生有疊疊意嘗夜至先生館或邀先生至其館者禹王公漸達句容王公暐上海朱公豹每値月夜具蔬酒邀先生講易論道談文說詩久而不偕王公漸達歸娶先生送之文曰長松巨栢不用爲宗廟之棟樑而用爲廬舍之椽桷不可謂不用也特用之小耳人大而吾用之小是棄人也吾大而吾用之小是自棄也自棄是棄天也其相勉勵之意甚厚

三疏乞歸養不行

先生以母老乞歸養疏凡三上吏部諸公相謂曰是有學者方將大用可使去耶三疏皆不通

貽書叔敏齋公論宗事

略云族家子弟惟讀書力田無田則擇商賈之安穩者為之子弟方之里長德字之老人德良之社師又其次也若吏則決不可為十一兄老矣可分付德謙勿耕寺田恐他人久假積負者激極生變官府發憤不及致詳耳祠堂內祭田須分付諸弟任公勤者掌理之以費剩之租贖舊典之田贖完亦可多積增吾陳氏有涵江二百餘年循相扶持聯屬不失儒雅舊家正以祠田數畝猶存而孰服孰穆猶時時會一序不敢廢也而族中一二猶欲微侵茲穀以濟一時之急所濟有幾衆效尤漸就荒廢是猶竊勺水以潤枯葉而暗中自拔其根也祇速其枯而已矣

十三年戊寅 先生四十二歲

夏四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

先生以律例不精無以斷獄日夜考究刑書而時出於[illegible]衍抑[illegible]之小疑獄得從末減所平反多[illegible]

送林君信使江西

林沙溪名潮字君信為侍御將往江西刷卷先生告之日蔡虛齋先生謂寧王有異志近寢不佳君往江西到任便須出巡駐節南康九江等府遊鵝湖登鹿洞一應宗卷槩帶來審緩觀熟察豫為之所若常在省城必為所牽制不得自由小詩奉別蓋有深意君其思之沙溪不聽卒梁宸濠之難廻思先生先見歸田後常掛詩于壁以志悔詩云劍鋒耿耿逼虹霓高枕時聞半夜雞騰踏忽驚空冀北激揚先喜到江西鵝湖水游魚爭躍鹿洞雲深路不迷如此湖山閒一賞就中便有上天梯沙溪歸先生又贈以聯句云赤狐黑烏口舌張皇猶杜史青天白日圓林瀟灑見沙溪

十四年己卯 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疏乞改南以便養親遂調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

先生以寡母在堂年踰七十加以時事可憂歸與之嘆紆形諸夢寐嘗自嘆云得官更覺貧中味經事方知靜處功又云望遠可堪雲隔水思歸更有日如年又云白髮愁邊出早青山夢裏欲歸忙至是上疏乞改南臨行張淨峯祖餞崇文門先生告之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未幾武宗將南巡淨峯以諫被杖繫獄廼嘆曰紫峯其真知幾者耶

夏六月至家

取道歸省太安人因請南京就養太安人不欲行遲遲起程莊太守科以書勸行謂限期方嚴恐貽後悔先生批其書云此正合我意何悔之有

十五年庚辰 先生四十四歲

春三月之南京

過大義江夢得詩四句足成一首春風纔見百花新轉眼離披又惱人杜宇聲中長致意逍遙谷裏可容身養真最愛圖南睡安分寧憂原憲貧寄語家僮多種秫秋來吾欲醉鱸蓴

夏四月至南京

署中無事出則與同志諸公談道賦詩入則掃榻讀書其於世味紛華泊如也王安人侍太安人在家宦邸家僮只供酒掃奉筆劄而已有南都即事詩

秋奉差監淮安鈔關

李木齋先生訃至為位哭之

十六年辛巳 先生四十五歲

春至淮安

夜坐書懷云欲借春風一解顏春來正在紬緘間嚴持酒戒偏能飲稍放書程亦自閑心裏有天堪白日眼中何地不青山千迴未了參同契一炷清香坐夜闌

華獘寬稅

先生督舟稅淮安嚴水閘啓閉之禁以革私獘小舟舊不由閘從旁梁往來者悉弛其征人皆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者徵欲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畧云各處鈔關各自設法前後相襲謂之舊規君淮安則更紛冗瑣屑不能枚舉僕自領剳付時亦嘗細問諸同寅之舊爲是官者而寫記于簿迺出南京非特至此始輕信左右之惑而生事以擾民非特擾民亦自擾也且雖有是舊規亦未嘗一一遵依臨時斟酌務寬分數如先告改剝者或收其半或收其三分之一或若告艱難則亦全免但不來告而先自剝者則不特收其至料而且有徵罰矣蓋華獎貴嚴而算謀欲寬但不敢太寬耳若論王道之純則鈔關可以無設而洿池數畧亦豈仁者之所忍

爲此所以古之學道君子不肯爲條例司官必盛德如程明道迺能不以爲浼而廉拙如僕者將如之何哉茲正額不虧而多取贏餘以爲功吾不忍爲也

郤內官饋花石

正德末年中貴烜赫有淮安鎮守太監縱牙卒橫行私與人過關不納稅過國計門不下馬先生繩之以法太監怒擁卒數十突至先生所欲加以無禮先生勁氣直詞折之所帶刀劍盡奪之太監屆服巳而多方捃摭雖隻匹料稅亦無法外者益用數服饋花石數十朶以謝一無所受竟置之法

與諸生論學

先生雖日在錢穀中而退食之暇手不釋卷諸生時來請益則與之剖析經傳俾知所用心嘗與陳台翁書云僕初到淮殊厭俗冗近日漸漸熟而安之亦自忘其勞矣日間不服暫於燈下

非刪舊竊易經四書淺說乞擲下以有一數秀才時於夜間問難故也

秋七月調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先生自己卯疏乞改南三年無一字入京吏部戴選郎時宗云紫峯淮上清節眞不愧生平近者考功之調清地清曹不負清人所就當日深矣

十月自淮安赴考功司到任

先生在淮將一年解額之外分毫無染稍有贏餘則貯廩以備公費比歸金陵箧中圖書而已在考功清肅無事益肆力學問刪正淺說學者造門請業戶屨恒滿張淨峯云吏曹清暇欽其平日識見議論而一味靜養獨到之妙蓋有非人所知者殆造物者以是資先生乎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 先生四十六歲

考察例有題目先生以菜根命題諸作無乃意者先生做一日子天下有不味之味而至味存

焉非知味者孰能識之少宰朱公希周敬信先生考覈悉洽次焉一時名賢如工部尚書吳東湖公廷舉大理寺卿陳石峯公琳左庶子方矯亭公鵬皆朝夕講論從學之士日踵至如鴻臚卿嘉善陸珊永康令嘉定金洲進士陳胸馮惟健惟重眞定秀才劉堪孟盟曹許危邦傑其著也

爲大司空吳公題東湖書院

吳公建東湖書院以克己復禮定性事天常默守愚等爲扁請先生題咏凡三十四章東湖云先生之詩各有理趣各足意咏可與朱程性理詩並傳云

與吳東湖論出處

東湖疏乞歸田而猶掌戶部印訪於先生曰生仲冬初旬卽欲解任歸里而戩都諸老勸候兪旨知已寥寥誰可告出處者惟先生道明德立於生交雖淺而愛實深敎固宜速止不日便行

敎曰宜逃生如諸老之言便俟朝報也先生答以詩曰此生浮生得幾秋貴何不復向西流功名正喜稱矍鑠老病遲須憶少游此去看花猶半吐何人懷璧肯遲留東湖書院眞佳景歸去來兮休便休東湖得詩遂拔疏決歸

貽書侍御王石崗論水利

王石崗按閩詢民瘼於先生先生與之書云晉江縣二十九都有灌田溝水名曰六里陂陂在本縣爲水利之最大者其餘陂塘不能當其百分之一水旱荒歉民之饑飽官之敎科依繫舊設陂首一名擇本都有恒產恒心兼有才幹人所推服者爲之一任三年不免差役陂夫四十二名多是下戶寡丁一役三年甚爲勞苦例於該年均徭內編排其他小小陂塘不得比例絲此閘陂有大小十餘所其閘之大者有三曰六陡門有閘六間水漲則開放流于海曰上瀝浦有閘一閘曰後坂湄有閘二閘水漲則開放流于下溝下溝屬本縣二十七都里班會于後坂

湄閘之上約曰上溝水深直有一丈則放下一尺水深五尺則放下五寸大率十分與一永爲定規蓋下溝短淺容受不多而灌溉亦無幾也近年下溝有一二豪民遇天旱則率衆執兇夜到閘上用斧破閘板鑰將閘板盡底取起船載去家上溝將涸猶不肯還及下溝容受不得則放下于海甚可惜也夫自爲民父母者言之則彼此皆赤子安有上溝多水而不分以與下溝但欲適均耳天作旱意不預密閟而混漏潤惟恃上溝有水以爲無恐至上下俱刻迺謀力爭此何理也又瀨海鹹潤埭田其岸亦不預先倩整爲海水擊崩及岸既補則大開埭閘多取溝水洸鹹而放下于海且隸田多是豪家之產以故二家管水陂首皆不敢禁止又上溝六陡門閘於宏治年間曾被洪潦衝倒府縣委官起集丁夫千餘人費銀千餘兩脩補五六年不得完寄農夫困甚今觀後坂湄閘兩邊土石亦已傾壁若不先加脩補一且壞倒其害可勝道哉此皆爲陂首者之責也近年陂首以陂夫不齊及被姦惡告誣以故都民多不肯爲而願爲者又

不可人意將若之何蓋陂首三年一換亦甚辛苦不有所利其誰肯爲償爲此者能而且勤或旱或水開閉不失其時則其於農也尚亦有利哉既能利人亦當使之自利其於舟隻木頭小稅及收成丐取木把亦凡土俗舊例官府可定爲之限陂首不得多取挾恐不得妄告至於陡門崩壞海埭漏洩兩溝爭水或至役人則責有依歸陂首亦不得辭其責矣若陂夫人數亦當照舊編排免其差役始肯向前受勞其保立陂首須得通都里老當官保詰不得徇私大凡有職事者須得才幹之人辦之若徒謹厚或富豪不可也有才肯幹事不問貧富皆可未知何如王得書以言事同籍議竟不行邑人借之

秋七月給由考績

疏乞養病

與鄭思舜帖云僕初二日考滿領文書出部初十日進本乞養病以八十老母在堂故也不踰

月即離金陵矣受氣不豐而材又疏拙只林下獨居爲宜若拘以官守則稽叔夜所謂麋鹿見羈則狂顧頓纓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秋八月奉

勅贈父體成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封母吳氏太安人妻王氏安人

先生以三年考滿會上兩宮徽號例得

封贈先生日吾持此歸足慰吾母矣

秋九月南歸

吳東湖贈詩云萱花階眼又三秋陳子歸心似急流表以陳情憐李密敬而能養望言游紫峯烱月供吟弄白下衣冠重去留可笑東湖眞孟浪連章試退幾時休方繡亭謂先生兼祿養先養以慰母心林次崖謂賢人君子進退自有道未易以常情測度也舟次姑蘇次顏別諸公云

皎皎三更月滿峯心與寂寞失前鋒也知金鼎
無人到應有白雲晝日封悔昔才疎空擲筆從
今聽穩不聞鐘幽人亦有
男兒事無暇栽花與種松

詩贈同年林次崖之京

林次崖公名希元以大理寺之京先生贈詩云
瀟灑衣冠綠染苔門前積雪白磅礴相思正若
梅邊月欲別那堪林次崖天地許君能正氣江
湖笑我亦歸來行藏更有深深處莫把文光燭
上台

二年癸未 先生四十七歲

春三月抵家

與南部同寅晉云僕以三月盡時到家見老母
康寧如舊私自欣慰賤體諸疾亦頗消除但在
途中冒雨到家又不免應接遂成微疾延及秋
涼始稍稍病復然猶須將息屏書閉目不親筆

硯以故諸公命作拙文未能具稿度亦不出令
冬當勉就篇數也過雖賢者不免石梁胸中不
知尚有舊積否邵子詩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閒
氣胸中一點無或稱程明道平日未嘗見其有
忿厲之色僕近日常書于笙而時觀之以為
進修之助但未保兵庸循隘果能如所願否

請建虛齋先生書院

與潘僉憲書云士師蔡虛齋書院事知執事不雅
念賢哲特費經營之力古所謂身後知己殆不
是過也異時記書
院者生當實錄矣

建紫峯精舍

先生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
即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中靜觀天地萬
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
向背或逌然發笑或喟然嘆息先生不以告人
人亦莫能測也題其柱云荒僻孤居本欲逃名
非避世蹶跌兀坐由來習靜類脩禪又曰滿目

雲山飲酒看花懷邵子絕蹤城府清風高節仰
龐公又曰北竹灌花行路歸來猶白好左經右
史山林依舊不管閑又詩曰小小清齋古地偏
坐來真有日如年鄰家怪我無烟火不識閑人
亦是仙又曰雨洗花木四時好風掃塵埃一
點無只此窩中吾亦樂憑誰說與邵堯夫

郡太守高抑齋聘脩泉州府誌辭

後聘史翁江
張淨峯修之

冬十二月季子敦豫生

十二月二十六日也
今孫徵徽是其子也

四年乙酉 先生四十九歲

秋貽書郡守請修晉江南路

晉江南路起自八里亭歷土岸東山赫巷新亭
芽坂湖口陳埭海岸龜湖塘頭曲折四十餘里

觧在海涯非官府往來之衝以蓁塞泥滑岸傾
石壁大潦而舟無可渡陰雨而馬不敢行人甚
苦之而難於修整而海岸之整為甚難先生以
詩請于郡守高抑齋曰武侯之治西蜀道路皆整
新為政務精密千載仰斯人江路怨泥滑山路
苦荆榛容詎勞太守歡喜動泉民高公答曰吾
將之京矣節推張侯掌府事當代吾勞乃復移
書于張張慨然以為己責選召好義之民隨地
起工勸人助財八閱
月而路成行人稱便

五年丙戌 先生五十歲

春作朱文公祠堂記

永春柴大尹鏷建文公祠堂成以書來請先生
為之記曰竊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
集諸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孔子者也學者口誦
其書心繹其義真實為己刻苦加工繭絲牛毛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天高海闊合之盡其大而
無餘斯可以知朱子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

孔子則知天知天則知所以事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日士大夫以豪傑自許者由訓詁以識字出文章以著名由科舉以進身顧乃張大其言曰不談科舉不習訓詁不作文章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三者乎顧人之志嚮何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以達意而科舉則學成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會通游於浮文而不根於道理逐逐焉以爵祿繫心而不思曰吾將以行吾之所學也如此則於道為有妨於學為無用而豈聖賢著書立言以教人之本意哉讀聖賢之書而得其所以教我之意孜孜求道而至於聞道焉則視傳註為糟粕可也章分句解以啓迪後人亦可也自責及本朴若野人可也無意於文不得已而文出焉亦可也隨時科舉以行乎富貴可也不樂科舉泊然而安於貧賤亦可也夫讀書而至於聞道又焉往而不可哉患書多而讀之不得其要迺謂文公著述太繁多言障道而引許魯齋欲焚書及陳白沙以輸扁為真儒之說顯肆譏排朋摘其一二未定之見痛詆丁

師友之間自謂朱子之忠臣而不知其為不孝子也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分更分漏亦安能一一與人皆合善讀者默而會之則千流萬派同歸于海矣手舞足蹈於焚膏繼晷之餘嗒爾志言於千言萬語之內於是始知文公有罔極之恩而書可以無焚而魯齋之所欲焚者非文公之書迺文公之書之蠹也

贈徐恕軒遷從化教諭序

泉庠司訓錢塘徐公恕軒擢廣東從化縣學教諭將行其門生某等求贈言於先生先生贈之以辭曰造化清靈粹美之氣始發西北而漸盛于東南如水之行自高而下大江以南之地荆楚吳越高於既閩而廣南百粵又處吾閩越之下故自唐以來閩中人物之盛比江浙為差緩而廣之人物則迨今日而始最駮入閩昔人謂南土不可作相信然則范文正李忠定張曲江諸賢皆宜屏居閑散而大儒如周濂溪朱晦菴真西山輩亦皆不堪經綸調燮之任乎何地無賢能賢則皆可用岐南北而二之者不知元氣昔移然嘽樂撓溱漢以前之風氣論昔江南八也然博學寡要多文少實本根微而枝葉盛迺來南方之士大抵居多蓋氣之所至鍾為英雄豪傑或不得已焉而將出其道德才能之餘以成文章豪傑相望挺生而文章之美亦不容以一二數膾炙當時煒煌後世中才之士得於見閒竊其餘而遺其本慕其華采絢爛之可以彷彿而不知其無本而不可以傳加以科舉揄選外此無復他途故鄉里子弟稍工筆硯即軒然老大視其父兄師長若不足為恭而有司之無識者又從而驚異以為奇而進寵之以盛滿其浮氣而玷累其成材其或貧之近道才之可用而木訥焉不能以文自見則皆尋常視之無一為之出者矣此風俗之所以不浮而時士之有益於用若布帛菽粟之可以禦寒濟饑者亦甚寡蓋教之失道作之無術舉南北而皆病也豈特南方為然余每靜思竊嘆謂或得國之柄決不可專用程文設科直責有司以實德異才之薦計其所薦之真偽多寡以當績效之有無而

為之黜陟漢唐以來詩人文士間或有善飭躬有功及物則為選錄其詩文之美者而廣行之浮修如司馬長卿失節如楊子雲阿比如柳子厚偏執已見流毒生民如王介甫凡若此輩悉取其書火之勿傳使天下後世知空言無實之不足恃而人不皆倘言末俗其有瘳乎

卻永春白馬寺田

[illegible]泉之膏田半入梵宮有司以為饋遺縉紳視若私庄先生一無所預永春有白馬寺寺僧困於侵漁以租二千石遺先生先生諭而遺之郡守居東匡嘗曰吾接四方士大多矣不入城府不與寺租不說關節紫峯先生蓋僅見焉

同年史筍江訃至詩以哭之

詩云去年送子出東門三疊陽關酒半醺今日北風來萬里淒京信息不堪聞素心曾照筍江

水爽氣應隨月夜魂斜日寒大昏一娃淚流無語痛斯文

七年戊子 先生五十二歲

講學不輟成子學黃南金諸人至自廣

貽書錢大尹立齋論振士類除盜賊及六里水利陂夫役事

先生高尚未嘗以私事干有司至於政之得失民之利病每有納諸溝中之念而邑大尹立齋公梗雅重先生嘗馳使咨問故先生貽之書曰往年儒士多被汨辱至執事以斯文禮貌待之其椅樟茶餅之類須使整齊皂隸門子莫使呵叱實爲大惠又曰新政清明郡盜竦息猶有一二横行不肖畏威者蓄久奪其兜也養稂莠者害嘉穀稭實發割惟立齋畱意焉又曰斂都六里陂在晉江爲水利之最大者其餘陂塘不能當其百分之一貧難單丁下戶編排陂夫看守

隄岸與水浮沉姑免官豁其來久矣近因瑣小陂塘亦皆援例告免以致俱不蒙惠望賜公道訪察與以慈仁亦微積陰德收拾民心好事也

冬十月

詔徵用辭

冢宰桂公萼方公獻夫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命下有司促駕先生辭不赴因賦一律國書催我上長安行李蕭條路亦難薄酒也應冬日煖傲裘聊退北風寒遣愁發笑寧無訣醫國還元自有丹待到雪消春萬里靜觀定見好容顏

閏十月即家起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兼督所屬二十衛所屯田辭

八年己丑 先生五十三歲

新春試筆詩曰病告歸來今八年聰明背道不如前萱堂優遊誠堪喜春色融和正自妍幸余敢忘天北極幽懷正在水西邊東風吹起春花好春草成茵借睡便

謁羅一峯祠

題詩云牛山須禁牧牛羊藏久良弓要力張遠大也應甘澹泊元微亦只在平常悟來始信無多語老去方知有故鄉敬起一峯吾啟問定行白水答清漿

夏六月即家起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又辭

林次崖勸行書云近時一種新學害道不細江西尤甚直須極力磨洗一番所望於執事者自是不淺當勉於一行不可失此機會也克齋王公瞭亦有書勸行先生答云屢承惠書差人趣生視學江右賤體向愈因宜起行而實有甚難於行者蓋生爲老母引疾乞歸已八年母今年八十七矣據情與理實難遠別且使生非退而爲親去歲便當應徵北上聽受職事矣今既不

能能起江西以任所不易任之事乎用是具狀告乞休致而甘爲林下無用之棄人非眞能遯世以爲高也間念叨朝紳三年絲毫無益於世儻因此行求教諸公收一方人才以效之吾君不亦報稱之一端哉而不能也祗自愧自歉而已顧情理如此當爲知已吐也

九年庚寅 先生五十四歲

春日觀物遣興詩云一縷香烟一碗茶詩篇遍閱大方家遊魚戲日將騰浪嫩菊逢春又長芽最愛陶翁辭彭澤更憐賈傅屈長沙悲歡今古都成夢笑看兒童寫墨鴉

十一年壬辰 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歸養日久德愈高而望愈隆朝紳注想每有館院清班必推先生咸謂威鳳祥鸞非世所能致也是歲吏部郎中張公廷援章楓山蔡虛齋例議起先生左春坊或謂先生爲親而退山林日長必不出矣張公謂起一名衙亦好或日先生尤不喜名廼止

十三年甲午先生五十八歲

春正月丁母太安人吳氏憂

太安人享年九十一歲先生執喪如禮猶依孺慕云吳族後復姓王先生爲作龍塘王氏族譜序

十四年乙未先生五十九歲

冬葬太安人于秀水山

中葬林大母右葬質齋公左葬太安人朴素渾堅不效世俗作華飾

十五年丙申先生六十歲

寓秀林庵

葬母之後起居多在秀林庵雖避塵囂而就幽勝實藉墓廬以展孝思也有題秀林三笑圖詩

云三笑到虎溪笑笑世人迷誰會笑中意一笑出塵泥又三睡圖詩云三睡睡不醒且無聲與影拈心又稿形介我發深省

十六年丁酉先生六十一歲

寓秀林庵

十七年戊戌先生六十二歲

哭門人黃孟偉之喪

是歲泉大饑觀察李公元陽請孟偉主貸事日暮區畫食寢幾廢必欲無一人遺無一刻滯疾作而卒先生哭之慟曰天喪吾道也隨送之鄉賢

二十四年乙巳先生六十九歲

春閏正月卒于正寢

先生自南歸家居二十餘年詩酒自娛不問家人生計而好學之依每專務夜生有衔輒書甲有書塾時一至課子弟學業教以進退坐立叩諾揖讓爲師者亦因得所以教人之法數十年開塾師所教子弟所學猶有有者小學遺風門生故人後生新進或說經問難或馳書求益各隨品而告一本於身心性命中正塗轍德業樂業所造就甚多遇光風霽月扶杖行吟與田交野老談說桑麻節度或乞趣贈或具雞黍隨而應之各得其歡人人謂先生親已惡少年作慈犯科爲不善於鄉稱相語曰陳先生得無聞知耶聞或誨論教戒之無不汙顏華面願卒爲善士課兒以詩書訓女以蘋藻閨門之內肅肅雍帝几擇婚姻不介謀妨窺富貴人門戶日家之盛衰損益豈闕於此惟棲德之家謹厚之子則吾住婦快增矣自奉濬約親朋過從一蔬一酌談笑終日雖值貴顯者未嘗盛饌加禮日草疏同飯何人哉生平無忿厲之色疾遠之聲海度汪涵雖犯而亦不枝焉淨峯謂虛齋既沒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設不退而爲親必進而

有爲於世其事功之及人可勝述哉非虛語也所居後海潮不至越數日而先生卒閏正月一十一日也

八月祀泉郡鄉賢祠

督學熊公汲以先生學問淵源履行純實檄紳山斗鄉邦典刑從兩學諸生呈移文泉州府祀焉

二十七年戊申

冬十二月葬于秀林山

諸子從先生遺命添築于質齋公舊壙前合爲一壙而祔葬焉蓋骨肉團聚之思溪山舊游之樂不獨區區山水間矣侍御見吾弟讓作行實宮保張襄惠公岳作誌銘方伯林象川公一新作銘參政王遵巖公愼中廉憲蘇紫溪公濬作傳○張襄惠公岳銘曰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

詰洞觀貫于本原鏗鼎非豐菽水非食求仁而
得所哉屈伸一臥廿年忝至方殷天不留哲逝
爾乘雲涵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來
今體魄所歸山曰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
林象川公一新銘曰秀林之阡伊誰卜吉虛齋
先生思義攸屬遡昔溫陵儒術推轂紫峯氏與
刋除榛薉滋培本原英華繁郁虛齋正傳於茲
嗣續先生之學卓然儒宗先生之行穆如清風
蹐紫兆寂兆窺其裘高堂養母三公兆墜毋也
違養卒禮襄事力疚服勞以成素志先生終慕
宅窆斯侍曰永
孝思存亡一致

穆宗隆慶六年壬申春二月有司立墓祠于秀林

秀林墓上有祠中塑先生遺像至是
同守丁公一中手書紫峯先生墓祠

神宗萬歷元年癸酉有司請建專祠于
學宮

先生之沒有司既祀之鄉賢猶謂未滿崇尚之
意議特祠如虛齋先生例而學傍有隙地堪以
卜建於是郡守朱公炳如等
請於督學按臺而成其事

二年甲戌正月專祠告成學宮特祀

禮部尚書儀庭黃公鳳翔爲作記其畧曰我國
家稽古定制廟學中設鄉賢祠將擇其德業學
問卓爲儀表者而祀之即古瞽宗西序之遺意
也顧覈覈弗嚴沿私相襲既非所以明祀典之
重況有曠世賢哲屹然挺生于茲地上之有功
於聖經下之有關於風教者詎可槩以常典施
之哉鳳翔自少小時輒聞吾邑有陳紫峯先生
者今世名賢也先生爲朱考亭之學諸所著述
皆足羽翼傳註而發其所未發至其棄官歸養
再徵不出飄然遁迹於物外而不知有可慕之
祿爵尤爲足以立懦而廉頑知先生者謂其有
遯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
學此百世之定論也先生之沒有司既採輿論
列祀之黌宮矣然景行私淑之士猶謂不滿崇
尚之意始議特祠如祭虛齋先生例而學傍有
隙地一區堪卜建如式殆若天造地設以遺之
今日者議始於郡守朱公炳如邑令黃侯金色
成於按院劉公良弼督學宋公儀望郡守姚公
光泮同守丁公一中通守陳公嘉謨推守羅公
文靖而邑令俗侯仕楚資助錢金以襄厥事二
百年來未有之曠典于今始備焚焚奕奕郎當
亭亦爲之生色矣告成之日秦主以祭郡邑有
司暨吾鄉縉紳學士忻忻然後先駿奔焉謂茲
舉不可無記而屬筆於小子翔翔謂先生之大
節素履詳於傳誌載在郡乘可以無贅故特記
其興事始末使千百世之下知我國家崇賢右
文之治眞與殷周比隆又使遐邇人士讀其書
可以尚論其世而聞風思奮有不止於言語文
字之粗者則茲祠之建其所繫於世
道不小也豈特以爲先生榮已哉

祭儀式

每歲春秋二祭每祭豬壹隻重壹百觔羊壹隻
重貳拾觔糖餅壹桌油𩜁壹桌菓伍色粉伍碗

菓酒貳事大金壹架共銀貳兩叁錢不
後二日府縣正印官率僚屬師生臨祭

祭文式

維
萬歷二年歲次甲戌正月丁丑朔越十有八日
甲午泉州府知府姚光泮同知丁一中通判曾咏推
官羅文靖謹以牲醴祭告于
先賢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紫峯陳先
生之神惟公道宗闕里學源考亭闡明與旨翼
贊聖經行節超邁出處光明佑啟後覺千載儀
刑茲惟仲春秋敬修祀事用薦德馨尚
饗

二十八年庚子四月議謚

大中丞希所郭公惟賢議云江西按察司提學
僉事陳琛福建晉江人穎悟絕倫默契宋儒朱
熹之正派靜脩自得洞徹師門蔡清之眞傳所
著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當世習偏駁之日而

根極本原推明理性所務賢聖經術功允不小
初除刑部主事旋乞改南以便就養任戶曹權
闡清操忠政尚民德之迪轉考功爲思親引退
純孝至性泊於世味兩拜督學俱力辭不出高
標似孤岑嶷峙道氣如千仞翔鳳登其堂月朗
風清能振頑懦而銷鄙薄誦其書開關啓鑰直
揭二脈而行中天此
理學之名臣也宜謚
吏部郎中省菴林公學曾議云陳琛晉江人仕
江西提學僉事蔡文莊高弟也韻悟絶倫默契
朱考亭之正派所著有四書淺說周易通典其
爲聖經羽翼甚非淺鮮兩拜督學力辭不出說
者謂有鳳凰翔千仞之意性至孝濬於世味
立論一根極理與眞理學名臣也宜補謚

三十三年乙巳

欽差提督學校福建按察司副使饒爲學政
事照得晉江縣陳紫峯先生諱琛爲八閩理學
名臣所據生平事蹟曾否有謚合行查取爲此
票仰本府官吏卽行該縣備查陳先生原日所

經歷事實抄造及曾著淺說再著有某書籍俱
要查取詳議明確一併呈報以憑參閱爲請謚
施行毋得遲延須至票者
泉州府晉江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章孚敬蕭夏
續等呈爲遵依查議先賢確行轉達上請事
見蒙欽差提督學校副使饒票行查紫峯陳
先生行蹟書籍確議以便請謚等因謹按紫峯
陳先生諱琛者道宗先覺學啓後人由李木齋
前輩而師虛齋得精思力踐之微呼爲已友自
朱考亭正傳而遡洙泗闡無言未述之旨開之
吾徒其著述在於洞見本原凡經傳訓詁之殊
儒先聞見二岐無不迎刃而立解其學問在於
躬行實詣凡出處進退之大言動語默之細無
不中矩以表坊師嚴道尊章布坐藩臬之上辭
和義正談笑却貂璫之橫文章海潤天高未揖
傍戚卜爲虛齋弟子胸次風光月霽不識而亦
知爲紫峯先生由北署改南曹北風雨雪之詩
張襄惠服其先見白地官調天部看花完璧之
句吳東湖姚其遲留督稅淮安拒漕院徐羨之
抗乞歸田里絶達官通問之習奉攽水而盡歡

者廿年辭詣書而陳情者三至淺說通典戶誦
家傳文集行吉士欽世卿允吳工學鬱爲儒宗
蓋先生之歿官早見武宗南巡不與廷臣激抗
之禍先生之歸養眞切北堂西日直棄入世紱
冕之榮辭名非高絶調非峻故以春風沂水達
先生者未盡先生之篤實以翱翔千仞高先生
者未盡先生之冲和以著書直言崇先生者未
盡先生之素行以急流勇退義先生者未盡先
生之建立志潔行方見超心廣眞虛齋之正印
後學之指南也士論方久鬱而未伸公道之乃自
上以及下先達可當之無愧斯文信美而有光
伏乞表章亟行轉達進五品之舊秩贈官以應
令典摯一生之懿美易名以示崇褒得有榮於
前修卽可風于來世下情無任恐願之至
晉江縣知縣顧蔡語云先生素履步趨聖賢立
言羽翼經傳淺說通典之行世已久文集諸書
之傳家不磨南北歟歷三曹皆儒者之用後先
陳乞二疏終孝子之情一辭朝徵兩辭督學何
異九逵之鴻儀而千仞之鳳翔耶允所謂得師
門蔡虛齋之眞傳以遡宋儒朱考亭之正派者

宜照虛齋先生事例
一體贈謚以示追崇
署泉州府事推官李參語云先生資性冲和涵
養純粹功深不爐不扇幾嚴愧影愧衾其學由
虛齋以達考亭由考亭以遡洙泗闢孔曾思孟
之秘畫在淺說諸書發義文姬孔之微復著通
典全部言言拙關啓綸人人戶誦家傳歷官諸
曹純是學問作用陳情屢疏尤見孝思淵深至
今讀其書者聾發而瞶開仰其風者頑廉而懦
立允宜比從虛齋先生事例請贈請謚以示追
崇

紫峯年譜卷之首 全

國朝明史儒林本傳

○陳琛字思獻晉江人杜門獨學蔡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發憤沈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子已盡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清沒十年琛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戶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終歸養嘉靖七年有薦其恬退者詔徵之琛辭居一年即家起貴州僉事旋改江南皆督學校並辭不赴家居卻掃一室偃臥其中長吏莫得見其面同郡林希元字懋貞與琛同舉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坐考察

不謹罷歸所著存疑等書與琛所著易經通典四書淺說並爲舉業家所宗

乾隆四年七月　太子太保大學士張廷玉修

閩省通誌

○陳琛字思獻號紫峯晉江人正德丁丑進士蔡清以理學教人得琛文大異之及督學江右請琛偕行歸而四方從學甚衆嘉靖初以大臣薦拜貴州提學僉事俄改江西皆辭不赴清既沒所謂無媿師門琛一人而已學者稱爲紫峯先生著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

禮部侍郎謝道承撰

泉州府志本傳

○陳琛字思獻別號紫峯晉江人學者稱爲紫峯先生自蔡文莊公以理學教人由塲屋之業引而入聖人之道琛生去文莊公稍後初受學于故長史李聰一日文莊得其文於聰所嗟異久之聰引琛稟學於文莊文莊瞿然曰吾不敢爲之師得爲友足矣屈行輩與爲禮琛固辭乃師事焉文莊語琛曰吾所發憤涵泳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禮之如朱子之待季通及督學江

右請琛偕行教其二子歸而設科學宮之旁與郡城月臺寺四方從學甚衆琛貧稟朗邁於世情無所倚涉閉戶獨學不苟同於人讀書每沈潛玩索能得意於文詞之表筆力光動流轉不可端倪語淺而根諸深語深而敷諸淺險而安常而偉枯能使潤離能使合約能不遺肆能不亂而卒歸於性命道德所著述以授門徒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二書猶以爲未至欲超脫於塵埃之外細論類予之所謂彌高彌堅者正德庚午領鄉薦丁丑會試考官編脩尹襄持琛卷語主考靳大學士貴以爲

造詣精深不墜舉業蹊徑蔪反覉㩁遍曰必出陳
白沙門下或師蔡虛齋他人不能爲此釋褐授刑
部山西司主事謂古人仕不廢學剖決紛𦤃之暇
必沈涵經史以養道心德意而時出其意於法律
拘束之外庶官以秋名而春自在每語同僚曰理
刑之道當以誠實惻怛之意爲之審實求生惟急
於致刑辟則人有不得其死者矣以母老乞改南
得戶部差監淮安舟稅凡小舟不入闡者悉弛其
征正額既足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
學賦詩人大稱便而淮安漕院徵欲有所干撓琛

曰若論王道之純則鈔關可無設今正額不虧而
多取贏餘以爲功豈所忍爲其人愧屈尋轉吏部
考功郎清曹無事請業者踵至隨其淺深高下告
之皆有得會上徽號得封贈琛曰持此歸足以慰
母矣遂乞歸養嘉靖七年以大臣薦詔徵用辭又
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提學僉事俄復改江西皆
辭不赴家居掃却一室偃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
消息之變以及古今興衰治亂世態之炎凉向背
或逌然發笑或喟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
也與趣所至時縱行田野閒與農夫野叟談敘風
俗告故桑麻節候爲樂發爲詩歌往往自在洒灑
鄉有利病當與革者如六里陂水利八里亭逈南
至龜湖道路言於有司濬築繕治寬陂夫他役以
永陂利鄉人德之與人交藹然可親愈久而人愈
欽慕文莊公既歿無愧師門者琛一人而已歸養
十二年母以壽終琛年幾六十執喪如禮後十一
年亦歿病革所居後浦潮汐不至士大夫聞之咸
爲歎惋有司特祠之學宮張襄惠岳論其人曰有
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
世稱確論子敦豫志行醇飭能傳其業舊註參閱書林素菴

續小學王遵巖文集

乾隆二十八年臘月　中憲大夫泉州府知府懷蔭布撰

晉江縣志人物本傳

○陳琛字思獻號紫峯蔡虛齋高弟也初學於李聰
聰引琛學於虛齋虛齋異之嘗語琛曰吾所發憤
涵泳而僅得者不意子皆已得之屈行輩與爲禮
琛固辭乃師事焉及督學江右請琛偕行教其二
子歸而設科學宮之旁與郡城月臺寺四方從學
甚衆所著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二書正德庚午
領鄉薦丁丑成進士考官編修尹襄持琛卷薦主

考靳大學士貴靳反覆數遍曰必出陳白沙門下或師虛齋他人不能爲此釋褐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得戶部差監淮安舟稅尋轉吏部考功郎得封贈琛曰持此足以慰母矣遂乞歸養嘉靖七年以大臣薦詔徵用辭八年卽家拜貴州按察提學僉事復改江西皆辭不赴鄉有利病嘗與革者如六里陂水利八里亭迤南至龜湖道路言于有司濬築繕治鄉人德之歸養十二年母終琛年幾六十後十一年卒有司特祠之學宮

乾隆三十年十月　　晉江知縣羅浮方鼎撰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一

宮保浄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五言古詩五十首

靜庵爲朱秀才題

爲學在此心靜之而勿正遇靜則欣然未可言入聖後儒頗好高易簡驚俗聽昔我亦慕元恍惚捉其影澹然離言說幾欲空人境大道自圓融稍偏便作病仰看鳥雲飛俯察魚川泳俯仰物何多一一關吾性即事厭紛紜實棄天之命達人握其樞靜中觀動定

黑白分毫芒遇敵期戰勝屯兵雜居民按堵不聞競指麾何從容到此是眞靜

送黃伯馨司訓海陽

伯馨於爲學積累成寸尺兵家貴近攻茲法乃大益易學久紛紜虛齋破其的美君獲升堂攻鑽窮朝夕古貨時難售吾自適吾適清漳今入潮桃李欣潤澤皐比擁春風觀聽聲嘖嘖有問卽有荅眞樂亦泛溢更憐清齋夜無語得虛白

送鄭廷昭司訓惠州

平生負戰藝自擬無遺鏃不侯由數奇利頴徒爲禿

采芳入儒林歲晚遲幽獨裁冠談唐虞發我十年讀
春風與時雨英俊任薰沐逍遥吏隱兼清寧天與福
何日訪于眞惠陽見鄭谷

送胡國華侍御還延平

文峯秀色濃劍浦深源活時時蓼萊中冰壺與秋月
古人不可見古意未應絶誰解慰我心君亦自清脫
花封饒雨露柏府耀霜雪茲亦君之餘君更有本末
愛君何以贈靜中觀未發

舟次蘭溪贈南溪張廷鳳別

地北冰雪嚴風勁塵沙惡車輪去苦遲馬蹄回催速

南來渡長江始見山水綠山高欲到天水清堪明玉
魚鳥任飛沈草木剩芬馥南溪泛此翁悟悅應自足
我亦欲爽心焉能爲齷齪

題洪氏孝思堂

親恩昊天大親存無百載高堂扁孝思風木生感慨
但能勉爲善鄉黨皆敬愛更得諸兒子怡怡無傷礙
親靈在此堂料必常康泰矜式示後人滿堂見光采

題蔣氏端本堂

蔣氏中微鞠於外氏從揚姓至國信第進士
始復舊云

大塊開兩間形賦千萬億理一分自殊差等不可易
人人各親親四海自歸極所以蔣氏堂根本欲端的
此意啓後人孝思幾時息待看春滿枝始知端本力

壽林毋陳氏

昔憐寡婦寒今喜節婦壽昔憐兒啼號今喜兒成就
莫謂天無知善人天所祐稱觴北堂前斑衣舞大袖
願兒知報恩孝思不改舊

輓四川汪大守　汪起教職至知府

業儒多作迂事吏或近俗何人隨所之政教皆可錄
桃李醉春濃桑麻欣雨足清白素傳家典刑猶在目

無能作九原閱銘秪心肅

題韋氏旌節手卷

大道斡蒼蒼人各秉正性草澤有貞婦寒餓不爲病
吾曾見數人中心懷炯炯食茶歸泉壤湮滅無名姓
何處貞節堂煌煌甚齋整古來忠列傳史臣曾論正
豈無僞與眞自有幸不幸端的韋氏女鄉閭皆起敬
表彰自公論亦足見天定諸賢與贈章盈卷得清勝
我拙不能詩感慨聊成詠

題司馬貽翰手卷

大司馬翰公貫道邀安溪高先生瑞文爲弟

予師時見敬禮集其平日所貽手柬凡若干題曰司馬貽翰示不忘且表公謙德也諸士夫能詩者俱爲賛揚余不能瑞文强余亦詩之

師友道久衰市井談鄒魯偶然得青朱羞與布衣伍
書生氣少剛俯仰亦辛苦何人識獨高一笑輕泥土
恭敬翰墨貽珍重珠璣吐貴貴與尊賢依稀兩存古

題張敬中巽作 巽有二義柔巽也又深入也

吾愛張子房聲容斂輝赫從容談笑間摧折無堅敵
吾愛揚子雲淵潛探消息大元首黃鍾千古垂心畫

養剛在用柔入妙貴深索此理自吾儒老氏亦窺測
所爭直毫釐相去寧丈尺還應巽所翁爲我發眞的

送王司訓

古詩三百篇讀者拘題意憐君有獨得筆能發其義
膽大出波瀾心小入精緻葩艷無枯題優柔有餘味
自謂雖時樣亦足爲美器逐隊獻當道百戰百不利
儒官天與閑晩芳聊自媚時因酒發豪不覺思千里

贈地官趙文卿別三首

天地氣高深莫能測其妙幽居觀羣動亦足供一笑
東鄰說金多西鄰誇地要不有出塵人伊誰可同調

又

道險說羊腸磯深聞牛渚擇取平路岐行行任晴雨
淵明有眞意紫芝現眷字相看各點頭分攜無一語

又

金臺本崔巍金陵亦佳麗青天一白日均照無兩地
丈夫志四海故土莫濡滯後會有新知願言示經濟

贈高抑齋大守三十首 時乙酉秋抑齋將北上

抑齋自謂氷春欲歸東溪余應之曰東溪信樂矣其如蒼生何素不能詩乘興連賦數十首政績之美願留之勤山林之樂難老之方

榮遷之頌俱於詩中見之工詩者笑其拙知道者則曰中間云云頗有味哉然狂言野態自不敢謂無若肯清觴三酌俾山童月下放聲三謳亦未信蓬萊中有煙火也

日月無停機乾坤有眞一達人握其樞白白生虛室
俗吏紛紅塵抑齋自素質應有意中人爲秉循良筆

又

斗舉久張皇誰是讀書者衣被皆錦章無復見朴野
抑齋浚源頭泮水來清瀉靑衿掬餘波味甘可能捨

又

橋城開水溝潮湧任去留山川來秀氣唐宋想前修
云何二百載無塞不堪舟抑齋明地理活潑見清流

又

大火赫南州征人怨長路荷擔欲徐徐又良山雲暮
忽然抑齋春滿道榕陰布鬱鬱將十圍好作甘棠樹

又

北風撼樹根東風回樹春安安郭橐駞不喜亦不嗔
柳子丁爲傳抑齋讀之頻吁吁發長歎雅意得吾眞

又

武侯治西蜀道路皆整新爲政務精密千載仰斯人

江路怨泥滑山路苦荆榛咨諏勞大守歡喜動泉民

又

史官有天刑謂其枉生理良愛與喜怒一一出自己
潤筆博黄金千載無信史抑齋得端人郡志亦可喜

又

學校欲整新財足民無愁濟濟欣多士明明頌魯侯
佳賓燕鹿鳴信息喜今秋玆亦道所繫豈爲科舉謀

又

古人不可作古意何邈邈古祠欲草荒名花失香馥
誰整賢守祠鮮明更超卓歷歷數宋元西山眞道學

又

君謨稱宋賢史傳甚昭昭晝錦浚泉南秋天起鶚鵰
政猛人不病此意久寂寥古祠重修飾豈爲洛陽橋

又

黄堂一杯酒令尹撫字心梅溪此佳句萬口尚謳吟
春風花滿枝秋風葉滿林珍重抑齋翁古琴振遺音

又

爲政良多言論治貴識體察察作總明紛紛入瑣細
但見訟愈繁未見冤能洗何如抑齋翁靜默稱愷悌

又

治蜀法最嚴如何能得民治鄭火甚烈如何稱惠人
過惡有故誤懲惡要認眞抑齋尚三代用法不爲秦

又

飲食有寒熱適可乃爲良味熱已滿口如何又桂薑
抑齋自菜根中宵清夢長少恩如漢祖能害張子房

又

人生在世間談笑無百年百年亦瞬息生理忽茫然
惟有桐鄉愛廟食自綿綿天地同悠久詎肯稱神仙

又

處世眞若夢辛苦何逼迫富貴千黄金於我竟何益

腐鼠落人間紛紛爭得失請看抑齋翁淸香坐朝夕

又

廣厦甚堂堂容膝只一席兒孫自有地勿爲掛胸臆
造化任縱橫雞蟲任得失淸齋坐垂簾一日似兩日

又

得亦人所憐失亦人所憐一物可到手誰肯不爭先
豈知滄海大忽爾成桑田古人稱不死季札與仲連

又

魯連亦人耳何能獨不死商賈不屑爲蕭條自行李
渠自有寶珠商賈亦奚以淸夜想斯人月明三萬里

又

吾愛嚴君平占卜亦垂敎與臣言以忠與子言以孝
百錢輒下簾幽光不顯耀若遇抑齋翁定請與同調

又

螢飛甚峻整上界眞人居其奈足官府案牘日紛如
終日勤視聽耳目不能虛何如作散仙杖屨自徐徐

又

江南處處梅愛梅只和靖黃昏聞暗香深淺見疎影
妙句不黏塵可以發深省北人亦愛梅但說堪調鼎

又

松柏挺淵幽果有二千尺古貌閱歲年何曾改今昔
逍遙陶隱居杖屨散蹤跡聞風愛厥聲不說堪柱石

又

西風時作秋凄淸逼重九百草萎以黃菊花疎而秀
行行自瘦節采采花滿袖持獻抑齋翁壽觴盈泛酒

又

落葉滿空山秋菊有佳色此間理最妙識者百無一
造化有乘除人生自消息持此問抑齋果果見端的

又

秋風動林杪秋氣甚崢嶸香添爐有火臥冷心無兵

起坐對江月炯炯雙眸明遠遊入泰初蘭芷爲芳馨

又

東溪通黃河萬里自天上飮流爭其源月掬光在掌
九曲來棹歌靜夜得淸響光霽正無邊勞我馳夢想

又

瀰瀰東溪水泛泛抑齋舟舟行不閡淺水滿無停流
何必角巾折只此是仙遊更有簑笠具寧愁風雨秋

又

鳳陽中都地山水秀而平赤氣光騰後猶能生俊英
五馬亦高貴一笑澹無榮乃知天下士但欲乞身輕

又

人皆愛美人美人不易得既得不易留行旆催逼迫今朝樽俎同明日山水隔新春來好風猶應見顏色

錢立齋大尹之三山試闈聊贈香茶見意

香茶清且香堪比君子德半片着齒牙風味勝冰檗持贈素相知雅意良有極今秋大比年君固文之伯闘文場屋開巨眼秋月白攏石兼撥沙金玉光的的稍閑聊試茶清香當滿席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二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刋

七言古詩十八首

贈林社師

涵江此地最幽僻車無音塵馬無跡門外山光接水光庭前草色爭春色落霞飛與孤鶩齊蓬島扶桑望眼迷古殿中有歲寒柏春禽借此託幽棲絳帳延君來寓此光景盡入君懷裏機心曾對閒鷗忘富貴眞若浮雲比我來相訪坐寒氈雄辯高談入九天硏朱

只用點周易覆瓿仍將識大元愧在塵埃無相識今日開經逢三益作詩聊以舒我情敢詠南山與白石

田景玉種菊吾讀書窗前花盛開時王邦贊惠酒於余併及景玉適景玉以事出余取酒對花獨飲不覺興發錄呈二先生博一笑

何人種花我得賞何人送酒我專享花前酒醉浩浩歌聲震如雷光萬丈擧頭只見天青青暗裏不知有魍魎魍魎時時能耀靈何似城南老樹精此精識仙未識我我欲乘風登蓬瀛蓬瀛仙子我同調開我來時息酣呌風淸月靜夜如何滿座相看發一笑

夜半感秋書欒清連氏孝善卷 時甲戌下第歸

欲駐春風未有因颸颸木杪又秋新短檠書生頭欲白高堂更有白頭人逐貧未能文送鬼變白安能藥通神東家風寧木最靜西家捧檄得爲親三復連氏孝善傳愧我堂堂七尺身

燕歌卷爲祝秀才題

憶昔少年膽氣粗羞爲弱女具省鬚張拳直欲攫猛虎開眼何曾見俗夫年來英氣消磨盡事不能平惟有忍時逢猖獠肆撞突和顏溫詞謝不敏男兒胸中富甲兵善藏其用用斯精動在九天藏九地機緘誰

會測沈冥素冠白衣易水上周身先巳失屛障好勇由來笑匹夫大北風蕭蕭空悲壯越人來燕作燕歌慷慨激烈恨何多疢疾未必非君福美玉正應山石磨與君美酒博君笑丁寧莫學我年少燕歌爲我轉和平高節從此生清妙

送艮卿申尹擢守安吉州 代同年趙文卿作時安吉民有反側者

白面書郎誰赳赳稍試之難動擊肘申侯艮利亦慉夫偏有牛刀出大手子我艮卿剛幾時春深處處皆花柳也知利器合攻堅須念癡孩難去毋奪此與彼天亦私轅攀徒爾勞白叟似聞彼處有潢池鰍鱔欲作蛟龍吼鄭僑此去火煌煌何物更敢膽如斗前在招遠渠未知赤眚聽風曾北走自古相須才與誠君才兼有孚盈缶雄文一擲鱷魚潭定有歡聲齊萬口

樗庭卷爲鎭江丁同年敬夫先翁題 翁善岐黃

江水西來深復深老翁江上看浮沈也知渴飮止滿腹時取津津澆杏林人將杏林比仙島花實長春雨露好翁言吾庭更有樗百年欲與吾俱老萬丈絲綸收釣竿倚樗長嘯搖金山庭中步影蒼苔滑感慨人間行路難路難秖應樗下息忽見新槐長百尺車蓋亭亭蔭道旁樹木眞爲人愛惜世人疑天感應迂鑽

核能留杏一株槐陰寫入樗庭卷始信陰功果有無

松主卷爲縣尹霍廷獻先翁題

寒盡山中春滿空松花不解趁時紅洛陽名苑爭看錦寂寞誰堪獨主松忽爾波濤作風雨聲聞正恐招斤斧南山佳處捷徑多澗愧自應松不主何人愛松最識眞優游老作松中人窓當松月夜生白座滿松風衣失塵天地爲爐誰不朽風月資人偏耐久試看松主百年餘清聲素質還依舊

壽秋官鍾彥才毋七十 毋生日在陽復之月

平生中饋清苦心二尹囊中無黃金父吾夫者皆吾

子吾一視之何淺深不敢中斷是吾織子讀而倦子之責諸彥吾伊皆有聲秋官彥才省更白奏績承恩自日邊榮封正值古稀年座上風生聞笑語階前綵舞看神仙江南梅花開最早報道陽回消息好願待花實調鼎時猶見高堂春未老

壽通政楊賓夫母八十

愛日堂前拜阿娘低頭包羞汗如漿叅政祿厚欲養毋風木蕭蕭恨轉長何人春秋登八十自天錫命光煌煌元晦有毋不貧乏希文有祿無恨傷淋漓壽杯江水闊婆娑綵服春風香歲久且看桃結子腰纏眞

有鶴上揚

題曾漸溪書屋

鴻漸之山鴻聳峙遶山長溪流迤邐彼流何曾厭坎科不盈不行行且止漸溪居士癖愛溪積石封鎖深自底匯集停瀦剛幾旬忽驚兩岸皆茫瀰也知儵魚出從容更見雙雙白鷗喜一朝騰湧決牢關白日雷霆轟地起仙槎自在放中流頃刻定應幾萬里

題慕椿詩卷

日月籠中雙轉轂苦無長繩堪繫縛纔聞海上說靈椿轉見人間悲風木生平詩書手澤存拭淚忍心時一讀今年果能勝舊年郎罷知之應捧腹回枯存生只此方未信邱原不可作

贈李縣丞

視篆晉江滿一年端端的的不言利人言君是老書生湛湛雨露皆生意我叔當年守高州可人曾說君名字正堂先生肯扶持應見春生花與卉高情莫詠歸去來掃溉樹松且相對

輓莊州判 莊曾上疏言時事老乞致仕有子中鄉試

買宅何曾居言責殿前願獻治安策陶翁晚愛菊花黃只爲當年腰無力燕山教子以義方靈椿丹桂爭

春色二三老子化一身昨宵歸去滅蹤跡遙望乾坤不見人江流一帶傷心碧

輓陳職方毋葉宜人 職方父作法司官

君有疑獄君勿嗔求生不得君亦仁兒兮刻苦傳清白貧乏喜兒消息眞榮封並夫稱有子福德如斯曾幾人埋玉山前斜去路時聞嘖嘖往來頻

尤某將之京謁當道獻其所蘊且順途看其二姪介卿純卿 代林地官帥吾作

詩人久抱濟時志逢時那肯藏利器清風明月何處無碧水丹山隨所值韋布不殊錦繡榮廊廟須帶煙

復氣若家二姪雙桂香相見一言應有味

題羅一峯書院 代小兒敦履作

元氣周流無定所物換星移自今古昔稱佛國是泉南今道泉南爲鄒魯一峯正氣到吾泉泉人謂宜食玆土毀淫扶正廟創新淺齋先生心亦苦

又

淺齋之齋元不淺以道誘人微而顯一峯書院深復深淺齋鳴琴出正音雙江先生聶持斧心約淺齋同好古盛稱多士秀吾泉褒衣博帶追前賢盡友天下猶未足尚友一峯爲私淑清源山頂石嵯峩紫帽對

之欲婆娑兩山南北光照映一峯登臨應起敬山神到院費丁寧多士愼勿說功名

感事

世上元無眞愛惡惡聲到耳何須怒平生無限古今懷今日偏懷黃叔度撓之不濁澄不清一望汪汪千頃平安得畫工表顏色時時拜揖仰寧馨

壽顧洞陽大守

先生初度之辰僕僻居林野不知賀適經幕曹君來索詩補圖乃乘興大書一首但覺狂言可歌不覺其拙也

澹蕩風回千里春無霜無雪又無塵偶然有雪報春信萬家歡笑春不貧何人緩步雪花上道是洞陽山裏人洞陽梅發清源頂白白花開歲歲新

淸源地暖多梅少雪但梅花淸白自含雪意故併雪言之

端午遊東湖看蓮有感

蓮花自古稱君子又道菊花是隱逸隱逸心亦君子心出處休論心與迹迹是心非吾所惡外須衣褐內藏璧端午地中回一陰陰能助陽亦須惜無營自遇上界仙得謗莫怨他山石小人嗜利如蚊蠅見利小

小亦聲色大人自有大襟懷天地尚能容荆棘薰風南來動蓮花我對東湖春拍拍

戲贈田均州景玉

均州卜居余鄉鄉龍溪邊每見之必談仙或作字哦詩皆自以爲仙助詩成怒余見笑不與和挾醉大駡因詩以贈之殊覺煙火氣多也不知田仙以爲何如

瀟洒均州田太守平生落落不曾愁年來頗得滄洲趣時時望仙樓上頭靑州從事亦好道爲君遠作迎仙騶鎭日迎仙仙不到道心起火鶩浮鷗濃酒濡頭

雙袖舞罷花酒雨風颼颼舞罷浩歌饞嫂厲聲聲撾碎黃鶴樓黃鶴仙人無膽氣疑是張李與君謀立召從事前受勅封君龍溪溪邊作醉侯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三

宮保淨峯張　岳選輯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五言絶詩

送王開齋之京受職

欲寫不成詩無詩不自已何時遇故人清風一千里

又

萬事皆前定人生勿大勞高歌時取醉我輩亦人豪

送林六川會試

萬水千山路三杯半日談功名思遠道勿苦憶江南

六言絶詩

題秀林菴四首

百鳥鳴山山幽萬木成林林秀盡日閉關絶塵清風時拂領袖

巖巖白石山頭峩峩紫帽壓鬟洗心借坐禪床名利一時都盡

淸風明月有情枯木寒鴉無怨拂扇煑茶爐前拄杖放生池畔

自有朝霞夜露不嫌樵歌牧唱惡客時來叩門說與衲掛梅上

與留朋山索酒

雨凉欲開酒思雲黑大發詩悰我有所思何處朋山酒裏豪雄

七言絶詩

讀孟子有感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云云余讀而歎曰處憂患之道無踰此矣及從容諷誦至其所謂與禽獸奚擇焉於禽獸又何難焉頓覺英氣大露終不若顔子淵程伯淳氣象溫厚之尤爲可愛也因詩以自勉

春風面目對人好秋水心情到處安英氣有些還皆事銘盤朝夕願希顔

題四一迂士圖　代蔡虛齋先生作

陶廉憲自號四一迂士四者春杏夏蘭秋桂冬梅其一則迂士也

一點乾坤分付眞采眞元是看花人傍花隨柳前川樂歟百年來幾問津

靜庵爲魏秀才題四首

小借江山結靜椽閉關高坐到何年忽然夜半千門鬧風月都來不用錢

又

心遠何人地最偏結庵元不爲逃禪中朋莫道無多地一洞天深一洞天

又

鳥啼月落四飛霜榻上跏趺正欲忘曉向東窓一開眼謝家春草滿池塘

又

簡冊堆塵欲汗牛半生辛苦坐書囚而今我也都拋却一鳥不鳴山更幽

題筍江清泛圖

筍江方子韶豪勇好義且善飲而喜遊亦余族姻舊也知余素有山水之癖一日擕酒一壺偕秀才四五輩邀余泛江避暑且命工作圖題曰筍江清泛而强余爲之序余方趺坐船頭觀魚子出遊甚適不暇序之惟叩舷朗聲歌詩一絶

五月清溪已得秋小舟蕩漾在中流莊生久解濠梁意何處江山不自由

泛舟

池塘有草兩涯青天地無風一水平自在小舟在自樂耳邊鼓吹任蛙鳴

閑步

田夫要我我皆去江岸逢鷗鷗不飛萬物悟來都一體蚍蜉亂撼欲何爲

送李長史先生之長沙 時正德三年重陽前一日

今日滿城無風雨明朝馬上見南山胸中一段悠然處付與孤琴不用彈

又

寒澗水清舟去慢荒村路細馬行遲前程遠近憑誰問一卷羲經是故知

恩命褒崇冊二首爲張吳山僉憲題

二十餘年把劒磨風霜冰雪幾經過恩波萬里來天上何事希文恨最多

又

移孝事君得顯親君親豈是兩般人直將義命分開說自是莊生識未眞

贈朱墨溪教諭受奬勸

星宿光芒射俊英何人江海欲逃名也知高枕閑中好爭奈金雞半夜聲

次韻朱教諭題邑庠講堂十首

掃地焚香澹得清眼中物物足明經劉郎到此應爲主莫遣苔荒百畝庭

又

黃昏門戶鎖深清夢裏分明了六經夜半鍾聲驚夢覺起看明月正中庭

又

雨滴高梧夜更清輕風爲捲讀殘經曉開窗戶無人問雲影天光共一庭

又

坐穩蒲團想大清先天畫外得全經四時長覺春無恙誰訝秋深草滿庭

又

長松祠下挺孤清霜雪多年亦飽經洪景只知明本草未應得此種盈庭

又

抖擻衣冠總未清不應青紫在明經何人濯足登千仞靜影浮光看洞庭

又

扁舟搖曳碧波清灑濯當年亦幾經望望我家應得

題無窮花鳥候門庭

又

芙蓉擎露出輕清不用研朱碎點經最笑仙人知我淺時來教我誦黃庭

又

蘭菊堪多總是淸千年憔悴在騷經餐英我亦知多少一笑春風自滿庭

又

兩山日對眼爲淸眞勝華嚴一部經適意自行還自止何人蹤跡到吾庭

題古元宮道士杏林春曉圖

萬古乾坤一片丹神仙捨得在雲閒可憐仙景分明甚留與後人醉眼看

題張大尹梅花四軸

老梅

樛曲偃蹇無與伍崢嶸突兀若有怒只將淸白守故吾莫管時人憎貌古

嫩梅

風骨生來自奇峭橫斜幾點更淸妙冰霜保護期結成丈夫誰敢輕年少

風梅

北風亂撼茅屋破何人山中得安臥孤根欲回天下春辛苦須從這裏過

靜梅

大塊無聲春有色美人窓外媚幽寂相思忽見兩忘言了我胸中一部易

東湖書院三十四首爲工部尚書吳獻臣先生賦院中之匾曰克己曰復禮曰定性曰事天曰常默曰守愚院左右前後亭曰釣魚曰歌鳳曰飛翠曰觀瀾曰詠歸曰思過曰仰高曰

拱極曰息機曰見一院外遊觀之景曰松篁曰竹林曰梅根曰菊徑曰蘭畹曰桂坡曰楓嶠曰柳隄曰蘆溪曰菱港曰蓮塘曰萍沼曰菜畦曰藥圃曰尋春塢曰避暑洞曰桃李蹊曰百花庄

克己

風雲八陣大張圍窮寇當前不敢追曾信癯儒操寸鐵笑摧勍敵臉生肥

復禮

黑風吹海立崔嵬失却珠光照蚌胎新到使君廉若

洗一朝合浦又珠來

定性

主人門戶放開扃客去客來休送迎千古周文垂艮卦華嚴不必又傳經

事天

大塊崑崙分八方要知物我共痾痒西銘讀罷胸中了不用焚香告彼蒼

常默

萬品生生自歲年全無一語是先天風流終日清談客忘却自家更甚元

守愚

秖見春來草木敷誰知元氣在根株至人被褐還懷玉無限神明向內腴

釣魚亭

袖有絲綸不可量從教魚子樂洋洋乘槎直欲到東海釣取鯤鯨萬丈長

歌鳳亭

接輿元不是狂生眼底還能識聖靈何事下車不得語由來眞隱欲逃名

飛翠亭

動靜無端造化該閑關禪客莫相猜若言山靜全無動請看羣峯飛翠來

觀瀾亭

徙倚觀瀾探化機窮源不得得歸遲將心與競能分曉須是忘言靜始知

詠歸亭

功業浮雲過大虛春秋不復見唐虞年來還有周公夢會點詠歸又起余

思過亭

林野生來失佩韋回頭四十九年非故鄉寸地堪思

想莫戀并州不肯歸

仰高亭

千載尼山滿逕蒿晦翁指點到牛毛還須料理登山屐一悟象山恐未高

拱極亭

清風千古首陽高何物揚雄獨反騷更笑莊生分義命天然可是不能逃

息機亭

海上羣鷗不可思誰將抱甕笑區區申韓老子還同傳始信馬還不腐儒

見一亭

元氣茫茫信杳冥森然物色萬縱橫大虛便是乾坤
一亦恐橫渠說未精

松嶺

挺立徂徠失萬牛清聲時復作颼颼也應匠石來斤
斧去作人間鐵漢樓

竹林

松柏蕭蕭霜滿天此君雙對亦清妍知音應有伶倫
在不許人間又七賢

梅根

相思一夜到天涯春入孤根意轉加到處會心疎影
在何須竹外見枝斜

菊徑

霜英色色自怡愉泛泛酒還能起病夫更喜翩翩秋與
早歸來三徑未荒蕪

蘭畹

獨清獨醒思幽幽中夜無爲獨遠遊盡道屈平元不
死至今蘭畹在湘流

桂坡

冉冉香來桂子風高枝折盡廣寒宮獨憐寂寞空山
夜抱膝無人坐桂叢

楓嶠

清齋坐久復行遊忽見丹楓又感秋落葉紛紛隨去
水天機袞袞可能畱

柳隄

楊柳堤頭亂絮飛沈吟春意澹忘歸夜深踏遍天心
月又有風來面上吹

蘆溪

隨興尋詩到水湄水光與我共清漪午風淡淡蘆花
起亂點緇衣亦自宜

菱港

夜半鍾聲報曉晴起看野水與堤平逍遥觀物到菱
港可是先生亦嗜菱

蓮塘

與日炎炎正午天萬花無復敢爭妍水宮淨拭亭亭
出不是濂溪亦愛蓮

萍沼

詩人也不喜浮名感歎無根水上萍我欲憑風都掃
盡天光雲影看分明

萊畦

根頭有味儘堪憐一食何須費萬錢知味仍教無此
色前人先得我同然

藥圃

千鋤萬品藥苗新參朮芝苓盡可人醫國休誇吾有
物須憐病痛自家身

尋春塢

一塢藏春春更深暖風晴日許幽尋欣欣木上涓涓
滴此是乾坤造化心

避暑洞

石洞陰陰枕簟横幽人高卧有餘清應知赫赫日當

午無限蒼生觸熱行

桃李蹊

紅桃白李兩無言笑笑含春自可憐最是多言能賈
禍白圭三復歎前賢

百花庄

萬紫千紅春滿園小車花外喜晴暄閒將物理觀皇
極一度花開是一元

贈刑部正郎鄭雪齋歸莆田

茲數日以疾累不得與雪齋常常會叙甚不
懌又聞雪齋將行更作惡此蓋朋友常情也
而雪齋於我至不相聞問安又不告別
此何說也仕途中能容此簡傲人耶官其告
病歸也山林有樂須識高者得之雪齋豈亦
能出塵耶謝公東山掃榻相候久矣第不知
其樂幾時耳因詩以諷之

潮雨金陵送雪齋壺山定說好歸來蒼生任爾愁安
石絲竹清聲自快哉

寄長洲令郭澄卿同年

清淮去歲憶同遊楓落吳江又一秋莫怪道人情亦
冷會隨孤月到長洲

謝高抑齋大守

老母受封小兒進學兩蒙賀儀感感病體未
能走謝愧歉實多聞開城河併栽清源山樹
甚喜偶以拙文換鹿一隻謹遣家人奉上聊
將敬意由來衙門中無一毫之私敢于也幸
勿誚拙詩一首博笑

綠浮江水入城中山滿蒼蒼萬木豐太守也歡山水
妙野人獻鹿頌成功

寄贈蔣悟庵地官

處處逢人問政聲知君雄劍有精神年來秀氣江南

滿紫帽清源盡可人

戲贈田忍翁戒酒

洗心一夜戒狂藥醒眼三年看醉人聖學最難惟克
已顏淵三月不違仁

丁亥立春前一日夜坐

半夜怡神坐養眞寂寥榻上更無塵霜清月冷天將
曉春報融和氣色新

書齋遣興二首

小小書齋占地偏坐來眞有日如年鄰家怪我無煙
火不識閒人亦是仙

又

雨澆花木四時好風掃塵埃一點無只此窩中吾亦
樂憑誰說與邵堯夫

謝張大尹惠春筵

惠到春筵中有羊肉甚佳書生暫歇菜根喜
而得句

長占先生苜蓿盤薺鹽終日有清歡昨宵夢破春風
鬧報道羊蹄踏菜園

與高抑齋大守索曆日

杜門養病經年不入城郭盛德在想而疎於
省侍以求教益愧歉實多何日病愈得一拜
望爲慰耶二司先生並無一冊新曆送到府
中若有希惠下數冊俾村野之間亦知寒暄
氣候至感至感

詩書筆硯帶煙霞寂寞柴扉自一家要看好春無曆
日漫將消息問梅花

答同年季明德見寄

草有精神花有香生生隨地見春陽莫將花草誇新
艶要識根頭在故鄉

贈曾敦厚

正德壬申夏簡文潘東厓焚香設席邀余坐
觀瀾亭下出其文集屬敦厚讀之余因識敦
厚且覽其所作文集後序爲之贊賞者久之
自後余以祿仕遊走兩京及以病告歸計二
十五年與敦厚無一字來往敦厚簡余耶余
簡敦厚耶茲因吾泉二守李春江先生邀爲
弟子師以書來索予贈言賦拙與之

文采風流香紫煙觀瀾亭下識君賢江山咫尺成千
里不覺于今又幾年

贈李春江二守三十七首

溫厚明通江右餘千士大夫所以號吾泉二守李先生爲春江也先生謙而不居曰吾學仁而未能學智而不足何有於春江哉余聞而笑曰吾泉之民饑而溫之以飯渴而涼之以水此非春江而何然而春之熱爲夏夏之冷爲秋秋之寒爲冬損益盈虛行藏進退此亦春江之所以微微教我者也太極之元源頭之活此則春江之不肯教我者也泉士大夫謂余辱知於春江何可以無詩贈乘興作三十七首其德政之美人品之高不於詩中道及而於詩外見之

春江江上春可憐春入江花色色鮮更愛通渠堪稼穡農家春好慶豐年

又

江淨能堪半點埃逍遥一望與悠哉波恬浪靜江逾好無限春光入眼來

又

浩蕩春江漾綵舟晴暄無復獻功裘野人一識東風面報道春來不作秋

又

穿巖越谷必朝東漫漫隨春到處通莫許分時如有興要知合處乃爲同

又

萬里空江春亦淸雪消春水與堤平遊人最愛春長在江樹根頭坐聽鶯

又

萬山參錯送巉巖作意侵春欲放嵐一夜江風輕掃盡水心月照碧潭潭

又

杖藜江上踏晴春和氣熏人若飲醇兩岸萋萋芳草色一般意思望中勻

又

江波淡淡捲寒漪正與人間智者宜春靜無風波不起從人江上照妍媸

又

江頭石暖正春深石上漁人坐柳陰釣得鱸魚長滿尺何人攜酒入幽尋

又

欲駐春風未有因春風到處總宜人且看風地江平穩暫借輕舟去采蘋

又

何處思君春正愁紛紛江月上樓頭只將腸潤喉二碗不喚墻醪過半甌

又

春意茫茫何處尋江頭觀物細沈吟平生不盡春江興洗濯歸來詠此心

又

滾滾西回鼉潁堆轟轟地底日驚雷春江正在夷陵地多少遊人去復回

又

花竹交加春日遲花開壺酒竹開棊山河棋上經綸手試問春江知不知

又

車前何事怒螳螂奮臂相當不肯降浩浩湯湯含垢污幾人曾信有春江

又

騎驢雪裏早尋春江上梅花正還魂更有一枝花獨妙淸淸僻在白玉村

又

閒來料理釣絲長江上無風春亦凉湯漾釣船尋處穩看人膏火鬧爭先

又

昨夜東風報早春遶門江水盡生溫老來莫笑春無力請看微青入曉痕

又

活潑胸中春有無平生自信只區區春江一望何多地瀟洒還堪着腐儒

又

淸源紫帽兩相高煙雨相連氣亦豪問舍求田兩山下春江笑我秖徒勞

又

楓落吳江一片秋令人蕭颯失遨遊何如滿地春江暖蕩槳百壺送小舟

又

空谷幽幽自采眞可憐絕代有佳人天寒翠袖寧依竹不向長江媚借春

又

江柳籠煙十里青柳花如雪舞風輕紛紛點斷春歸路道是無情還有情

又

江頭春暖看晴暉羅帶青青曲幾圍開舡高有青簔
笠斜風細雨不須歸

又

萬卷藏書教子孫吾伊未必盡能文何如漲漲春江
水漫没陰功收滿囷

又

江上結廬對遠山春來病去得心安出門一笑何多
景岸有芷兮汀有蘭

又

有卉逢春鬧出新半江溫水躍脩鱗人間此景誰無

分秖恐靈臺未有春

又

興來不管路欹斜拄杖尋春興頗賒幽意獨憐江上
草忘情不賞魏家花

又

萬物涵春自喜嬉遥岑一碧出霏微江神報我春無
恙不見紅塵點釣磯

又

世間萬事一毫芒百病欺人藥有方要得春江消息
好北窓枕上問羲皇

又

彭蠡春深不可涯小姑江上立崔巍東西賈客舡傾
出秖見漁舡載雪歸

又

春花逼水欲抽芽江燕尋泥誤點沙老樹花能開嫩
色舊巢燕不背貧家

又

水雲輕點白鷗微相對何人更有機一片澄江淨如
練詩來我亦愛元暉

又

黃鸝樹杪說青春江上風來半掩門欲賦春詩三百

首自然不肯學西崑

又

雲暖風和正月天轟轟鍾鼓不成眠酒江鬧有春江
趣說在豳風七月篇

又

倚劒長歌有所思春風動盪意何如酒江水暖魚歡
躍月滿天明夜色虛

又

天地無窮酒一甌相看盡日不生愁晚來風起春豪

弄吹上元龍百尺樓（七少陽數也少陽能發生故作詩止於三十七）

春江四詠（代小塔謝道夫作）

村不識吏

形色生來吏亦人如何見吏便須瞋桐城城外千村靜盡道官貧吏亦貧

門無懷金

孤月中天照此心爐香一炷夜沈沈他年清白大夫第傳與後人勝似金

問俗同邑

過化同安有大儒而今風俗是何如古人不作將誰問力挽未還意有餘

借賢莆陽

有美春江到處宜莆陽稱頌足新詩木蘭水亦清源水願借先生飲幾時

題潘監生慈孝圖二首（潘之妾有子而其妻育之甚慈）

深山大澤生龍蛇此語憑誰一笑誇悟得孝慈眞感應女無美惡總吾家

又

妬婦津頭問鷓鴣行人返哺說啼烏同心莫作風波惡且看潘家慈孝圖

答王閒齋惠酒

搔首江樓正獨醒新愁尙起百丈城辦園何處來衣白剪插名花向眼青

與蘇任眞飲歸而有懷

睡足開門日正東無懷笑喚葛天翁人生百歲須安樂春色十分花滿叢

簡張鳳溪推府

前日蒙差老人許貴社首倪恭和督理道路今土岸至光孝洋十里將畢工而陳埭至塘

頭二十里則全未盖此路傾圮已久修整頗難不惟費工且費財有蓮埭林甫達長市柯中元塘頭王履中杏墩王才咸此數人者有恒產恒心爲衆所服可着老人喚來分付數語想彼亦歡欣趨事也願留之意立見頌歌之聲滿海隅矣

月湧潮聲漫擊堤長途風雨苦凄迷斷橋新整泥無滑應有行人說鳳溪

與同年福州府大守朱子夕

濯足清江萬里流越王橋上步新秋逍遥忽憶朱邪

檻穩元龍百尺樓

與張大尹

儆都六里陂在晉江爲水利之最大者其餘陂塘不能當其百分之一貧難單丁下戶編排陂夫看守隄岸與水浮沈一役三年極其勞苦姑免官徭其來久矣近因瑣小陂塘亦欲援例告乞優免以致俱不蒙惠望賜公道訪察與以慈仁此亦漸積陰德收拾民心之好事也肯留之意最感

父母堂高牧愛深飛雲到處盡爲霖陂夫不怨三年

昔猶抱區區寸草心

簡永春柴大尹

極目雲山入永春歲寒猶見物華新清清坐落三更月彷彿梅花是美人

又

浪說詩人膽氣輕江流石轉解談兵蓬壺壯士堪操縱定見永春有石城

謝顔大尹惠春筵

白淡書齋只菜根寂寥自笑是鄉村華筵偶得南安惠便欲凌風生白雲

簡安溪黃大尹

安溪好山水常欲往遊而未暇也近聞詩書禮義之政浸灌于山水之間山彌高而水彌深春發青而秋涵綠使我神爽飛越便欲躡屐持竿登高臨流以紓素想以窮夫人跡所不能到之處而清曜白足未堪遠遊聊賦一詩見意云

何處揮弦歌正音高山流水思沈沈欲尋儒客萬山裏奈此菁莪隔水深

送黃君惠秀才還海陽

紫帽峯前水色深青燈夜半細沈吟驪魚驚退非文字忠信在人只此心

送李德紹秀才還揭陽

文章到處總啾啾羨子江山解遠遊須識昌黎原道好莫將趙德說潮州

贈廖潮二首

廖潮江西臨江人也以公事往北京因謁吏部領提學勑書到吾泉余借青錢百餘文助之買草履不肯受但索余拙詩因而賦此

分水關頭望八分南來西去總潮東人情何必生乖

與心地平平到處同

又

萬里歸來穩夕眠青袍白馬看他年要知生世都如夢始信神仙不愛錢

與陳通守

潮響泉聲自可親春風到處總宜人書生來報好消息通守潮洲只是貧

贈周術士

君術有神能富貴我生無望到公侯相逢只話閒風月冷冷清清一片秋

謝大參留朋山惠潮絹

惠到潮絹即已收領付酒家矣不知亦頗傷廉否寒齋元坐久無筆墨望與一二禪心動時借以有言何如

潮絹青青映小齋酒杯十日不塵埃毛公墨子驚春夢又報朋山清氣來

還與東留朋山

萬里青天萬里雲誰家白日不黃昏漁人自喜釣無餌高笠短簑臥石溫

與興化傅二守

故人一別許多時長日思君君未知昨夜撈稍月下夢清清遥見水蘭陂

書齋遣興三首

平旦窓前一炷香心閒無事自清凉虎皮坐穩對周易庭草青青引意長

又

涵江一水綠於苔紫帽峩峩映小齋樵客也憐山水好時時泛水上高崖

又

萬水千山到處清脚跟更不踏浮名最憐紫帽峯頭月半夜問丹成未成

感事示弟子升

雞蟲螂雀亦何求得失輸贏苦未休自笑迂疎無箇事跏趺榻上看蜉蝣

簡同年郭白峯

東禪寺住持僧戒旺實郭世立陳子升之表叔也曾相見不敢談及其家世但句句慈悲耳若問以輪廻之說則笑答曰無此理也蓋釋子之近於儒者也希執事留衣贈之以爲他日美談未知肯否一詩見意

飢來喫飯困來眠身外浮雲任變遷此地背鄉真佛國不知何處是西天

題秀林庵禪房四首

高巖穩築禪室新草青樹綠望中匀禪家亦有神仙趣不許禪房坐俗人

又

煙火生塵不到禪風光月色自無邊出家若解無生滅許爾西天步步前

又

石泉一掬使心清最喜中宵兩眼明看破人生都是

夢風波何處不安平

又

方寸光涵萬里天英華落盡見眞妍眼中道路平如砥信步行行任自然

二弟落解詩以慰之且期待其來日云

瀟灑涵江一帶清巍巍紫帽映江明山川出色休嫌慢梁棟由來欲老成

題子遷弟移居冊葉

側廬山下借隱居一山清冷欲何如浮橋發爾春風興不受埃塵只看書

寄友

君對青燈我欲眠寒山寺裏一秋天江山咫尺成千里不覺于今又幾年

題浦頭書館三首

桃樹池邊亦漫生村童爭飽不能平世間萬事皆如此造物誰能洗甲兵

又

對面羣山萬木青秋來山骨大分明夜深見月多秋思唧唧蛩螿不可聽

又

一池清水浸秋雲獨坐無言到夜分偶聽農夫歡喜

話今年秋季好耕耘

錢大尹父存庵公正月四日生辰詩以壽之十首

梅花開遍春正和雪後梅開景更多子丑春如寅何存庵此時好婆娑

又

美酒消寒正月天厭厭夜飲人未眠座中樂誰最便存庵拍手自呼仙

又

百里歡呼動四憐不知誰主更誰賓不饑寒是吾民

[illegible]道爻祖總是親

又

酒盃日日效淵明我亦山林不世情花草鬧春意朔

閑人多壽醉微醒

又

太極仙人道理公誰人談道與之同花與柳綠又紅

醺醺壽酒蕩春風

又

九萬扶搖不見山誰聖誰賢在人間聖賢書靜中看

存庵笑人總未閑

又

天外有天天外馳白日羽翰可能羈餐霞處服日時

七日千年誰得知

又

笑向溪山欲結廬最知此地可安居樵不采釣無漁

床頭只剩無名書

又

時行時止覺心安借問洞天路在前拾瑤草斷火煙

試問存庵見自然

又

紫帽崔巍聳半天凌霄石塔出其巔誰造作大夫賢

祝公壽與塔連綿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三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四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五言律詩二十七首

夜坐

獨坐盈千念沈吟僅二更百年逐日減九轉何時成
風靜爐煙定堂虛夜氣淸石盤鑽可透暗與自心盟

夜讀覺倈

選舉乖三代詞章贅六經預愁雙鬢白苦對一燈青
蟲刻終無用羊亡亦豈輕何如禪榻上趺坐斷將迎

題族姑貞節坊二首

百年期靜好俄頃發哀彈不怨生來薄惟求是處安
茗兼茶作苦霜與月爭寒誰在紅塵裏聞風愧玉顏

又

何曾愁少婦斷欲匹忠臣有弟能知己乞恩匪爲親
樹茲千載石風彼二心人更莫憐無後須知不朽身

代蘇戸部次韻送張舉人春試

未空樽裏酒忽起座中人劍發雙龍焰毫揮五色新
行應天借曉笑與物爲春宇宙男兒事寧榮一日伸

送沈推府考績

靈臺窺黑白人物見卑高公自持三尺誰能干一毫
綠垂煙際柳紅吐日邊桃萬里饒春色扁舟任所遭

送吳司訓擢羅城教諭

對花呼酒數留客索詩頻談笑眞驚座風流欲出塵
車圓何擇地春好總宜人聞說羅城柳年來亦轉新

送劉司訓擢合江教諭便道還萬安

先生年老合江道難故於落句諷之

秋聲入井桐凉氣生高竹欲別此先生稍煩我心曲
光風久在閩化雨將行蜀歸去近重陽淸樽還對菊

送張主度秀才還龍溪

孤征兼水陸萬里到幽燕父事當誰了吾身敢自便
萱花嗟望眼春色逐行船歸去三冬足雲衢看着鞭

贈監生李時貞還南通州

大尹舊傳經羨君早過庭高談都脫俗老氣解藏英
欲贈無長句相將只短檠江湖春水滿瀟灑進前程

春晴對酒簡王開齋

積雨傷春半忽晴欣日遲江山皆景色花草自天機
獨飲吾難醉有懷君未知何時同舊榻淸語破前疑

挽張通伯

陋巷昔愁賢銀臺睇喜仙平生毛穎傳是我送窮篇

雙鳳何多彩一經亦幾年行人東郭外嘖嘖張家阡

挽安溪劉某

百未識君眞知君是古民偏能憐志士更不厭貧人景逼桑榆暮情辭草木春克家稱有子歸去足怡神

金陵別諸朋舊往淮安至江上有所思三首時正德庚辰冬

倭遲歌四牡寂寞嘆孤征索笑憐梅白因思入夢清寸心翻鬱鬱一水正盈盈重撥爐煙焰燒殘夜雨聲

又

黯黯一年別迢迢千里行論交期晚節顧我自多情

涉世防深阱見山憶舊盟誰爲元德秀省字向人清

又

百年將欲半一藝不能長進德慙多病觀書苦健忘情眞時忤俗意豁轉成狂蘧瑗吾師也知非且自强

江上阻風雨舟次龍潭驛前三首

行止非由我陰晴總屬天孤舟應有與永夜不成眠憐我爲三釜識人食萬錢何時山屐隱徒倚白雲邊

又

客途逢久雨臘月兒深春憂國應知歉逢人盡說貧江空愁日暮鬢短怯年新獨坐何能樂沈思亦損神

又

王事催行急客心欲進前但愁風自北敢怨夜如年江色平收浪晴光暖破煙便當置樽酒擊楫賀吾賢

渡江到楊州

冬雨乖時節風帆任疾徐半江來雪浪終日索衣袽到岸猶驚恐入楊始嘯舒人生貴適志仕宦欲何如

送鄧念齋之任國子監

纔得歡淸賞可堪唱別筵春行應萬里好會是何年泰學深文苑長安近日邊加餐宜努力莫歎足虀鹽

代簡答張大尹

塵裯偏藏玉詩囊不汚金平生淸脘意獨鶴在孤岑渡蟻非要福放麑爲惻心魯連不可作吾欲破吾琴

代簡答錢大尹二首　冬至前一日

解元登進士君自不知榮識度胸中遠文章眼底輕分君浙水秀照我晉江明新出牛刀手便聞有頌聲

又

端的好消息歡傳又一陽幽眠起酬舞豪興發詩狂地暖何須雪梅淸自有香回春歌大尹聲與日俱長

題蔣氏世祀堂

幽明有感應此理豈冥茫敢廢吾宗譜重興蔣氏堂

慈孫兼孝子春雨與秋霜盤薦新成味爐生不斷香
髮膚追所自惻惻孰能忘

丁亥元旦試筆

豔豔燈花發霏霏江雨勻柳從梅作色人與物俱春
拜起勤雙膝讙呼動四鄰酒杯三百後靜坐養吾眞

天恩存問啓爲張尚書題

萬仞聳高崗凌風起鳳凰獨憐心最赤不覺鬢俱蒼
日下尚書府雲邊具慶堂自天來雨露慰我說行藏
始信忠爲孝翻驚鶴上楊君親均義命同首意何長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四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五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七言律詩二百一十首

送蔡虛齋先生赴京

清源紫帽兩相雄萬仞誰人坐此中已喜是非能自
信肯將語默與人同孤舟野渡時將晚一枕東窗日
正紅今日忽驚離別遠何時再挹好顏容

讀虛齋蒙引有感

榜頭龍虎說歐陽入宋衣冠只是唐雲谷久應來地

脉清源今始破天荒何須後世是非定可卜此生精
力長愧我迂疎猶舉業未知門下更誰狂

寓南昌送王僉憲之子之天台

公子少年愛我迂新吟贈我錦模餬客中無酒與爲
別月下因詩來索逋男子桑蓬射天地洪都襟帶見
江湖尋常富貴皆餘事別有家傳不可孤

自嘆吟

屈指今年念六年聰明漸覺不如前每向六經尋妙
理聊因佳士一談元乾坤萬里供雙眼風月兩頭掛
一肩有時發出疎狂話笑殺山靈盡倒顛

遺懷二首

萬仞峯頭游我神世間何地可容身任爭腐鼠無分我看破全牛有幾人長使心閒澄水月不妨面上污埃塵這般妙處能知得別有乾坤一樣春

又

世上英豪都是誰千花萬草一般奇姸媸鏡裏難分辨榮辱夢中浪喜悲眼界乾坤三萬里胸襟風月百篇詩清源紫帽爭相勝我昔中閒樹鼓旗

右遺懷二詩俱少作不知向之所志云何歷十五六年間作何生涯而今徒只如此也歲月如流聰明日減感今懷昔徒爾嘆吁

不寐

撫枕長吁到五更如何黑者漸星星美人何處草空碧窮鬼相隨眼盡青十萬甲兵誰腹負千間廈屋幾時成明朝霜落還能滿磊磈猶應未盡平

輓漳州林方伯 公曾建觀瀾書院及刊北溪集

瞻仰荊州恨隔塵觀瀾想到北溪濱書生終老無方伯末俗于今有古人見素與銘應錄實翠渠作表亦傳神二公不是能諛者又况林宗德最眞

輓黃德威

罇酒相逢亦幾秋幾人襟韻與君侔君曾倒我三江水我亦期君五鳳樓常恐祖生先進馬未應李廣不封侯芙蓉城裏今誰主落月滿梁空自愁

輓林易齋

俯仰乾坤有幾秋淸風不改一狐裘世人有眼任青白沙鳥無心自去留教子讀書非慕祿傳家積善勝封侯死生眞忘曾知得懶向人閒白盡頭

不寐

門掩西風落葉飛蕭蕭斷續雨聲微未能一日勤三省徒到中宵念百非何物獻甘翻作苦幾時戰勝得

生肥吾儒自有安心訣不向禪家問指歸

題雙鵲圖

笑口百年開幾時可堪鬢髮欲成絲忽看庭樹來雙鵲暫借春風入兩眉分內此身皆樂地閒中何處有危機尋常此意君應會鵲噪鴉鳴總不疑

次韻楊叔亨見嘲舟邊濯足

破襪生塵着水仙盈盈水上那能眠脚頭平實非無地眼底空明欲到天檣燕語風陪色笑楊花滚雪共蹁躚風流此日猶曾點誰道人生只百年

次韻楊叔亨寫懷呈同舟諸友

舟橫靜對三更月舫趣不來萬里風縱有東坡能許
可誰言北海是英雄劍光的的還明眼勁氣瀟瀟欲
滿胸最笑酒徒無與致醒來不飲歎飛蓬

送李長史先生之長沙

行藏之具高明有素今日之行蓋出於不得
已也親友會別間亦有知吾先生之意者乎
生妄得而度之云

天地徒勞混更開紛紛萬古總塵埃我思陶令有高
識誰嘆賈生屈大才白髮暫將秋色去黃花應候故
人來月明笑拂松根坐淺酌微吟亦快哉

送潘東厓助教

古道蓁蕪今幾秋飛花盡逐水東流王門莫笑徒工
瑟野渡行看欲進舟方寸地中收汗馬五車書裏破
全牛平生我愛眞豪傑不數文章誰最優

茂松清泉圖三首爲潘東厓賦

逍遙谷裏自容身此老當年亦識眞白眼那堪常對
客青山終是不生塵微風入樹琴清耳積石明泉玉
可人都付東厓長作主也應借我往來頻

又

耳目聰明貴此身乾坤何處認吾眞滄江煙雨迷漁
艇紫陌喧囂暗馬塵身外許多皆剩物寰中最少是
閒人東厓只說松泉好惹我中宵夢寐頻

又

月臨翠蓋明高古石夾清源湧素眞此景可堪容醉
夢仙家安得有微塵兩間消息都關我自古行藏不
屬人大極先天誰盡了等閒拈出莫頻頻

送葛通守復職歸上虞

肴開黃色映歸裝清話更能一夜長雄劍當年悲耿
耿覆盆今日見蒼蒼系眞要入詩書府卜宅須求道
德坊遙望南山佳氣滿憑君細與問行藏

送余通守致政歸曲江

夾道荔花開作春香風欲在曲江雲桔槔不用貧生
病脂粉全收淡得淳一笑功名磨過客幾人江海坐
垂綸羨君琴鶴歸無恙贏得日長酒滿樽

送興化鍾節推考績

盡將法律付詩書便見胸中萬卷餘道滿春風時拂
旆人攀棠樹欲停車九皐靜聽琴邊鶴萬里翹看溟
北魚最愛木蘭溪上水終期到海亦徐徐

送張秀才還江右應秋試

麟筆千秋幾晦明憐君史外欲傳經直從禮樂窺顏

予何止天人見其生溟海秋高鵬翼奮杏園春暖馬
蹄輕人間花草皆凡品須出人間覓異聲

送張伯喬還江右應秋試

閩山歸去一書囊琴有清聲劍有光桂子分香應有
定槐花作色不須忙且看阮籍青青眼直臥陳登上
上床酒飲千鍾詩萬首不妨人笑十分狂

夜坐有感簡朱墨溪廣文

拂拭瓜桐對月明可堪山水不成聲眞誰氣力能降
虎多少園林欲囀鶯遠大有期須實地分毫無忝是
虛名平生胸次何涇渭偏爲先生眼作青

甲戌下第三月二十四日出張家灣

聞說春歸已有期可人春色亦應稀客思遠道催行
急舟遶長灣故去遲江上一樽忘獨老天涯何處覓
相知懷中多少平生夢說向癡人恐未宜

舟次臨清

杏花村裏灰和酒客子舡中桂作薪風雨五更時破
夢江湖萬里儘知津蒼天慣見不平事白髮應憐未
貴人最是野鷗能脫灑水中相近更相親

濟寧阻閘

喚起催歸不自由無端向晚又啾啾柳風吹面醉初
醒江月入懷清可收遲速此生都大夢乾坤何處不
虛舟相逢半是忙中客誰解長歌續遠遊

下邳晚泊

遠嶂依依起夕氛長河滚滚自天渾圯上殷勤憐孺
子天下英雄聞使君千載功名惟故址幾人夢想不
浮雲月中光景應無限清借人間知幾分

僧房夜酌

打破愁城樽酒邊山川勁氣未全綿縱無善價堪沽
玉也有清風不用錢窓下小燈明蠹竹月邊凉露滴
秋天西庵禪伯似僧悟漫指蒲團問極元

題古元室

室泉之紫帽窩也水抱山環冬溫夏冷學修
眞者居之正德乙亥秋余借靜其小丹邱約
待丙子春暮方東書北上赴丁丑會試室主
攜詩卷請題姓名因書此與之

抱素眞人曾此留排雲掃榻耿巖幽也知有雪偏能
暖尤訝無風亦作秋石澗潺潺鷩水逝塵纓滚滚歎
人遊半年待我西銘了紅綠猶春定滿邱

次韻題小丹邱二首

白雲縹緲四時留青壁廻環儘自幽露竹珠涵滄海

月風松波撼洞庭秋窩中已足逍遙樂頂上還堪汗
漫遊待看羽翰生白日人間始信有丹邱

又

漁郞到此可能留好鳥一鳴山更幽正喜淸樽宜對
菊那知白髮解驚秋高情直與千峯會環堵眞堪萬
里遊頗怪忘琴陶靖節崎嶇何事又經扱

登紫帽峯趙金粟洞

拔地凌空失衆邱雄奇應得數南州白浮雲谷眞堪
玩青映吾廬若可收滄海遥看深處淺仙壇幾見昔
人留亭亭老柏丹崖下欲挽憑誰借萬牛

丁丑正月初四日舟次臨淸
是日州人迎春大張錦繡而天時亦甚和暖
因試筆呈同舟諸友

浩蕩春風滿客舟從容正好及春遊擬將紅紫千家
錦博取乾坤萬丈裘鳥度好音如勸飲草含生意欲
忘憂詩家淸景分明在說與詩人莫浪求

臨淸舟中寫懷次張南溪韻

逍遙放却上天槎最是詩人得趣嘉雲物滿前從變
態春風到處總吾家翠孥茂叔庭中草紅映堯夫酒
裏花猶憶蒼生霖雨望新雷候聽一聲撾

丁丑二月十五日大風出試院書懷

萬里東風拂面來羣英肆筆掃浮埃豈無經濟酬當
宁定有光芒燭上台後美未多張詠榜掄眞肯數子
雲才家僮全不知人意只報燈花夜夜開

晩步玉河橋有懷潘東厓

芳草萋萋萬里同遠遊誰敢恨東風得官更覺貧中
味經事方知靜處功城外好山來紫翠河邊細水去
玲瓏美人胸次皆山水顏色猶應似舊紅

遣懷

破除舊恨出新篇轉覺情多不入禪望遠可堪雲隔

水思歸正有日如年生憎不飲花渾醉偏愛無愁柳
欲眠風雨也應知客意曉來收拾作晴天

送同年彭仁卿還南海

仁卿余同年中可畏者也余方挾長僔罄廠
有惠我而仁卿以覲省告歸矣顧余亦有親
在堂能爲情哉然同年得歸者例有限期又
安知明年余歸時仁卿在南海不蹇別足耶
然則仁卿之樂亦暫也又安能余誇耶故於
落句諷之

閩嶺東南春其大曲江春宴又同年論心正擬長携

手把酒忽驚是別筵此去舞衣應楚楚何人歸與亦
翩翩白雲影裏瞻紅日欲借東山恐未便

送同年吳文傑還夔

夔入國朝來百五十餘年至文傑始第進士

磅礴胸中不可涯縱橫筆底見紛華妍辭盡放巫山
出險處還將灔澦誇天破久荒連五桂前朝進士春回喜
色動二巴錦衣迢遞東風道人指神仙望去槎

壽林泉山尚書 代顧武庫作

瀟洒重恩名堂白晝光春風又轉特恩堂經霜老柏根
逾壯得兩新枝葉更長天上無塵惟綵野人間全福

紫峯文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

幾汾陽廟堂正憫蒼生渴擬向仙翁借壽觴

謝戴梁岡吏部惠綠豆酒

寂寞枯腸不可搜望鄉時倚夕陽樓千山紅樹重遮
目一夜清霜欲上頭杳渺好音聞過雁依稀春夢見
盟鷗羨君綠豆堪澆渴不數人間萬戶侯

送王存約都諫改官之任

蕭蕭殘雨北風凉冉冉浮雲淡日光白髮愁邊爭出
早青山夢裏欲歸忙何人痛哭心徒切此去江湖憂
轉長却怪春明門外別省闈還見有眞黃

次韻送胡石亭憲副貶官之任

東漢清流信可傳前辭勁氣想當年世更今古空成
恨誰向江山欲結條霖雨終須龍臥起春風好送馬
蹄前逢人莫漫論夫定且放情懷到酒邊

送地官貢月樓致仕還江陰 月樓之子山東僉憲亦以疾歸

福地誰能早致身良途何處覓通津江陰忽報歸孤
艇林下爭傳見一人獨樂更應誇有子雙清總得羨
無塵何時我亦滄州去魚鳥相忘會意眞

一竹為黃門田用周作

豪氣崢嶸付酒樽眼中萬馬盡空羣平生落落誰知
己獨立亭亭有此君靜想孤根宜實地笑看清影勝

紫峯文集 卷之五 七言律 十一

浮雲何時對我偏相慰雪落庭空正掩門

一峯亭為鄉同年方世元尊甫侍御公作

松竹交青遠映空梅花時白杏時紅小車花外開三
徑高枕亭前見一峯獨樂人應識司馬上林我已厭
元龍登臨剩有平生屐留與仙郎躡舊蹤

又

雲漢飛騰雙翼長倦來穩借一枝藏也知黍熟經時
久却笑人生為底忙疊石為峯從不雨環亭種菊亦
堪賞眼中我亦與歸思翰馬蹄前雪滿梁

送林君信侍御使江西

勁鋒耿耿逼虹霓高枕時聞半夜雞騰踏忽驚空鼓
北激揚先喜到江西鵝湖水滿魚爭躍鹿洞雲深路
不迷如此湖山開一賞就中更有上天梯

輓顧武庫乃翁

萬里仙郎望去程脚頭到處有清聲始知食德須天
足浪說陰功猶耳鳴逝水潺潺悲舊會行人嘖嘖認
初瑩太常作表虛齋誌幾度驚看俗眼醒

夜雨感懷

悉雨蕭蕭斷復連淒涼又是一秋天客愁未破三杯
舊事空追十載前到處布衾聞惡臥何人肉食得

安眠盡情還有孤燈在爲照幽風第一篇

已卯四月阻風淮上即事有感呈同年林維德

萬里陰風日怒號宦途贏得此生勞馬前久厭紅塵
惡舡底又驚白浪高盡說東南民已竭可堪豺虎氣
尤豪幾廻對酒難成醉秖欲狂歌續楚騷

輓莆田曾崇賢

過濟寧同年葉鳴玉爲道崇賢行實之美因
索輓詩乃作此

排貧食力半生勞積散鄉鄰晚更高自覺痾痒忘彼
已敢言陰德爲兒曹學田誰解捐二頃薄俗應慙斬

一毛今日山墳盈宿草猶聞朋舊有哀號

庚辰春盡日過大義江舟中夢得詩四句醒起
足成一首

春風纔見百花新轉眼離披又惱人杜宇聲中重致
意逍遥谷裏可容身（此四句夢中得）養眞最愛圖南睡安分
寧憂原憲貧寄語家僮多種秫秋來吾欲醉罏尊

庚辰季夏南都即事

誰將大有卜今年春種初苗雨又慳受暑若焚惟悶
馬從公弗息幾歸田流離有態堪圖畫慟哭無聲到
管弦萬頃煙波舟一葉何人正在白鷗邊

金陵雨中送顏德升教諭香山

顏尚苦工進士課業故落句諷之

風雨蕭蕭木亂流眼中百物盡驚秋誰將天地回元
氣我欲江湖問釣舟對酒且拋身外事羡君好得嶺
南遊官閒地僻眞成隱何事燈前苦未休

夜宿金陵盧龍觀感事簡觀主王東谷

夢隔華胥萬里津人寰到處幾安身馬牛賦與應誰
恨天地蒼茫自不仁伏虎要看龍作配淸風只許月
爲鄰不生不滅渾無事最是仙家認得眞

庚辰冬往淮安舟次楊子江邊感事不寐

細推今古秖徒勞我亦勞勞未見高何處霸威壓芘
柳誰家春色入蓬蒿夜來耿耿聞三鼓曉起蕭蕭見
二毛欲問堯夫皇極數一元陽九幾廻遭

渡江

會獵水軍誇百萬截江鐵鎖費千錚幾經分合空流
血無限英雄不到今水石帶腥猶有恨乾坤生物果
何心我來幸遇江平穩靜聽漁歌作好音

辛巳春到淮安鈔關夜坐書懷

欲借春風一解顏春來正在舳艫閒嚴持酒戒偏能
飯稍放書程亦自閒心裏有天堪白日眼中何地不

青山千過未了叅同契一炷清香坐夜闌

寓金陵感秋十首

畏途百折敢爭先豪氣消磨亦自憐到處逢人惟有
忍幾廻中夜不成眠為難正得似原憲不校猶應愧
子淵滚滚是非何日了令人苦憶種瓜田

又

望中嘉穀已盈疇風雨連朝苦未休江上鱸魚應受
釣鏡中頭髮又驚秋九攻枉費機心巧百錬甘為繞
指柔勝負古今閒局面出門一笑更誰仇

又

偃仰周旋强作顏將心能得幾時安讀書盡説居官
易得路方知涉世難三徑西風黃菊瘦一天秋水白
鷗寒易圖元有眞消息姤復中閒仔細看

又

聲色乖崖可得同令人羽翼欲隨風斗筲總不能容
物醜好何由敢入宮此日乾坤偏雨露鄰家花柳更
青紅紛紛惹得閒鶯蝶一笑那知是夢中

又

金陵佳麗映天長望望闕天在一方時見輕風吹紫
帽更憐細雨濕羅裳從容看去還能遠瀟洒詠歸可

是狂吾自有心吾自主囂囂衆口總無妨

又

崎嶇世路雨冥濛士論年來甚不公小技也能憎命
達壯夫豈肯哭途窮浮雲靄靄當空薄細水潺潺與
海通便可乘槎遊萬里那知鬢髮解成翁

又

破屋蕭條苔色青幽花樹底出微明好懷客裏為誰
放病骨秋來亦自輕遥憶雁行應有信閒看燕子大
無情閉門莫怨黃昏月夜夜疎蛩只此聲

又

怪見尊榮逼短襟百年曾信亦消沉塵埃到處誰青
眼山水隨身自素琴老筆退鋒聊息戰亂書藏與足
幽尋短棹半夜逢傾蓋相對忘言印此心

又

曉來風色作蕭蕭極目鄉關路正遥百怪張皇驚魍
魎一枝安穩歎鷦鷯日將空釣垂流水晚泊孤舟看
上潮此樂何如叢桂裏小山於我更須招

又

西風琵琶報秋頻石上藤蘿月色新君莫有心欺病
客天將教我作閒人盡稱美玉堪成器須得他山乃

見眞信步何曾知有命羊腸坂上且轔轔

贈鄭希嵩還龍溪

希嵩含山大尹希禎之弟也典倉儲于南京
以能醫往來余館甚熟今役滿冠帶歸索余
贈詩因書此與之

崢嶸詩骨瘦生寒藥裏憑君暫借安閩俗泉漳元其
好君家兄弟亦皆難榮歸定有深杯酒樂事還尋舊
釣竿秖是池塘春草滿漫勞清夢說含山

贈大理林次厓之京

瀟洒衣冠綠染苔門前積雪白皚皚相思正苦梅邊
月欲別那堪林次厓天地許君能正氣江湖笑我亦
歸來行藏更有深深處莫把文光燭上台

簡大司空吳東湖先生

先生抗疏决歸而猶掌戶部印外議紛然辱
在愛下敢以詩見意

冉冉浮生得幾秋黃河不復向西流功名正喜稱矍
鑠老病還須憶少游此去看花猶半吐何人完璧肯
遲留東湖書院眞佳景歸去來兮休便休

壽張半閒爲文選方矯亭作

俄頃光陰逝水閒百年曾見幾開顏如何此老偏多

福早向浮生得半閒一日正誇似兩日人寰欲轉作
仙寰矯亭頌禱文章切報道先生仔細看

壽陸蘭谷六十

谷口猗蘭天與芳幽花排葉出輝光也知甲子春初
遍盡道花神晚更強到老深林寧改節何人入室不
聞香朝朝墜露君須愛滿取十分泛壽觴

題澹軒王太守九十壽詩卷 澹軒子今爲刑部侍郎

蓬島仙人骨相殊福田信亦不區區承家司馬本寒
族良利孔戡如懦夫一澹此生元正性百年到處見
眞吾岳陽范老江湖念盡與忠宣作壽圖

薄姑蘇次南吏部諸公贈別韻

皎皎三更月滿峯心兵寂寞失前鋒也知金粟無人到金粟仙洞名在紫峯絕頂應有白雲盡日封悔昔才疎空擲筆從今睡穩不聞鐘幽人亦有男兒事無暇栽花與種松

書齋夜坐述懷簡高抑齋大守

病軀那得九廻腸聊把安心當藥方求退只因知分定甘貧更不趁人忙花明小屋羣書靜月入斜窓半夜凉忽憶蘇州葦大守居崇欲覩郡民康

病起

鶯鵲聲聲報少安催租無客且開關數竿不俗籬邊

竹一點可人天際山炎火漸灰呼吸後靈丹尚在有無間何時九轉堪開鼎散與蒼生盡解顏

題一寄軒

草樹長春綠滿階清源深處見蓬萊神仙降世眞誰識懐抱逢人有幾開白髮三千驚作客蒼生百萬苦沉材相思我亦淸宵夢時在姑蘇最上臺

對酒

一寸靈臺六尺身乾坤分付作何人十分杯酒十分醉無限鶯花無限春未信飯山終大瘦久知戶牖不長貧耳邊赤舌時炎赫一笑何曾動點塵

即事寫懷

四月淸和麥正秋長淸通港水安流人言大麥能脾徙我試小甌若病瘳田起春禾欣色色樹羣野雀任啾啾若無俗客談官府只此窩中足遠遊

端午喜晴

滿城風送雨蕭蕭多少農夫愁到苗今日端陽忽晴霽逢時佳客共逍遙酒堪撥水招明月醉欲乘風步紫霄我亦不知誰是我雙眸朗暢在明朝

賞蓮

愛蓮蓮說說濂溪我亦愛蓮蓮未知晴日滿山薰欲

醉光風吹面笑相宜貧將鬱鬱方為樂語到平平始是奇天地無窮人不老一聲好鳥在高枝

甲申新春試筆

風向西來又轉東浩歌淸興與誰同柳絲裊娜還千樹花錦芬華又百叢子弟揭書皆識字鬢毛驚我欲成翁鄉人齋戒祈安穩報道神仙有異逢

喜晴

淸溝泛溢不波濤地僻無人共小舠白酒三杯欣獨酌黃粱一覺笑徒勞蕙蘭雨過還爭茂燕雀風微亦自高正是晴和天氣好杖藜隨意出蓬蒿

早起出書齋門外獨立

潮平岸濶柳依依紅滿扶桑百萬枝滿滄深深都足水農夫箇箇盡開荒借錢多買好春釀拄杖漫看平路岐更愛野僧能識字新茶跪進乞題詩

小雀聒耳

擺脫禪扃發興幽從教庭雀亂啾啾累身正苦顏如玉生子何須氣食牛山出雲來濃作雨水將春去半涵秋春秋晴雨渾閒事一笑樽前散百憂

睡起

夢覺關頭望八分乾坤萬里自堂堂無邊風月生虛

室得意江山入錦囊眼界可堪容齷齪心兵未許起冥茫低頭笑看塵中客蠅利蝸名亦自狂

乙酉元日病中試筆二首簡田南王一臞

今日得年四十九喜見涵江春水肥江上梅花猶白點陌頭楊柳欲青垂多藏美酒聽鶯囀豫整舊巢待燕歸更逐新春進新德何須來歲覺今非

又

昨夜東風入敝廬曉來門外見新符山茶映水回春色樽酒招人起病夫破戒一斟將興發從渠三勸覓愁無意中我了南山老應有杯盤到一臞

乙酉春首二十一日病臥僧房開花樹上鳥鳴好音起吟

枝頭幽鳥語綿蠻白晝驚迴夢裏閒一片野心遊物外九天春信落人間田翁向我問栽秫家塾呼兒讀訂頑此意慇懃誰領會隔江獨坐聽潺湲

元夕僧房獨坐二首

輕風入樹晚蕭蕭僧院牢關坐寂寥野外無人堪笑語靜中隨地足逍遙殘編漫展對燈火清韻微吟當管簫此是元宵眞富貴樓臺爭得羨岧嶢

又

夜深無語興幽幽時坐時行是遠遊燈火轉青偏照眼月華垂白欲侵頭安心未卽拋詩卷養病暫須戒酒甌笑向野僧漫一問元宵可亦入禪不

夜半呼童烹茶溫酒看杜詩左傳

微風細雨帶春斜苔染柴扉自我家老去詩篇猶筆壘坐來呼吸有煙霞殷勤鄰舍堪沽酒點檢杜詩自煮茶半夜呼童燈起火那堪左氏最浮誇

雨中獨坐憶弟子升與表弟郭世立時子升入北山讀春秋世立居資壽寺讀易

雨香花氣發春寒更奈琴僮報酒乾老我誰知酉意

遠愛才不說作文難莫將左氏耽成癖須向先天看

弄丸野寺山河茶熟後可曾清對月團圓

夜來枕上聞雨

甲申冬連乙酉春百日開無三日晴米價趨時欣踴躍貧家終夜苦經營我田不滿中農數里正何勞再次征明日文章兼債了攜壺花外聽啼鶯

僧舍閒行喜晴不得酒

風雨淒涼久作秋忽驚春日出墻頭遥瞻野岸明花竹更愛農夫賀麥疇惠遠不開蓮社酒淵明欲作醉鄉侯虎溪寂寂無人到祇見淸流泛白鷗

病寒小愈起坐遣興二首

久雨初晴退曉寒做裘輕換布衣單苔侵書架還生色水溢硯池不作瀾且向病中聊取樂肯於分外更求安莫言妙理難分曉識破浮生已是難

又

玲瓏戶牖不生寒來往無人未覺單杳杳雲山都入眼滔滔名利幾廻瀾生前有福開爲上身外無營病亦安徙步攀緣登絕頂韓公曾苦下來難

獨坐觀潮

欲挽春江入畫圖依稀摩詰筆痕疎酒醒半夜潮頭沸茶熟中天月影孤不管明朝疑薏苡只將本草究菖蒲年來頗識滄洲趣翻愛文章淺與粗

感事不眠

新愁覺夜不成眠抱病起吹燒藥煙花信報春又二月禪房坐我忽三年已無志意爭前進還有是非阻靜便忍字大書常掛壁莫將忿躁負神仙

贈孫杏林

燈窗矻矻許多時辛苦業儒又業醫笑向病夫誇好手驚看俗士樹降旗也知市道交堪賤不信陰功報最遲習習和風吹藥裏杏林應爲發新枝

贈李竹坡

萬仞清源出竹坡鄉人時問竹如何我言竹有清虛節不作人間嫵媚歌名利笑今眞澹薄文章學古大磋磨庭前有草春來滿竹下青青色更多

贈鄧念齋學諭受奬勸

喜鵲諠呼鷟鸑眠報聞奬異到青氊憲臺自是采公論多士盡稱兆有年（今是貢擧年頗擬賢才出）的的花生巨筆下茸茸草發小車前何時共到紫峯上酒後高吟一百篇

早起出書齋門外有懷地官蔣悟非二首

個個青山盡有情淸源紫帽兩崢嶸白雲漫起山渝

靜平日遥看眼倍明琢句五更飛玉屑夢名殘夜劍
金陵故人相見須相慰莫道三年不寄聲

又

茅山百里遠相將楊柳依依引興長乘月投壺還嘯
咏喜君得句甚飛揚共尋流水觀行止更把良弓論
弛張一别三年剛一會可堪使節又催忙

送鄧念齋學諭赴春試

念齋將行為余作紫峯書館四大字及遊山
詩十數首示清脫雅意

年少秋風好桂枝廣文氊冷自吾伊北山冒雨敲詩

瘦南洞尋仙作字奇定見杏花春信鬧莫愁梅嶺馬
行遲榮歸若過羅浮下為我排雲覓紫芝

送晉江張大尹入覲

凜冽西風起素秋白雲紅葉兩悠悠賢侯報政應多
喜獨鶴隨琴不可留路遠故山時入夢情關赤子屢
回頭丈夫我亦多情者夜夜相思月滿樓

送南安顔大尹入覲

荒崖絕壁可躋攀瞻仰彌高學有顔冷借秋風吹北
上暖回春色到南安贈言豈說堪栽㕘古意還須想
杏壇寸地平平江路穩看君清洒出人間

贈高抑齋大守十首

拂拭京塵入故林鳴琴更不覓知音朋推皇極窮天
地笑看浮雲變古今長日小齋無俗客清宵獨榻自
禪心人生安靜得如此須念邦君雨露深

又

髮短心長不自由蒲團無語坐深幽半江滾滾潮驚
客獨樹盈盈露滴秋冷意侵床風與月佳人入夢去
還留抑齋信有東溪興應為山陰笑子猷

又

左手扳荆右挽藤迢迢望嶺入雲層看人辛苦誇先

步愧我迂疎謝不能佳客座中來白酒叢書案上出
青燈高聲朗誦東溪賦不管山童報二更

又

萬里江頭坐釣翁長竿掌上起清風淋漓花酒供乖
老酩酊歌詩笑未工誰是可人來看竹鶴因俗客不
開籠溪舡月滿蛩聲靜孤影隨身自養蒙

又

繡斧光明動玉荷湖南湖北竹枝歌（抑齋舊曾按治湖廣）歌聲
盡道兵無殺碑口誰云石可磨白髮稍侵便欲去蒼
生力挽可如何泉南士庶言雖拙朴素無文意已多

又

幽思蕭蕭欲滿懷百川東逝幾時回少年忽過惟多病一日偷閒且百杯嘯月嘯風誰領會倚松倚竹自徘徊山林朝市俱堪隱何必區區與世違

又

身隱何須更用文不文亦自不沈淪無妨結會白蓮社豈肯上書光範門漫說江湖堪避網要知畎畝不忘君樵夫歌櫓還能樂長笛一聲村外雲

又

蕭散打乖更學呆野遊那有白鷗猜莫愁路遠天難

問但得心閒道自諧綠野相公剛喜笑赤松仙子又歸來相逢共道好消息不許人傳到抑齋

又

棄置行囊且息肩東溪自結看山緣蒼蠅畏賦逃山窟白鳥倦飛立水邊不辭野叟三杯勸暫借僧房半日眠縱有百年還未老多多光景任流連

又

世事浮雲自可知安心是藥莫生疑長安卿相多年少老杜詩篇此句癡五馬飛黃將去遠三秋思憶恐來遲新春藩臬閩山重須許泉人看錦衣

題兼僉憲平寇冊八首

[illegible]旭凜凜振清商草寇能誇白刃長城上無聲堪嘯月胷中有箭解穿楊卽看隴畝秋收稻正值蒹葭露轉霜安得甲兵長洗淨塵氛莫使更張皇

又

許多英偉說前籌遥望前鋒氣即收可是赤子眞有力秖因白面自深憂何人發憤身皆膽一道淒涼月滿秋百萬農夫喧笑口誰家雞犬不桑麻

又

法司兵法美如何曾拜當年馬伏波銅柱嵳峩凌石

塔瘴江明淨出煙蘿歸田老叟無稱頌入樹秋聲當凱歌我在滄洲聞信息也攜樽酒舞漁蓑

又

短劍長鎗更翠旗武夫俗吏可能支霜摧榆柳落將盡雪壓梅花開亦遲平寇也知天意思凱歌眞欲淚淋漓用兵誰說書生拙緩帶輕裘亦有碑

又

到處煙塵滿竹扉攜拏人去幾人歸可堪小寇能成陣忽報先生欲解圍險語誓天天爲怒長戈指日日生輝捷音報我起呼酒喜得輕身坐翠微

又

聚嘯鷩呼滿綠林千村何啻失黃金鱷魚惡毒能多害刺史文章只片心又有賢侯投網密取諸惡物出溪深江湖我亦釣竿手那得絲綸萬萬尋

又

白氣崢嶸太作豪西風蕭瑟落鴻高果然醜類來毒手無數先生失武韜屯聚亂撾金鼓震傳呼欲破石城牢廵風使者多心計坐看妖氛靜擾騷

又

擬向花前散百憂淒風憀雨忽成秋天來殺氣眞無

謂人若傷心可自由羣盜誰能驅北走長江憤欲向西流憲臺聚米畫山谷積歲烟霾一旦收

次韻祝憲副遊淸源南臺二首

松檜參差間石楠藤蘿藉手到仙庵淸來源水寒生北紫染帡峯秀出南淨土抽茶堪慰渴晴雲欲雨不爲嵐爐薰柏子酉天使詩酒從容半日談

又

石臺壓土立峩峩境比淸源勝幾何天上雲來翻霧雨海東日出失蛟鼉芒鞋遊客杯盤冷詩句何人意思多望月醉歸猶一斗也知路險不騎騾

贈永春柴大尹平寇二首

赤子呼天復怨天縱橫豺虎自年年江魚遠逝厭流血山鳥驚呼入暝烟莫道書生無膽氣請看籌策有幾先指麾白羽風塵靜多少人家得晏眠

又

千村萬洛半蕭條多少游魂不可招盡道天心何大忍豈知生意未全消雷驅旱魃能爲虐雨帶風聲欲起苗掃淨塵氛開壽域可無淸頌到漁樵

贈寫榜莊某

瀟洒衙茅養素眞雲烟萬紙未全貧左規右矩暫諧

俗喜瘦憎肥半入神細寫程文增態度大題時俊出埃塵鹿鳴預宴都閒事筆諫還期動紫宸

寄永春柴大尹

痞鬱胸中二十年淸狂未信不神仙閒醫何物能開鬱使我中宵得穩眠瑞日祥雲春可愛光風霽月夜無邊古人高處今人仰夢裏問君君亦然

次韻寄福州大守朱子文

金臺夜話憶當年色笑知君半是仙瀟洒故人皆進步優游老我秖如前承流肅政難移地春雨秋霜總一天何日三山山頂上論文論政更談元

丙戌新春試筆

稚子歡呼走看春紛紛錦繡闘城闉作囘萬里江山色又見一年天地仁舊事到心知病痛好風吹面覺精神官須歷日來稠疊歲月無窮總是新

古元道士重葢凉亭來索錢助貲荅之以詩

古元不到幾經年雲壑風泉夢宛然遊息凉亭都再造辛勤道士亦堪憐自慙仕宦無餘俸更笑文章不值錢待到秋來春稻熟減餐送助洞中仙

荅郭袁州同年見寄

平生不見許多時兩地懸懸想其之千里好風剛送

字五更斜月正侵帷曾聞當路多青眼更喜承家有白髭我亦衡門誇自在那知鬢髮欲成絲

秋前二日有懷李春江二守

春江以事繫福州不相見已經年矣

早晩凄清欲作秋撫松倚竹自夷猶美人別我驚芳草清夢隨風到福州世態炎凉堪一笑參同奥妙可千遇人生若會環中趣明月當天碧水流

秋夜有懷永春柴大尹

長風木杪起秋聲新月當空萬里明妖草望秋無舊色妖草指前歲流賊故人對月自多情公餘只曾經兼史分外何知利與名收愛後堂須立扁從人題作去思廳

秋夜讀史有感

菊花相對又杯盤何事眉頭不暫寬天上常時雲黯黯人間幾見月團團西湖有廟誅秦檜後代無人謝曲端莫怨佳人多命薄雲卿當日也紅顏

夜坐書懷

人閒晴雨不堪聞扶杖歸來酒半醺坐我草茵仍對月看人劍氣欲凌雲大浮滄海疑無地淨掃塵埃得此村千古鍾期如可作謾將方寸一云云

寄少參謝松澗同年松澗在金陵時曾示我以修養之法

松澗高深信有仙無言示我悟眞篇三杯共慰風雨夜一別可堪四五年短髮未甘終歎老故人應許更參禪西江月照西江水誰道蓬萊有火煙

聞同年諫議史筍江之訃詩以哭之

去年送子出東門三疊陽關酒半醺今日北風來萬里凄凉信息不堪聞素心曾照筍江水爽氣應隨月夜魂斜日寒天香一炷淚流無語痛斯文

憲副方棠陵寄到破屋詩集詩以荅之

學仙學佛兩無成幾見故人慰曲肱千里有詩來破屋六年無語寄棠陵也知經濟皆吾事會望先生自

此升迂拙秖鶯猿鶴怨洗心聊與紫峯盟

丁亥新春試筆

春雨添江欲到田人人盡説有今年滿斟村釀微微醉笑看庭花色色鮮書卷從兒勤摘句水心照我莫生煙桃符信有畫師手寫出人間不老仙

春日有懷顧洞陽大守

日暖風和百物新雨香千里路無塵鶯啼哈哈黃舒柳鷗泛悠悠白入蘋最愛錫山饒活水由來南國有佳人孤燈照我長多病自笑無能秖有眞

贈鎮東閘尚德

大守莊青峯盛稱尚德妙於相術偶相見即知余是恬退人也余愛其聰明脫洒詩以贈之

菊花作色映藤蘿白白黃黃秀氣多何處雙眸來朗暢相余兩足不奔波麻衣笑卻一金贈茅筆願求七字歌他日塵埃當盡脫華山頂上踏嵳峩

送順德令曾漸溪考績

悠悠旌旆出山蹊多少行人説漸溪辛苦三年眞順德撫摩百姓似孩提重陽佳菊明秋色滿路香風送馬蹄笑我居然林下坐看君騰踏上丹梯

吉津橋上送蘇伯忠太守之京

送人作郡去年秋今年又送蘇惠州一途春色眞堪賞三疊陽關那得愁飛燕迎風隨蝶舞大魚吹浪撥萍浮吉津橋下潺潺水豫爲他邦作善謳

贈蔣悟非休致二首

秋發鱸蓴江色開情人江上賦歸來悟非正喜今朝是忤俗休生舊日猜到處煙波橫釣艇有時雪月坐瑤臺人生如此須知足管甚經綸屈大生

又

長風萬里掃車塵忽見淸秋月色新人有悲歡都是

夢誰知富貴不如貧山中芝草堪供飯洞口桃花怕問津書屋三間無雜物許君來此共棲神

贈吳洲黃孟偉太守

大海瀠環流不停吳洲誰始發山青燈窻刻苦驚前輩節行艱難聳後生白菜充厨曾歎苦黃金橫帶不知榮滄波一望鱸魚美千里相思月正明

送郭白峯教諭吉水

正喜相親得飲醇可堪攜手遽離分飛霜莫道舊御史化雨要看新廣文苜蓿滿盤休感慨丈夫到處有經綸梅花白髮三更月夢裏分明説是君

送吳體衡司訓博羅

讀易山齋閱幾春爻辭彖傳折紛紜命窮浪說堪科弟學富偏宜作廣文交翠草香都滿地無邊月色欲浮村差箴四百峯頭上待我乘雲遠訪君

戊子新春試筆

病告歸來今七年塵埃點不到門前風雲俱靜和生暖山水相涵光闘妍村酒香聞官酒外梅花信到菊花邊大家兄弟相諠樂共說高堂坐正便

春睛覩物有懷李鈞溪

涵江水滿白魚肥海岸籠煙綠柳垂晚暮最欣風樹

靜曉晴又兒雨鳩歸可憐燈火借勤苦更憶兒童共喜嬉老大多情時作惡自將絲竹寫襟期

送李春江長史之任魯國且便道過饒州

煙波靜處聽潺湲似說攀轅欲去難竹露點衣渾若洗春風吹面不生寒江西浩蕩看彭蠡天下規模見泰山他日舞雩清詠發也應寄我一開顏

次韻呈同年聶雙江御史

萬里驅馳匹馬忙回頭還認自家鄉逍遥暫對千峯靜信息時聞半夜香不為養生供飽煖休嫌問俗說耕桑道人樸子從來別到處風生滿地凉

送顧大守赴省城與試場

悠悠旌節映槐黃五馬蹄輕踏草芳秋氣千崖都作峻清風一道有餘凉滿場未許趨時樣具眼定應得大章渺渺莫驚滄海闊遺珠正好發幽光

秋夜遣興簡顧大守二首

萬里清江一色秋何人濯足在中流谷神深處尋真訣容膝齋中賦遠遊身外浮雲空漠漠耳邊小雀自啾啾清寧大守閒無事肯到明河共泛舟

又

春滿崑崙不作秋黃河能使向西流參同指點皆虛

語亥子中間有勝遊潭水虛澄山寂寂庭花漫舞鳥啾啾神中自有支機石野渡何妨不濟舟

簡錢立齋大尹

到處縱橫豺虎郡何人巡捕浪紛紛孤兒弔影還堪筆寡婦哭聲不忍聞地下十王應設獄人間萬口欲搖村清明賴有中堂在幕下覩瞻可自馴

賀顧新山方伯陞太僕寺卿

北來佳氣滿清源光照崇陽色色欣途坦應無凶悔客才多兼有慎清勤經綸他日期登鼎太僕此時暫借君笑我迂臞林下病涵江坐穩釣臺溫

戊子初冬得薦君不果行

園書催我上長安行李蕭條路亦難薄酒也應冬日
暖敝裘聊退北風寒遣愁發笑寧無訣醫病還元自
有丹待到雪消春萬里靜觀定見好容顏

除夕

持取湯盤濯舊塵衣冠擬整明朝新未愁一歲老侵
我且喜三分春照人樽酒相親忘酩酊燈花獨對覺
精神臞肥戰勝何須卜爆竹聲中消息眞

己丑新春試筆

病告歸來今八年聰明肯道不如前萱堂優逸誠堪

喜春色融和正自娛新命敢忘天北極幽懷只在水
西邊東風吹起春花好春草成茵借睡便

喜雨簡廟大守

瀟洒輕風掃路塵微茫細雨點津津盡言大守有眞
感始信蒼天無不仁麥滿高陵都嗪嗪粟塡富室自
陳陳（爲其閑廳賸簡也）春風習習動千里誰在衙門笑語新

喜雨錄呈少叅謝松澗同年

年來學稼事西疇四體不勤亦半收誰謂乾封焚地
赤吾將辟穀與仙遊春風滿袖來天使甘雨隨車喜
澤流分付家僮多種秫陶翁欲醉菊花秋

寄憲伯郭淺齋同年

美人不見許多時只自風淸時見之事業喜君眞作
手鬚毛笑我欲成絲賢才自古不家食迂拙由來與
病宜江右闕南天咫尺相逢料必也相知

謝南安陳大尹

養痾林野斷將迎咫尺封疆未識荊苦爲長風驚倦
翼喜從厚饋得芳名古今循吏知多少來去雪山見
重輕邑號南安應不忝南安士庶亦多情

己丑夏遊東禪寺述懷十首

喧囂城市不成眠力疾出城覓洞天遥畏長途逢北

客曲循幽徑入東禪由來靜處皆無俗見說禪家亦
是仙仙佛杳冥誰領會吾儒端的有眞元

又

寒灰枯木只安眠始信人閒別有天我亦塵埃思脫
俗時將寂寞與叅禪久知富貴草頭露不似希夷洞
裏仙草座麻衣身坐穩何須此外更求元

又

瑣瑣蚊蟲欲攪眠饑來飽去豈知天隨身衣鉢無餘
地到處風波不凝禪爰淨爰淸誰是佛不生不滅亦
如仙仰天大笑星辰動更問時人說甚元

又

掃榻中堂自在眠那聞浮謗欲欺天蒼蠅逐臭逆施穢白玉堅心不動禪夢去陰崖驅怪鬼醒來蓬島覔飛仙仙人對我談修煉更說修行句句元

又

烏啼月落不妨眠白日無雲見老天但得心源能似水未抛煙火亦爲禪詔頻下到應從命鳳不銜來始可仙最愛麻衣僧有道共談華頂豈無元

又

可憐楊柳弄三眠飛絮不知三月天何似翼長高去

鳥不堪飛倦下呼禪底因惠遠肯沽酒爲愛淵明正是仙誰料遊山能取屐白蓮先已卻參元

又

得道先生正穩眠鐘聲莫動五更天那知鼾睡都無夢要識先生不是禪屈子孤高非沒水湘江清徹好遊仙世間此意誰能會說與瞿雲總是元

又

耽耽利欲醉如眠亂亂胸中一寸天待到鑄錢終野餓始知享福是僧禪桃花流水肥紅鱖釣艇横波泛地仙萬里蒼茫無宵跡徵書何處覔眞元

又

月落烏啼正好眠那知半夜是霜天丁寧童子休呼酒此際野翁正入禪語笑高聲驚破夢起看瘦骨半成仙老僧若解此中趣許爾蒲團共說元

又

江湖廊廟不成眠到處能忘頂上天月色照心方見性風聲到耳忽驚禪也知正學也知命不是凡人不是仙會理未逼康節數明經懶究子雲元

題羅一峯書院

牛山須禁牧牛羊藏久良弓要力張遠大也應甘澹

薄元微亦只在平常悟來始信無多語老去方知有故鄉敬起一峯吾敢問定行白水苔清漿

右詩一章次郭淺齋年兄韻聊爲入院讀書秀才言之非以頌一峯也

庚寅春日觀物道與

一縷香煙一碗茶詩篇閱遍大方家游魚戲日將騰浪嫩菊逢春又長芽最愛陶翁辭彭澤更憐賈傅泣長沙悲歡今古都成夢笑看兒童寫墨鴉

辛卯二月二日病臥書齋聞社鼓

野水茫茫遠接潮更須風雨夜連朝園翁嗟歎已淹

麥門社懲憖又顧苗春欲放花空自好雪來侵鬢可
能消也知愁破應須酒肺病未堪滿盞澆

六月雨多害稼

野氣蒼茫曉半開轟轟地底又聞雷晴鳩報喜雨鳩
到五月羅新六月來租稼滿供和尚樂農夫盡作杜
鵑哀書生才拙無經濟空坐吟風弄月臺

看田夫割稻 時大雨水漲村僧送茶來索穀

老天方寸頗仁慈喜見田家得半收岸折波濤歸大
海艇浮瓜酒入平疇野僧有鉢多求粒騷客無田亦
解憂更愛秀才望科舉手攀槐樹自夷猶

壬辰春夜夢覺起立檜樹下翫月

雲破東風月滿窩摩挲雙檜夜如何可堪得句生春
草且獨乘舟理釣簑何處神仙能笑語此間光景浪
蹉跎醉翁半醉醒心上惟有南豐得趣多

題雲深處小景

是處山深雲更深憑誰說與總無心全因俗客都迷
路幾爲蒼生欲作霖靜映方塘惟半畝高臨絕壁亦
千尋優游有逐南溪水流向人間覔賞音

癸巳春日有懷屠東崖太守

大守聲聞未下車天光雲影動游魚人於風月偏多
興公有乾坤不在書欲禁不諱眞政體詩愁無語在
公餘梅花一望春千里應笑區區是漢儒

喜雨二首錄呈屠東崖太守

太守清明誰與儔時將寬猛與時休猛以除兇無患
壅寬而有制使民柔周餘雲漢方憂旱雨足郊原定
有秋喜雨亭前珠玉詠山青雲白水悠悠

又

兢兢累夜不成眠緩步中庭遠看天黯淡得雲方作
喜開明見月又生憐好音忽慰三農望起舞狂歌七
月篇可是寒儒欣一飽從來憂國願豐年

感興八首錄呈屠東崖太守

太守清聲動四鄰清而不矯認吾眞寧波東去還逼
海浙水南來亦有神是處青鞋堪步月何人布襪不
生塵西風作爽驚秋到惹我蓬萊夢又新

又

瀟洒風流太守佳髮如新漆映烏紗勞心煩熱惟澆
水退食逍遙只看花未問高科眞富貴亦知隱士有
煙霞夜來寂寞休便睡且聽池邊兩部蛙

又

春夏誰憐造化功翻然一雨喜秋冬拜從黔首還先

也書與青能不負封如此賢勞貞太守更看活水畫
朝宗林間獨坐應憐我也祝皆神願歲豐

又

剛柔茹吐見清才情重罪輕不用哀惻惻乞憐雷處
斧明明敢蔽月中臺霜摧妖草還能發雪點寒梅亦
自開一笑乾坤如許大更無忿疾到嬰孩

又

八月下車未一年幾端好事儘堪傳也知赤子蒙多
福可與先生舊有緣問稻最應來下里(踏災勘)愛蓮須
是到東禪(寺名在東門外有湖六七月間蓮花盛開)先憂後樂平生志肯

伺幽人問學仙

又

風雨關門坐四更讀書萬卷描書生鷦鷯棲穩忘三
匝鳳凰飛高動八紘一宇便安無暑熱四時最好是
秋清新愁舊恨都裁減又有情人一寄聲

又

周圍海北到天南何處可人味最甘只有好名能作
怪細思安分豈爲貪黃堂獨坐有丹訣青眼相看無
俗談一夜歸來偏自醉空虛飽德不生慚

又

淸源紫帽自然奇端坐明公不放欹紅日當天無險
怪白雲作雨也淋漓相邀洞裏神明說(淸源紫帽二洞俱有蟬蛻仙骨)乞與人間草木知我亦平生偏木訥自歌自和更
須疑

壽王朋齋七十一(併乞芙蓉金菊來吾書館中)

空山寂寞有朋齋中有廣文最好懷澹薄心淸推夏
暑兒郎氣爽過秋崖七十一歲萬事過二十九年百
福來金菊芙蓉重疊發勸君大放好懷開

送柯通守休致

端的崢嶸好丈夫讀書那肯作迂儒看他世上奸兼

醜到底夢中贏是輸節晚自堅憐檜柏身輕無累見
鷺鳧糧儲妙算公能事算得人生百歲無

送譚推府考績

排門入闥各爭先誰說詩囊不貯錢我自從容知有
分寶無計較得安眠好風好雨齊時到秋草秋花滿
地妍來歲花開春更好郡人爭看大夫賢

贈李才通

仙店涵江異姓同此君更有古人風書於言外得深
趣人向迂中許最逼半夜敲詩惟對月窮年御酒不
愁風人人如此皆君子科第相期恐未公

又

德性溫溫見老成燈窗學問更推稱靜觀意滿庭前草閑笑名浮水上菲歲月遷延如有待乾坤端的本無情平生自負知君子江邑秋涵老眼青

贈楊醫官

春風挾暖到桐城習習令人病體輕笑我平生空有志如君可使不知名炎回大暑驅身美冷入新秋雁寄聲附子大黃斟酌用險中始信藥通靈

贈江草亭寫眞

月滿中秋又閏光登高便喜說重陽兒郎總愛秋光

好橄欖翻驚餙物嘗誰信高人能藹我漫言妙筆欲生香世間淸淨應無限只有心閒到處涼

贈林秋崖尹靈山二首

人情澆薄似秋雲心地幾人得似君盡道先生迂與拙誰知長者質而文靈山風月閒雙美易繫卦爻妙七分愧我讀書無別用十年淸坐釣磯溫

又

迂叟迂齋又拙齋昔賢號此不安排人言迂拙非佳譽我與輕浮逼好懷故紙漫溫三百遍平常欲打幾分乖由閩到嶺無霜雪喜見梅開一樣花

壽篤峯曾士毅

開遍梅花雪正深一陽初復二陽臨最宜美酒十分勸不許浮塵半點侵膝下兒童欣拜舞堂前鄉里好謳吟人生此樂須知愛善事多遺勝積金

春風送行贈孫體洪

體洪在士類中能別義利知所輕重者也昔年從先師虛齋蔡公受易曾見稱許命蹇不得志於塲屋今應貢之京欲就教職別𨗨叙舊笑歌無憾尒嘉其知命能安是善學易也贈詩見意

柳色黃金早報春風來水面盡成文且酉城外傾春酒不管江東起暮雲畫卦妙知加一倍對人謙說曉三分虎皮坐蓋寒氈煖笑看靑衿入道門

又　代謝礦洄作

淸齋無語對羲經十載燈窗亦有情俊彥羣中招俊輩洛陽江上送先生且看嫩柳發春早莫說大才當晚成有子好音君自慰還將信息到吾庭

壽張樂吾迂叟

乾坤生意信無窮纔見北風又轉東正月一日春迎到十日適喜壽筵紅和鄉睦里眞爲善食力濟貧最

有功花發草生皆可樂焚香掃地與誰同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六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稱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序三十首

湖邊舊隱序

神仙者之有無余疑之久矣參同秘訣亦嘗萬遍于迴而畢竟無告我者豈丹臺玉室不登吾名耶抑理有常然天無別界而自古之所謂神仙者皆謬妄耶吾皆不得而知也邇來廢書屏事尋山入林破荒蹊窮廻溪據幽石聽鳥鳴之嚶嚶泉聲之冷冷飲泉數

掬詠子昂感遇晦翁九曲數篇忽白雲四起歸路欲迷而輕風自南傳度樵歌牧唱於微茫縹緲之閒眞若羨門安期排雲出洞放弄霓裳以和我者頃之聲聞漸杳彼此俱寂獨立自顧非復向之人間人矣由此言之則謂世有仙人者殆不妄也蓋至虛通微之謂神超塵絶俗之謂仙非必鸞鶴青霄羽翰白日然後爲異人而長生久視亦一日似兩日之意耳豈必眞能後天不老哉安成張樾軒先生早以經學教授秦府未及老遽謝事歸隱湖東今年秋爲山水來遊吾閩因過吾大尹公克軒尋風雨舊約余獲會于紫

雲寺劇談出水平日袖出其環居十二景之勝與諸坐客共賦詩而屬余爲湖邊舊隱序余謂隱士仙人一也仙非虛而隱非凡也但世無眞隱耳壯而仕老而歸者亦多也眞樂無地出爲俗吏而處亦爲俗隱大隱而俗焉而猶得謂之隱則凡葛巾藜杖皆可寫入高士傳而田夫野叟皆得稱爲神仙中人乎故必有眞隱焉眞隱士斯眞仙人矣蓋人而胸中度世則湖山滿眼魚鳥相親不爾則雖左山右湖而朝市塵埃要亦未脫也余與樊軒處未久未能盡測其中之淺深然觀其鬚鬢俱皤而氣充神完語笑動止皆有

韻致豈非淺淺於爲隱者故以隱之入於仙者贈之

書劒從兄詩序

來歲丁丑春海內士之擧于鄕者當集試禮闈南海霍先生廷獻以戊辰乙榜署浙東龍游司訓丁艱服闋補署吾晉江前後滿六載例得與大暑退蒸涼風薦爽先生抖擻書塵拂拭劒光將北行其門生黃鰲輩見先生眉間有黃色賀曰先生自此扶搖而上矣先生曰吾喜不在玆更有大焉者聊爲諸君言之孟子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人之至樂而吾則終違庭訓永失機聲矣幸二兄之友于見典刑之尚在夫何伯氏以掾滿賓幕京衛仲氏以便靜退貢邱園余以業儒繫升斗于此相望一方不得聚首已三年諸君謂余樂乎今因玆行得就見伯氏因拜二親遺像而各出仲氏近寓安平信息以相慰勞便見塤唱篪和而布被更溫木靜風寧而綵衣欲舞初不知傳神者之不能爲聲而寄聲者之未獲見面也諸君想余當此時能無樂乎杏苑看花泥金報帖視此樂孰樂有天性者當知所輕重矣於是生輩俱唯唯相與賦詩爲贈且求諸吾鄕士大夫之能詩者俱詩以贈之詩成聯爲厚卷而大題其首曰書劒從兄而屬余爲

之序余謂人心有眞得眞則樂矣語君子之樂而及於父母兄弟之無恙語事親從兄而及於手舞足蹈之極樂則天下之物無可樂者矣區區科第之榮曾足爲先生樂乎雖然以科第爲士者之榮則科第誠亦末矣而設科取士實非欲榮士也士之淺者自榮之也科第之設有君臣之義焉君臣亦天性也獨父子兄弟乎哉莊周義命之說先儒已論其謬矣今觀諸君贈詩多取三百篇先生於風雨對床之夜試取而歌之遇蓼莪必有三復之悲遇常棣必有紫荊之感遇四牡皇華能無慷慨壯烈而有江湖廟堂之憂

乎有是憂則知朝廷設科本意而今日之書劒萬里不專爲從兄行矣先生聞而笑曰得吾志也命史書爲序

風木遐思詩序

榮府右長史武陵龍君廷重與余同官刑部時嘗示余以戊辰登科之錄余閱之見廷重在具慶下嘆曰君何幸而余何不幸也葢余亦辱科丁丑而家君不及見焉廷重戚然曰吾向也具慶而今則永感矣即欲如子之歸省慈闈而樂與哀半亦如何可復得耶因悲歌風木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余又相與慰

曰親之身雖已往親之志則未亡思親者貴於能思其志養親者貴於能養其志親之志即吾志也吾能求吾之志而持之勿失是能思親之志而養之不傷也將徹必請所與此曾子養親之志之粗者也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焉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斯可謂深得夫浴沂風雩之志而極其恭敬奉持者矣由此言之則曾子之養志不特終親之身而亦自終其身也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事親能如曾子之養志而養志又能如曾子之終身則常見親之存矣然則子欲養而親亦未嘗不子待也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於是廷重起而揖曰善哉吾子之能廣吾思也遂出其風木遐思詩卷俾余引其端

望思樓詩後序

同年友句容王君克明示余以望思樓詩凡若干首多同年諸君之作大史舒君國裳序之備矣又欲得余一言余惟孝子之於親也存則順事沒則永思志意笑語不離跬步而食坐見於羮墻豈待登高樓望邱隴而後有所思哉然民生異品固有無所望而永思者亦有因所望而興思者又有在目不望在望不

思者若吾克明與其兄若弟則皆永言孝思而無待於望者也而乃以望思名其讀書之樓克明之所思者遠矣王氏子孫登斯樓者尚亦顧名以勿替厥思哉雖然孝之道大矣徒以悲哀怨慕爲思果足以盡孝乎王祥之孝至矣論者猶病其完節之玷祥其無得於思乎古今思親之人何限而狄梁公望雲之思獨爲天下後世傳揮戈以回白日叱馭而登畏途梁公其深於思矣梁公登大行而望親之舍克明登書樓而望親之塋其思將無同也能使天下後世皆知其思而喜談之以爲故實則同不同未可知也克明

勉乎哉然吾觀克明質俊敏一讀西銘即能釋然于心則其所思嘗有余所未及者而又奚待余之勉哉惟畧舉一二以廣孝思大意以示王氏之後人使或人品不同而皆知所以思焉是則克明之志而亦諸君之詩稍引而未發者也故不厭詞繁而為之書于卷末

河橋清餞圖詩序

余嘗閱古今英偉奇傑之生知天地間有至清之氣周流運轉無處無之第其積而發之於人也先後遲速異耳周盛時中原之徐淮猶以夷梗見征而吳楚

越之在大江以南也入春秋而夷猶未變若吾閩與蜀及嶺南百粤則又夷之極遠而不數者也迨漢而唐而宋以迄于今則兹數邦人物之盛何如哉豈非天地至清之氣磅礴鬱積至久而始大發與余每見武庫副郎陶君汝明之清映秀發未嘗不良愛向慕以為貴州永寧之山川亦必有深青濃綠足誘我窮巔極源使不能一日厭者惜去我遠不得一日徒按誌以想青龍紅崖諸峯定川通江諸水而不知其果爾生色作氣耶抑猶寥寥淡淡不改其舊耶張君世貴實陶君之鄉且戚也其先由南都入貴與陶君同而其人之雅則陶君之所嘗嘖嘖焉加歎賞者也兹以大學生謁選銓曹得丞于廣信之永豐將行陶君召工繪圖名曰河橋清餞而自為詩以倡諸士大夫之來別者而俾余為序余曰餞必裁肉崇酒也而何以清云然圖寫至清之景詩詠至清之趣而餞之與所餞者又皆至清之人則亦清之甚矣固不必觴露豆雪而始可以言清餞也君行矣借風揚帆乘月鳴榜自北而之南焉凌大江之渺茫以望故鄉金陵之佳麗而凡江南諸山若吾武夷之巍然特出者亦皆隱隱在目君能不奮而前攀而登尋幽擷芳以增益

其清之所素有者乎自清以出則何官不可為也而况於丞乎何地不可官也而况於永豐乎行見永豐之棠有清陰而人皆相告以勿伐矣豈有君不負丞而丞顧負君也邪

賈孺人輓詩後序

鄉進士武平舒君宜中南遊太學其配賈孺人偕行以疾卒于金陵之寓館君嗚咽對同遊諸友備道孺人之行要皆孝敬勤儉而凡為人婦為人妻者之所當勉焉以能之者也然而未易能也夫其於人之未易能者槩勉焉以能之而不遺一二可不謂賢乎然

稱譽所親或多溢美而未必得人之信必其人品可人而言語不妄者有所譽則不問親疎厚薄而聞之者莫不以爲然今孺人之行出於舒君之口而其友皆信之不惟信之又從而爲歌詩以輓之金玉鏗鏘之韻溢於咨嗟咏嘆之餘夷考作者又皆吉人信士非能乃好爲諛之人也由此觀之則舒君其亦可以爲賢乎君之賢既足以取信於人孺人之賢其可信也必矣惟信則可傳惟傳則不朽然則是詩也君豈有意於家乘之藏而使爲子若孫者皆知所寳也歟君曰得吾意也因題其後而歸之

東厓文集序

物之美者不可以見知於人松柏生於山林千尋百圍美之至也其或工師者知之必斫以大斧挽以萬牛而材之於叢臺阿房長樂未央之中俾之頂重負大撐東支西與瓦礫土石爭勳較久孰若老於無聞得以嘯風飲露而全其天者之爲安且樂者傳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夫名不朽器也造物者之所靳固有求之而不能得者矣然而秦漢以來士之畏名外播而故爲韜晦掩抑以逃之者亦何限如黄憲管寧孫登輩之在當時收閉聲響若愚若訥絶不聞有片句隻字之流落人間是豈不足於文者哉彼蓋亦慮夫文一傳則名不可掩而寵爵重祿之欲以餌我而使我酬溺勞苦者必與名俱集而偕來也不然則賢者之必有文章猶名山大川之必興雲雨隋珠和璞之必露光輝也安能枯槁寂寥以自泯於田夫野叟閒哉括蒼東厓潘先生臣善掌教吾泉宦職中之最逸者也泉之諸生求得其平日所爲詩與文凡若干彙集而梓行之余得縱觀熟讀因仰而歎曰美哉集也本不厚而用不利者能有此乎必載其令名而四馳之天下吾懼東厓之不得終逸也奪其所素

逸而與之以勞東厓樂乎哉雖然有道者心常逸處逸固逸也處勞亦未嘗不逸也蓋無入而不自得焉乃若惡勞而惟逸之耽畏名之我累而故欲逃之此皆賢者過之之爲而謂中庸之士爲之乎東厓賢者也吾恐其賢之流於過故書此爲之防焉

時軒文集序

才不可齊但取其適於用如工師用木棟梁榱桷皆在所取惟無用者棄之世之高談闊論小廉曲謹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授之以政則不達者吾無取也若文章之士吾亦以奇花異卉愛之然或不適於大小

之用雖愛之而竟刪之直以其無益於人不若黄稗有秋之爲有益也時軒胡道明先生有政事之才人多不之知但知其有文章余前年過徐州聞徐人稱時軒敎徐甚有方諸士子甚愛敬之然猶聞之而未見也及教授吾泉則其學政之修明峻整又身親見之矣政事之才非無徵而輕許也或謂儒官事簡不難爲未可因此遽許其長於政事是蓋未知淸談子弟區區於稜稜之閒人亦占知其能破淮淝百萬兵而況到處學政昭然在人耳目者乎又況言論舉止精神風采有足動人者乎故余嘗謂時軒人物用之

以司風憲或錢穀甲兵必更有作爲可觀若夫文章則其餘事耳而其門人曾瑜芳輩乃深喜其所著時軒集類寫而梓行之且謂其少以讀易習文有名于蜀遂領鄉薦後又以名薦司江右文衡是其平日學有專工固宜今日之有是集也余謂斯言若未爲盡知時軒者然試取其集觀之則見其詩和平穩順發乎性情文亦明白敷暢主於達意而不背乎義理信佳作也特其抱負平日之長之適於用者不專在此耳雖然古今天下亦未有能盡廢文章以去取人才修舉政事者蓋文章亦足以觀人也具眼者於是集觀之亦可以得吾時軒之大槩矣

龍塘王氏族譜序

龍塘王氏世傳爲閩王審知之後然先譜亡逸無從考以爲然矣今譜斷自可知以均疇公爲始祖均疇有子五人添錫添永添期添慶添祥枝幹蕃衍而皆端直敦朴翼以禮義而世守之故雖代無顯人而吾晉江之言名族則龍塘王氏預焉五世孫元於正統甲子春率其姪至道存義其作譜迄今六十餘年譜亦已被燬于火幸存義所爲遺稿本猶存而蠹傚脫落殊甚存義之子璣謂其弟琮曰吾年老且病爾盍

繼先志以整齊吾族人乎琮於是取舊稿補其所已亡詳其所未備續其所不及自費貲財盛設酒饌大會昭穆于祖邸而慶其譜之復完以其未有序以示勸也俾琛爲題其端且言曰今慈堂之族吳氏實吾宗叔添慶公之派也至某世以事改今姓吾將爲復之其名字悉已列吾譜中矣夫譜家之史也史貴於信非吾宗雖同姓而且大吾不肯扳附以相混果吾宗雖易姓而且微吾不忍踈外以相忘蓋情之有無原於氣之本末同異而族之輕重不繫於人之貧富貴賤也嗚呼非知德者孰能爲斯言乎聞斯言者能

不測然而思所以仁其族乎能不奮然而思所以重其族乎然則斯言也固足以序譜矣何必遠引博采而以文爲於是按譜源流畧爲次第之而併識其言于此

筍江陳氏族譜序

世之論天者皆曰天無心於榮辱禍福夫人特人之所值有幸不幸耳余謂天雖無心而有定理凡君子必得榮福而小人卒不免于禍且辱昔晉羊叔子登峴山慨然謂其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然

以今觀之峴山可夷而叔子之名不可泯凡今爲羊氏譜牒者未必皆叔子之後而亦每每援及叔子是叔子至今存也宋章惇没未久其子孫羞認其墳塋而呂惠卿之後在泉或有指言惠卿實爾之祖者無不顏面發赤忿勃以爲非是乃已是小人者初未嘗有爲之後者也福莫大於長存禍莫慘於無後誰謂君子不善取福於天而天果皆不定而人之榮辱禍福果皆出於偶然也哉然多福貴於自求不自求而惟求之先人以爲或能榮我福我則雖朱均亦不能得之於堯舜而况於所謂遥遥華冑者乎大抵人顧自處如何使吾果賢也則世德自我而光揚果不賢也則先聲由是而玷墜喬木孤芳亦豈能盡爲子孫無似者之憑賴哉况吾既不能後而又無所考據以真知其爲某聖某賢之後而徒茫昧遠取著之譜以號於人曰吾祖實某聖某賢吾恐有竊笑而羣議之者矣又何榮與福之有此狄青之所以不敢自附於狄梁公而郭崇韜之所以爲最無識也吾邑筍江陳君時中勤學慕古秀出于其族每謂族不立譜則無以合睽萃渙興孝存仁因與其從叔本靜爲之一日出以示余曰此譜斷自可知不敢妄有所扳附以誣

先代而誑後人蓋實錄也願先生畀一言于首余意以爲修立譜牒易光重譜牒難然既知所以修立之則必思所以光重之而受福不遠者於譜不光也故以禍福有定及君子必得其福者告之吾知本靜時中必能勉求務得以爲其族之自求多福者勸也

贈潘東厓先生南歸序

正德丁丑春國子監監丞括蒼東厓潘先生臣善引疾乞歸疏下吏部吏部諸公閱之皆曰是有道者正宜久留以風多士可使去耶持不爲請戊寅秋再疏懇乞休致再下吏部諸公知其決於退不可留也乃

爲請追冬〻始得命且陞一級以中書舍人致仕將行其門生大理評事林君質夫刑部郎中陳君允默主事鄭君與衆謂余亦頗知先生者屬爲言以贈余於道未有知烏足以知先生然亦知先生非泥于世者也世之人視而不足於明聽而不足於聰食而不足於味以尋常之聲色臭味誘其官而去之也然則其心又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夫寂若無聲者天下之大聲也朴若無色者天下之美色也淡若無味者天下之佳味也收無聲之聲玩無色之色味無味之味充然有得於聲色臭味之外而自有其樂者天下之眞

樂也有眞樂者不金玉而富不王侯而貴不神仙而壽下視世之耽耽逐逐自以爲極天下之聲色臭味而惟恐失之者其所得不既多乎山林高尚之士若有見於此矣然亦窺測此道之髣髴而無見於天地之大全乃以枯槁寂寞爲佛老氏不傳之妙而不知夫儒者握陰陽姤復之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默有以處之者亦已微矣然則吾儒眞樂豈易得哉吾觀東厓聽樂不至於恐臥看花不至於離披飲酒不至於酩酊故余亦信其中有所樂而能不混于世也不知質夫諸君以爲何如諸君笑曰得之矣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王用儀南歸序

余童時業科舉未三四年自以爲業已工直以地芥視青紫而初試不利度年尚少而業之工或未至發憤而精之者又數年而屢試屢北凡五試鄉闈再試禮闈而始得附名于輩彥之後時已寂寥淡薄幾入于禪而向日精銳之筆亦已禿矣自余觀之則得一第不亦難哉番禺王君用儀年十九領鄉薦二十與余同登進士一試輒得如由基李廣之射矢無虛擲又何其易也豈顯晦遲速眞有所謂命者存耶追接

用儀而聽其言論則見其初若訥再若欲言又再則言且辯而稍稍出其鋒穎矣余固已奇之而用儀亦不余老時具茶果與同年句容王君克明邀余月坐茶罷吻潤雅興風發文必說漢之西詩必論唐之盛或用儀唱而克明和之或克明唱而用儀和之聲壯語險盡出肺肝不復顧左右關有鬼神矣余於是始知年少敏妙有足過人而一試輒得實所當然不可以語命也雖然是亦命也天地爲爐造化爲工不特貧富貴賤顯晦遲速不由夫人徂徠之松新甫之柏長可千尺大可百圍閱雪霜歷歲月愈久而愈堅好

豈皆人之培植使然耶由此言之則天之惠吾用儀也亦厚矣用儀其可不知所以自愛自養以求合於天乎長松巨柏不用爲宗廟之棟梁而用爲廬舍之榱桷要不可謂不用也特用之小耳人有大而吾用之小是棄人也吾有大而吾用之小是自棄也自棄是棄天也然吾觀用儀氣象識度甚不類其年而世之所謂能且榮者若罔聞知則其不肯自用於小而必以人合天以贊成其命之美也豈待他日而始有徵哉故於其歸娶得請也序此以爲之賀

贈黃孟偉南歸序

南京刑部廣東司郎中黃孟偉弱冠時習爲舉業或曰是質實者不能爲華藻之詞取科第必遲而乃以二十三之年領鄉薦二十七登進士第既而主事刑部或又有曰是剛且方者剛則用猛方則寡諧於仕途必不利而乃以淸愼明恕著聲合遠近士夫無異詞焉余用是知夫質之美者有華剛之善者近仁而方於行者亦未嘗不圓于智也然則人物深淺實未易知而余亦安敢自謂能盡知吾孟偉者哉茲以六年考績援例得乞歸省將行大理林君茂貞邀吾閩諸大夫攜酒贈別謂余於孟偉有一日之長不可以無言且曰仕宦晝錦之榮春風綵衣之樂皆不必贅願進孟偉於古人中而期之以遠且大者余曰君與孟偉皆同安人也同安先輩蘇丞相子容在熙寧中以不附王介甫罷歸君以其人爲何如茂貞曰不附介甫則正人也又何議余曰釣磯邱先生葵亦同安人也處衰世而卷懷不出何如茂貞曰斯固正人也以其隱而無所建明耳然此二公皆千載人也吾與孟偉願學之而未及余乃作而歎曰介甫抱負經濟以周禮爲必可行蘇公未嘗有一言稱其行之是而釣磯則確然謂周禮之當遵是二公意見自有不同

而茂貞孟偉乃皆學之而自以爲不可及然則義理固自無窮而所見亦不必皆合惟其人之正而已耳正則自古非必事事步古人之故轍也蘇公不附介甫固未必謂周禮盡不可行而使釣磯得行其志亦未必謂周禮一一皆宜于今也居今之世服今之服司馬衣裳之古伊川帽角之高亦或有訝之者噫古道之難行也久矣慕古而能深知其道者亦豈易哉余於孟偉既不敢自謂知之盡則於古道固有不能盡知者矣而又何言以贈哉於其行也姑隨諸大夫與飲酒

贈邢秀才歸揭陽序

東廣揭陽秀才邢生踰之千里裹糧來余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爲歉余告之曰吾饑焉當食卽食渴焉當飲卽飲困倦焉當睡卽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卽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閑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於李杜黃陳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讀誦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

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會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於陳北溪饒雙峯諸先生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值風則與之俱淸值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花之白則餐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吐之於壁立萬仞之崖初不自知其愚訥迂拙而不適於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爲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之大繁然後卷而棄之

贈周秀才還江山序

閩山之巍然而高者莫如武夷幽絕殊勝神仙居之草木之生乎其間亦光采特異厥後有風骨峭奇穢人世不居餐霞服日期欲長生久視望眞人影象而上友之者往往問津求至焉余少聞之有慕以道遠未能到正德丙寅春虛齋蔡先生往江右督學因從行至閩江御輕舟上泝値灘石紛錯廉利崎嶇廻曲

窮力攀挽不得以意徑前者累日忽夜半震雷大雨別澗細流滾滾奔騰赴會大溪驟漲亂石俱平余揭蓬視之豁然舟子顧余曰此建溪也武夷在邇於是繫舟竹陰沽酒自勞雲收日麗微風過之酒酣興發扣舷歌曰聊聊兮人生堂堂兮春去翹首兮望山武夷兮何處溪畔有行客大聲歌應曰一朝夢寐兮頓醒十年蹤跡兮徒勞眼看實地兮立脚聞道泰山兮更高余聞而異之邀與同舟問其居曰江右信州之西有巨陵特起厖然如象吾結廬於其陵之巔奇峯萬疊皆來獻狀後帶二溪流入彭蠡坐望彭蠡之瀦

則見其混瀰太清范無界量而蒙衝巨艦順風揚帆瞬息可以千里視此武夷山下川流泒別而遲遲鬱鬱以進其舟者其難易大小可知也余笑曰子既知泰山之高而何不知彭蠡之未足爲大也大莫大於海萬流之所宗也涵混之湖泒別之溪始雖異而終則歸合于一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然泰山之高未易登也或自武夷亦自象山皆可以望而見之東海之大未易觀也或自建溪或自彭蠡皆可以漸進而徐達焉得所入而求底于止者存乎人入此則右此而抑彼入彼則右彼而抑此皆有

所係而未見其大者也客無以答浙東三衢周生積從余遊見余談及山水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且嘗適其兄今莆陽尹以仁君亦雅有山水之趣歲暮告歸其同遊諸友圖吾閩山水爲別余因取畫筆直叙昔歲與客問答之言爲贈暇無人處焚香默坐出一再閱則水光山色將融入方寸間而發其遐思也豈特如摩詰以獨苦之心而僅足以供俗目一時之觀適云乎哉

贈張秀才還安福序

劒埋泥土之中光射斗牛之上凡內有靈明者外未嘗無華采也故善觀人者每於外焉得之是雖一顰一笑亦可了夫人之淺深厚薄而況於言語文字閒乎謂言語文字不足以知人者不善觀人者也片詞隻字豈楮生毛穎輩爲之耶無一不出自吾方寸也古今賢哲偶以一文一詩爲終身福德事業之讖者理或由此也與吾邑侯安福張克軒先生之子伯喬在吾邑余時見其書翰往來酬應諸士大夫雖甚忙迫草草之閒而亦鏗鏘穩順文理斐然有足觀者余甚嘉其年少聰明可與進學惜未盡見其平日經義古文詩律諸用意之作耳然卽其所發之緒餘亦足

以見其天分所稟之大槩每語諸人謂司成松石公得克軒爲之子而克軒又得伯喬爲之子蓋皆可謂之有子矣夫人孰不欲其子之有而名公哲人之子每每不足爲有者山川之奇秀有限氣運之隆替相仍故雖以狄梁公之勳德不能保祠象之久存以韓昌黎之文學不能必金根之無誤此豈理之當然也耶由此言之則松石克軒伯喬之受恩於蒼蒼也亦厚矣其可不深自賀而思所以報此厚恩耶先儒有言曰受人恩而必報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夫受人之恩猶當必報況受恩於天可不報乎然天亦曷

嘗有心責負於人如淺丈夫者之爲哉顧在我者有所不可耳聖教久湮古風不作知負天之恩爲甚不可者世幾何人摇奪於無窮之欲窘束於至險之區舉天之所以厚我而爲至靈至明者晦息無餘如得太阿龍泉不肯少寶而妄用之於堅石頑鐵以取缺折無用而後已豈不亦甚可惻哉余毎見伯喬則必以此告之蓋愛之之至欲其知有至寶而自寶之也伯喬明日還安福道經鵝湖思晦菴象山之異同舟次彭蠡仰匡廬白鹿之高遠或思而得焉或仰而入焉則必取衆人之所共舍舍衆人之所必爭保靈明

而不虧斮鋒鋭以待試以求無負於天如劉靜修所謂名家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者果見其爲易處天下之至難者初不見其爲難焉若夫科第世芳簪纓襲美此人間甚小事也在伯喬能亦可不能亦可非吾之所以期待吾伯喬也

贈杏垣陶仲文還彭澤序

正德丙寅先師虛齋蔡公之督學江西也余亦挾策從行至洪都而疾作公視之曰是水火未濟也不可以付庸醫聞彭澤陶君仲文有能醫聲亟邀至洪與余共館余以東垣丹溪時醫所習諸書難之竟不能錯又摘素問古書中之甚奇奥者一二語徵叩之以觀其深亦皆能微微達意余乃大喜曰吾疾其瘳矣乎君曰未也先生之疾非藥所能即愈區區之術非醫所能就窮蓋有不醫之醫無藥之藥焉第至言要訣非官署中所可輕傳而山澤臞儒亦不可於塵埃中雜處彭蠡之濱匡廬之頂天空月冷四無人聲是則吾愈先生之疾之處也余頗以爲疑然亦意其術之或可以愈疾遂與同往數日間得聞所謂至言者則老氏谷神不死之說也余笑曰生骨未能脫凡至言不敢輕受然而亦不敢輕泄也君知余素慕乃

祖靖節之高風復固請至彭澤藥余以參禾芝苓食余以菽粟菜果余亦節飲食定心氣方月餘而疾稍愈乃拜瞻賢祠摩挲五柳誦采菊東籬之句而想見其當日悠然之眞則又覺疾之全愈而長揖謝去余於是始知至道之精不在杳冥日用平常而鳶魚飛躍之機在焉知道者會而通之則理家醫國無往非神豈特可以自養而已哉今年春君以宗伯甌濱王公之招來金陵士夫貴人多虛席邀致余亦以故舊往會則見其貌益豐氣益完而治病養生之論又益切近平實知其山林日長而所造爲益深矣茲將別

歸索余贈言且曰吾有三子皆習舉業人皆稱其克有成立以爲吾醫仁惠所致吾將自茲愈積陰功非欲取報於天但不敢獲罪於天耳余聽之竦然驚曰是儒者切近平實之至言也君言及此則固不屑遊於方之外矣於戲不屑爲醫之仙必欲爲醫之儒人品如斯可無贈乎遂大書其言之合於吾儒者以贈之

贈湖廣少叅顧新山先生序

清源巍然立吾泉城之北萬石負土隱顯錯出望之若枯仙臞儒殊無綽約嫵媚之可以起人賞玩而朝

雲暮煙亦自有態道流巖居者度其地之宜於茗也破荒多植而茗果甚美蓋山而叢石觜雲則泉之出也必甚寒冽故以名之曰清源而茗之爲物則清極生寒而微入於苦故於清源爲獨宜然山之儲精鬱秀極物之美者不能當豈清源之茗足盡清源之清乎清源顧先生載祥由進士宰虹宰旌德人曰清大尹遷守和人曰清太守追爲考功爲武庫則凝冰出壑素月懸秋合兩京士大夫無異詞焉今又自武庫郎中擢湖廣叅議奉勅督理糧儲其冰光月色又將遥映于衡巫江漢之間以表吾清源之清也尚未已

而或者乃謂御金還珠時無若人亦厚誣矣雖然清特一節之大者耳豈吏道之全乎清而自恣則人惡其狂清而寡量則人惡其刻至若膠固昏滯容猾受紿塊然株守而不能一有所爲此又清之最無取者也先生由縣而州而部涖人涉事何啻千萬苟徒孤守一節而不夾衆美以爲之輔則必不能盡宜於人人而其寒苦獨躬亦安能以自白哉況邇年來海內薦饑湖廣之民當亦甚困而糧儲之督紓則用乏病國嚴則膏竭病民按豐歉覈虛實斟酌較量融通變化俾民不困而國用足時事之艱莫此爲甚而謂專

於清者能之乎然則朝廷之擢先生以是官也豈獨有取於先生之清而已乎先生行矣爲我尋峴山之碑追叔子恩澤之長登岳陽之樓想范公憂樂之大將必有知先生之不專於清而一叅議之職實不克究先生於用也若或經潯陽而賦歸去到鹿門而生隱心則人將有不及盡知而其所以自爲者亦太切矣豈朝廷今日擢用先生之意哉而亦豈吾清源諸君子之所以厚望於先生者哉

贈江西少叅陳柏崖先生序

大氣之運有分限節度焉分限節度者氣之數也氣

敗川事不慊人意者甚多蓋理有當然而氣數不盡合夫當然也然是理尊嚴正直自在不移而氣數者雖暫悖之久則亦必復其常而不能出于範圍之外焉使或氣數自用而一不聽命於理則生生之意斬絕無餘而人類之滅久矣未暇遠引姑以江西近日之事言之自正德以來南昌之民之罹毒於宸濠也如在焰火中至己卯之變則不特南昌而江西一省之毒亦甚矣黎民流血彭蠡爲腥凡方寸有生理者聞之未嘗不酸鼻也或謂此實氣數用事天亦且奈何哉辛巳壬午嘉靖鼎新江西之民皆飧粥嬉恬無

復嘆息愁恨之聲斯固聖天子至仁所及而藩臬諸公仰順美意率郡邑之吏以成澤民之功亦自不可誣也若少叅陳柏崖先生德階其亦江西藩中仁厚之最者乎蓋先生之性本自寬大長者而又陶之以父祖伯叔昆弟詩書禮義之學以故由進士尹東莞擢戶部主事至郎中所在以仁厚著聲庚辰歲自戶部之江西人皆曰江西此時正宜治以斯人也近有來自江西者盛稱柏崖之美謂其春風動盪時雨發生常以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之說與藩臬諸公相勗而其行事則固惟法是守而能宛轉委曲得夫法外之意取古循吏傳擇其甚有恩于民者錄置座右或事稍過當則歎曰吾愧古人矣吾愧古人矣余聞斯言爲之喜而不寐曰江西民牧果皆如吾柏崖則信乎江西之民之有瘳也余因是又有以見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至理大德終非氣數之所能奪老氏謂天地不仁豈其然乎於是陳君聘之彭君宜定及吾閩士大夫之在南京者僉曰吾輩思慕陳柏崖久矣予其肯述所聞寓規頌以將遠意乎遂書之以爲贈陳柏崖序

贈廣東少叅徐克宏先生序

南京戶部郎中江陰徐克宏先生擢任廣東布政司叅議巳之官一年矣同部諸君每會聚問未嘗不念及先生以余向日亦嘗忝與僚友之末屬爲一言將遥寓以見意余謂同僚有兄弟之義子孫亦世講其好今觀諸君之所以念念于先生者則兄弟之說其信然矣然易傳又有近而不相得之言則凡爲同僚者豈皆協恭和衷而盡無愛惡恡吝也哉不孚於將會之先不堪於既會之際不平於別會之餘如此者往往有之而吾克宏先生乃獨爲諸君所懷而不能一日釋此其故何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人之可

欲者固多端而其不可欲者亦多端姑自其最難相
處而最不可欲者言之內修城府以爲深外立崖岸
以爲高忌夫人之勝己而陵夫人之不若己若此者
安能以兄弟處同僚而得夫人之思於去後哉吾觀
克宏先生外溫和而內易直不越境以侵人不設機
以中人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有不及則亦以情恕
焉然則諸君於先生之去亦烏得恝然不介懷耶蓋
亦感應自然之理也且先生之善豈惟見懷於僚友
之間而已哉夫其內易直則政不鉤鉅外溫和則刑
不猛暴篤於好善則必能周於取善將以啓發其所

不知而增益其所未至則其善之及於民也亦焉往
而不宜他日嶺海之濱舟車所至遺愛去思之戀戀
于民者又當何如其不替也雖然一於易直則徑情
而無以防人之姦一於溫和則失威無以懲人之侮
擇善失眞一於泛愛則於友獲匪人之傷而於民無
彰善之勸故必有深潛之術嚴厲之色兼和易之善
而以時焉出之而又有親有遠能好能惡俾鴟梟不
混于凰鳳而稂莠不亂于嘉穀乃爲完密而無憾也
然此亦皆先生之所已能余願學之而未能者豈敢
以爲先生規聊備言之以見先生之善不特使人愛

之而有所思抑且使人敬之而有所憚也於是李君
孔音楊君汝忠及諸寅長僉曰斯言實可以贈吾克
宏先生也於是乎書

贈僉憲王君之任廣東序

吾友王君志潔以大理寺副擢僉廣東按察司事吾
鄉諸君子之宦于京者咸賀其得茲擢余曰由大理
出僉事常擢也未足賀其可賀在得僉事于廣耳志
潔自辛未進士官大理迨今已七年白雲南望想欲
縮地者屢矣若或西北遷之則迂道踰期於法有制
彼將何如爲情耶今官之廣而假道於閩便有甚於

此乎壽觴淋漓綵衣蹁躚封君孺人命服交映志潔
亦何幸一旦得解素鬱也是不深可賀耶雖然此志
潔之私也朝廷爲民擇官顧豈以是私志潔哉無亦
於志潔知之素而望之厚也僉事秩大夫位方岳分
道時巡而文武百僚望風震肅職雖貳亞而遇事專
之亦巍然一道之長也歲滿更治則又不專長一道
而已所在官舉其職吏革其奸民安其業兵足於用
凡百利害咸於僉事焉責之僉事豈易爲哉而嶺南
之地又多園山成巢阻水作峒苗獠猺獞賓蕃息于
其閒控御失道則紛然四出或至動大衆設巧機乃

能破其羣屯而遏其摘搪是廣之僉事尤不易爲也尤不易爲而可泛焉無擇使不克爲者爲之乎京師權貴之集而大理刑罰之平也柔則奪守剛則招尤怨或流於姑息而執之者滯之也不剛不柔酌諸天理人情之中而文之以經術參之以古法至使卿貳動容僚佐承式雖秋曹西臺諸公亦皆心肯而無敢惡其爲異者志潔之善爲大理如此則今茲之不易爲者固所優爲也荒厓絕島緩視徐按溯溪窓草之遺嶺南者至今猶蒼翠不除培植灌漑而俾之益茂非望優爲者之爲是也由此言之朝廷果私吾志潔

哉於是鄉丈顧君載祥會吾言而約之曰由前言則志潔得以伸其孝由後言則志潔得以廣其仁仁孝大道而以言贈人者未能或之先也遂命書所言爲贈行序

贈僉憲林君之任湖廣序

福寧石壁林君元成以南京大理寺寺正擢僉湖廣按察司事將行問用法於余余曰君在大理以清慎周密爲刑曹憲臺諸公所重是老於法司者也而何以用法爲問余嘗備數刑曹未期年而別調其於法律尚粗疎而何以爲答然嘗聞君不厭陳言請得以儒生常談爲君贈夫仁人心也存心止於愛人用法貴乎有術術非巧詐之謂也不悖於法而亦不泥於法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焉蓋有斷然之法有當然之理又有自然之情法固因天理人情而爲之節制者然以一定有限之法安足以盡事端無窮之變於是每以新例補舊律而亦有所不能盡執法之官無法外之意於人之獲罪則曰是犯某律是犯某例皆其自取吾無容心焉耳如是而曰於天理人情一一盡合猶未也今法官不用刀筆吏而必以儒者爲之蓋以儒者惟律例是精哉以其有儒者之學則必有

儒者之識而又有儒者之術也大抵時有升降治有緩急土有沃瘠俗有朴僞人有智愚習有新舊境有順逆過有故誤是以權有輕重而法有操縱或治齊貴清淨而不用嚴或治蜀尚嚴峻而不用寬法在所必誅而其人未可誅則有歐陽子求生之說焉法在所不誅而其人固當誅則有鄭子產火烈之說焉擬人於法彼此俱稱無可議矣猶當俯思仰歎悲敎化之陵夷尤造物之賦與是又曾子哀矜勿喜之說也如是而用法是之謂法術而法非煩苛如是而行仁是之謂仁術而仁非姑息是道也豈特可用之以爲

執法之官哉而凡爲政者皆所當知也不知此而區區鞍銖兩於律例之間則吏之俗者矣俗吏之能固亦可以招美稱取高爵然其如吾民何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皆俗吏爲之也以吾元成之學之識其肯同塵於俗乎吾知其必有精微心術上徹天而下入淵收湖廣之民於法律之中而整齊之而又紓之於法律之外以蘇息之其至妙至妙有非余所能盡知者矣君行矣余將泛沅渡湘尋蘭掇芳以贈君矣

贈柳州府太守陸君節之序

南京戶部郎中錫山陸君節之擢知柳州府或謂君

溫厚清愼善人也宜處以善地若柳州則恐非君之所樂余謂今之柳州非昔日之柳州也韓昌黎之於潮蘇子瞻之於惠當時皆以爲瘴鄉而今則以爲樂土蓋乾坤淸氣運轉無常方其氣之未到也土燥石頑人麤物惡雖以吳越富庶之國亦不與中國會盟及其氣之已到也山岳爲之明媚川澤爲之光輝雖以閩廣荒僻之墟亦號爲海濱鄒魯使柳子厚生遇今日吾知其決不鄙夷夫柳州矣然則君於兹郡亦未爲不宜也或又謂君以進士初試得節推廣州剖紛決疑事事明允甚爲藩臬諸公所器是蓋有才非徒善者太守比節推則位高權專而事皆得爲柳州比廣州則地僻事簡而無甚可爲有才而不得展恐亦非君之所樂余謂君才雖能事而性不喜事夫事簡則逸逸則不勞其形地僻則靜靜則不搖其精由此言之則兹郡固君之所宜也抑孔子又有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輩書生皆誦法孔子素位而行當無地不宜也而況於今日之柳州乎然則君今兹行亦未嘗不樂也第恐佳譽遠馳指日郎召不得久任以福于柳之民爲不樂耳君行矣安我簡靜廓我心性談仙于仙奕之上時放謀野之遊種

柳于柳江之濱擬作去思之樹是又柳州太守公暇之最樂者也而謂君有不樂可乎於是戶部諸公僉謂余言若可以贈君者遂命史書爲序

贈太守易嘉言之重慶序

天地四方之氣合而兩之仁義而已矣仁氣盛於東南故東南之人多溫厚義氣盛於西北故西北之人多嚴厲陰陽剛柔彼此對立非謂西北盡無柔仁而東南盡無剛義也東夷西夷固有豪傑挺生而不限於風氣者但大槩言之則彼此分數不無輕重多寡之偏耳夫唯仁義之稟有偏則仁義之用或過仁義

固皆美德過則各有其弊焉此所以又有變化氣質之說也然亦難矣吾觀四方士大夫能不爲氣質所使而以剛柔仁義斟酌其中而施之政者幾人哉同年友地官副郎廖君雲卿王君汝陳爲余道其寅長易君嘉言爲政之美曰君司戶部寬猛操縱事事咸宜吾子所知也容亦有未知者乎君初以進士爲縣令已而擢州守又擢府二守隨地效勞所在著聲方其未至也人仰之既至也人安之逆其被擢而且去也則有衣靴之留而於其既去之後也則又有碑頌之紀此其政績之美之有微者也使所謂剛柔仁義者

執其一焉春生秋殺稍失和平則民不曰寬而無制必曰刻而寡恩而何以在在能得夫民之留戀不釋也若此由此言之則君其能變化氣質而不囿於山川風氣之偏者與余曰君固不囿於山川風氣也而實於山川風氣有得焉君光人也光屬河南於天下爲中土蓋東西南北之極而剛柔仁義之會也謂君之美無得於天與之秀而盡歸諸學問人事之力則先儒氣質用事之說爲不然乎雖然亦不可專主氣質也余聞唐末時光之人多從王潮入閩居吾泉而吾家先譜亦云自光來然則余亦光人也而過於慈順不類光人則是余不能以人合天而吾易君仁義之政之美之得於學力者實多不特其稟受之美爲足稱也然則專主於其所謂氣質者殆不然矣於是雲卿汝陳及同部諸賢因君有重慶大守之擢屬余次第所言爲君贈且以賀重慶之民將蒙仁義之休澤也乃爲書之

贈太守莊青峯序

天地之造就乎萬物也亦多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物於是乎生矣凄焉而爲秋之霜凜焉而爲冬之雪則向之生且茂者於是乎斂華就實而各得其

性命之成然則人之生世其可不備嘗辛苦乎雪霜萬里之途固有志者之所必踐也吾晉江青峯莊先生由矩素以孝友之行爲鄉黨所稱余嘗以惠廸從逆占人之吉凶禍福謂先生於仕途當得元吉无不利而乃竟以鄉薦就冷官長沙平湖虀鹽朝暮人不堪其寒先生皐比溫坐於希文之說有深味焉迨其擢尹于廣東之開建也適値峒徭四出嘯聚剽攻人皆危之先生奮然曰是不可以書生却也乃整衆登陴示之以武露刃持滿賊不敢攻或謂是可以無恐矣先生曰吾城雖一時幸完吾心當常若寇至且禦

愍以安民爲本使民必先固則何賊之虞於是詢民之所甚利害者而爲之因革民告便而徭亦竟伏以才改任順德順德事劇尤號難理而理之者無不告勞先生處之事事整暇吏畏而民懷焉夫其寒而能溫危而獲安勞而不悴雖其天資才識有足過人然其於艱難辛苦之中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亦已多矣以故自順德而司刑南部則輕裘緩帶投壺賦詩從容談笑之閒而人自輸服於片言之下西臺無敢議而大理失其訐若於刑部無足爲者然吾以是知夫鬱之久者發必達而挫抑齟齬於前者

乃所以成就於後也今又自刑部郎中擢知廣之高州府正所謂輕車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者是又何足爲先生難乎雖然事有難易勢有難易而心則不可有難易也難其難則難者易易其易則易者難以先生之練達老成必無易易之心然自古以來英偉奇傑之士難難於先而易易於後者亦有之故余於先生茲行亦望其以昔日兢兢爲縣之心而爲府他日又以爲府之心而爲藩爲臬使夫易之敦艮詩之終譽皆於先生乎見之夫然後知向也造物之拂鬱夫先生者直非偶然也已

贈郡守洞陽顧公述職序

明年己丑春天下諸侯當入覲述職吾泉大守錫山洞陽顧公將行維時寒霜澄潭清風載道泉大夫士民咸驚且喜謂公茲行當不次超擢驚則慮其擢任地方不復來澤吾土也吾縣尹錢侯世材來索贈言余拙不文不能盡述公之善政善教惟畧舉大槩言之曰昔宋王梅溪之守吾泉也宴諸邑令有詩曰九重宵旰愛民深令尹宜懷撫字心眞西山守泉到任謝表有曰撫摩瘡痏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爲聖朝元氣之一助余嘗爲公誦之公竦然歎曰

我思二賢實獲我心朝夕勤勤彝舊考跡必爲二賢之所爲不爲一賢之所不爲未久而政通人和公謂泉民易治如此宜鎮之以安靜輕刑省事與民休息民有訟而無甚利害關繫者則諭止之使退而講睦而堂下淸寧不聞有疾痛之聲而尤愼於獄嘗謂天神天明照知四方飛霜不雨古有明鑑奚可信一偏之言陷人於非辜而不爲之致審乎或者謂公過於仁宜少濟之以義公聞之曰豈亦有稂莠害吾嘉穀者乎有則來白吾其懲之不少貸於是民愈愛且畏此可以知公之政矣其敎諸多士也則曰務先行實

勿專文詞而爲文必根於理胷中之實得眞見而
平易以發之期於達意而已凡四時考校有文若此
者悉列高等於是諸生皆知所尚今秋省試吾一郡
登榜者二十八人其善教又如此夫百川萬流同歸
于海善政善教同歸于仁公登清源紫帽二山之絕
頂以望東海之大而爲仁焉必求以似之吾人安得
不蒙其休澤也公行矣人皆登山望海思公於去後
不知公亦回首顧盼而有清源紫帽之懷乎

春江四詠序

前歲宦寓金陵有客來自吾泉者問之曰貳守李春

江何如答曰郡人皆愛之余謂今之從政者能使人
不嫉而伲之斯已難矣況能使人愛乎疑之而未信
逌以病告歸見鄉人之談及春江者舉欣欣然曰是
眞春江也於是始信客言之不我欺因賦春江詩數
十首且簡談數語序其所以爲春江者繼後諸賢士
大夫又作春江四詠要皆愛之贊之且願望之也而
李竹坡王一臞爲之序一臞大發夫春江竹坡備詳
夫四詠意達辭暢美矣盡矣而秀才某輩又欲得余
一言余不能新奇高古惟質實以應之曰班君所言
平平陽公之考下下彼卑猥瑣細惟利是營者固不
足以及此而震雷掣電淒風慘雨使人驚憂而莫之
敢近者亦烏足以識此民心至神有感斯應仁義未
嘗不利豈有愛人而人不之愛者乎車擔還租課殿
復最豈有愛民如子而民反以逋租累父母者乎人
有疾痛必呼父母故郡縣之官民以父母稱之然則
西銘一書安可不朝夕玩味而視民如傷四字又安
可不大書而置之座隅也耶未去而人稱頌將去而
人願留既去而人思慕惟能愛人者得之觀春江四
詠可以見人心之公而春江平日之所以爲民父母
者可知矣雖然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不肖頑

童不可以仁愛懷者又當以義濟仁徵色發聲喻之
而不悛則嚴加箠楚以威之而又不悛則審眞按法
必誅無赦俾稂莠不害于嘉穀而吾之愛得以滂沛
而四達此則仁之大全也豪強漁獵於白晝盜賊縱
橫於暮夜吏卒弄法於訟庭桀以驕子待之而不忍
傷如此而曰愛人猶未也愚聞春江嘗歷歷發此意
以示人因其言以考其實乃知吾春江之能愛人也
四詠之中於廉潔之贊爲多廉豈足以盡春江哉必
曰能愛人而人愛之則於春江其庶矣乎

贈陳德芳通判台州府序

余素有山水之好凡吾閩中山水佳處未嘗無余跡也而猶以爲所觀不大思欲盡天下之名山大川以窮夫人之所不能到處而亦未之能焉然而天下之巍然而高蒼然而秀淵然而停浩然而流可以振衣濯纓而脫人間之污濁可以逃名遠遊而使人莫知其所以去留者則亦未嘗一日不會吾几席之下也然則謂余無得夫山水之趣而惟癖於所嗜是豈知余者哉莆田陳君德芳以乙榜進士司訓鈞庠秩滿謁選銓曹得台之通判將行問贈言於余曰願詳示我所以作判者余曰君以經術指授羣弟子毫分縷

析見無全牛是能敎人矣兩典秋試文衡掂石撥沙務得金玉是能取人矣鈞守關當道檄君視印破壅決滯案無留牘吏胥讋服以爲若老於作守者是又能治人矣所謂儒而不迂通經而適於用者君其人也使得專城當有顯績爲判而特理糧儲則固不足以盡君之能也而余又將奚贈乎惟是天台赤城丹霞玉霄幽邃清絕東南言山水者莫加焉余嘗羽飛神遊於依俙夢寐之間而未得身親歷之今君茲行得以盡收其勝於會計之暇以豁胸中之亂慮滯志而遐想夫了翁古靈二先生在台時之遺風逸韻而思與之齊俾台之人欽徃而稱曰閩中之隣何多君子也是不亦甚可快哉若徒區區於簿書錢穀之末以如限滿數爲爲判之能則非余之所以望吾德芳也

贈黃汝爲序

自昔聖賢言命或以理言或以氣言而以氣言者又有所稟所值之不同術家以人生之年月日時五行之生尅制化逆定夫人之吉凶禍福余不以爲然謂其不自夫有生之初論也然間有甚驗不爽者豈其亦以氣之所值者言歟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莆田

黃君汝爲嘗與余言有談命者謂吾歲入辛巳當左遷外補余曰君以鄉薦榜首進士高第選州守而遷今官士論稱屈行當不次顯擢又安得有是哉而今果有南安通判之調將行余從吾鄉諸大夫往餞之汝爲執余手大笑曰術者言命之中也何如余乃信是術之精於陰陽五行而凡言命者又必兼夫氣之所值也或謂君子行有不得當反求諸已不可以言命余謂汝爲文章政事操守動履凡百君子無敢瑕疵使或人品向上望汝爲而升其堂者其於仕途偃蹇如此猶且歸諸命而況於汝爲乎雖然亦未可盡

歸諸命也知有理而不知有勢厭時俗而不屑迂闊但據吾心之所可否而不恤夫人之有愛憎此所謂能方而不能圓也居今之世往來于仕途閒一以方行之何異驅弊車羸馬而行蜀道乎故余亦願汝爲用圓濟方於人情之無害乎天理者亦稍順而通焉則吾未信夫所值之命之能窮吾汝爲也於是汝爲又大笑引觴滿酌朗誦韓昌黎送窮文三遍而別

贈興化府節推鍾侯考績詩序

文章高下與政通觀人之文而不知其政粗於文者也卽其政之施爲建立而不能窺其文之高下則亦

不善觀人之政而其於政也亦拙矣文章政事雖若兩途然號曰能詩能文而不能達之於政則亦詩人之詩文人之文而已非文之至也於政畧有可觀而其發諸言筆諸書者無取焉則亦俗吏之辛勤於簿書律例之閒小廉曲謹以塞責一時者耳置之廟堂之上舉天下國家而屬之宰而期之以掀天揭地之宏功偉業其將能乎伊周孔孟姑未暇論諸葛孔明之治蜀其精密嚴恕亦爲政之式也而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後世之言文者莫加焉賈傅陸宣公美於文矣使當時皆惟其言之用則其政亦漢唐之所未有也觀相如詞賦之華知其決無立政之實考元凱功業之陋知其於春秋傳解必無與論妙理故文章當觀其深而政事要論其大淺近言之則二者判爲兩途矣蓋作文立政皆當以識爲先而識則本於學學術疎陋則識見淺近而於文與政兩無一得嶺南順德鍾侯某以辛未進士來節推興化斤斧小試而當道者皆才之而旁郡疑獄之不易決者皆委決焉予聞之竊意侯必進士中之有文者去年秋侯以公事到吾泉吾晉江司訓霍君廷獻侯鄉貢同年友也得侯所爲詩若干篇出以示余且談侯平

日之文甚詳余因歎曰名下無虛士信乎有政績者必文而天下之事果非淺學寡識者之所能辦也茲將以三載考績于京霍君作卷賦詩諸廣文及吾泉士夫之能詩者皆詩以贈其行而屬余序之余惟先儒有言人惟不學便老而衰然則學能强壯于人者也今侯以三十之年而其學與識之著於政與文者已如此則亦壯之甚矣然以余心而占有志之士侯之向壯殆未巳也自茲學與位益進識與名益高而發揮之於政事文章者益大大丈夫眞壯士視世之所謂黑頭爲公者顏貌一何臞乎余言當有徵試書

之以俟來日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七

宫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刋

序十三首

贈葉仕堯尹新興序

吾郡同安葉君仕堯爲餘干令僅九月以憂去服闋謁選仍其官于肇慶之新興吾鄉大夫士之在京者僉謂余曰官惟令爲最勞令必勞而後稱葉君舊有先人之田廬可耕可休可以琴書優游而其性又廉潔無求恐其薄然不屑于勞或有時浩然而不可留

也子宜激其言以壯之余謂君之才實適于用也令餘干不數月而令行禁止無敢崛蜒以壅其惠澤者嘗有監司按部大張威福以挫諸令及見君則爲改容溫詞非才而能得此乎夫人而有才譬若駃騠然苟不試之以逞其追風逐電之足而終歲閑之于槽櫪雖使一食盡粟數石彼亦何嘗以既飽且逸爲足以慊其心也然則天下之豪傑俊才豈有過勞而輒引避者乎若余則實庸駑爲祿仕之故不得已而俛就羈束而頑鈍蹇澁鞭策不前雖往來應酬進趨俯仰亦以爲甚勞不克堪毎遇北風塵起則思欲臨流

濯纓而猶未能飄然卸去始信大人之強弱通拙甚有不同而才之限自天者果不可強之而使有也然而諸葛武侯又有言曰非學無以廣才則才雖得於天而成之亦未嘗不由夫人吾聞葉君之伯祖恒庵公尊考介庵公皆嘗爲令而又皆有政聲家庭問答莫非敎學則固宜君之有是才也以君之才正欲得盤根錯節以爲之勞若新興則民淳事簡無可勞者雖然能如宓子之彈琴而理則雖不勞亦足以自見矣毋曰僻靜簡逸不足以出吾才也

贈陳朝譽尹臨安序

吾同年陳君朝譽見之者皆喜其爲人無忌毁之者蓋朝譽接人禮甚謙無敢慢雖役使卑幼亦與以和悅或大拂其意亦稍怒而終不加以峻責以故人皆喜其恭且順余亦甚愛之然而不知其介也一日過余論古今人物凡在位有守者槩在許可之列否則置之以爲不足數余曰某也明某也斷某也勤事事但惜其酣於利不克自拔耳不爾亦有用之才也朝譽艴然作色曰廉吏國之元氣也斯人之耗元氣也已甚吾恨不得借孔道輔擊蛇之笏當衆摧之于庭以爲世戒而君子猶言及其才何也余於是始知朝譽之介過人遠甚不特其恭順足稱也去歲冬臨安令報闕吏部以朝譽註擬及得請余賀之曰臨安之民何幸得茲尹也意以其爲人甚宜于民政績當顯在朝夕不待去後而始見思也而朝譽顧甚難之曰直不能發吏之姦拙不能獲上之悅訥不能文已之過凡此皆非守官者之利也而吾有之吾敢必吾績之最在三年之後乎而子以爲賀是未知爲令者之難也余解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君之所能者恭順廉介也其所不能者智巧辯佞也以君所能固無難於一令以君所不能雖與適道可也而況於爲令乎

孔子謂人之木訥者近仁而臨安在浙之會其俗必多華少實尤宜近仁者之導而化之也而君乃自以所不能者爲不足余則願君違俗以堅守所不能庶乎所能者與之永存而不移於晚則亦何官不可爲也朝譽笑曰吾何知吾不能者之亦在子所取哉子其命我矣於是吾鄉諸君子因其行而屬余次第其言以送之

贈梁東之尹常熟序

凡爲政皆難而爲邑令又難而爲巨邑之令又大難朝廷於難令巨邑多以進士爲之以進士爲時所重

而爲進士者亦知所以自重也知所以自重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則知所以治人然則進士之於天下若無難爲之邑矣而梁君東之獨甚難之曰見利則卻見義則前吾輩有志者皆能之也惟是財賦之廣徭役之衆獄訟之繁吏胥之陽變陰施豪姦之神出鬼沒在吾上者或有難於事在吾下者或有難於使寮寀吾同官縉紳吾同類其性質不能皆同而或有難於處若可罪也而實在所恕若可慢也而實在所恭依憑城社理所不能喻法所不能制力所不能禦若宜急於痛懲也而實在所忍如此之類亦紛

然多端吾據直而不知所以爲婉按古而不知所以準今信巳而不知所以取人或剛或柔或寛或猛或明或晦執其偏爲而不知所以時出以故必公而事或過當節苦而民不蒙恩本欲興利而反速得害本欲去小人而反不見容于君子惟善用兵者則有正有奇能勇能怯而善爲政者則用心小而用知圓也輪扁斲輪不失之疾而亦不失之徐庖丁解牛既知其族而又知其虛則力不勞氣不損而功亦不虧知此說者之於令也其庶矣乎而謂進士無難爲之邑可乎余聞東之斯言乃知東之實吾同年中之最達者也或謂其直而任情或謂其英而作氣或謂其介而寡合皆非知吾東之者也以余觀之其才足以濟事其量足以廣才而其識又足以引量外而州縣內而臺諫隨所用之無不可者然則常熟雖號東南巨邑果足以難吾東之乎行見東之之言之有徵矣故於其別也序其言以爲之贈

賀朱墨溪得奬勸序

天員地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星辰溫涼寒暑往來屈伸皆有常度而莫或有改焉者員未嘗不方也生長收藏異時水火金木異用酸苦甘辛

鹹異味變化錯出而各適夫人之宜高可黍而下可稻無不宜焉方未嘗不員也人與天地相似人品有高下而方員有大小然必二者得兼未有不兼而見其可者也而談道好古之士毎謂人之素履寧方毋員無亦以員則通而或同於俗方雖迂而不失其正乎故士多欲方以方爲無失也踰垣以避諸侯爲宰而辭九百嗟之亟去而謝之不食非失於方乎官條例之司不以爲巳涗寛仲約之誅不以爲失刑必員而後能也如珠走盤員亦何害突梯婉變員云乎哉欒清墨溪朱先生元可以辛未乙榜來掌吾晉江敎

事敎不專以舉業而一時學者皆知所趨向謂擬大科躋膴仕不足以盡人而人之爲人尚更有大焉者然間亦有病其繩墨太嚴節行過苦謂宜少濟以員者余初聞時亦儒而迂之久之乃得其所爲歌詩若干篇讀之則又見其和易明白若皦日破煙而林巒失翳若春風動物而花草生香使人有望而覩之之意然獨鶴摩空不能伍羣雞而爭一飽亦微見於咨嗟詠歎之餘無惑乎驟見者之駭其目也色笑得親又歷三載相忘爾我間亦自不知吾墨溪果方乎員乎前督學憲副今大方伯四明姚公今督學憲副萬

安劉公皆知有墨溪而時嘖嘖於藩臬諸公之前者其知之以學乎守乎方乎員乎抑方而且員乎吾皆不得而知也今年秋巡按侍御山陰張公移文八閩獎勸有司之賢者能者采衆論舉常典也而墨溪與焉夫榜稱龍虎不必其人之皆神而文門盡桃李不必其人之皆華而實什得一二則選之者獲伯樂之稱而借選者有附驥之榮然則茲舉也可賀固自有在而在吾墨溪則賀可也不賀亦可也他日有知者試之使盡出其胸中之規矩以成就其方員之大焉自當有作先天大圖寓方員尚大之意爲墨溪賀者毋曰世無長杠巨筆也

贈朱墨溪先生尹增城序

樂清墨溪朱先生元可人中之賢者也余愚且訥不能爲過情之譽至論及墨溪則稱之曰廉潔可以激貪仁厚可以敦薄眞素可以入誠恬退可以止競而又耽書若炙好賢若渴達有深識而洒無俗韻此數者能得其一二已足爲賢況兼而有之乎人謂墨溪不見其足妬賢也夫人必有天見賢未必皆妬而人物異品遇賢未必能知墨溪雖賢而知之者誰也或謂墨溪家于溫而溫人妒之宦于泉而泉人好之而好

之者又皆非世俗人也謂人皆不之知可乎余曰人固有知之者而或知之未盡自謂知之盡者而又不在當路而凡在當路者則皆未之知也或謂墨溪掌敎吾晉江當路者獎勸之又舉而旌異之則固有知之者矣余曰知而舉之而俾得爲增城令可謂知吾墨溪者乎墨溪之可取者固多而位之所宜居者亦多若作令則恐非其宜以其宜于民而不宜于上也必獲上而後可以治民見怒則懼聞喜則謏望塵則拜有欲則與倉皇其趨便捷其語此居今獲上之道也而墨溪能之乎鬢未老而先皤腰未折而已痛對

清源紫帽而終日長吟憶天台雁蕩而乘風欲去此豈宜於爲令者哉而用之爲令吾固謂當路者之未知墨溪也雖然以趙清獻之賢而猶幾失夫周茂叔而竟不之失焉可見知已難遇而亦未嘗無知已也今世或有清獻夫人皆可爲茂叔墨溪其勉之哉

贈張淨峰先生尹英德序

吾泉惠安張淨峰先生以宏治甲子領鄉薦遊太學正德庚辰謁選得令于韶之英德適其子維喬以行人言事謫官南都先生便道覲之將别余從吾鄉諸大夫攜酒徃餞維時秋深氣嚴見籬邊叢菊傲寒作

姿惕然有故園就荒之想因語先生曰北風凄凉如此而吾尚依依于此不能去豈金陵佳麗之地亦足以繫平生寂寞者之心耶先生笑曰予嘗讀書亦知有學爲已而仕爲人之說乎于斯之時花黃草青而生意猶未盡絶者何也以書生從政猶知所以爲人也若吾輩盡賦歸去則將百萬牛羊而牧之以豺虎乎余乃作而歎曰壯哉斯言英德之民何多福也於是諸大夫屬余爲序以贈余謂先生尊翁亦以明經領薦孝友著稱而先生述之以不墜可謂能子矣維喬進修力師古人先生猶恐其溺於文而時昜之曰

勿事枝葉務求本根教子而期之以遠大如此可謂能父矣能爲人子而又能爲人父而獨不能爲人牧乎然則所謂學爲已而仕爲人者先生非苟知之而亦非苟言之也而余又將奚言以贈耶昔人贈言不以頌而以規余贈先生嘗不以規而以頌而口訥才拙不克頌焉雖然攀轅於欲去之時畱棠於既去之後必有英德士民代余爲先生頌者矣

贈柴侯仲和序

永春大尹臨海柴侯仲和以賢能之聲動吾八閩觀風使者旌奬重疊今廵按侍御簡公又加旌奬其邑

民之良者某輩十數人坐山谷間其談侯前教滎陽及宰閩今宰永春美政善行百餘事俾善書者大書特書集爲一卷併黃蓮峯王一鶚贈侯序稿二大篇奉來余舘再拜請言以賀余取而閱之歎曰美矣盡矣又將何言哉然嘗聞侯不喜談兵人或以整兵平寇之功爲之賀則愀然不樂曰吾平日所學所得豈專在此耶夫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未之學是固然矣而以戰陳無勇爲非孝此又何說也諸葛武侯可與禮樂而八陣一圖鮮有能得其妙者范希文示橫渠以中庸而胷中甲兵能使西賊破膽行師戰

陣之法防戍斥堠之要程明道亦莫不究知然則儒者何嘗以兵爲諱哉蓋學有本末識有大小得其本而見其大本之身而施之政則錢穀甲兵何者非吾分內乎不得其本而惟孫吳之說是務固儒者之所不取也當今以程文取士士之由科舉入官者奉公守法要以如式而止一聞有警則魄喪膽落蹴蹐退避自非有學有識理明氣充之士肯奮然率先爲吾民爭一旦之命哉雖然亦有說也設官分職文武異途如是而養之則當如是而用之今則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以區區緣林之健兒出入于數郡之閒

所過流毒慘不可言當路者多方設畫五六年而不能使靖乃今始一稱快而冒犯鋒鏑斬殺捕獲不在夫衛民之兵而在夫養兵之民發號施令勇往直前不在夫世祿世官專職操練之武夫而在夫廉靜寡欲績文著書之縣尹夫安得令人不發憤于彼而牽羊執幣以賀于此也耶而柴侯乃不欲人言及之吾不知其何見也因邑民之請遂書此以問之

贈楊君一純序

泉屬邑有七惟晉江附郡治爲大且劇正德己卯秋晉江令沈君當入覲通守郭裕庵先生以楊君一純令永春有聲白于當道檄君假令晉江君以永春之民戀戀不已釋而性又素喜僻靜欲捨晉江以去先生諭之曰吾聞而才而宜捨簡就煩勿求靜逸君乃留未數月而民安事治門庭肅清若於令無足爲者然於是晉江大夫士僉謂裕庵有知人之明而君能不負所知屬余一言以贈余惟君永之零陵人也柳柳州在永時極言永中山水之美余每思欲一遊而未之及旣而復疑之曰文人之詞多誇楚越閒山水其美未必若是然而人物之生實係山水君非得夫山水之秀者乎河東薛存義嘗假令零陵訟平賦均

不虛取民之直至今姓字炳在柳州之文君非覽斯文而興起者乎余於是始知夫文人之描山畫水固有眞的而吏爲民役亦古人文中垂訓之格言也君其勗哉毋有厥善毋怠厥終當有雄文大筆如柳柳州者贈君以垂不朽而疎拙如余者言將焉用也耶君其勗哉

贈錢立齋述職序

晉江大尹山陰立齋先生將入覲吾鄉鄉善良耆老數十人偕吾族中好秀才陳某輩捧淸源佳茗一大器來紫峯書舘中再拜且言曰錢公眞吾邑民之父

毋也屈指從前歷數如此大人君子者有幾人哉抑曰顯擢以去不知復有人能繼之者乎用恩而不爲姑息用法而不爲刻深嚴抑豪強而人無侵奪痛懲盜賊而人得安眠不聽察爲訐而不害其爲明不矯激拒人而不害其爲潔空縣若此高坐牧愛之堂亦可以無忝矣願求數言以贈余應之曰吾知吾立齋舊矣嘗觀其經義論策亦見其胸中所蘊之大槩今爲政而設施可人其亦不負所學矣乎方其蒞任之初人皆曰浙江解元連登進士而年且甚少吾懼其驕也驕則輕忽而流於慢又懼其銳也銳則退速而

流於怠而今則見其接人甚恭應事甚勤累不見其慢與怠是固天資之美而其得於學者亦多矣人其可以無學乎哉有學則有識有識則有養有養則人爲好人而居官則爲好官隨所居而無不宜豈特一邑令而已哉爲邑令而赫然有聲及至入而爲臺爲諫出而爲藩爲臬又高而爲公爲卿則舉前日之美而盡棄之者無學無識故也如此者不盡然也間亦有之也爲世俗言也非敢爲立齋勉也人物如立齋者尚待區區之勉哉今年進於舊年明年進於今年後年又進明年進進不已是則吾立齋先生也於是亦方耆老僉喜曰是可以爲我公贈送書以爲贈行序

贈陳君伯玉受獎勸序

南寧古邕陳君伯玉由鄉進士教諭興國五載陞永春令未幾巡按侍御榮加獎勸邑之民僉喜曰獎勸一何公也蓋有官不宜民而偏宜于上官者公論之不明也久矣見獎如君之無愧色也難矣山川有靈民心有知在任得民而民喜陞任離民而民思官其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典尉豐城李邦平來索贈言且歷叙君之宜于民者數條皆洒然可聽也余近亦聞

君之爲人而邦平諸兄昔日與余有同寅之好不可辭遂書之又歌曰永春之山高立壁山下清溪光的的主人正坐溪山間看水看山滌胸臆胸無塵乃見真四時序新又新千紅萬紫春無際誰識東風是故人

贈判簿鄧君序

晉江吾泉屬邑之易治者也而治之者難焉不善治晉江者也相地者謂吾泉城中地甚坦夷由城南出數十里大抵亦土平而水紆而或火石焰發焉則亦必得平土爲之下維而又寒淵遠迎清溝前映其燥

然猛厲之氣悉受節制而不獲肆行以故居民得之則爲順爲巽而膽粗氣豪者百無一二而又無危巖邃峒之可以憑藉據依雖或强梁無賴而治之者稍公且斷則亦縮首屏伏無敢崛𡾊不賓焉宏治之癸亥甲子是邑主簿大肆其虐于民民率受之而莫敢與抗夫其易虐如此而謂其不易治不亦誣乎正德戊辰南昌鄧君繼至悉改廢前簿之繩墨一以易治治之而或者又病其過於慈有子產水火之喻焉君曰如此則柔道皆不足以爲理乎人各有能有不能殘民以立威非吾所能也今歲饑當道諸公遣居閩

覘君覈實報云饑甚當免全征既以失實坐罪又欲進謁諸公細叩以拯饑之策而分拘勢隔竟不白焉君退悒悒然不樂以語其子德馨曰二月賣絲日恐心頭之痛宮中飛雪誰知外邊之寒吾爲民役受其直而不得事其事事之不如人意有如此而今始信高士之不肯爲是官也吾姑黽勉數月以俟來歲秩滿決去就孺子之亭雲卿之履彭澤之樽其亦已待吾久矣吾亦焉往而不適吾真耶邑庠黄子時鎭聞之具以告余且曰君存心愛物而竟不得一有所濟何也余曰必有濟也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西者數年間蒲鞭靜而馬骨高比前之箠楚責詈而苣苴夜行則君之濟人多矣譬如養生然饑飯困眠冬裘夏葛終歲泊然無苛方峻補以爲膚革之盈若不見有養也然自飲藥退壽者視之則其得養不已豐乎黄曰濟人者有後由先生斯言卜之則君之後必有高大其門者矣今日屋矮而來日門高濟人者尚亦有利哉余以黄之言爲善頌因命史記之預爲君九載秩滿之贈

贈徐恕軒教諭從化序

造化淸靈粹美之氣始發西北而漸盛于東南如水

之行自高而下大江以南之地荆楚吳越高於甌閩而嶺南百粤又處吾閩越之下故自唐以來閩中人物之盛比江浙爲差緩而廣之人物則迨今日而始駸駸入閫昔人謂南士不可作相信然則范文正李忠定張曲江諸賢皆宜屏居閒散而大儒如周濂溪朱晦庵真西山輩亦皆不堪經綸調燮之任乎何地無賢惟賢則皆可用岐南北而二之者不知元氣潛移默轉槩執秦漢以前之風氣論吾江南人也然博學寡要多文少實本根微而枝葉盛邇來南方之士大抵居多蓋氣之所至鍾爲英雄豪傑或不得已焉

而時出其道德才能之餘以底文章豪傑相望挺生而文章之美亦不容以一二數膾炙當時輝耀後世中才之士得於見聞竊其餘而遺其本慕其華采絢爛之可以彷彿而不知其無本之不可以傳加以科舉掄選外此無復他途故鄉里子弟稍工筆硯即軒然老大視其父兄師長若不足爲恭而有司之無識者又從而驚嘆以爲奇而進寵之以盛滿其浮氣而玷累其成材其或賫之近道才之可用而木訥焉不能以文自見則皆彝常視之無一爲之出者矣此風俗之所以不淳而時士之有益於世若布帛菽粟之

可以禦寒濟饑者亦甚寡蓋教之失道作之無術舉南北而皆病也豈特南方爲然余每靜思竊嘆謂或得國之柄决不可專用程文設科宜責有司以實德異才之薦計其所薦之眞僞多寡以當績效之有無而爲之黜陟漢唐以來詩人文士間或有善飭躬有功及物則爲選錄其詩文之美者而廣行之浮侈如司馬長卿失節如楊子雲阿比如柳子厚偏執已見流毒生民如王介甫凡若此輩悉取其書火之勿傳使天下後世知空言無實之不足恃而人不皆尚言末俗其有瘳乎吾泉庠司訓錢塘徐君恕軒能詩而不專工能文而不刻琢之以求其文之麗淳謹而和易淵靜而簡默怯於近利而廉於取名望其器宇威儀儼然一近古君子也余方厭世俗文勝之弊喜得見夫尚實而不務外者與之處每於吾儕中盛稱恕軒之不可少而庠序中之不可無斯人諸生方將倚之以爲儀式而今乃有廣東從化學諭之擢豈其實聲遠馳而當道中亦知有吾恕軒者乎將行其門生某輩來索余贈言余以恕軒浙人也分教吾閩今又將掌教于廣故以元氣之運自高而下豪傑之生富德而不專富文者爲之贈蓋將勵恕軒以益進其實

使力率夫廣之人士求取所謂眞豪傑者與歸無逐世俗好尚之流以負一時氣運之盛云

贈司訓鄭石潭序

常山石潭鄭先生用弘司訓吾泉甚爲諸生敬仰余聞而往會之觀其談經論史則正冠整容模範儼然至飲酒賦詩則舉杯淋漓拍檻舒嘯而豪氣出焉朋得一二佳句高聲朗誦以問余曰擲地能作金聲乎抑亦瓦缶之鳴也余曰先生之詩若有默默然相助者乃笑曰石潭助我也遂盡出其瓦缶集且盛稱其石潭之勝曰潭底鋪美石潭上出奇石山蒼蒼以映

潭水活活而匯潭魚之遊於潭者甚樂鳥之泛於潭者忘機幽花野草錯雜於潭之涯天光雲影徘徊於潭之中石潭主人對潭敲句則潭心微動而潭色益清風颯颯兮爲潭渙文月紛紛兮爲潭生白於是筆鋒帶雨硯水起雲而吾之肺肝出矣此石潭之所以助我者也予其爲我記之余拙不文命族弟讓代筆讓石潭門生也不敢辭畧叙其大槩亦斐然可觀方覽記文未畢石潭忽來告別曰吾將歸矣吾不能爲升斗之祿僕僕然于塵埃之中當道諸公及學諸生挽而留我决不可子知我者可無一言見贈乃再拜

而爲之言曰美哉先生清哉石潭夫人而受氣之清視富貴利達若將浼焉誠非有意於矯俗也葢其天性然也譬如飲食然芻豢人之所同嗜也有嗜之而至於滅鼻者而幽居道人窮年草蔬而不厭一對葷血則爲之皺眉不下箸學官清且閑吏而隱者也石潭爲之不數年猶慮踏塵而浩然歸去是眞石潭也能賦閒居而甘拜路塵者聞之得無愧色哉雖然是亦贊吾石潭之淺者耳石堅而水明石靜而水動堅而不移明而能照靜以安身動以澤物有守有識有體有用然後爲石潭之全也石潭之見愛於先生者其亦有取於此歟由此言之則茲潭也當永爲鄭氏子孫進德修業之助矣豈特可以助詩人而發其氣槩之清哉

贈司訓徐盟松序

永春司訓常山徐君盟松余舊聞其名而未之識面其門弟子蔡文輩數人謁余言曰吾師徐盟松先生君子路上人也凡學中士子無不愛而敬之敢請一言以贈先生自謂讀書遲入仕遲得子遲凡事皆遲故取遲遲澗畔之意號盟松余曰此謙詞也非其取號本意也大尹柴侯雪松偶來會亦道盟松之美余

以雪松孤高特立不輕許可而於盟松之贊無靳是必有以取之非虛譽也昔吳興趙子昂亦號松雪而人不之許者以其思王猛憶謝安恨琵琶之泣漢嬋娟而湖山多景乃無十畝種瓜之田則亦何取於松與雪也使松雪贊盟松吾固未之信而柴雪松贊之必其不嗜利不好名雲山得趣梅竹交清而眞可與松爲盟也盟松之號其意不在茲乎抑猶有未盡者先儒有言曰人不學便老而衰又曰老而好學尤可敬吾聞盟松以垂白之年而猶孜孜焉務進於學而時出其學之所得者以淑諸多士其志之壯也如此

信乎其有得於松而無負歲寒之約矣然吾又聞盟松勤於讀書作文不問時日不廢燈火果有諸則亦甚無益夫學在養心不在多讀書而讀書亦當從容玩味求其要之所在以爲養心之法不可喜作文又况老來精力非少壯時比宜思所以收嗇之尚可役志於外勞苦筆硯以傷有限之神哉閉門靜坐守眞保和至於一室盡虛萬籟俱寂無思無爲而怡怡熙熙此其樂何可量也知此而撫松盤桓當見松之凌霜傲雪鬱鬱參天而荒崖僻澗皆生翠色矣於是諸上子喜曰紫峯道人之於松亦可謂知之盡而愛之

深也遂命史書所言以爲贈徐盟松序且以爲盟松壽

送項原孝分敎武城序

項原孝在吾晉江大以科舉文字爲諸大夫重後生初學聞其有作必多方借求期於必得得則金玉靳惜秘焉而不出以傳然其爲人朴而少華靜而寡言退而若怯邇而即之無奇也余初亦易之及與余同領庚午鄉薦始以同年來往得見其論策一二知其胸中有蘊不敢易矣甲戌又與余同會試下第歸同舟得倒其篋笥而盡出之有易義千餘篇篇篇皆出己筆無蹈襲其大旨奧義則祖吾蔡虛齋所論著者而次第發之微而顯曲而中約而能完豐而不剩乾端坤倪神機鬼秘搜索抉摘殆欲盡泄無隱情焉余於是知原孝所蘊甚富愈加愛厚而不敢易以爲進士及第自其囊中物也而今春之試復不能得而竟得分敎于武城乃知顯晦遲速有數縻定人固不能轉移于其間也不爾則以原孝平日專精之文炯炯遇余何物主司乃敢爾置耶余意原孝自是必且戚戚作怨尤聲而原孝來見余語且笑若平常余飲以酒方六七行起拍闌干歌浩浩歌聲調響亮淸壯若

甚意滿志得者久而後余之畏愛于原孝者又不獨以其文也敎其文不逹文非氣不振颯然而秋又溫然而春雷霆霹靂風雨冥迷又忽焉而天朗氣淸可憤可愕可喜可樂萬變到前吾其任之而不失吾之浩然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原孝可也

贈府椽周邦憲還三山序

忠信重祿所以待士士不可以利誘也待士而必以祿之重豈故誘之以利歟蓋其不稼不穡而不重其祿以爲之需則俯仰之間將何以爲孝慈苦心稿形而勞之以經國濟民之任如之何其克堪也故洪範

曰既富方穀言必富之俾有爲善之資而後可責之以善也三代待士之禮尚矣至漢而猶未薄漢之郡守稱二千石今之作郡者一歲實俸之入幾何郎官而下益又薄矣原國家制祿之意豈不欲待士之厚哉念官多祿厚則民必就窮薄官所以厚民也然位卑祿薄至於貧乏不能存而非義一介不肯以取諸人必人品在中人之上者乃能之世惟中才之士最多而品之下者亦不爲少此楊伯起之卻金所以最爲當今之美談而冰蘗狥名之夫亦庶士中之未易得者夫士讀聖賢之書而以希聖希賢爲事士而入

官猶難責之以廉況由掾吏而官而能以廉責之乎掾吏而官已難責之以廉其猶在掾而未官焉而以廉責之信乎其甚難也蓋靳之以不足代耕之祿而望之以士夫所難之節及其不得則槩謂其中皆無人焉亦厚誣矣閩三山城西周邦憲掾吾泉之三載役滿將歸其同掾諸友謁余求言以贈且言邦憲喜讀書有士行願先生之贈勿道及掾史余謂事貴有實世有士名而掾實者亦有掾名而士實者掾亦何忝於人而余亦安能爲不掾之譽哉然余亦嘗聞邦憲見利思義擇可乃受是有士之實矣士豈真以廉爲難哉以無所資而廉則亦難矣能人所難非善士乎他日計勞得官執所難而不變孤琴隻鶴淸聲白羽人之望之而不以善士稱邦憲者吾不信也邦憲其勉之

壽武翁制師序

南京地官郎中新城李君孔音入余寓舘中備道其鄉人趙大器之言於余若曰莒州沂水武翁制師家世業儒曾祖槩祖相繼入仕而翰林學士監察御史之二叔父則又仕宦中之最顯者也父義民以能讀書善訓誨著聲則不仕而亦顯者也子章質美好學

與族中之彥十餘人俱遊邑庠志決科第是將來之顯蓋未艾也若論翁之爲人則固無意於名之顯者矣以人生爲大夢以富貴爲緇塵浴沂風雩童冠與俱晴雲秋月塵埃不到觀其時時閉關習靜若恐其名之或顯而思所以逃之者焉然其敬士下賢輕財務施是蓋人士之所共喜而名譽之所必歸亦烏得而不顯耶以故七旬既居賀客塡門長篇大章昭耀堂宇此固孔子所謂仁者壽而亦孟子所謂仁則榮也歟某也無似粗通章句曾辱翁家塾之聘以教其子之所謂章者今喜見翁榮壽如此故不遠千里而

來特借地卿之重敬干陳紫峯一言將奉歸以爲翁壽余疑大器斯言贊翁之美或過實以不文辭之而李君爲請不已且言大器嘗讀儒書遊邑庠非俗士也幸勿拒余謂君固僕所敬愛者大器既見與於君則其言必可信其言可信則武翁其仁人矣乎嗚呼仁豈易言哉雖然以全體言仁則仁固不易但舉其存心制行之善而大槩言之則天下未嘗無仁人也樂恬退而不慕顯名喜施與而不殖貨利此豈非仁中事乎仁而榮且壽固其理也然人生以百歲爲期而鮮有能滿是期者翁今之年已踰古稀則已壽矣

及八望九而幾于百則更壽矣日月如流供開口之笑於二三十年之閒特瞬息耳烏足以爲翁壽惟是追念平生之善而愈積之我有餘則必散人有急則必賙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若然則餘慶及其後昆好爵引而不替槐蔭魏國桂發燕山又豈百年之所能限哉於是李君喜曰斯固大器所以壽翁之意也遂書之以爲序

壽談翁文明序

金陵龍江之西有翁談文明以嘉靖元年壽登八十適遇朝廷推恩榮加冠帶其子廷獻拜求士大夫之文爲翁壽禮部楊君宗喬已有作矣又欲得余一言余未有以應也而道人王東谷於余有舊來爲之請甚勤且曰翁家素裕身素康而今則又榮蓋壽而享多福者也余問其爲人荅曰坦易無心余謂是固翁之所以壽且福也夫人以心爲主烏得寘然無心謂無機心也心有動靜烏得寂然無機謂無惡機也機有善惡乎機心萌而鷗鳥飛此惡而不可有者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善而不可無者也是二機者迭爲消長而不能兩立此深則彼淺此有則彼無也翁深所無其無所不可有者乎無所不可有之機而

何以能壽蓋是機必智巧辯佞而後成爲之亦甚勞也勞則不壽矣爲機將以中人而遂巳之欲不如所欲則拂鬱無聊亦甚憂也憂則不壽矣且我以機待人人亦以機應我一遇勍敵則反中而得奇禍又何壽之云假使幸而得壽而一生憂虞勞苦以終其身亦不可以言福也無機之人昭昭白日坦坦大道饑則食而渴則飲寢無夢而覺無憂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怡然天壤之閒自謂羲皇上人人而如斯雖不甚壽而亦福也況必得其壽而且康榮乎此吾所以喜翁之爲人而謂其致有今日者非偶然而占之來日

者尚未艾也東谷曰吾聞無機心之謂善未聞無機
心之謂福既聞無機心者之所以福而又聞無機心
者之所以壽然則人可自賊其心乎哉余曰吾茲所
云亦爾道人之所當知也抖擻俗塵灰滅世慮恬淡
寂寞豈容有機故曰神仙之忌有三而陰險居其一
焉東谷笑曰此固道人之所當知而亦談翁平日之
所以見取於道人者也以此壽翁足矣於是乎書

壽方矯亭先生序

嘉靖元年春二月廿二日寶南京吏部文選正郎矯
亭方先生時寮五十三之誕辰同寅諸君各攜酒至

矯亭亭下爲先生壽以余忝與寅末而役之以言余
作而言曰先生以矯名亭則必得其壽之意寓焉夫
天下之理莫非自然矯則逆而不順其自然矣不順
自然而何以云壽以其順非所順故矯而逆之使順
也忠臣愛君屢進逆耳之言而良醫治病亦曷嘗專
用夫適口之藥然則有意於長生久視者其可不知
所以自矯也哉是故挽回高古而振起夫八代之衰
者韓昌黎氏之矯也而文光萬丈將與日月齊明變
化氣質而全備夫四氣之和者呂東萊氏之矯也而
道脉無窮直與天地同久古人善矯而永其壽也類
若此至若王氏介甫亦竊知夫壽之出於矯也而不
善矯焉以祖宗法度爲弊政而矯之使新以諸賢節
行爲流俗而矯之使苦然而至今之人猶知有王介
甫或譏笑而怒罵之者將久久而未衰是其不善矯
而亦壽也今觀吾矯亭先生以涵養溫厚之氣出其
俊偉雅健之文而施其平易愷悌之政至於時世風
流習俗好尚固不苟與之同亦未嘗槩指以爲流俗
而必與之異是蓋深得夫矯之之善而於其不善矯
而亦壽者固所不屑爲矣雖然能矯固得遐齡善矯
亦須勇力世固有能自克於未壽之先而改移於既

壽之日者以壯老異力也始而克終老而益壯如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衛武公年九十五而猶日誦抑詩以自警是又
壽而能矯者也夫其善矯而獲壽者可以爲先生今
日之頌其既壽而能矯者亦可以爲先生他日之勉
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於是同寅諸君僉曰斯固先生
亭以矯名之意也遂書之以爲壽矯亭方先生序

壽胡卷石先生序

今年壬午滇南胡卷石先生年五十八適遇嘉靖改
元大推恩典先生偕配黎安人俱以子原學地官主

事之貴受封毋趙孺人年七十八且康疆無恙先生錦衣登堂稱觴拜舞爲毋壽而原學於余爲同年友屬余遥致一言爲先生壽余聞先生曾甫達齋公舉成化戊子令蜀之華陽有聲先生舉宏治甲子掌教蜀之嘉榮又有聲原學以正德丁丑進士居今官又大有聲父子祖孫珪璋聞望亦人間之不多得者哉吾雖未識先生而實知有原學溫厚文雅年少老成而有爲有守不苟同異此豈無自而然耶然則先生之爲人固可占知而達齋公之所以啓佑後人者亦可槩見矣夫天下人才不係類而挺生無所待而興

起者固多有之然君子觀人尚論其世亦自可信而不誣也抑吾又聞達齋公作令將六載未老而棄官歸先生掌教滿九載時年方五十亦以毋老不復仕杜門終日詩史自娛此其恬退清脫豈下古人特官不尊而用不顯耳世之人已足不足可止不止鐘鳴漏盡而猶夜行不休其視先生父子爲何如人哉而謂原學之美一無所自其可乎然則原學今日固在重慶之下而先生今日猶具慶也何者卷石克類達齋固未亡也古人以父毋俱存爲最樂又以父作子述爲無憂若吾卷石先生可以無憂矣論養生者以忘憂鐲忿怡神悅心爲要訣由此言之先生之壽有必然者矣雖然生年滿百壽之至也而至人達士以旦暮視之則所得亦幾何哉於是又有至妙無窮之說焉先生得是說而默會之則一眞在我而此生不虛一日可以當百歲而視彼尋常百歲之生眞若蜉蝣之寄夫天地也若然則先生卷石其介石乎其亦南山不騫之石乎

壽陳微庵先生序

涵江之水來亦遠哉萬山發源百川合流望望向東以爲玆水也大海自東湧潮入港滚滚北來而與之

會而紫帽羅裳青陽白石諸峯巍峩森列于前而輝映之龍溪陳埭後林下村諸少小之鄉又環抱而拱護之野田紓平潮田深積東風迯和而春苗綠西風獻爽而秋稻黃幽人逍遥拄杖自遠以望涵江無不欣愛稱賞以爲奇秀不可及然自宋以來之居是鄉者悉湮晦無聞元延祐間吾始祖碧溪公始於此而稍出其聲色故老傳聞皆謂宜有積善之慶然碑銘表贊及其自著亦遺落無考豈其自謂身隱而焉用文耶抑亦人以其隱而弗之錄耶吾不得而知也自碧溪公而下閲五六世其間讀書績文者實多其

人又皆潛隱弗耀豈居是鄉者皆以隱爲高耶吾亦不得而知也宏治壬子高州太守洪載公始以春秋之學魁鄉薦遂登癸丑進士第歷禮部兵部以至高州其文章政事人得而稱之矣豈涵江之鍾奇鬱秀至是而始一發耶微庵先生洪璧於太守公爲從弟其文學之雅則太守公之所深器者大司成虛齋蔡公亦加愛重蓋其平日刻苦工夫專在於易而於太極圖參同契人所難讀之書務鑽研而入其奥文必以理爲主詩亦據理而不事虛浮故其庵以微名而後學亦皆稱之曰微庵先生而微庵自謂則曰吾勤

學到老而不得行其志布衣疏食安於草茅之下此吾微以名庵之意也豈敢竊窺古昔聖賢之所謂元微者哉其知微庵者則曰此其所以爲微也無得於義理之元而能恬然安於貧賤而不願乎其外哉不待究其胸中之蘊而可知其微矣其不知微庵者則亦以爲疑其知者又爲之解曰涵江陳氏遊庠序有聲者若干人及諸後生初學數子無問其學識淺深槩以遠大自負談文說詩傲睨宇宙至於繭絲牛毛未易解悟之處亦必進而質諸微庵相與毫分縷析於一庵之中退而充然若各有得者而謂微庵不微是豈知微者哉由此言之則謂微庵無得於涵江山水之秀是又烏足與言地理之微哉然則玆鄉之名又由微庵一出而繼玆以出者將多多而不窮也微庵之生以甲申正月三十日今又甲申則花甲之週而復始也宗族兄弟子姪共稱觴爲壽而屬琛以言琛謂人得山川之秀氣者心靈明宜顯出得其氣之厚者身康强宜永年吾觀微庵以今玆之年筋力全無恙語聲鏗鏘而雙瞳炯然是秀而且厚也厥子之秀與宗族諸姪孫之秀者微庵尚當長省白鬚久立于涵江之上多賀其克成也於是春酒各酣頌聲齊

作郎命史書吾言以爲壽微庵先生序

壽蘇朴齋先生序

太守蘇伯忠余鄉同年友也其兄伯載又余眷而友者也丙戌一陽來復余邀族中諸秀才泛舟至漈溪門外而伯載伯忠與其故人李才通皆來會余酌酒勸伯載伯忠飲二友辭曰家翁今年七十又一矣願得足下一言爲壽則吾兄弟不飲亦醉余拙不能文取酒酌半酣歌曰萬里東風拂面來菊花未了梅花開生生一望春無際積善之家亦快哉於是伯載酌酒拜曰乞再歌歌曰西來東向水潺潺莫向家聲問

水源䠞的源頭吾不謌崑崙杳藹出微端於是伯忠酌酒拜曰肯爲舍弟伯超伯秀一頌乎又從而爲之歌曰新種溪蓮應有香兩涯蘭芷與溪長老翁更喜春無恙拄杖時時入醉鄉於是才通及吾族中人皆大喜分付舟子熱爐燒酒詠東坡前赤壁賦以歸

賀田均州治壽木序

術者謂均州田太守景玉骨堅神爽而聲吐清亮當得上壽人皆不之然謂氣之溫厚者壽均州常自負其豪傑是有英氣人也或因問於余曰均州果豪傑乎余曰年方半百而豫營百歲後之具不諱言死是

以死爲無足畏也蘇子瞻論人物以談笑就死爲雄然則均州甚壽不甚壽未可知而亦不可以爲非人傑也或曰豫欲死者多得生如韓昌黎屬其姪以瘞江之收而畢竟無恙焉由此言之則均州之爲是具蓋欲求不死也余曰人皆有死而獨欲不死亦難矣雖然能知四十九年之非而修身以俟死則夕死可矣而死無非無責不殆不辱又誰能使之速死耶夫世之人皆不欲速死然其於幽靜閒逸之趣未有實得以故漏盡而行猶忙地偏而心不遠是皆未知所以生死者若吾均州則素有得于是矣吾亦以是卜均州之壽尚未涯也余暇日坐日休亭中偶得句云時刻閒中永天機靜處深請誦此以爲均州壽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七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八

宮保浄峯張　岳選稱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刋

記

朱文公祠堂記

永春大尹臨海柴侯鑣新建朱文公祠堂且以書來
告曰爲政而不知重教化作人才吏之俗者也鑣無
似頗有志於古學而未之能而亦豈肯甘心下同于
俗哉來吏茲土已四年餘心長才短未能使民各得
樂生秉阨於游冦之侵日嚴武備故於文事未暇及
今幸冦靜人和乃率諸生顧瞻廟學病其地之不美

且棟宇舊將就頹議徙建于白馬山之原而吾朱文
公過化永春有詩在誌可考也宜有專祠去縣治三
里許地名流灣山環水遶鬱有佳氣前尹毀淫祠貨
其地于民以充公費今贖之建祠以祀文公中爲正
堂正堂之南爲大門北爲講堂其東樓扁曰識風西
樓扁曰同月取文公詩語以寓意也外此則爲號房
爲社學凡二十四間先事以白于提學邵公鋭分廵
會公鵬皆曰可遂命鑣董其役而徐司訓衙亦相與
着力經始于嘉靖四年臘閏之望落成于五年季春
之吉敢請執事爲之記竊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
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孔子者也學者曰
誦其書心惟其義眞實爲巳刻苦加功繭絲牛毛析
之極其精而不亂天高海濶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
可以知夫朱子者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
知天知天則知所以事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
日士大夫以豪傑自許者由訓詁以識字由文章以
著名由科舉以進身顧乃張大其言曰不談科舉不
習訓詁不作文章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
三者乎顧人之志向何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

以達意而科舉則學成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
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會通溺於浮文而不根於道
理逐逐焉以爵祿繫心而不思曰吾將以行吾之所
學也如此則於道爲有妨而於學爲無用而豈聖賢
著書立言以敎人之本意哉讀聖賢之書而得其所
以敎我者之意孜孜求道而至於聞道焉則覩傳註
爲糟粕可也章分句解以啓廸後人亦可也白賁反
本朴若野人可也無意於文不得巳而文由焉亦可
也隨時科舉以行乎富貴可也不樂科舉泊然而安
於貧賤亦可也夫讀書而至於聞道又焉往而不可

詆愚書多而讀之不得其要乃謂文公著述太繁多言障道而引許魯齋欲焚書及陳白沙以輪扁爲眞儒之說顯肆譏排間摘其一二未定之見痛詆于師友之間而自謂朱子之忠臣而不知其爲不孝子也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分更分漏亦安能一一與人皆合善讀者融而會之則千流萬派同歸于海矣手舞足蹈於焚膏繼晷之餘嗒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內於是始知文公有罔極之恩而書可以無焚而魯齋之所欲焚者非文公之書乃文公之書之蠹也永春在萬山中山水秀麗風氣完密濟濟多士喜讀書而

無外慕必有聞道而知恩者其亦念柴侯今日作興之勤倡率策勵以求其所謂集大成者而反之於身也已

碧溪陳公祠堂記

碧溪公名若濟字汝舟碧溪其別號也鄉人以其有德不敢名字之但稱曰碧溪公公之先世居青陽山元延祐間始來居涵江至宏治間因公之故居重建此祠公嘗設田租四十石永爲祭祀之費又租一千石分與四子今之子孫衣食皆公之餘也六世孫高州太守應時念其積德之盛爲族人勸勉以堪輿風水之說忌於祠前洋田中塡塞蓋屋遮蔽紫帽羅裳諸峯又忌於堂廡旁開門出入褻慢神明命七世孫琛作門外聯句曰子孝孫慈百世芝蘭滿室山光水色四時青紫迎門猶以爲未盡也更題堂前兩柱曰寸地畱耕勝似義田萬頃滿堂燕笑皆由忍字百餘太守與族之好秀才僉喜曰是須先德且規後人也語少意盡宜記之至嘉靖丙戌歲乃刻石以永傳

石泉記

同年玉山詹君汝約與余同官刑部嘗因暇揖余備道其尊翁之所以取號石泉者曰吾家之居有山山

多巨石石下有泉數派合流爲溪遶居之南折而西去吾翁每耕讀之暇則沿流尋源據石嘯歌欣然若有所會又搆小樓數楹而時登臨覽觀焉子其爲我記之將寓歸以爲翁壽余謂古今天下惟山林幽隱之士得福爲最多蓋其身無累而心無憂非若汲汲於富貴者得失俱患而終年不能開口一笑也然則何樂如之夫人生而樂又何福如之然而山林泉石未嘗絕人而人之卽山以居者未必皆能樂也樂在我非有待于外使在我者不見有可樂則見夫林麓周遮泉石廻抱若將囚我使不得出而況能有所樂

爲昔嚴君平遯世不求聞達而猶托於卜筮以惠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身雖遯世而其心實未嘗忘世也此其遠見高識而豈世之淺淺者所能窺哉夫必有所識而後有所樂想其閉肆下簾蕭然環堵之間而所見無非泉石者豈必據巉巖聽潺湲而始以爲快耶余於石泉翁未及接其言論而測其中之淺深然即其知汝約之清介不凡而教之以讀書從政且時以靜巳澤物爲之箴此亦君平未能果於忘世之意而其胸中之識諒必有過人者矣故吾亦信其眞有所樂而斷然直許其爲天下之多

福人也汝約喜謂余斯言若甚知翁而深得其趣之寓於石泉者遂屬余書之以爲記

東園記

東園者滿城容齋南君退休之所也君初爲博興縣丞遷判潞州再遷令崞縣所至即大書清愼勤三字榜于公署指謂其僚曰願相與勗之以故至今猶有聲傳于山之東西焉方其在崞也値逆宦竊柄凡不以賄入者皆不得安其官君嘆曰入賄而官先失勁氣矣何以肅吏惠民耶即引疾歸就居室之東闢舊圃之蕪結書屋數椽於圃之南環屋樹以竹木花卉生意泛溢無間四時君日徜徉于中撫景嘯歌盎然發和若不知夫春之有時而老也君之子仁夫實與余進士同年又同官刑部因爲余道君出處之詳如此且屬爲記之余方怪夫世之仕者眷戀簪纓一出不返突梯以諧世好龍斷以足巳欲忍垢蒙汚而竟不能貿一席以自可而君何爲獨能脫然而安於其所謂東園者豈君之胸次果有以異於人乎然吾觀仁夫俊卓超拔動輒向上蓋必有自來而其語言喜質決不肯爲溢美以誣其翁也乃爲記之而又爲之歌曰噫氣西來動九垓褒衣博帶盡塵埃誰云古人

不可見還有陶翁歸去來歸去來兮園巳荒青春爲我更廻光園中獨樂無知巳慷慨樽前欲發狂欲狂不狂愁轉深排愁依舊是孤斟莫驚海上清淺水且聽林間快活吟

松澗記

同年友選部謝君宗文別號松澗余問其所以取號之意君曰吾家先世植松數株于門外巳歷二百餘年而其間一株亭亭獨異眞若詩人所謂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吾甚愛之而時嘯咏其下癸亥夏忽爲暴雷震拔以枯前此有鄉人嘗夢以

是松贈與我者意此其祥乎同遊諸友因以一松見號且頌之以詩明年甲子果領鄕薦而禮闈之試乃屢不偶至丁丑而始得第時年已過強仕矣怪其遲也因取遲遲澗畔之言而易一松之號爲松澗子知我者幸爲我記之余作而歎曰元氣之生物有限天心之愛人亦至夫人物之生均一氣也磅礴鬱積爲力亦難彼此剩除不能兩大故吾東人之諺有曰荔枝盛紅稼穡爲空蓋言地力有限不能以多及也而韓昌黎氏亦言千峯名材不能獨當衡山之靈而疑其有魁奇材德之人生其閒而卒未之見焉然則君

旣卓然挺生則余固已卜此異松之下無復千歲之苓矣豈待震雷送與而後知此異松之美之在君也耶於戲微哉工師一顧剪伐以行僅得備巨室一梁一棟之用而松之所庇者幾人奪是松之美而萃之於君他日挽而登之於廟堂之上設施措置出其方寸之木使天下寒士皆得坐庇萬閒歡笑解顔而有風雨不動之安豈不亦甚可快哉而謂造物者以松與君初無心於天下之人焉殆未可也而其所以若是遲遲者何哉夫松柏之備棟梁也亦必數百年而後可而況於人中之松望之遠而責之重而可使之速就斤斧乎此又可見天心愛人之至而冥冥中之所以培植君者甚不淺也君曰吾子所言是或一道而實未得吾所以取號之意也剛直不撓之氣晩暮不衰之節用舍由人而於己無與此則松之至美而吾取之以自勵者乎盍以此言之余曰固知松澗之意之在此也然而匠石寡逢邱山愁重歎大才之難用憐躁進之徒爲松澗亦未必無是意也松澗笑曰豈其然乎於是合吾二人者之說作松澗記

北山記

地官員外郎張君履謙知余素愛山因揖余言曰吾

沂州有山曰神峯甚高且大而以神見名者豈以其神異特出不與培塿爲類乎抑亦以其神氣所鍾時出異人乎吾甚愛之而不敢取其美名以爲號然吾居在玆峯之陽而峯則儼然特出于北故吾自號北山以致仰止之意子其爲我記之幸勿以好高見哂也余曰君其有志乎哉夫峯固有神而山亦貴北君能北山則亦可以神峯矣蓋山之峻極者爲神峯而人之至妙者爲神人神人卽聖人也人皆可以爲聖人而顔孟猶聖人之亞也士者語及則曰我豈敢爲顔孟哉夫顔孟固未易爲也然前輩有以韓退之期

王介甫者而介甫荅之以詩曰他日若能爲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以介甫偏僻固蔽之資而其向上猶若此而吾輩乃退然不敢出一有志之言何哉此履謙之北山所以爲可取也試以北山言之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山而方之北則爲時之冬蓋陰之極而靜之至也夫學須靜也能靜則能動矣靜之所造有淺深則動之所中有多寡而全無得於靜者一步不可行也此理莫備於易之艮北山卽艮背也蓋艮之象爲山而人之背則靜止于身之北者也艮背則靜定而動亦定矣余故曰能北山則能神峯者此也然則

履謙遠大之志何如哉而其自謂熟味孟子夜氣一章深有所得而不能以告人者其信然矣抑吾又聞履謙才雄氣克由進士尹桐城守汝州以至地官凡所在而名山之雲雨興焉物之蒙其澤者長養而爲東山之春暢茂而爲南山之夏此豈無本而然耶然則北山之學亦既有徵也矣而吾又願其望山及巔登山無倦使凡有識者與之曰張北山學山而亦至于山焉此則區區願學北山之誠而亦北山屬余作記之意也因併書之

劒溪草堂記

延平之溪曰劒溪世傳以爲豐城寶劒於此化龍因以名焉鄭君守辭居劒溪之上因號劒溪居士且以扁其讀書之堂曰劒溪草堂或曰君固善用劒者爲給事中而言論斬斬無所顧避是非利害奮然當之其有取於劒也固宜或曰溪水淸明瑩徹塵埃不到鑒照萬類姸媸莫逃君有劒而用之之當則其有取於溪也亦宜或又有曰君之劒溪豈特驗於今日之爲言官耶方其以進士尹潛山及南昌威禁惡人而使之知所懲澤潤善人而使之知所勸廉潔果敢人無後言則其爲劒溪也亦已久矣余應之曰是皆見

吾劒溪之外耳而實未得其所以爲劒溪者也蓋萬事皆由一心而處人先須求已天下之可喜可欲可悲可愕足以昏惑人之心志者何限固有氣雄九軍力蓋一世而不能自制其心者制心之難甚於降龍伏虎以程伯子渾然天成之資而見獵於十數年之後猶不覺有喜心焉然則造道成德之學亦豈易言哉雖然不可以不勉也夫如及於心之謂忍遇敵戰勝之謂克忍性克已勇不畏難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能劒也能忍於此而不能忍於彼今日克之而明日從之則亦盡棄前功矣持之以悠久行之以無倦如

川之流不舍晝夜不至于海不已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劒溪也劒溪取號之意葢取不在於是耶抑吾又聞劒溪草堂密邇李延平先生書院君能致高山之仰終日靜坐觀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作何氣象而得其所謂氷壺秋月者斯則眞劒溪矣他日劒溪之名將由君之草堂以顯且傳而太阿龍泉之變化寧足以動人之牙頰乎於是劒溪謂余斯言有相規者因書之以爲劒溪草堂記

隘軒記

人之一身最微也而是心之主於身者爲最大日月

星辰之照耀皇王帝覇之鋪舒陰陽鬼神之盛衰草木花實之盈悴自人物之所始窮天地之所終與夫區處人物之方經緯天地之具靡不有以究其理而極其所以然然則人心之大又豈有外乎哉有外之心皆人之自限而非其本然也先儒有言開之恢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睹垣墻之裏心本大而或限於小者奈何亦曰開之而已耳開之而猶未見其大焉是開之未至也譬之遊者徘徊邱山之麓瞻玩溪澗之流雲煙杳靄魚鳥往來非無見也而壯夫達士不取以爲適必進而據萬仞之峯臨萬里之流俯崗巒之拱揖望涯涘之混涵蕩乎若解脫纏縛飄乎若將乘風馭氣以遊於六合之外於是始快然自適葢其遊必至是始足以窮其興而發其胸中之浩然然則學者之所以開廓其心其亦若壯夫達士之登臨眺望焉可也少有得而遽足焉是及山麓而玩溪澗也其所見幾何葢心大則百物皆通而所見之拘於隘者則不足以語於大矣郭生太常勤學好問將以開其心而使之大者也而乃以隘名其所居之軒無亦知隘之不足以盡其心將朝夕顧之以自奮歟抑別有取於隘也或謂生質方而氣狷人之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則深嫉之至見於辭色亦時爲人所不容而退以爲悔故因以隘其軒而思所以改之也余謂是乃伯夷之隘君子之所不免郭生之隘果出於此固亦未害若又肯轉移而施之則尤美矣葢恕可以待人而不可以待已寬可以容義理而不可以容邪穢彼此轉移而施之得其當則靈臺湛虛而萬理出矣是其隘也適所以爲大也又何隘之患乎余惟患生爲隘之不力也

寄軒記

吾泉別駕姑蘇郭裕庵先生於涖政之暇就其公署

東偏搆小軒數楹爲遊息之所而名之曰一寄公餘退坐靜而觀之大塊幷包混闢無窮有以見夫天地爲萬形攸寄之祖焉婉變奐弁百年一瞬又有以見夫吾身之寄夫天地者焉浮塵飄風倏來忽往又有以見夫功名富貴之寄夫吾身者焉瀟灑淡泊無慕無營覩世之人多方務求而必欲得之者若不足以滿其一唾況肯蹇裳濡足而與之爭哉然則寄之爲言亦有志於爲君子者之所宜知而先生之以寄名軒其思致亦遠矣或曰晉祖老莊動稱逆旅過客放曠風流遺落世事寄豈儒者務實之談歟余應之曰

莊周荒唐固未得寄之深彼營窟執籌之徒口清心濁亦烏知夫周之寄也排難解紛而飄然不爲商賈如魯仲連者則深有得於其所謂寄矣今觀吾裕庵先生寄一寄之軒而不爲一寄之政利必要其所終害必原其所始革舊創新憂深慮遠未嘗有苟且欲速之意而何寄之云雖然世味塞胸而軀殼重焉則亦安能忘巳以及人哉是先生之寄乃其所以能爲不寄者也他日寄聲高舉攀轅莫留則茲軒也固爲先生之暫寄而甘棠在軒不翦不伐又將爲先生之久寄而後人之來寄于軒又豈無感發興起而思所以續寄者乎然則一寄之軒實吾泉人寄託之大者也余不佞爲作一寄軒記

新修晉江南路記

起自八里亭歷土岸東山棘巷新亭洋坂涵江陳埭海岸龜湖塘頭曲折四十餘里僻在海涯非官府往來之衝以故蓁塞泥滑岸傾石墜大潦而舟無可渡陰雨而馬不敢行人甚苦之而難於修整而海岸之整爲尤難乙酉秋余以詩白于太守高侯越曰武侯治西蜀道路皆整新爲政務精密千載仰斯人江路怨泥滑山路苦荆蓁杏諏勞太守歡喜動泉民高侯

答曰吾將之京矣二守李侯攝政于興化而節推張侯掌府事當代吾勞張侯慨然以爲巳責選召好義能事之民喻之以善事好爲戒之以公事勿怠趨事者必賞梗事者有懲隨地起工勸人助財其費財少而費工多而海岸之費則甚多閱八月餘而事畢行人欣便李侯美曰役民而民忘其勞且不自有其勞而歸勞於我盛德君子也何可以無頌余於是喜而爲之歌曰百里崎嶇困馬蹄擔夫未暮問雞棲春江一笑路如砥多少鷓鴣不敢啼又歌曰石岸迢迢入海低東山棘巷草萋迷砂平石穩江如練應有行人

說鳳溪李侯名緝號春江江西餘干人張侯名必號
鳳溪浙江餘姚人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八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九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書

荅潮陽蕭秀才書

去歲冬以小事牽不得常相與以窺足下胸中之自得處及至自福州而足下又以迫於歲暮行矣有孤遠來殊覺惆悵所抄去易經四書淺說皆從遊朋友私記大槩亦未足以盡區區管中之見況傳抄不無訛字遺句足下忙間今書手草草想魯魚亥豕當益

甚文理滯礙徒貽盛邑諸賢笑耳僕短於記誦平日讀書獨觀大意得其意則雖文辭章句之出於古人者亦時忘之至於科場時作則固不暇觀矣故朋友中有以舉業文字相索皆非知僕者也然亦不敢自謂不曉舉業也間有以經義論策見訪稍為之去取亦皆笑曰幾得其會通矣然欲就區區之困廪而傾倒之則又無片紙隻藳可以膾炙于時蓋雖知之而不樂為故也以足下之聰明稍加工力欲竽欲瑟無不可者又何用不遠千里而小叩之於僕耶徒勞徒勞辱惠絹盛价堅不肯攜去不得已受之槩之於義

不能無小愧也論語下淺說館中諸友方記錄未畢藁下經淺說亦欲爲諸友筆削未完倘得完亮亦無益於足下之醬瓿也道遠何由一話爲慰天氣向熱惟冀順時自愛寄去小書二冊粗帕二方將意病後氣倦不能一一

寄秋官正郎黃孟偉書

別後情懷可知無庸更言濃淡矣六月中見令弟仲偉道足下有書寄到得知平安爲慰又聞來人所稱涖政有新聲殊覺理致起予比向歲文論見示又爲加貫矣古人不以仕廢學剖決紛瑣之暇亮必卻律

例而前經史以養道心德意而時出其意於法律拘束之外雖官以秋名而春固自在也大都金陵舊稱佳麗登龍盤虎踞足以發豪見朱雀烏衣亦能生感江風進淸淮月與明脩然寵辱忘而繫吝去然則可以養心而陰益其能於政者豈必專在書哉謀野而獲理固然也前日部書到府催完監事甚急謂不一二月閒當得與足下相見而竟以路費不充不果行未知後會又在何日仲偉在提學處考迄入邑庠近來開元寺舊館問余課業觀其所作皆斐然可讀且志亦甚篤駸駸然若有欲難其兄之意私以有弟爲足下喜也尊堂俱康樂足紓遠想有便煩示以酷中信息何如不知明年八九月方到能無害否行人催忙不及一一

與張克軒大尹書

仁生理也庭草交翠陽之動也此濂溪先生作圖之本也故萬物得所謂之春一夫失所謂不足以盡仁伊尹周公之相天下龔黃卓魯之治郡縣貽芳傳美于汗青而不能使之朽者非有他道也完養其方寸閒之生生者耳執事治吾晉江三載始則人畏中則人敬今則無畏敬而且甚愛者蓋向也以義濟仁得

子產水弱火烈之喻今則陽春和煦抽萬木萌芽於嚴霜凍雪之餘也斯道也非探有活潑于內者其孰能窺吾執事之際哉然堂府深嚴雲樹掩映外邊之寒亦有不盡知者敢恃愛一達敝都有六里陂上承九十九溪之水下潤數萬餘畝之田躍金沈璧則萬姓嘯歌赤地滔天則一方憔悴其所繫蓋不小也舊時官設陂夫計有四十二名夜則行巡溪潦江潮晝則補砌長堤巨岸衝冒風雨出沒波濤其勞亦云甚矣故小民中稍有智力能趨避者多方逃走不就此役其受役者皆丁力貧寡昏懦無告之人也蓋其爲

役甚勞而又有三年之久夫以至愚極困之民當最勞甚久之役已爲可哀而該圖里老之奸猾者又欲要其酒食之盛然後爲之呈稟准役不爾則雖有明文下帖亦無由上達于父母之庭盡棄前功復編新役欲告訴則口澁舌頑見吏胥則魂驚膽落徒爾呼號天地默說艱難無可奈何典其風日不蔽之茅甚不得已鬻其乳哺將成之子此皆目見實亦動情匪有希圖爲之解釋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不曰編排已定務使枯槁復回則豈惟召伯之棠百年春茂行將見燕山之桂五折秋香

與張大尹子伯喬書

辱示松石遺稿讀之胸中洒然不覺沈痾之去體也緜布厚貺若將以周其急卽付鄰家典米若干此一月可以無饑矣感感尊翁大人執事想膺多福邇者政聲洋溢士民間轉毁爲譽信乎至公可以服人而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更望虛心忘勢博訪周詢因民之所利而興之因民之所病而去之不勞力不費財收民心於艱難困苦之中集事功於文法簿書之外此區區素欲獻于執事者之微芹有所待而未敢輕瀆受足下過愛率爾及之云云

與友人書

物數之理有乘除命途之運有順逆吉凶悔吝吉一也而凶悔吝居其三焉吾兄自幼至壯皆處順境此固達者之日夜兢兢而思欲減損退抑以讓人之時也而愈欲經營以圖厚益可乎自古及今未有皆利而無害全福而無禍者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然禍福相爲倚伏古之英雄豪傑進德於逆意之境而收功於困敗之餘者何限顧人之立志何如耳爲吾兄今日之計惟有平忿忍辱講和息爭勿計利之得失勿恤人之非笑閉門省事發憤讀書使學業成就於

一二年之閒則今日之辱實爲後日之福也若曰此怨未報無復面目接人而憤憤鬱鬱必欲報之於旬月之閒此世俗之見非智者之謀也衛文公越句踐張子房韓淮陰何嘗不能忍哉必有忍其乃有濟必能怯然後能勇此惟謀深慮遠心志大眼目高者知之吾兄以爲何如

答朱墨溪書

詩入懲軒最易陳也足下之作畧無秀才頭巾何也豈崎嶇峻道自不能窘驊騮耶惜無九方皐耳勿論青黃牝牡也鴻濛句亦可用關關雎鳩前輩亦嘗言

其不必有自[illegible]日佳詠若是其少意者尤
物不可使多出入問數適寫淵邊舊隱序未及即謝

與黃純玉太守書

去歲秋有自吾鄉來僕詢之得知南征高旆已映晝
錦量日計程則端溪此時正當濃添雨露而脣焦口
燥久思涓滴者想不待遥望梅嶺而已大慰渴心矣
豈邦伯易爲而僕爲是言哉蓋爲邦伯固難而爲邑
則甚難執事爲甚難於初試之時已不見其難則
今日爲稍易於更事之後當愈見其易矣僕以此占
端溪之民之易棠休澤也執事毋謂僕何從而知之

也山寺燈窓同風其雨者餘五六年僕之知執事亦
豈待今日哉飛黃蟾蜍之隔自乙丑至丁丑而始得
一會僕私自幸以爲或得駸駸浚恒而數惠我以鞭
策也而竟不能顧焉年光滾滾眞若奔湍我心匪石
亦安能恝然于朋舊會別之間耶僉憲王志潔想已
到貴治師生聚席論治叙情是又一大快也吾泉士
夫之宦于京者十有餘人不一年間悉外出獨得令
親蘇伯忠時相與慰解愁寂僕選次今在第三此月
取選當得備數有便幸勿吝誨言高要司訓鄉前輩
中君子人也亦時時在懷倘相見煩咤賤名致意

寓金臺青太守叔書

奉誨遠離已周二載何日月之易邁也偶羈仕籍便
不自由追惟舊日常侍左右與兄弟淸談之樂可多
得哉去歲十二月滁樓丈到拜領惠書得知家族大
小俱安甚慰且出所示迎牌佳句以誇一二同年爲
歡今春吾泉亦有人到詢之知福履加豐又甚喜前
歲所營壽域量已畢工其庭中墻下受雨露處可多
植松檜花竹以玩晚景幽芳俾吾宗後人亦得坐席
餘蔭而指其樹曰此某公之棠也豈不亦榮且快哉
京中士大夫有知吾叔者咸謂良材有用不宜就老

于閒牀不知人間之樂山林占多平生之宦情野意
達人胸中亦素定矣祠堂內祭田無多須分付諸弟
姪之公勤者掌理之以費剩之租贖舊典之田贖完
亦可多積創增此事不勞心力但勿視以爲衆人之
事而稍加之意則誰敢無狀不服吾陳氏有涵江二
百餘年代運雖有興衰子孫雖有賢愚貧富然猶相
扶持聯屬不失儒雅舊家正以祠堂及祠田數畝猶
存而孰昭孰穆猶時時會序不敢廢也不然則幾何
不入于後林溪邊諸小鄉甘羣役而招衆侮哉此惟
識明慮遠者知之耳而族中一二猶欲微侵茲穀以

濟一時之急其所濟有幾而衆致羣尤漸就荒廢是猶竊勺水以潤枯葉而暗中自拔其根也祇速其枯而已矣吾叔滿腔惻隱而去思遺愛猶在夫人遇有自高州來者皆曰洪武以來守高者數十人賢如吾江陳公屈指未得三四也而不能畱之久任清議何在司用人者亦有責矣夫以吾叔之仁克推而沛之以澤一郡而畱其聲稱於既去之後如此則其仁吾一族俾族之人皆知報本追遠萃渙合疏以爲綿綿不墜之計者又豈待琛之贅語上瀆哉葢習靜養高百念俱寂遇事瑣瑣若將浼予亦恐賢者或不能免

故恃素愛臨紙敢瀆莊元美榮歸謹此奉附惟冀順時將息永爲吾宗重鎮無懇懇之至

與巡撫臧公書

各處鈔關各自設法前後相襲謂之舊規若淮安則更紛冗瑣屑不能枚舉僕自領劄付時亦嘗細問諸同寅之舊爲是官者而冩記于簿乃出南京非待至此始輕信左右之惑而生事以擾民非徒擾民亦自擾也且雖有是舊規僕亦未嘗一一遵依臨時斟酌務寬分數如先告改剝者或收其半或收其三分之一苦告艱難則亦全免但不來告而先自剝者則不待收其半料而且有徵罰矣若論王道之純則鈔關可以無設而滂沲數呂亦豈仁者之所忍爲此所以古之學道君子不肯爲條例司官必盛德如程明道乃能不以爲浼而庸拙如區區者將如之何哉

與陳台峯郎中書

僕初到淮殊厭俗冗近日漸漸熟而安之亦自忘其勞矣日間不暇暫於燈下叅剔舊蠹易經四書淺說乞鄭下以有十數秀才時於夜間來問疑字故也

簡張淨峯同年書

是月至日得拜九月九日貴翰甚喜甚喜其所以喜

者以前日有浮言或疑而未之信也曾與弈由矩鄭舜祥黃孟偉諸君議論卜吾兄夬有大福其浮言不足信葢以作善降祥及積善餘慶之理斷也及得貴翰乃知區區亦善相人者可喜可喜尊甫先生近遺盛价送到俸餘巳收領矣縱無此物亦不勞吾兄介慮而歛其識見議論及夫人以有心繩我之戒當終身誦之不忘

寓金陵與王石崗侍御書

晋江縣二十九都有灌田溝水名曰六里陂其實不止六里迂廻曲折有四十餘里也陂在本縣爲水利

之最大者其餘陂塘不能當其百分之一水旱荒歉
民之飢飽官之徵科攸繫舊設陂首一名擇本都有
恒產恒心兼有才幹人所推服者爲之一任三年不
免差役陂夫四十二名多是下戶寡丁一役三年甚
爲勞苦例於該年均徭內編排其他小陂塘不得比
例緣此閘陂有大小十餘所其閘之大者有三曰六
斗門有閘六閘水漲則開放流于海曰上福湄有閘
一閘曰後坂湄有閘二閘水漲則開放流入于下溝
下溝屬本縣二十七都里班會于後坂湄閘之上約
曰上溝水深直有一丈則放下一尺水深五尺則放

下五寸大率十分與一永爲定規蓋下溝短淺容受
不多而灌溉亦無幾也近年下溝有一二豪民遇天
旱則率衆執兇夜到閘上用斧破開板鑰將閘板盡
底取起舡載去家上溝將涸猶不肯還及下溝容受
不得則放下于海甚可惜也夫自爲民父母者言之
則彼此皆赤子安有上溝多水而不分以與下溝但
欲適均耳天作旱意不豫密關而混漏洩惟恃上溝
有水以爲無恐至上下俱涸乃謀力爭此何理也又
瀕海鹹潤埭田其岸亦不豫先修整爲海水囓崩及
岸既補則大開埭閘多取溝水洗鹹而放下于海且

埭田多是豪家之産以故二家管水陂首皆不敢禁
止又上溝六斗門閘於弘治年間曾被洪潦衝倒府
縣委官起集丁夫千餘人費銀千餘兩修補五六年
不得完密農夫困甚今觀後坂湄閘兩邊土石亦已
傾墜若不先加修補一旦壞倒其害可勝言哉此皆
爲陂首者之責也近年陂首以陂夫不齊又被姦惡
告誣以故都民多不肯爲而願爲者又不可人意將
如之何蓋陂首三年一換亦甚辛苦不有所利其誰
肯爲倘爲此者能而且勤或旱或水開閉不失其時
則其於農也尚亦有利哉既能利人亦當使之自利

其於船隻木頭小稅及收成時丐取禾把亦是土俗
舊例官府可定爲之限陂首不得多取挾怨不得妄
告至於斗門崩壞海埭漏洩兩溝爭水或至殺人則
責有攸歸而陂首亦不得辭其責矣若陂夫人數亦
當照舊編排免其差役始肯向前受勞其保立陂首
須得通都里老當官保結不得狥私大凡有職事者
須得才幹之人辨之若徒謹厚或富豪不可也有才
肯幹事不問貧富皆可未知何如因執事者周詢民
瘼下及芻蕘故敢據事直敘不能以文又使節倥忙
不能盡所欲道尚容告歸面陳爲惠

與太守鄭思舜書

執事在留都僕以寓館稍遠不得時常詣益仙舟榮
行又以賤疾不得奉離觴遠送落月滿梁徒切去後
之思耳到淄不知何日盛德宜民僕亦不必問之於
人而先已知其大槩矣淄之人何幸而得茲父母耶
僕七月初二日考滿領文書出部初十日進本乞養
病以八旬老母在堂也其考滿文書告投爲繳去京
此月尾或九月初即離金陵矣受氣不豐而才又疏
拙與人寡合只林下獨居爲宜若拘以官守則嵇叔
夜所謂麋鹿見羈則狂顧頓纓逾思長林而志在豐

草也仰瞻執事懷才抱德隨用咸宜俯而自顧相去
一何遠耶偶因鴻便敘此見意倘有人來泉凡有可
以鞭策我者幸勿吝見示外宋潛溪文集一部奉覽
希叱人

與南京吏部諸同寅書

別來將一年矣歲月催人徒增感慨追想向日同寅
相與之樂可復得耶近日得信知松潤陞考功正郎
文選則姜高二先生而吾王汝陳兄亦調考功德星
會聚甚是一快惟疎庸無似自求閒散不得辱從諸
賢之後爲愧歉耳三月盡時到寒舍見老母康寧如
舊私自欣慰賤體往時乾腳吐痰諸疾亦頗消除飯
亦頗能加餐但在途中冒雨得寒到家又不免應接
勞倦遂成微瘧延及秋風作凉始稍稍平復然猶須
靜默將息屏書閉目不親筆硯以故雙山鳳溪及陳
聘之潘時雨諸公命作拙文有十餘篇未能具稾奉
呈度亦不出今冬當勉強就篇數也石梁胸中不知
尚有舊積否過雖賢者不免況區區如僕有失是慮
固在所當忘也邵子詩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
中一點無或稱程明道平日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
僕近日嘗書于壁而時觀之以爲進修之助但未保

凡庸狷隘果能如所願否惶愧惶愧行人催忙不能
一一惟諸公順時自玉以膺大用是禱

簡潘僉憲書

過州日叨荷厚禮兼聆誨言恭惟執事先生風味高
古而激揚振作之氣又有出於案牘之外者殊愜企
仰之懷也聲實在人大拜不遠敬以預賀生遠道積
勞賤恙至今未祛有稽裁謝仰惟汪容之中尤希情
原萬一耳亡師蔡虛齋書院事蔡克靜以前月念五
日到家知執事雅念賢哲盛心特費經營之力矣古
所謂身後知已殆不是過凡預門墻無不仰感萬萬

劉虛齋地下之靈與其子若姓哉異時記書院者生當謹呈實錄矣虛齋子存微應試行便先此申悃不盡感荷之私尚容會次叙謝

簡季明德同年

前日道過貴治辱以同年之愛眷顧過厚至今感媿茲又惠到春秋破題二冊不以路遠忽忘情事局蹐至於此弟姪輩一見若獲珙璧以其於經傳微意多有發明不特可爲舉業助也荷荷凡得好書有便亦肯一惠尤見至愛蓋養痾林下以書爲藥不爾則入於禪矣希照悉

又

道可學乎學道而必求其至如吾明德老兄者幾人也主之以眞實勵之以刻苦當見百川學海之至于海也

與雪松柴仲和書

道未易言也今庸夫俗子作小小文章亦言及道令人輕厭道豈可厭哉以其不知道而易言之近於洩耳區區能由道而不能談道知慕古人行止而不服古人衣冠而記文公祠堂則不脫乎道此文之所以難作也愚見欲於文中掃盡道學心學古學等字而於人事時俗中微見古道當行之意而太極陰陽鳶飛魚躍至奧至妙之機俱不說破使田野之夫皆閱於游淵天高之內而日用飲食皆冥然無覺以質爲文以簡爲麗淡然無可膾炙人口乃爲得意而未之能也煩爲問林次厓以爲何如病中應酬亦頗辛苦人情世故欲辭而不得始信禪家之有眞樂也記文脫稿當在六月間希與次厓筆削不吝見教爲愛前時貴使來以有事失款待幸勿怪

簡邵端峯提學書

德容德音聞之于兩京士大夫而時於夢寐間見之

嘗歲到杭不得遇錢塘登舟再三回首今文旆下臨又苦於賤疾不能迎候以慰渴心可勝悵惘錄呈舊詩數首見意

又

辱承手教足知虛懷盛德感佩感佩自文旆到閩士風一變此非主斯文者之功而誰也敬羨敬羨草澤間又聞執事許人得訟生員者此在高明必有定見但克己最難孰無小過士增多口豈免私仇惟冀稍加寬貸則學校受福多矣恃知敢此上瀆情恕萬幸

答黃孟偉太守書

足下以直理忤當道即辭官歸此常情所難亦有識者之喜也吏部不允所辭自是公論今該里老勘結起送別用亮足下胸中自有定見然亦當與前輩諸公共議去就輕重遲速毋日行藏由已不由人也區區杜門養病經年不入城府足下若來當相陪一行

答錢立齋大尹書

久仰高名又聞新政渴欲一見而未之能顧府尊到任三年亦未曾一面蓋閉門習靜不入城府乃養病者之所宜也辱惠厚禮催促起行逢門生輝不勝愧感更望執事來日喬遷行事亦如今日之溫雅則和

風甘雨到處歡騰區區亦與有光焉鄭判簿回匆匆不盡謝意希照亮

與西江林親家書　代上枋伯作

僕平日以清靜寒素自安凡爲兒女輩擇婚嫁未嘗令媒妁一窺富貴人門戶非慮其不吾諾也亦以家之盛衰損益實不關于此耳世俗皆笑以爲迂而老拙固執之以爲猶近古人風味也恭惟足下家世以詩書之富當田庄以禮義之槩爲軒冕昆季齊聲後先繼美實吾涵江諸鄉之望而區區寒門企瞻而願式焉者也小兒某妄不自揣爲小孫某求配長位令愛而足下竟僉允之夫豈聲氣有相投而所見皆欲異俗也耶欣幸欣幸令愛之賢想得自家教無容慮者第愧小孫資凡識近他日出入門下恐不足以動諸賢之一顧耳然入芝蘭之室久則與之俱化中人之質以觀瞻濡染改易其心地寬大其眼界者亦多矣此亦小兒求親而必於足下之門之意也茲因聘定預以此意言之庶幾他日有徵云

啓安平柯親家書

恭承雅意煩媒勤懇約以令郎與小女締親一言之諾亦足以定矣何來筐之將若是其腆而來諭之示

若是其文顧拙且寒將何爲答然兩家之子皆在童稚之年而蒙養之端實在執事與區區者今日之責桑弧以射四方酒食而羞中饋城南燈火淵濱蘋蘩惟教誨之各勤庶剛柔之俱立此則執事之所欲言而區區之所當申復者也亮爵釆納倍增慶幸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疏

乞改南疏

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臣陳琛謹奏爲乞恩改選以便養親事臣原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由進士除授前職分當竭力忘身以圖補報但以臣毋寡居年踰七十時光薄暮疾病侵尋定省疎曠無一時而不起憂思南北睽違有終年而不聞信息臣之處此實

難爲情竊思南京地方與臣原籍相近音問易通迎養亦便伏望聖慈俯垂矜憫乞勑吏部將臣改調南京相應衙門職事庶幾毋子得以相安忠孝得以兩盡臣不勝悼懼懇切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乞養病疏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臣陳琛謹奏爲乞恩養病事臣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正德十二年第進士十三年四月內授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十四年二月內爲告乞便養親事改選南京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十六年七月內奉到吏部文憑改調今職嘉靖元年七月初二日通扣實歷俸三年例該考滿於本月初十日領到本部給由公文行至金川門外龍江驛前寓宿民人李春家是夜感冒風寒發成癱疾身體沉重頭腦昏眩請醫調治云非旬日可愈欲且行且醫則旅舘客舟俱是不便倘病勢牽纏不能速行則文書稽遲未免致罪隨令家人將所領公文告送本部收繳伏望聖慈特勑吏部將臣照例放回原籍調理前病痊日即當赴部聽用以圖補報臣無任懇切求憐之至爲此具本令家人某抱齎謹具奏聞

乞致仕狀

告狀人陳琛年五十四歲係晉江縣二十九都民籍琛於正德十二年第進士十三年四月間除刑部主事至十四年二月間告乞改南本月除南京戶部主事至十六年八月間改調南京吏部主事至嘉靖元年七月間得病告乞放回原籍醫治至八年三月間蒙陞貴州提學僉事病未及行至七月間又蒙改調江西提學僉事十一月二十一日拜領勑書十一月間病稍愈即便起行到城纔四五日舊病復作回家醫治多方不效經今兩箇月餘病勢轉增手痛不堪筆硯足痛不能步履痞結伏積自汗淋漓日夜攻擊

不能成寐髮落無多鬚白已遍自分爲林下無用之
棄人老毋年八十七並無兄弟侍養據情與理實難
遠別且病告歸來今已九年此情亦自可察思欲進
本以孤村荒僻無解寫本之人而長途萬里亦無肯
相助爲進本者姑狀告乞轉中察院及布按二司處
仍行江西察院知會庶使江西提學速補無曠實爲
便益具告

呈

蔡虛齋鄉賢呈

謹按南京國子監祭酒虛齋蔡先生淸規圓矩方而

操履端正春風和氣而德性溫良名聞四方學推一
世隨文精研細入繭絲牛毛捲卷潛搜妙造天根月
窟無疑不解有得則書雙幹分條始由一而至萬百
川到海終合異以爲同豈特仰高鑽堅實亦升堂入
室口說具在見平生之學術有徵筆迹終傳卜身後
之事功不朽雖其謙云初藁未定之見僅可引蒙然
開亦有先賢未發之言何妨立敎辭取達意粗亦寓
精皆嫌布帛無文豈知菽粟有味熟玩皮膚訓詁始
信名儒之不守專門遍觀聲律詞章深美壯夫之不
爲篆刻精力皆費於有益體用直窺乎一原雖立言
之人亦多而聞道之言自別使逢陸子靜則支離得
約不免鵝湖之異同若遇朱晦翁則品窮稱揚未諭
北溪之優劣如此名流宜膺獎錫

歌贊

夜坐流懷寄少參謝松淵歌

風凜凜兮月輝輝燈前開卷兮焚香獨對敝裘可以
禦寒涼藥可以止饑貧不苦兮愁不淚蓬鬢甚短所
思甚長有志無成兮亦自慚愧玩溪山以敖遊采蘭
菊爲服佩濯塵垢以致淸歛精神而用晦苔綠甚幽
花紅如醉丹霞曉明淸露夜墜餐霞吸露壽可百歲

牢閉荆扉以絕塵管甚難鳴與犬吠故人端坐在松
淵兮應有玄談妙理來相慰

贈族弟子遷歌

盛衰相仍禍福相因若盡則甘退極則進故有家無
負郭而出取相印亦有國際艱難而致三千騋牝又
有沈船破甑而摧堅敵大陣男兒立志期有成安能
攢眉吐氣向人取憐惆朋遊雜冗赤舌時騰聲色紛
華黃金易盡多求多得不如一儉百戰百勝不如一
忍事煩宜勤行細亦謹要使高堂白頭時對春風一
哂

柏軒居士賛

余友王邦賛㒋稱其叔父柏軒之賢請余賛之余亦嘗聞柏軒之賢之實於其鄉人言其家豈於財且多釀然飲不至醉而用財之豐儉亦各適宜夫此二事皆自太極圈中流出非知學君子不能也柏軒能之是亦足以賛矣况重以吾邦賛之請耶賛曰

酒足以困竹林名士之通而能節之不加涓滴財足以裕陋巷大賢之宜而能宜之不費無益人而如斯足占所識若説胸中猶着紛紛俗塵曷為軒外肯樹

蒼蒼寒柏

説

伯喬仲䁔字説

山大而高曰崧巖與嵒碞同亦山之積石而高峻貌詩有崧高維嶽及巖巖具瞻之語吾邑大尹安成張克軒先生名其子長曰崧字以伯喬次曰巖字以仲瞻取諸詩也以其字之美而欲微見其所以為規者乃屬余各為之説余謂崧巖皆山之高而人皆仰之者伯而喬焉固自足瞻而仲氏之能使人瞻之亦以其屹然喬峙也於是合二子之説而一之曰造化之氣漸漓人物之品日卑雖古人固亦有不及今而今之人亦或有如古者然以大分觀之則愈降愈下若川之流而不可復返戰國時縱橫遊士有道者不齒然其在當時能使列國諸侯虛座前迎長跪問策雖在利欲波中而其氣槩磊落何至如今之士畏懦跼蹐見巍然軒冕者若見天人耶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夫士而至於使人賤之則其卑也亦甚矣然而不可見之四皓不肯行之兩生亦秦士也未可謂秦無人今世科舉或稱榜中得人最多吾想其人之静逸清脱未必皆及秦時武陵山中種桃人也文章可

以覘世變今欲求科舉程文長篇短章有雄健奇偉氣如西漢先秦戰國時諸作可多得乎然則人物之卑高果繫於氣運耶論士於今之世而定其卑高必其厲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而行不誇貌古而心無俗亦庶幾乎喬出而足瞻也則與之遊於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之所謂彌高者若夫記誦詞章基無尋丈而臨深以為高者吾不與也雖然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直是峻絶正顏子仰之而以為彌高者也可仰也如之何而可到也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

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夫士而有志則雖孔子之泰山亦可循序而窮其巔惟其畫焉則雖有唐一代泰山若昌黎韓子之爲高者亦不能借足於其麓也誠可通鬼神志可貫金石伯喬仲瞻其勉之哉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誌銘

東莞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陳生大猷從金遊一日出其父在東莞時諸名士貴公所贈詩數十篇余觀每篇皆有豸冠顯擢之祝無一篇能脫者因笑曰何待尊君之淺也進士作縣不數年得御史者恒十五何異之甚抑尊君平日自期豈專在一御史耶大猷曰家君當日亦厭之謂皆俗

見諛辭無足實者余曰吾固知其厭之矣吾嘗見君在稠人中亢聲朗調出峻卓驚人無顧畏語鄉先輩量寡容者不能堪至以裴行儉相人之術詆之君聞之不爲動蓋其剛方坦直得之天性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而突梯婉軟以取容悅于時者亦君之所不能也不能自爲諛願欲人諛耶吾固知向者之詩皆君之所不喜也大猷以爲然且曰知家君爲人誠莫有如先生者矣遂以墓誌見屬余不得辭命取狀爲叙之君名卑字士泰號介庵世居晉江桐城西其先世若雲心梅西中齋皆克自光其譜者也中齋第三

子彭壽是爲君之曾祖彭壽生正元正元生成聰娶潘氏生二子君其季也白面炯瞳望之知爲敏穎人作科擧文字不苦索而就而明贍輕順無少紆鬱艱深甚似其爲人戊午以義經領鄕薦壬戌登進士第癸亥出知東莞凡擧進士皆喜職內出爲州縣則惘惘然視居內得淸要者若登仙然君獨曰何不樂患才乏耳縣令猶不足爲政耶東書數篋赴治至則以吳隱之飲貪泉節詩爲佩符曰不如是則氣餒畏人窘驥足不得逞蓋才出於氣未有氣不足而力能排天斡地者也東莞號繁劇難理舊有堅訟積數年歷

數官不能破君訊之立洞其族會卽取紙大批數語擲庭下兩造各甘無後言者一境皆驚有作詩頌之至以神君稱者君曰吾非神吾得其意於春秋撙節人情天理而輕重吾權衡於常律時例之外顧執律拘例者亦不能爲吾制焉耳雋不疑之謬引陳子昂之議誅元慶張柬之不能爲唐室討罪人皆無得於春秋者也識者聞之愈驚皆曰臨事不可無學術專恃才氣猶不濟況徒以謹厚朴直之德稱者乎由是東莞之豪者黠者無賴而欲入於盜賊者胥吏之老於案牘而神出鬼沒者有官無守恣其父兄子弟府氣歆以沮撓官府而漁獵士庶者皆惕讋蹇澁不敢稍出繩墨果君之神明感應若是其周且速哉事有機術有要先聲而人以爲皆實擧一而人預服其百也然亦足以見君之拔出尋常矣善觀人者卽其大端而得其全體固不待事事詳之而後其人可知也鎭巡藩臬諸公屢加旌奬期以大用而君亦汲汲然不自意滿政暇則左經右史俯讀仰思有一得卽入邑庠進諸生課試之以其所自得者發其疑使各自思而因以授之於鄕社改淫祠爲鄕校命諸鄕子弟延聘山林遺逸師之而窮鄕遐里皆知向學此皆俗

吏視以爲迂而甚慢之者而君獨知急焉然則君之沒而邑人至今猶曰於我有德者豈專以其威照並行而決獄平允也哉君臨沒時歎曰吾年未及强仕吾仕而治方有可觀而天不少假以旣吾蘊豈天不喜善人而世之多福者皆頑忍癡肥遝遝無厭者耶此言激發失平有餘恨也君生成化壬辰卒以宏治乙丑四月十九日年三十有四配黃氏男三人長卽大猷次大謨大謀女一人大猷擧止有父風亦挾負奇偉不肯隨人後者也遊郡庠聘吾蔡虛齋先生女君卒時大猷年十一扶柩歸櫬厝祖墳之側去年冬

始卜地于三十二都金匱山背壬向丙穿二壙擇今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虛左爲黄氏壽藏銘曰

惆君英氣未發一二不有萬纖爲君作誌

鄉進士璞齋劉先生墓誌銘

安溪多秀士知書而文然其地有山泉禽魚之樂爲士者往往韜文而隱諸師儒來司教邑庠每以所育之才不登高科不能大顯厥績爲不懌是固宦海波濤使人懶於方舟抑亦士之懷居躭樂不能以義自克而然未必皆見其大而脫然以軒冕金玉爲銖塵物也大明宏治千載一時十一年戊午福建秋試璞

齋劉先生以經義論策震聲場屋中遂預選爲安溪人物出色士之貴於有志士地習俗不足以俛奇英之首而使之循循飽嬉於鄉閭門也固如此已未春大會禮闈先生不爲有司者所識而先生志益堅不以小挫頓沮入太學尚友天下士多讀天下書人皆冬爐夏扇吾獨朝齏暮鹽將以飽實其胸腹厚益其氣力而遠追鵬程於萬里外也曾未幾載而先生病矣又未幾時而先生沒矣嗚呼天之生夫人與之以如是之資誘之以如是之學登之以如是之路迫其幾夫成而且顯也而乃嗇之以壽考使其如苗之秀而不實焉此其說非余所能知也先生諱某字某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四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配某氏男某遊邑庠能讀先生之書者也今年某月某日葬先生于某山之原先期奉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維士之材兮生之難而成之又難將成而不遂其成兮司造物者安可委之曰吾皆無心於其間果大塊之縱横若小兒兮亦可無爲之悲歎先生有知兮試乘風直上旁日月洞今古而大觀

林逸齋暨妻黄氏墓誌銘

安溪赤嶺林義民名輿字廷讓號逸齋嘗言逸最有趣世鮮有得之者潘居正悅松泉之須陸魯望任江湖之散亦若得之矣而未見其深也在人境無車馬之喧見南山有悠然之適斯深於逸矣有問而訝之者曰義民但能出粟助官賑貧民取紗帽角帶以榮於鄉耳安能言及此此豈常常義民耶由是人皆稱林義民曰逸齋公間有見公語及求田問舍公艴然不悅曰我眞田舍翁耶若嘗聞知我爲逸齋公如何又來薰我以俗也即此亦可得公生平爲人之槩矣年七十二宏治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卒配黄氏男五

人曰喬曰良曰久黃氏出也曰增曰盛則側室段氏出女六人自黃氏出者四而自段氏出者二黃於諸子皆均惠之每曰爲吾夫之子皆吾子也奚必出自我者然後子之耶以故其家之人及鄉人皆以慈愛孺人稱之見其性淑度廣無凡婦人嫉妬心不獨能勤與儉足爲逸齋配也年八十三正德年月日卒逸齋之葬在正德年月日未有狀與銘茲將以正德年月用祔葬黃氏于壙之左其第四女壻唐汝器之子鎧始合而狀之而求余爲之銘余閱狀疑其言之未皆信因憶先年曾見侍御詹君源言林逸齋吾外祖

也吾生不見父及長有遊學之資不至廢學爲衆人毋年少寡居今老以貞節見旌不至寒餓死實吾外祖父毋黙爲助也李令伯之舅衛共姜之毋使猶有知能無慚耶以詹君之言徵唐生之狀其信然矣其可銘之美不止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矣於是爲之銘曰

洪塘之原土秀且厚水清而不寒生膺五福者穴茲以永安

蔡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蔡名某字某號某世居晉江之某山曾祖某祖某父某毋某氏兄弟幾人處士行居二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其子某以某年某某月日葬處士于某山先期詢諸族人曰某欲得涵江陳紫峯先生銘吾父之墓俾吾父平生孝弟敦朴安分之美之實不與日月俱往然先生性迂不入俗不能爲過情之譽而吾家世潛德不耀無顯績可書渠肯爲吾文否其從兄爲之謀曰吾聞先生近爲其親櫬葬地于秀林山吾毋舅李氏實其地主苟得吾舅許歲時爲省廨其邱木因求其文想當不見卻也某如其言余欣然立爲筆之曰

萬文皆朽何物長存處士有子知求余文

張處士墓誌銘

龍溪之錦江有秀民曰張君綱字本紀幼讀書以解稱於詩句字畫亦整然有可觀者迨壯或勸以習舉子業君笑曰而欲束我入羅籠耶長林可以舞風清溪可以棹月人豈必官而後適也耶讀論語至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沉思久之語人曰人不敏曷爲成遂以敏名軒嘗遇事當前覺稍怯即抑首黙黙顏面發赤慨然歎曰吾愧吾軒矣由是培本生道駸駸焉似欲於古人卓行傳中爭大轍而力策其蹇焉從

伯喪不能葬與地以塋之從兄沒不能殯分財以賻之兄之子孤而困撫之若已子從兄之子孤而困撫之若兄子凡此皆末世薄俗所憚以爲未易能者而君實奮然能之然則於其所謂斂者其殆庶幾乎發厚積以賑饑諭惡小以改行玆亦豈不斂者能之乎延師友課諸子而時督之曰業欲一思欲深科第遲速冥冥有定不欲慕厚集螢雪照見方寸而得夫人之所以爲人足矣斯言也謂其無得於平日之斂不可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僅五十有四知君者咸咨嗟歎息謂天胡不少留以

先君之斂于成也仲兄綽亦甚斂以進士累官至刑部郎中父某號敬齋素能誨君兄弟以斂者以郎中之貴贈刑部員外郎母方氏封太宜人君兄弟凡六人君於行在第五配蔡氏生男四曰規矩準繩規補邑庠生酣經玩文充然欲襲其家傳之斂而時振之者孫男一曰某孫女四俱幼丁丑冬規以事至京謁余于寓邸爲余言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山之原因出其友進士鄭君衷所叙狀泣拜請銘鄭性直不能諛其狀必可據於是爲之銘曰

食以飢衣以寒惟沒之安閱世有能言而衣食或不適其饑寒乃知斯道亦人之所甚難

太安人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諱某姓趙氏南京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連江游璉之母封戶部主事石庵公諱某字某之配也趙實宋宗室冀王元份之裔宋末避亂入閩遂家于連江勝國時有長樂敎諭諱元定號滄洲野人者太安人之高祖也曾祖諱逢號竹處翁有竹處文集祖諱仲父諱湑鄉稱善人俱潛德不仕母某氏太安人生有淑質最鍾愛於其父母而孜孜女工不恃愛以怠既長歸石庵公事舅姑以孝稱卒而殯葬祭相石

庵俱以禮且盡誠焉石庵極力營辦於其父母又不吝費於其族戚鄉鄰用是家積稍凉時或畱念經營則爲之解曰貧富有命且家庭雍睦雖啜菽飲水亦可盡歡貧固不足以累君之方寸也况未甚貧乎見諸子讀書過夜分則戒之曰吾非無苦參熊膽可以奬爾之勤也但吾聞而父稱古人言進銳者退速爾等惟無倦勿過苦若璉也吾懼其神之困於思而氣之匱於讀也璉少舉鄉闈不利歸頗不懌則又慰之曰爾父期爾以有成何嘗責爾以速成立志務遠勿以小阻自摧則天下之奇男子矣璉於是永言佩服

自爲秀才至第進士尹南昌主事地曹隨所遇得喪順逆而皆安然任之無幾微見於詞色人固謂過庭有訓然而孟機組織之功亦自不可誣也太安人生正統丙寅某月日時卒弘治辛酉某月日時壽五十有六以癸亥某月日時葬于小灣之原從游氏先兆也旣葬之一十八年爲今正德己卯始以璉貴贈太安人子男三長珈娶亦趙氏仲卽璉娶楊氏封安人季琮娶江西僉憲孫公欽曾孫女女一適林氏子懋孫男六孫女一曾孫男一女一璉於余鄉舉同年宦同部有道義交游之雅於是以石庵之命奉狀來請

銘余不敢以不文辭乃叙而銘之曰

雨春霜秋墓門幽幽龍光萬丈紅照壠邱何以致此有德有子夫人而有子雖亡不死而況有子如玉是亦足又何憾夫浮生日月促

勅封安人侯氏墓誌銘

安人諱某直隸眞定府饒陽縣望族侯氏訓述官某之女貞靜有女德故掌饒陽學政遷國子助敎贈刑部主事晉江黃公某之婦婦事惟謹故僉浙江按察司事公某之妻相內有則時於燈下壯公志學取科第得官裳褒顯子幾人長某次某皆以素敎能讀書稱庠生女子七人惟某安人出餘非安人出者安人皆爲擇婚嫁恩之若己出而且時戒之以兄弟無間言爲其家之福焉生於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正德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卜以今年某月某日祔葬于僉憲公壙右其弟泣狀其實求余銘爲之銘曰

所事所相所敎稱行篤旣貴旣富旣壽受祿足人而如斯亦可錄豈必如霜後之松乃得爲人中之玉

封太安人莊母李氏墓誌銘

太守莊由矩嘗招余對榻論文曰多讀虛文以取科第酣富貴無益也欲爲天下奇男子惟立身行道以顯父母用孝經內一二句足矣余壯其言而未信其能踐也今考其尹順德司刑部守高州所在嘖嘖有聲無敢瑕疵之者至其孝友和順之行見愛於鄕黨宗族尤爲有識者所許可始信由矩爲人中君子而能踐其言矣然亦有自來也贈刑部主事無懷公爲之父善敎之封太安人李氏爲之母順導之故其兄若弟皆以善士稱由矩特其顯者耳玆將以十月二十九日奉太安人柩祔無懷公於靈居山之頂先坳

以狀來乞銘余視由矩爲斯文兄長不敢辭謹按狀
而爲之敍曰太安人姓李氏世居晉江之鳳池諱某
別號貞憲天性淵厚靜肅勤有女儀且從姆教知諸
書大義年十九歸無懷公凡婦道妻道毋道皆求必
中於道而後已維時家厄於貧公嘗歎曰傷哉貧也
籩豆不豐何以祀先甘旨不充何以養毋安人慰之
曰但存爾誠父祖亦享但竭爾力萱堂自安勤以生
財儉以節財貧亦未足傷也諸子讀書或頗怠緩則
敕之曰寸陰可惜歲不爾延或過於勤則喩之曰學
須漸進宜節精力其處妯娌以和而撫諸姪以恩姪

有移居於外者則泣閉之曰爾叔視爾亦猶子也何
至分離耶其德行之懿類如此以故莊氏雖號青陽
大族閒有聰明喜議論者至論及安人皆曰是可敬
也無敢改評焉子六人長楷娶張前何氏次科由矩
其字也娶涵江陳氏封安人余之族姊也次穩邑庠
生次某次某次某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
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自在八旬生可謂壽佳兒六人子可謂有有美高
堂命服煌煌兒孫羅列拜舞稱觴蘭桂香馥愈增
康樂天勸作善人稱全福雲居山原相敬復完春

風習習秋月團團

贈刑部主事莊公墓誌銘

余既爲莊由矩銘其毋太安人李氏之墓矣復以書
來曰先父無懷公之葬在宏治癸亥科偕諸兄弟泣
血自誌矣其時未有主事之贈亦未有銘今已得贈
敢更奉誌乞爲檃栝且補以銘余以公諸子若孫之
名俱載太安人誌中茲不復贅特按舊誌敍公之先
世及其行實曰公諱某字某無懷其別號也世居晉
江之青陽其先發源自永春之桃源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毋洪氏生二子公其季也生甫九歲失父

其至孝出自天性事毋能得其歡心而時以不及事
父爲恨人謂其生能盡事沒能盡思匪有得於蓼莪
之詩能如是乎與兄弟相友無間其伯兄嘗患疫躬
自扶持朝夕禱告人言疫癘能相染則以死生有命
兄弟難得之言自信人謂其能效庾袞無得於常棣
之詩而視至親如路人者可以觀矣其待鄉黨宗族
朋友故舊也有酒則酹無酒則酤談笑相樂未嘗以
乾餱獲愆見諸子肯讀書則喜而勵之曰讀好書爲
好人勿汲汲焉專慕爲好官也吾身隱無大德庇人
不敢植槐于庭惟植梅于陽峯之上暗香疎影聊以

自怡耳科之居官有淸白之譽人謂其深有得於梅也梅竹交陰策杖行遊雪月爭輝倚闌獨笑有欺我者吾不疑有陵我者吾不知栗瘖將罄心無戚戚北窗高卧日正遲遲信乎其爲大古之民也無懷之號其自號歟抑鄉人號之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一以世人觀之不謂之壽以余觀之則爲甚壽蓋無懷氏之樂五十歲可以當百歲也銘曰

有山甚美有穴甚固兒孫往來鬼神呵護時起風雲不走狐兔試問穴中何人盡道是無懷莊公之

墓

洪處士墓誌銘

洪處士諱某字某號某世居南安之英山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兄弟四人處士其長也年九十一正德二年正月八日卒妻吳氏先卒於宏治丙辰年十二月十八日年七十有六子男一曰某娶某氏女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孫男曰某以俊秀補庠生聘吾叔太守公朏之女處士嘗營二壙于陽山之原後以其地卑濕遺命改上穴某如命以今年十二月壬寅日葬遷吳氏祔焉先期奉狀乞銘按狀處士朴而儉然甚肯賙人困之有告者輒貸之逋不責其償償不取其息或時有凶歲而里無饑民是好善而力之積也鄉飲大賓冠帶榮壽寇至獨全而得以考終于正寢斯固足以見爲善之獲福於天然猶未足以盡積善之報果如狀之所稱其福當源源而未艾也預銘之以爲後日之徵銘曰

欲而無厭匪家之肥積而能散匪家之瘦造化秉公慘舒異候有感即通雖疎不漏故竇燕山遅五桂之芳而王晉國鬱三槐之茂信處士之能濟人卜洪氏之必有後

潛深處士孺人陳氏墓誌銘

晉江南廳里處士謝君諱瓚字文祥號潛深生成化戊子卒宏治己未享年僅三十有二配孺人同邑涵江陳氏生成化癸巳卒正德辛巳享年四十有九子二長鑑娶南安馬坂王氏次鎬娶南安蘆川黃氏孫男二淵心湛心孫女四柔中柔正柔德柔質鑑卜以今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君于鄉之鷓鴣林尾而以孺人祔先期奉狀來乞銘按狀君之家世實出晉太保安之後唐初有自江南遷入閩者居邑之玉泉鄉鶯峯下歷世既遠譜經兵火古有十三房者

已莫考矣今鶖峯之南廳有譜以宋南渡後曰德輝
者爲始祖八世至湛軒諱智者君之父也君在孕而
湛軒沒母杜氏辛勤乳育以克成人兄諱環號誠齋
見君明敏豁達不拘小節甚愛之嘗謂之曰難得易
求古人確論壎篪不諧非家之福也君曰疎族同姓
自祖宗視之猶當相愛況至親乎此可以見其中之
所存矣然性喜飲酒時與親舊登山臨流酣暢終日
人或誦陶翁止酒之詩戒之笑曰而欲我獨醒耶其
於詩雖不甚解而好詠前賢佳句以自適酒酣則歌
曰醉後不知淸露重興來擬共白鷗盟或勸之殖貨

則歌曰漢武玉堂人豈在石家金谷水空流聞有濟
人之饑者則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聞有瘠人以肥已者則曰萬事分已定胡爲但戚戚
不爲麒鳳爲虺蛇不種芝蘭種荆棘聞有毁之者則
曰看成鼎內眞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嗚呼識趣如
此不知南廳有幾人哉而時人乃以放達譏之是亦
知君之淺也孺人父諱復陽贈奉政大夫母裴氏封
太宜人中順大夫高州太守諱腆者其兄也高州嘗
曰吾妹甚得母氏家法其易卦家人之六四乎潛深
君臨終時亦囑之曰我夷曠蕭散不役役于利者男

子性也爾婦人當思所以營治勿類我孺人奉以周
旋雖竹頭木屑亦身自綜理果能大拓其田宅然而
燧火可親狐裘多年之語時爲二子誦之似亦有見
於古人之所謂義方者不獨能富其家也然則潛深
在日以孝弟姻睦見稱人謂孺人有相之之功殆不
誣也鑑事文學遊邑庠有聲鎬識豊約保家業不墜
而謂二子之美皆無所自可乎哉孺人於余爲族姑
鑑從余受業亦烏得無情乃爲叙而銘之曰
生不偕老人亦爲傷百年瞬息孰短孰長天心同
穴無愧歛日含笑相間身後得失厦屋渠渠甫田

膏腴呱呱二孩俱已丈夫泰來傾否昔悲今喜
嶽高登未見其止

祭文

祭味庸蔡公文　代諸進士作

淸源高哉來數千里唐宋以來科第而已山川鍾靈
豈止如是近日士夫彬彬秀起道路多岐稍尋正軌
論事入神談經到髓吾師虛齋實持綱紀仰止高山
惟公之子人亦有言斯焉取此渴飮江河敢忘所自

又　代二學生員作

惟公吾師虛齋先生之父也某等遊先生之門讀先

生之書獨不知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乎既知先生之所以爲先生獨不知公有莫大之事業不必身自爲之而可以傳之於將來者乎嗚呼言未大或者駭

百年公論定人仰朱韋齋

祭楊母朱太安人文

人生百歲爲期七十亦云古稀太安人則七十又九期矣造化有乘除伸縮或壽而未必得祿太安人則備膺五福矣然則又何憾乎蓋人之生雖有終而人子之心則無窮故祝親之壽者必願其如長松巨柏鬱鬱戚陰貫四時閱千歲而霜雪不能侵今以幾及

八十之壽何以克厭人子之心雖然顧何人爲吾子而又何人爲吾子之子紛紛瑞蘭茸茸芳芷香風滿庭明月清耳嗚呼有後若此是謂不死然則太安人亦可以自喜而爲子若孫者亦可以節其哀之無已矣

祭傅石崖先生文

世之論者謂學有道學俗學人有古人今人夫道學古人之不作也久[illegible]竊名竊迹於其間者又皆不自知其非眞若吾石[illegible]先生[illegible]剛淡淡溫溫訥訥未嘗修飾表暴以示諸[illegible]崇古道以出也然而君實一生之誠濂溪天下之拙無文者堯夫易圖有文者橫渠禮節此其學何學而其人何人論者亦必有定說矣蓋盧齋其師敬齋其父古意道心傳受有素加以天資朴實與道爲鄰故能茹苦受辛必由向上路必作君子人不肯以其胸中之耿耿者而自混於流俗之塵也嗚呼先生之所以取諸父師而成之者如此可不謂之能後乎今行人君廷濟又將盡述其得諸先生者而大發之可不謂之有後乎能後有後是極天下之壽然則雖以五十告終而亦何憾之有至若水部鹽司位不稱德用不盡才此其責不在

我而凡稍有識者亦皆能自排而謂人物如先生者而猶有介然于懷耶惟是賢哲彫謝斯道寥落而在吾黨則不能以不衰也先生有知其亦亮之哉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論

斐然成章

知狂者之有可觀則知其可與進於道矣夫道固未易進也而狂之所以為狂亦豈易及哉斐然成章正言其有可觀而未易及也何則凡物之成文章者皆可觀故夫人之所造所就能不混于庸衆而有可觀之美則以斐然與之謂其亦人中之望而不與昏默

無取者俱晦埋也由此言之則斐然成章夫子亦豈輕以許人哉請得而論之道之為道至簡至易而至平實者也既曰簡易平實則似乎人皆可進而無待於狂者矣既曰狂則所謂簡易平實者必有所不足顧謂道未易進狂者有可觀而未易及不幾於絕德以駭天下而且率天下之人以入於高虛誇誕之歸乎殊不知道固非難然亦似易而實難也狂者之於道罔有所不足然於道之所在蓋亦卓然有見而其志意之所期者甚不凡也簡易之中有包含平實之中有微妙曾謂無見者而可與進於道哉嘗試觀之

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日月星辰照耀於其閒山岳河海流峙於其閒潛而魚飛而鳥知覺運動於其閒夭而草喬而木榮悴開落於其閒而所謂人者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於其閒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人心最靈宜皆有所見矣昏庸俗陋如資稟學術何甚矣哉見道之難也固有氣雄九軍力蓋一世權重位尊可以生殺貧富貴賤乎人或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亦不可得者無他也見不到也見不到則志不立志不立則所思不出乎旦暮所處不踰乎尋丈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亦將無所不

至矣人物如此吾何以觀之哉然則進道固難見道亦不易知見道之不易則知狂者之有可觀而未易及矣蓋其所稟高明所學正大方寸雖微足以囊括乎宇宙而萬事萬物之各得其所於宇宙之問者無一出其所見之外惟其有所見故志不期高而自高意不期遠而自遠胸次灑落而一切勢利舉不足為之束縛如登高山凌絕頂而羣峯疊嶂皆含形輔勢廻巧獻技以效於几席之下下視人世之紛紛瑣瑣者初不知其為何物則其所見為何如其所就為何如夫豈胸中茫然無得而徒嘐嘐然曰我欲為堯舜

我欲爲三代也哉此狂之所以爲狂也此狂者之所以有可覩而未易及也斐然成章安得不起吾夫子在陳之思彼確然有守如狷者之爲固不可謂無足觀者但其所見不及所守故志意之所期規模氣象之所及視狂者猶當在亞等中行之士既不可得則擔當負荷極天下之重任舍狂者吾誰與歸譬諸步驟絕塵之馬雖時有泛逸不受羈束之病苟得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端其銜綏吾知其追風逐電一息萬里有非拘拘然專於循途守轍者之所可及矣嗚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吾不復夢見周公

矣裕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使曾無狂士其將何以慰吾夫子之苦心乎雖然參也魯而吾道一以貫之惟質魯者得之如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顧不聞焉噫此又可見克己之難變化氣質之不易而誠實之士所以又爲可貴也謹論

食志食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吾道亦不可一日無主張吾道之大夫人而主張吾道或不得已而至於自言其功以爲在人所當食此固足以見世道之不幸而聖賢之所以振作吾道且以爲世道計庶幾萬一於挽而回之者其微意亦自見於言外矣嘗讀孟子書至於食志食功之辯未嘗不傷戰國之爲戰國而微覩孟子之所以拳拳於戰國爲何如也何則君子之爲道其志不在於求食與夫人之食人不在於志而在於功而彭更之爲遁辭有不足以當孟子之辯者此固曉然易見不待論矣然君子之爲道至於以功自言且以爲人之所食者惟在於此此豈君子之得已哉若果得已則亦已矣豈得已不已而固欲顯之於人哉文王既沒文在孔子天下萬世藉之以曉長夜而見

天日孔子在當時蓋亦未嘗自言其功學孔子得其宗如顏子者且以無伐善無施勞爲其志之所在孟子最得孔顏家法也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此其自任之重誰敢有異議無功而食彭更之見之陋也付之一哂吾何慊乎哉食志食功顧曉曉然必欲屈其喙而後已論者於此恐未可以有些英氣而遽謂孟子不及孔顏者或在此也大抵學者全欲識時孟子之時何時也孔子生於春秋固爲所遭之不幸然周轍之東未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考左氏所載當時列國名卿如劉康公子產輩議論亦

時知有吾道中之正味豈至蕩然盡棄名教而以主張吾道者爲無功之人哉彭更遊孟子之門而以主張吾道之人爲無功可見當時習俗之移人而戰國之真爲戰國而天下之不可一日無者不足入人之耳而人之聵聵也亦甚矣聖賢欲喚而醒之其聲亦安得而不烈哉故始之以梓匠輪輿之說以見君子之爲有功終之以毀瓦畫墁之說以見人之所食者不在志而在功彭更至是始無所容其辯而知士者之果不可謂無功而傳食於諸侯果不足以爲泰矣然孟子茲辯豈專爲一彭更哉發孤唱於羣咻之中

鏗正韻於方微之際蓋欲使天下之有人心而未亡者或聞之而有所悟而知所謂功蓋當時業垂後裔者的有所在而平日所侈艷以爲賢者自當服上刑所畏慕以爲大丈夫者不過一妾婦當路於齊而疑其不可復許者誠爲五尺童子所羞稱也天下之迷庶從此而可開天下之習庶從此而可變天下之所其指以爲迂而不切於日用者庶從此而知所適焉然則吾亦何嫌於以功自居而不爲世道一費辭哉世道終於戰國天也吾不得已發之於言既不足以曉當時又不得已筆之於書庶足以曉後世聖賢之爲聖賢其用心固如此也嗚呼萬世之下讀書至此者亦知聖賢之有大造於我乎程子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然則有功於吾道固難其人而知有功於吾道者之爲有功其人亦豈易得哉愚於是乎有感

心如穀種

一善足以該天下之理曰仁一物足以統天下之善曰心蓋心活物也仁生理也心之與仁合而爲一可也分而爲二亦可也或謂心外無仁仁外無心二之則不是然嘗觀夫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

亦有不仁之時矣而謂不仁非心可乎而謂此心卽仁可乎大抵人之生也無極太極吾其性二氣五行吾其體心亦生於氣也但氣之精爽者耳精爽則虛虛則靈既虛且靈故衆理具焉衆理在心爲性而性則有仁義禮智信而專言之則仁也夫仁無知覺而心則有知覺仁無出入而心則有出入仁無善惡而心則有善惡蓋仁卽理也心則合理與氣也程子曰心如穀種正以見心統乎仁仁乃心之全德而心與仁亦自有辨未可遽謂心卽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豈不知心之所以爲心與仁之所以爲仁者乎特患

人不知仁之切於已耳其實仁亦非心外物也舍心求仁可乎使無孟子之言則人將求仁於遠或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使無程子之言則人不知曰心曰仁之本旨或至於以人心爲道心矣聖賢之言各有攸當得其意則自見其並行不悖也

聖人所由惟一理

太極有對乎無極而太極則太極無對矣以其至一而無對故名之曰太極是太極也者無對之尊稱而聖人也者有形之太極夫太極無極也無極則離聲臭之微亦俱泯於無矣於形乎何有聖人則有形有

色而全體乎太極者也故謂聖人爲有形之太極也何以言之天下無無對之物蓋皆陰陽五行爲之也陰陽有交易有變易交易則其對待之體而顯然有對者也變易則其流行之用一動一靜一闔一闢而互爲其根亦未嘗不以兩而相對也若五行則五其數而不對矣然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則寄寓乎四者之閒故時有春夏秋冬位有東西南北要皆一陰一陽彼此互換誰謂五行之數而非陰陽之對乎故以言乎天地之造化則陰陽盡之矣以言乎民生之氣質則剛柔盡之矣剛有剛善剛惡之分柔亦有柔善柔惡之異然要之嚴毅幹固與強梁猛隘雖不同而皆謂之剛慈祥巽順與邪佞無斷雖不同而皆謂之柔語剛則與柔對而剛不得以兼乎柔語柔則與剛對而柔不得以兼乎剛剛柔之各一其質猶陰陽之各一其氣此爲彼對彼爲此敵兩峙不能以相統故易書之作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一剛一柔錯雜閒出有反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蓋亦紛紛然其不一矣然不一之中有至一焉至一者

默寓於不一之內而不一者斯一矣伏羲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文王周公繫辭焉以盡其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剛柔萬殊極天下之至賾效天下之至動莫不居然備見然非孔子易有太極之說又孰知不一之中有至一乎至一者理也物皆有二惟理則無二故謂理爲一以其至一不二而物莫與對故又謂之太極也太極一物也而有兩體焉聖人全體太極兼剛柔二者之善而以時焉出之而得其剛柔之中也不專於剛而亦不專於柔也合剛柔而一之非專於剛而與柔對亦非專於柔而與剛對也故

曰聖人所由惟一理也或曰天下如此其大也萬事萬物如此其多也聖人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有恩威之並行焉有仁義之兼濟焉有武以勘禍亂而又有文以綏太平焉有大體與天地同節而又有大樂與天地同和焉時剛時柔變化錯出而萬理兼備而謂其所由惟一理可乎曰理非有萬也以事物有萬而此理無乎不在故既曰一理而又曰萬理其實則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或曰理尊於氣而為氣之主理惟一而不二則氣當聽命於理而何以氣化之運有雜擾人物之稟有參

差然則理亦或有時而不一乎曰理非有物也當然而已矣氣有參差雜擾而所謂當然者則皆萬古而不易也故造化有時或舛而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而終則必復其常人非下愚不移而有克治之功則可以復其初至於復初則其所由者亦莫非所當然而不能以不一矣至於一則亦聖人矣故周子本易有太極之說而作為太極圖始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而終之曰君子修之吉正以見夫聖人至一之地吾人皆可勉焉以求至於一也嗚呼理以一而得太極之尊稱人以一而得聖人之美名吾人何為而不思所以一之乎一則聖矣聖則一太極矣而至靜無欲則其所謂一也無欲者誠也荀子謂養心莫善於誠而先儒譏其不識誠亦以其語一之易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由寡入無可謂一之方也已

問教亦多術矣日者奉諮作人所示為學之方請自小學近思錄入其意何居

道無遠近學無大小近思錄之近非淺近也言其切近身心以致思也小學之小非卑小也言其幼小學習以立本也曰近而遠無不包曰小而大無不盡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思而近焉學而小焉而至遠且大者存焉孔子刪述六經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傳近思錄雖約而六經奧旨有不該乎大學孔氏遺書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法畢備小學書雖簡而大學精義猶有遺乎於此二書有得則道盡在是矣此知道者之教人所以必自此始也試以小學言之敬身明倫豈非大學之道而大學所不言者洒掃應對耳悟洒掃應對之所以然而精義入神焉小學果小乎易為五經之源而近思錄之太極一圖蓋深於易也近思錄果近乎然則倡

道學於俗學波流之際舍二書其奚以哉雖然人但
知記誦詞章之可以取功名富貴之爲俗學而不知
淸虛禪學之專攻朱門訓詁者之尤有害於學也韓
柳歐蘇之文雖非見道之作而文人至今宗之李杜
黃陳之詩亦是删後之作而詩人至今宗之是數子
者其平生自負光焰氣脉尚欲與江漢同流而况晦
翁之書有功於萬世後學可肆非詆乎蚍蜉之撼大
樹直足以供有識者之一笑耳訶佛駡祖實有人心
者之所不忍爲也鵝湖有會東萊雅意其如人之各
有肺腸何而謂眞儒不是鄭康成豈陳白沙於朱晦

翁亦未了了乎由此言之學而俗固不可學而禪尤
不可學而道則於小學近思錄當何如哉抑愚生又
有一得之見焉近思錄亦足以兼夫小學而小學於
近思之理未嘗少欠讀者得之一書足矣但須善讀
之耳若字字句句俱欲於身心受用則數語足矣默
而契之會而通之一句足矣或一字足矣包羲奇偶
二畫全無一字而列聖相傳不外于是精一執中道
至於堯舜亦太洩矣奚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說
而後爲漏洩天機哉嗚呼言至於此又恐其入於禪
矣忘言未能多言不可願示趨向之方幸甚

問孔子對葉公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
者固萬世不易之確論矣然或不幸而處人
倫之大變容或有不當隱者如父子俱王臣
父欲弑君則當聽父弑君而共爲逆乎抑將
發父之惡而使君得以誅父乎如子爲敵所
得不得已而不利於我也則將明目張膽而
必殺之乎抑將含忍以負國乎因昨者之講
此章而懷此疑故以决之諸生耳

有天理外之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人情在天理內
則順人情正所以順天理也不可避偏黨之譏人情

在天理外則拂人情亦所以順天理也不可逃矯激
之議學者苟知乎此則知父子相隱有時而直在其
中有時而不得爲直夫直可爲也不直不可爲也不
直旣不可爲則父子有時而不相隱乎然父之處子
也甚易子之處父也甚難如父欲弑君也隱之固不
可發之亦不可蓋旣曰君則不可使之見弑旣曰父
則不可使之見誅反覆曉諭苦諫以求其必從苦諫
不從殺身以冀其自悟如此則臣子之道旣皆盡其
在我而君父之事亦當委之於天矣如子爲敵所得
旣不死以盡巳之忠反爲敵而不利於我我爲王臣

何暇顧其于乎子不忠孝吾當割其恩矣大抵左坑右谷中閒猶有可行之處最重較輕天下亦無難處之事如湯武周公石碏之數聖賢皆能善處其所難處者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當在天下國家則天下國家重身可愛也則此身重於泰山身可捨也則此身輕於鴻毛隨地宛轉因時變通要之不逆乎天理而已此之謂善用權此之謂善處變苟或常情得以拘牽常理得以制縛不能深入於至神之中而超出於故轍之外欲以讀天下書處天下事而免不直之責難矣哉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宮保淨峯張　岳選稿
中憲槐江丁自申原刊

正學篇

正學者徵諸古而證諸今者也聖賢之道正道也其學正學道弗岐也學而岐焉失其正也予之有感於今也故將以古道而正其學以古學而求其道欲其歸諸正而已矣太始者道之始也道必有始焉故遡之大中者道也一陰一陽者道之中正之則也大化者言乎其變化也道之運而散殊焉命也是故道而散於命始有偏勝焉而不得其常者矣此偏正之由判也命行而偏正分通塞感渙乎其不齊矣人物之定也故曰大定正則者性也言乎其人也是故中正貫而成性立矣心者通之會也通諸天地而承乎道命者也故無所不通曰大通寂而感焉心之用感之至也然而有内外焉道之全體也中正之寄也是故君子内其心而統會焉外其心而散殊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合外内之道也願其正者聖賢也反之者衆人也學也者所以覺其反而要諸正也學之事知行

而已矣仁者心也知行之本體也學而至於仁焉則元之道貫矣求仁者莫要於敬敬者心之警焉則一一則不汨不汨則不息不息則生生之機著矣所謂仁也禮者敍也履而節所以防其戕也此互養之目也養而培之則充達矣是故講學致知其諸澆培之道乎夫性之著也不探不戾沛乎其順也孰能禦之故曰達順爽惠之行中正之偏也正學之未融也然而各極其盛焉可謂旁通也已矣流派者識偏而器滯其爲儒之脉則均也然而小焉淳懿之行君子取焉然而有局焉心之未拓

也是故拓而盡之則備矣異於中正之道而反賊焉者也賊道者莫過於二氏故於佛老詳焉懼也

太始

古今之運元而已矣一元之運陰陽而已矣夫天者其陰陽之宰乎地者其質也人物者其化也是故陰陽闔闢動靜相因而變化無窮焉

兩儀者陰陽也非天地也夫天包乎地凡地之上下者皆天也故天者一也無對之名也是故陰陽以天言剛柔以地者

一而虛者天也故萬物資始焉二而實者地也故萬物資生焉是故天地設位而陰陽之散殊分矣

夫人者天地之中也陰陽之精也萬物之靈也百神之會也是故天地分而三才立其人之謂乎

凡無形者皆虛也凡有形者皆實也虛者神也實者器也是故地與人皆器也而天之神至矣

天地有始乎曰元極冥冥孰爲始乎天地有終乎曰冥冥會通不息無窮曷爲終乎無終無始孰能測乎謂有物混成生天地先者此老氏之幻也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太初之始者此術家之妄也

是故有陰陽而後有五行而後有萬物五行者質之

始也萬物形之始也三皇者人之始也然則以三者之始而知天地之始乎曰非也謂人物之始則可謂元極之始則不可夫無始之始太始也無終之終太終也

大中

盈天地閒陰陽而已矣陰陽者天地中正之道也是故無陰陽則非天地矣無相互則非陰陽矣

故一陰一陽者道之體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物之用也吾見陰陽之偏勝者矣未有獨陰而獨陽者也

是故陰陽之和和則中中則道陰陽之勝勝則衞衞則器故萬物以器形陰陽以道立

剝盡而陽生焉非無陽也陽在內也夬盡而陰生焉非無陰也陰在內也故陰陽互宅道之體也陰陽互主道之大用也

天地之至中者其至虛乎至虛者其至神乎夫道者中而虛者也是故謂之神

夫神也者宰萬物而莫之名者也聖人因而名之曰道故道立而陰陽合神靈彰矣

有者無之著也實者虛之寄也動者靜之感也闢者

闔之機也是故貫有無齊虛實一動靜妙闔闢之謂道

渾淪而脈絡分焉雜賾而靜正行焉此天地之道所以爲大也

以兩而相成者道之故也兩不化而一之用息矣故陰陽運而天道立焉剛柔合而地道立焉仁義形而人道立焉

天地之道中正者其常也乖戾者其變也眞勝者也飈風驟雨不崇朝焉日月蝕食旋而復焉中正之道勝也陰陽無截然相一之理有則天地毀而造化息矣是故中正之道其諸元樞之運乎

大化

一陰一陽曰道道之不已曰命道者其統會乎命者其散殊乎是故言天下之至眞而至正者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至賾者命也升降靡常剛柔雜揉變化見而吉凶分道始渙而離之矣運之流也有從逆焉機之通也有遲速焉命在其中矣

道始於一成於二著於五散於萬夫萬而不齊者命之運也道之變化而不測也

命之不齊也其生於陰陽之偏勝乎道於是乎不得

其常者矣夫一不能不散於萬萬不能不歸諸一者道也正不能不渙於變變不能不止諸正者命也故天地之大義曰道極變化之萬殊曰命易曰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不可惡者亦道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亦道也指其變而不窮流而不測故曰命焉是故道命一也

立乎中正之域而不過者聖人也故變化隨之惟聖人能宰其命者其斯之謂乎

聖人之所以能宰夫命者常也常者貞勝者也

泰和在唐虞成周闕其貞勝者

大定

萬物之生皆滋陰含陰以爲萌始然而有通塞焉何也曰命之變化爲之也又渙而不齊者化也禪而不窮者形也萬物以化渙以形禪而陰陽之用廣矣人物者通塞之大分也男女者陰陽之大分也然而通而塞塞而通陰而陽陽而陰者道未嘗不在齊變化而貞夫一者也

夫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生聖人者剛健中正而純粹精焉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人與物一也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也得其正而常者人也得其異而變者物也故中正之道存乎人者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可不思乎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道之大定乎

萬物之生有變者焉有不變者焉變者器也不變者道也故草木鳥獸之性相生相禪而不易者道之大定也而形之變者蓋有之矣其化之所趨乎

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成性然而或變焉何也動於感紛於識二者之蔽滋也於是有不得其常者矣赤子之生也無感無識夫無感無識故不變焉存性者亦若是而已爾

人爲陰陽之靈而反草木鳥獸之不若者豈不哀哉求免乎此者在定其性而已矣

性之定也復中正之則也絕識感之累也是故由赤子之心而推之直養之而勿害焉此之謂大定

正則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成性者人之道也陰陽毀則天地之道息矣成性毀則人之道息矣

人之道也成於二派於五夫二者精之合五者脉之分也是故言其合也故其化同焉言其分也故其賾

殊焉

夫五者陰陽之達道之變化也五者分而凝合異變合異而昏明强弱渙焉昏明强弱渙而知愚凡聖於是乎生矣

是故男之性健女之性順此性之化於天者也川居多朴水居多慧南方之柔北方之强此性之化於地者也木之性仁金之性義火之性禮水之性智土之性慤此性之化於五行者也是故道之變化於是乎不測而命之離合於是乎不齊矣

夫成性者人之生道也中正之範也然而有殊焉者

何也道之偏勝焉不得其常者也

若此者人之生道不亦息乎中正之則不亦謬乎夫無非絶無也中正之範微也有非顯有也合一之多勝也

夫中正之範不行則成性泯成性泯則人類滅矣是故中正者生人之道不可一日而無焉者也

元精搆太和翕感道命而生者聖人也是故天不得而變地不得而圍五行不得而勝故中正凝而成性著矣

生道貫於人身無一息之閒焉猶天之運也然而有

散殊統會之義焉具於心者其統會也發於四肢百骸者其散殊也是故能知統會散殊之義其深於性矣乎

孟氏性善之論中正之謂也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質其近是乎謂人性善惡混者不知性者也以天地氣質而分之者不深於性者也

大通

人心會天地之虛者也是故天以虛而成運地以虛而成質人以虛而成生天非虛則其運滯地非虛則其質廢人非虛則其生蹶故辰極者天之虛也江河淵洞之竅地之虛也人心人之虛也

性具於心其虛之體乎是故無而有寂而感其藏也不測其用也不竭虛乎神矣

故廣大配天地明照配日月變通配四時不測配鬼神至哉心乎其立人之極矣乎

至神而疾若其惟人心乎故千日之事萬里之途思之即至是故鬼神不得而窺也風雲不得而踰也

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者心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無不合者心也此心之同者性之同也性者

人之生道其弗同矣乎

自其成於性者言之則曰道心天之性也自其感於人者言之則曰人心性之欲也夫心非有二也主寂感而言者也

人心之神也其惟虛乎累於欲則滯滯則物而已是故聖人心直以通衆人之心曲以泥

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詩書之言天者必歸諸人爲人衆勝天其心之謂乎

以知覺爲心以理爲性者宋儒之論也其失也分以心爲妄以性爲眞者佛氏之説也其失也謬

仁人心也孟氏獨造之境也心如穀種仁爲生性程子明睿之照也是故其識定其言確其後世言心性者之所取衷乎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至感

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者人心之機也夫貫動靜妙寂感者人心也動靜相循寂感相生變易而不居周流而不滯非人心之神其孰能與於此

人心無時不感而曰靜焉何也曰靜而涵照非感乎寐而或夢非感乎心天極也隆冬沍寒疑於靜矣而

天之運無停焉鄉晦入息疑於靜矣而心之照不息焉謂心有靜焉是窒天地之化也

意者心之感也其動之萌乎是故意萌而端倪見而天人幾矣是故君子必誠其意

曰情曰意者何謂也曰自性之感言曰情自心之感言曰意其指異其歸一也是故惟性之眞惟情鑿之惟心之虛惟意汨之故去其鑿澄其汨斯心性之體復矣

曰志焉何謂也曰心之宰也是故攝百體憂悔吝莫大乎志

曰思焉何謂也曰心之職司也思則得其職焉不思則失其職焉故思者心之職也然而有邪妄焉不可不慎也

曰才焉何謂也曰性之散殊者也充於四肢貫於百骸流行之竅通焉然而莫不會於心也故性卽氣氣卽性能知統會散殊之義者可以語此矣

知覺者其性之靈乎是故至誠如神聰明睿知皆從此出者也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者虛爲之也故性虛則靈窒則汨大心

者神之合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機而不治則離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眞會

中者虛體也天地惟大中故能生萬物人心惟大中故能應萬變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其中之蘊乎故曰大中無動無靜萬感畢應無始無終一眞冲融是之謂中虛

中虛者道之體也中實者道之質也以萬感言曰中虛以萬理言曰中實是故成性者而中虛之體立成德具而中實之用彰矣

是故聖人之盛德大業與天地同流者其心之謂乎基乎四端揭乎五典兼乎百行散乎萬善惟盡心能之

故心者道命之寄天人之相禪者也

忠信者心之質也其質不離其道乃基今夫赤子之心忠信之質也未有萌而不條者矣未有條而不榦者矣故善植者能勿戕之而已爾

心之小也愼之則也精純之至也所謂內心者也心之大也拓之盛也體之復也所謂外心者也

心小而病者其諸有局之心礙也非內也

言有之爲用無之爲利而終於無用利者老氏虛實之外也言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者釋氏動靜之戾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莊子之於道也其猶未謬乎潛心于淵美厥靈根太元之學造也而未入也

眞賾

道也者一天人之理也仁也者齊物我之體也心也者統內外之機也是故天地合一存乎道物我合一存乎仁內外合一存乎心人之不知天人之一者以其理礙之也人之不知物我之一者以其私累之也人之不知內外之一者以其聞見蔽之也

是故知吾心之大而后知吾仁之大知吾仁之大而后知吾道之大故君子之學求見乎其大而已爾

夫天地萬物者心之體也道之蘊也萬感萬變渙而不窮者焉心之用道之變化而不測者也

夫人心者半於內焉半於外焉內者統會之體也外者流行之用也是故合內外之道也

夫專於內而畧於外者局其心者也事於外而遺夫內者渙其心者也二者皆偏也其流蔽一也

陸子靜之學自謂得其大而不知局於小焉專內遺

外之失也是故知求其心矣未知其性其蔽也錮矣

夫不知性之大而求其心焉謂之知心可乎以講學致知爲外馳是不知心之無內外也其曰先立乎其大者亦一隅之守爾烏能得大

夫不遺於內外者謂其先內而後外先本而後末也其防不廢其序不紊而已矣

大舜之好問好察文王之望道未見孔子之好古敏求所以求盡此心之全體者也故內外備謂之聖人

王仲淹能識吾心之大用矣乎是故其志廣而越

諸葛孔明得其大矣然而畧也學充其才焉斯善矣

眞順

聖賢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而衆人則汨之聖人能全其耳目之用而衆人則賊之聖人能全其四肢之用而衆人則害之

是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故與天地合其德聖賢能全其耳目之用故與日月合其明聖賢能全其四肢之用故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賢非能異乎人者也能順乎天者也

夫天生之聖賢順之天與之聖賢受之故恭承乎天者其惟聖賢乎

違乎親者不肖之子也違乎天者不肖之人也故曰惠廸吉從逆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聖賢爲然

今夫山木條而幹焉性也從或戕之則失其性矣故夭折者木之妖也非木之性也

吾觀於魯論而知孔子之所養矣吾觀於七篇而知孟子之所養矣聖賢吾類也何以異於人哉

伊尹聖人也三篇之訓一德之咸性命之秘啓矣

茂叔之精會濳契獨得道命之晦著於千載之曠可謂豪傑之士大賢之上者也

程伯子之明睿沖沛叔子之敦篤嚴密希聖者也

張子厚之苦心力行敦禮明訓近於叔子矣然猶有礙焉正而未中也

羅仲素之明沛李愿中之温潤抑可謂之次矣

愿中之於養也其深矣乎是故吾於氣象見之矣

篤信二程之道者朱元晦也其終也得於伊川

周子之精叔子之正伯子兼之而大焉得聖人中正之脉者三子也元晦之學亦可謂大而正者矣

張敬夫質之頴悟學之純粹吾有取焉惜乎未見其正也

眞反

齊民之所以爲齊民者其在於習乎習也者有生之厚蔽也其猶氷之於水乎積而沍之故愈固愚者沍而愈固者也

耳之於淫聲也目之於邪色也口之於美味也四肢之於宮室也觸於外而動其心焉動則逐逐則忘忘而不返是故其蔽厚矣

戕其生而不知悟亡其身而不知返者天下紛紛如蚊蚋叢攖而不解焉亦終於胥溺而已矣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或淪其身於禽獸而不知恥者

生人之道絕矣

是故聖人深憫之爲之立教焉啓之講學所以開其蔽也示之遠邪所以防其賊也

夫教之開乎習猶氷之解於鑿也孔子曰有教無類其斯之謂乎

今夫人之久困於豐蔀者得一隙光然則喜而從之世之溺於物欲頹習也久矣蓋有語之而不變者其無人心亦甚也矣

小人之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知之未厚蔽也其猶習之未深乎

今之爲小人者見君子則從而嗤笑之非毀之飾其辭强其辯而終不可化者蓋有之矣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其謂是夫

然則習之頹也其終不可變乎聖王興教化浹移風易俗習類不生是則可變也

眞乘

天人之相接也非學不承道器之相體也非學不貫有無之相脫也非學不著內外之相合也非學不符

是故學也者天人之乘也道器之機也有無之範也內外之橐也

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人之名大矣人之道至矣故不知學者不知人者也不知人者不知天者也

是故學而至於知天學斯大矣大者中正之謂也性道命之相承其中正之貫乎

知行並進其學之兩輪乎偏之則頗闕之則頹合之則窒

世有畧於知而專於行者矣然而晦昧於偏執僻泥於不達是故吾以知其頗也世有寘於知行任意恣情者矣然而踰軼敗度觸機而陷阱焉是故吾以知其頹也世有謂知卽行行卽知而合之者矣然而推

之不應動而愈滯是故吾以知其窒也

德性之知廼眞知也屋漏之行廼眞行也由德性之知而達於無所不知由屋漏之行而達於無所不行業斯廣矣

今之所謂知者亦探索記誦而已矣夫鸚鵡之能言也以其聲之應於人也人言之則不應是故以記誦而爲知則其所不知者亦多矣其諸鸚鵡之類也夫

古之人行道也其猶飲食矣乎飲之而足食之而飽初無預於人也然而充養之至人莫不見之焉今之學者則異是矣

知知崇禮卑之意其知所以學乎今之學者蔽於見聞膠於習類而不能自拔於頹俗之上者非知崇之謂也好爲奇僻險怪之事尚乎孤潔峻絕之行以求述焉非禮卑之謂也是故慕古之道反古之學欲其德崇而業廣也難矣

元貫

元者天之生意也春者物之生意也仁者人之生意也是故生意之在於物充則達偏則萎絕則枯人之於仁亦猶是也

心者種也仁者萌蘖之生必有溉焉必有養焉虛而

直所以溉也防而遏所以養也如田之蕪而不治也則物欲滑矣

物欲之行也其因於識感乎是故感於外而滯於內滯而不化正斯奪矣其猶木之寄生者乎

古人之學求諸仁而已矣求諸仁者求諸生意而已矣倦而息汨而忘此生意之困也求而遑失而戚此生意之耗也客慮客感憧憧而往來此生意之遏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養其仁矣

然則吾仁之生意其可得見乎是故精明內融志氣充沛春容而不局者其萌也暢于四肢溢于面目浩乎與物爲適廣大而不可測者其達也是故得其門造其境其景象可識矣

顏淵木之幹而翳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克己焉欲其修之也仲弓木之條而萌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敬恕焉欲其培之也是故修其翳則幹者暢矣培其萌則條者長矣

仲尼顏淵之樂其生意之自如者可以觀吾之仁也矣

曾點浴沂之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一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求無撥其本而已矣

人與物之生意一也人汨而不知耳茂叔窗草之契伯淳雞雛之觀其元化之流通者乎

是故識吾仁之樂者雖與之天下而不能易焉以天下而不能易君子之樂孰大於是此之謂樂天知命

致一

心有主謂之敬是故有主則警警則昏惰不得而乘之矣有主則虛虛則思慮不得而汨之矣有主則定定則外物不得而誘之矣

是故心空於內則忘逐於外則荒故空而忘焉無主者也逐而荒焉曠主者也夫敬者主之道也

以敬爲心之主宰者是二其心者也以整齊嚴肅而一其心者是制其心者也夫敬者心之警惕而志之精明者也夫何二之有

古之人言不愧屋漏言操則存者有之矣言戒謹恐懼言愼獨者有之矣未嘗分心敬而二之也

敬者其不息之謂乎敬而無失則誠矣程伯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敬也非深於養者其孰能形容之

心之警則常惺惺矣心之虛則不容一物矣善哉謝尹二子之言敬也

敬以直內言敬而內自直也程伯子曰以敬直內則內便不直是二之也知此而后知心敬之說矣

夫善求仁者求其心而已矣求其心者求其有主而已矣是故心得其主而聖賢之學盡之矣

互養

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坦宿次舍天之維也山岳江河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範圍人道而不過者其惟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原於道而爲道之寄也出於性而爲性之護也

無禮之國其國必亡無禮之家其家必殃無禮之身其身必戕無禮之心其心必狂

夫禮者其猶草木之枝葉乎生於幹而能庇其幹者也夫君子之爲禮也能庇其身而已矣

夫禮者履也履之而自著焉者也

中正者禮之質也威儀者禮之文也備其質炫其文謂之君子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必謹其微焉故起居之必度也言語之必倫也衣冠之必飭也容貌之必恭也几案之必整也室奧之必潔也故入其門而知其禮者君子也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之謂也

禮之範於心也其猶金之範於爐也鉛鐵盡則爲良金矣邪穢盡則爲良心矣是故閑邪存誠莫大乎禮

進人之道莫如禮是故洙泗之教先焉

春秋之世其習於禮也衆矣先王之教其猶未泯乎是故古之於禮也猶人之於飲食也故得則行失則止朝失之野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夫失之妻得之吾見匹夫匹婦而能謹於禮者矣未有君子而不達夫禮者也

自禮學墮天下無維心之見矣自禮教衰天下無維國之道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其以此矣

以禮爲亂首者老氏也古之荒人也以禮爲僞者荀卿也古之箋夫也侮聖賢滅禮義莊周也古之亂民也絶人道毀身體釋迦也古之貊狄也

充類

心有蔽焉不可撤也心有向焉不可豁也撤而豁之其在於學乎

夫學也者所以培其心也今夫物之植於地也非糞溉之勤雨露之滋則不能達而盛焉心之植於人也非師友之澤問學之道則不能造而大焉是故講學以盡其心者其諸澆培之道乎

觸於外而動於內使天下之物皆爲吾養心之助者其惟聖賢乎又是故能攝心者經傳子史皆學也人情事變皆學也遠近幽深皆學也水石土木皆學也匹夫匹婦皆學也學而能立其心者則在外皆澆培之道也學而不能立其心焉其不逐物而馳者鮮矣

人心之對於景物猶其對於師友可也使無適而非取善之地其進也孰禦焉

觀書有三益焉昏者可喚而醒也明者可續而朗也得者可充類而盡也

今人之學博者適所以飾回而滋僞厚蔽而生智何也不能立心之過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立心也

孔孟之所謂博約者其諸心之謂乎是故會天下之理於吾心君子之學備矣

誦詩讀書而樂其道若伊尹克一之學也求之經義以栽培之者伯淳體仁之能功也知此道於講學其庶幾乎

后世有徒以講學而資談說者矣有徒以讀書而務博洽者矣心之論出焉制其心於枯槁之歸而冥然無覺者迂儒矯激之過也又是故自迂儒起而人必體用之全君子內外之學於是乎廢矣

異端

端正也異於正者曰異端

殘道德仁義而裂之者老氏也滅道德仁義而空之者佛氏也

佛之初其猶祖於老氏乎四十二篇之訓可識矣以禪爲教者自達磨始也達磨胡也竊吾之心性置之大亂之道也

老氏之爲道也宗於無然吾道之有而無不可得而棄也佛氏之爲道也宗於寂然吾道之寂而感不可得而遏也

是故老氏以無爲鼓天下而天下終治於有爲佛氏以出世誘天下而世終不能出夫然後二氏之說塞矣有耳目人心者猶不悟而墮焉亦可悲矣

絶其邪念而充其正念者吾儒之教也惡邪念之累并正念而除之者佛氏之謬也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造化感應之機寓焉若除而滅之逆天地之化滋甚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是分心性而二之也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是岐寂感而二之也强與吾儒同者惑矣

處諠無惡涉事無惱此是眞定疑於定性之說矣而

以無事爲眞宅有爲爲應迹則未知吾性合內外動靜之機也謂之見性可乎

赤子之心直下者也然天下不皆赤子也曲而防之可也若絶其物空其心而謂之直焉是反鑑而索照也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事於空而能直焉此聖賢之道也其異於達磨遠矣

唐宋之士皆剛明之才也然而胥溺之者吾心性之學晦也

確然守正不惑於佛者其惟唐之李翺乎復性之篇幾於聞道矣以禪說目之非知道者也

楊簡之狂恣以頓悟而入者靜之學也扇訟入喩幾於拈槌豎拂之術矣是故簡則禪而莊者也其子靜之流派乎

今之學者其求夫頓悟也亦資爲講說而已矣夫道之在於人也猶衣服飲食之切於身也在體而行之爾又奚用悟

夫所謂悟者爲世之昏汨於利欲習類之固而言也故復而得其本心之謂悟

吾憂夫天下之不皆悟於學也若夫道則正而常者也爲有物而秘焉可希見之則君子弗悟矣

紫峯陳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紫峯集十三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陳琛撰琛有易經淺說已著錄是集詩五卷文七卷正學編一卷末以年譜附焉初刻於嘉靖中此其裔孫所重刻也明史儒林傳附琛蔡清傳末稱琛杜門獨學清見其文異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以見清云云今觀其詩皆濂洛風雅一派其文亦類語錄講義蓋其淵源如是云

西玄詩集一卷

〔明〕馬汝驥撰

原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元集八卷》提要

西玄詩集敘

雍之文肇乎伏羲闡于文武周公易源也詩書禮樂流也逮秦焚坑文幾熄矣迨宋所有張孚函銘文斯續焉三百篇多出於岐豐漢蘇李變為五言唐李杜加以七言雖非風雅頌也畢矣夫賦比興之階也漢詩自蘇李唐詩自李杜觸物興懷出騷人雅不媿於三百篇雍之文不有餘響乎

明興雍當西徼先進尚質弘治間李按察夢陽謂詩必宗杜甫蕭殿撰海謂文必祖馬遷而下學士亦未多從之士類靡然而向同對以因得爾並之君子參皆則有若王太史九思張民部鳳翔蘇司寇民段翰檢炅馬太史理胥中丞楫呂宗伯柟韓中丞邦奇翁伯邦靖王憲使九峰王翰檢元正南郡守大吉劉憲使儲秀馬太史汝驥

許中丞宗魯王僉憲詔何中丞棟張比記
治衜李僉憲宗樞王宮諭用賓呂郡守纈
胡鴻臚侍趙兵部時春孫羽士一元劉與
李廉同輒雖言人人殊而其歸則太史公
所工部也因文達術豈無意於十翼九疇
二南三京五五乎若纘宗夫竊有志焉而
未能也而伯循仲木尤加意於橫渠之業
雖未敢與天下學士而夫譚文然自西方

學者觀之不謂之雍音乎故雍之學得稱
于弘治正德間也仲房自南館臺寄一帙
出西玄集視予遂上予觀之殆雍雅也一
回視務通紉通皆固雍文也風格韻致要
不出於少陵首然秦中一詖品焉豈鎬詒
君學或以纘宗之言爲然也
嘉靖十有七年夏五月午日天水胡纘宗
世久叙

西玄詩集

上郡馬汝驥撰

五言古詩四十首

籍田詩

星鳥紀初吉寅賓發朝曦肅肅闢青壇皇皇應
紫微楓宸華蓋出天閶巨旆飛震雷屆萬乘披
黄揚九旗赤甸陽氣蒸阡陌具在玆載芟治百
禮祈穀敬靈祗冒耨御一墢乗耒事三推齊衡
始上公方畝終庶黎斷木象既愜舉趾風自希
囬渠激清甽甘雨沾平圻澤澌浹溫渥山柘躋
粢輝享德黍稷備育命來牟貽秋至奏同穎年
和祝皇釐旅賓登翠蘇勞燕傾瑤卮湛露歸無
醉食苹好不違太史惭覩士輿人效飾詞

碎璀詩

碎璀何巖巖巖巖巖巖聳天宗作氣鬱聖林朝陽赫
曾光我皇條及山鏘鏘上鑾停鼓鋪設九奏筐
篚承兩楹組貫奠蘋蘩蹄敬歆神靈獻終臨廣
堂雨丈横八經濟濟奇仡一洋洋吐珠英森國
院邪斯微言四座傾台揆贊有造三氏觀化成
端拱欽帝命九流無異名鳳在德不衰麟獲道
已亨樞極正中天寰區翕闢旋璇蓋共衛合龍
旗虫飛征都人觀巨谷輝士被風行竈後振天
騰不章揚頌聲貢珍啟川嶽萬億垂大明

夢詩

予昨守澤州近天壇山不獲造觀乃今月廿
有三日夜寢夢與張山人詩抵一村舍後山
前溪有父叟巾服古朴揖入後閣盤進數棗
各食其三叟曰此山上棗也予回視樹棗實
垂垂遂辭從上山攫取數顆將歸失徑路所
適望大道漸平由道步二里許見宮觀都般
二道上作門豁日久候使往來何泥也予入
院數曾登一小亭乃在巖下尖之大池成
規數十丈浩乎淼漫澄淨鑑如道士跪曰此
濟瀆也予乃言張子及叟故道士曰叟者山
後樊隱君也此有馬可往迎張公頃之張子
至酌酒具饌曾天晚計明當登眺乃命童子

取筆紙遂醒時夜四鼓矣然昔跡與所聞絕
異又不知樊隱君何人詳神明難究意者則
仙不必成真耶明日乃賦詩貽贈張子並教
我焉

濟水發王屋大壑鬱南東百境仁卑絕異人棲
託蹤幷谷淪竟迷來企勝必逸賞心豈偶負神
理條然通今夕亦何夕逍遙歷衛埔目裕劇自
悅性適能泉從谷香出鼎林莊怪森萬峰森縣
陟契俗披竹躋路宮殊宮何宏麗樹路入十重
層巖廻白雲雙潭澄碧空霞文蕩荇藻風浪涵
蛟龍源匯無異脉流駛合沖融周覽失疑似忽
覺枕席中欻攀日月明卧翻江漢雄魂定意怳
惚陴樓警鼓鍾對時景不延撫化道焉窮山靈
眷隱豹海思超冥鴻懷哉肥遯士緤組傷予衷
樊公滅圖史張子存蒿蓬存滅殊仙幻矯掌蘿
遊同

曉發香山瞻眺

兹山鬱百仞綺麗不可名夕息眺未廣晨發賞

更靈下展風霧豁上干日月冥兩崖青合峙千
殿翠疊成松杉泉細瀉關澥溪重縈金繩闢險
徑丹丘秘仙庭花念釋子偈草感王孫情伊予
抱塵役從告獲遊行理愜組欲解志超策毋停
眷芳條遲暮歸詠惝倘坰

道中進日望西山不絕

束髮尚奇巘總轡獲幽勝西郊入巇嵲北天互
綿亘居庸霞疊丹大茂雲盤龍地險周河山野
曠側巖磴水滙奕巒齊霜排刀劍瑩遐邇靚如
一晨昏接焉罄絕胡既北極作漢方中定靈聖
或寄巢隱淪無捷徑貲心誠不虛悅豈賴非佞
牽失傷我懷化緇違爾興岐探徒御惕勞歌川
谷應逐物昧來理旋服明初證

雪遊天寧寺同二三子

役役欣暫憩冉冉憐春工玄宮雙城隈流霏媚
川風聆宇灝盤廻陟梁明結虹飛梯進窈窕莪
閣攀玲瓏㝡異訖足寡朋來延幸同梁賦簡誰
授郢曲和獨逢時短斯忽夕二儀落虛空珠懸

光欲流花散香在叢崚嶒綴不斷垣徑如有崇
懷璧裝所獻報瑞將自適坐茲心境寂廣以解
吾忡

出遊福田寺

城中來不憚野寂行能侶寶刹宴散炎赤崖日
停暑名香藹藹識仙梵微微佇西聽鬱龍盤北
瞻俄鳳翠松泉琴近鳴蘿洞鐘遙阻作禪山中
僧超然無一語

平坡山行值雨

翠微矯天掌丹磴盤雲膺萬壑送霹靂千巖入
泥塗藤攀短展滑篠夾輕裝濡細浪奔綜吐斜
風飄燕呼海童欻光怪楚女真虛無周覽竟何
似朋遊長歎吁

雨中登大圓通寺鐘樓

雲梯架半嶺雨檻開絕巔俯刹迅湍飛望京遙
靄進銅街渺君沂金剛浮青天花霧上方落幡
虹平野懸虛空響振谷縹緲光迴川妄色稽茲
雅貝津度不牽

雨不止阻往清涼寺

覽勝欽仙蹤掘衣眺王舍如何一日霖巨浪千
山下願海不逢航恒沙焉可駕花愁復樹摧竹
想新枝亞白鶴離哉翻青龍渺然化玄珠幸汝
掇歸懊當予謝

宿善應寺

登頓青蓮雲歸依金刹月晴窗合長蔓涼殿開
深樾山靜鐘不流天空香自發齋心入杳冥道
性行超越虛空照無銳玄津通有筏燈傳叨鴈

堂駕肅衛龍閟

自平坡趨香山

峻陟力云疲奇探興不盡巖連石蹲豹岸曲溪
盤蚓律律一徑絕回回萬山窘懸泉虹突流飛
閣天遙引眷彼雲中軒憩茲塵外軫靈園氣蔥
鬱邐步松蘿近

登南禪寺閣

寺古下冒嶺閣危上千雲仰高平坡直攬秀香
山分翁硎羅丹氣霞岑開錦紋躍龍奔峽見鳴

鳩踈林閒鏡石辭繡澁函經絲網紛雖無結構巧地德良可欣

再至香山

混世退不獲躭山遊獨屢靈奇天巧成壯麗人工聚磴石千盤陟峰雲九條駐青來細草拔翠合高藤互梵落炎盡捐鐘鳴日云暮暢哉物外情委化菩提樹

碧雲寺洞中聞歌

瑤宮既弘敞石洞亦幽陰旨酒始曲水清歌忽

振林輕梁塵一動虛穴風再吟空裏畫花色山中夜樹音和傳白雲寡聽入玄雲深恍惚夢天樂珊珊飄鷲岑

昭化寺泉亭集作

刹隣玉泉關亭傍金沙構風柳蕩回渚林花灑輕溜肆筵雨濕尊拊瑟雲沾袖氿月渺蓮舫流霞閒葅豆山兼仁智德水變朝昏候彼岸孰先登濯纓賦多又

行經西湖

西湖宜皇跡輦道依然行岸夾芰荷密波搖松檜明日朱合璇蓋雲綵揚卅旌旗擁闔王氣樓臺表神營周廻車馬徧夏豫歌頌成寂寂龍歸久鷗鶴徒爾鳴

入皇城門西眺

地靈夙有慕飄務恒自乖日斂西北抱天峰表裏排息心步不作恨意理無階朝值振衣夕從垂綬儕廣闕俯寶塔修陌聯丹崖抗手徒延佇深林雲霧遮

江子席上觀白雲

天畔騰白雲徘徊照君席影從玉杯臨氣向瑤臺積波靄練欲飄風輕蓋疑圻氛氲星月掩蓊蔚山川隔鱗葉既露茅雲膚初觸石高城詰朝變層閣虛無關書物非煙慚政容行雨迫龍翔乘九重鶴舞廻阡陌皓質迎帝鄉鉛華落仙宅願言奏芳歌精彩停今夕

十月九日奉制之潞城王府冊封與諸友別三首

宵登銅龍闕晨發金馬門振策就康衢篤言之
朔雲朔雲天不逢中歎倏以分寥寥都亭樹霜
葉何紛紛持杯展嬿婉言誨長殷勤鴻雁當北
來我車忽西巡合襟誰詎期別誼古所敦睇彼
岐路廣悽惻傷我神

二

抗手謝餞賓我行途不窮皇華承駟牡玉節揚
飛龍鳴騶下天邑青蓋何雍雍關吏望氣迎官
儀聯辟公云是天子使冊命藩王宮金書耀雲

日維城誓恒蕩天恩篤詠棣人爵加剪桐馳驅
豈不疲塵土難爲容慨然奉禮樂庶以慎初終

三

平生寡親知有友三四人集送大道傍言別各
悲辛握手申情慰高歌激行雲玄冬朔飈迅鳴
鳥聲不聞昔者等榮耀或已隨風塵邈彼同袍
居一如參與辰葉脫理無返義合連株根祗役
難久羈踟躕出郊闉古人有神交白頭誰若新

出塞五首贈王氏

居庸鬱嵾差蜿蜒擬飛龍回睇一何崽巍巍聳
蒼穹玄雲無冬夏日夜多北風素雪皓千里炎
溫肅青松虎豹不夕遊征夫怯熊熊北顧盡沙
漠蕭條見飛蓬汞絕天一隅乖隔山萬重丈夫
奮慷慨志在輿王功馳馬高堤上意氣凌屈虹
鮮卑安敢前長蹈匈奴中邊庭塵不揚百歲無
警戎世儒晦大義安識壯士胸

二

艤棹玉河流秣駒白登山白登何崟赫松檜鬱

參天俯瞰朔雲北瀚海揚波瀾朱旗耀白日雕
弓月初弦桓桓列虎士萬馬屯如煙金刀貫繡
絡寶劍約瑷環天王沛德澤柱史高才賢不俟
瞻金聲奇兵樽俎間左賢率群胡俯身千里還
烽火何當警羽檄停飛翻豐功照麟閣勒銘超
燕然

三

高秋下木葉白日亘陰冥玄嶽高刺天紫河激
湍清千里曠何睹蕭蕭沙漠平嚴風吹瀚海雪

度嘔夾零翩翩我君子巡職投邊城獨立天一方羈旅易感情辛苦勤王事和民戢戎兵氷霜厲斧鉞神武威不庭凉野化樂土悲愴何由生

四

少小生邊庭負氣卓不群寶劒截長霓角磨獵矢㙲既壯誦書詩思不逾衆民愧我何功德來遊金馬門過秦已進論喻蜀亦屬文悠悠翰墨間[illegible][illegible]不得申戎文玄朔邊置酒展殷勤杯深歌慷慨談辭鬱如雲顧瞻舊懸弧怒髮欲衝巾

問君去何時言樹非常勳清風振萬里盤石靖中原勵志謝知已成功廣古人著書紀碩美雄名千載聞

五

驅馬入雲中長嘶欻風飛狐狸隱巖穴荆棘自摧頹金甲耀日光冊旌抗虹霓廣騎乘秋飈各去沙漠垂我軍倏偃武戍役復庶黎長劒倚天外歸馬南山陂黑水無驚波白登自崔嵬誰云[illegible]險咸靈善潜夷

春塘詩贈陸氏

靈運感池草機雲懷渚鴻往奏響不虧來言眷顧同皖江覧一鳳漢京見二龍述職最符守飲燕班形宮天陛紫蘭挺高門白璧重荆合枝載繁棣開華並穠共裯既翕和判袂復從容邦畿豈外隔承明恒内供敦親念岐路愛結絲與桐夕聽雨散簷朝發星聚空夢寐懸河帆倡歎鳴殿楓披情授我詞慚彼羊何工

贈周子令來安一首

整駕城南門兩驂飄玉纓徘徊薦巵酒邂逅傾素情合言嗟已遲别念倉卒生豈不崇嬿婉皇華有嚴程凌晨四牡服日暮無留行其行即中逵長揖向我辭征夫不顧返河梁詠何之人生重義契然諾成不違多岐愴予懷緩轡申微詞其微詞焉足陳爲君寫瑶琴絃促調何長君子有悲心單鳥振入雲獨鶴鳴在陰伐木求既切白駒感復深洋洋志流水激烈難重吟勿云此曲苦四海誰知音其知音一何罕古誼以相

勠博論理不虧英遊氣孤特壯哉割雞用適彼
滁陽國丈夫重高勳爵位如鵷鸞王臣孰近遠
帝里無南北遵養及時康仁澤流遐域（其一）遐域
被新謠令聞千載垂武城絃歌播單父帶星治
桐鄉子弟愛中年父母思德立豈必大道行當
自卑小邑介江淮民務日罕稀勸農有餘暇山
水或燕嬉賢達著來今鄙生羈職司（其二）職司不
得弛仲夏指南遊火雲車蓋張赤日金石流揮
汗眺平野川塗阻且脩世滄嘆俱劇年徃歡不

留春芳歘忽變歲寒氣始周運移一轉轂願子
慎方舟（其三）方舟揚錦帆杳登天漢中天漢高無
極星槎不我逢邊人習奔馬觀濤增悸容袂惜
仙棹判書獲雙魚通南原挺直麻北山饒曲蓬
政成庶言旋扶翊追群龍（其四）

贈范子剌廣州一首

君行指天南山川邈無涯剖符發皇邑揚棹行
遠夷躑躅向河梁眷此交晤睽曲宴豈久娛飛
觴不可辭（其一）飛觴君莫辭南翥寡翕和人生形

骸隔婉孌奚足多敦義炎任昔敷藻耀鳴珂傾
光靡中輟星散將如何（其二）如何敘離心徃荷社
稷任尺蠖伸下土神龍沛豐蘇炎裔生涼景越
裳被華音君人德不恌遠續垂南金（其三）南金希
世玩良訊萬里懷蓬生直自扶萍流聚必乖杪
秋氣憭慄落木何摧頹愁念臨岐結悲端與時
諧（其四）諧時悲遠行驪歌異楚聲道故言已長揆
來分不輕白日邁迴電去去理無停愧我寡修
翼從子以遐征（其五）

送許氏十首

憶我褐初釋與君冠共彈玉署欣登龍冊墀慚
簉鵷歲周歘十五離合故無端合難言未伸離
亟念交攢

二

我昔趨天閶懷君在荆服君來陟卿月予夜棲
河曲天各睇屢遥日覯歡轉促慷慨復臨岐悲
風起平陸

三

縶駒在都門道故辭未終盛陽飛旌節川陸飄
炎風峻義揭青霄榮名垂紫宮三台正光耀四
岳何龍從

四

工織不樞要執法復烜赫鉞秉照金泥旟翻交
隼翺詠棨分陝東攬轡行冀北勵志嗣清塵誰
云異今昔

五

峩峩漢京西鬱鬱關門阻山蹊狐可飛天塹馬

堪拒錫圭往于蕃剖節坐開府作詩愧孔碩聊
以贈申甫

六

易水臺不存恒山堞巍如烜煌帝王宅鬱盤千
里餘氣靈結雲蓋天逼明星樞延眺發英藻何
言漢兩都

七

冬爽西岑約春隔南京遊孤懷良寂憚兕紫竟
何尤判袂況須臾持觴佇道周徘徊悵歌發定

非兒女傳

八

中悰著濟困離思情悲感寸木響時蟬城柴挺
英蓉仇寡會復稀稍巖扳詎敢百年黃勞力仁
仍有迴覽

九

結交痛冠始附驥樂青雲情將並貞篤道以膠
漆貞邈近偭離遑遲迴動征輪氛感聲不殊跡
隔願誰伸

十

零雨夜淅淅詰晨東日生僕馬遲中塗朋交集
南城迢遙指封畿繾綣辭承明投桃扣行李儻
報瑤與瓊

七言古詩十首

王屋山歌

西來萬山盤踞九天上王屋之山平若掌四面
英巒削不成千秋青黛開何爽吁嗟麗觀三晉
北東出淇濟雙龍旋晝看霧雨吐巨鰲時聽風

雷生絕巔舊傳中鑿雲中宅巖洞冥冥不易測
三十六天誰遍遊可憐福地埋荆棘瑤壇芝草
發金光石室丹書虛閉藏羽衣鶴駕杳莫即留
照仙燈日月傍君不見靈都紫微赫弘敞玉眞
司馬今奚往悵望烟蘿百尺懸幾時躡屐攀幽
賞

白登山歌

漢王昔日百戰餘山東諸侯匹馬無冒頓精兵
四十萬南踰勾注窺天都九重按劒風雷動羽

檄軍書罷傳送自云破竹不可支豈料伏機翻
自中白登之圍亦誠苦七日不食不控弩士卒
墮指雨雪寒胡奴披裘氣如虎四方馬色誇雄
威雕逐翩翩鳴鏑飛青笳四面奏謠曲閼氏獻
賂眞卑微奇謀秘計世不識神靈暫解風塵色
歸來半道曲逆封公主和親行塞北長安城闕
雲霄中熊羆爽衛蛟龍宮白龍魚服遭人侮却
向沛兒歌大風縶頸單于功未就誰使後來還
斃闕祭天金人何處歸上谷造陽終莫救君不

見白登之山今若此不見烽煙見流水

碧雲寺行

西山臺殿數不下侈麗無過碧雲寺創構土木
元自誰山川是昔主人非億當先朝正德年中
宦十輩持權勢長安奪宅盈九衢復置祠園開
此地斬削峯巒巇嶮下穿池出泉千丈清黃金
作堂玉作闕蛟龍屈曲飛簷楹三梁直訝虹霓
起萬戶迴看星月生後有香爐前寶塔石麟翁
仲雙崢嶸陰洞鑿空嵐翠裂水亭幽敞失炎熱

紫竹蒼松南土產北移幾歲森盤結玳瑁琉璃
何足奇光景照耀煙霞滅錦幡綵勝揚雲霄法
鼓齋鐘振巖穴內苑輪倕工巧在江湖花石官
頻採重泉銅鐵豈不固橫遭夷伐爲銀海雍門
流涕亦奚求石槨傷心曾可待千億寧知刼火
消須臾果見桑田改勢極還衰理莫愆邪依佛
力無推遷僧徒三五已星散歎息傳舍疑諸天
瑤窗長閉蒙綠蘚玉階不掃飄青蓮客時遊賞
伴麋鹿鬼本哲叔嗟貂蟬護物豐碑迭傾覆佳

城窈窕通虛谷縱憐五爭滌煩囂顏恨四凶迸殺戮他日素車誰竟下風揚沓使靈祗惡石經山廟玄明宮榛棘荒涼但樵牧

邵園行

君不見漢家八葉神靈主繼世承平身好武誇胡罷獵長楊宮廣苑還開上林土上林奢麗帝城東刱號新莊錦繡叢連袤雖無百里大巇嵲亦有三山崇雄模遠勢跨京闕萬戶千門通日月松閣平臨北斗迴蓮池倒映西山洨周流一

水錦帆揚瑤草瓊花夾岸長蛟龍畫舞冊青洞翡翠春巢金玉堂天子八鑾時不御匹馬奔馳歘風霧回旌駐蹕人豈知伐鼓撞鐘日云暮五營萬騎羅九旒掃除閣道雲霄遊近侍誰陪栢梁宴將軍獨拜富平侯哀歌少壯秋風起北伐南征心未已雷驅火衛出三邊虎驟龍騰歸萬里自從七寶棄人間桂楫蘭橈那復攀鼎湖只挽遺弓泣銀海難從賜劍還一朝天地成翻掌七貴上書要上賞丁傅幈幪肺腑深金張園沼

恩波廣寂寞長思萬乘臨龍文赤日轉銷沉翠亭想像圜華蓋綵仗虛無排碧岑四海爲家元不異泰山之封七十二意氣崢嶸父老嗟年光變化兒童戲登臨此地莫悲哀請看昔日黃金臺千金駿骨埜何處滿目荒丘迷草萊

寶劍篇寄贈張子

我有龍淵之劍古所罕千里贈公何意氣歐冶風胡久不存嗟哉神物今誰貴憶昨鑄此逢良工昆吾積石鳴雷風天帝太乙詫真巧蛟龍奮

立炎煙中蓮花片片秋河溢五色參差七星出玉匣虹光閉亦流錦綵珠飾纏仍容霜鋒犀象斷無難龜甲蛇文照日寒耀武王侯歎自得報讎豪俠忌相看莫言牛斗衝遙夕棄置泥沙翻愛惜有時霹靂上青天駿馬連城價虛索君不見張公七尺烈士身白面紫髯生絕倫常望滄江一騰躍共來四海揮風塵

賦得洛陽道送蔣子

憶昔洛陽名上京皇衢九軌自縱橫青春寶馬

承龍蓋白日雕軒引鳳笙不獨平臺天外度更
於飛閣霧中行陌槐花拂三公珮渠柳條牽七
貴纓七貴豪華誰不羨朝下德陽遊赤縣挾彈
晨迎司隸節鳴鐘夕赴將軍醼珠樓十二映煙
霄劒客三千擁雷電走狗爭過桃李蹊鬬雞直
上芙蓉殿復有乘羊雙玉人虛傳拾翠覯明神
文茵滿擲黃金果羅襪微生綠水塵酌醴朱絃
浮谷口採桑紫綺照天津山河藹藹千家曉城
闕煌煌萬歲春詎謂年移歎不假可憐海變須
臾考銅駝埋沒草萊中石象摧頹風雨下屋破
先傷九子烏門移重厭五湖馬古來佳氣豈沉
銷今去使君何俊雅使君分陝即褰帷遙望王
城四牡馳吳召爲邦驚絕代班張作賦侈當時
登門客喜竹三徑問俗民謠麥兩岐還向雲臺
訪遺跡不須緱嶺遲仙期

賦得潞河送盧駕部

君不見潞河水遙接長安道源發丹花曉玉田
波通碧海浮蒼昊微茫沙岸折龍斛日月低懸

屬上游濤雪渦雷轂溢滴盤縈萬古東南流朝
朝津吏喧金鼓漢使樓船去不數玉節常翩絳
闕雲紫泥時濕青門雨多君華省列神仙秋日
片帆開暮煙出郭徘徊百里地望家窈窕三吳
天天邊邂逅談恒劇扳劒傾杯志莫逆晝綵看
登駟馬橋星槎行傍蓬萊國我慚彤管遊帝庭
悵憶江湖虛杳冥河上高歌一解袂誰憐瑤草
逐飄萍

送許子赴湖南視學歌

樊川許子生西嶽二十名高垂北斗三十承恩
使者前須臾改服大夫後羨今四海珍瑤札念
昨層霄懸墨綬龍劒爭瞻紫氣新鳧鍾竊聽金
聲久詞場獨坐漫揮毫學士傍觀皆縮手歲逝
常慚雞在群春來頗喜鶯求友祇懷若水荷膠
漆每獲投瓜報瓊玖聯轡晴攀御苑花揚鞭曉
拂官河柳豈期世事多更變徒使朋僚增繾綣
諫獵相如悲瑣闈傳經叔重移脊弁已聞避馬
向燕畿復道褰帷按吳甸地隔與湖同慘悽天

開魏闕殊蔥蒨衣冠玉笏幸朝陪禮樂皇華當
晝寘漢將還驚虎豹韜胡奴亦畏風霜面袢蛟
得雨會騰空老駿飛塵元逐電坐指文星翼軫
超行搖綵節荆湘遍九疑迢遞接蒼梧七澤微
茫見白蕪莞女巧斑千竹葉秦王虛赭萬松株
洞庭波浪浮冰鏡衡嶽煙霞倒畫圖賦吊汨羅
才定有碑看峴首淚應無仙家黃鶴俄雙導處
士冊鸚待一呼鷗下平湍忘繡豸鵰盤危岸趂
檣烏狄門桃李培幽谷脩國珠璣產奧區化俗

青衿歌采藻乘時錦瑟笑吹竽遠遊不解憐毛
質長揖何須顧儔匹沙塞徘徊旅鴈鳴河橋邂
逅驪駒出未傾巵酒動林飈欲轉車旗迴野日
累月寒暄自莫知百年遐邇誰能必登樓信矣
越人吟探穴最奇遷史筆六藝源流渠濯餘十
州梁棟裁成畢休論琬琰照彝尊要籍笙鏞調
呂律唱憶山公上習池召占賈傅歸宣室

送熊郎中使浙

燕京雷雨晨初霽閶闔輕風動征袂漢使天邊

指越中泥書手受蓬萊帝帝念蒼生五刑緩十
道塵氛一時浣覆盆日月見金雞幽闥春陽回
玉琯仙郎錦節晝翻飛遙拂女牛星宿稀浙潮
弩矢天吳駭秦望樓臺霸氣非萬壑千巖盤禹
跡冥冥江海黿鼉宅擊楫常流簫鼓音褰帷暫
借文章伯楚才本自高陽後作賦聲名垂北斗
匣內龍泉早射人林間鶯語還求友憶從武皇
十二春萬言禮樂登楓宸同儕三百總豪俊君
也英妙仍絕倫十載含香近天仗慚予亦附青

雲上朝聯綵珮入仙班夕奉璚筵接高倡升堂
搖筆氣何雄學士詞卿列下風擲地還驚台嶽
秀過都却歎冀群空邂逅樽罍嗟不數倉惶離
析誰當樂覽餘鳳德更光輝歌罷驪駒真索莫
悵望星沙紫蓋懸洞庭瀟湘天漢連船開斑竹
浮晴色廟合蒼梧散暮煙東方大隱金門裏南
國探奇心未已行隨鴻鴈感令懷坐訪鱸魚昧
前理皇華此去羨遨遊長揖輶軒不可留草奏
尚書遲公等莫逢漁父詠滄洲

短歌送陳殿講冊封之楚兼訊伯誠稚

欽

石亭子此行何壯哉都門走餞沙霧開吳宮楚
臺在咫尺一棹迢遙天上迴天家宗派衰區徧
聖主分封出纓弁玉節時馳閶闔門冊書歲下
明光殿山河漢誓獨周親禮樂名邦接近臣湘
北還浮太史氏衡南不訪魏夫人武昌仙樓高
挿天黃鶴白雲俱眼前酒酣落筆動風雨賦入
遠遊哀昔賢江樹蒼茫冬日短歸來幾旬春花

滿槎過金陵莫遲留鵷墀鑾閣懷彤管十年朋
舊各翱飛君聽驪歌意不微去去如逢王與許
道予將欲解朝衣

五言律詩八十首

元日早朝

元會龍飛始仙班虎拜同車書萬國至鐘鼓九
霄中殿栢披春霧階蓂拆曉風履端天共慶奉
玉對呼嵩

送駕

戈馬萬雷鬨旌旗導羽軍九霄馳鳳輦雙闕抱
龍文齋日南郊出春霞北極分甘泉遊扈從詞
賦愧楊雲

候駕

綵仗發青畿瑤壇禮帝歸闕開雙鳳轉輦入六
龍飛曉霧爐香合春霄珮玉圍鵷班閶闔裏咫
尺佇垂衣

慶成宴二首

曉薦南郊璧晴開北闕鐘初筵集鵷鷺廣樂雜

魚龍露下金盤數雲浮玉仗重已叨周宴會何
羨漢登封

二

寶殿開仙籙瑤墀接御筵冠纓聯紫極簫鼓落
青天萬國光華旦群公歡豫年竊歌魚藻曲答
舞鳳儀前

駕幸西壇

龍墀鼓角傳鳳駕出春田芝蓋晴園日霜戈曉
拂天壇開仙陌草幄引御爐烟潛賦今誰奏遙

聞賜綺筵

曉詣太學候駕

曉鐘開紫極春誦合璧林輦道烟花複奎章日月深文龍傳石鼓絲鳳待瑤琴御幄當門戟爐烟繞檜陰

孔廟陪祀作

儒林氣鬱蔥輦鳳下瑤空玄幣天行日青蘋帝覽中樂遷六代備禮自一王同北面如神在誰悲命道窮

奉天殿陪進

武廟實錄有作是館中諸寮友三首

武皇十六載謨烈日光輝玉版聯東壁金泥薦北扉天階輿直上雲殿盖徐飛起受知歡慶龍顏望不違

二

蓬萊散五雲太史奏芳芬日射朱衣案天垂寶鑑文重華眞友弟八葉更明君筆削慚班馬空隨鵷鷺群

三

建禮金函入承明玉珮趨雲霄進虎觀日月啓龍圖絕筆銷藜火遺弓抱鼎湖先朝内供奉拜舞荅嵩呼

萬壽節奉天殿侍班作

九重開聖節五夜際昌期殿燭通廊逈爐烟繞桂遲龍光懸寶鏡鳳奏落朱絲咫尺天顏喜華封祝在兹

六月二日早朝

奉節朱明入闈鑰碧漢趨殿庭瞻舞拜閶闔待傳呼龍陛旌旗整鵷行劒珮俱鴛移天一轉紫氣滿皇都

望康陵

康陵接泰陵西極紫雲層暮倚金門栢秋禁下殿勝地處元有待大哥並無憑濺淚遂作節龍排不可升

太液池

子城西乾明門外有太液池水從玉泉流入

延竟大内舊名西海子上跨石梁自承光殿
達西安東門約廣二尋修數百步兩涯密甃
出水中下斗門鯨獸楯欄皆白石鐫鏤如玉
中流駕木貫鐵絙丹檻掣之可通舟東西峙
並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鰲其北別駕一梁自
承光達瓊島制差小南北亦峙華表南曰積
翠北曰堆雲

碧苑西連闕瑤池北映空象垂河漢表氣與斗
牛通鯨躍如翻石鰲行不斷虹蒼茫觀海日朝
會百川同

承光殿

在乾明門外有甕城東西南隅闢二門入梯
至巔闌雉周迴皆設睥睨中構金殿穹窿如
蓋雕櫳綺牖旋轉如環俗名團殿外周以廊
向北皆金飾垂出垣堞間甚麗北直瓊島中
有古栝二株柯幹虬偃蓋數百年物也

堞繞門雙闕梯懸殿一攀飛甍承寶蓋列牖轉
瑤環松古盤雲翠苔新帶雨斑三楊賜遊數稽
首憶天顔

瓊華島

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梁至島有巖洞
窈窅磴道紆折皆疊石爲之其巔古殿結構
翔起周迴綺牖玉檻重階而上榜曰寒廣之
殿相傳元太后梳粧臺今欄檻殘壞內金刻
雲物猶彌覆榱棟間下布以文石傍一榻亦
前朝物殿前舊有四亭曰瀛洲方壺玉虹金
露今惟遺址耳詳見輟耕錄

碧池懸帝闕瓊島入仙家洞口流雲氣星濤湧
日華桃源虛歲月蓬海復塵沙繡殿遊天女燕
支映夕霞

藏舟浦

瓊華島東北過堰有水殿二一藏龍舟一藏
鳳舸舟首尾刻龍鳳形上結樓臺以金飾之

又一浦藏
武皇所造烏龍船岸際有叢竹蔭屋浦外二亭
橫出水面

鳳殿臨瑤水龍舟鎖白雲樓臺疑上漢簫鼓憶
横汾池豈昆明鑿波猶太液分昔年浮萬里蘭
桂詠繽紛

芭蕉園

承光殿南從朱扉循東水滸半里崇闉廣砌
中一殿碧瓦穹窿如蓋上貫以黃金雙龍頂
纓絡懸綴雕櫳綺窻朱楹玉檻八面旋匝曰
崇智殿殿後一亭金飾北瞰池水轉西至臨
漪亭又一小石梁出水中有亭八面内外皆

水云釣魚臺殿前有牡丹數十株園名芭蕉
豈昔有而今獨存其名耶

聳道山樓直宫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
階齊釣石蛟龍隱歌臺鳥雀啼翠華當日幸花
木五雲迷

樂成殿

從芭蕉園南循水過西苑門半里有牐瀉池
水轉北別爲小池中設九島三亭一亭藻井
鬭角爲十二面上貫金寶珠頂内兩金龍並

降丹檻碧牖盡其侈麗中設一御榻外四面
皆梁檻通小朱扉而出名涵碧亭其二亭制
少樸梁檻惟東西以達厓際東有樂成殿左
右楹各設龍床殿後小室亦設御榻皆
宣皇遊歷處也殿右有屋設石磨二石碓二下
激湍水自動蓋南田穀成于此舂杼故曰樂
成

金隄迴北拱寶殿樂西成舂急奔湍上梁危架
石行池龍蟠九島苑鳥下層城帝豫因民事長

楊愧頌聲

南臺

從樂成殿度橋轉南一徑過小紅亭二百餘
步林木深茂内有殿曰昭和皆黃屋傍有水
田村屋宛爲農家

灌木晴湖合高花午榭移堯茨元不剪周稼欲
先知雨露懸蓬徑風雲護竹籬九重歡豫地髣
髴見龍旗

兔園山

從南臺逕西堤過射苑有兎園其中壘石爲山穴山爲洞東西分徑盤紆而上至平砌又分繞至巔布甃皆陶埏雲龍之象砌上設數銅甕灌水注池池前玉盆內作盤龍昂首而起池水從盆底一竅直出龍口分入小洞由大明殿側九曲注池中殿傍喬松數株參立百縣縈附于上復懸蘿下垂池邊多立奇石一名小山子

雲梯盤石逈水洞穴山深龍蟄春雷鬬鮫宮畫日臨壁金斷竹色檻玉落藤陰誰作梁園賦還來奏上林

平臺

太液池西隄出兎園東北臺高數丈中作團頂小殿用黃瓦左右各四楹接棟稍下瓦皆碧南北垂接斜廊懸級而降面若城壁下臨射苑背設門牖下瞰池乃

武皇所築閱射之地又後左門左翼室亦曰平臺

今上曾召見內閣諸臣于內賜詩

山徑通太乙複道繡鉤陳虎旅跡嘗久龍光繞禁新栢梁開日月迷闕接天人漢帝崇文化虞歌奉紫宸

萬歲山

在子城玄武門外北上中門爲京師鎮山高百餘丈周廻二里許金人積土所城傳在元大內今林木茂密其巔有石刻御座兩松覆之山下有亭周廻多植奇果名百果園

蔥鬱倚青天微茫散紫烟祖瀛符帝宅泰華鎮王川樹裏西山對花中北極懸登封非遠幸三祝配堯年

望居庸關

立壁千峰斷開關一徑懸盤危門入斗跨迥戍通煙北控龍沙外南標鳳闕前時平閒鎖鑰王氣拂青天

洪光寺待月

寶刹鬱山巔金波對寂然桂花風外散蘿蔓霧

中懸鈴喜春池減臍鶩月殿圓白毫如可照流
影望西天

自普福趨五華山寺觀泉

嶺陟千盤上泉觀八解㓜玉蓮開湛寂寶樹映
空虛錫擲懸流處香沾灑露餘窮源迷彼岸徙
此濯塵裾

玉泉

玉泉春飈沸銀漢曉微茫太液迴波杳仙溟引
派長鯨翻千練白龍吐萬珠光莫問昆明鑿沉
灰即帝鄉

山中對月

今歲中元月山空見不遲玄雲一以散白露迴
含悲松栢諸陵暗芙蓉萬壑衰北瞻關塞近龍
笛莫頻吹

出關經盤石驛

關門天磴下驛路石盤行險競峰頭壑雄當塞
口城弓刀分樹影笳鼓入雲聲澗水回回渡凄
然感鷓鳴

蜚狐口登樓

鎖鑰當西北茲樓亦壯哉河還萬馬拒城自五
龍開白石山連棧青烽戍逃臺憑軒歌出塞佩
劍忽風雷

滹源山行值雪

亂山迴白雪曲徑上青霄雲葉千重錦風花萬
疊瑤褰帷沾淅瀝駐節爭飄颻北嶽蒼茫裏疑
翻瀚海潮

雪霽登嶽廟

雪霽山爭出雲攀磴屢迴丹青搖綺殿紫翠閃
瑤臺永落千巖日風傾萬壑雷天峰吾欲上孤
駱正悲哀

題龍泉觀

鶴觀層霄立龍泉萬仞飛嶽雲盤壁古天翠入
窓微躡斗丹梯上朝元絳節歸松蘿冬更碧雲
日映仙衣

望五臺二首

目極清涼地岧嶢出五峰松巖蟠日月花圃雜

春冬雪現諸天鏡雲連萬壑鐘前朝餘殿閣久
擬躡仙蹤

二

翠岫三天列金河十剎開梵流還竹澗香繞定
花臺鸞鶴輦恒山去龍翻瀚海來仙人元五百縹
緲誦經迴

雪霽登雲巖寺閣

寺閣城隅出河山雪後開檻危懸粉堞塔峻倚
瑤臺香氣蒸雲上鐘聲度漢迴所嗟文賦筆不
及大夫才

四月四日遊廬灣

磵背孤城曲川吞萬嶺偏乍晴沙日澹首夏野
雲鮮酒灑花間石琴揮樹裏泉獨哀公子廟遺
像卧蒼烟

四月八日雨雪

山城風候異夏日雪花飛雜雨猶寒色沾衣亦
夕暉園桃開碧盡階草出青稀報語閒鶯燕燕
愁暖不歸

龍灣遊眺

昔聞龍窟宅龍去石泉幽畫壁[illegible]雨開宮犯
斗牛花疎蜂轉散林寂鳥還投宋代多名跡嶢
巖翰墨留

清源遊香巖寺同李八父三首

征蓋為君留炎天兗寺遊巖巒垂日暗徑栢繞
雲幽梵自千山落鐘於萬壑流塵心一樓息瀟
灑在滄洲

二

青蓮李居士吟弄玉泉茶古剎邀予入名山繞
縣斜雲陰時覆樹雨色畫飛花高韻懸流水何
當愧伯牙

三

寶地雄三晉珠樓逼五臺樹連青嶂合花映白
雲開石磴褰帷上飛泉灑筆迴玆遊真不忝君
有謫仙才

真定城南池晚汎二首

城陂州一進沙岸酒還携荷芰晴搖日蛟龍晚

出泥波平看地闊雲起覺天低莫遣回橈急漁
歌在近溪

二

本來丘壑性偶愜水雲心艤棹開孫席鳴笳坐
碧林城樓天倒出澤國日初沉咫尺愁雷雨黿
鼉吼浪深

同劉胡二少卿水頭汎舟四首

曉纜聯城曲晴橈坐水頭登仙慚郭泰訪客見
王猷風浪吹朱艦雲湍下白鷗吳歌聽漸近疑
是採蓮舟

二

水碧雙橈動天青一鏡開高荷搖綵扇細荇蕩
金杯石氣歌雲駐波文舞雪迴接䍦還倒著笑
問葛彊來

三

東道三山近南園一水穿巗蘿迷白日岸樹失
炎天鷺浴盤渦裏魚翻碎石邊即看湖海去搖
筆灑雲烟

四

青龍盤一水彩鷁傍三人汎酒園花細牽衣岸
柳新槎如天漢客賦少洛川神日暮難回棹飄
飄欲問津

十六夜同承之過虛白道院對月

秋月玄宮滿霓裳坐未闌簷虛蘿更白殿迥桂
仍丹鏡度銀河濕杯傾玉露寒鬭山風自急絃
管奏長安

聞鄒張二子遊西山歸簡贈

西山五百寺金碧落湖明藜杖聞雙出松巗想
一行錦雲龍虎闕赤日鳳凰城妙思烟霞入歸
來幾賦成

答江子謁陵之作三首

帝京千嶂合天壽七陵盤日月開龍殿烟霞鎖
貝壇冉幽湖更碧鐘杳磬仍丹滿目康園淚風
飄檜栢寒

二

陵闕千官出天風萬壑迴扆飛青盖遶象衛赤

斿閈黍稷晨登廟梧楸夜閉臺詞叵五色筆一
灑鬼神哀

三

王氣浮周邑仙才表漢陵西山盤玉殿北斗錯
金燈霜露簪纓謁風雲劒舄升龍髯攀望地翠
木繞寒藤

同陳殿講孟少叅遊顯靈宮

古院賓朋合高秋殿閣陰菊花催落帽楓葉感
鳴砧日月玄門異山河紫極深醉憐雲五色遙

駐綵鸞音

張子至自澤州賦贈

君向太行歸山嵐滿素衣松峯寒翁杳蓮寺逈
霏微路憶羊腸繞雲瞻馬首飛舊州慚惠愛棠
樹剪應稀

閣望二首和黃子

寶閣青雲上瑤京白日深城高迴朔鴈山逈抱
霜林氣色觀天地風烟慨古今我陪黃叔度詞
賦愧南金

二

川嶽燕臺古風雲漢闕深憑高一眺望搖落動
悲吟水凈蒹葭遠天長鴈鶩沉棲遲懷土日忍
聽在陳音

姚園雨中邂客

沙苑瀟瀟雨園林淨綠滋送涼花落細入濕鳥
鳴遲三徑停杯地層城緩轡時憑軒一回首天
際白雲移

集姚園得榆字

霽雨名園合陰林大道紆丈人棲水上才子出
城隅風扇搖青竹雲觴映白榆會心非在遠魚
鳥傍歡呼

端午日迎恩寺問獻上人疾

端日逢金地東門病若何三明銷紫石四大溼
玄波蒲葉靈符秘蓮花妙法多無如舍利弗安
坐屈維摩

天寧寺訪客三首

嗜靜出城居僧房擬葛廬寒陰生殿閣細雪灑

琴書茗竈尋烟入花龕坐月虛宵分知不寐取
照佛燈餘

二

寺對孤城立窗開萬嶺圍掃藤春雪映鳴竹晚
風歸俯壑魚龍化行堦鳥雀飛問奇慚獨往雲
磬遠微微

三

汝厭塵囂雜焚香坐竹林談玄留客久知白避
人深日翫羲皇易時爲梁父吟春花如爛熳還

許聽瑤琴

人日集劉吏部宅

畫省攀瑤席金花出紫宸漢京星聚客燕市日
逢人栢入寒杯早蓂生晚砌新諸君揺綵翰不
愧和陽春

送劉郎中使蜀二首

蠶叢今作使蜀道古云難白石江三派青天棧
七盤飛雲揺玉節廻日照金輪側想題橋地高
門駟馬看

二

上帝行春令仙郎別夏雲平反蜀郡獄執法漢
廷聞入賦江花秀當歌嶺雪芬星槎飛萬里日
繞玉鑪薰

送林侍御按山東

齊魯封疆舊天王斧鉞新赤霄元珥筆紫何更
埋輪揺嶽瞻鳴鳳行郊憶獲麟繡衣經闕里金
石奏青春

雷子至自蜀見訪二首

使星元向蜀詞客再臨燕雪日杯同把雲霄賦
獨傳門還金馬合路巳碧雞懸世事君休問吾
生欲引年

二

憶解青萍別曾爲白雪歌迢遙三峽去倏忽兩
年過梅院開金椀蓬門駐玉珂劇談全蜀勝彷
佛在岷峨

春夕對雪同大兄作

晝雨巳寒劇中宵雪不微光隨竹葉動巧映棣

花飛燭影搖姜被鹽晁出謝幃陽春無侹晚此
曲和人稀
七月六日夜月和懋易
樓坐面秋成俄看纖月生稍開河色暗漸遂露
華明羽扇搖初側蛾眉掃欲輕關山將短笛聊
答鬢帷情
八月十五夜次韻答孟望之
今歲中秋月西林君自看關山懸笛早城闕送
砧寒素影流何易澄煇攬更難天邊有鴻鴈雙

照向河干
十七夜君采宅翫月是夕望
月望過三五流煇粉署寒霧開搖水鏡露下濕
冰紈的的西園上盈盈北牖安美人抽白雪逸
響出雲端
十六夜同陳文二子寺中對月
偶對王城月冷冷似水中金波輕泄霧碧壁靜
含風懸鏡祭禪心抽毫慚賦雄將儕不莫慨色
相本虛空

崔祭酒葉竹亭二首
斲竹面孤亭琅玕繞檻青花應結鳳食根已函
龍形歲晚霜風颯春天霧雨冥幽人坐袪俗白
首草玄經
二
短檻臨渠石高軒看竹歸晴風交奏瑟曉翠重
沾衣截嶰音猶古歌淇興不微松梅俱避俗莫
訝歲寒稀
寄題孫中允園亭三首

齋閣開何地丹青照海波座琴幽對竹壁字靜
盤蘿曉愛林光澹春行野意多臨門還釣石時
復坐青蓑
二
蓬海浮三徑茅齋合萬山地幽龍卧穩天杳鷺
飛閒醉月時乘興餐霞欲駐顏南遊堪載酒何
日定追攀
三
雲山元勝地水竹更幽居愛客談玄至雄才賦

嘯餘冊花搖几席緑碎護琴書猿鶴休招隱難
焚學士魚

五言排律十首

元年郊祀二十二韻

漢時蓬萊闕周郊日月迎翠華驅太乙綵仗出
通明旗旐方千乘戈鋋振五兵春雷喧近闕霽
雪抱層城地轉玄雲閣天臨白玉京齋從仙殿
浴薦向帝臺行金榜星辰位瑤編海嶽名飛梁
馳倒景縣圃絕傳聲露氣承璇室虹光曳繡楹

神祇聯二后禮樂走諸卿陟降椒漿注居歆苾
席橫銀潢香霧接碧落燎烟生簠簋馨三獻琴
竽變六成黃珠垂紫幄蒼璧照朱紘芬樹輝重
葉靈華茂九莖受禧丹鳳集顧德赤蛟鳴嵩祝
登封遠虞巡秩望輕八鑾裝引馬雙闕拂迴旌
麗旭螭頭動祥烟雉尾縈珮趨墀草委盤入苑
桃擎由鄗汾歌放杯慚鎬宴傾恩文明主續奏
賦小臣情

端午日宣賜有作

嘉辰同賜典左順亦宣名仙闥趨中貴宸班接
上卿珠囊雲縷細綵扇月華盈艾虎丹青錯繒
龍錦繡縈祈靈先萬壽拜詔忝群英異寵昭經
幄天邊有頌聲

北嶽二十韻

代郡高誰闢恒山鬱自盤頂浮天地闊傍掩日
星殘形勢弁門扼威靈冀宅安省方玄帝始分
野紫垣端錦繡虛無出銀鏐縹緲看寶符傳七
聖玉檢奉千官俎豆行冬殿琴恭駐曉鑾觀碑

垂歲月窟石鎮林巒百里烟霞秀三時雨雹寒
穴風生虎吼巖瀑注龍蟠橫塞樑長白穿胡帶
紇干魏邈曾甸服燕趙自泥丸氣滌腥羶雜烽
消岫嶺攢東衘滄海嶼北控黑河湍鍾乳猶懸
穗金芝即捧盤薜蘿翻翠壁松柏護瑤壇雲步
名仙會脂函大隱歡障開峰繞碧社入龕還丹
拄杖思黃鶴飛車問赤鸞真源何窈窕不復挂
纓冠

登五華寺閣十韻

寶閣開千仞丹梯繞五華春攀入霄漢晴望出烟霞碧宇塵栁淨瑤京路不遐西方標鷲嶺北極壓龍沙臺倚黃金直泉飛白玉斜縧雲張栱繡朱日度窓紗傍檻聞天樂巡簷拾雨花古松扶佛座踈竹間僧家山接居庸樹川浮瀚海槎登臨雖信美詞賦愧三車

送太宰熊峰石公東祀二十韻

三微開歲紀百禮洽時禋帝啓玄符日天頒翠節辰上台藉喉舌東觀轂絲綸八座隨槎迥層霄聽履頻使星搖壁府卿月照天津道出齊封舊書求魯殿新檜浮仙里蓋杏落古壇茵野霧流清邑溪風散綠蘋享應二篚備奠即兩楹眞念昔憐歌鳳於今羡獲麟尼丘迴杳靄岱嶽對嶙峋碑刻非秦禪柴燔代舜巡金泥和五色玉檢閟千春嶺陟青龍繞池臨白鶴馴望洋分島嶼觀日淨烟塵德已精靈契形須夢寐親懷歸歌大雅屬望輔洪鈞娛樂山川興儀游柱石身虛從瞻斗地實類飲河人擬獻嵩高曲拙毫愧不神

七夕仲禮懋昭集寺中

閣轉西林道橋迴北斗車紬衣攀露桂金馬踏天花破鏡香臺側支機石榻斜接杯傾碧海搖筆落丹霞署送燕京扇涼歸漢闕槎迷津如可渡八月問仙槎

夜集薛吏部宅得遲字

炎夕留香署涼飇落酒卮稍看庭雨散漸覺海雲披灑翰花潛照張燈燕倒窺虛同酌月地賞忝聚星期榻在懸須下更殘座屢移高情披讌賞歸騎却憐遲

余子宅觀燈

錦席開仙苑琢燈出帝京春歸并剪早暖入越羅輕寶蓋雲同覆雕簷月共生蓮盤七朶錯桂發九枝榮蓬海鰲爭沸花臺鶴欲鳴風如飄綺帶露似落金莖列宿垂丹闕殘霞映赤城樽罍拌五夜歎詠對光明

過玄明宮故址有傷往事六十韻

白日登遙陌玄明問故宮變桑徒譪譪秀麥只
芃芃伊昔虞廷上玆閹漢幄中腹心推帝主權
位竊奸雄巷伯詩篇重門生禮數崇閹臣行雅
黙戚里坐昏惜自恃回天勢誰分轉日功憲章
更七聖奴僕視諸公左順衣冠謁東河奏疏通
笑談傾海嶽呼吸動雷風鐵券嘶恩異銀璫拜
德同巖廊逢魍魎國社倚猿狨刃血陳蕃憝囊
頭孟博忠急流翻俊乂直道若愚矇紈穀牢憎
犓肥甘篚厭饑珍奇重譯至歌舞四方工甲第

聯岑嶺長安表鬱葱弟兄爭閥閱親暱獲[illegible]僂
繡屋頻經始琪園欲送終夷墳開碧甃奪宅失
形弓南國楩樟盡西峰土石窮高居眞玉帝侍
立儼金童兩觀懸朱日三梁架綵虹蛟螭蟠棟
赤琥珀挂簾紅鑿水規溟渤爲山象泰嵩千門
迷紫霧十閣聳玄穹丘壠圍冊竹祠堂列錦楓
深林遊鹿豕仙域守羆熊電雨何靈佐星辰欻
杳濛誥牋垂綵鳳頌筆著雕蟲碑字黃扉出彛
章翠殿充人情知損益天運驗衰隆赫怒窺文

皁衰矜感舜聰簡霜纔蕭殺評月亦朦朧書記
殊邦斥謳歌一旦空夏門題賊牓陰闥繫官僮
火向寒灰滅氷緣皎日融臍間然並相眼底見
胡种大市喧虀粉佳城惜梓桐墻㦗惟雀網廢
井但麋罦階澁蘚苔跡壇荒枳棘叢香鑪沉縹
緲翠帳落玲瓏怨鶴應歸柱哀駝竟化銅闍人
稀陜洛羽士合崆峒傳舍存三島陪陵罷九嵕
綍須元世改巢破豈時蒙黷慘無行馬凄涼有
去鴻川迴沙苑外臺圮堞樓東嘯鼠穿殘瓦啼

狐出敗櫳烟光浮宿草風色斷孤蓬衒達還重
孽忿雎更𤸃窮群英虛寵貴萬姓實疲癃駢伏
雲霄歷鵬翻日月籠操刀懷必割奉璧恨難攻
幹斗憑機速旋鈞借力洪告猷多齷齪布法或
縻氄音急看張瑟詞繁想受簡復祥攖虎尾畜
吉牿牛犢塈巳銜留傳占猶劒在豐瑶編闡黨
議實鑑仰宸衷

題泰法師講堂十二韻

泰園闡大士講座竹蕭森七覺人天長三明道

德林慈雲披宿障慧日照幽陰晝落瑶燈焰霄
流寶鐸音微言飛白雪妙智布黃金不滅因誰
證無為法所欽網開疑路闊舟渡愛河深悟鳥
巡簷下降龍抱塔吟葉空生樹意花絕吐蓮心
刼向殘灰變年從逝水侵菩提香相轉舍利火
光沉極樂瞻西域恒沙隔鷲岑

七言律詩三十首

雨霽入朝陽門眺萬歲山作

紫宮丹闕倚晴巒玉削皇都表壯觀日映芙蓉
天倒立雲開龍虎地深蟠仙園百果中峰抱御
榻孤松絕頂盤縹緲赤霄佳氣合嵩呼歲歲答
千官

郊壇燕集

北極冠纓紫氣分南郊樓閣坐氤氳鶯啼苑樹
瓊筵合燕蹴壇花錦瑟聞二月衣沾星殿雨九
天杯覆露盤雲莫言詞賦甘泉絕欲向仙都誦
赤文

登郊壇鐘樓

行轉丹梯四閣空坐攀朱檻萬山雄岧嶢太乙
雲天接迴合勾陳日月通曉甸草迷蓬海霧春
城樹繞薊門虹漢郊歲歲龍文入輦道斜飛翠
蓋中

大功德寺

宣宗別殿托禪林暇覓朋攀路未深石壁春盤
松檜色風湖晝掩芰荷陰翠旗想像千巖動寶
塔虛無萬乘臨坐見慈雲迴巘嶂行占御氣不
銷沉

呂公洞

吁嗟怪石開者誰屋根撐拄何纍纍入門蒼顯
儼風雨探穴泉瀉驚蛟螭雲覆萬山丹竈隱苔
深幾年鐘乳垂仙翁乘鶴儻再至木食草衣予
自隨

登澤州城西樓望晉普山

晉城西樓高插天晉普之山橫眼前蜒繞蒼龍
一屹立徑通白鳥千迴旋兩帶河嵩嶽雲日東
雷鄉衙開風烟未能拄杖即登嘯遙望松蘿虛

可憐

檻山寺詠松

檻山寺盤何代松鐵榦雲鱗排石峰白日飄香下鳴鳳滄波倒影懸飛龍雄質時向半空落梁棟會無千劫逢絕愛歲寒託淨土神靈假蓋青芙蓉

陽城縣南望

析城王屋萬峰巒直接仙人白石壇古洞風雲搖鉚際名巖日月抱金册帶分河濟懸相映襟

合嵩邙巒自盤不得探奇揮短賦徒懷卜勝挂高冠

渡河

大河懸東翠崖中沙海烟天九曲通急浪秋翻千樹雨安流曉挂一帆風胡秦北圻黿鼉窟箕尾西盤日月宮欸乃紛紛輕放舸不知估客定漁翁

大同城西北樓登眺

西北城樓冠朔軍東南烟火滿城驃遼金社稷荆榛合夷夏封疆草樹分海背黃河開雨雪山盤紫極疊風雲憑軒感慨衣冠會舞劒徘徊翰墨群

二郎山大兄同登

册梯百丈繞雲松秀出吾州第一峰山接石城屯虎豹水交沙壑混魚龍天門絳節時朝斗日殿黃冠自扣鐘捫棘踐苔兄共上回看萬井翠烟重

洪法寺後山值雨

祇園盤鬱土山幽雨色淒凉滿帝州落木逢空俱颯颯懸藤薄霧倍悠悠亂墳草佰香烟散古塔苔封寶氣流鴈濕猿寒音並悲暮城哀角莫深愁

對雪酬仲禮弁簡稚欽

層城雪片晝逾陰坐玩佳人大雅音鄴郡風流應在此梁園詞賦到如今天邊梅柳春先濕海上魚龍凍不吟便約子猷鼓輕棹水溪花嶺繞幽深

和張子雪霽眺海之作

閒君廻眺倚層樓雪壓滄濱烟霧收白浪飄颻
寒不沒青天日月晚俱流飛仙宮殿仍三島異
域山川更九州見說圖南鵬欲化何當並跨赤
霄遊

雪後郊行西眺

踏雪出城聊騁望西山玉立萬芙蓉青天迥出
烟霞欽銀海驚翻島嶼重掩映氷湖還古寺蕩
搖風磬自長松歲寒瑤草眞堪拾欲向雲中駕

白龍

移居簡士奇

旅病三年憐帝都茅齋卜築避通衢定巢燕子
仍看主轉地蓬科故傍吾天遠獨憐雙短劒日
長誰爲一攜壺不知隣舍劉公幹肯對華燈極
夜無

許子枌至諸君携酒集院中子以病不
赴贈之

雨晴北院花芳菲故人開樽子與違百年會合

苦不數四海交遊今漸稀高枕來鴻遥自語拂
簷傳燕巧雙飛因君爲訪秦川勝便欲投閒買
釣磯

雨中王子見過

積雨荆扉閉綠苔衝泥騎馬訝君來凉增麈榻
輕須下暮濕霞樽重爲開出海蛟龍吟自喜隨
雲鸛雀過仍迴仲宣解作愁霖賦莫漫登樓望
楚臺

酬雷進士風書有懷之作

帝京正月日風颸羨爾玄亭坐寂寥玉奏還流
朱瑟曲金莖不隔紫宸朝春餘苑雪縈梅樹凍
入城雲曳柳條往並豪遊今偃蹇焚魚側望小
山招

期余子涿州不及

燕畿臺殿鬱青雲漢册山河照紫文十載校書
同執戟一朝揚策異終軍槎迴北斗天邊阻節
繞西關路直分涿鹿期君翻不住虛亭蘿月坐
紛紛

寄答張子陵川登少原樓見懷之作

世棄留侯問赤松樓攀蕭史對丹峰披襟迥眺誰驂鹿抱膝高吟獨卧龍峽暮雲霞飄菡萏巘秋霜日疊芙蓉罷騎五馬棲金馬悵望仙槎不可從

寄答武儀賓

萬松盤鬱太行西藜杖三春憶並躋雪積陽崖凌寶刹霧蒸陰洞繞丹梯觴飛峻石青霄上曲駐高雲白日低符竹一辭今五載君看苔蘚護

留題

送李侍御按淮揚

淮海維揚拱帝京繡衣瑤節動承明花開曉甸朱輪出樹繞春江錦纜迎風起樓臺歌猛士霜飄斧鉞羨儒生漢家司隸今元禮悵望龍門避馬行

送穆侍御按西關

西臺柱史重關中獨下三關百二雄虎衛旌旗行落日鷹揚斧鉞照霜空去看攬轡行燕甸迴

想埋輪在漢宮翠壑丹巖盤紫極壯遊詞賦落雲虹

十四夜呂殿撰留集大興隆寺翫月

夫子幽棲寺在城開襟坐見月分明素紈影向金波轉碧桂花從寶地生笛裏關山仍自照尊前風露莫相驚只愁鷲嶺浮雲起攬贈誰歌手不盈

十六夜綏德城東樓宴集

將軍讌客鼓闐闐城上樓高月可憐玄兎棲雲

驚欲沒碧蟾臨水照仍圓關山四望真吾土烏鵲三飛不異天醉聽霜笳翻別調桂花搖落滿瓊筵

元日

春回半月日逢元曉動千家氣正暄獻頌往年還柏酒索吟何處更梅軒簪纓久忝丹墀拜車馬時從紫陌喧西北浮雲愁望劇將因草色賦田園

歲暮三首

燕市蕭條今歲暮堂前雙鵲噪枯枝驚心日月浮生換觸目風霜滿世疑路斷青門蓬出處塵遊紫陌減追隨簪纓愧爾烟霄客故國探春莫遣遲

二

歲歲殘冬酒不虛今年今日怕臨除喚愁塞鴈雲邊落索笑園梅雪後舒九陌喧闐還鼓吹一枝棲息自琴書與時海嶽行蹤滿太華終南定卜居

三

至後陽生霜雪微逼春雲物媚皇闉登臨一線才難進臺憶千金世更非愁入綺羅宵宴罷病來鵷鷺曉班稀壯遊轉盼成衰暮不待高岡欲振衣

五言絕句十首

晚霽出長安門西眺

西山列萬峰帝宅表盤龍落照金門上迴翻黛色重

將赴香山失道戲作

香刹繞雲梯長安大道西二門慚不答七聖笑俱迷

望湖亭三首

亭倚古巖嵌湖開萬嶺銜拂雲窺石鏡秀色淨春衫

二

湖光如黛玉搖蕩碧山巔可道長清淺龍蟠已百年

三

濁酒蕩明湖千山落翠盂雄吞問花鳥醉可倩山扶

月宮寺夜別大光諸友二首

鴈堂春鴈集明發異行飛腸斷雲天遠魂驚夜月歸

二

春來數登賞花月兩河新此夜鐘聲落悠悠惱殺人

送燕

倐來還倐去傷此春秋改明歲更相投我今亦
浮海

代燕別

多謝賢主人雕梁乳子畢嘟環報未期歲願巢
君室

螢

夕霽敞軒亭丹金點數螢莫然腐草盡留取伴
秋星

七言絶句二十首

西湖曲五首

宣皇畫舸戲湖中鼉鼓鸞簫震碧空何似漢家
汾上水櫂歌搖落歎秋風

二

湖上青春一鷺飛湖中白浪幾龍歸侍臣翻藻
憐歌席宮女穿荷憶舞衣

三

珠林翠閣倚長湖倒映西山入畫圖若得輕舟
汎明月風流還似剡溪無

四

浮沉竹嶼蔽千峰迴合花臺樹萬松落日下波
懸石鏡青天誰削玉芙蓉

五

武林湖波遙接天鄱陽洞庭空渺然此水元從
河漢落乘槎欲上女牛邊

夏霖行十首

炎天雷雨晝滂沱入夜高城雨更多堂上苔生

愁鸛雀階前樹沒訝黿鼉

二

西山霹靂欻飛奔北海遙瞻蜃霧昏碧漢直從
天上落却疑神禹塞龍門

三

碧苑紛紛散柳絲青郊瀝瀝濯花枝豈應宋景
三年卜不是神農五日期

四

翠甸青連禾黍陰雙岐小麥秀黃金如何朝夕

書西玄集後

可泉翁之訂雅詩審矣獨不曰詩有別才乎夫富矣而侈之病也雅矣而晦之累也麗矣而豔之傷也豪矣而放之過也沉矣而鑿之失也警矣而奇之害也冲矣而俚之妨也是故匪師傳未以承也匪識聚未以證也匪問學未以充也匪江山未以發也匪幽思未以邃匪玄覽未以大匪卓立

未以高也今夫律比宮譜景會情觸意暢神宣物適天涱斯於詩乎有得凡此皆雅之賢之所能也不其美哉不其盛哉西玄子尤為傑出是故好事者之樂刻斯集也昔也有懐予之作今此集不見意當在別集云

嘉靖戊戌秋七月七日歷下劉天民書

西玄詩集後叙

鄉讀蕭氏統詩選亟嘆其用心焉然魏不及漢晉不及魏齊梁之間作者如一人矣譬諸刻木繪壁豈不如生哉是故論人者稽其世觀風者尚其土漢之音淳魏晉之音質宋齊梁陳之音麗趨乎其時者也周召之風正鄭衛之風蕩晉魏之風約幽秦之風厚成乎其地者也夫二南列國其地

雖異其時則同視漢魏齊梁有間矣而卒不能約而同音不係乎時耶西玄子秦之望也其音固秦也今讀其集雅者如漢魏逸者如太白雄者如子美至於劉謝王楊之徒又不知孰先孰後卓哉周召之志文武之思乎是固以地勝者也可泉中丞胡公得其編濟上布而傳之又從而叙述之亟稱之曰雍雅所謂以地勝者非耶嗟夫

西玄講沃著

經帷惠績留郡邑教澤敷成均獻納在銀臺皆于是乎槩見而可泉公朋友之譽不可誣矣故西玄子名益章于天下而雍之諸君子與有賴焉昔者孔子曾産也其稱子賤而因羨魯之君子由今觀之人其謂仲尼私其鄉哉時顓守東郡集凡若干簡藏諸郡齋

嘉靖十有七年夏六月望北郡呂顓㓜通叙

題西玄詩集後叙

家弟岳馨嗜韻語及為館職詩益多其比格諧音顓華漱潤似益有得而意興精神自然則與古人之作尚隔一間也乃後官壁水游金陵稍見通悟而詞又不能璟慱豈亦各有華𥔵故耶此卷二百篇皆在館所作録以寄同志請益者未嘗經選擇不意遂為可泉胡公序刻濟上翁[illegible]之爽也今歷田隊

公守康德予乘為之佐章琢潤焉辭不獲已迺綴數言於末中谿子[illegible]五十以前詩數三千篇自言若心為之今[illegible]日裁病痩僅煩[illegible]莫繇以成也夫詩[illegible]云爾志少儕則難成而深於經綸道[illegible]哉

嘉靖癸卯春三月中谿[illegible]

西元集八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馬汝驥撰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以諫南巡廷杖出爲澤州知州世宗立召還授編修官至禮部右侍郎謚文簡事迹附見明史舒芬傳是集古體二卷今體六卷蔣一葵云仲房詩有沉理而無元趣黃青甫謂其詩整鍊似法顏謝隊仗森然求之聲律未造其深亦不失爲高流蓋汝驥刻意鎔煉務求典重其長短皆在於是也